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闕里文獻考二(卷四一至卷一〇〇)	吳洪澤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一
闕里述聞	王智勇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二五七
孔聖全書一(卷首至卷三)	楊世文 校點	劉琳 審稿	五五五



儒藏

目錄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
藝文第十二之十

詩

隋劉斌謁孔子廟 性與雖天縱主世乃無由何言泰山毀空驚逝水流及門思往烈入室想前修寂寞荒階暮摧殘古木秋遺風暖如此聊以慰蒸求

唐元宗經鄒魯祭孔子而歎 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卽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泣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張說應制奉和 孔聖家鄒魯儒風謁典墳龍驤過舊宅鳳德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張九齡應制奉和 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今在茲

韓翃送故人孔公歸魯 魯客多歸興居人悵別情雨餘衫袖冷風惹馬蹄輕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拜親後少婦下機迎

劉滄過闕里 行經闕里自堪傷曾歎東流逝水長羅蔓幾凋荒壠樹每苦多浸古宮牆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宗師仰素王蕭索風高沐酒上秋山明月夜蒼蒼

宋四十五代孫道輔題祖廟 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闕家書典墳啓發皆天意非爲其王好治居

四十六代孫舜亮咏手植樹 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剛影覆詩書府根盤禮義鄉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毓靈全木帝鍾秀極勾芒氣爽羣居席烟凝數仞牆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布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魍魎端疑待鳳凰麟差闕鞏甲幹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魯宮侵不得秦火縱何傷

宣子休誇樹樞人謾愛棠松岸虛視爵花賤枉封王誰念真儒迹何當議寵章

吳秘謁林 高天之有文星辰豔穹碧厚地之有文草木秀野色草木既無辭星辰亦難測詎伴人之文五經爲藝極五經王者何豈非至聖力三才久虛位待我先師宅秘亦窮經者自謂入闕闕天地無迷數世人猶自惑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職薰香達誠悃滴酒瀝胷臆瞿然見威容長林聳墳側

邵雍謁先聖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內妙出世閒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大哉贊易修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無名氏謁林 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

金克懷英謁林 魯國遺蹤墮渺茫獨餘林廟壓城荒梅梁分曙樓霞影松牖回春駐日光老檜曾霑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久秦岱參天汶泗長

陳國瑞題尼山毓聖侯祠 巍巍雄鎮倚晴空一抹烟嵐黛色濃深谷半合金翡翠層巒高插玉芙蓉雲開虎洞清溪遠雨臥龍碑碧藟封三獻禮成閒佇立手捫日月思從容

元謝彥實謁廟 聖道遺宗主千戈隔歲年相傳周禮樂曾是魯山川日月靈光古乾坤氣象全東家典刑在喬木翠參天

楊興謁廟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城寒飄流踪跡于年後無復東西老一簞

王惲謁闕里 庭訓墮渺茫師授悖嚴戒嗟予不惑年行已得夷隘今歲客東魯似爲神所介駕言逐秋風得展闕里拜遙遙魯甸餘汶水走滄瀨憑軾望雲林鬱鬱佳氣襲齊莊趨兩楹奠獻成孤酌歸然



三聖封仰止高泰岱。恨生千載後。今夕備掃灑。披雲睹天日。太極關一畫。彼蒼詎能言。諄諄聖爲代。三綱與九法。範圍無內外。君臣以之定。乾坤以之泰。東周不可爲。述作萬古賴。眇眇聆狗鐸音。光化雷雨解。敬想燕居容。金聲鏗玉佩。當時七十子。授受嚴如待。鳳兮鳴幾時。諸子沸秋籟。一朱亂紅紫。百谷茂稊稗。愚者甘下達。誕者樂語怪。韞藏寶康瓠。幹棄清廟鼎。明倫得不泯。而有六經在。天高孰可階。一氣包厚載。茲遊固難言。默契心有會。曾中九雲夢。吞納失芥蒂。循循善誘詞。師也書諸帶。緬懷伯禽業。郁郁文獻最。三桓張公室。霸功熾而休。一奢去無復。荒陵餘石獅。煌煌天乙孫。膚敏牛冠蓋。德傳慶自修。道大勢能邁。金泥貫元精。泗波來遠派。汪濊一聖海。不隨梁木壞。歸侍金絲堂。持齊聞警欬。恍如到帝所。鈞天廣樂備。洗我兩耳聰。肉味忘一噉。詠歸寫遺音。風雅變廊邱。一簞老東家。吾知其樂大。遲遲不忍去。寒日下蒼檜。

趙孟頫題擊蛇笏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寶藏絕勝象牙堆滿牀張起巖謁林 迢迢魯城陰長林肅秋色修門負平岡重甍屹元宅交柯轟雲霄文楷間蒼柏翁仲儼儀衛齋廳敞虛白境土自清曠密礎不容隙巢居絕禽鳥叢茁無寸棘苔蘚帶堅壘草露濕寒碧肅躬款崇闕屏氣前蹴踏高陵遂瞻仰素願愜平昔聖裔偕守長聯翩來接跡羅列儀雍容奠拜助登陟慨然渺深思眸容宛如覲徘徊凝睇久景慕還歎息緬想萬世功綱常賴扶植林林區宇內孰不沾聖澤宜哉子孫枝蕃衍挺珪璧百代如一日附隴守宗國欲歸重躊躇歷覽撫碑刻崇文際皇元新廟再修飭風厲示多方鐫銘有穹石揭侯斯謁林廟 巖巖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尼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涘維彼聖人教之誘之凡厥庶民則

而效之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庶民敬而愛之既誦其言亦被其服孰秣其馬于林之側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下六轡既同周侯之東薦之侑之聖人之宮其音洋洋其趨踴踴其臨皇皇聖人允臧商民圖之式昭其敬載瞻載思罔不由聖

葛邲祿遇賢孔林瑞槐歌 闕里陰陰槐樹古百尺長柯挾風雨密葉蟠空擁翠雲深根貫石流瓊乳蒼皮皴蝕紋異常天成篆籀分毫芒游絲縈錯科斗亂雲氣飛動龍鸞翔羣秦書焚土坑僂幾歎遺經滅壁屋千年聖道復昭明喜見文章出嘉木神明元胄嗣上公雨露滋沐深培封清陰如水石壇靜彈琴樹應歌薰風

趙鼎手植檜詩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牆封培因聖力茂悅得靈長根踞龍蛇蟄枝延鸞鶴翔躬躬師禹稷尊尊雍韓莊偃蹇明堂餘蕭森岱嶽陽國欺漢武柏愛掩召公棠日月成塵劫乾坤屢戰場恩仁感樵牧忠厚及牛羊不有神明護寧逃剪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

周伯琦謁廟 闕里宜尼宅儒林禮樂區右文昭代盛報德聖恩殊天語頒中禁星輅發上都內廷香繞案光祿酒浮壺持節慙專對于原慎載驅秋陽晞稼穡書路走槐榆歷歷由濟汶行行望泗洙岱宗標近甸魯殿沒荒蕪不見三家宋惟餘五父衢祠嚴柔日逼林近絕晨趨廢堞依修阜危臺記舞雩廟宮參象緯書閣壓城闕反宇周呵咬迴廊百步紆蛟鱗蟠玉柱峭首響金鋪庭迴檜千尺壇虛杏數株省牲新雨霽釋奠舊草敷闕戶陳籩豆登歌應瑟等尊居元聖儼侑食列賢俱興頌鏗珎珎周旋顧履約禪將宸意達祝告下誠孚明燎輝雲陛祥熏集寶鑑共觀周典禮寧數漢規模似續於今盛欽崇自古無綠垣隆象魏穹石峙龜趺萬卷牙籤秩雙亭翠竹扶山川光拱揖泉井澤沾濡推本尊師道題名述廟謨佇看東甬豈復歎乘桴制作先東魯朝廷用大儒愚生亦多幸歸上孔林圖



明貝瓊送衍聖公還闕里 星劍光芒萬丈騰賜書連舸出金陵。鴈
違青冢天將雪馬渡黃河夜已冰博士經存終漢出上公舊車自唐
升喜聞手植庭中檜翠接東蒙第幾層

六十代贈衍聖公題杏壇 魯城遺跡已成空點瑟回琴想像中。獨
有杏壇春意早年年花發舊時紅

又祭尼山 長驅一任馬蹄穿不到尼山又幾年。遠近羣巒凝黛色
高低草樹起蒼烟西風墜葉迷寒徑落日飢鴉噪晚田洞入坤靈思
聖祖千年遺事逝如川

又尼防書舍 盤石垂蘿何處家山深茅屋隔烟霞幽人讀罷無餘
事紗帽籠頭自煮茶

又登舞雩臺 春服初成候同行沂水隈欲求曾點志先上舞雩臺
仰止懷先達遊歌啓後來鄉民瞻望處童冠幾人回

吳寬味手植檜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猶
存所存非他物奇樹當高門相傳籍文字烈火經羸秦而此特萌蘖

挺然異其羣羣木繞庭際合抱如雲屯尋常豈得似隱然成旋文端
如人素絢微縷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與
石丈均我來重謁拜欲去凡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人但徠與
新雨遙瞻失嶙峋

汪舜民謁林 杏壇北去無多路泰嶽南來第幾岑大地一朝收閒
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碑迹可尋獨幸遺經
能載道至今不朽淑斯人

金湜謁廟 復壇重崗走百靈堂堂東魯建宮庭千年道德垂天地
萬古文章炳日星泗水遠連洙水碧尼山常對泰山青入門端拜秋
陽裏正脈追尋在六經

李東陽新廟五章 嚴嚴泰嶽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
增載拓以光于前略新廟既構其燭孔昭如輻斯輳如樾斯茂若

續若繡惟功之茂厥有加于舊惟天降災鬱攸是崇惟斯文之祠
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廟祀伊俶帝命孔肅
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案盛冊祝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
愆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監享吉錫止天右斯文實享厥屯
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於千萬年

又謁林 古木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沾周雨露儀職漢衣冠駐蹕
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叢樹裏無路可尋看

又謁尼山廟有述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峯坤靈在其西顏母在
其東周原散宏址中有文宣宮年深歲復改上雨兼旁風蒼黃設俎
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榱棟半已空丹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
因之起深痛蹙額面發紅荒苔臥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
制本穹窿興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珠林
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昨逢中臺彥感舊傷
遺踪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爲我迴青驄

又尼山春曉圖 濛濛尼山雲忽忽天向曉依稀遠峯露拖沓層城
繞海日出漸高浮光動林表環看萬家村俯視一飛鳥上公圭裳冑
與巖谷杳丹青得形似指點入幽眇回首岱宗顛誰云衆山小

又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烟火無庵
觀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
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李兆先謁廟 日色荒涼秋氣陰斷碑遺火費追尋空亭漫駐前朝
蹕敗壁希聞太古音道德祇應天作配衣冠時有士如林宮牆不逐
飛烟滅依舊瞻依萬仞心

熊相謁廟 闕里環洙泗新城喜屹如今爲天子使音讀聖人書文
獻徵商後園陵訪魯餘徘徊不能去日暮強登車

又咏手植檜 夫子庭前檜傳夫子栽霜皮皆左紐野火漫餘灰

三

翠色滋壇杏，虬根上石苔。斯文應未喪，重發待時來。

劉大夏謁關里 數仞宮牆聳大觀，古今人物及門難。自憐老去頻翹首，卻喜東來一倚欄。棟宇巍然高泰嶽，江湖迢遞望長安。使臣不解平河術，敬把遺經仔細看。

李時送衍聖公還關里 聖主臨雍出紫宸，上公承召促朱輪。衣冠兩度逢殊典，禮樂千年重大倫。聽講坐依龍象近，拜恩歸賜錦袍新。歌成振鷺情何限，東望尼山萬古春。

陳鳳梧登奎文閣 嗟哉傑閣入宮牆，上有雲梯百尺長。丹碧九霄明日表，牙籤萬軸映奎光。滄溟俯視東洋外，岱嶽平臨北斗傍。何幸登高豁心目，願從聖道竊餘芳。

儲曜咏手植檜 物理有代謝，陳根仍復新。猗與千年檜，乃此枯株存。想當翦鬱時，羽蓋魯東門。坑焚幸不及，自免述狂秦。豈無四方樹，惜否難為羣。土無鸛鶴巢，下免螻蟻屯。鱗皴苔蘚跡，茫昧科斗文。云孰紀顛末，嵌壁書八分。我來劫火餘，所見異所聞。傷哉翰林句，感歎傳成均。南枝幾時復，青帝將東巡。豈伊孔氏木，四海皆門人。會見千霄姿，鳥鳴爭嶙峋。

喬宇謁廟 南沂西泗繞晴霞，北岱東蒙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會，千年鄒魯聖人家。高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平土花。瞻望宮牆空匾儂，敢從滄海問津涯。

陳沂謁廟 憶昔尼山下，栖栖數畝宮。服從周典禮，官作魯司空。道起春秋日，功垂宇宙中。子孫千萬祀，不與帝王同。

又謁林 路出防山外，林當泗水前。五衢知墓隧，四尺表封阡。植木風霜舊，題碑世代遷。降神周魯日，河嶽尚依然。

林庭揭謁林 曉漏疎星候啓關，朔雲晴日獨登壇。素王祠下頻稽首，洙水橋邊更倚欄。龍輦路深苔蘚合，鶴巢松老露華寒。青山玉匣知多少，陵谷桑田竟渺漫。

楊維聰謁林廟 驚風飄寒雨，秋杪淒重陰。徘徊魯故墟，榛莽成荒林。靈光亦已廢，閔宮詎及今。巍然夫子宅，殿廡何崎嶇。往昔講禮徒，易世猶來臨。斯文信在茲，墜緒誰復尋。曠焉化既久，絲竹無遺音。仰瞻數仞牆，惕厲感我心。

張壁謁廟 岱嶽仙源路，文宣闕里祠。乾坤開鉅觀，天地壯巍基。臺殿明丹雘，宮牆敞綠璃。參天搖檜柏，盤石隱龍螭。寒落空壇杏，香凝老檻芝。晃山森畫障，虹寶照瓊墀。轟轟奎文閣，戢戢玉篆碑。秘藏還劔舄，流響尚金絲。帝道元同大，王封本自宜。靈光餘斷瓦，鄒嶧但荒蕪。尼父家常在，丹書誌不移。故多神鬼護，寧受雪霜欺。歷代文加厚，明朝寵更奇。日星懸有象，洙泗浩無涯。末學頻瞻仰，茲遊豈夢思。三薰拜元座，千古帝王師。

又謁林 北上過濟州，望兌促行色。朝驅河上車，暮憩魯中宅。平明躋闕里，零雨灑巖柏。淙淙泉石清，皚皚霜木白。翁仲羅庭堦，檀欒陰窗隙。山空淨祠壇，樹老斷荆棘。神路遂且長，享殿丹以碧。拾級轉逶迤，敘社還踟躕。游衍成壯觀，夢想自疇昔。山川殊精靈，典章豈陳迹。封樹何鬱盤，蹕亭幾登陟。向來慕勝境，及此遂良覲。臨眺脛豈惰，展拜氣方息。還遶楷木林，雨露正培植。遙探洙河水，流波乃潤澤。有如聽金絲，復若獲琪璧。徘徊恒顧瞻，鑽仰即修飭。天地繪何能，泰山有元石。

胡纘宗謁關里五首 日出登清廟，仰見春雲流。百拜杏壇下，金石諧深憂。巍巍儼堂陛，顧瞻心悠悠。天不生尼父，斯文將焉求。春雲覆魯阜，紫氣生尼山。奕奕素王宮，宛在海嶽間。海深不可量，嶽高不可攀。鳳鳥復何處，洙泗空潺湲。巍巍登宮牆，肅肅列冠裳。穆穆啓遙殿，翼翼瞻崇堂。雍雍餘禮樂，郁郁昭文章。悠悠但百拜，納納何能量。兢兢入闕里，翼翼登杏壇。皞皞美千室，楚楚富百官。義文不復作，太極誰為端。輾轉感麟處，絕筆有餘歎。暮依鳧嶧山，曉循洙泗

水。杏壇浮白雲。蒼檜獨旖旎。但見宮牆高。不知室家美。恢恢詔百王。顯顯垂千祀。

方遠宜寒食。謁孔林。參天樹見心喪日。駢草亭知駐蹕年。千載蒸嘗又寒食。願分新火讀遺編。

施篤臣謁廟。平生寄跡華山下。何意乘槎泗水頭。天爲杏壇留雨露。人從老檜見春秋。西周不返東家在。喬木依然故國休。無數殘碑讀不盡。更將宣父問虛舟。

諸大綬謁廟。平生常念此心同。何幸瞻瞻數仞宮。身以周流回叔季。道從祖述契洪濤。綱常日月明天上。仁義江河沛地中。仰止慙慙陳澗藻。鄙夫欲叩愧空空。

唐順之送衍聖公助祭大學歸闕里。國喜嘉賓至。人攀上客行。來觀周室禮。云入魯王城。新食山龍炷。餘堂金石鳴。聖朝稽古意。待爾示諸生。

劉應秋孔林紀勝擬古。鬱鬱園中柏。青青池畔草。春山日以榮。秋色何嗚嗚。泰嶽峙其巔。長河繞其抱。九龍爲之御。合沓揖五老。千載臥麒麟。百代薦芳藻。蒼蘚殘寶篆。煙樛浮古道。人世有凋謝。此物無朽槁。聖德乾坤大。封邱神所葆。久矣踞靈光。何須說蓬島。

龔勉恭謁闕里。夙昔抱微志。夢寐見宮牆。揭來入東魯。敬謁闕里堂。廟宇瞻遺像。萬古仰冠裳。杏壇垂教澤。金玉聲鏘鏘。手檜握元化。榮枯繫興亡。始信聖人道。實同天地長。五十愧無聞。對此徒望洋。敢不益努力。尙趁秉燭光。

鍾羽正孔廟手植檜歌。君不見夏松殷柏杳不傳。豐鎬械模隨雲煙。斯文一緒天未墜。聖庭古檜獨依然。憶昔栽樹初。蔚蔚清標麗。麗超羣卉。香葉時籠蓬。掖衣芳柯。廣染芝蘭氣。我師曳杖杏壇東。韋編把向綠陰中。化雨秋陽陶勁質。回琴點瑟鳴春風。邇來二千三百載。老幹龍鍾羨猶在。冰霜剝落操元堅。雷電憑陵節不改。螺旋龍甲萬

回繁。昂藏砥柱仰孤撐。亭亭影對東山靜。脈脈津含泗水清。恍忽枯榮。關氣數興衰。人代如朝暮。慈龍何論大夫松。婆娑誰數將軍樹。大道滋培歲月深。萬靈呵護向崇林。肯將婀娜媚俗目。祇以孤高表烈心。凭欄不敢輕拂拭。再拜彷徨歎其側。歸來古道滿眉睫。千蹊桃李無顏色。

李蔭謁孔林。暫稅風塵駕。來茲謁孔林。洙流尚清淺。楷木正蕭森。日月存吾道。蘋蘩薦此心。因之瞻泰嶽。終古並嶽岑。歷年已千祀。高冢自攸寧。道在天齊壽。神棲地轉靈。胎禽披柏翠。石獸鎖苔青。輦路今猶在。宸遊定幾經。

數燦謁廟。千年禮樂歸東魯。萬古衣冠拜素王。秦岱巍巍垂俎豆。秋陽皜皜照宮牆。堂虛似有絃歌響。檜老真看手澤長。用世自憐經術拙。羞稱弟子及門行。

畢懋康謁孔林。洙泗滌迴兩派分。泰山龍護素王墳。傳經已化三千士。執轡難逢七十君。室築空塲生蔓草。樹連華表鎖寒雲。高山仰止勤瞻拜。敬向春風薦舊芹。

沈應奎謁闕里。混沌一大劫。古初開鴻濛。羲書文字祖。唐帝天之中。虞夏傳典謨。元氣猶融融。商周遞放伐。帝降爲王風。文王邁至德。姬公奏膚功。大雅忽摧殘。河洛悲鎬豐。西京不可復。滔滔日已東。天縱我夫子。萬靈蒙其衷。祖述兼憲章。道德彌穹窿。周流轍欲徧。問津途何窮。歸來洙泗源。廣座芝蘭叢。鑪錘鑄庶品。日月還太空。千秋照長夜。六籍牖羣蒙。獲麟兆素王。誅意毓奸雄。挺挺祠前檜。脈脈象外通。此道不可知。夫豈人之工。低徊壇宇下。仰止徒忡忡。歲月嗟自虛。人代鮮有終。吾生不可棄。何事如蒿蓬。私淑愧宮牆。崔嵬萬仞崇。

黃克纘謁廟。謂山蓋高其巔可陟。謂海蓋深其淵可測。惟我夫子莫究其極。際天蟠地。斯道充塞。爲萬世師。爲百王則。可名非名。大德非德。嗟我小子。實鮮知識。早歲誦法。垂老未息。如窺堂奧。尙阻於闕。



茲來闕里廟貌是式。稽首庭除。若見顏色。徘徊廊廡。有嚴有翼。禮非能恭。而恭斯克。蒼蒼古木。挺然正直。神物呵護。歷歲千億。周人思召甘棠。封殖非物之懷。惟德是憶。况我聖道。飢渴飲食。人之懷思。孰能去臆。我來自東。保釐是職。有職不舉。厥罪安匿。明明聖訓。就列陳力。詩以責躬。莫之敢飾。

王在晉咏手植檜 古檜凌霄自手移。露華高揭幹離奇。秦皇漢武開松柏。未許文壇借一枝。

劉敬業登奎文閣 廟庭松檜幾經秋。奎閣凌霄瑞氣浮。檻外龜蒙元並峙。簷前洙泗自交流。千年道統高雲漢。六籍文光過斗牛。聖里歸依心目闊。非同王粲漫登樓。

李格謁廟 魯城佳氣曉蒼蒼。萬古千年天子牆。班刻斷碑苔繡碧。蕭瑟古木露凝香。道高直與登天迥。澤遠還同觀海長。徙倚宮門空外望。於今猶自愧升堂。

六十三代孫貞棟詠魯壁 漢魯王餘好土木。斷雲掘霧平山谷。金絲萬古有高堂。寂寂靈光秋草宿。

國朝施閏章謁闕里廟 朝登泰岱嶺。手探金泥策。暮宿曲阜阿。側身洙泗席。官廟煥以麗。俎豆爛有赫。中庭維杏壇。檜柏參天碧。禮器陳鼎彝。圖書雜琮璧。慚非顏閔徒。勉解思踐迹。斯文今未衰。靈爽炯不隔。肅雍視几筵。四壁響金石。再誦高山詩。詠言矢無斂。

又夫子手植檜 靈檜無枝葉。虬龍百尺長。何人見榮落。終古一青蒼。元氣收東嶽。孤根接大荒。遲回思手澤。俯仰愧登堂。

又子貢手植楷 不辨何年植。殘碑留至今。共看獨樹影。猶見古人心。閱歷風霜盡。蒼茫天地陰。經過築室處。千載一喬襟。

吳懋謙謁闕里廟 東岱留元氣。青齊攬大荒。杏壇開禮樂。洙水爛文章。廟貌存天地。神功接混茫。龜峰原嶽嶽。勸解自蒼蒼。探帛來羣后。簪纓謁萬方。禮容陳俎豆。堂壁隱絲簧。次第春秋作。絃歌雅頌彰。

幽幽琴操古。曄曄玉書祥。雙闕觀猶盛。羣編秘已揚。蠻方驗枯矢。土木辨犢羊。明曜恒如此。嶙峋不易量。一麟傷躑躅。兩觀削披猖。豈但垂千祀。兼之啓百王。几筵虔帝座。弟子列鴻行。禁籞龍龍靜。周廬柳柳防。璇璣臺嶽繞。檠桷列星張。紫氣通閭闔。青霄下鳳凰。風雲臨畫檻。日月麗雕梁。柏影參天出。松陰匝地涼。翠恩射朱碧。銅瓦雜丹黃。老檜風霜積。傳聞手澤長。根深蟠偃蹇。葉落兆興亡。圭瓚從高殿。葱珩貯兩廊。琪苓徵異瑞。蒼藟茁新芳。穆穆韓蘇舊。斑斑鍾鼎光。土花鎔縷粟。金液潤精良。制度非秦漢。雕鏤紀夏商。累朝咸駐蹕。大祀各蒸嘗。協理靈旂肅。滋萌景物翔。擬金紅霧擁。振玉燦煙香。瞻仰分今昔。披帷儼異常。千春綿奕葉。萬國動冠裳。禮讓猶存俗。詩書在此鄉。穹碑驚赫烜。

御筆倍輝煌。登意趨踴後。欣逢盛典將。精心仍可托。道澤渺難忘。西苑聞清磬。南樓帶夕陽。鶴鳴空海甸。鹿跡徧宮牆。曠代昭祀明。燈龕玉觴。祇躬兼浴德。稽首頌明堂。

宋慶長謁至聖廟 廣殿同天闕。崇階是辟雍。岱雲連睥睨。奎宿映芙蓉。古檜凌霄出。喬林積雪濃。雕欄栖舞鶴。繡柱起蟠龍。閣峻書盈帙。壇高殿幾重。三千難辨族。七十盡膺封。竊壁疑張伯。聞音駭魯共碑鐫。

天子詔賜示聖人容。禮樂蒸嘗備衣冠。鶴駕從明禮。萬世肅至道。百王宗。洙泗源常遠。防尼秀所鍾。霜飛寒碧瓦。漏靜徹金鐘。景行當年志。趨瞻此日逢。微官原帝簡。拜手暫辭農。

勞之辨陪祀夫子廟敬賦 闕里開于聖。明禮饗百王。遺文周柱史。古殿魯靈光。俎豆家風舊。詩書食報長。

與朝崇禮教。釋奠重膠庠。束帛由中賜。劍羹出



尙方。霞灰初應律。黍稷告盛筵。松柏非秦漢。尊魯本夏商。笙歌傳廣樂。簫舞儼趨跼。劍佩陳清廟。衣冠萃講堂。衡文來泰岱。持節拜宮牆。九獻儀方肅。三終夜未央。牲牷榮受胙。醴酒酌盈觴。喜見簪纓盛。還欽道德昌。園陵多杞棘。壇坫不滄桑。洙泗長流水。龜蒙自夕陽。登山與觀海。天地大文章。

顧炎武謁廟。道統三王大。功超二帝優。斯文垂彖繫。吾志在春秋。車服先公制。威儀弟子修。宅閭絲竹響。壁有簡編留。俎豆傳千葉。章逢被九州。獨全兵火代。不藉廟堂謀。老檜當庭發。清泚繞墓流。一來瞻闕里。如得與從遊。

朱彝尊曲阜晚眺。徑轉通油幕。林深護石苔。夕陽新雨過。春古舊壇開。入廟車猶在。看碑日幾迴。東城寒食近。不上關雞臺。

李振裕

皇帝親祠闕里雅十二章并序 岱宗尊聖也。皇上文德武烈震揚域外。海隅晏安。民有禮樂絃誦之習。蒸蒸嚮風。通循覽諸俗。還過闕里。以太牢祀孔子。禮儀致敬。賓子有加。詠歌其事。而作詩以賦也。岱宗巖巖遐邇具瞻。登封受命。上帝是監。維嶽降神。篤生尼父。大道昭明。炳焉終古。於皇時清。繼天立極。累洽重熙。與民休息。苞犧既除。干戈永戢。偃武修文。風行四國。歲維甲子。歷起上元。翠華南指。旌軒雲屯。肆觀東后。百辟駿奔。頽臨日觀。傍矚天門。泰山之陽。曲阜之宅。萬乘回轡。里門是式。奕奕本支。恭迎清蹕。下輦升堂。祀典攸秩。軒縣轉矣。樂具奏矣。尊魯既陳。饗禮侑矣。俎孔碩矣。

天子獻之。豆孔庶矣。

天子薦之。祝史有辭。我皇黼藻。曰萬世師。揭此顯號。華蓋九旒。于飾于廟。姬公孟子。亦越真告。皇曰噫嘻。相子肆祀。濟濟臣工。莘莘胄子。布席橫經。披陳奧旨。圖橋肅

聽辟容有喜。

皇陟泉林。厥流孔滂。

皇撫檜文。厥枝孔虬。憩之植之。曰惟尼父。

皇心愉愉。爰紀爰賦。

帝恩優渥。露瀼瀼。流根潤葉。受祉無疆。匪曰齊之孔氏之光。斯文不顯。邦家之慶。泗水湯湯。孔林蒼蒼。芳草靈蒼。疊路之傍。樵蘇有禁。舊不踰頃。今也廓之。數兼常等。奎畫有輝。垂象神宮。取彼琬琰。是琢是磨。豐碑百尺。崇聳大東。歷年億萬。與岱比崇。維山有岱。維天有漢。

聖德是峻。

帝文是煥。大道彰矣。治化翔矣。日月星辰。慶重光矣。

鄭重恭紀

聖駕幸魯。魚海發弓日。龜山植壁年。雲旗千仗出。行殿八風宣。肆觀來虞牧。封泥陋漢編。明堂開左个。洙水溯長川。景運文昌耀。儒宗帝德全。宮牆瞻數仞。俎豆接羣賢。警蹕鑾輿降。威儀玉步虔。百王尊莫尚。九頃禮無前。魯殿施宸幄。奎文肅講筵。翼經雙夾轂。關異獨乘權。撫檜文仍在。披圖貌儼然。何來雲煥棟。知是筆如椽。鄒魯連山近。顏曾列座先。景行光後裔。

欽命永承乾。大野初回輅。深宮更麗篇。碑當霄漢上。氣入斗牛邊。聖嗣開弘館。羣才彙廣淵。臣鄰叨侍從。詞賦適甘泉。統向中天接。文從墜地傳。作君師亦備。王道頌平平。

李澄中恭紀

皇帝幸闕里釋奠。前年甲子十月時。

皇帝問俗。先尊師。諸侯朝會。泰嶽畢。翠華更指泗水湄。左臺右社兩觀出。層城曲阜何逶迤。登堂禮器制度古。山疊玉豆兼鼎彝。麾旛首尾雜綵繪。應發響答笙管吹。翩翩翟簪自萬舞。荷那歌頌無參差。我

皇臨獻肅再拜微風不動揚靈旗於昭至聖儼陟降馨香明德遙相道
杏壇卓立懷英字書藏寶壁聞金絲老檜依稀記手植風霜剝蝕苔
辭皮旋紋屈蟠金鐵骨蒼鱗怒出虬龍枝更遶輦路謁聖墓石壇一
望形鼎鬲千章喬木絕鳥雀梢旁刺有叢生者真宗東封駐蹕處至
今亭子尚遺規

宸章高揭懸日月十行仰睹爾雅辭詩律賦記妙風格大葩燦爛雲霞
垂鳳蓋

賜出表異數

御額題作千年基廟中玉節寒旂旋檐前金薤春威凝鬼神威威共呵
護屏除木魅奔妖蠱世官博士逮四子元公遺愛分諸姬

聖朝名器豈濫與要爲吾道存綱維漢帝大半誌過魯貞觀釋奠弘唐
治豈若吾

皇蘭精一修明經傳文在茲幸逢盛典愧揚薦恭頌辟雍明堂詩

祭升元恭紀

皇帝釋奠闕里詩 位郊成禮不封禪問俗江淮雨露寬東望泮林連
聖相南來車騎

勅祠官衛通五父循牆入

詔許諸生夾道看知是

王心恆主敬稷門乍到便停鑾洙水橋迴輦路存大庭雲物接松門

槐檀樹底林無刺飢飢祠前鳥不喧并稅新鑪今歲賦墓田重拓舊
時原自封黃玉千年後未見優崇若

至尊

陸肯堂恭紀

聖駕臨幸闕里十二首 升中日觀下星衢輦道風清

睿覽紆不獨方行周海岱須知演孔得真圖揚葭伐鼓泗源迴五色

仙雲夾仗開魯國三千圭寶士一時歡沸

屬車來金絲堂近魯王宮五鳳遺軌歇壁東

玉趾升階陳祝册杏壇進爵恰當中犧象山尊自漢時軒懸翟舞奏

清詩大年祠魯尊常事釋奠曾無九拜儀止公奉席儼橋衡詩禮
堂前講義呈此日雍容陪勸誦親聆

天語誨諸生檜樹靈根不作萊琳瑯金石淨音花

聖心飲水尋真樂愛向庭陰汲井華曲莖御蓋引旌旗日射瞻瞻樹
影疎

影疎

特勅中涓留魯殿萬年長護素王車大庭遺庫墓門通飢飢壇前檜

木風縱是前朝曾駐蹕不聞拓地至千弓

賜衣賜爵恩殊更

賜今年一縣租博士特官元聖後褒崇盛禮百王無因懷禮殿念賢

居銀榜高懸映紫虛不是東巡

親御魯如何賞海降

天書燕山白石白於霜琢就交龍額更長載入檀車來闕里一時奎

壁盡騰光書成盛典貯三雍百世長應掌秩宗卻笑祥符晏元獻

僅將靈祝頌東封

美宸英恭紀

大駕東巡幸闕里軒皇垂裳得天紀七曜聚合如璧珠經歲四十五

百六貞元之會今同符康熙紀元

天子聖二十三年文教敷臨雍雷振靈鼙鼓拜洛天浮龍馬圖舜千作

揮荒服靜神鞭再投海水枯爰議時巡降清問禮官具儀

帝曰俞德音始渙萬物泰所過盡

賜明年租禮崇望告首東岱制度一一準有虞簡省輿衛止除道奔走

父老寧需扶既陋五土事封禪亦笑八駿徒馳驅闕里臨幸有故事

跨漢軼唐禮數殊泉林游泳證道妙魯門未到心先輸有司宿戒壺

濯陳羹銅飯簋籩脯胸筍鱗虞鳳編磐備和以琴瑟笙簫等樂工肆



成太常部三十六舞紛繁紆。是月仲冬日己卯。軫中朗概明前櫺。風和氣煦。雲雪早。冕旒肅穆中殿。須雲霧之會。犧象二祭。器羅列商周。模祀辭親製。

皇帝獻告虔幣嘉酌清醑。贊稱九拜獻三跪。此事今有古所無。烟燎既舉。神洋洋。千官並起。鐙瑤瑤。

皇帝更衣御行。惺惺傳進講駢生徒。如聆金石壁中奏。復見詩禮庭前趨。諦觀象設展圖繪。始知妙手神明俱。

帝乃載歌歌五言。音成雅頌。文典謨。摩挲手植生意盡。化工迴幹欣重蘇。鸞旗北指。廟扉闔義和。停轡儼未哺。墓門高瞰大庭庫。石梁徑渡城陰洙。千年陰道絕。荆棘四方移。種饒檀榆黃玉一。閼不復見。惟見羣雀鳴相呼。舉酒三酌復再拜。草間翁仲問都吁。靈著目擊心自契。陰陽變化誰能摹。六師久嚴先輅動。

皇情欲去增踟躕。青雲留拂翠華葆。垂露交輝金榜烏。四氏承恩拜稽首。填觀萬姓皆睢盱。踰年廟碑復載往。

客藻揮灑翰墨濡。碑用西山奪玉石。白鏐齋運出中帑。蓋用琉璃瓦兼兩樹之金聲。門右隅排挾幽局。煥長夜晶晶懸日當天衢。百家騰恣仁義塞。可憐聖路久榛蕪。元和大中祇文具。漢鏤唐揚空模糊。我皇好道不旁鶩。但言魯國惟一儒。岐陽嗥陽先後聖。覓戟并列穹龜趺。從此膠庠盛經術。絃歌詎獨鄒與邾。人文化成休氣應。陽和鼓動天地鏘。羣臣不知所報答。

陛下萬歲長懽愉。

李斯義恭紀

幸闕里 古廟既釋奠。遺寢亦肅拜。步自洙水橋。回流何澎湃。窮窮萬木聲。青葱儼如畫。鳥雀不敢巢。蒼龍時一掛。石壇四十九。琳瑯倒金蓮。當年駐蹕亭。御氣發光怪。枯梢長孫枝。陰道惟所屆。仰瞻塵皇情。恪恭實匪懈。尊師。

賜田宅。望兆拓肯隘。從茲億萬年。風雨護靈界。

彭殿元恭紀

聖駕幸闕里

聖治文德敷九垓。咸洋溢。欽明煌煌。雲濤哲協。舜日。道德景前修。詩書崇四術。東封告成功。南狩問民疾。

回鑾過闕里。躋堂撫琴瑟。惟茲魯一人。生民未有匹。生當姬周季。憲章而祖述。刑訂萬禩。功制作百王。則我皇紹道統。異代如一室。龍輅駐杏壇。圖橋歡耆耄。濟濟趨千官。洋洋舞八佾。肅拜親几筵。簞牆殆髮髯。斯文信在茲。日月中天揭。訪道問崆峒。祠真崇太乙。何如東魯尊。陋彼老與佛。卓哉聖皇軌。巍巍洵超越。

六十七代衍聖公毓圻恭紀

聖駕臨幸闕里

文治高千古

神功冠百王。昭回儲玉斗。廣運叶珠囊。

鴻業方頻廓。不基卜永滅。威孤除狡獪。戰艦靖鯢鱓。德比天中盛。恩流海外滂。車書同朔漠。候尉過氏羌。瑞獸馴靈囿。珍禽獻越裳。馬牛弛服。馭琛寶。競梯航。至化從箕畢。休徵備兩陽。巍巍難可並。蕩蕩莫能詳。沐浴

皇風暢謳歌

帝力忘。邇隆看己治。軫念何如傷。肝食恆無逸。宵衣每不遑。量元齊覆載。手自致安攘。濬哲謙彌著。欽明抑愈彰。右文窮學海。稽古發書倉。

遜志期終始。虛懷樂就將。拜言宗夏姒。主善法殷商。洙泗儒風在。春秋教澤長。麟書先紀瑞。虹玉晚徵祥。汲汲恆忘老。栖栖竟舍藏。漫占龍德隱。寧問鳳歌狂。吾道雖云否。斯文幸未亡。六經昏室燭。一貫濟川梁。運啓千年

九

聖心符數初牆遂煩

天子駕遠過素王鄉拜洛堪輝映遊河席韻頌巡行時正泰順動月逢陽馳道寬旌出期門羽衛強夢龍爭扈從襄鄂效助勳繡陌三驅遠銀河一帶杭恬波憑竹箭阜俗勸農桑巡歷句吳徧迴鑾泰岱旁六龍雕玉轡八馬赭絲韁帳殿榮光護帷宮瑞靄翔清流經汶濟碧嶂指尼防典禮吞宗伯威儀飭奉常先期虔滌濯經月肄笄簪企望卿雲近遙占湛露灑和風冬晦曉晴旭曉滄涼苗舊金根動威蕤繡幃張虎賁黃袴褶豹尾綠沉槍會升蟠幾燦華翎孔翠揚兆民欣抃舞五氏競趨踰驚序班初合慈珣佩有瑤豫遊行緩緩宸眷喜洋洋夙戒棲神宇修誠候

帝聞闕宮晨乍啓庭燎夜相望月轉觚棱黑烟籠玉碣蒼導從門左个位設殿中央穆穆

天容泰安安

帝度莊元臣鳴劍佩髦士奉圭璋奕奕尊魯古千秋俎豆香音容瞻對近左右駿奔忙信以蘋蘩薦馨傳錡釜湘牲牲昭博碩黍稷告豐穰律應雲門奏聲和嶰谷篳賈珠成翕繹拊石協鏗鏘綴兆舒還疾麾幢偃復抗金卮浮桂醕玉瓚酌椒漿大祝陳嘉幣司筵薦吉璜初行九拜禮式煥兩楹光象設旋披帳龍蹲儼在牀畫圖環轍蹟琬琰撫精匡曠典崇師表隆規邁漢唐寶跗傳結構銀榜倍煌煌

恩撤鉤陳仗榮雷曲蓋黃每教逢盟薦長許伯丞嘗更

御經筵座還升詩禮堂明新歸至善父象本乾剛異命何諄切臣心倍悚惶遺蹤承顧問敷奏指微茫老檜如金鐵孤根耐雪霜泉餘寒井渠杏傍古壇芳漆簡雷殘壁丹書缺閉房豐碑羅最巖傑閣祕縹緗仰被龍光曜重臨馬鬣荒已叨紆日馭更荷酌霞觥俯仰公西誥徘徊端木塲靈著枝見采文草蔓經量林內禽知避亭邊惜不僵槐檀分幾種翠柏擁千章叢少豺狼穴衣無棘刺妨

一人迴顧盼萬彙盡殷昌忝主東家也煩膺

北闕慶逢真不世優渥愧難當褒寵松筠節輝騰綽楔坊頒詩追雅頌

賜賦西班揚乍捧豐貂笏兼承獸錦筐精繆天地寶秘簡日星芒子姓蒙甄錄蒐羅到樹棠獨租先下

詔擴地旋除糧頌溢奎婁野恩覃上下庠涓埃何以報高厚固難償芹獻同田父葵傾祝我

皇綿綿增寶歷秩秩行銀潢卦定呈龍馬巢應下鳳凰太和盈宇宙景運屬明良願泛千春酒恭稱萬歲觴謠吟歌有截舞蹈誦無疆

查昇直南書房觀

御製闕里碑文恭紀四首 秘殿花陰轉綠苔身隨冠珥到蓬萊魏我鳳閣星辰近炬赫龍函日月開義舉六經歸典則文成五色象昭回珠林玉冊光千古天上親曾一睹來奎章寶墨麗宮牆制作昭垂

遺百王一代儒林增潤色兩楹俎豆有輝光鸞迴御帖晴雲濕螭護豐碑翠蘚香漢唐封安足並

聖朝文治繼軒皇宮簾長日午風清細帙紛披雪蘭明楮上虬蟠方詰曲行閒鳳舞必縱橫銀鉤鐵畫神常健扶石奔泉勢自成想見

御屏宵旰暇麟臺灑落瑞烟生列宿中天拱帝車翠華曾幸素王居懸題已賜龍鸞額伐石重鐫琬琰書

聖學尊學扶道統儒風習習返皇初微臣幸際休明日拜捧

天章近玉除

下永式奉

勅齋

御製碑闕里恭紀 魏魏嘉德不可名天地得一皆清寧囊弓弢矢武功定手揭四海開文明圖書龍馬凌波至

玉帛東巡輯五瑞迴蹕親登闕里堂道源直濬通洙泗淋漓

容藻何煌煌。日星炳耀飛天章。龍舉鳳翥瀛

宸翰登三成五超前王。自愧不才同楓棘。口啣尺一來島嶼。不刻之罟

頌德碑。獨攜星渚支機石。河伯效順屏翳。衛河十日長風吹百尺。

磨崖切雲漢千鈞。厚載連坤維。金椎鐵畫工。揮手靈臺。如蟬斗。

繼往開來。魯素王。長與穹碑同不朽。憶昔弱冠登王衢。委蛇山人承

明庭。曉日濡毫立嶠陞。秋風侍獵隨鸞旗。何緣盛典遺聖祀。

帝德師模兩昭布。東山嗟我泰岱高。億萬斯年綿

聖祚。

六十三代孫貞瑄夫子手植檜六章。文檜一章左旋其理。厥體斯

直厥影不倚。文檜三章萬木亞其尊。天挺厥幹地厚其根。手澤

恒新世莫稿之。振古特立神式保之。潯以雨露澤以風霜。本支萬

億永庇無疆。樹之楷模貽之準標。運有滄桑兆之枝條。靈怪

伏奇詭震聞莫敢或託之匪子所云。

顏光猷舞雩臺。春暮臺高露未晞。桃花飛漲掩荆扉。當年童冠隨

遊處。惟有空城獨鳥歸。

六十七代孫毓庭唐槐。孤瀟唐年樹青真。漢殿幽山河同不老。兩

露合長流。側有松風入根無蟻夢愁。最憐殘暑退。花映古城頭。

又漢柏。魯王宮已沒。翠柏尚含情。何代移新甫。於今傍大成。名因

易世古。餘以飽霜輕。殿閣微風起。蕭然萬壑清。

六十八代衍聖公傳鐸恭紀。

幸魯盛典書告成。焚香焚几闕瑤縵。彷彿金聲擲自天。綠字赤文成

此日。

翠華仙仗記當年。道心想見

宸心契祖澤長蒙。

帝澤宣顧問杏壇頻太息。手攀遺檜一周旋。驚折半柱圓橋外。講壇會

闕舊宅邊。採納途兼風十五。雍容看奏禮三千。鴈行驚序如聯翼。聖

裔賢孫得並肩。異數特留隨轡蓋。新恩仍擴護林田。卽今廟貌輝丹

雘。終古宮碑轟紫烟。末糸自慚無報答。夢魂長繞

玉階前。

又舞雩臺。郭外臺猶在。清陰可息機。俯臨沂水闊。遙指岱宗微。吾

祖曾遊憩。先賢自詠歸。至今留物色。不共晚雲飛。

又漢柏。老幹何貞固。由來異物情。參天無曲影。拂瓦作秋聲。歲月

窮偏古風霜飽。覺輕遙憐武侯廟。萬里氣同清。

又唐槐。憶自開元種。盤挈勢若虬。蟻封何代徙。兔目到今留。蔽日

常疑雨。含涼不待秋。靈根蒙聖澤。長峙殿西頭。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二

聖門弟子第十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自子石已右三十
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
者紀於左家語弟子解云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然所載顏
淵以下實七十六人古本家語無顏祖今本家語無顏何史記則兼
有顏何顏祖無琴牢陳亢縣真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鄭單合二書所
載弟子共得八十八人焉考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者凡七十七人宋
初裁爲七十二人大觀間又增至八十二人明嘉靖時復減爲七十
六人議論紛紜去取不一我

朝考訂文廟祀典專以家語史記二書爲據第黜公伯寮而進孟子
所引之牧皮然後八十人之數始復其舊茲於諸賢特著其年各出
處之大槩其言行之見於魯論載記者槩不錄至追崇封爵及從祀
配享原委已在祀典考中亦就略焉序次照家語從其朔也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貧而好學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
十二而死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魯定公嘗問於顏淵
曰子亦聞東郭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
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回退後三日收來訴之曰東郭畢
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趣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
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郭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
吾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
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郭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
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
大矣願少進乎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
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闕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以孝稱初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
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曰吾出兼葭之
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
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曾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
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
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墮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不仕大
夫不食汙君之祿夫子嘗以君子稱之

冉耕字伯牛魯人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卒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行惡而不能掩
其德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爲孔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子
我以遺孔子焉子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
思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
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
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形馬不食粟道行則
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窮窳之
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
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
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
爲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子我歸以
告孔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
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
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端木賜字子貢或作贗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初受業爲弟子一年
自謂過之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然後知弗及也齊景公嘗問曰
子誰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對曰不



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之譽得毋大甚乎？對曰：臣尚慮不及耳。臣嘗聞仲尼嘗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公曰：善。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荷天之寵，不懣不慄，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勲，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竟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僻百姓則仁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

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賈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裕，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華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親，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君子有命而訊賜賜也，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君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子貢有口才，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臧孫行猛政，子貢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竿箠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乎？子又不死，臧孫慚而避位，終身不出魯，定公十五年春，郊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郊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替也，亂替也，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夏，定公薨，後七年，魯人執郊子，子曰：賜不幸多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贊見孔子而訪焉。子曰：子爲義也，口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

哀其絕而遣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多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多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高國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

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曰：吳王為人所暴，猛羣臣不堪，國家散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其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修俎豆而奉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自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



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戒鄙。之會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具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秦皇之會，吳王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鄭之會，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饌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齊陳恆弑其君簡公，魯公孫宿以成叛入於齊。魯人使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先見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

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難，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祿嫺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譚與閭。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實嘗爲信陽宰，相魯衛家千金，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魯人，亦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爲季氏宰。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及清。季孫曰：齊師在清，必魯故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冉有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聚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量，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祁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齊軍。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抗直。孔子嘗曰：

自吾得仲由惡言不聞於耳。初仕魯爲季氏宰。後仕衛爲蒲邑大夫。請見於夫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難矣。既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御。請問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其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矣。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且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衛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許之。既而二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弛。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綯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小知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人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孔悝之母伯姬。蒯聵入。乃劫孔悝以作亂。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蒯聵入立。是爲莊公。方亂作。子路在外聞

之。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公去矣。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蒯聵懼。乃下石乞。孟癢攻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卒。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有文學。仕魯爲武城宰。以禮樂化民。季康子問子游曰。昔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瑱。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夫子之與子產也。譬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卜商字子夏。衛人。鄭康成曰。溫國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史記云。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作詩序。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人以子夏爲聖人。他日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曰。益賜也。曰。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初。子夏嘗問書大義於孔子。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皇陶。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子夏讀書既畢。而見孔子曰。書之論事



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事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墳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慨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又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月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蟄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蟋蟀不飲不食，介蟲夏食而冬蟄，戴角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而卵生，齟齬者無後齒，而胎生者，脂日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皆然乎？子曰：然。子夏又曰：商聞山書云：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邱陵為牡，川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裸蟲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

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士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作春秋，以屬子夏。子夏傳門人公羊高，穀梁赤，又傳禮而毛詩之學亦推本於子夏云。

顏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何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曾子性魯，卒聞一貫之旨及門之徒，惟曾子之傳得其宗，能通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他日嘗自言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存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樓題三尺，殷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初仕於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年七十，學名聞天下。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既受業孔子，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臯，齊人，齊大夫高氏之族，少孔子三十歲，古本家語云：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然篤孝而有法，為成宰，成人化之。又為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寶，子羔曰：

君子不讎。又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迫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古本家語云：四十歲。史記云：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謂之曰：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善。小節也，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可以教孝教弟教學矣。中節也，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子乃歎曰：其大者乃在此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子賤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子賤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樊須字子遲，魯人。鄭康成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古本家語云：四十六歲。仕於季氏。

有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古本家語云：三十六歲。史記云：四十三歲。爲人強識，好古道。孔子沒，門人思慕，以有若之言似孔子，至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乃已。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原憲字子思，宋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思嘗爲宰。孔子卒，隱居衛，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蔡蘧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古本家語作長字子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史記云：齊人。

南宮适，家語作縉，史記作括。字子容，又稱南宮敬叔，魯人。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考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宮，又有南宮敬叔。顏師古於南容則注曰：南宮縉也。於南宮敬叔則注曰：南宮适也。故明夏洪基斷爲二人。以南宮縉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閱縉敬叔者爲一人。又孟懿子亦以父命學於孔子，今從祀無何忌，又以南宮敬叔與南容爲一人，是弟子之從祀者遺敬叔懿子兩人矣。

公哲，哀字季次，家語作克字季沉。齊人。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鄙天下多仕於私家者，故終身未嘗屈節人臣。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孔子賢之。

曾點字子皙，史記作箴，字皙，曾參之父。顏無繇家語作顏繇，字季路。史記云：字路，顏回之父。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傳楚人馯臂，傳江東橋疵，疵傳燕周豎，豎傳淳于光乘，乘傳齊田何。何傳東

武王同，傳淄川楊何。何又授丁寬，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是漢儒言易者有施孟梁邱之學。以漢初言易者有田何，故世以別。焦贛學謂曰：田何之易，以孔子卦象爻



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目為章句其實皆本之商瞿漆雕開字子若史記云字子開蔡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公良孺或作公良儒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去陳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止孔子時子正以私車五乘從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乃要盟毋適衛而出孔子

秦商今本家語云字不慈古本家語作丕茲史記云字子丕魯人鄭康成曰楚人少孔子四十歲史記索隱云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俱以力聞

顏高家語作刻一作尅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司馬耕字子牛家語作司馬犁耕宋人多言而躁其兄向魋作亂奔衛乃置其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為大卿父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乃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與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字子旗陳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為單父宰子賤之宰單父也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子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因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梁鱣或作鯉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古本家語云三十九歲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家語有史記無

冉孺字子魯或作曾家語作冉儒字子魚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史記作幸或作柳或作韋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古本家語作處字子哲史記作子析今本家語作子楷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古本家語作龍字子石衛人鄭康成曰楚人正義曰趙人少

孔子五十三歲子貢問子石曰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曹卣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字子亢說文作伉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或曰亢子貢弟子家語有史記無

叔仲會一作噲字子期魯人鄭康成曰晉人少孔子五十四歲一云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盡識於壯者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秦人

奚容蒧字子哲家語作奚蒧字子偕一作子楷魯人正義曰衛人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字子之魯人

廉潔史記家語皆作廉潔字子庸今本家語作子曹衛人

公西與如今本家語作公西與字子上魯人

罕父黑今本家語作宰父黑字子黑古本家語及史記皆作子索或作子素魯人

公西蒧字子尚史記云字子上魯人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壤駟赤字子從秦人

冉季字子產或作子達魯人

鄭國字子徒魯人家語作薛邦字子從司馬貞曰邦作國者漢避高帝諱薛曰鄭者字諱也或曰薛邦鄭國實兩人

后處字里之史記云字子里齊人

縣宣索隱作縣豐廣韻注作縣宣父字子象魯人家語有史記無或云卽史記之鄭單也

左人郭家語作左郭字子行史記云字行魯人

狄黑字哲之史記云字哲一作子哲衛人。

商澤字子秀一作子季魯人。

任不齊字子選史記云字選楚人。

榮旅家語作榮和字子祺古本家語云字子顏魯人。

顏會字子聲魯人。

原亢字子籍史記作原亢籍古本家語作原亢字籍一作原桃魯人。

公肩定或作公肩家語作公肩字子仲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中魯人。

或曰衛人或曰晉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徒父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或作子有或作子友魯人。

燕伋古本家語作級字子思史記云字思秦人。

公夏首字乘家語作守字子乘魯人。

句井疆今本家語云字子界古本家語云字子疆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一作少叔乘齊人。

石作蜀古本家語作石之蜀今本家語作石子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

邾異字子斂家語作邾選字子飲一作國選一作邾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恆家語作子常魯人。

申根家語作申續又作申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又作申棠字周或

作儻或云字子續魯人鄭康成陸德明王應麟夏洪基等皆以爲一

人唐開元宋大中祥符間皆以爲兩人朱彝尊曰作兩人者是也。

樂欬家語作樂欣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史記云字叔魯人。

孔忠今本家語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子。

漆雕哆今本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

縣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云字子橫魯人。

顏祖今本家語作相字子襄史記云字襄魯人古本家語無。

秦冉字開史記有家語無。

鄭單或作鄆單字子家史記有家語無。

顏何字冉古本家語云以字稱魯人史記有今本家語無。

牧皮年字里居無可考家語史記皆不載。

述曰史記有公伯寮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明嘉靖初張璁從程敏政

之請以其常愬子路爲聖門之蟲臘始罷配食而此外左傳有仲孫

何忌及說小戴禮雜記有孺悲射義有公罔之衰序點家語有孔疏

惠叔蘭莊子有常季晏子有鞠語呂覽有顏涿聚史記作顏濁鄒成

都文翁石室有廉瑀魯峻石壁畫有子服何皆受業孔子其中未必

無可採入從祀者今備列其名以俟後之臧禮者考證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二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一

自周室衰微孔子不得位退而與其徒贊易象修春秋刪定詩書講求禮樂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復昭明於萬世而淵源所及或聞風私淑傳緒無窮或守其遺經抱殘補闕俾聖人之書伏而弗墜於地是皆功在聖門而崇祀之典之所以特隆也顧前世以來罷復不一求瑕指累議論紛紜我

朝博採廷議斟酌參詳自七十子外定爲聖嗣伯魚子思子蘧瑗林放孟子孟子父激門人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周傳春秋者三家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漢傳尚書者二家伏勝孔安國禮三家高堂生后蒼杜子春詩一家毛萇春秋傳一家董仲舒注疏一家鄭康成蜀儒諸葛亮晉范甯隋王通唐韓愈宋范仲淹胡瑗邵雍周敦頤敦頤父輔成歐陽修司馬光程顥程頤二程父珦張載父迪尹焞楊時羅從彥胡安國李侗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蔡元定元定子沉實餘陳淳真德秀魏了翁何基王柏元陳浩趙復金履祥許謙許衡吳澄明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蔡清羅欽順國朝陸隴其凡六十八人其位次封爵及從祀之所由已詳祀典考中茲特參之前史采其立身明道之大者各爲列傳以類相從其序次一以年世之先後爲斷惟孟子及程朱門人則不以世次而各附於其師之後以著道統至伯魚子思已列世系安國既入家傳者遂不復述云

周

蘧瑗字伯玉衛人仕衛爲大夫衛獻公十八年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拏於

厥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予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覆將若之何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孫文子遂攻出獻公立殤公殤公十二年獻公在夷儀使公子鮮告甯喜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獻公復國又三年吳公子札適衛見伯玉與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晉趙盾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還報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卽位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之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蚩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達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轤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

林放字子邱魯人或曰孔子門人

述曰蘧伯玉先聖稱爲君子而嚴事之至衛當主其家徵其行於傳記蓋卓如也而林放自魯論問禮一事外他無所表見先儒但以爲魯人而已近錢塘進士成君城輯泰安郡志獨考其里居甚詳其說曰魯地闊遠以經傳注疏及國語史記水經注括地志諸書證之大約東至沂水費縣西極魚臺嘉祥南盡鄒嶧北抵泰山廣袤數百里

皆在魯封域之內。今闕里志但言放魯人不能確指其鄉之所在。山東通志因之。兗州志并佚其姓名。不可謂非遺憾。考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舊志及他書皆不載。余獨謂其可信者三。宋真宗命廷臣撰孔子弟子贊。主客郎中刁衍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也。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意孔子並時列國名卿大夫及魯多君子。知禮者蓋不乏人。何獨取例於放。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乾隆己卯掘地得古碑。字畫俱已磨滅。惟隱隱見林放及唐太和二年數字。此則千年以上之物。尤可據以爲信者也。放城集舊名放城鎮。在郡城東南百八十里。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

周左邱明魯人。爲魯太史。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孔子既因魯史記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其有所刺譏。襲摺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春秋具論其語。爲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二十一篇。以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威王。傳鐸椒。椒授趙成。王相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蒼漢初爲丞相。其時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傳。誼爲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授清河張禹。禹爲蕭望之。言左氏望之薦禹徵待詔。授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咸授劉歆。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欽授王莽。初此經遭焚書廢滅。及孔氏壁經出。又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時。敕校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咸爲丞相。史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方進。賈問大義。先是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爲孔光言。光卒不肯。唯房鳳王鳳許歆。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其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兼並。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

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終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蒯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晉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慈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缺。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然竟不得立至平帝時始立學官既立旋廢建武中鄭興及陳欽子元傳春秋左氏學會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復立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邱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達戾凡四十五事案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挾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般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民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分明黑白建立左氏釋解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

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俛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太常選博士四人以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譴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卒光武重違衆議遂不復補左氏復廢賈誼八世孫徽嘗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徽子達傳父業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爲解詁五十一篇示平中獻之明帝重其書寫藏祕閣章帝卽位降意儒術特好左氏傳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使達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達於是擢出左氏三十事上之帝嘉焉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由是左氏復行於世而鄭興子衆亦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于安世能傳家業世遂有鄭賈之學自外孔奮服虔類容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鄭康成之徒皆傳左氏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晉杜預立功之後殫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唐貞觀開孔穎達等奉詔修疏永徽中長孫無忌等上正義三十六卷公羊高齊人口受春秋於子夏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五世相授至壽傳其弟子齊人胡母生生著於竹帛爲漢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時武帝尊公羊其學由是大顯董仲舒弟子通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及東平嬴公而惟嬴公爲能守學不失師法以授東海孟卿魯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千矣孟卒二人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東門雲公孫文文徒衆尤盛顏安樂授淮陽冷豐淄



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疏廣事孟卿授琅邪筭路。言禹始事
 贏公成於莊孟授穎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
 顏氏復有筭之學。筭路授孫寶。冷豐授東海馬宮。琅邪左咸咸徒
 眾尤盛。後漢任城何休作春秋解詁又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
 意作公羊墨守。晉王接謂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義乖謬乃
 更注公羊春秋。徐彥又撰疏三十卷彥不知何時人或曰唐貞元長
 慶後人。

穀梁赤顏師古曰名喜阮孝緒曰名倣字元始魯人受春秋於子夏
 為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為
 博士漢武帝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
 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漢徵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
 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聞衛太子
 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等皆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
 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
 為諫大夫選郎十人從受千秋死徵江公孫為博士江博士死乃徵
 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
 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
 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
 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
 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玄各五人議三十餘事各以經義對
 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徒眾
 尤盛始更始事千秋受穀梁學傳琅邪房鳳而江博士又授胡常常
 授梁蕭秉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晉范甯以穀梁春
 秋未有善釋撰集解十二卷例一卷徐邈為注。
 述曰左氏公穀各成一家言以闡述先聖作經之微旨其得失優劣
 先儒論之詳矣謂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

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
 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有五短。劉知幾之言
 也。左氏考事甚精而不會講學公穀乃是經生而考事頗疎程伊川
 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
 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
 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
 必實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富葉少蘊之言也。左
 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詳而事差朱子之言也。而夾漈鄭
 氏獨曰三家之傳體制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取其長而舍
 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
 末之詳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飾吏
 事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待據據
 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此說最為允當未可
 目為調人之論他若尊公羊者以左穀為廢疾膏肓守左氏者議公
 羊為多任權變各持一說互相舐排與廢由於好惡盛衰係於辯訥
 遂至啖趙之徒欲起而盡廢三傳不亦有漢諸儒之過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五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三

周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魯公族孟孫氏之後也。父激字公宜。孟子幼時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于上。侍坐焉。禮敬甚崇。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軻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何也。子思曰。然。昔吾夫子於鄉。過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遂受業于思之門。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孤。西面稱伯。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年八十四卒。今孟子父激配食崇聖祠。而孟子之徒據趙岐注。有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咸邱蒙高子桃應季孫子叔凡十七人。宋孫奭又益以盆成括得十八人。徽宗政和五年。皆追贈為侯伯。元吳萊作孟子弟子列傳。又益以滕更凡十九人。而史記索隱又以公明高為孟子弟子。廣韻注又稱離婁為孟子門人。考公明高實受業於曾子。而離婁之說更無稽不足信。先儒已有辨之者。至子叔季孫二人。朱子集註復以趙岐為誤。則孟子弟子之傳者。蓋止十有七人也。今惟四人得從祀於廟庭焉。

樂正克魯臣

公都子

萬章

公孫丑

述曰。太史公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夫孔子之道大。而能博。羣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各隨其學之所近。以教授及門。其後源遠派分。道術益雜。如吳起禽滑釐之屬。競以功利相高。荀卿至。敢為性惡之論。以顯悖於聖人。而猶依附孔門。謬稱私淑。沿及漢初。迄無異說。司馬遷博極羣書。乃亦不審是非。至屈孟子與荀卿同傳。嗚呼。異學之害正也。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五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四

漢

高堂生魯人齊公族也。或曰高敬仲食采於高唐，因姓焉。禮自孔子時而其經已不具，及至秦焚書，散亡益多。於是獨有士禮十七篇。高堂生能言之。漢初諸學者多言禮，而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壽，又授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蕭奮，於是諸言禮爲容者由徐氏。後又有古經出淹中，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經，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及明堂陰陽之記，字皆大篆，因名曰古文儀禮。內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又多異。餘三十九篇並無敢傳之者，以無師說，今皆亡。高堂生所傳者稱爲今文儀禮，鄭康成爲之注，而唐賈公彥疏焉。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將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焉。初，秦下焚書之令，伏生以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歸，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者。伏生教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又事兒寬。門人同郡簡卿稱大夏侯，勝授襄成烈侯及齊周堪。烈侯授漢元帝，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於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許商授沛唐林，平陵吳章，章授王吉。齊炅欽皆顯於朝。徒衆甚盛。小夏侯者，大夏侯勝從兄子建也。建初受業於勝，後又事歐陽高，以傳平陵張山。山拊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留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元，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而此外習大夏侯者有北海牟融、定陶張馴、習小夏侯者有東海王良、歐陽尚書之學，始於歐陽

生，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授歐陽生之子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地餘子政，政子欽，八世皆爲博士。歐陽高授濟南林尊，尊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崇授勝。當授九江朱普，上黨鮑宣。朱普授沛桓榮，榮爲章句二十三萬言。勝、當、宣、榮皆世其學。朱龍授張奐，楊震傳其子秉，秉傳賜，賜傳彪。句桓焉。桓典皆世其學。朱龍授張奐，楊震傳其子秉，秉傳賜，賜傳彪。四世盡以歐陽學顯當世。張酺丁鴻，嘗從榮受章句，明帝詔鴻與諸儒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鴻授劉愷，楊倫、陳奐而歐陽欽又授高獲。禮震曹曾，曾又傳子祉。他如牟長、朱登、尹敏、杜喬、徐稭、鮑永之屬，亦皆習歐陽學。三家之學，惟歐陽最盛，大率皆本於伏生，所謂今文尚書也。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晉齊間，而孔安國古文尚書始顯，其源流授受在安國傳中。

毛萇趙人也。善詩，初孔子刪詩爲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授毛亨，亨，河間人，稱大毛公。授其長爲河間獻王博士。稱小毛公。獻王修學好古，立毛氏學。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其授同國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魯韓三詩。其授同國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衛宏。詩故有小序，相承爲子夏作，自爲一編，別附經後。毛公引以入經，及衛宏又加潤飾焉。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遂又承明帝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漢初，自詩者有魯齊韓三家，魯詩出魯人申培，公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浮邱伯受詩，既卒，學申公歸魯，爲訓故以教門人，無傳疑者，則闕弗傳。王臧、趙絳、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惟瑕丘江公最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不相章。賢事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及孫嵩，於是魯詩有韋氏之學。東平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傳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



關里文獻考

卷四十六

賓沛褚少孫於是魯詩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長安兄子游卿授琅邪王扶陳聞許晏而沛縣薛廣德亦從王式受魯詩授楚兩翼此外善魯詩者有任城魏應平原高嘉右師細君細君傳會稽包咸應傳千乘王伉嘉傳孫容容傳子訓齊詩之學出於齊人轅固固孝景時以治詩爲博士武帝初復以賢良徵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而魯夏侯始昌最明始昌授后蒼蒼授白奇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昌授九江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而外此治齊詩者有蜀郡任末梓潼景鸞東武伏黯黯傳子恭韓詩之學出於燕人韓嬰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涿韓生授河南趙子趙子授同郡蔡誼誼授食子公與王吉子公授泰山栗豐豐孫之學而此外言韓詩者有閩中楊仁壽春召馴淮陽薛漢漢授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健爲杜撫撫授山陰趙曄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始事夏侯始昌通五經尤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初東海孟卿從瑕邱蕭奮學禮以授蒼及魯閭邱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國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慶普授族子咸及王臨薛曹充魯夏侯敬臨傳健爲董鈞尤傳子襄初漢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兄子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大戴授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楊榮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

楊氏之學漢末馬融傳小戴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於融又爲之注魏王肅受學康成之門人亦有禮記注唐孔穎達等奉詔撰正義其序曰晉宋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惟皇熊二家見於世皇熊二家謂南朝皇甫侃北朝熊安生也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武帝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閒有女子李氏得之上河閒獻王五官頗有殘闕而冬官一篇盡亡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仍上之祕府而五家之儒因罕得見焉孝成時劉歆校祕書見之始著於略衆共排以爲非惟歆獨信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時奏置博士弟子惟杜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達鄭興及子衆又以經書轉相證爲解達因作周官解詁後馬融復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注而其說引杜子春及二鄭之義爲多

述曰漢承秦後初除挾書之律當時守遺經者率以口授生徒其後獻書者益多國家始爲置博士教弟子而祕府之籍猶有伏而未發者然而兩漢四百年間傳經之士生徒數千盛者或至及萬無不深通一經更或兼舉數藝授受相承各有師法及漢之後經籍大行而專門名家者反寡盛於絕續之交而衰於昌明之日古今人不相及竊甚惑之今廟堂從祀漢儒於兩京得八人安國則列入家傳中康成兼通六藝仲舒又不以傳經祀皆別爲傳右於各傳一經者類而叙之其淵源授受亦粗述其最著名者數十家其他弗能盡也又考漢世諸儒易有田何施讐孟喜梁邱賀費直焦贛壽高相京房諸家三傳有賈誼胡毋生江公數家皆不列於祀典意者三傳傳經漢儒傳傳既祀左公穀不復及賈生等邪又先儒之祀始自貞觀當時諸家之易已微惟王弼注獨顯是以進廟而不及他氏邪至明嘉靖間

從張璠之議而弼祀又罷於是易師竟闕秋祀云。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六終



儒藏

闕里文獻考 卷四十六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五

漢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習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于大夫。毅然爲舉。朕甚嘉之。于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諄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說。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井。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世。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箏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性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綴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

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罷頽。抵冒殊扞。熟爛如此。其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其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外。延及羣生也。帝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文不飾。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圜牆空虛。秦國用之。死者

甚累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卹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朕恥賢亂賢不肯混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于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母乃率於文繁而不得聘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皋陶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懈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

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園囿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主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酷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更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衆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良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更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



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實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帝復策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薄。漢明寔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願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

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薄。漢明寔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舜於諸侯。舜與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謫。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益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舊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惑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虛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園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乎。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地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

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奸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畢。帝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蠶。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

且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帝召示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職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者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闡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述曰。江都當六經離析之後。下帷發憤。學究本原。令後學者有所統壹。誠兩漢之一人也。第劉子政以爲有王佐之器。雖伊呂無以加。未免推許太過。惟真西山之論曰。仲舒學術醇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終未窺大道之全。或至流於災異之術。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諒哉斯言也。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七終



關里文獻考

卷四七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八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六

鄭口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康成少為鄉閭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康成康成日夜尋讀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康成善算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漢氏中興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車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講者僕射鄭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闕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如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子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

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康成皆下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後常疾篤自應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廩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親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公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爾笑笑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助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紋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曰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倘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皆受業。者纒紲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熟。稱爲純儒。齊魯宗之。其門人山陽郡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康成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康成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爲魏侍中。

述曰。西漢經師純質。術業深遠。然於六經初出之時。各持己見。以爲訓詁。人其學家。自爲書。攻短較長。率多抵牾。延及東漢。傳授愈紛。議論益雜。執滯章句。固不可通。康成出於眾說紛亂之中。乃能博洽舊聞。折衷義理。貫穿融會。若爲訓言。然後易詩書三禮論語孝經之學。卓然有所統壹。不可謂非經傳之功臣矣。至於擇焉不精。闕多謬戾。摘瑕索玷。誠不能免。要終不得以小疵而掩其大醇也。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八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九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七

蜀漢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豐之後大山郡丞珪之子也亮早孤遭漢末擾亂隨從父元依劉表避難荆州元卒亮居襄陽隆中躬耕隴畝不求聞達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州徐庶與友善謂為信然時昭烈屯新野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之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盡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建安十二年劉表卒子琮嗣曹操兵至遣使請降昭烈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為操所追破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棄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留鎮荆州明年昭烈自葭萌還攻璋又明年圍雒陽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十九年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亮乃收集羣賢辨別才器處以顯任各盡其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然為治頗尚嚴峻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



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
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
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縹縹。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
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龍之以任。任極則賤。
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
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
二十五年。曹丕篡位。明年。羣下勸昭烈稱尊號。昭烈未許。亮說曰。昔
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
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
世祖感純言深。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
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亦欲望尺寸
之功。如純言耳。昭烈於是即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
假節。是歲秋。昭烈分荊州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張
飛卒後。亮兼領司隸校尉。明年夏。昭烈兵敗還永安。又明年春。昭烈
病篤。召亮會永安。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
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
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為詔。勅後主。且曰。汝與丞相從
事事之。如父。四月。遂崩。喪還成都。太子禪即位。改元建興。封亮武鄉
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
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結和親。為興國三年。
春。始率衆南征。進兵越巂。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關餘
衆。以拒。獲素為彝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陣間曰。此
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
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四郡皆
平。即其渠帥而用之。乃悉收其豪傑。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
戰馬。以給軍國之用。十二月。亮還至成都。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方

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更不容
奸人懷自勵。強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
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統諸軍。將北駐漢中。臨發。
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
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身於外者。蓋追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
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
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
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
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
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
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遣曹真都督關右軍。即亮身率六將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亮關中響震。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獻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節度。舉動失宜。遂大爲郃所敗。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才五萬。或勸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勞。冬十一月。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復上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呂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賢。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倡於黎陽。幾

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驀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開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吏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拍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不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表上。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來追。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遣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救之。亮出自建威。進還。遂平二郡。詔以亮仍爲丞相。八年夏。魏使曹真由斜谷數道並進。司馬懿派漢水由西域與真會。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大雨。棧道斷絕。魏主令真等退。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於陽谿。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射用連弩。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與戰。又敗之。射殺張郃。亮以連歲出師。皆苦糧運不繼。乃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者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甃。圖簿簿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軍事。文彩不斂。而過於丁寧。經事綜物。公



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十二年二月。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出。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思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遺以巾幘。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使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相持百餘日。秋。亮有疾。密表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後蔣琬。費禕。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病篤。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卒於軍。時年五十四。楊儀等整軍而出。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諡忠武侯。後爲亮立廟。沔陽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亮副。快快怨謗。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涕曰。吾終爲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憤死。平常以罷免。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亮嘗自表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作八陣圖。

蓋黃帝太公邱非法人莫曉也。晉陳壽奉詔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亮卒。子瞻嗣爵。官至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蜀人追思亮。因愛及其子。每因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告曰。諸葛侯之所爲也。炎興元年冬。魏鄧艾伐蜀。瞻督軍涪亭。前鋒被退。還駐綿竹。艾遣書誘瞻降。瞻怒。斬艾使列陣以待。大敗死之。其長子尙曰。父子荷國厚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亦策馬自陣而死。

述曰。汾讀武侯戒子書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然後歎武侯之去聖賢不遠也。蓋澹泊則寡欲。而志氣清明。寧靜則有養。而根本醇固。故能始也不苟進。而藏器於身。繼也不顧身。而盡忠。所事威望著於華夷。德業傳於後世。偉哉。伊呂之後。誠罕見其匹矣。至於炎祚告終。有志未遂。實由天命。夫豈人爲。而陳壽遂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以成敗論人。抑何見之陋也。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九終

校記

①潁州：《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作「潁川」。

②亡：右引作「忘」。

③虛：右引裴松之注作「今」。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八

晉

范甯字武子，本南陽順陽人也。曾祖晏，爲晉雍州刺史，有政能。祖稚，辟大將軍掾，早卒。父汪，過江依外家，野氏爲桓溫安西長史。以蜀平進爵武興縣侯，官至安北將軍，徐亮二州刺史。後以不悅於桓溫，免爲庶人。甯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窮，濠濮嘯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傑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僭神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崩樂壞，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辭而堅者，其斯人之徒與？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下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貪膏粱之傲誕，畫魘魅以爲巧，弱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費小，迷衆之愆大也。其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沒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教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諛。王國

寶其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窮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鯨鯢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未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壠墳樹，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井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事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哀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至，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合井，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率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治縣，如今互相傾軋，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遷流，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采布



關里文獻考

卷五〇

四三

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杜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兼井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倣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隨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已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宜皆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

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時陳爾范宜少好學博綜羣書尤善三禮隱於豫章間居屢空常以誦讀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誦誦之聲有若齊魯而甯在郡亦儒博通綜立鄉學教授江州人士化二范之風並好經學由是當時並稱二范焉。甯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焉。述曰自魏晉扇清言之風尙元虛之習於是士皆擯棄經籍宗旨老莊以放誕爲清流以禮法爲俗學浸淫成俗流禍國家陵夷至於五胡亂華禮樂崩壞延及江左日以衰微而兩漢諸儒傳說盡亡滅於其間清流之禍一至於此獨范武子不爲時尚所誘發憤而力排之斯亦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終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九

隋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高祖時事北魏孝文帝官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父隆隋文帝初國子博士出爲昌樂令遷洛氏秩滿退歸不仕通始生隆筮之遇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隋既平江東隆歎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爲而一乎通待側十歲矣有墨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世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年十五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陳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累徵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大業元年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共餐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慢素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損焉素待之如初通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祔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壟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檐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乃續詩三百六十篇書一百五十篇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修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號王氏六經六年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往來受業者蓋千餘

人河汾之教號爲極盛十年尚書召通署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弟子議曰禮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聖人之大者天下之能事畢矣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子福郊福時取通答門弟子問爲中說十卷通所續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福時子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勃與兄勸勵唐初皆著名云述曰朱子之論仲淹也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願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具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



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舞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

唐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署爲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渢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渢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渢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渢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諷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令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檻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有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取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特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驍旅

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錡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錡謗語錡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二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



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說異之觀戲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倣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斷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惓之至謹奉表以聞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之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謂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鏊素忌其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乃作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其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鰥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

庸得贖所沒婦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鰥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遏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皆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道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闡明性道之文皆與衍闡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他著作造端置辭要爲不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文多不載載其原道原性等篇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



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則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瞻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至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釋其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存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鮪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趙盾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荀子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皆不善也而卒為姦賢聖之舜解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戾戾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蓋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詵笑踰而復舊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自愈沒後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述曰楊墨之說下惑處士猶有援附儒者之意其害如蠹佛老之教風自上行遂與聖道互爭消長其毒如蔓同一欺世誣民充塞仁義而強弱之勢迥不侔矣昔在漢世書籍雖經秦火士猶以經術相高至唐承魏晉五代之後經術道息學者不睹先王之大全而二氏之教復從而蠱惑其際天下靡靡日益衰壞文公砥排攘斥力闢異端便後世猶知尊聖教而談仁義者皆一人之力也前史稱其遠過况雄功齊孟子可謂不虛溢美者矣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二終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一

宋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蘇州吳縣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讀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不受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仲淹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在官日抱負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不爲屈比去貧止一馬乃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其名召真府學仲淹上書宰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僧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殊亦在京師薦入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會仲淹服除殊遂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仁宗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忤太后意不報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侯知常懼不稱爲知已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

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帝悉其忠明道二年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託先帝調護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命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遂止尊爲皇太后而削去參決軍國事語是年秋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開日宮掖中半日不食何如帝惻然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奉使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味草進呈帝爲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修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置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湖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有詔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復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尙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謂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渙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詔書丞相靖上書訟之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遂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

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帝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康定元年夏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嚮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自守。鄜延捍賊乃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久廢用種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運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緩有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未踰月徙慶

州。旣而四路置帥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會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與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出號令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賊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泉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寒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請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



賊臂不數年閒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洸帥渭。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微衛與語不疑故賊信而畏之亦不敢輒犯其境。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會元昊請和乃召拜樞密副使五讓不許既至諫官歐陽修等以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仲淹與韓琦富樞密並銳意天下事思諸路監司不才更用王素張昞之輩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謂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國哭邪。遂悉罷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得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能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磨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關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實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舉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

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邪。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墾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賞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廢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勅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帝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帝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

規舉闢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漫聞上矣。帝時與執政論朋黨事。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明鑒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權酤于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政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頤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尙忠厚。所至有恩。鄆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齊三日而去。生四子。純祐早卒。純仁純禮純粹皆至達官。爲當世名臣。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

述曰。初。文正知開封時。以忤呂許公坐貶。羣士大夫各持一公曲直。交指爲朋黨。及許公復相。乃引文正經略西事。相約戮力平賊。文正亦樂爲之用。嘗奏記於呂曰。相公有汾陽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其雖然相得如是。又文正爲參政時。歐余王蔡爲諫官。力引石守道執

政欲從之。文正獨曰。守道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止。觀此二事。則文正之曾蔡。豁達和而不同。洵非他人所能及也。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二

宋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布衣時與晉州孫復兗州石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淵中。不復展讀。仁宗明道開年四十餘。以經術教授吳中。當是時。師道廢久矣。學者有師自瑗及復。介三人始。而瑗之徒最盛。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知蘇州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故事。召對須先就閣門習儀。瑗曰。吾生平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閣門奏帝令就舟次習之。瑗固辭。帝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進退周旋。舉合古禮。於是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圓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脣。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歷四年春。詔興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瑗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興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望其醇厚和易之氣。皆知其爲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四年六月卒於杭州。年六十七。詔贈其家。

初。諡安定。後改文昭。宋初學者。方尙詞賦。瑗在湖學。獨以經學時務爲教。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務令講貫精熟。故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其治太學也。先甄別人物。各隨其好尙。以類羣居。使互相講習。暇卽召之。令各陳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置對。而後可否之。或取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瑗卒。後神宗召其湖學高第劉彝。問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閒。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湖學。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千餘人。故今學者。明聖人之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此陛下所知。其在外明體適用。教於民者。殆數十輩。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瑗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猶未及四方。於是臨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與談物理性命之學。乃事之才。受河洛圖書伏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賈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遂衍伏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其遊於洛也。以洛爲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



之士遂定居焉。初至洛，蓬事環堵，不庇風雨，躬糲糲以事父母。雖平
居屬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
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遊。爲市園宅，雍歲時耕
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又爲堯廟讀書，燕
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興至輒吟詩自
譚。春秋時出遊城中，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
所適，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嘗自
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
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問與
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洛中士大夫
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所居，以俟其至。號曰行窩。司馬光
稱其姓字，好事者或列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號曰行窩。司馬光
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鄉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
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
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
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
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材特
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無軍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効去。雍門
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
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効何益邪？初，富弼爲相，謂門下士
田契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官以自贖，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以
遂隱居之志。弼以告雍，不答。爲詩謝之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賢安
用更名爲？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放詔天下舉遺逸。意謂河南
必以雍應詔也。時河南尹王文彥博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弼爲奏
乞再舉遺逸。河南尹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不起。熙寧
二年，詔舉遺逸。呂誥具充祖無擇皆薦雍，除祕書省校書郎。潁州圓

陳推官固辭不許，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七十六。贈祕書
省著作郎。元祐中，韓絳尹洛，爲請諡於朝。詔諡雍康節。雍高明英邁，
獨出千古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
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
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
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
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
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晨夕候之，將終共
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
近城地當從伊川先生術。既葬，顥爲銘其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
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一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
詩曰伊川擊壤集。

地曰安定明道，雖事功未竟，而弟子師之皆有爲有守足應世
責。康節究極天人，其學本足以經世，而夫懷落絕去吟哇。昔人謂
安定之學問誠篤，似子夏康節之性情爽明，似曾點洵篤論也。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四終

校記

①興：《宋史》卷四三二《儒林傳》作「典」。



關里

關里文獻考 卷五四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五
從祀賢儒第十四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名敦實。避宋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登真宗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所歷多善政。終賀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敦頤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然請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敦頤語。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憚焉更相告語。莫敢違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污善政爲恥也。歷合州判官。事不經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險遠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以疾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十七。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雅有高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發源蓮花峯。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敦頤樂之。因自號濂溪。而築書堂其上。豫

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所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程頤及弟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顯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問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間。魏了翁累疏爲敦頤請諡。曰。臣聞諡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當位大官者。雖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諡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諡文正。鄧洵武蔡脩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張商英而諡文忠。強淵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溫益而諡定簡。汪伯彥而諡忠定。秦檜而諡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不爲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



藏書

竊爲之不平久矣。猶自前歲誤被簡擢。承清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敦頤、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賜諡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敦頤及程頤、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頤兄弟爲請。申命所居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於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諡。早有以風勵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十三年夏六月賜諡曰元。

述曰：朱子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騁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闢夫太極陰陽五行之與。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歸教於上。建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敬脩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承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自世之傳者。厥緒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關里文獻考卷五五終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四

宋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父觀爲綿州軍事推官修四歲而孤叔暉任隨州推官母鄭年方二十九攜修往依之遂家於隨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所覽輒成誦十歲遊州南大姓李氏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爲詩賦下筆如成人及冠疑然有聲試南宮第一擢甲科授西京畱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時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銳刻駢偶洪深弗振士因陋守舊論軍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自修之出天下始靡然從風一變而肆力於古以畱守王曙薦召爲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貶饒州在廷多論教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可同其進也是年召還復充館閣校勘轉太子中允同修禮書明年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慶歷二年同知禮院契丹遣使求關南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危之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畱不報復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尋請外通判滑州三年仁宗廣言路修政事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人多薦修宜爲臺諫乃召還轉太常丞知諫院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

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進君子之眞朋其言懇惻詳盡修論事切直小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三朝典故起居注閱月改右正言知制誥故事知制誥必試而後命帝知修特除之明年兼判登聞檢院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軍餉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陸師道曰勿爲久畱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帝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改潁州轉禮部郎中復龍圖學士畱守南京以母憂去官有詔起復舊官修固辭乃許之至和



元年服闋授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直學士。進判流內銓。時修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用詐為修奏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皆切齒。有楊永德者。陰以胡宗黨不當改官。事中修。出知同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為修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一再極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留修。修唐書乃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俾修唐書。二年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先是開封尹包拯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修承拯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有以拯之政屬修者。答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尋兼羣牧使。五年新修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未幾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壩故道。回河使東流。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壩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潰隄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秋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詔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素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帝一日乘閒見御閣春帖。字讀而愛之。問左右曰。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

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及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欠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為皇太子。及英宗即位。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譏益眾。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尊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眾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王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將之奇議與修合。修薦為御史。眾目為姦邪之奇患。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

出始在揚州自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
機弊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
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
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
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
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
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
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
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
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
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修於經術務明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
明白嘗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
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
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平生辨明先儒
傳注謬戾者十數事皆前世人以為非未有說者然亦不苟務為
立異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者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
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
詩易尤多所闡發在翰林時建言議緯之書淺俗誣怪悖經妨道凡
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去之以無悞後學仁宗命國子學官取
諸經正義所引議緯之說寫錄奏上時執政者不甚主之竟不行又
常者本論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
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
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
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
則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教

天下之愚者亦推其愚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愚之處佛為夷狄去中
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
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
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
來此其受愚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
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
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
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
南畝而不暇乎其地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
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
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
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
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
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
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
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
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
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
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
禮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
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
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
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于有餘威之閒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
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
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



而爲他其良者混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輒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重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子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矣。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就於果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絲之治水也邨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尙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

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廢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竝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鄧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譏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尙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僞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哉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貴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修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超然獨鶩果莫能及樊引

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輩蘇洵父子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翼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秦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簡殘編一切搜拾得一千卷。復研稽異同立說表微。謂之集古錄。奉詔與宋祁修新唐書。祁撰列傳修撰紀志表。其於禮樂志明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於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穴異附會之說。書少於前而事增於舊。雖遷固無以過。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體例嚴密多取春秋遺意。外又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

述曰。歐陽子懷禮一議誠不免諸賢所詬病。然其服官垂五十年始終一節。至於正人心關邪說起衰救弊功亦不在韓子下。昔蘇文忠公嘗序其集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曾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於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嗚呼。此豈人力也哉。識者以爲得其實云。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六終

校記

①「古」上當脫「集」字，見《歐陽文忠公集》卷二三

四。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五

宋

司馬光字君實晉安平獻王孚之後征東大將軍陽華陝州夏縣涑水鄉因家焉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開畫以爲圖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果兄弟既成誦游息矣光獨下帷絕編迫能背誦乃止其平居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嘗精思熟讀故於書終身不忘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麗閑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州求舊書蘇州判官事以便養親許之未至連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有軍功葬給國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縷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國簿其視繁縷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美者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時元昊始臣河東食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命光按視光請築二堡益兵以制夏人募民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衆雖官無所得而糴自賤可漸紓河東之民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夜引兵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乞獨坐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太常博士

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父趾賁異歎謂之麟光言其爲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歎因奏賦以風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權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詔免賀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對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黜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詔實未報初嘉祐元年仁宗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他日復上疏言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主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嘉祐六年九月也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明年立爲皇太子又稱疾不入光復上疏言皇子辭不贊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其賢於人遠矣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嫁李瑋以驕恣聞光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堯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皆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



關里文獻考

卷五十七

六五

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出瑋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璘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公主亦安得無罪帝感悟詔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諂譭則逐中執法聲言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署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譏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止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更以光手書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不報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

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太后既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覦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會責守忠爲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曰康定慶歷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游惰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此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閒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



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義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寄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以為言。因論高居簡。竊乞加還。章五上。帝為出居簡。盡罷寄資內臣。未幾復舊。陳承禮對有方。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詔錄嶺南直省官四人為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陷詔邊。臣招納其眾。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眾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嘗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

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為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責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衰辭。饑時以為衰。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不當辭。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衰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

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初，光素與安石善，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言呂惠卿儉巧非佳士，始與安石忤。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剛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會河北安撫使韓琦上書論青苗法，帝曰：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遂稱疾不出。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憂方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以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因進試館職策題以三不足畏爲言。帝與安石問專主此

是何意？光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成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糴，悉修城池，樓櫓關陘，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嘔，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責實宰相吳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何南尹轉運使，故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頗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卽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迫卽自行。元豐五年，忽得語，疑疾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卽有緩急當以昇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初，光思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神宗亦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前後六任，輒以書局自隨。許借三館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又賜以頤邸舊書二千四百卷。歷十九年，至是書成，賜名曰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之傳日進，讀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天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陳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盛還。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



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軾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筵拭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山陵畢，遷正議大夫。光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母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糶法。兩宮虛己以聽，遂更使至，必問光起居，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祔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鼎、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露衣以致哀，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

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宋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論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集註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詒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十卷，續經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用藥石，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斷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

述曰：程子嘗言，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薛文清公讀是言而贊之曰：「蓋所學純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出乎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七終

校記

①義：《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作「明」。

②續經話：當作「續詩話」，見蘇軾撰《司馬溫公行狀》。

關里文獻卷五十八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六

宋

程珣字伯溫世居中山曾祖羽宋太宗朝三司使父通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為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珣為黃陂尉調廣陵尉遷潤州觀察支使改大理丞知虔州與國縣事虔素難治珣以德化民人咸信服久之知興州時宜孫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興珣使人詰之曰此過海海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安乃息改知徐州州縣事久雨平原出水穀不登珣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霽是年遂收不艱食遷虞部員外郎知鳳州又遷庫部徙知磁州城中瓦屋及冰上水斷成花卉狀都以為神時上聞珣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眾乃止又徙鎮州漢守有公田之人至者無不厚藏珣於終任所獲惟布數百疋而已解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惟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解使李元瑜怒遂移病歸旋致仕轉大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居官不以私事管人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自領崇福宮外無職事不問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善知人嘗識廉溪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師事之故卒成大儒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能無悶乎珣笑曰吾無悶心嘗遊壽安山顧謂二子願曰遊山之樂不如靜坐也晚與文彥博席汝言司馬且為同年會賦詩繪象世以為盛事比唐九老將卒自為墓誌戒子孫勿更求時賢撰碑銘曰庶辭盛美徒昂吾不德耳為人慈仁而剛斷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義理則不少假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給親戚之貧者伯溫家

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并教養其子時官小祿薄竟已為義人以為難又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顯字伯淳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顯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釵十歲賦酌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見之稱具許妻以女年二十六登仁宗嘉祐二年進士第授鄆縣主簿縣令以年少易之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顯問曰爾父藏錢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令大奇之有稅官貪而橫眾憚之莫敢發顯至其人心不自安揚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顯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能言卒私償所盜以善去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顯戒寺僧曰俟復見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有水災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顯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顯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八年調上元主簿上元田稅不均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苟一時之利久而不勝其弊會令缺顯攝邑為畫法均稅富者初不便多為浮言觀搖止其事既而莫敢不服盛夏堤水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顯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營處之幾不下數百人然必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者



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鬻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則與之食生者大半當云一命之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崩遺制官更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顯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止二日爾尹怒不從顯曰公自除之顯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大中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以爲神嚴奉不懈顯捕而脯之使人不惑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聖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顯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十一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顯曰吾邑安得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弟革者也顯爲令視民如子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在邑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踰十年官其土者猶見民有聚眾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年以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來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慾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主上帝嘗使推擇人材顯所薦數

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所上章疏稟子弟不得窺見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擬拾羣下短長以沽直者則不能帝贊歎以爲得御史體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顯因上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調不可而能有成者尤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人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神宗方嚮用安石稱安石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帝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治何足以及此安石與顯道雖不同而心服之嘗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顯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顯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顯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雋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君議雋箕踞以坐大言曰臯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顯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雋不樂去顯居職八九月章疏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使剝民希寵諸事未嘗一語及功利當是時侍臣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顯再上疏乞檢會累所上言施行不報遂乞去言職外補安石終不深怒但令提點京西刑獄復固辭乃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顯公直以爲己所不如亦不報顯至鎮寧



時守臣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意頗嘗任臺諫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顯事之甚恭雖筭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樂從者相與其權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是年八月河決澶州曹村顯語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渙從之顯立至決所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為今日緩急耳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莫不感激自効時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顯命書囚者銜細繩度決口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不數日而合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請於朝取澶卒八百而庸用之眾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眾驩踊而入具以事上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顯聞之曰彼方懼我何能為果不敢言五年父珣告老歸遂求監局以便養親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家素貧實僦居洛城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為事士大夫從遊者盈門身退位卑而名益高於天下尋改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有自洛入觀者帝問程顯在彼否且曰佳士也然終不能用八年十月彗星見翼軫顯應詔直言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顯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有犯小盜者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年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專奪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實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絳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顯力陳不可神宗是之得免顯為政常權數價不使至甚貴其賤會水災民飢請粟貸之鄰郡亦請

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令遽自陳數且登可勿貸顯獨力請不已遂得數六千石飢民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為之乃得已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至盛所至陵慢無忌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以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顯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富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朝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顯以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為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初顯以扶溝地卑歲有水患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數日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為而責之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神宗崩詔至韓絳子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答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又問二公果相何如答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他日可憂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則衣冠之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後四十年而言果驗又嘗曰介甫性狠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眾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顯雖小

官賢士大夫恒視其進退以下興衰哲宗即位以時望召爲宗正未
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
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
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
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
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
理者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
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
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
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
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滿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
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
道顯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
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
夫善治之道無真儒則賢賢焉不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
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
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
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
稱情也哉又曰門人朋友爲文述其道學者其衆其所以推尊稱美
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
人而已是則同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

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宣
遊太學見胡瑗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
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
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
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
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繫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格其性而亡之然學
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
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
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
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
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
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
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
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
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
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嘉祐四年舉進士廷試罷罷遂
不復試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韓絳
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
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
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
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
祇命於是召對太皇太后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因上奏論經筵三事



其一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實畏祗懼之德。且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故事四月以暑熱罷講。願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命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願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願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賢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輔養上德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聞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通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登聞鼓院願言入談道德出傾訴訟非體再辭不

受。願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士哲宗嘗肯之一日當講願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願子王佐之才也而單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願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願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帝雖喻以少休不去也。或問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為得失願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曳履戲折柳枝願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嘗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願曰願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所講書有容字者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願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臣下尊之過甚則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恩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願又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文彥博與呂范諸人侍經筵聞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願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因不悅於蘇軾軾在翰林亦有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願門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詆願不宜用初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願詣宰臣問知否曰不知願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願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逼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開亂以

懷恩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
西京國子監乞放歸田里不報。再乞致仕又不報。五年丁父憂去官。
服除三省欲與館職通試弟轍執政但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願
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以爲有怨望。輒語改
授管勾崇福宮以疾未拜。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紹
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削籍。涪州編管。時李清臣尹洛。即日
追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賻以銀百兩不受。門人謝良佐曰
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
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戚氏。徽宗卽位移峽
州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初受
命卽謁告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答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
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
惟吾所欲耳。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黨論薦得官雖當明正其
罪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朝政。於是自復奪所復官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願以邪說
誠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釋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願於是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
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願力疾微視曰道用者便不是。其人未出
寢門而沒。既沒涪人祠之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
諡曰正公。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
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
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
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願嘗自
言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行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之行於
此文求之可也。又嘗言今農夫所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

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
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日月是天地閒一蟲也。功澤又不及
民惟有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
傳書成久之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答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觀少
有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
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
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
矣。子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
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
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
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
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
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
言者也。子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
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
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
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
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
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
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
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聖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
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惟顏子當聞之矣。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于悼夫聖人之治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綱謝良佐游酢張繹蘇軾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劉絢字質夫常山人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李綱字端伯頤稱其才器可以大受又言自子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微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穎有訛當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喜曰是子可謂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初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適道及顯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仕終知濠州張繹字思叔壽安人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見邑官出入傳呼於道心慕之即發憤讀書以文章名後厭科舉之學不足為乃學佛周行已誓之曰何為舍聖人之道而學異端會頤自涪州還遂從頤受業頤稱其疏通穎悟以族女妻之嘗曰吾晚得二士繹與尹焞也蘇軾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載卒乃事二程

而卒業焉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呂大鈞字和叔京兆人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字與叔大鈞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擬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種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畱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輯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焞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聞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書地也關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寅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言臣僚

上言程頤之學，亂天下，傳實前朝垂三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激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宰相張浚上章薦焯，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焯可謂情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贊善觀，侍經筵，資善堂講，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趙鼎亦言：「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帝曰：「焯微賸，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本朝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損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意，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遠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曰：「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曰：「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誦詐，而親其肯和以紆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共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哉？」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急，寧尋腹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此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自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觀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予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冀有明發，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莽，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決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此當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不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命？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撥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痛，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與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奏，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既去，秦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及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帝命越制贈之，贈官四等。焯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天下知道者宗之，不知者慕之，其為學之要有三：一曰「玩味」，二曰「涵養」，三曰「踐履」。主一之功，多於窮理，進不得施之於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書嘗曰：「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也。」獨奉詔撰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當是時，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八歲能為文，稍長，潛心經史，照寧



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聞河南程氏兄弟講孔孟絕學河洛之士翕然師之以師禮見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程頤於洛時年蓋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積學潛著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丁父憂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瀏陽縣諫官張舜民薦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知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辭不就時所至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當是時年幾七十矣天下多故或言於蔡京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指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修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喜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謂燕喜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箭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遷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

自奮勵以疎動相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志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可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四海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其相統壹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關人覆軍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神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入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

原圖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自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晁鷟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就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乃降安石於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襄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

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奉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歸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又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帝然之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主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朱震言時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繆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詔贈官贈以金帛賜諡文靖時天資夷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閑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沅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蓋南閩理學實時爲之倡而朱熹張栻之學其原委脈絡皆出於時焉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羅源人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吳國華遊已而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初見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於是盡識舊學之非時執察之亦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盡語以心傳之秘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驚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



也嘗謂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其學清
節真南州之冠見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閑謁時將
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通鑑錄靖康中
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又著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論要
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
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
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
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
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
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
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
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
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
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
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
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
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
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
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
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
論醇正類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中卒於官學者稱
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賜諡文質朱喜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
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從彥清介絕俗
雖里人鮮克知之而郡人李侗新安朱松執弟子之禮焉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
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

關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憤涉道之淺深
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
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
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
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恭惟先生服膺龜山
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
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
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
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
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
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
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大顛沛未始
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
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
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
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
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
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與操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
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
累哉從彥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
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
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大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
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
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
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

笑終日油油如也。其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處。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履不差。若果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觀子之數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處。然處豈能無失耶。其論時事曰。今日三綱不振。義理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道子嘉從學。嘉卒得其傳。少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爲知言。而嘉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

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年歲間。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曷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誠淫邪道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侗子有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一。學者稱之曰延平先生。述曰。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漢人雖重經學。然得簡編於燼燼之餘。守其遺文。拘其師說。附會解詁。日以支離。既鮮其實。之修莫辨。性天之蘊。兼以教義俗。微靡靡之風。皆厭常喜誕。於是佛老之說。得以起而中之。其儒說之最長者。如法言中說。第以一時之論。觀撫聖人於閭邪放淫。略無裨益也。厥後韓歐之徒。出肆力於排其功。非不甚鉅。然文章之與性道。終有間焉。於是上下千數百年。而道學之傳。幾于熄矣。自濂溪周子心與道契。提綱起鑰。作太極一圖。又衍爲通書。豁然知理之推本於陰陽五行。而誠之統該夫五常百行。二程夫子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其理原於性命。其說依於六經。其功由於致知主敬。而其事不外乎日用躬行。合之孔子之傳。約克復孟子之養氣擴充。若符節然。然後孔孟之傳。堅而復續。由是傳之龜山。龜山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新安。脈絡淵源。遞相授受。久而不衰。而究其端緒。實以河洛爲之宗。自鄒魯風微。開末繼往之功。孰有盛於斯者乎。至於和靖。雖不能如龜山門人之盛。然其篤信主敬工夫。涵養踐履。實爲程門第一。昔孔聖之傳曾子。以魯得之。乃程氏之傳和靖。亦以魯得之。殆亦後先相契者歟。關里文獻考卷五十八終

校記

①治：《宋史》卷四二七《道學傳》作「志」。

②明發：《宋史》卷四二八《道學傳》作「發明」，疑是。

③痛：右引作「病」。

④義理：右引作「義利」，疑是。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九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七

宋

張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宋仁宗朝。終知涪州事。卒於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從而家焉。載始就外傳。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焦寅喜談兵。載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釋老者。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其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是時載已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撤坐。輒講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故輩可歸之。文彥博以故相判長安。聞其名。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爲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爲郿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戒。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鄉長受事。至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日命某告某事。會聞石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愚夫孺子。無不與知。俗用不變。京兆延至郡學。載教人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學者多從之。遷著作郎。兼書判官。州帥蔡挺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大小悉諮。嘗請軍儲數十萬。以貸邊民。募士人以損戍兵之數。皆用其策。熙寧二年。神宗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載。學有本原。四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卽召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悅。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載謝曰。

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日。有所獻替。帝然之。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曰。朝廷將大有爲於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明州苗振獄起。命載往治之。程顥時爲御史。言載本以道德進而使之按獄。不宜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猶且謫囚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戩爲御史。以言得罪。載益不自安。卽移疾歸橫渠。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飯蔬食。與諸生講學。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初人有未及者。載不輕與人言。程顥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目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將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有得焉。載用其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並。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資者。糲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像而已。近世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祭先之禮。一同流俗。節序燕飲多褻。載期功之喪。必治喪服。四時之祭。曲盡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事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養逸弟。就成德。聞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一毫及之。載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己。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異端。聞人之善。喜見顏色。與人交久而益親。賢。



自命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又嘗謂春秋之為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謂可推行於今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即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會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召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贈其卒也門人欲謚為誠明中子以質程顥願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曾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諡自縣貢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猶為非禮兄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諡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諡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賁羅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乃已學者稱為橫渠先生嘉定間賜諡曰明所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隱寡者皆吾兄弟之順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言酒色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預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初載銘其書室之兩廂東曰程思西曰訂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東西銘頤又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也

述曰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而學焉之語尹和靖言之伊川伊川曰表叔生平議論謂某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某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橫渠崛起關陝實卓然自成一家然始經博雜終歸極詣盡得力於二程者居多其淵源亦有不啻盡泝者焉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九終

國里文獻考卷六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八

宋

研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太學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屢居上游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游成訟逾告期不歸爲之遊說者甚衆安國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惜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改使湖南當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學校並受其害安國獨節行之禁其太甚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曾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鄭章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譽後繪李良輔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鄭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良輔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時曾孝廣陷之歸謂僚佐曰胡提舉疑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又移湖北再鞠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良輔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原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以親老乞侍養丁內艱服闋以宰相余深薦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肅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丁外艱既終喪聞弟子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壘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

李彌大與敏諱世勸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從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講明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細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聞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晨暑甚汗浹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駱南仲倚拳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爲朋黨見安國論奏愾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計景衡見說之視大臣爲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一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爲



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雍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淵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解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者也南仲大怒何樂從而擠之詔與郡東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慨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偏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尙未合宜臣若一行其職守必以安發于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議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十二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十二篇者施行其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

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強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閒一怒可以安天下矣餘六條曰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宏度寬隱言皆切直安國嘗謂雖萬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令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

先去之。願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屢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夢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願浩又黜給事中程瑤，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初王安石盡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宮。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乎熄矣。安國自壯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斤言之善，采拾靡遺，善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詔以經筵舊臣重閑勞，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

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品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遊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雪，嚴雪百草盡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所著春秋傳外，有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文集五十卷。子二寅宏寧，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安國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寅少時，桀黠難制，長而志節豪邁，宣和中舉進士，除校書郎。時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靖康之變，金人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棄官歸。建炎三年，以張浚薦擢起居郎。金人南



侵詔議駐蹕之所。寅建議以爲宜枕戈復仇。不當退保吳越。語甚切直。首相呂頤浩惡之。除管江州太平觀。尋應詔條上時務十事。又不報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復召爲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又上書爭之。與宰相議異。乞便郡就養。歷知邵嚴永三州。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直學士院。初。金人欲帝張邦昌中丞。秦檜受御史馬伸之約。共持異議。安國頗重其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又極爭和議。檜恨之。謫新州安置。檜死。始赦。自便復其官。二十一年卒。寅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行於世。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紹興中。上書陳時事。不報。優游衡山下。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初。以陰補右承務郎。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欒契好而已。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學者稱五峰先生。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龜著也。寧字和仲。以陰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除館職。及寅與檜忤。出知澧州。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翼其書云。

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丞相浚子也。以陰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請籍開府治戎。奏以試從事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管。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閒縱兵入淮。旬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救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嘗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當與

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宮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深察此理。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以劉珙薦。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常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王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羸弱。可圖建議。遣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帝。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乏。官吏譴謫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具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

固已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捷之日。帝為棟聽政容。杖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顧紀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為嘆息。衷諭以為前此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為講官。其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壅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杖亦以為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杖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帝變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杖所言。即詔罷之。遂特請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微。畏亂起於曠。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與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杖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謂廟堂實責宰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闕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意憤不堪。杖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杖知袁州。申諭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杖在朝未期歲。而詔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屏諂諛。於是宰相益懼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杖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縣卒。仇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明儆。雖鄰母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

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杖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杖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杖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杖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如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杖劾大辨。詐誘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屢上。大辨易他郡。杖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自作遺表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上。邸吏以麻僚不得上。遺表卻之。卒。四日帝乃聞之。時年四十八。杖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其父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忠孝仁義之實。及長。命從胡宏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杖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杖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晝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遂未敢自足。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反而得乎簡易平實之地。於天下之理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自己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之。嘗自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後成。如敬夫則



關里

關里文獻考

卷六〇

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為教必其學於靜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雖細任卹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為之兢兢。雖法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者。生平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欲更定而未及。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向其功則已多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嘉定八年詔諡曰宣。以知潭州衡涇之請也。

述曰二程夫子倡明道學。志在經綸。而生不逢辰。厄於羣小。浮沉竄。不竟所行。尋至國是日非。遂有靖康之禍。高宗偏安江左。忘親事。尊孝宗雖有意恢復。而用人不由其道。若文定若南軒不能專心委任。一如熙豐故轍。嗚呼。道之廢興。實關國運。豈盡諸賢之厄邪。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終

校記

①之時：胡寅《斐然集》卷二五《先公行狀》作「入侍」，疑是。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九

宋

朱松字喬年徽州婺源人。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發憤讀經史百家書。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者。聞龜山楊氏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下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間而已。登政和八年進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胡世將謝克家薦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召松爲屬。辭。鼎再相。召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成。轉奉議郎。奏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不報。松力疏求去。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陽爲辭。遂出知饒州。未上。請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卒。贈通議大夫。松病亟。屬子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原仲名憲。崇安人。從從父安國始聞程氏之說。嘗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歎曰。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歸故山。力田以奉其親。折彥衡等薦授建州教授。再召改祕書正字。即求去。與祠歸。衆稱籍溪先生。致中名勉之。崇安人。踰冠詣太學。時禁止母挾元祐書。勉之求得之。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紹興間。呂本中薦特召詣闕。不與。秦檜合卽歸。人號曰白水先生。彥冲名子輩崇安人。以父任補郎父。給死靖康之難。子輩痛憤執喪致羸疾。自號病翁。除通判興化。不堪吏事。

辭歸武夷山。不出凡十七年。聞走父墓下。徘徊涕泣。或累日而返。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天之上有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閱卽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既孤。則奉父命。往告胡憲。劉勉之。劉子輩。而奉學焉。勉之以女妻之。年十四。卽厲志聖賢之學。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勤敏利物。不憚勞瘁。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秩滿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以奉親講學爲事。同安人思之。立廟祀於學宮。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誦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矣。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開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則理得勢全。名正實利矣。四海利病。係生民之休戚。生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知之耳。臣竊謂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矣。隆興元年。入對。又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



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捕之聞。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次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因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帝欲獎用廉退。以屬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及權倖羣小乘間譏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督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熹再辭。不許。始受命。熹自同安奉祠歸。至是幾二十年。閒關貧困。不以累心。至南康興利除害。愛民如子。尤以厚人倫。美風俗爲首務。屬邑星子。土瘠稅重。疏請蠲減。章凡五六上。值歲不雨。講求荒政。申嚴鄰封。遏糴之禁。選擇官吏。通商勸義。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閒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立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閒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循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君心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

之謫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管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然則民安可得而恤邪。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主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關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帝曰。士多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錄前救荒之勞。加直祕閣。辭以納粟人未推賞。俟實行乃受。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閒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輒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製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重。而因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聞。士大夫之體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其心。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

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廢。綱紀日壞。邪倭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下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帝為動容。會近郊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浙東提舉。即日單車就道。移書他郡募米。商錫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喜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屏去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蕘者。謂其疎於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其社倉法於諸路。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帝。帝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會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言。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於是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淳熙十年也。武夷精舍成。熹還自浙。見其士習。馳驚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

克治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憲孫應時輩言之。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五年。淮罷。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當反覆思之。無乃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蔽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懦。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說。說於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民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邪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初熹赴召。或以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帝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翼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熹。諛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而胡晉臣新除侍御



史亦首論果執拘不通、喜同惡異、妄指學者為黨、帝亦以果言太過、黜知泉州時左補闕薛叔似上章援熹宰相周必大亦言熹足疾是實帝曰昨上殿時朕亦見其跛曳且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乃今仍提點江西刑獄熹再辭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時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樂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傾於家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特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井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得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惟任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陛下不悟反寵顧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太子者國家之本也唐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

其選甚重今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娼蝶狎奇衷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請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宗社安而統業固矣大臣者所與共治理者也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閒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懶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擢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陛下誠宜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盡如此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若夫宮省之閒禁密之地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害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頹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呵咄則唯唯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議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禁錮天下之賢才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

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臣聞自虞
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湊餘
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備理
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不時之需其言
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
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
其存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曷嘗聞其能用
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
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
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
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指討士卒以殖
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
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
堪任將帥然後具奏臚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已若晚
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
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妾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
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疆國勢豈不
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
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萬精力以求正夫六
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
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
書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熹力辭除祕閣修撰仍主管崇福宮
熹嘗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帝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
詆大臣近習故帝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
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秦除

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禮
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
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
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江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
法而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
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復上書訟其擾人朝廷不
能決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
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不許除荆湖南
路轉運副使會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
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再辭不許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
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
非不知熹但其性剛忍到此不合反爲累耳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
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
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
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
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
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
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
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
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
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帝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大對之職
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
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
惲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
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帝未還大內則名
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



百聞欲從居之。意寡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貼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恍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閒。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轡馬前。望見太上皇帝。即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又願陛下嚴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眾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帝亦未有怒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帝亦開懷容納。意又奏勉帝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閒。以求放心為盛。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意寡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聞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縗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時孝宗將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祔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祔祭則正東向之位。吏部尚書鄭僑主其說。請別為僖祖立廟。而以順翼宣三祖之主。祔藏焉。意寡條其不可謂僖祖祔毀之議。始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僖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武。俱宜萬世不祧。又擬為廟制。以辨疏上帝稱善至再。會宰相趙汝愚力主鄭僑之說。而意寡遂寢。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意寡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意寡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侂胄怒。讒於帝。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帝且諫。且拜。帝不省。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意寡。意寡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傳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驥封章。交上皆不報。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

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無獨惕然以侂自用事爲慮既屢爲帝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慶元元年汝愚卒以誣逐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熹草書萬言將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人以其言禍極諫蔡沆請以筮決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棄焚之自號遜翁以廟議自効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得黃幹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熹曰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劉子翬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屨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勢益張何澹爲殿中侍御史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諫官劉德秀又論置正以引僞學之罪而御史胡紘劉三傑諫議大夫姚愈等復極言排擊或因得美官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忠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熹之學既博求之

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熹者以爲知言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大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而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槩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弟子著者有蔡元定及其子沉與黃幹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之徒李燾字敬子建昌人仕終通判潭州諡文定初從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退以弘名其齋而自警後諸生有未達者熹先令訪燾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曰燾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曰黃李嘗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也張洽字元德清江人仕終著作佐郎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無所不讀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擊磬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官至國子錄不合於史彌遠而歸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

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其為泉州推官時。太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方子嘗謂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黃瀨字商伯。都昌人。仕廣西轉運判官。敏悟強記。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嘉守南康。瀨執弟子之禮。質疑問難。嘉之沒。黨禁方厲。瀨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經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至。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其謫道州州縣捕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嘉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嘉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十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官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甚眾。州士子莫不趨席下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賸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佐胃既誅。贈功郎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嘉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嘉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嘉一書則屬元定起。嘉嘗曰。造化微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謂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嘉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書。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嘉為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

沉字仲默。少從朱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父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命。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卦。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九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率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之。將薦於朝。皆不就。

黃榦字直卿。福建閩縣人。父瑀。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歸。白其母。大雪。即日行。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師者相質正。及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從講學於嘉



屬者甚眾。嘉作竹林精舍成。遺餘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餘。實成嘉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餘。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計聞餘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餘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餘名德。辟為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為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餘和州獄故以疑未決。餘釋囚桎。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餘報以乞候。餘罷然後施行。又援鄂州例。十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為務。其在漢陽。即都治後鳳樓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全人破光山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於堂。濠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役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付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

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餘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賞。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餘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灣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為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餘先移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閒。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若舊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珣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珣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數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餘知不足與共事。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



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條畫討論，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啾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邪？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眾，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三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眾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吾關失守，則蕲黃不可保，蕲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邪？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其詆排之風，後光黃斬繼失，果如所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燦，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閱倪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劾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倅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倅倅偶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倅倅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於是羣起擠之。倅倅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

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聲譽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嘉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官蔣州明道官，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門人請諡，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告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嘉守漳，淳請受教。嘉曰：凡閱義理，必窮其源，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嘉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又數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嘉，陳其所得。時嘉已寢疾，語之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自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三月而嘉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讀書格物，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圖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閒。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關，一念有閒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癭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胃，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

閱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鑲鉅。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其語尤中學者膏肓。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守鄭之悌率寮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稱為北溪先生錄其語號釣谷澗口金山所聞。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贊為臨川縣丞時黃幹通知其縣事伯贊命基師事焉。幹初見基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然後可從事聖賢之學基悚惕受命因得盡聞淵源之懿微辭與義必研精覃思未嘗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其志。凡所讀書咸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於是從遊者日眾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胃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讀易者當盡去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又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如此。主相既執贊為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

柏序正諸經引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伯經嘗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而新意愈出不窮有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蔡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各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不受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有大學中庸大傳易啓蒙通書近思錄諸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朝奉郎主管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嘉祖諱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遂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諸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喟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乃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即往從之得聞立志居敬之旨柏為學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至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斂且葬焉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還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



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盡定於夫子之手。所謂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末言亡。還知止。意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問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積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嘏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詩類家乘。文集等書。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為金氏。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齊禱於天。而靈應隨至。事聞於朝。為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嘗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遠。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為。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未忍遽忘斯世。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搆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元世祖用朱瑄。張清策與海運。其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

服其精確。德祐初。起為迪功郎。史館編校。辭弗就。宋亡。屏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益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資營贖。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著四卷。謙為校定。皆傳於學者。元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為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高祖實。師事胡瑗。由平江徙婺之金華。父猷。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口授

孝經論語人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編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隱居東陽金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

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指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元大德中。榮感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閭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致。至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沒。朱子之學。猶未大顯。至謙而道乃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之世嫡。江浙行中書省爲請於朝廷。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

述曰。薛文清有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汾讀朱門弟子傳。而歎易學則定自季通。書傳則成於仲默。於直卿有斯道之望。於安卿有與點之思。爰及何王金許。道脈相承。淵源有緒。凡厥諸賢。其有功於紫陽。亦豈淺鮮哉。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一終

校記

①上句「重」，下句「而因」：《宋史》卷四二九《道學傳》作「而因重」，爲一句。

②「群小」下，右引有「相挺」二字。

③時：右引作「持」。

④范念得：右引作「范念德」。

⑤喪：《宋史》卷四三〇《道學傳》作「表」。



儒藏

關里文獻考 卷六一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

宋

呂祖謙字伯恭中國公著之元孫也先世本居壽州自其祖尚書右丞好問始遷婺州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以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覽彙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懿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綱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焉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墮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

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遠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盡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騭駁之帝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駁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編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卽而祠之

述曰朱子謂東萊詳於史而略於經能博文而不能守約然觀其像贊云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其推許亦良至矣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二終

宋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兄九齡九韶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教授興國軍嚴規矩肅衣冠勸誘引掖學者興起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學者稱復齋先生九韶學問淵粹隱居不仕學者稱梭山先生九淵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圖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

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實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善惡習尚之淳漓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又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羣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閒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湘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郢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開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險阨不能以限馬難瀕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尙多自我出奇制勝徵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議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九淵會吏民爲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



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星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獨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敘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此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敘于帝其訓無非敘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者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弟夫婦義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悖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迴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其本心也。雖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罔圖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悖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災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又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

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早禱卽兩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僮僕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月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諡文安。九淵與兄九齡並講貫理學時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孔孟書是崇是信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職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無有所喻願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恆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離席言曰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復請書講義刻石惟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其第一書略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



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上之屋。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熹答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九淵再書辭加憤厲，是以熹答之有曰：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思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九淵門人楊簡、袁燾、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述曰：學者言朱陸異同，詳已是皆睹其分而未識其合。見其始而未知其終也。蓋陸子之學以尊德性為宗，朱子之論以道問學為主。尊德性則工夫直截而求端於天，心道問學則基本堅固而盡力於下學。下學久可馴致於知天，心地明自為學無滯礙，雖從入之途各殊，要其究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至陸氏弟兄始與朱子會講議論，不

無抵牾，故往復辨析，至於再三。其後亦深悔鵝湖舊說為非，甚欲著實看書，平心下氣，而朱子贈子靜詩亦有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句，則又未嘗不始岐而終合矣。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三終

校記

①羣：《象山先生集》卷三三附楊簡《陸九淵行狀》作

「郡人」，疑是。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三十二

宋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負以教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其諸子學卒娶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閤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道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嘉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偏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蔓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就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貪我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爲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王熾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災感哺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權直學士院時皇子竑與史彌遠不協彌遠陰有廢立意德秀嘗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故後卒及於禍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改著作佐郎同列相基議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言官又厭之而德秀亦力辭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

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鄭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會更鈔法配民藏楮告計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資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舊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便民之策乎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會金人來督歲幣德秀上疏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姑徙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繕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尙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嘉納之遂罷金人歲幣初德秀奉使如金賀登位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帝曰臣歷揚楚至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



關里文獻考

卷六十四

儒藏

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
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稍備充實邊民父
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又言邊防要
事時相史彌遠方以爵祿廣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
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祕閣修撰
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
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
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博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
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
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覲同以便宜發粟使教授林庠振給
校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家泣曰此皆往歲餓死
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新徽州守林政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
私匿振濟米皆効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又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
先是都司胡槻薛極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
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贖太過使覲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
自明朝廷悟與覲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
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
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
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
鉅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
害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
以嚴尤畱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
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
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
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
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民困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

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
備及鄉落別立慈幼倉及義賑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
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孀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
壽昌朱棣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
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賊軍變劫遵而誅其
亂者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權禮部侍郎兼侍讀直學士院入
見即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以固結人心為本又因湖州兵變史
彌遠矯詔殺濟王玠乃上言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安生
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
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書川
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
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進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
惟陛下典威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
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
以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
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以掩前愆次言書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
朝准蜀二閭乃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
眾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
以苞苴入都為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
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
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帝問
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鉞夫對帝擢鉞夫直祕閣為監司具手劄入
謝因言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帝初御清
暑殿德秀因經筵侍帝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
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
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眾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



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聖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程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輅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帝皆虛心開納彌遠外示嚴憚內實恩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及李知孝又劾之請加竄竄帝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彌忠彌忠言於朝遂起韓討平之紹定四年復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舊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亦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猶未已或勸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於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卒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贖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閩金亡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

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乃以所著大學衍義進因言於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我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又復陳所天禾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隆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官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携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學者稱西山先生所著有西山甲乙彙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著作甚多而大學衍義尤盛行於世既卒帝思之不置謚曰文忠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本姓高山繼魏氏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從李燔輔廣遊慶元五年登

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書劄南四川節度判官公事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正字御史徐枋劾了翁對策狂妄侂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玠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了翁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稱爲鶴山先生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計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原官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了翁乃尊禮耆舊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整頓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頤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寧關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斬其費了翁增埤浚隄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逼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祕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

母憂免喪差知瀘川府約已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半子才皆蜀名士咸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憾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關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祕書監尋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機有五謂宜察時幾而恭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時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必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時相復不悅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當發非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大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淳淳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不關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時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劇上最爲切至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厲橫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



關里文獻考

卷六四

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令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誘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中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實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義家建書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卒帝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會獨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閣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無若白黑帝讀之感動即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直德秀帝因民望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進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帝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至漏下四刻乃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緯進讀帝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帝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兩遠家御筆乞足

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救積弊乞儲闕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未疑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囊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其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擠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督視荆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具卒并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至帝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帝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敷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徹將帥調遣援師喪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帝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頞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諡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述曰汾讀史至真魏二公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國之興也不興於興之日而興於羣賢有彙征之形國之亡也不亡於亡之時而亡於正士有淪落之感宋當嘉定端平間國勢亦云亟矣扼腕亂政於

前朝遺蒙君於後外患疊興內憂間作幸而碩果尙存二公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乃疏遠之擯逐之至詆爲僞君子眞小人使不得一日安於其位而未命亦用迄焉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曾莫聽大命以傾悲夫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四終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五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三

元

陳澹字可大都昌人也。父大猷。宋理宗開慶二年進士。歷仕至黃州軍判官。著尚書集傳。澹潛心經學。尤精於戴記。宋亡。隱居教授。年八十二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歸先生。元奎章閣學士虞集題其墓。所著有禮記集說。自爲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卑視訓故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明洪武時。其書始列於學官。正統中。遂以其說取士。成化初。工部右侍郎劉定之上言。自有五經以來。訓釋何止數十百家。聖朝於易專取程頤傳。朱熹本義。於書專取蔡沉集傳。於春秋專取胡安國傳。於禮記專取陳澹集說。豈非以其尤得聖人之旨哉。永樂中所纂正統中所刻。今經筵所進。與夫天下庠序場屋所用。無不以此是也。夫旣專取其說。固宜褒異其儒。欲褒異之。莫若俾得從祀於先聖廟庭。今從祀舊規。有程頤朱

熹矣。又廣新制。及胡安國蔡沉矣。斯皆以釋經有功也。惟陳澹未與其列。以臣觀於澹釋經之功。雖未敢追程朱二子之躡。亦可以次胡蔡二氏之肩。况前代釋經。如何休賈逵。范甯杜預等。今聖朝取其說無幾耳。然尙從祀。則若澹之專用其說者。以之從祀。夫何闕然。疏入不報。至我

朝雍正二年始用廷議。

詔從祀孔子廟庭。

述曰。雲莊之學問。他無可見。獨見於禮記集說一書。而論者或譏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直詆爲兔園冊子。且云。自集說行使天下後世束注疏等書。不觀皆雲莊之爲之者。夫度數品節。其說誠不免太略。然簡核精當。得聖人約禮之深意。或亦非諸儒所可議也。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五終



關里文獻考

卷六十五

一一七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四

元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開出帥師伐宋德安以
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姚樞奉詔從行中書省楊惟忠
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掛俘籍者悉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
言驚為奇士。復以九族俱殘不欲北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
宿夜半復逸去。樞馳馬踪跡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仰天大號欲自
沈。樞勸曰汝徒死無益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無
他復勉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諸經
傳註盡錄以付樞。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
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
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惟中間復論議。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
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
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
義理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
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
宗旨。又以朱子門人之見諸傳記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
師友圖。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
慕。樞既退隱蘇門乃詣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
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
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
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
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曰江漢先生。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於新鄭縣。
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若斯

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
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三師。稍長
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尚書疏義請就宿
手抄以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王輔嗣易注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
之言動必按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喝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
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此
無主曰梨無主此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
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閒從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
氏書益大有得。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錄授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
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
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眾皆唯諾。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
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
隆冬盛暑不廢。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星
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
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
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
食糠粃。菜茹處之泰然。誦之聲聞於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
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
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墮地童子過
之亦不視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
勸農使教民耕殖。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
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
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
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
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宗。文統患之且實默曰於帝前排其學
術疑衡與之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



于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帝也。厭以屢改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人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陳時務其一曰立國規模言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遷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屬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亦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難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大要。言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曆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

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詭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目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爲君難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子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思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

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能欺之。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計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何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而召之命之。況如斯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

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恆難合。況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何如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蹊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計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古。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樂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



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為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李出西華出東去年冬雪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易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機已萌猶且因循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農桑學校言古之聖君必曰堯舜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熟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嚴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

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慎微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不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違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真能知其發也雖至親真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不具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之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翼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否果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又有發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兵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詰之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

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為由其道阿合馬曰公實反耳人所憎者公一切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果如君言得罪亦無所辭阿合馬由是衡之惡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聞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問上盡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側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子太利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疑白棟蘇郁姚燾徐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釋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歲時梓等以酒禮至衡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為國家為吾道為學校為後進非為供備我也我為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姚樞曰先生出處關時世汚隆吾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遂合辭代奏得告南歸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元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

一、宣協時正日十三年詔主恂定新歷恂以為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為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應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義代管窺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離離朧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母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俊怡怡如也己而卒年七十三遺訓其子師可曰我生平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齊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雷起前泰宇疑定不爽執守其為學以明體達用為主其修己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以灑掃應對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拘繫不少變其規矩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



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律。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初中統之召。聞命輒赴。道遇劉因。語之曰。公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耳。比至京師。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略。衡獨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衡未嘗以失計爲歎。世祖亦不以是少之。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延祐初。詔爲立書院。京兆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述曰。趙仁甫紹述伊洛。首爲北方開理學之源。許文正尊聞行知見之德行而措諸事業。使天下翕然知儒術之足貴。雖其著述未知於朱子何如。而繼往開來。淑身牖世。嗚呼懿懌矣。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六終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五

元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肇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且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宋亡入元至元十三年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遊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時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未明即起然燭坐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宋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

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謂告而從之南者延祐初召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至治三年起為翰林直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用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証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官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大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序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問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胜衣每日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盡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朱四鄉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



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章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三禮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其序易曰昔在義皇始書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之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技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又曰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象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其序書曰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

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臧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康成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又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古文今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口誦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無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遠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書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為晚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

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信屈聾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何從質斯疑而斷斷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裏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實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予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其序詩曰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絃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會朝享祀爲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篇毛公分以真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篇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真諸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

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閒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爲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風故繫之頌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戰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詳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尙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補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襲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具同用意密矣惜其子奪未能悉當開當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三家爲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



則俟同志者共講焉。其序儀禮曰：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
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
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
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
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
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
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真，將俟喪祭禮畢
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闕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
既亡，經僅存五易之象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
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
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
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
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
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
於易始因見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
合而爲一，以實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
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
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
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棄之後必將有所
科別決不但如今臺本而已。若執臺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
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與象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
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乎其間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
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
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
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
將百年以澄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

分禮章重加倫紀。其後經之記依經章次第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
其舊附於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聞以他篇庶十七
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
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
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
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
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
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
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以得
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爲漢儒學者
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尙敦勸之哉。又曰：儀禮逸經八篇澄所
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
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
三十九篇藏之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
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舊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
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
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
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
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
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
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
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
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
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
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
也。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

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雖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觀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觀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觀禮之義而共為傳十篇云其序周禮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常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康成康成所注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為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軀管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其序小戴記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離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後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編斷簡會萃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

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而大綱見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改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為戴氏功臣已也其序大戴記曰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為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為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元不及小戴書還甚蓋彼其菁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開存精語不可棄



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費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為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之君子云澄所訂孝經定本合古今文分經一章傳十二章其述辭曰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之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為二會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闕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偽作闕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十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

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矣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者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澄又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乃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述曰草廬當舉進士於宋既而仕元議者遂謂其忘君事覺罷從祀夫舉而不第則未嘗登仕版也固不得以事二姓例至觀其出處之際難進易退又非汲汲榮利者可比誠不當與莽大夫同類而共議也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七終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八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六

明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祖仲義元末不仕以經術教授鄉里父貞
拱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瑄初生時
肌膚如水晶五藏皆露家人以爲怪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洪大命
止之少卽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榮
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奇之欲以奇童薦固
辭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架於理學貞乃並禮爲瑄師由
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格調淵源至忘寢食後貞改官郛瑄補郛
學學生家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承業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
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官中服除擢御史三楊當國欲邀一識面
謝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贈之理尋於班行中識之歎曰薛公見且
不可況得而屈乎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益進以繼母憂
歸正統初還朝尙書郭璉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
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延見諸生必
先詢其學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爲講授隨所長而成就之才者衆其
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中官王振權傾一時語三楊吾
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
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
譚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
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計毒
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証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都御史王文承
振旨誣瑄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時
學士劉球上章忤振下錦衣衛死人皆爲瑄危瑄怡然曰生死命也
手持周易讀不輟適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漢也廷訊時瑄呼王

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避文怒奏囚不聽理詔立決瑄
有三子上書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
轎下振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
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放爲民家居七年閉門不出弟子來
學者日衆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
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卽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
年擢南京大理寺卿富家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實之法是年冬御史
劉孜薦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
地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帝曰內閣本朕簡任非
人所得薦不許後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
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復言於帝四年秋召改北
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家粟火其居路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
以判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憲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
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
預機務王文子謙下獄下臺臣議石亨等將實之極刑瑄力言於帝
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左右目之曰
此真薛夫子也時曹吉祥用事其生日同列約往賀瑄遽稱腹痛而
出尋命爲會試考官瑄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之瑄曰某
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帝初禮遇甚厚後寢衰遂乞骸骨歸石亨
素敬瑄聞其欲去來視疾且曰如卽不留當請之上下勅書卽家
立教且以資其養何如瑄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先生
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焉若
不辭官之愈也享歡息而去未幾徐有貞李賢皆下錦衣衛獄人始
服瑄之去爲先見云家居時當李賢柄國屢致書問瑄終不答人問
之曰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
此意也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遠密言動咸

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稱為敬軒先生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中詔祀於鄉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述曰文清在內閣時所與帝言皆正心誠意之學一以啓沃君心爲務一日召對便殿望見帝褻服以待卽疑立不入帝遽更之始入後連日不召見謂同列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屬去諸遂稱疾辭位盡在閣中才五月耳天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文清者可謂得大臣之體者矣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八終



關里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九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七

明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每出母有念輒心動即歸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獻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起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吳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其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筆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有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菊芙蓉至以爲活孟子云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歷初追諡文恭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珙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勳主事恆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

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單主宸濠驕恣遇胡璉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徹膳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自清遂乞休王伴輓問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家引進於朝詔爲刊布萬歷中追諡文莊贈禮部右侍郎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父華南京吏部尚書性孝華母年踰百歲卒華年已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闢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驛在萬山中苗獠雜處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之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還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探洞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韓詰之韓戰栗不敢隱因質其罪令誦賊賊勸辭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



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俾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鑑等禽師富疏。官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王璉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遽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李敷擊敗之。副使楊章等亦生繫。日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命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敷及守備郊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戢。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挈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戢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徭。還至贛州。議討淵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淵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警也。將襲我。故為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

事。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淵斬賊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淵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淵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為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勸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必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龍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請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眾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攬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卻永將邊兵。都督劉輝。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遣偽相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憑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謂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居守。而劫其眾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瑞。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重。瑞。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

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果曰善。己酉大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垣登縛拱樑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瑄璉德瑞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瑞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會璉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御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甯橋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璉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武宗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輝將京軍數千沂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觀親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帝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聞道趨王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督書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璉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

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慢罵守仁不爲動無之愈厚病子藥死子棺還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軍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己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譏毀百端獨永時左右之忠泰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規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反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譏邪構禍變巨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璉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璉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尙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干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明不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衛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尙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



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趾深山絕谷。悉播種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尙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獠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賊。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璽薦。蘇故不善守仁。以璽強之。後蘇長吏部。璽入內閣。積不相下。蘇最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願。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蘇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搖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固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諾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

誣其贊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舉郎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過目成誦。年十一。從父過江。望金山。命賦詩。語奇甚。十七。謁上。饒學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旨。謂聖人可學而至。深有所契。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少好俠。喜談兵。長與李夢陽。何景明。輩切劘爲古文詞。謝病歸時。築室陽明洞中。又習導引術。泛濫二氏學者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雖且夕軍旅。與儒生講學。不廢。嘗語門人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乎見聞。蓋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此其說之宗旨也。泰和歐陽德安。福鄒守益。吉水羅洪先。輩相與尊信之。其徒慕其說之簡易。無問遠近。賢不肖。踴躍而從者。甚衆。然退而叛道。悖德者。亦不少。視程朱之門人。有人門有實地。隨分各得者。異焉。著述甚多。如傳習錄及文集。皆行於世。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羣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

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傳世襲。而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二年。子其子正億世襲伯爵。述曰白沙之主靜陽明之致知。其學皆推本於周程。然各立宗旨。門弟子又從而加甚焉。是以卒有禪派之議。虛齋飭躬砥行。動遵古人。其所著易四子蒙引等書。甚有資於學者。第專以主虛爲教。使襲其說而不察。幾何不與主靜良知之說同一流弊邪。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九終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八

明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遊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其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其衣簞食晏如也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驚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居仁性行淳篤父病劇嘗盡以驗甘苦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隱居梅溪事親講學之外謝絕人事聞其徒遊閩浙道金陵泛彭蠡而上歷覽名山大川以博其識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峰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景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雜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僊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於朝廷然學者或有開言居仁闢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歷十三年追謚文敬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教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時劉瑾方作威福南京吏部用其新例以欽順給假不合奏或謂欽順宜一面瑾欽順曰是舉吾生平而藥之也遂奪職爲民瑾誅復官上疏

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遷南京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入爲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攝尙書事上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及大禮議起請慎大禮以全聖孝皆不報還南京吏部尙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尙書會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尙書辭又改吏部尙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略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略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也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後知至矣書未及達守仁已沒欽順爲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爲



儒藏

著困知記。自號整菴。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述曰。胡敬齋羅整菴宗伊洛之緒。言守朱門之道。矩學先格致德齒
躬行。立說著書粹然一出於正。誠篤行君子矣。明自白沙陽明聚徒
設教。其弟子各立門戶。因有姚江之學。有江門之學。宗江門者。孤行
獨詣。其傳不遠。宗姚江者。乃至別立宗旨。顯與朱子相牴牾。百年之
後。其教大行。雖其傳述之過抑亦立說者先不能無病與。整菴早見
及此。故與書往復辨論。惜後書未達而陽明早卒也。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終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九

國朝

陸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名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唐宰相宣公贊之高也曾祖錫隆祖德父元世以儒術稱世父燦前明進士爲濟南府推官崇禎十年我

大清兵破濟南闔署殉難迨隴其以官起家始得以其祖及世父衣冠招魂葬鄉里隴其自幼端重靜默穎悟過人年十一爲文即原本經術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專以程朱爲宗居敬窮理粹然一出於正其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會明運將終盜賊蜂起隨父倉皇奔避患難中猶讀書不輟已而書箱復爲遊兵所掠則自訟曰焉能行嚆範之道天乃錫禹以嚆範之書我實不能故天斬之益痛自刻厲嘗曰大丈夫生斯世攬轡澄清非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爲溫飽哉復究心天文寓意經濟康熙五年舉於鄉九年成進士年已四十一矣以需次復歸家教授著書又五年遷授江南嘉定知縣嘉定爲濱海大邑民多逐末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暴橫相沿成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刀筆而不肖胥役復相倚爲姦利號稱難治又地不產米漕糧任之他邑而代輸其折色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去官隴其至歎曰民不輸賦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譬少年以遊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爲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爲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其爲治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爲主逾年風俗爲之大變訟不至庭案牘幾廢惟日爲上官訊他邑事先是催科者惟假敲扑通者逾限轉須杖錢自隴其爲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勒輸限屆期及半亦得宥以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遂無逋負初邑有胥吏數千至是退去者過半會福建按察使缺

上命天下選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都御史魏象樞以隴其薦而江寧巡撫慕天顏與隴其不相能疏請更調旋文致以諱盜落職其去任也與妻同駕一舟惟圖書數卷織機一張而已百姓爲之罷市號哭隴其者數萬人隴其皆慰遣之衆知不可留乃爭立祠尸祝謂自建縣五百年來未嘗有此官也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詞工部主事吳源起以隴其薦會丁父憂不果試明年象樞廉得其被誣狀乃疏劾天顏舉劾不公而力陳隴其廉介是年夏上命廷臣各舉廉吏象樞疏舉隴其十人復以隴其薦有

旨服滿補官然隴其雅不欲仕服闋仍家居講學著書以郡縣敦迫再四二十二年始就道復求改教職不許乃補直隸靈壽知縣靈壽北枕太行南瀕滹沱民貧地瘠水旱頻仍隴其拊循安輯務在與民休息時派運

大內灰車靈壽小縣出五輜較大邑轉多經年費六七百金民不能給前令董所請減之不能得隴其至復請於監司至以去就爭始得減二輜邑舊多荒地會以言者申隱地處分之例民益相戒不敢開墾隴其諄切曉諭於是漸有關者終隴其任竟無一畝首報前此縣令審丁率以溢額爲功隴其曰如是是驅之逃耳乃覈實具報至虧一千五百有奇且請於上官曰若就筋疲骨盡之民猶復責其包賠一點良心實難自昧縣令平日失於撫綏以致戶口缺額聽候上官處分以爲溺職之戒卒從其議民困以蘇巡撫于成龍蒞任諸訪利弊隴其條陳六事一言春夏之餉請緩征至秋成二言荒熟不常請使有司得便宜以熟補荒已墾成熟者十年而後起科三言水道宜疏處請司農度其費以次分年舉行四言墾荒及河淤所入之穀請畱本處備荒五言書辦工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及供應上司過往等類宜稍復存畱款項以杜私派之弊六言審丁不宜求溢額果有溢額者請畱以積穀有逃絕以此補之有闕則蠲之成龍歎曰此真



關里文獻考

卷七十一

久大之謀也。每公餘即詣學宮聚諸生講說聖賢之道。有質疑問難者與往復辨析明白曉暢。於是人皆屬志於學。二十九年。畿輔大饑。命發帑以賑。蠲得三千兩。太守約以二千及民繳千兩為助。荒賈鄰邑有已散而復追者。隴其獨持不可。曰：上負朝廷下欺百姓。隴其不為也。巡撫格爾古德于成龍先後兩以疏薦學士李光地承

顧問。亦稱其閎心性學清廉愛民。以大學士余國柱沮皆不果召。後都御史陳廷敬復薦之。乃行。取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召至。見廷敬獨不稱師生廷敬歎服。隴其為御史首疏陳畿輔情形曰：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民情。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煩多。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錫賑鳩鵲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蒸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故難。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聞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中有不被災地畝。不准蠲免。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第今歲秋收稍稔。既

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也。疏入。

聖祖稱善。再三顧左右。即下其疏於戶部。終格於部議。及奉。

特旨。始盡蠲免。湖南巡撫于養志丁憂。督臣請令在任守制。

詔廷臣會議。隴其以疏論之曰：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

臣。謂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

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

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邪。且臣不知議者以于。

養志為何人。如其非賢者。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

賢者。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為題請。或從愛惜。

人才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

而爾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

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

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倣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為督臣。

所請無庸議可也。

上從之。三十年五月。京師亢旱。

詔求直言。隴其上三摺子言事。一。編審人丁宜痛除積弊。一。積欠錢糧。



宜請豁免。一、捐免保舉宜急停止。輔臣以用捐子不合為辭，不得違。隴其退復具疏曰：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

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為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

送草豆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

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

廉字樣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

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為之

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事例亦未

及此，蓋誠知其為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

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

而知其不可者矣。故敢演陳芻蕘，惟

皇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

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

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

志趣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

故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

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加稽核。伏乞

勅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令休致。庶吏治可清

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矣。有

旨同九卿會議。司農主議，不以為然。隴其又上議曰：謹議得捐納一途

實係賢愚錯雜，惟有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

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

即貪污之輩，或自有督撫之糾參，而其僥倖免於糾參者，遂得與正

途一體陞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

期，然待至次年三月而後停，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即無有不一

體陞轉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臣所以有速停

保舉捐納之請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限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

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因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致，恐近於

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惟利是圖，何嘗知有百姓？踞於民

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指紳其

榮多矣。何謂刻也？即云設立限期，或反生其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

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則何慮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之

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保之。此臣請定保

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

有仕途龐雜而吏治能清者也。九卿追令改議，隴其執之愈堅。由是

果遂不悅，遂劾其拘執資格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遲候軍需飾虛

詞索政事，負言官職擬革職。奉天安撫李光地及順天府尹衛既齊

面奏救之得

旨寬免尋奉

命巡視北城然終以與眾齟齬，試俸期滿，都察院擬以不稱職對品開

用，隴其既以剛直罷，仍歸家教授。明年卒於家。年六十三。又明年江

南學政員缺，廷臣會推翰詹大僚

上不允

特旨著陸隴其去。大學士王熙奏隴其已故

上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人不可多得矣。蓋隴其忠鯁雖不合於時，其

獲知於

聖主有如此也。隴其德器粹然，文必載道。所著有文集十二卷，外集六

卷，四書大全四書困勉錄四書講義續編松陽四書講義續編會元

讀禮隨筆讀朱隨筆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衡演日鈔靈壽縣志

等書皆發明經學講求治理有神實用而不爲詞章之學其教人以居敬窮理爲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者鮮矣又因明季異說紛紜程朱正學幾壓思力挽之故其學術辨上篇曰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而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偏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淫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誠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

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次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債事者亦有矣則亦歸罪程朱乎是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中篇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



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害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麗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麗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因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麗之學雖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

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下篇曰：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與？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喑，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屬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聞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

而不知何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邪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旣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夫陳王之病世儒類能言之至若斥陳王而仍入於陳王者則非隴其之深挾閭閻細察秋毫不能發其隱而大服其心也乾隆元年九卿等因議原任一等公福善等諡法附奏云原任御史陸隴其精研程朱之學實爲昭代醇儒於雍正二年經九卿議准從祀文廟但以官職未合請諡之例當年未經予諡臣等謹按通典云諡主於行而不繫爵故宋儒如胡瑗呂祖謙諸人官職未顯俱得予諡今隴其既經從祀文廟似亦應追諡以示表章得

旨賜諡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述曰清獻罷御史時議者有責其持論太嚴進言太驟致觸忤衆怒席未及煖以去者嗚呼是豈知清獻者哉夫清獻浮沉下僚年踰六十一旦得居言路已迫桑榆若再委蛇觀望不踰年而卽卒矣是終無一言以去豈不有負斯職邪昔歐陽公上書范司諫責以朝拜官而夕奏疏陽城久居諫議而不言昌黎作諍臣論以諷之清獻之不肯和平委曲相時而動正清獻之所以爲清獻而非淺見薄識者所能窺及也又行狀及年譜載其爲令時諸政績皆循吏所能爲故不具論論其有關學術治道者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一終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三十一

昔明初龍祀揚雄及嘉靖間張璠正祀典又罷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人而改遷環林放鄭康成鄭眾盧植服虔范滂七人祀於鄉我

朝雍正二年

詔九卿議可復從祀者於是復祀遷環林放鄭康成范甯四人乾隆二年又復祀吳澄一人尚有荀况劉向戴聖揚雄鄭眾賈逵馬融盧植何休服虔王肅王弼杜預等十三人今考其傳別敘從祀賢儒之後

荀况趙人年五十遊學於齊初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義王時田駢之屬皆已死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職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逢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者數萬言而卒

劉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交元孫也父德爲宗正封陽城侯向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任爲童子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衡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帝復與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神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更生吏劾更生鑄僞黃金棄當死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帝

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問帝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遷更生繫獄坐免爲庶人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懼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言譖邪並進所以致災異狀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帝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興者傾巧士謂帝疑堪因順指短堪謂可賜爵關內侯勿令典事帝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帝召諸前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首謝乃因下詔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決顯口會堪疾瘖口不能言而卒顯誣謗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謗擿要救危及世祖



關里文獻考

凡八篇依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頗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平陽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帝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五經祕書。向見向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帝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漸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賂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帝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新。必危劉氏。湯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具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書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書奏。且曰。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帝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帝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

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
戴聖字次君。梁人。與從父德並事。后蒼授曲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及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刺史何武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復為博士。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言。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僮仆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抵牾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情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帝甘泉。還奏甘泉賦。其三月。祭后土。還上河東賦。十二月。羽獵。雄從上校獵。明年。秋。帝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使農不得收。斂雄從至長楊射熊館。還上長楊賦。既而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頹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繆繆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戴思渾天參羣。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羣九摠。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元有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



自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元
 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
 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項之歷焉據之以三策關之
 以休咎辨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
 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憑而不可知
 故有首衝錯測難盤數文規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刺元體離散其文
 章句尚不存焉哀帝時丁傳璽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
 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
 曰解嘲客有難元文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
 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
 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
 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
 之譏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
 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
 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
 成哀平閒拜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從
 官及莽篡位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其恬於勢利乃如是王莽既以
 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
 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
 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
 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
 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叔真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盡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
 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
 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
 明易又知元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

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父興建武六年徵拜大中大夫九年監征
 南積弩營坐事左轉蓮勺令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
 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鄭眾年十二從父
 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
 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繅帛聘請
 眾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
 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以長者意不可違眾曰
 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敗
 賓客多坐之惟眾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
 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明帝遣眾持
 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
 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
 議欲復遣使報之眾諫不可帝不從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
 爲匈奴拜單于志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
 大漢節對鮮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
 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
 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
 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
 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督軍師圍戊己校尉眾發
 兵救之還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
 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章帝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爲不可詔數
 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
 秋刪十九篇八年卒於官時賈逵亦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
 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於途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
 二十一篇還悉傳父業以大夏侯尙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

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買長頭。性愷悌。多智思。敏備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篇。永平中。上疏獻之。明帝重其書。爲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章帝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善達說。使教左氏傳。大義長於公穀。達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具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在於權勢。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爲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國議合者。先帝不遺。竊覽省納。臣官爲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大常。恃其義長。詆誣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營至光武皇帝。舊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國議。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疎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國議。明劉氏爲學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顯項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竺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幾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

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頌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買達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達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兩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并作周官解。故達遂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慕焉。和帝卽位。永元三年。以達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達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卽徵之。並蒙優禮。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美辭貌。有俊才。從京兆擊恂遊。學博通經。精恂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諸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



開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卽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舉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融上疏乞自效。朝廷不能用。又因星變。陳北狄西戎將起。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簫。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繼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著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少事馬融。融多列女媚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瞬。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爲。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

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幾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合毛詩左傳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綴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還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陳消禦災凶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四曰。備。五曰。修。六曰。遵。七曰。御。八曰。散。利。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息軍以待天誅。帝遂遣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高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時見親於卓。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山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勸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

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臣不悅之。乃拜議郎。歷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少以清苦立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父蘭陵侯朗卒。肅嗣封。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伐蜀。以縣南山阪峻。滑果過而不展。糧運難繼。真發踰月而行。裁半谷。肅上疏諫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青龍中山陽公薨。肅上疏曰。昔唐神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位。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及至其薨。櫬斂之制。與徒之節。皆同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魏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皇帝。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論諫。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

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電。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有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贊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獄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車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引恭石。願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而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解之屬。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申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昭問其故。肅對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邱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昭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潰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昭從之。遂破儉。欽後還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竊經者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位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期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戰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父業爲尚書郎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子通辯能言未弱冠往造吏部郎裴徽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假所知於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開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儒不治名高黎尋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注易及老子弼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天才卓出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及潁州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過厲疾亡年二十四司馬師爲之嗟嘆者累日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可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魏甘露二年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繼豐樂亭侯爵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察佐並遇害惟預以智獲免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

幾於刑厝刑厝之本在於簡直詔班於天下晉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存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監車徵詣廷尉預尙文帝妹高陸公主在八議以侯賸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關俄拜度支尙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典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讐恨言論諱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尙書元皇后梓宮將遷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卽吉尙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閭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暑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之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寮臨會舉觴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周廟鼓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平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馬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其主預欲開吳邊將使

於大軍臨至將帥移易以成傾瀉之勢乃表還其所獲之衆與吳主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累表陳至計言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張華亦贊成其計帝乃許之預以大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郡主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社城邑皆如預策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言是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語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赴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緩撫之又因兵威從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士肅然吳人赴之如歸矣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討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吳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封一子亭侯賜絹八千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瘵懼其智計以孤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瘵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史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漑清諸水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

會表舉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處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慮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他事乃耽思經籍讀公羊穀梁說解之言先儒說左氏未究邱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諸第解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贊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秘書監華歆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流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嗜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平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述曰儒者之患最易好名否則立異至於勢利疾品斯下矣楊子雲著太元法言欲操易象論語杜元凱慨陵谷之變遷汲汲焉惟恐不傳於後是皆好名之過然素號爲恬退者而終不免投閣之譏究不能脫然於勢利外焉荀卿當聖道衰微忽創爲性惡之說劉子政見枕中秘笈遂真謂黃金可成王輔嗣崇尙清虛何邵公注述風角探索隱怪學術遂岐若夫戴次君治郡不法馬季長不勝飢困竟附權臣王子雍尊魏則忘漢爲司馬則忘曹利勢之見生而儒行之道漸失之數人者其言行固不無可議然而覃慮研思務精其說苟舍短而取長亦未可盡以人廢言也賈景伯欲尊左傳而世主方崇



藏書

繼遂托其說以幾左氏之得立蓋有苦心非左道亂聖者比。張璠徒
 違一時之論肆為詆訶。至舉無可疵議如鄭眾盧服諸人亦盡舉而
 廢斥之。噫嘻過矣。汾祖學淺識誠不足論諸儒優劣謹取前史所載
 者列於篇而附鄙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至王安石父子之當黜
 山論之詳矣故其傳不載。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二終

校記

①合：據《後漢書》卷九四《盧植傳》，當作「今」。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三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

吾宗自二世祖以下歷世承至八世而始有三子曰鮒曰騰曰樹自是派別支分偉人輩出上自漢世迄於

國朝二千餘年之間或守其家學獨抱遺經或策名登朝鴻猷懋著或秉高素之操或厲忠義之節或以獨行見稱或以文章名世莫不炳炳麟麟昭在前冊使其略而弗紀甚非所以光顯前修垂訓後哲此汾家傳之所爲作也傳之體例首博士崇祀典也次族長尊齒德也次世尹學錄先世職也僖與尙任雖非世職而用漢書恩澤侯之例則亦附其後焉家學所傳莫重經術故儒林次之學優則仕用取通經故諸名臣又次之以下忠義孝友隱逸文苑則竊取史氏之義各以類書而附照先範二人於末者使知序亂殞宗亦所以示戒也大宗家傳已見世系故不復書至於序列不以時代而以宗派且必著其高曾之系者則又因以寓家譜之義云爾

聞禮字知節六十一代衍聖公次子也究心天文律歷聲音制度等書明正德二年始受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中庸書院祀卒年五十九

毓堃字鍾興六十六代衍聖公次子也康熙十八年襲五經博士賜三品階授奉議大夫年五十八卒毓堃好學而博工於著述所著有

研露齋文集麗則詩集蕉露詞集皆典瞻可觀初

聖祖嘉毓堃有文譽御書遠秀二字賜之後人因序次其集總曰遠秀堂集

傳鈺字振文六十七代衍聖公次子也性通敏美丰儀能詩畫康熙四十五年襲五經博士授通議大夫

世宗臨雍入京陪祀召見內殿

上注目良久曰孔博士風神酷類其父欲用之問博士有陞遷否傳鈺以職在奉祀子思祖廟對乃止

賜六藝世家四字額者補開集清濤詞年五十四卒

述曰右世襲五經博士自三人而外有六十三代貞寧六十五代衍桂衍植衍桂早卒衍植後襲衍聖公皆已別見世系六十九代繼傳今以疾致仕故事博士承襲以衍聖公次嫡子所以重主祀也然或無次嫡或有次嫡而已領他職則庶子及族子咸得代襲主祀事庶子代襲者有六十九代繼樹族子代襲者有六十四代尙達六十五代衍相衍錫衍隆六十七代毓麟毓璣

彥繩字朝武先聖五十九代孫也十二世祖傳有傳傳長子端問南宋時爲奉新縣丞生璠璠漳州錄事參軍生璠璠主簿生應發應發武寧縣令生之言之言竟州府同知生津津生思許思許無子以兄思俊第三子克忠爲嗣克忠福清學正生希路希路福州岳山書院山長生議議生公誠公誠生彥繩此明初舊譜之世次也弘治十一年彥繩改刊家譜謂己實南宗衍聖公洙之六世孫北宗駁焉勒石衢之學宮而衢州知府沈杰右之爲奏言衢州聖廟自孔洙讓爵之後衣冠禮儀俱同氓庶今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俾主祀事又言其先世祭田洪武初輕則起科後改徵重稅請仍改輕以供祀費帝可之正德元年授彥繩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并減其祭田之稅今襲博士者其十代孫名傳錦

承寅字永肅先聖六十代孫也二十六世祖子歎爲唐三十三代襲聖侯次子子歎子賢孫繩皆自有傳繩生炯炯生惟初唐天寶之亂賢同嗣文宣公避亂寧陵後兵解文宣公歸魯惟與文宣公之弟惟時留寧陵守林廟生簡簡生持持生昭昭生爲諫議大夫生濤濤通判南康生侮侮昌州推官生皓皓登州判官生秀正秀正宋仁宗天聖元年賜學究出身奉祀事生才實才實生休重休重



藏書

生從倫。從倫爲蘊州太守。生思淳。思淳生彌中。彌中生元銘。元銘生贊之。贊之生秀。元世祖時。詔天下舉文學之士。秀以聖裔召見。授儀封主簿。秀生字忠。忠生克文。克文以上皆世居寧陵。守林廟。元末兵亂。克文始遷儀封。猶歲往奉祀事如故。至明正統間。黃河圯壞。林廟英宗始詔徙於儀封。克文生希賢。希先。希賢生立剛。立剛生公鏞。公鏞生彥紀。承寅。彥紀子也。承寅狀貌奇偉。氣度豁達。少補邑弟子員。既長。爲林廟舉事。約束宗族。人人咸服。嘉靖間。比衡州博士彥繩例乞子職奉祀。詔以爲國子監學正。世襲。年七十八卒。子失承。替至崇禎元年。而族孫尙林始襲尙林者。希先九世孫也。希先生立敬。立敬生公義。公義生彥信。彥信生承宋。承宋生宏仁。宏仁生聞過。聞過生貞尤。貞尤生尙林。尙林補邑生員。性孝友。嚴於取與。動止有法。崇禎元年。五十五代衍聖公白於朝。襲學正。國朝順治七年。請致仕。遂以子衍齊襲。今嗣學正廣遺尙林七代孫也。

述曰。朝武以下諸人行實。他無可考。以其爲南宗博士及儀封學正。世職之始。且欲明其派系。故附於博士傳後。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四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

元龍器之先聖五十一代孫高祖宗敬見國子博士彥輔傳曾祖若鼎宗敬第五子也為壽張令祖端修金章宗時授進義校尉不就以年長命為孔庭族長兼提領監修林廟事父瑋學究出身養親不仕而幼失怙恃勵志讀書避兵汴京流離辛苦間猶手不釋卷左丞張琪奇其才薦之朝授開封令金亡歸元為濟亮單三州等處宣課提領時兵火後祖庭殿廡俱為灰燼慨然申於東平行臺嚴實實可其請即令重提領監修林廟事弗勤慎廉幹克復舊制又以宗系失傳感憤陳論復辨正焉

元龍初名升字伯凱亦先聖五十一代孫居衛州曾祖傳有傳祖端已傳次子也父璞宋理宗朝授迪功郎孔庭族長奉祠南岳喜讀書至老不輟嘗謂人之誦經史猶飢渴之得飲食也自號景叢子有景叢集十卷元龍嘗從真西山遊篤學尚志閉戶著述作誨忠策又輯洙泗言學四十餘章西山稱其以先聖之裔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後上其書於朝帝嘉之授迪功郎孔庭族長後任饒州餘干簿尋歸衛教授部使者延請為柯山精舍山長年踰九十猶手不釋卷有柯山論語講義傳集卒門人私謚曰文介子後以子應得貴贈少師應得官至資政殿大學士諫議大夫簽樞密院事

元字世清先聖五十三代孫祖元敬有傳父之謹元敬第四子也善春秋三傳終深澤教諭初仕元為興化路學正再授平陽路教授四方學者爭從之遊改紹興路知事入為翰林國史院檢討明初遷例徙臨濠以五十六代衍聖公奏得放還鄉里為孔庭族長洪武七年元呈告世襲知縣希大諸不法狀下山東省審鞫省勘得實者數事餘涉子虛希大既得罪元亦坐誣刑部上獄詔皆免罪復令元及希大面對責元以教諭不先之過仍賜龍頭藤杖主理家政并遣御

史王昂齋勅宣諭族人俾遵約束焉山東省試兩聘分校皆稱得人晚年續訂祖庭廣記二十卷卒年七十六子四人思楷其次子也思楷字文道繼父為族長奏請重修祖廟能世其職性尤好施與有友呂博自太原來依多方周給之博死復撫其孤女鄉黨咸高其義焉年六十二卒

詮字全伯先聖五十七代孫五世祖之熙元敬長子也為雲夢尹高祖洵三氏學學正東平路教授曾祖思衍盤陽路教授祖克魯世職知縣父希幹詮兒時讀書顏子廟與羣兒嬉戲失脚墮陷巷井中家人以繩引出詮曰井有巨蛇張口吐舌欲噬人幸未受其害然吾亦不甚懼也時人異之及長智識超卓遇事明斷里黨有不平事詮以數言剖析復以禮讓勸諭之人多悅服而去明宣德八年為林廟舉事年五十九卒

述曰族長為舉族矜式必齒德耄耋始足以樹儀型而端表率舉事主修林廟亦非公勤廉幹者弗勝厥職也若輩若元若詮皆能其任元龍以儒學著而思楷德厚亦有長者之風焉抑考自四十六代孫宗哲於宋崇寧間始授迪功郎為孔庭族長繼者類能舉宗範以訓子弟而世遠年湮家傳殘缺能舉其軼事者少矣顧可考其名者族長則有四十七代若鑑四十八代端修四十九代瑣瑣五十四代持撫五十一代元祚元裕五十二代之善五十三代潛五十四代思樸五十五代克晏克晏有傳克煦克煦克晏五十六代希琛希琛希迪希瑄希瑄希瑒五十七代諸諸諸諸五十八代公龍公寧公綏公紆公源五十九代彥乾彥鳳六十代承蛟承讓承實六十一代宏存宏侃宏依宏倬宏瑄六十二代聞學聞叔聞塾六十三代貞詩貞珍貞珩舉事如道輔克伸皆自有傳端稟見世系者中餘若四十六代舜亮四十七代若升四十九代瑋五十一代元長元顯元讓元石元質元祗五十二代之文之容之進五十三代澄汴五十四代

思義思用思度思舉五十六代希韶希瓚五十八代公錄公性公從
公源五十九代彥瀾六十代承沂承訖承流六十一代宏順宏超六
十三代貞璘貞操貞枚貞璽六十四代尙遵六十五代衍樞衍鎰衍
徽衍楨衍權衍珣六十六代興誠興濯興煥六十七代毓儀毓琰毓
宗毓銑毓珣六十八代傳璧傳樞傳家備列其人便後來者得所考
證焉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四終



關里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五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三

勛字自牧先聖四十四代孫中興祖第四子也。少孤能自立。宋雍熙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大中祥符元年。眞宗東封詣關里祠孔子。問宰相孔氏今孰爲名者。王欽若言勛有治行。卽召勛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初勛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番酋爭持寶貨以獻。勛皆慰遣之。六年轉屯田員外郎。仍知仙源縣。仁宗景祐元年遷太常卿。提舉仙源景靈宮太極觀。寶元元年以祕書監上章求退。分司南京。主管祖廟。授尙書工部侍郎致仕。歷官五十年。累著政績。年八十九卒。贈吏部尙書。子五道輔。長輔彥輔。延濟延範。道輔彥輔別有傳。長輔歷官大理寺丞。上章求退。帝嘉之。授太子中舍。天聖五年任仙源縣主簿。年六十四卒。

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也。登進士第。知仙源縣。爲治有條理。以恩遇族人。而不以私故。執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遷太常博士。由通判陵州爲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爲水。饑。宗翰伐石爲址。治鐵錮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歷陝陽洪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得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王鞏也。遂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先是慶歷中。詔給聖廟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自熙寧變法。裁減人役。於是酒掃戶祇存三十人。林戶祇存三人。不敷供應。元祐元年。宗翰奏請仍復舊制。得旨允行。時有旨衍聖公如遇朝廷。非大擢用他職。許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宗翰因上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襲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稍帛以奉先祀。至於國朝益加崇禮。然襲封疏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乞下有司講求古今典禮。議其所宜。詔從之。於是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復兼領他職。尋進刑部侍郎。帝以上元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

以先聖爲戲。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今豈宜尙容有此。詔付伶官於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宗翰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欽服。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嘗以孔氏宗譜止載大宗而遺支庶爲缺憾。乃合而修之。

思遠字進道。宗翰九代孫也。宗翰長子恢奉直大夫。恢生松。宋泰寧軍節度判官。松生班。班生揮。揮生元石。元石生之支。揮元石之文三。世提領監修祖廟之文生。淑濮州朝城尹。思遠淑第三子也。初爲曹州教授。左三部照磨。元武宗至大三年。以祖廟禮樂廢缺。言於禮部曰。關里四方之所瞻仰也。今釋奠行禮無大成。雅樂不稱。如蒙製造。發下本廟。以修祭祀。庶盡事神之禮。傳之萬世。上以新聖朝崇尙之。規下以慰四方瞻仰之意。中書省用其言。移江浙行省製造。運赴關里。用之。後爲曲阜尹。歷大樂署署丞。署令陞太常禮儀院判。著大元樂書。

克欽字敬夫。先聖五十五代孫。父思誠。見世系。克欽篤志好學。該博經史。襲父職。尹曲阜。勦強梗。卹老弱。境內肅然。稱治。會歲饑。賑恤有方。所全活者甚多。洙泗間爲先聖講學舊地。因置書院。設山長。教育生徒。復建倉貯粟。以贍貧族。在職多善政。年五十四卒。民爲巷哭。祀於鄉。子二希。大希章。先後襲曲阜尹。希大以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襲。十八年改祕書郎。辟中書省祿。翰林院都事。希章以至正二十三年襲。明太祖洪武初。復起希大襲曲阜知縣。七年爲族長。歷所訐落職。帝以其爲聖裔也。特釋之。而罷世襲爲世職云。

克伸字剛夫。亦先聖五十五代孫。曾祖之全。見世系。祖澄。嘗提領監修林廟。父思履。獲縣主簿。克伸初爲元豐縣教諭。希大既坐事。明太祖詔衍聖公於合族內擇可以令曲阜者。五十六代衍聖公以克伸薦。太祖召見。命賦詩。山詩應詔。稱旨。帝曰不須他才。只此詩應與知



縣矣。遂命知曲阜縣事。自爲勅賜之。自是授世職。知縣者皆給勅。至宣德間始停給勅之制。克仲居官謹恪。屢膺褒寵。

克中字正夫。宗翰十代孫也。宗翰第四子奉議郎恂生鐸。鐸生玘。玘生鐸。鐸生元恩。元恩生之英。之英生洙。洙書院山長。濱濱生虞城教諭思政。克中思政第三子也。成祖永樂九年。爲知曲阜縣。力辭不受。強之乃應辟。下車之後。凡尼山祖廟先聖聖域及學校壇壝之類。莫不請帑增修。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年六十一卒。祀於鄉。

希範字士則。五十五代衍聖公第三子也。天姿穎異。器宇魁岸。自其少時。族人即以爲賢。欲薦爲縣事。希範曰。先聖德澤宜均。被後裔吾兄弟。豈得獨專其美。讓於從父克常。克常卒。又讓於從兄希文。希文又卒。族人卒薦之。不得已乃應薦。時洪武二十八年也。希範既受職。以直道自任。法行不避宗戚。有豪族誣告良民以當成邊者。其人勢焰灼甚。民受誣不能自直。希範曰。吾爲令民枉而不理。非職也。因力爲辯。於上官民冤得白。而竟以其罪罪所告者。於是豪強皆帖然。故述孔末之裔。復假冒世胄。竊播希範曰。是嘗亂吾宗者。今不明後世無知者矣。乃力辨其非。復刻宗譜於石。以志焉。時五十九代衍聖公方在襁褓。希範代主祀事。凡所以保育調護。俾克成立者。皆希範之力也。年六十五卒。

希永字士毅。先聖五十六代孫。曾祖逕有傳。祖思桓。父克景。希永少好學。頗涉獵諸史百家之書。補弟子員。入三氏學。從教授。教職江滙受易。是去任希永曰。易道甚大。夫子何曰假年。乃買舟襄陽。訪師吳楚。間受業於安成吳祭酒。深得易之奧旨。憲宗成化元年初。詔三氏學每三歲貢一人。希永首應其選。明年授曲阜世職。知縣。在官勤於撫字。有循聲。年五十七卒。

諱字龜伯。父希武。克仲次子也。諱初。隱沂水上。自食其力。以養親。家貧不能具酒肉。常稱貸以給之。不求聞達。而明辨果決。每廟庭有疑

事族長就決焉。以故知名。正統十一年。薦授曲阜知縣。政以能稱。歲旱蝗。謫清滯獄。寬急通中夜。齊沐請禱。遂得大雨。飛蝗盡殲。民有私繼室訟前妻者。誤廉得其情。詔以天性父子感泣於庭。卒成慈孝焉。以母喪去官。尋卒。年五十九。祀於鄉。

變字理伯。父希敬。克中第三子也。變有至性。母病篤。願天請代嘗糞以驗甘苦。母尋愈。爲曲阜知縣。聽斷明決。人不敢欺。歲荒先賑。而後聞生全者無算。後加兗州府通判。卒。祀名宦祠。

公鏗字聲文。五十七代衍聖公第四子也。爲人慷慨有氣節。敦尚信義。人有過輒面質其非。時有孔門御史之目。宣德九年。薦知曲阜縣。有政績。居官十年。邑中大治。嘗語人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乃上疏曰。臣本無似。賴祖宗餘澤。犬宗既膺顯爵。而世尹又及臣身。兩世一門。盡叨美仕。物懼滿盈。乞賜放歸田里。以族之賢者代疏。入不許。會有無賴子誣陷以事。法當罷官。公鏗不辨。曰。得掛冠是吾願也。遂尋職。景泰初。五十九代衍聖公入覲。陪幸太學。始爲陳其誣枉。有詔復官。卒於家。年七十一。

公珏字東文。變次子也。嘉靖十年。授曲阜知縣。廉而能寬。以仁愛爲治。有王禮者受誣。坐重辟。公珏廉知其冤。爲力辨。乃得理。患民不知教。語父老曰。吾生聖賢之鄉。而風俗日偷。心甚憫焉。乃條孝親敬長睦鄰卹族十數事。率子弟輩以身先之。民亦感化。而頽俗頓格。居官十二年。家無餘財。致仕後。民念其無以蔽風雨也。爲運土築宅至今。經其地者。猶稱曰萬民牆云。卒之日。里爲罷市。祀鄉賢祠。

承夏字永功。希範之元孫也。曾祖詢。祖公良。父彥允。皆不仕。承夏早孤。事母極孝。母死。廬墓三年。嘗有異鳥棲墓樹上。甚馴擾。人皆以爲孝感。有司上其事。特賜旌表。承夏能詩。又善數學。決吉凶。天壽多奇中。弘治十七年。貢入太學。正德五年。授曲阜知縣。後以流賊壓境。守禦無術。自劾免。嘉靖元年。復職。年五十九卒。

宏復字以誠先聖六十一代孫曾祖公恂有傳祖彥諱父承葉萬歷元年山東撫按請仍以世職管縣事乃考選宏復為曲阜知縣宏復既蒞任患積貯不備無以救水旱乃建二十四倉以廣儲蓄民賴以濟在任二十三年加都轉鹽運同知銜致仕

聞簡字知敬先聖六十二代孫也八世祖思政見克中傳思政長子克淵明初舉曲阜世職知縣不就克淵生希誼希誼生誼為潘王府長史高祖公田謨第五子也曾祖彥鵬祖承肇父宏猷為招遠縣訓導聞簡以天啓元年授曲阜知縣剛明果斷有折獄才二年流寇竊發聞簡緝獲賊謀斬以徇賊再攻城皆設法禦卻之擒巨寇劉燦等十餘人寇退敘功加東昌府通判後以事去官卒年四十九

貞堪字用與先聖六十三代孫七世祖希麟五十五代衍聖公第五子也希麟次子譽譽生公恬公恬生彥丹彥丹生承芳承芳生宏蒙宏蒙生聞默貞堪聞默子也以廩生薦授曲阜知縣性倜儻志量不羣崇禎十四年齊魯大饑寇盜並起貞堪多方拯救親冒矢石獨宿城頭者六月邑賴無虞以丁憂致仕年六十八卒

貞發字用茂亦先聖六十三代孫十世祖淑見思遠傳淑長子思遵為嘉祥尹生克紹克紹翰林國史院待制生希先希先新河尹生讚讚生公錫貞發高祖彥剛公錫第三子也曾祖承式祖宏岱父聞聖貞發萬歷三十七年授曲阜知縣興利除弊民安農桑三十年奉委開泃河工役借庫銀四百金無以償貞發曰是役也爾愆已甚吾不能代爾力復忍脫爾膏乎乃焚券自積俸補之以四氏學去賄遠特收建新學宮并請增廩額如府學者滿加東昌府通判後加都轉鹽運使致仕卒於家

聞倫字怡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履明大梁糧道聞詩長子也聞倫為曲阜知縣雖族愛民除去一切苛政會有挑河之事民不堪命故事惟孔顏子孫得免役民戶不與焉軍是問倫為請於上亦獲免

民賴以安卒祀鄉賢祠

述曰自唐咸通中以孔續為曲阜令厥後多以世爵承之而宋金元之世亦參用族人之賢者至元用傳子之奎之奎傳子治治傳子思誠思誠傳子克欽克欽傳子希大希大希大為世襲明初特用克伸仍改世職焉以世爵兼者有四十一代公昭儉四十三代公仁玉四十五代公延世四十六代公聖佑五十代公據皆見世系由族人任者尚有四十五代道輔別有傳其無傳者則有四十六代輝亮宗壽五十三代濟五十四代思凱五十五代克昌克昌五十六代希文五十八代公錫公統公澤五十九代彥士六十代承厚承厚承承業六十一代宏廉宏毅六十三代貞教六十四代尚愷六十五代衍源衍澤六十六代興認六十七代毓瑞六十八代傳松其政績亦聞有可紀不具載特取其尤著者列之於篇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五終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六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四

克晏字堯夫先聖五十五代孫族長思楷次子也。克晏博通經史不輕著作。每爲文必經營數日而後成。長遊江淮汝泗間遍歷名山大川。文益雄宕有奇氣。性端謹不苟取與。嘗路遇遺棄不顧而去。行道遇婦人必面牆以俟其過。明宣德元年補三氏學學錄。盡心教授。出其門者若孫昱孔公恂公錫輩皆成名進士。後以齒德兼爲族長宗黨子弟有不率訓者召庭下片言折其是非無不愧悔泣下者。卒年五十六。克晏兄弟三人兄克暉以文學稱克晏即其弟也。克晏字堯夫性恬澹不樂仕進有勸其爲舉子業者輒不應。惟日與賓客賦詩飲酒以自樂。嘗自題其室曰樂菴以示終焉之意。天順八年舉爲三氏學學錄固辭不得乃就職。從遊者隨其質之高下而教之無不各有所成就而去。年五十四卒。

論字經伯父希鳳五十五代衍聖公第六子也。少從三氏學教授文時中張敏王塘遊讀書通大義。後河東薛文清公瑄督學山左與論有姻故往往與談性命宗旨辨論往復深有所得。因盡棄俗儒之學粹然一出於正。性寬博喜施濟會年饑捐家財以食饑者所活甚眾。嘗宴客失銀器僮僕倉皇論從容諭之曰財物易得盜名難泯不速改終身之累也。翼日得其器於故處亦不究所由也。景泰六年授三氏學學錄。進諸生曰聖賢之學無他惟在窮理修身以復其性用舍行藏功名富貴安所遇而已矣。幸相與努力以無忝爲聖賢後。五十九代衍聖公堯孫嗣公幼論輔其行凡有大事必諮議焉。年七十二卒。子六公璜其第四子也。

公璜字輔文成化十三年以文行卓異薦授三氏學學錄。嘗釐正學田設顏母祠創中興祖外大父祭請立三世祖奉祀博士改尼山洙泗書院山長爲學錄在任多所興舉。公璜爲人刻苦勵學無他嗜好。

獨喜爲歌詩著北窗文彙學者爭誦之。嘗晝行遇暴雨從者曰衣冠濕矣可速行。公璜曰速行亦不免濕也。一日夜歸遇盜盜識之戒其黨毋驚駭護送至家叩首而去。蓋其舉止端重能以德感人有如此者。年七十八卒。

貞煥字垣三先聖六十三代孫明河南布政使參議聞詩第四子也。少以至性兄弟十一人友愛無間言嘗著家政錄取古人嘉言懿行及孝弟敦睦之可紀者居平以訓示子弟投四氏學學錄教人具有成法多所造就尤工詩與海內諸名士遊往來贈答酬唱滿天下。卒祀鄉賢祠。

述曰凡天下郡縣之學皆蒞以教授教諭而爲之佐者則曰訓導。獨四氏學之佐則特設學錄蓋隆以國學之制也。而教授用異姓學錄必以宗人者異姓則師嚴而道尊宗人則情親而愛篤嚴者激勵以成其材而親者用以拾遺而補闕其用意亦良深厚矣。然則苟非學行素著鮮有能稱是選者。今茲所列非其人與。考學錄設自宋哲宗元祐四年而專用孔氏則自明宣德元年克晏始。自是而後有五十五代克煦五十八代公杰公鉉五十九代彥衡彥珩六十六代承錫承作承伙六十一代宏謙宏養六十二代聞評聞諫聞然六十三代貞綱貞紘六十四代尚璿尚侃尚忻六十五代衍統衍侯衍淳六十七代毓江。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六終



之立之亦皆以奏對授官故取以附仲和傳焉。更稽元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幸魯嘗拜孔氏四人官今名皆不可考。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幸魯賜孔氏出身者六人聖佑渭延祐延渥延魯延齡聖佑卽四十六代公渭諸失其名延渥四十四代公第三子延祐中興祖孫尙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憲子延齡見子宗旦傳延魯後改名道輔有傳。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七終



關里

闕里文獻考卷七十八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六

安國字子國十代博士子貞次子明達淵博動遵禮法少學詩於申培公受尚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爲侍中魯共王壞孔壁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上之帝悉以書還孔氏仍詔安國作傳安國乃考論古今文義作論語訓解尚書孝經傳又集先聖家語尚書序曰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

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靡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誣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安國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孔氏古文尚書安國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焉故遺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教授琅邪王璜及平陵逢卿傳授河南桑欽扶風賈徽傳子達達與馬融鄭康成作爲訓注而此外張楷周磐盧植劉祐尹敏蓋豫周防楊倫杜林衛宏徐巡等皆通古文尚書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西晉永嘉之亂衆家之書並滅亡惟古文尚書獨行考孔壁初出時字皆科斗故世謂之古文自安國以隸古定已易古而爲隸篆矣至唐開元十四年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易以近世楷書而猶稱古文者從其朔也論語漢初有齊論魯論之別孔氏古文出其章句繁省與魯論無異惟分堯曰篇爲二凡二十一篇安國作爲訓解以授晉人扶卿古文孝經與河間顏芝之本亦大較相似安國作傳二十一篇至梁陳之際二書並亡失不傳今所傳者惟有家語然亦非安國舊本也安國子卬爲諸生善詩禮孫建爲博士官至弘農太守精春秋三傳著公羊穀梁訓詁衍亦成帝時博士成帝詔劉向校定祕書不錄古文尚書論語別錄衍於是上書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之善所以能明其聖也陛下發明詔諸羣儒集天下書籍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綴載之文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昭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或或未若斯之極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聞大論焉臣祖故臨淮



太守安國逮仕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名儒爲官讀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夫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能識者安國爲改今文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巫蠱事起遂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記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則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帝許之未卽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行

臧祖樹八代文信君第三子也父聚以執盾從漢高帝起礪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羽以高帝五年屬韓信破項羽垓下功六年正月封蓼侯文帝九年卒諡曰夷臧嗣封蓼侯遷博士歷位九卿武帝時壁經既出從弟侍中安國奉詔作傳臧爲書與之曰報侍中相知深念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眾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怨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欽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證明其道以聞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遇雷雨周公見任俗儒驅狗吠雷同不得其勢歸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讎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

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尙絕意莫肯並聞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頑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沒洙夏更生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元朔二年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家傳相承作爲訓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免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嘗爲賦二十四篇今連雙子有諫格虎楊柳鸞鸞等賦四篇云別不在集以其幼時之作也子琳嗣爵位至諸吏亦傳學問臧常有書戒之曰頃來聞汝與諸父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行行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多得山簪至末石爲之穿蟬蟬至弱木爲之解夫雷非石之擊竭非木之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恒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及長操行如故雖與羣臣並居近侍頗見崇禮不供養事獨得掌御璽璽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琳卒子黃嗣爵歷豫州從事坐事失侯宣帝元康元年詔復高帝功臣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母嗣者復其次黃無嗣黃弟茂之子長安公士宣得復其家云

奇字子異先聖十六代孫兄奮有傳奇博通經典以家世儒學未嘗就遠方異師王莽之亂時年二十一從兄奮依河西竇融每與兄議學兄謝服焉淡忽榮祿不願從政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聞幽以開後之學者著書未畢而沒宗人子通惜其不遂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答問爲三十一卷行於世子通謫失之名系不可

考。豐字子豐，先聖十八代孫。父仁，見祖建傳。豐少以學行聞，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章帝建初元年，歲大旱，帝憂之，問羣臣政教得失。豐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帝納其言。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大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冰果，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元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為似若彊焉，而不能勝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方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彊。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足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彊也。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肅內狂，高氣亢戾，多意倨跡，理不充，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彊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而違其貌，由是論之，彊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彊名乎？哉。豐善經學，不好諸家書。彥與豐名齊，而業殊，故謂曰：諸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為陋。爾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豐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豐曰：君子樂醜，小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貴？君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為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又嘗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難，極雖千言之不能奪者，惟析理即實為得，不以濫麗辭為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眾。

持論無主，俯仰為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亢長濶散之言，而果莫能折其中，所以為口費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而得理，此乃辨也。聰者，猶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弗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偽從，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為辨，而莫識一言而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揆度真偽，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理，感其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智，困於羣醜也。夫聰者，不可惑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須明，故有氣色者，益德之平，無此二者，損德之平也。子傷已有傳。

長彥，季彥傷之子也。隨父官臨晉。父卒，遺令止葬其地。時長彥年十二，季彥年十一，共聞守墳墓，從父友西洛姚進受學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務先人遺書，伏而誦之，研精殫思，窮日夜不輟。遊其門者數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其一時譽望如此。時蒲坂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以車二乘。長彥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理為得。願子無疑。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焉。父獨留此，不以極乎？吾其定矣。遂還其車，終老於華陰。弟季彥守其喪，亦終身不仕。西漢士論以經術為內學，諸子雜說為外學。東漢尚文辭，乃以章句為內學，經術為外學。長彥謂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患。蓋姑已乎？季彥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學，學知乎學愚乎？曰：學所以求知也。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狂誕不通，使人愚也。今欲使吾稱善善之，知業習狂誕不通之。



愚學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君子立論必析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睿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更祿貴得正義耳。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焉。先聖垂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君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正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言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德君子恨不與吾偕世者。於是豈恨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太尉楊震常問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而世不歸大儒何也。李彥曰不爲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辨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害耳。免害爲幸何大儒之歸乎。華陰張大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李彥曰性沉澁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礪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效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忠信乎。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自之則曰孝弟忠信。長孫尙書問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李彥曰德行遊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睹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思念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清者也。初李彥父友崔駟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餽焉而未果。李彥年九歲以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曰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乎。衛尉曰家物少須租入當復送之。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

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復致則於崔生爲廉受人以自廉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日之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牧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崔即致粟焉常見劉公客有獻魚者劉公熟視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之食育鳥獸以爲之殺衆坐曰誠如明公之言也。李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有知也。伏義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生也。蚊蚋食人蚋虫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蚋虫生地也。知此則鳥獸五穀之本不爲人可以無疑矣。梁人有爲後妻所殺者其子又殺之李彥返晉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李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叔魯相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於李彥。李彥曰有恩好者其親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於王及以君命同盟諸王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觀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諸王上紀天子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永初二年李彥如京師省宗人扶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椀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雞兔折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因變事極陳厥故李彥與扶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之大忌也。時下邳長孫子逸止扶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帝說焉。帝召見李彥於德陽殿李彥陳其事如與扶言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乖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

平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卽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季彥退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其下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年四十九卒穎達字仲達一作仲遠高祖景進二十七代崇聖大夫次子也北魏時爲工曹掾曾祖靈龜國子博士祖碩治書侍御史南臺丞父安齊北齊青州法曹參軍贈青州別駕金鄉郡公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聞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尙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常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卽秦王府開館延名儒引穎達爲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卽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眾若其據尊極之位衍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時諸儒議立明堂事禮部尙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議從寬寬道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穎達上明堂議曰臣伏尋前勅依豆盧寬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寬寬道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疑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

有竊爲爲柱青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恆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橐結器上陶匏用繭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迴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旣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豆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層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所以朝觀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關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又與尙書八座參議歷法多從其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詒決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事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穎達百匹十二年拜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孔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劉切愈至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讀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振辭騰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瑛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穎達奉勅覆審其序周易曰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



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元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出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興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倚虛元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曰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曰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曰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為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為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眾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太學博士臣馬嘉運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四門博士臣蘇德融等對勅使趙弘智覆

更詳審為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序何書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輔漢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讓起湯武革命而誓諸典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爰煩亂而窮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翫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魏龜湯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古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穿同埋經典其精華俱燬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遺平疊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沉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猷費昶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自趣多或因循佔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且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

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四門博士臣朱長才、臣蘇德融、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四門助教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其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序毛詩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大情靜於中，百物溢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曠，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諸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其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鳴，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關雎，詩近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風喻之情，專中古政繁，亦離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義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勸其頌車，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燦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鄆，郭毛氏光價於河間，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引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譽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曰：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勸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

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助教臣趙乾叶、四門助教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序春秋左傳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史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尙矣。但年祀綿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達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敢於已往，莫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臚欲遂，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魁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



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晉杜義而攻杜氏。猶生於木而遺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信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注云卻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僑稱人與般戰同。按般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實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般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間邱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尙妄說。況其餘錯亂其可悲矣。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疎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博士臣馬嘉運臣王德韶四門博士臣蘇德融太學助教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其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序禮記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醪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聖駕之馬設術用以馴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鳩兇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禮義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齊門之卷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

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辰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意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顏淵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書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極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途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門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思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能比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定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剔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助教臣李善信太學博士臣賈公彥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閣祭酒臣范義禎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太學助教臣周元達四門助教臣趙君贊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序其意義列之

云補。高宗永徽二年，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類達又嘗疏公羊傳凡三十卷，今其書不存。類達長子志口，唐終司業。志口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擢累太子諭德。

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述曰：右子國至仲達，皆湛深經術，稱專家者。其他已載世系及自有傳者，不再列。夫士不通經，不足用，而微言奧義亦特有所自而傳。故經學推漢世爲盛，而孔氏子孫類無不以明經徵博士者。語曰：良弓之子學爲箕，良冶之子學爲裘，豈言淵源之有本也。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八終

校記

①何引：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作

「何胤」。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七

光字子夏十三代夷成烈侯第四子也。隨父徙家長安。以明經舉。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漢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獄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御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帝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制草奏。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帝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帝。帝於是召光與丞相翟方進。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奏。庚辰之及王為比。中山王宜為嗣。帝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

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議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說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卒。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帝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授哀帝即位。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方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帝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帝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帝免遷官。道歸故郡。傅太后怒。帝不得已復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應天戒。卒不得復。復為侍中。舊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光與丹持不可。帝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猜連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成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博為表裏。共毀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



關里文獻考

以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
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
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人
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
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廢弛放縱盜賊並
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慘傷憂懼之意對母能爲是以
羣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
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母嘏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於乎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
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傳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
卒王嘉復爲丞相數諫諍忤旨旬歲間閭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
帝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崩是
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
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微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
建用皇極如親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存臻六極屢降
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眚則隱甚則
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威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
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
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
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
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
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
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
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
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謠

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誠誠聖
而已俗之所嚮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
疑惑書奏帝悅賜光東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大
丞相詔光舉可尙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
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
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
尙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能不相踰越尙書僕射敝公正勤職
通敏於事可尙書令謹封上敝以舉故爲東平太守敝姓成公東海
人也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光復爲御史
大夫二月復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帝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
短光者復免傳嘉曰前爲侍中毀短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
其位嘉憤憤巧僞挾奸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
譖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
太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
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寵黜王氏故太后與
莽怨下傳重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
事光所欲擢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屋背莫不誅傷莽權
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徒
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明年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奏莽定策安宗廟宜賜號
安漢公益封如霍光故事太后令尙書具其事莽因辭言臣與孔光
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太后乃下詔曰太傅博
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爲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
戶以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詔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
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已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於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
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道者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
其令太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膳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
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
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
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
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
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卒葬白太
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祿金銀雜帛少府供
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
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輜輶及副各一乘羽林
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馬餘兩道路皆舉首以過喪將作穿復
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以丞
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請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
第子放嗣博山侯又漢書王莽傳云居攝時封光孫壽合意侯考家
譜云壽諸曹校尉捷之子蓋光之兄子也
扶字仲淵先聖十九代孫祖嘉見曾祖舊傳父獻通嚴氏春秋事親
至孝為宗所歸漢桓帝元嘉三年選為百石卒史主掌祖廟禮器扶
初徵博士出為太守入為太常順帝陽嘉二年六月進拜司空明年
三輔大旱五穀災傷時劉崎為司徒帝召尚書周舉尚書令成翊世
僕射黃瓊問得失並對以直斥貪汙遠佞邪則時雨必應帝問百官
貪佞汙邪者為誰舉曰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
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冬十一月以事
策免崎因并免扶為弘農太守
緯字化文先聖四十代孫祖幾有傳父遵孫華陰丞緯少孤依諸父
溫裕多與有名者游故才譽蚤成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擢進士第釋

褐祕書省校書郎崔真由鎮梓州辟為從事從崔鉉淮南復從真由
華州河中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弘文館御史中丞
王鐸奏為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
考功員外郎丁內憂免服闋還為右司員外郎宰相趙隱言其才拜
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
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
惡如讐中外聞風不編而自肅歷戶兵吏三部侍郎居選曹動循格
令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悅改太常卿黃巢之亂從僖宗
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宰相蕭遘在翰林時與緯情旨不協至
是因戶部取給不充移之散職改太子少保光啓元年從駕還京是
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還京師帝移幸鳳翔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
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惟黃門衛士數百層乘輿詔授緯御史
大夫令趣百官赴行在時羣臣大驚屋為盜劫衣囊略盡緯承
命見宰相論事蕭雖甚微怨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遣吏促百官
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詞緯乃召三院御史謂曰吾等身被國恩詎
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况於君子且
泣下御史亦辭盤屋剝剝之餘乞食不給請辦一日之費而行緯拂
衣起曰吾妻疾且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輩善自為謀吾
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曰詔曹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
後道途多梗願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裏
根辦邪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拔緯達散關緯策政必反建言關邑
阨狹不足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翼曰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外岐之
兵圍寶雞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尋改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
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從帝還駐蹕岐陽特進吏部尚書領諸道鹽
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

戶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領京畿管田使傳宗崩充山陵使傳宗廟祫祫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依舊視事進加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領國子祭酒完治之蔡賊秦宗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位司徒封魯國公十一月帝將郊見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有司白中人無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院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韓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為之服帝召諫官謂之曰方舉大禮為朕容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進兼太保大順元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主之請自奉禁軍為討討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且曰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問計於韓韓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渡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其年秋濬軍為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罷相貶官韓坐附濬以檢校太保出為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未行再貶均州刺史韓濬密遣人求援於汴州朱全忠上書論救韓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乾寧二年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鎮犯關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士遣中使趙華州召韓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夕改吏部尚書韓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於路韓扶疾至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令問門使送韓至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帝出幸石門韓從駕至莎城疾

篤還京家人召醫視韓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九月卒贈太尉韓家尚節義挺然不羣雖權勢熾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謝日臺吏白中書準例當班見百官韓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快快去他日以爲言韓曰知公必嫌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慚縮不敢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子昌齡舊唐書作崇謨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貞運字開仲先聖六十三代孫居句容十四世祖璽見其父端隱傳靈生撰撰元時署明道書院山長生元祥元祥生學孝孝生世基世基生二子思敬思謙元季同以義兵保障鄉里爲義兵長思謙生克昌克昌生希安希安生伯隆伯隆生公智公智生彥庸彥庸生承林承林生宏玠宏玠生聞敷聞敷爲四川鄰水縣主簿生二子長貞時自有傳貞運其次子也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以殿試第二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光宗天啓中充經筵展書官纂修兩朝實錄尋陞中允時璫焰熾灼貞運正色立朝絕不與交接會典順天試中人欲以所私請堅拒之知不可奪謀中以禍卒以公得免莊烈帝即位貞運進講皇明寶訓稱述祖宗勤政講學事帝嘉納之崇禎元年擢國子監祭酒尋進少詹事仍兼監事二年正月帝臨雍貞運進講大禹謨敷陳明切帝爲舉躬審聽羣臣於是盡去貂傳爲一時盛事自唐時祭酒類達講孝經至貞運乃再以聖裔爲國子師進講帝特加優禮賜一品服冬十月畿輔被兵條上禦敵城守應援數策尋進詹事以親老乞歸六年服闋起南京禮部侍郎兼巡按使南都靡麗之風爲之一變故事清明節祀孝陵值流寇披猖詔將以是日乘虛襲白下都人洶洶有司請改期貞運曰先事綢繆則寇知有備自道豈宜過示怯卒獲成禮八年轉北京禮部左侍郎改吏



部左侍郎九年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同知經筵總裁
實錄十年主試禮闈稱得士時溫體仁當國欲重治復社諸人貞運
值其在告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體仁去張
至發代爲首輔一切守其所爲有中書黃應恩者悍戾人也體仁至
發輩常倚任之會復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其子
嗣昌得君力爲洗雪許旨將加罪至發擬公揭救之獨貞運與傅冠
不肯曰異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曰公等不救
吾自救之連上三揭帝皆不聽而至發亦用是去位至發既罷貞運
督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代爲首輔乃揭救鄭三俊錢謙益俱從
寬典劉宗周以言事得罪貞運因進講春秋援古證今暗爲援救帝
怒卒爲少解帝親定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有所更
迫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御史郭景
昌等謁貞運於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多難行景昌與辨退卽上
疏劾之帝雖奪景昌俸而貞運亦不安於位矣乃乞骸骨疏五上得
允賜金幣馳傳歸十七年五月莊烈帝哀詔至貞運哭臨慟絕不能
起昇歸得疾遽卒年六十有九福王立賜祭葬諡文忠祀於鄉子尙
紫庵尙寶寺寺丞所著有敬事章行餘草皇明詔制全書詞林典類
等書

述曰吾宗自得姓以來都通顯者衆矣而位宰輔者僅四人焉太師
晚節依回誠不免班氏持祿之誚然當在成哀間以經術輔治早用
其言安至有王氏之禍司空行事無所表見免不以罪君子惜之至
若太尉太保以忠誠剛果之節使其際遇承平弼諧盛治豈不卓然
稱賢相哉乃崎嶇末造卒以身殉良可悲也詩曰我生不辰逢天僇
惄然則士大夫遭逢之際其亦有幸有不幸也夫

關里文獻考卷七十九終

蜀里文獻考卷八十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八

吳字休文先聖三十二代孫居會稽曾祖瑒之有傳祖璠太子舍人
尚書三公郎父幼孫璠書作稚孫璠璠遺枝江公主璠無錫令吳數
歲而孤為叔父虞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
顯時稱學府每共吳討論深相欽服乃執吳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
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州舉秀才
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官惠湘東王行參軍並不就又除鎮西湘
東王外兵參軍人為尚書舍郎郎中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為
飛書所誘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吳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丹
陽尹何敬容以吳剛正請補功曹史出為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不之
官京城陷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吳於賊帥侯子鑒鑒命脫桎梏厚
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恣其凶威子鑒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
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吳獨傲然自若無所下或謂吳曰當今亂世
人思苟免猶無知豈可抗之以義吳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
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吳每保持之得
全濟者甚眾尋遭母憂哀毀過禮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
唯吳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
辯先下辟書引吳為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元帝於荊州即位徵
吳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僧辯曰孔沈二士
今且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僧辯為揚州刺
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
者吳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箋表書翰皆出於吳
陳霸先作相除司徒右長史左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
等來寇軍至後湖都邑騷擾又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在
京師乃除吳為貞威將軍建康令時吳歲兵荒戶口流散勅敕忽至

徵求無所霸先克日決戰乃令吳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二宿之間
得數萬裹軍人且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霸先受梁禪是
為陳高祖遷吳為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
以來舊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吳清白
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
大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吳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被一
具吳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
耳勢卿厚意幸勿為繁初文帝在吳中聞吳善政及踐祚徵為御史
中丞領揚州大中正吳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深
建治體每所敷奏帝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吳決之遷散騎常
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掌詔誥揚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中
除御史中丞尋為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文帝不豫臺閣眾事
並令吳射到仲舉共決之及帝疾篤吳與安成王瑱及仲舉并吏
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吳等曰今三
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
等須遵此意吳乃流涕獻欬而言曰陛下御膳連和痊復非久皇太
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阿衡宰輔若有
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帝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天康元年
乃用吳為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文帝崩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
國子祭酒光大二年出為信武將軍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
行江州事宣帝即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餘並如故吳
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勅書殷勤勞問
太建三年徵為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五年改領太子中庶子與左
僕射徐陵參掌尚書五條事六年遷吏部尚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
年改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克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繼封賞選敘
紛紜重疊吳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



拔衣冠精神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與王叔陵之在湘州，果諷有司固求台位。侯曰：「袁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與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侯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侯，侯謂瑜曰：「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圓綺之實，輔弼儲宮，猶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帝將許之，侯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卿言誰當居此？」侯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廊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侯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以屬侯，侯不從。及右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侯，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東陽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轉太常卿，侍中，中正並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拜，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別有傳。孫楨。

爲蘇州長史。曹王明爲刺史，不循法度，楨每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爲王哉？」楨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悅。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楨捕而杖殺之。明後果坐法遷於黔中，謂人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於此。高宗時，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諡曰溫。

三子也。官中書舍人。高祖時，曾祖務本滄州東光令。祖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父岑，父祕，曾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

戡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軍書記。從史爲不法，戡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子之道，順則受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此，不當爲彼。」從史常從戡，居五六歲，從史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入連兵以固其位。戡爭之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始若受其言，終偃蹇不軌。戡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城東，不與當時事。未幾，李吉甫鎮揚州，表置幕府。從史曰：「是欲舍我而從人邪？」即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明年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勳員外郎。兄子溫裕。

溫裕，父幾，有傳。溫裕舉進士，第授補闕。宣宗大中年，黨項爲邊患，發兵討之，連歲無功。溫裕上疏切諫，帝怒，貶柳州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天平軍節度使，曹濮等州觀察使。懿宗咸通十年，奏以私財修葺祖廟，請在林廟考中。從弟溫業字遜志，戡長子也。穆宗長慶元年，進士第二人及第，遷禮部員外郎，開成中，宰相鄭畋以經籍初修，士淺陋，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雖刊準漢舊事，鑠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乃表薦溫業與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等共正焉。溫裕之貶柳州也，溫業官吏部侍郎，亦求外補，宰相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後遷太子賓客。卒。

敏行字至之，先聖三十九代孫。父述，嘗有傳。敏行唐憲宗元和元年，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還，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

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敏行雅操不逮其父然少能修潔及仕宦所交皆當時豪俊名重一時云

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先聖四十五代孫父助有傳道輔幼端重宋大中祥符五年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九年以四十六代嗣文宣公年幼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本道廉訪使行部過昆間以稅廩虞道輔不對但高談皇王大略廉訪怒按其邑一一修舉不能責解邑遷殿省丞入朝上章陳祖廟卑陋不稱請加修崇報可即命道輔主其役乾興元年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受命之日卽抗疏請太后歸政天子又廷論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天聖八年春詔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九年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先聖爲戲道輔慨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故道輔對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坐舉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遷判流內銓旋奉命使契丹賀冊禮復命轉尙書兵部員外郎十年出知許州許州主田素厚道輔過期而後赴明道二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是年管內蟲饑道輔請蠲之無及亟發倉以貸然後上聞十一月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尙美人

有寵於帝郭后妬屢與之忿爭尙美人於帝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帝自起救之后誤傷帝頸帝大怒問文應勸帝以爪痕示大臣呂夷簡素怨郭后因勸帝廢后且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廢后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左司諫范仲淹因登對極諫不可夷簡請勅有司毋受臺諫章疏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爲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宣祐監官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鑼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帝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答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勅除之明日晨入待漏院至右義門有吏持勅赴馬前云已除諫議大夫知泰州矣臺吏押行出都門時被黜十八皆一時名輩范仲淹嘗謂所知曰孔公方正名天下所共知昨當撻麟之際事在不測觀其容止愈端重顏色不沮喪附中臣之對答丞相之語應若宿構言有條理此過於前所聞矣頃之徙知徐州景祐四年又徙兗州道輔之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帝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進道輔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頗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初道輔僦居郭贊舊宅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大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卽詔道輔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大廟垣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寶元三年開封府史馮士元以賊敗語進參知政事程



琳帝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汚朝廷詔道輔治宰相張士遷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乃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爲士遷所賣頗憤慨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年五十四道輔卒後元昊寇保安軍鄆延副總管劉平與都監黃德和等禦之德和畏怯卻走軍潰平獨力戰敗沒德和恐罪及說曰平非戰屈乃叛耳帝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冤號道途逢驛唱中丞來將叩中丞馬白其冤兩街販夫以千數歎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矣平家慟哭而止其直聲之聞於後世如此初道輔之知兗州也孫明復隱居泰山以道自重道輔兩就見山下恂恂執弟子禮與談竟舜周孔之道作詩刻石壁歲時送服食新舊饋問不絕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在章獻太后時事帝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今從祀鄆縣孟子廟并祀於鄉

文仲字經父先聖四十七代孫也居新淦父延之有傳文仲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自厲學問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瞻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文仲文仲對策曰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賢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賢納諫之道有未克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疏遠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之計以補所未逮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館老文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爲雖舉廢周召之謀

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議不能過此也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居位以熙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敘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可大而不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敘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維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

講強國之術民之觀上相疾如仇讎何其有聞則相與暗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黑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敵雖深而能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貴速成是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照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萬承統緒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主而主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強國得失之策繫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際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趨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之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楊子曰好大而不好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此而望仁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俊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敘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果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代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霸強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解渴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而待旦也有言於心必求諸道有言於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前則教育皆明主之道如洪流抑壅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聖策

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於任大守重賴於負荷思聞謫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於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閒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齊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謫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謫直也雖養長之而常患其不足聖賢屈己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謫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廣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謫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謫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卻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乃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



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已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蝕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蝕者歷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蝕此歷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蝕此歷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而西京四十五蝕東京七十四蝕之疎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歷之不合二也是日蝕者非可託於歷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浮爲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閒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策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以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以不退不抑不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

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譎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然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譎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閒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數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事謂之實永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劾懲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卻敵職司實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或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臣言責不得盡其辭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立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釋驩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算而聽輕舉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猶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國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

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懽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推髻。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可禦乎。聖策曰。燕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致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歛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征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喙。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流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絳草。鳥以澤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實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教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

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敬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所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柁摩轂。日夜合離。以輸大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宴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常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驛卒侍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郡。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



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流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于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帛，均輸之吏，苛於鱗虎，商旅易業，轉爲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邪。此在陛下約己以率耳。陛下約己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賂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惟京師也。惟其難制之宜，甚詳周官六卿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積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淳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訪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也。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黨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趨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

士知自重而人踴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味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善，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儆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教事，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肢，體使不爲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設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肢則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欲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賢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以爲慎名哉？聖策曰：子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始末之要。此見傳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閒，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惟刑而已，秦人以刑致變，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慈食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實畏者，政之始也；驕逸墮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

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爲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貞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隱情之所伺也。視其有間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退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地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旨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是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爲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耳。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蓋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一法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謀謀

於廟堂之上至於風移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亂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悃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壞器敗餽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晉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貞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問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



出凡陛下所舉而詢於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時宋敏求第文仲爲異等安石怒其指斥所建理財訓兵之非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懷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爲相欲置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累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顧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惟揚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疎閒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他七月初上疏條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糾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災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弊置八月文仲上疏劾奏崇政殿說書程頤有自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語在伊川傳十一月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撫其柩曰世方嘉輒然而惡聲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

判官視其葬後黨論起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思迪字疑道先聖五十四代孫父淑見兄思遠傳思迪以國子生授膠西主簿安慶錄事轉光山尹光山地沮洳土人以爲不宜桑麻蠶織思迪於縣北築圃結屋其中名曰幽風亭環亭種樹三百餘畦樹成則分植鄉村不數年桑陰達乎四境民蒙其利朝野咸歌詩以美之尋除陝西行臺御史值關陝歲旱設法賑貸全活甚衆雲南省臣有據蜀拒命者起大第擅爵殺大軍壓境方納款思迪兩上章言蜀亂僻在西陲方難作時守正者被戮附反者獲官此而不懲何以示後又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卽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似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詔皆從之擢內臺御史時元文宗幸佛寺泛龍舟遊玉泉思迪抗章極論帝卽爲回宮旌以文綺會楚中洞蠻作亂以思迪有威望遷爲湖廣都事思迪至果皆畏通以疾辭歸至元六年起爲太常禮儀院判終太常禮儀使思立字用道思迪弟也自幼聰敏六歲卽能應口對句既長遊太學益工詞翰人得其單詞隻句者皆寶之釋褐太常太祝新河縣尹精於吏事蒞政詳明拜御史巡歷三臺風采嚴肅所至有聲累官至正奉大夫中書參政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思立之進用也由左丞相太平推拔一時省中皆海內知名之士稱爲得人而太傅脫脫與太平有隙思所以中傷之先去其黨因誣思立以罪黜免當世惜之聞詩字四可先聖六十二代孫六世祖希章見父克欽傳希章無子以兄希大之子嗣爲嗣嗣生公儼公儼生彥彥生承田承田生

宏山宏山生聞詩聞詩明天啓二年成進士授中書科中書舍人考吏科給事中明習掌故又好旁詢民生疾苦及邊海厄塞險要之事故所言莫不切而有本崇禎元年條上八事一曰端士品士人立身涉世有恥乃不辱君達道方不負民此聖訓也從未有隨世俯仰而事業光明者臣服官初見一二輕才諷說之徒與夫顧美巧令者莫不稱為妙人及隄魏欲起趙炎附熱者即出此輩夫妙而媚端何如拙而守身茲遇聖主當陽正盈朝之日當改頭易面敦名節奮視與各懷有恥之良互砥端方之品庶可以破趨附之習銷門戶之障上不負於君而下不負所學真事業從真人品中求臣願以恥之一字為今日鍼砭也二曰肅銓政蓋地位清要莫過銓曹而機務填委亦莫若銓曹每見進取則攘臂惟恐不前而受事則卸擔又惟恐不早或數日而轉一司或旬月而轉四司席未暇暖跡若履蓬官與事了不相涉矣至於急選大選非選郎不知往往一選之後即便抽身其中閒起送之遲速簿書之轉換前後文移有無相錯飛海跳淵名色紛然令萬里孤客一介微程有歷至五六選遲至一二年者積薪株守之苦不可殫述後官即欲清查而旬日間能盡料理乎今後須遵祖制司官非三月不轉選郎非六選後不准給假久於其任庶吏書不得上下其手若夫品題公當此在本司自勵不待人言之諄諄者况比來以賄敗而出都門者不啻振落有不顧覆轍而兢惕者非情矣三曰稽援納開事例以資餉資工也而國家曾不得實用者何也良由頭緒愈多資格愈薄且一例方出百弊已叢後檢之包收好胥之侵匿且而白丁暮已拖紫改易頭面大駭瞻聞今後凡實歷三考者必用本省印咨援例納考者必庫收對勘方准其冠帶上卯至於營官非生財之地師席非入貨之官此項尤宜停革四曰慎署官人愛鄉之子不若兄之子愛兄之子更不若己子何也父子關切情不容已縣令為民父母情亦宜然今遇州縣缺出府州佐貳便起奔

競撫按司道即作情面一旦握符但思飽啖颺飛何暇愛室翼與臂攫金之態有令人不忍聞不忍見者甚而神通廣大扣缺歷通州縣有一二年不得補者當此東西交訂民窮財盡之時能當此輩又一剝削乎至於鄰封州縣兼攝此法尤為不便在本官視之則為兩頭莊在百姓視之則為兩頭蛇矣今遇州縣缺出或一時難於銓補不妨擇本處學官佐貳之清正者暫時兼理尙無大弊亦權宜之法也若云斯輩資薄望輕安能為民造福然不能為民造福不猶愈於為民作禍者乎五曰嚴政教當今守令之選莫重於甲科非為其才高黨眾威令之行易正為其望重途遠撫字之心長也奈有一種不肖之徒甫膺民社便念身家奉妻妾美田宅碩鼠之腹未滿窮民之髓已盡賊私狼藉恐載彈章乃借甲科之名邀改教之例是進不得清華退亦不失富厚人亦何憚而不為哉且未幾而國學未幾而曹耶未幾而郡守清慎者猶然故服察黜者已儼然黃蓋東陵之退步不幾為終南之捷徑乎竊思學官乃興賢育才之地豈藏垢納污之所此後甲科被彈射察黜者量其賊私之多寡或處以雜流或錮其終身庶貪墨之吏知懲而窮黎之命稍蘇矣六曰重恩蔭繁縷有愛敬袴有惜誠以物雖微而磨礪之機權重也夫恩蔭者乃朝廷酬德報功之典非市恩納賄之地窮鄉下士皓首沒齒求半綸一命不啻登天往往見執袴膏粱子弟指既朽之骨翻已陳之案婉轉比例朦朧陳乞輩金入都公行賄賂通家年籍齒頰有靈當事者以今日之情面作後身之榜樣無奏不可無疏不覆先則入監讀書未幾而充部郎膺郡守正途出身者積薪於下而伊人接膺於上令人樂有賢父兄而不必有佳子弟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邪况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居官貪婪不惟敗其家且凶於國者有之與其削奪於後何如裁汰於前自後凡遇恩蔭當照會典嚴行參駁其在內三品未經考滿在外三品非真死事者槩不准給庶人材借以砥礪而名器不至



冒濫矣。七日清兵餉自東事以來天下之民愈窮邊上之兵愈急而不肖之貪官愈富假搜括則賦役探囊借加派則敲骨剔髓講屯田則以屯田相高也按籍曰某官開墾若干頃某處開墾若干頃實求之則雞毛兔角矣重節省則以節省相尚也按冊曰某項節省數千金某項節省數萬金實核之則捉風捕影矣以天下需費貢子之民急飛輓不啻拯溺救焚披堅執銳之夫呼庚喚癸幾於磨牙舐舌而尚堪如此剝削乎即如天啓五年遼米一節竟郡民聞五斛麥始易一斛米及運之他方則斛米已費千錢未幾而漂沒者漂沒矣焚燬者焚燬矣洩燬者洩燬矣既云飢軍望濟不啻然局何以解到不收而付之水收到不放而付之火且甘爲朽腐而不之問此又事之不可解者今歲山東二麥焦枯兩澤愆期將又愁輸粟之役矣此等積弊須擇資深風力科道二員單騎出都按其情形核其冒濫但求清楚勿滋繁費庶於國計民生有裨八曰恤驛遞今之驛遞疲敝極矣恤驛遞之苦者不曰痛革情借之馬票則曰嚴禁折騰之夫馬言皆似是而實非也夫輪蹄之往來非昔少而今多也額設之錢糧非昔增而今減也大抵驛遞之錢糧非隸於州縣則隸於本府有司出納視爲己物非駕言撙節則借名扣罰給發之不時而馬之倒者十二三矣賠累之莫支而馬戶之逃者十八九矣有司耽視司道相蒙焚焚小民誰敢以馬力之微犯計上之戒哉惟是驛遞錢糧接濟者及時接濟給發者按季給發加以痛革馬票嚴禁折乾則窮民不至賠累而驛遞稍蘇輪蹄不滯矣疏入帝嘉納之尋丁母憂歸服闋當事者忌其意直外轉真定并陘兵備副使九年七月

大清兵入昌平下近畿州縣聞詩應援守禦甚著勞績八月大清兵出口聞詩方隨巡按閱視三關而鎮守內臣崔某又檄調聞詩修固關聞詩以固關非敵兵所經宜先其急者赴調稍遲內臣卿之譖於帝降調河南大梁督糧道參議未受任遽乞歸又七年卒於家聞詩居官任職正論侃侃而平素從未輕言人過性恬適登進顯庸事蓋終身未嘗商及也述曰國家設臺諫之職寧令委蛇承順緘默取容而已哉必將犯顏極諫上以格君心之非而下以肅百僚而風有位若詩所云邦之司直者斯其選也右自休文以下類皆匡時拂主號稱謇諤而原魯立朝風概尤爲諸賢之冠經父建白亞於中丞惟劾伊川一節稍不協於士論然考呂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而懇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致陷善良晚乃知爲小人所賣遂憤鬱而死君子觀此亦可以諒其心矣若長史之輔驛王書記之佐強鎮其地位尤卑而心亦彌苦故比而附於篇焉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一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九

休源字慶緒先聖三十一代孫居會稽五世祖坦有傳高祖混曾祖
失名祖遙之宋尚書左丞父佩齊通直郎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
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
見者莫不為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齊明帝建武四
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
何以尚此足稱王佐之才後生之準的也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
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
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祀事
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賞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
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請當詣已備水
陸之品雲駐劄令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食米飯蒸鮑魚羹
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尚書令
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
略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梁武帝受齊禪
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
儀曹郎為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議具清通諳練故實自
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中是時
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凝滯吏部
郎任昉常稱之為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覓人後有選
人為獄司者帝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
參軍遷尚書左丞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於齊梁並
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史兼御史
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莫不懼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
事出為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鄉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帝謂之曰荆

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
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效其一割帝善其對乃勅
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與王懌代
鎮荊州復為懌府長史南鄉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
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帝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祕
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
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名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
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徵為太府卿俄授
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帝
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
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兼揚州刺史休源初為臨川
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
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
陳讓優詔不許在州畫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
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勅夜詔休源入晏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
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
時人名為兼天子四年遷疾帝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
年五月卒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朝薦蔬菲而已帝為之流涕顧謂
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
殞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強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為陛下惜之
詔曰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嚆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飭升榮建禮譽重緒紳理務
神州化草歌詠方興仁壽穆是義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贈第一材一具布五十疋錢五萬蠟二百斤尅
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諡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
夫孔休源立身忠正行已清恪首歲西浮渚宮東泊粉壤毗佐藩政



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原少孤。立志操風。範強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強禦。常以天下爲己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官顯職。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取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童。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殘字君嚴。先聖三十八代孫。父岑。父見弟。傳。殘擢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爲判官。羣卒。攝總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惡。殘邀志謙至府。與對榻臥。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爲殿中侍御史。唐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權酷。爲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賂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遂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殘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殘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詔斥涉。陝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爲危之。殘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殘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尋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諫上。急發捕位。劾禁中。殘奏刺吏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殘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殘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秦罷之下。却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殘上疏理之。詔釋下。却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遷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與今安在。是。可往爲朕求之。度以

殘對。卽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殘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嚮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殘峻爲之禁。親更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殘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自餘族才可用。用之。稟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闕。貨貨所餉。犀珎下及僕隸。殘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殘以海道歲一往復。荷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懼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惟殘常自行。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擄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當是時。帝以武功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貴爲類。何意助之。殘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可與論。是非。帝入先言。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楊旻。皆無功。憂死。獨殘不遷。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穆宗立。召爲吏部侍郎。殘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屬。未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遷尚書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畱何去之果。殘曰。吾豈要君者。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即官二宜去。愈曰。公無謂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卽上疏言。臣與殘同在南省。數與殘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殘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畱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殘據理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諡曰貞。

戰字方舉、殘之弟也。初叔巢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
護其長兄，戰擢明經書判高等，為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
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政故嘗助盧從史為政虐者，從史敗，孟元陽
代欲復用之，最移書昭義前，戰乃上列其狀。帝怒，流政播州。轉侍
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朱泚以彭偃為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
鄆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戰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
為之，泚逆子不鳥，戰欲伏乃于泚求進乎？」蓋效季孫行父逐莒僕
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為湖南觀察使。召授
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戰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悅。
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

魏珣字東美，居汝上。曾祖尚陞，六十三代五經博士贈衍聖公第六
子也。祖衍銘，父興洪，福建按察使。珣自幼讀書，即留心經濟，不為
章句學。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聖祖幸魯，釋奠孔子，珣時年十七，以陪祀

賜恩貢出身，除湖廣武昌府通判。在任三年，以卓異薦，擢知江南徐州。
徐民餓於丁賦，釐革不易。珣捐貲，循七載民困以蘇。河道總督張鵬
聞薦其熟諳河務，授邳睢同知。尋陞山西平陽府知府，移知雲南順
寧。又改開化丁內艱，歸服闋，補四川龍安府。珣歷守邊郡，皆因俗
為治，弊去太甚，蠻服安之。再以卓薦，擢湖廣分守。上荆南道，排荆門
萬壑之險，為民築堤捍患。民因以孔公名其堤焉。五十五年，授廣西
按察使。廣西地瘠民悍，林深箐密，獍狴多窟穴，其內伺隙陸梁而各
土司亦往往自相仇殺。郡縣不能制，珣至，力除因循之習。每遇大
案設法捕治，務盡根株。靈川縣獍廖三尤巢深窟，聚數出焚掠。珣
白撫軍陳元龍曰：「不獲渠魁，患正未已。」元龍乃遣兵往剿，又檄縣令
樓儼率鄉勇共擊。獍阻采獵，猶負固不服。珣指示機宜，困之浹
旬，卒就擒。自此諸苗皆畏法，莫敢為非者。五十七年，遷四川布

政使。時西藏用兵，珣籌餉於又木多，轉輸絕域，民不知勞。重築瀘
江口堰，蜀人比之李冰。六十一年，廣西巡撫缺，

詔廷臣舉可任者，陳元龍以珣薦，遂

命巡撫廣西。粵人既喜其復來，而珣亦深悉粵之利弊，首重民食，核
實常平積穀三百萬石。他如催科有法，獄訟不擾，端士習淑，民風百
廢具舉。

世宗即位，嘉其勞，加總督銜，以寵重之。雍正二年，授兵部尚書，總督兩
廣軍務。乃建議改連山陽山二縣直隸連州，以便控御。裁碣石守備，
設同知駐衛城，以資彈壓。沿海數千里，多宿重兵，餉道遼遠，恆苦不
繼。議於提鎮協營各建倉儲穀，依常平例計口借給，以足兵食。又請
撥廣西倉穀三十萬石分貯東省，以備賑難。先後條奏皆得
旨允行。五年春，入覲奉

命先借河漕督撫諸臣會勘蘇松水利事宜。珣議先開劉家河入海
故道，而吳淞白茆七浦亦應次第疏築。事雖不行，朝議寔之。將還粵，
子假展謁祖林道宿州靈壁，聞見溝渠不通，水潦停積，恐為河患，具疏
入告。

上為申飭河臣修治。八年，河督齊蘇勒卒，

上念此任非珣不可，

命移節治河。

親指授方略，以黃淮交衝，自山盱高寶至瓜州隄防不足，賴宜有源流
兼治之法，而高堰勢尤險要，將發帑金百萬以專力治之。時珣年
六十五矣，奉

命從事，不憚勞瘁，衝風冒雪，往來洪濤巨浪間，以是遭疾。

上聞

賜人參藥餌，

命其子刑部郎中傅霖帶同御醫孟旭胡微麟馳驛往視。未至而遺疏

已入

上為健悼

賜祭葬諡曰溫僖子三傳其長子也初知四川蓬溪縣及毓琦為川
藩以例引避改知河南偃師歷南陽府同知陞山東濟南知府改江
西贛州所至皆有循聲其在偃師也歲旱不及申請即開倉借賑又
力請於上官免軍前運米之役民至今德之其在贛以命案與上官
爭不相得劾其才力不及改刑部員外郎尋陞本部郎中引疾致仕
卒於家

述曰方伯連帥擁節鉞總數十州跨地千餘里帶甲之士數十萬土
地人民城池貢賦器甲之屬隸府下生殺黜陟予奪惟其命職任重
而權勢易以相傾故非昌黎所云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
不幸往往有事若數君子正直廉幹克靖一方詩曰之屏之翰百辟
為憲其斯人之謂與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一終



儒藏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二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

融字文舉先聖二十代孫父宙有傳融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車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請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入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世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獲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手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邱洪陳雷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歿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謁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遺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車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

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儉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康成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退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袁術僭亂曹操以楊彪與術為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雪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



關里文獻考

卷八二

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儼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碑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宮之亂，斷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機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非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魯權信如下和智如孫臏，冤如杜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雖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荆州牧劉表策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瞶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實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已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破蚌欲開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過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率淵數，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

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沒，欲為修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胤，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不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客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郡慮字鴻豫，漢獻帝嘗時見融及慮，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劾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操以書和解之，慮復承望操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融，融報曰：『畏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融退懼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厥夕被其夢，喜而求質，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知非非鼎，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冠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遺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昔侯景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榆火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

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數巨額，堅而無窮，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和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數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令兒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融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平原禰衡與融善，融嘗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囑咨郎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邁邁，尼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聽，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鸛鳥累百，不如一鵠，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壅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說條，單于終軍欲以長纆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騷虞，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愛衡才，數稱述於操，操既積嫌忌，而卻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皆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訕朝廷，又融為九

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我何用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黃初中，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傅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敕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述曰：范蔚宗後漢書傳贊云：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屈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懷懷焉嗚嗚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諒哉。又譜載融為宙第四子，上有三兄，曰晨，曰謙，曰襄，下有一弟，曰昱。按融以建安十三年見殺，年五十六，其生也應於永興元年癸巳。梁冀之伏誅，也在延熹二年己亥，是時融生止七歲，而昱傳中已有大將軍梁冀辟不應語，則昇之齒長於融也，明甚不得云昱為融弟也。又後漢書注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今云宙五子，融居四，是皆譜之可疑者。再考漢太山都尉碑，宙以延熹六年卒，融年僅十一，而本傳曰年十三喪父，張儉亡命在建寧二年，融已十七，而曰年十六儉少

之又誤在史矣。爲附識於此。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二終



關里

關里文獻考 卷八二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三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一

愉字敬康先聖二十五代孫六世祖彪與其兄宙同傳五世祖父魏大鴻臚高祖郁冀州刺史曾祖潛太子少傅避地會稽因家焉祖吳豫章太守父恬吳侍中選曹尚書湘東太守歷世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偉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就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於洛晉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水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馬元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於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大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廩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情劣無益毗佐方今強寇未殄疆場日棘政煩役重百姓困苦豈敢擅威暴民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

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民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愉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茲更擅威暴民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蔭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蔭居之邪導不從由是為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三子問汪國問嗣爵位至建安太守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還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強自立愉國與汪少屬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國形素羸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按國胥書作安國蓋疑以字行也

汪曰貞侯忠孝廉正為時名臣而二子以直亮清慎並見重當世可

爲能克其家者矣。餘不溪逕今浙江德清縣人立祠其地歲時享祀不絕抑所謂聰明正直而登沒則可祀於鄉者歟至若當世目爲神人及龜紐左顧之事其說近誕儒者所不道云。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三終



儒藏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四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二

坦字君平先聖二十六代孫居會稽曾祖竺見從父愉傳祖冲晉丹陽太守尚書令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量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觀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而與禹徐觀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汚宮諸宅莫大之惡也卿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李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大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闕庠序率爾貢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選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莫敢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二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凡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闡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命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翫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証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遣

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庾亮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運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臺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臺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都督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譏以爲本不應須召都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鑿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亮亮並欲用坦爲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組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秋道非南北迴還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機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



六之艱既過維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舊命戎狄之手
 踴躍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
 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爾文同焚賢愚所歎矜
 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
 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
 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
 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通僞龍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
 况身嬰之能無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
 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眾轉河南之卒
 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寶融之保河西鯨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
 足為喻聖上寬明幸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
 列國况二三子無異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
 六軍戒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
 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
 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
 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
 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
 王彬卒議者欲卻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使有后之喪
 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
 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常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
 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詒諫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快快不悅
 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曰慨然
 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
 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修短命
 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
 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棧橡之佐常顧下風

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
 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
 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
 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
 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
 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
 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
 申尋往復不覺淚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
 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餐之子昆嗣
 嚴字彭祖先聖二十六代孫居會稽父倫見祖奕傳嚴少仕州郡歷
 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
 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閭外嚴言
 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
 儀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
 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
 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聞日侍坐亦已粗申所
 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惟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
 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
 可守管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蔣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
 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
 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者都邑雜處人間
 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
 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亮議曰順本居正
 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請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
 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所議之事猶覺背戾影今欲依鴻祀之制於
 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

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惟德是輔陛下
祇順恭敬聞心兆庶可以消災復具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口
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維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與帝嘉之
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不就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
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
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厨食皆應減省帝曰
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
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其得人和餘
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
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哀爲之又賦
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於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
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述曰東晉僻居江左地促勢衰此正君臣枕戈待旦之秋也乃將相
疎庸苟安自足王導庾亮既乏恢復之才殷浩又祇以虛聲取累遂
使坐失事機釀成禍亂以致朔方雲擾逆豎弄戈圖之不滅國用殄
滅讀二公傳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若輩也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四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五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三

琳之字彥琳先聖二十八代孫居會稽祖沉有傳父厥吳興太守累遷廷尉光祿大夫有文集十一卷琳之強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琴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輕車尉相元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開祭酒元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且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敷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趨漏卮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傾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貨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詔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耶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尙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元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誦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糴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之而未辦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

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通逃爲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且宜依舊制元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尙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青兗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璽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重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印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運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實爲民害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饑荒米穀綿綿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於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茲雖勉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止用鍍而已至於袍襖襦袴必俟戰陣

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眾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畫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發易折粗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實不已。實由於私服爲之艱。實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取惡食惟君子能之。散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悅目之費。實者以之示奢儉者爲之單產眾所同誣而莫能獨異。愚謂且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劉裕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十一年又除劉裕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裕受晉禪是爲宋高祖永初二年召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肅眾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狼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諸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且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救下人一不得關凶勢轉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中行禁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暴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

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手下縱肆陵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纂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纂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史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琳之爲治中羨之使琳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琳之固陳琳之謂曰我獨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動動耶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太常書文集中卷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觀觀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宋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陵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觀遜業之譽無聞於鄉部情遊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扶風僻澗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向斯難况觀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觀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觀雖不敏常服斯言今龍精惟舊舉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閒曹則鳥鵲從方所憂去矣又曰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志加性情動密者觀學不綜質性又疏情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觀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榮耀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爲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爲黃門孝武帝孝建三年拜臨海太守初



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閒散用人漸輕至是帝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為近侍事居規納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選時良承真治轍於是吏部尚書顧峻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凱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或懷尚清理並任為散騎常侍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觀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改太子中庶子領勅軍校尉轉秘書監欲以為吏部郎不果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為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宣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觀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罵曰不醒僚類聞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賤有無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諸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雖時判決未嘗有壅累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帝每欲引見先遣人胡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物屬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觀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觀弟道存從弟微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觀出清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絹絹紙席之屬觀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因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清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穎川庾徵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觀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羅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觀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之屏氣莫敢欺犯八年觀自鄧州行謁徵為右衛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觀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

百錢道存慮觀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觀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廢帝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為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復出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是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廢帝而立湘東王或為明帝召觀為太子詹事遣故左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觀行會稽郡事先是廢帝使朱景雲持藥賜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死其長史鄧琬等不奉詔遂舉兵尋陽及得明帝即位令書復為子勛傳檄曰孤志違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或矯害明茂纂竊大寶貌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餐於是雍郢荆諸州皆起兵應之明年正月二徐司瑒青冀湘廣梁益諸州亦皆不奉明帝詔共應江州明帝以上流未附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至說觀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觀然其言遂亦奉尋陽王子房發兵馳檄以應子勛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通京邑與長子寶素謀未決其少子寶先勸之又見觀前鋒軍已渡浙江遂據郡附觀吳興太守王曇首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以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唐湖反與延熙合兵屯晉陵部陳甚盛及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東討庾業劉延熙孔瑛王曇首顧琛等諸軍相繼奔潰延熙赴水死業等東走會稽明帝又遣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觀所遣陸孝伯孔瑒兩軍復與戰又大敗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觀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曇又起兵攻郡觀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為夜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寶趨石塘先已具船海浦值潮固不得去眾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於嵒山村觀既走其從事中郎張綬封倉庫以降王曇入城殺

殺執事賜王子房縱兵大掠府庫盡空。若邪村民獻其參軍軍主孔
敬將斬之。敬曰：「吾年已過立，未嘗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
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璞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璞首以獻。觀爲
嶧山村民，縛送要。要曰：「此事孔璞之爲，無預卿事，可作首飾，當相爲
中上。」觀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要乃斬
之。東閭外，臨死求酒曰：「此平生所好。」時年五十一。初觀之起兵也，夢
行宣陽門道上，顧盼皆邱陵，觀寤告人曰：「邱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
克邪？」至是果如其言。弟道存由江夏內史遷南海太守，歷黃門、吏部
郎。爲晉安王子勛侍中，行雍州事。子勛兵敗，見殺。從弟徽謫失之。
述曰：「成琳乘寶見憐，自察思遠清操足登蜀俗矯矯之風，豈平尙矣。
雖思遠稱兵向關，史以叛書，然湘東繼統之時有乖世及之序，輔子
房以應子勛，是亦不忍受武之遺事，之不成實關天命，不可與照先
輩同日而語也。」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五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六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四

巢父字弱翁先聖三十七代孫父如圭見兄子戲傳巢父少力學與李自韓準裴政張叔明晦河陽祖徠山號竹溪六逸唐肅宗至德元年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鍾離民伍璘敗知名代宗肅宗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為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為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晉王為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襄陽中為河中賊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為魏博宣慰使巢父辭而才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眾是時悅久不臣而下皆厭亂謹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敢不摧巢父曰若爾不早自歸乃一刺賊耳悅曰能為劇賊豈不能為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以失職怨望因人情搖動遂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於巢父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眾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諫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助字英伯巢父兄子戡二十代孫也戡有傳戡次子溫諒唐時登進士為左拾遺生績為吉州軍事推官值黃巢之亂遂聞吉州新淦居焉績次子昌朋生瑱登南唐進士官至陵陽太守瑱第五子僑為宋泉州安溪主簿生或或單州防禦使兼淮南招討使生應求應求以學士承旨出知亳州貶鄂州團練副使生少璘少璘遷居安山生職職新野尹生興宗興宗生湘湘生樞樞明經進士官至江陵太守生伯異伯異生從星助高祖士倫從星長子也任惠州府同知曾祖思

極祖克德父希震勸明初以宋濂薦授行人奉使兩廣廣人德之為立生祠丁母憂歸朝命三起終不應卒賜諡祭

述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於君宗得二人焉乃一則生有榮名一則卒罹禍難豈亦有命存乎其閒耶然弱翁雖不得其死而抗節強藩持正義以觸羣不肖嗚呼偉哉千載猶有生氣矣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六終



關里文獻卷八十七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五

承恭字光祖先聖四十三代孫五世祖藏有傳高祖溫齊唐太子少傅曾祖吳後人避宋太宗諱改爲照宋史作迴萊州刺史祖昌庶成部郎中唐昭宗東遷舉族隨之遂占籍河南父莊爲晉右諫議大夫由職至莊皆登進士第承恭莊之子也以門廕授秘書省正字歷溫安豐二縣主簿時王審琦節制壽春以承恭名家子奏攝節度推官府罷調補鄭州錄事參軍入爲大理寺丞獻官詞託意求進宋太祖怒其引喻非宜免所居官放歸田里太宗卽位以赦復授舊官時初權酒以承恭監西京酒稅歲增課六千萬遷大理正議獄平允權庫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事遷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課第端拱三年下詔曰九寺三監國之羽儀制度聲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更遷授斯爲舊章比聞精神之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爲散地甚無謂焉朕將振之自我而始其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爲太常少卿魏羽爲秘書少監戶部郎中柴成務爲光祿少卿魏庫爲衛尉少卿張洎爲太僕少卿呂端爲大理少卿陳丙爲司農少卿袁廓爲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爲太府少卿又以屯田郎中雷有終爲少府監虞部郎中索湘爲將作少監時裴旻懷從吉宋雄先爲少卿皆改授東宮官又詔承恭與左散騎常侍徐鉉刊正道書俄以疾求解官且言早遊嵩少閒樂其風土願卜居焉帝詔見其廉瘠出御藥賜之授將作監致仕以其子玠同學究出身爲登封縣尉俾就祿養未果行而卒年六十二承恭少疎縱及長能折節自勵嘗上疏請令州縣長吏詢訪耆老求知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及舉令文賤賤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請詔京邑并諸州於要害處設木牌刻其字違者論如律帝皆爲行之尤率佛多蔬食所得奉祿大半以飯僧嘗勸帝勿殺人又請於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

尼人多言其迂闊云。

公恂字宗文先聖五十八代孫高祖思齊有傳曾祖克全元淮安路教授祖希泰讀書知大義元末率母避地不仕父信明永樂九年舉人公恂事繼母極孝景泰五年舉會試聞母疾不赴廷對帝以問禮部禮部具言其故特遣使召之日且午備試卷不及帝命翰林給以筆札登第卽丁母憂歸六年五十九代公薨妾江訴嗣公幼弱爲族人所侵詔遣禮部郎治喪公恂理家事天順元年授禮科給事中言論侃侃屢有建白奉勅賞邊宣布德意禁革侵漁人蒙實惠五年蘇州嘉定有滯獄未雪詔往勘之至卽白人皆服其明以此益有名七年大學士李賢言公恂大聖後賢善司馬恂宋大賢溫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誦孝肅皇后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傳孝肅后者憲宗生母方以皇貴妃有寵於是具冠服拜謝宮中傳以爲盛事云憲宗卽位改公恂大理左少卿公恂言臣世儒家不通法律乃復少詹事成化二年上章言兵事諸武臣譚然給事中御史交章駁之下獄謫漢陽知府未至丁父憂三年大學士商輅請復建言得罪者已既服闋得復故秩尋陞南京詹事七年卒年五十九著集二十卷

述曰光祖以佞佛貽譏宗文則以言兵忤衆迂怪疎闊君子笑之然二人居官並職亦非漫無表見者使舍其短而用其長亦未必盡空言無實者也

關里文獻卷八十七終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八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六

奮字君祖捷十三代襄成烈侯次子也官諸曹校尉父承漢平帝時爲侍中五官中郎將元始三年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使承與少府平晏羲和劉歆常侍謁者孫遷等治之明年明堂成封承爲鄉侯食邑千戶後爲莽大司馬奮少從劉歆受左氏春秋精究其義歆自謂弗若也或訪經傳於歆歆曰幸問孔君爲吾已還從之資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王莽之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地河西依大將軍竇融常爲上賓以從容論道爲事光武帝建武五年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操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立節治尚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龐氏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載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詣軍前奮當退卻而擊之愈厲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帝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斷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悉之若仇郡中稱爲清平後以病去官守

約鄉閭卒於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能繼其業作左氏說奕先聖二十四代孫父竺見兄子倫博奕爲首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以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餽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奕笑曰酒甕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子倫羣倫官黃門郎嘗注儀禮羣別有傳

賢字元亨父子歎三十三代襄聖侯次子也流寓寧陵賢幼端穎十歲能文章初從姚崇授經及聞江夏李邕長於易往質疑難邕聞其論大奇異之講論數日乃去後邕坐事賢遺書許昌男子孔璋璋爲上書邕得減死論賢又與張說說嘗曰說友多矣益說以善未有如元亨者邕進士第歷太子中舍深州刺史有惠愛政化大行或以薦帝曰朕嘗遣使察吏更多負我今賢能如此乎詔遷其官州民合數百人詣闕懇留帝從其情特賜白金十斤衡水莊一區增給田五頃以褒異之卒年五十九

昌字廣成先聖三十五代孫父德紹有傳唐貞觀中昌寓以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爲政三年重書褒美進膳部郎中子舜新唐書作祖舜爲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馴於庭

端隱字子宣先聖四十八代孫父傳有傳端隱幼聰敏博極典故成童即以明經授博士弟子員年十八登宋紹興進士時徽欽二帝陷於金營當路者莫不逃竄端隱獨喟然曰讀聖賢書所作何事國家慘變聞者寒心凡稍知大義者咸思仗劍以從王事禮義由賢者出況吾孔氏子孫乎乃與宗族中義氣激昂者數十人俱至大元帥宗澤幕府請自效復召募豪傑扈從高宗南渡後爲江寧府觀察推官歷官十載著清白聲以愛民爲務士大夫莫敢干以私者卒於官百姓哀慕立碑以頌其德方其觀風至句容也愛青城山水之秀曰此



福地也。吾百歲後其歸於是乎。後因勸農復至句容而沒。即其地。墓焉。次子瑄更名靈。留句容守其墓。

括字端中。亦先聖四十八代孫。居新淦。父淑見族父滋傳。括南宋初知淳安縣事。廉介有守。市號美。曰淳安清時以此况之名。聞行在所。高宗題殿柱曰。吏師孔括。歲滿百姓留之。帝諭宰相曰。可轉一官。令再任。終正議大夫。知濠州軍事。

元敬字忠卿。先聖五十一代孫。父肅有傳。元敬少孤。性篤孝。比長。奮志勵學。不與庸常伍。元世祖爲太子。撫軍伐宋。次於濮。元敬甫弱冠。

往謁於軍門。世祖奇之。命從軍而南。元既并宋。辟江東宣慰司。照磨改池州青陽縣尹。時兵燹後。官府草創。寬敏不軌。民往往避匿山谷。聞不敢出。胥吏乘機。傾覆其家產。元敬至。疏禁布。誠節用。薄賦。令於邑曰。有能徙城中者。復之不期。月市肆成。聚政乎人。和秩滿。寓金陵。江南行御史臺辟爲掾史。不就。中丞劉伯宣宣慰周伯英薦授。

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照磨。錄囚溫之平陽。有冤繫累年不決者。元敬察其誣。得立釋。東陽玉山羣寇蜂起。行臺欲招討。議誰可使者。食曰。非孔元敬不可。元敬受命。冒鋒鏑入其巢穴。曉以禍福。賊眾股栗。

會大軍繼至。諸校爭首功。欲盡殲焉。元敬爲籍其渠魁。誅之。脅從無辜者數萬人。悉縱還鄉井。調福建閩海道照磨。尋陞邵武路經歷。府有大獄。吏文致具案。元敬原情破之。主者不能決。兩讞上之。朝廷從元敬擬。他日復有疑獄。元敬語主吏曰。於法當如是。及獄成。卒無不。

如元敬擬者。一時服其平允。後以興化路經歷致仕。歸。元敬生平以纂述祖德爲事。徵求文獻。撰成素王世紀十二卷。年七十卒。

克慧字慧元。先聖五十五代孫。居廣州。高祖元演有傳。元演生之。邈之。邈生次。次生思儒。思儒官至福建市泊提舉。所至有聲。生克。克以兄思儒無子。命克慧爲思儒嗣。克慧年十八。登元仁宗延祐五年進士。授寧化尹。尋擢撫州同知。時催科政急。克慧專以撫字爲務。

愛民興學。戶口倍增。臨川吳澄素負重望。不爲當事屈。獨就見克慧。爲莫逆交。時人以徐禪陳蕃爲比。任滿考最。陞浙江行中書省參議。兵戈以來。公私交困。克慧條上蠲屯田。謹鹽政。集游民等十四事奏之。皆見施行。遷陝西路廉訪副使。秉持風紀。不避權貴。貪墨不法者。皆望風避去。致仕歸。士民建祠祀之。著德臺集奏疏。歷官紀歸田錄等書。

彥祿字朝庸。先聖五十九代孫。祖諱有傳。父公郁以捐粟。賑淮南饑。授承事郎。彥祿幼讀書。日記萬言。明成化五年。舉於鄉。授河南裕州知州。裕州當西南之衝。商賈流寓。過土著之半。先是有豪猾結黨橫行。民受其害。不可制。彥祿初下車。即轉其果魁置之。法餘皆聞風遁去。民乃得安。又禁游手務農桑。典學設教。境遂大治。年四十六卒。於官。裕民爲之罷市巷哭。吏民百餘人共扶柩還曲阜。號哭而去。

聞定字知止。先聖六十二代孫。六世祖希敬見世職知縣。變傳希敬。長子諱爲英。山縣丞。生公紹。公紹生彥珮。彥珮三氏學。錄生承茹。承茹明魯王府紀善。生宏典。宏典德州學正。聞定其長子也。爲宣化府西路通判。有惠政。民愛戴之。尋陞四川鹽課司提舉。百姓遮道哭。

聞事聞於朝。得以陞銜。留任。後以親老致仕。歸。貞瑄字用六。先聖六十三代孫。六世祖諱有傳。諱第三子公忱。生彥祥。彥祥生承亮。承亮開封府教授。生宏憲。宏憲生聞商。貞瑄聞商子也。究心經史。精算法。韻學。中順治十八年。會試。副榜。授泰安學正。陞雲南大姚知縣。滇省鹽法壅滯。前明定以按丁派食之法。兵火以後。丁亡額闕。民不能償。貞瑄乃請減之。民困以息。又境有前明黔國公。

勳莊被土酋所占。上官受賄。賂復主之。貞瑄不勝憤。爲力爭於上。不得。遂罷去。歸。構聊園以自樂。著聊園文集詩略。撰新說大成樂律全書。撰記黔記泰山紀勝。縮地歌等書。年八十三卒。

尙絨字震之。先聖六十四代孫。祖聞禮有傳。父貞坤。尙絨明天啓四



年舉人會試不第。三上疏陳時事不報。崇禎十三年選授陝西鳳翔知縣。時流賊蹂躪中原。陝殘破。向銑單車赴任。撫瘡痍之眾而安戢之民。因少蘇陞鳳翔府同知。會督師馬士英擬用其私人傅夢弼。漕撫路振飛乃奏向銑別補山清河務同知。尋致仕歸。卒於家。其子鳳翔也。修五丈原諸葛祠。慨然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微斯人吾誰與歸。其後邑人思之。遂以配食武侯焉。

向銑字昭之。亦先聖六十四代孫。父貞堪有傳。向銑少以廩舉孝行。貢入太學。授博平教諭。遷尉縣令。縣故有木患。向銑爲築堤以禦民。離昏墊之苦而復便轉輸。至今稱利焉。

向惇字德允。亦先聖六十四代孫。祖聞緒有傳。父貞播。向惇醇朴廉靜。居家以孝友稱。康熙十七年舉於鄉。授陝西同官知縣。時王師征伐西夷。遠踰大漠。輓運軍需人多。惇其寒苦。向惇獨毅然往。上官憐其賢。勢令同僚助以金。辭不受。居官九載。家無餘財。聞者稱爲廉吏云。

典詢字愛吾。先聖六十六代孫。祖向銑。向銑弟也。父衍淳。曲阜知縣。加東昌府通判。典詢以陪祀恩。貢授雲南麗江府通判。麗江處滇西北。鄰密邇土番。明初置軍民府。世以土酋木氏知府事。其民椎魯不知學。喜人怒獸。時出攻殺爲患。而流官通判其地者。又率以聞曹不任。事故其俗益敝。典詢至。力以變化風俗爲己任。因仿文翁治蜀之法。乃請建文廟。闢學舍。置師儒。集流寓之士。日與講明先王之道。由是其俗漸化。陞貴州定番知州。以疾歸。卒於家。

述曰。昔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自哉斯言。然大守承流布化而縣令尤爲親民之官。右自若魚以下。或爲守或爲令。類能興化致治。克稱厥職者。抑吾聞之。明者多矣。察則苛。以奕之聰察而能使民。衷若考妣焉。不尤善用其明者。與再昌爲考宋人趙明誠金石錄有。

孔昌寓碑載其世系云。宣尼父三十六世孫也。十四世祖潛。吳侍中生。晉豫章太守。竺竺生。大尚書。冲冲生。大司農。侃侃生。秘書監。滔滔生。江夏太守。侯侯生。宋尚書。左丞。幼幼生。尚書。右丞。遙之。遙之生。中書侍郎。畢畢生。齊散騎常侍。珣珣生。梁侍中。休休生。休休生。陳黃門侍郎。宗範宗範生。陳散騎常侍。伯魚伯魚生。隋秘書正字。德紹德紹生。昌寓今家譜列昌寓於三十五代。其父德紹。祖伯魯。曾祖宗範。高祖休休。五世祖珣。皆與碑合。惟魚魯字小有訛舛。至珣直以爲遙之。于而無中書侍郎畢。一代則與碑異。又其上世十三世祖潛生竺竺。生冲冲。生侃侃。亦與碑合。至侃則謂侃生散騎常侍坦。坦生散騎常侍混。混生失考。孫遙之又與碑異。譜內有名滔者在二十九代。乃齊散騎常侍景偉子。仕梁爲海鹽令。非晉時人。官亦非秘書監。有爲江夏太守名侯者在二十七代。乃餘不亭侯愉之孫。平越中郎將汪之子。其子名祐。隱於四明。並非滔之子。其子亦無名幼爲尚書左丞者。其中孰爲錯謬。茫茫千載。竟不可辨。按梁書及南史。休休傳皆云。冲之八世孫曾祖遙之父珣。則珣爲遙之之孫。非遙之子。與碑相合。似乎其誤在譜。但譜傳已久。歷世相承。又未可執一據而妄改。茲考於休休源德紹昌寓諸傳。世次仍依譜爲斷。而附敘碑與譜之互異者於此。以見考古者傳信之非易也。

關里文獻考卷八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八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七

宙字季將先聖十九代孫六世祖黃見太常侯侯城傳黃子及孫失考其曾孫尚爲鉅鹿太守生鳴鳴爲陳相生賢賢生三子長卽宙次翊字元世次彪字元上宙治嚴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官至太山都尉翊舉孝廉爲御史中丞令拜尚書彪舉孝廉拜尚書侍郎轉治書御史出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以病辭官

述曰右兄弟三人皆一時良吏而史冊不登鮮有能舉其事者其可徵者僅墓碑而已宙彪兩碑今移置祖廟中以歷世久遠字漸剝蝕又摹搨者多漫漶更甚至延平元年孔翊碑考祖庭廣記已云缺落不可讀今并其石亦不可復見矣嗚呼三君之治績其遂將泯沒於斯乎故考諸貞石參以字書就其可知者載其文如左季將墓碑曰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淑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闢闢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達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傳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故能興朴於彫幣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首猶夏不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修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君田畯喜於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府復長幼於酬酢稔會道篤病告困致仕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疾貴速朽之反眞慕寧儉之遺則甕甃不華明器不設凡百仰高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開是虔夙夜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變時靡撫茲岱方帥彼凶人覆南畝孔儲山有夷行豐年多黍稱彼兕觥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疾乃委其榮忠告慇懃履省乃聽恭儉自終蓋不敝生播高譽沒垂令名永矢

不刊億載揚聲延熹七年七月戊造元上墓碑曰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穎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帥禮不爽好惡不愆考衷度衷修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瞻焉池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乃翻爾束帶弘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投命如毛諾則不宿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留宿遷出京師遭大君泣踰皐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薦可黜否日恪位佇所在祇肅拜治書御史唐阜陶之廉恕博陵太守郡阻山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賊劉曼張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五教刑四凶以勝殘乃愛尚桓桓桓桓馬端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施憲每合天心之所惡不強人義之所欲不而歸於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舉此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太和海內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需病解官彈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裴謨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之綱而疾流乃碩乃世建寧四年月辛哀哉魂神超邁家分冥遺孤切絕于嗟想形識惟君之軌欲生羣臣號咷靡所復還夫逝往不可追分迹今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撥有數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所見於時頌是故吏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頌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孔君大聖之尊悼懿允元數其元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亮彼克王道辨物居方也名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

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潔白駒俾世。憤慨。當享眉者莫匪爾極。遷不意悲兮。息漫漫。庶幾復。咨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惟我君纘。表於丹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于以慰靈右博陵太守碑。內云彪顯川君之元子也。考家譜以彪爲賢之季子。賢亦不載官。顯川事歷世久遠無可考。謹不敢妄改。譜牒姑識其互異者於此。關里文獻考卷八十九終



關里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十八

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行先聖二十七代孫也居會稽父聞見祖餘不亭侯愉傳靖始察郡孝廉功曹吏著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晉安帝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初劉裕以參軍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靖宅靖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遂出適見裕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贈給甚厚裕後討孫恩時桓元篡形已著裕欲於山陰建義討之靖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元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釁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覺不尅裕亦以爲然既定桓元以靖爲會稽內史靖到任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削遊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徵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靖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修飭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是歲劉裕北伐靖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洛裕爲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命以爲尚書令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裕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裕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宋武帝永初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四生靈符靈運道徽坐歷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弟駕部郎道徽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坐一本作坐與道徽二人皆見宋書家譜失載但字典無坐坐字者南史有吳興太守孔山士恐坐坐皆山士之訛靈運官著作

郎

靈符宋文帝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孝武帝大明初自侍中爲輔國將軍鄧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三縣界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士著之民習既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歎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覲之顏師伯嗣湘東王或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耳疏皇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奮功自息宜募亡叛通郵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劭都願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養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有通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元謨議曰小民貧賤遠就荒曠去舊卽新種植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實申息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曠方窮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從其徙民並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爲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舍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靈符慙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修理則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譏議遣使鞭殺之明帝卽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二子湛之淵之於都陽死淵之南史作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



秀之著作郎靈運子也。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還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秀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秀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還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小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西昌侯。肅。冠軍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秀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肅。肅。輔政。防制諸藩。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秀之爲寧朔將軍。督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欲令殺晉熙秀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秀之不從。遂不食而卒。

延之字長源。先聖四十六代孫。居新淦。高祖瑄見明行人勸傳。曾祖情。祖質。父中正。延之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隴上。夜然松明。繼之學。藝大成。宋仁宗慶歷二年。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欽州軍事。推官。四年。廣西蠻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起反。安撫杜杞討平之。延之策盡居多。杞書奏。議皆延之屬。臺遷監杭州。龍山稅知洪州。新建縣。又知筠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尹奏。可罷御史與尹爭不決。詔延之按視。延之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詔從之。尋知封州。卽用爲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延之爭以爲無益。乃不果。城遷本路。轉運判官。以母老辭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於民。歲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租稅等。然不遇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延之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於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延之使復其故。麻欽雷三州蠻戶以採珠爲富人。所役屬延之。尋使自爲業者六百家。皆足著令。交趾使來桂州。陰齎貨爲市。須負重三千人。延之止不與。

使由此不數至。雷州並海。守方倪爲不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畫。悉收官屬。并其弩繫獄。晝夜榜。官軍事推官呂潛以病死。延之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病死。人譏。咸立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卽爲本路轉運使。罷鼎州六寨。歲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洞南江宜麻。稻有黃金丹砂之產。道人諡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延之奏不可。乃止。召以爲開封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課法以歲滿爲率。歲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爲權管勾三司都理欠。遷由司。延之自欽州九還至。尚書司封郎中。賜緋魚服。尋出知潤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一。延之氣仁色溫。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辨且強也。方微時。已劇切上官。老益自強。不以齟齬易意。事母孝。持己約。與人交盡其義。家食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一日廢。工於爲文。有文集二十卷。子七。康仲文。武仲平。仲和。仲義。仲南。仲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嘗時以爲盛。文仲武仲平。仲自有傳。和仲五舉進士。義仲南仲並以廩補太廟齋郎。

傳原名若古。字世文。先聖四十七代孫。祖道輔。有傳。父舜亮。將作監丞。知仙源縣事。傳博極羣書。尤精易學。操行介潔。不爲利誘。勢怵。宋建炎中。隨宗子端友南渡。居於衢。紹興二年。知郴州。鋤強扶貧。民咸畏服。移知陝州。以平鼎澧寇功。進秩。改撫州。會建昌卒。開傳車。馳至。諭以禍福。一軍帖然。進續白氏六帖文。樞要記書送祔省。晚號杉溪。有杉溪集。及孔子編年。東家雜記等書。官至中散大夫。贈中大夫。年七十五卒。

公才字義文。先聖五十八代孫。父諱見。世職知縣。簡傳。公才諱第。三子也。明成化十九年。舉於鄉。初知江都縣。正德二年。內擢兵部車駕司主事。時劉瑾竊政。百僚承順。意旨綱紀大壞。公才恥隨眾俯仰。

自請外補改大名府通判尋知和州九年流賊入境州將閉城自衛公才厲聲曰如此其如城外生靈何乃疾令開門放男女數萬人以入又率民兵捍禦之境內宴然民爲立生祠祀之明年陞山西按察使僉事兼理大同兵備大同越處關外時有虜患仕者多詭避其地公才受命卽赴至則繕城隍飭武備屹然稱北門鎖鑰朝廷錄邊功多優賜後致仕歸年七十六卒於家

彥綸字朝音先聖五十九代孫居句容七世祖學孝見明大學士貞運傳學孝第三子世洪世洪生思學思學生克文克文生希政希政生文知文知生公鎮公鎮生彥綸彥綸景泰元年舉人爲台州通判正直廉介吏民畏而懷之擢吏部文選司郎中未行卒祀台州名宦祠

尙則字儀之先聖六十四代孫八世祖希大見克欽傳希大生詩詩長子公鏞明永樂十五年舉人生彥綸彥綸生承沂承沂林廟舉事生宏樞宏樞生問耀問耀生貞遇貞遇善鼓琴著有琴譜尙則其次子也少有膽氣崇禎十三年成進士知河南洛陽縣時流寇充斥當事者尙無敵之術賊陽就招安而仍肆出攻掠尙則勦撫兼施縣境盜勢稍戢先是賊陷河南有竊福藩寶玩者有司利其貨悉意窮究胥吏以是導之尙則曰吾聞君子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患網利以蓄怨吾不爲也悉置不問太守郭某忌之誣以疾遂解職歸起補全椒縣全椒地瘠民貧逋逃者衆其賦役復累及鄉里代償民不堪命官亦以催科不力獲譴者相望尙則力爲請於上官得少汰其賦額有魏國公家奴犯法尙則械治之不少貸曰吾爲朝廷司牧知有法耳於是一郡股栗用巡按御史王雷臣薦擢刑部主事尋由員外遷郎中侍郎解某雅重之嘗語僚屬曰深文者苛之屬也意思者忍之屬也如孔君者吾知免矣尋解組歸卒於家年五十九

述曰昔子太叔繼子產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多盜至於盡殺乃止

夫清靜簡厚優柔而移易之此與道致治之世所爲也若夫民俗彫敝軌轍生則有非精明武健不爲功者故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右自季恭以下類皆明習文法英毅強幹能以威成其愛者故卒生有榮號沒見奉祀類而紀之以見循良之吏之未可以一格論也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終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一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十九

德紹先聖三十四代孫居會稽祖宗範見高祖休淵傳父伯魯陳散
騎常侍德紹隋祕書省正字善城縣丞後事實建德為中書侍郎嘗
草檄毀唐太宗及建德滅帝執德紹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誘我云
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碎投樓下死

宗曰先聖四十五代孫祖昇中興第三子也為兗州參軍父延齡
以朱異宗幸魯恩賜同學出身宗曰為兗州司戶參軍僕智高未
反時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且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
州陳瑛瑛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
去無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且叱賊且大罵遂與
都監張立成俱被害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始宗旦
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體人多惡
之其後立節如此

文甫先聖五十一代孫十世祖唐散騎常侍昌黎見父緯傳昌黎當
唐末朱溫之亂依嶺南節度使徐彥若避地南雄生葆葆生承休承
休居廣州不能自存當事者念其高祖殘昔鎮嶺南有惠政乃以廣
恩館廢寺田贈之生繼明繼明長子維翰生愈愈生家修家修生茂
高茂嵩宋高祖時為刺史生伯鼎伯鼎孝宗時為中書舍人長
子德超生文甫文甫長八尺餘能挽三石弓居廣東高明縣以勇力
聞郡邑聞嘉熙中邑有寇警守令檄使捍賊文甫挺身赴關所向克
捷以功授都巡檢使後賊又統二千人至文甫與戰矢竭自午至暮
所擊殺者數百人斬渠帥繼而賊眾大集圍之數重文甫馬蹶遂
被害朝廷憫之錄其子孫世為校尉

州民曹參軍生糖糖第五子安仁五舉進士生仲連仲連生汶汶五
舉進士為常德府錄事參軍生偉偉生彬彬生世隆世隆為通事舍
人生三益三益生鼎一槍鼎一次子也仕元為邵武府經歷仗義死
節贈承直郎濟寧府總管

承浦先聖六十代孫曾祖詩見明刑部郎中尚則傳祖公鑽詩第三
子也父彥縷明正德六年流賊劉七犯關里承浦抗義拒賊為賊所
害妻王氏并死之

關籍字知史先聖六十二代孫世職知縣聞簡弟也明天啓五年成
進士授行人故事行人使藩府必有餽餉使客復不勝需索習以為
常聞籍奉使諭祭榮藩再諭祭淮藩悉謝卻之秩滿還南京吏部考
功司主事陞本司郎中出為陝西按察僉事西寧兵備道西寧當承
平日久邊備廢弛滑夷奸賈闖出塞外恣為奸利疆吏知而弗問且
因而漁獵之疆事用大壞聞籍至申約束嚴關禁平馬價闖出入者
有禁邊境大治驗年遷參議移治商維未之任察罕寇甘州聞籍奉
檄護將士禦敵與戰大捷寇遁去督臣上其績且聞籍西寧會新差
內臣移駐鎮海堡市馬偵知番商馬安邦有善馬令參將白某以計
取之而滅其直安邦素以俠結城中大族推埋為奸至是志欲執
內臣而甘心焉內臣懼奔還西寧謀勒兵誅之安邦遂嘯聚亡命外
結西夷執白參將犯西寧副總兵莫與京禦之所將卒多賊親故無
聞志遂敗績而賊黨劉監生等因乘亂攻殺內臣開門為內應聞籍
見事不可為積薪戶外謂其妻曰我國之藩臣暫與城同存亡爾輩
亦義不可辱賊手遂與妻朱氏媳顏氏及二女俱投火中死聞籍死
後三日安邦等亦伏誅初安邦嘗以事繫獄聞籍督之數十及陷西
寧得聞籍子善視之其德乎於人如此事平贈光祿寺少卿
貞璞字用孫先聖六十三代孫十世祖淑見元太常禮儀院判思遠
傳淑第五子思永東平路同知思永生克康克康元太常禮儀院太

祝生希遠。希遠明兗州府通判。生語。諸生公鉅。公鉅生彥平。彥平生承錫。承錫生宏端。宏端生聞相。與璞聞相子也。知河南伊陽縣。流寇犯境。與璞竭力捍禦。城破不屈死之。祀於鄉。與璞之殉難也。長子尙和。聞難奔往并遇害。大子尙穆。負骸骨以歸。

貞度字宏甫。亦先聖六十三代孫。二十五世祖。殘有傳。殘長子溫。賢唐時爲四門博士。其長子絢。懿宗咸通二年進士。及第。僖宗乾符三年。爲丹陽令。卒於官。值兵亂。子昌言幼。不克歸。遂家於丹陽。昌言生子芳。爲校書郎。芳生維乾。以九經及第。爲國子博士。校定五經義疏。維乾生清舉。進士。爲兗州參軍。清生簡之。簡之生宗本。宗本生若晉。若晉生端方。端方生璇。璇生標。居合肥。生元啓。元啓生萬福。萬福生泮。泮生思亭。思亭生克用。克用生希政。希政從明太祖取建業。平陳友諒。又從大將軍廖永忠平廣東。以功授總旗。調守清遠。因家焉。生伯英。伯英以總旗從征。交趾陣亡。生公祥。公祥長子彥禮。次子彥義。彥禮生承平。承平次子煦。湖廣衡州府學教授。生聞鵬。聞鵬萬曆中官淮安府同知。治河有德。政民生祀之。生貞度。貞度爲光祿寺大官署署丞。子五尙友。尙賢。尙忠。尙芳。尙勳。

本朝順治四年九月。城陷。全家死節。時同宗殉節者又有貞復。尙爵尙廣。尙恭。衍斌。及衍斌之二子。凡七人。貞復父聞麟。煦長子。尙爵卽貞復次子。尙廣父貞亨。祖聞行。曾祖宏農。高祖承章。承章彥義子也。尙恭父貞本。聞行第三子。衍斌原名熙。父尙聖。祖貞元。曾祖聞詩。高祖宏見。宏見承章子也。衍斌二子失名。衍儒字仲升。五世祖承澤。五十九代衍聖公第三子也。高祖宏性曾祖聞聰。南城兵馬司指揮。祖貞樞。海州知州。父尙暉。衍儒尙暉次子也。明末爲諸生。值流寇逼城。勇往禦敵。被執不屈死之。興聖六世祖承源。五十九代衍聖公第四子也。承源生宏憲。宏憲生聞傑。聞傑生貞光。貞光生尙書。尙書生衍楷。興聖衍楷子也。明末爲

諸生。聞聞賊陷北京。莊烈帝殉國。乃伴狂哭泣。痛不欲生。踰年。闔戶自經死。弟興燦亦諸生。聞賊遣僞將軍郭升。徇兗州。至曲阜。晉謁聖廟。興燦瞋目大罵。被執不屈。升終以其義而釋之。

述曰。汾欽家傳才百餘人。而於死節之士得二十三焉。嗚呼。何其多也。夫士之輕身以趣義者。雖曰所性固然。要亦詩書禮樂之教優柔而鑒飮之。故能見危不避。慷慨捐生。用以激厲頑頑。耀名竹帛。世澤之盛。豈有本焉。昔陳琳草檄罵曹操。已卽爲操草檄。德紹文譽不及孔璋。而大吠非主之對視。俯首乞謝者。猶有生氣。若太宗容物之量。則又出曹操下矣。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一終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二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

廖子文禮先聖二十代孫父宙有傳。廖與張儉友善張儉之獄與弟融爭死詔書竟坐張遂被法語在融傳中。裏有墓碑埋沒已久雍正三年出城東廢地土中守廟百戶陳曰訓移植廟中同文門下文字磨滅不可讀粗辨姓氏而已。

趙子繼光先聖三十六代孫居豐慶父賢有傳。趙通左氏春秋事親以孝聞遭母喪號痛欲絕既葬將廬於墓所廬子歎謂曰汝生盡歎死盡哀庶幾孝者矣。今汝幼吾又年老義未安也更思之。趙不得已廬中門外晝夜哀泣者三年有司欲旌之趙謝曰身之事親歎於心者多矣敢竊名耶。乃止年七十六卒。

廖輔字德甫先聖四十五代孫父勛有傳。廖輔年十八為仙源縣主簿秩滿除將作監主簿以父疾求解職侍養衣不解帶者十五年服闕知仙源縣官至國子監博士子二漢英宗毅漢英聰敏博覽善詩詞蚤卒。宗毅官亦至國子博士。

聖聰先聖四十六代孫居廣州祖繼明見文甫傳。繼明次子惟聚生聖聰聖聰事曾祖承休以孝聞承休有痼疾聖聰聽醫言割股調藥承休疾尋愈而聖聰竟以股傷殞里人哀之為立廟粵秀山之麓歲時祀之。

敗字寧極譜失其名世系不可考。宋史稱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潰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賑不足者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敗於路輒敝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盜

嘗人敗家發其廬粟敗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其資敗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帛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母夜行此亦可畏敗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為太元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士份字元夫先聖五十三代孫父從星見明行人助傳。元季佃僕胡思明為亂劫其母羅氏去士份奔赴賊所請以金帛贖不許願以身代又不許遂死焉。

貞稔字懷德先聖六十三代孫五世祖公鑑見世職知縣貞稔傳高祖彥實曾祖承晉祖宏鶴父聞立貞稔有至性親終廬墓三年未嘗入城市鄉里稱為孝子聞於朝為旌其閭焉。

衍劭字懋諱先聖六十五代孫九世祖希範見世職知縣承夏傳希範次子誠生公懋公懋生彥簡彥簡生承慈承慈生宏啓宏啓生聞朋聞朋生貞英貞英生尙岱衍劭尙岱子也少好學以孝友稱讓美產於諸昆弟而獨取其清陋者里人以比薛包授宣化府通判歷池州府同知。

衍樟字載遠亦先聖六十五代孫曾祖聞訥有傳祖貞璵以拔貢官至江西廣信府通判耽於琴奕吐屬有晉人風致父尙疇衍樟少孤貧力耕養母以孝聞鄉里閒性好學夜然薪照讀尤邃於易自謂學之三十年人無知者著大易中庸一貫圖及心性等論九篇晚舉於鄉家居教授以廉隅自厲母沒家不舉火者七日哀毀滅性五月而卒遺命妻子以衰經斂焉。

衍球字伯玉亦先聖六十五代孫十七世祖端問見明五經博士彥繩傳端問第四子珖任臨川縣丞因家於臨川生拱衡拱衡生元諱元諱生之緒之緒生溫龍溫龍始遷新城之賢溪生思亮思亮生克性克性生希保希保生德明德明生公宗公宗生彥夏彥夏生承麟



承麟生宏璣宏璣生聞善聞善生貞休貞休生尙彝尙彝生衍球衍球天性孝友家初饒裕中漸落有異母弟三人衍球仰體父志悉以分產讓之自教授以給食且以養親諸弟既壯皆不善謀生產分財都盡衍球復出教以贍之者五十六年友愛彌篤康熙二十一年授都昌縣訓導端已範士學者化之尋引疾致仕卒

衍佳字德餘亦先聖六十五代孫十七世祖端隱有傳端隱長子璣南宋時爲潤州丹徒縣丞因寓居金壇生玆玆生元明元明生之俊之俊生泮泮生思祖思祖遷陽山生克智克智生希舜希舜生謹謹生公敬公敬生彥述彥述生承鐸承鐸生宏試宏試生聞利聞利生貞卿貞卿生尙忠衍佳尙忠子也天性篤孝父患癰以口吮之親侍湯藥衣不解帶母嘗以事怒臥牀不食衍佳捧餐跪榻前俟食方起少苦貧力耕以養後稍豐裕值歲凶出粟以食餓者所全活不下千餘人邑令董某聞其賢躬造其廬盡賓主之禮而去後爲鄉飲賓興永字起存先聖六十六代孫祖尙鉞有傳父衍璣隱居著述有廟庭禮樂典故等書興永爲諸生有孝行親喪廬墓哀感遠邇每學使者按部咸敬禮之

述曰孝弟爲立身大節古之君子原非以此邀名也况吾宗仰承聖澤沐浴於詩書之教者既深內行之修又奚足紀者雖然風會澆漓仁愛道息類而序之亦所以醜世厲俗也其不爲傳而以孝行著者尙有五十四代孫思權六十一代孫宏轉宏實六十二代孫聞論六十四代孫尙錄六十六代孫興浩六十七代孫毓珍毓類列其名亦使不泯沒於後云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二終

闕里文獻卷九十三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一

祇字承祖先聖二十五代孫居會稽曾餘不享侯之弟也。會稽內史周札辟爲功曹。時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強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令充除之。札遂遇害。賓客故吏莫敢近者。祇冒刃就哭。親行殯殮。遂獲重賞。時人義之。

公怡字文友先聖五十八代孫也。父壽有傳。公怡性伉直遇事慷慨。不避艱阻。明天順三年舉於鄉。成化八年歲大饑。公怡念族衆貧乏。乃上書於巡撫。年俸情詞懇惻。俾爲發粟二千石賑之。舉族賴以全濟。而公怡未嘗有德色。卒年七十四。

宏蘊先聖六十一代孫曾祖公珏有傳。祖彥迪山西澤州州判。父承倚彥述第三子也。宏蘊爲諸生以豪俠聞於鄉里。人有以緩急告者。宏蘊無不應。戚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

聞舉字知行先聖六十二代孫高祖公恪有傳。曾祖彥武祖承親父宏蘭。聞舉初爲廬州訓導。遷平原教諭。諸生中有不足者。聞舉捐俸濟之。嘗有一富生以誣陷於理。竟不能自直。聞舉力爲白其冤。而御其所謝金。人以是益高之。

聞舉字知鶴亦先聖六十二代孫。十二世祖見明五經博士彥編傳。據第三子元題爲潤州學正。始遷句容。生之芳之芳生龍。龍爲明秀王與澤儀貢生思余。思余生克福。克福生希余。希余生誠。誠生公瑞。公瑞生彥泗。彥泗生承侶。承侶生宏範。聞舉宏範子也。性豪邁慷慨好義。當嘉靖隆萬間歲更災。又有三殿之役。徵調徧海內。句邑當解職。雖官爲給值。而所賠者過半。且非賂監收官吏。輒毀之。使爾納邑人以此破產者相繼。聞舉慨然思獨任以庇姻黨。遂請於邑令許之所費不貲。而保全者甚衆。歲再大饑。出穀千斛以賑鄉里。有司

將旌之。聞舉覺額目所濟不能一郡。何侈焉。有司贊之而止。

貞瑞字用璞先聖六十三代孫。父聞訥。見祖宏蘭傳。貞瑞景祿六年舉人以養親不仕。博學多才。崇尙氣節。嘗與朱家郭解之爲人。嘗明李兵荒存至解紛。樂每一邑賴之。

何果先聖六十四代孫居江西新城。七世祖廣明見行球傳。德明天子公倫生彥恭。彥恭生承江。承江生宏樞。宏樞生聞炳。炳生貞壯。何果貞壯子也。爲人敦氣節。重然諾。國族姪爲廣寇所劫。不憚數百里攜金贖之。里人頌其義焉。

述曰史漢列傳皆敘游俠。如朱田王劇陳原樓萬之徒。大抵立氣節作威福。散財結客。以立疆於當世。雖其事亦間有足稱者。而行多不軌於正義。故後世史家弗道焉。今枝家傳觀承祖以下。或見害不避。或緩急可依。或排難解紛。或輕財重直。類皆砥行立名。功見言信。有慷慨之風。而無橫暴扞門之事。固非可與游俠者流一概而論也。闕里文獻卷九十三終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四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二

衍字舒元先聖三十二代孫祖父見晉餘不亭侯倫傳父繼晉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時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頃太子中庶子於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辟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衍不形於色郡郡接西賊衍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於當時以博覽稱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廣陵太守又按晉書云衍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為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今譜失其名世系昭穆不可得而考云

稚珪南史作珪字德璋先聖二十九代孫譜云吳興太守琇之從兄弟也居於會稽父璽產於宋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淚滂沱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蕭道成輔政沈攸之起兵璽直密白道成曰攸之兵眾雖強以天時其數而觀無能為也道成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璽盛靈產上璽臺令其占候璽產白羽扇素隱凡曰君有古人之風故遺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祖道隆位侍中以上系不可考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蕭道成為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

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妻李氏驕妒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為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部中正齊武帝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取晉律張斐杜預二家所注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表請付外詳校詔從之於是稚珪與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履歷登皇乘圓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頌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勅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法律謹奉聖旨諸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具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眾論相背者聖照元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史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猶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



使子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
導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續映魏閣
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勲永歲不逢一朝
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嗤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
其爵賞開其勳業課業官流班習習于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
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皋陶之謀指掌可致
杜郵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奸邪無所逃其刑惡更不能藏其詐如身
手之相驅若若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
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陸所奏穆允者
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
策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
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
雅珪以庸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
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要二途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
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廣庭權而之優劣可睹今之議者咸
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載
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
鳴鳴狼踞不足喜怒怒目虺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
遠策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肅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
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
聚蠶損弱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
文圖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
山無鬪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道宗女以通好長壽
遠御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
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
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棄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餘不

反貳師入漢百族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
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
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橫於陵廟
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關未有是時得失
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強敵遂乃連城覆從
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
復結通和十餘年閒邊候自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聲雷于宙
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
載於斯音歲蟻壤瘞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與師十萬日費千
金五歲之費寧可貴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
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昔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
百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
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固
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患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
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
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
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
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銳而計亂固列金湯
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東詔馳輕驛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
好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
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懸懸
臣之言和亦慷慨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元省灼
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便同博議臣謹荷殊恩奉佐侯岳敢
肆言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聞本任稚珪風韻清疎好文
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盧江何點
點弟陸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

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初汝南周順爲前軍諮議時直待殿省方見賞遇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稚珪因作北山移文以嘲之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千霄雪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風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者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惻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顯何其謬哉嗚呼向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儔俗之士旣文旣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阜乃縷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數元元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人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大袂聳筵上焚芝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槍望林樾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石道帙常攜法筵久埋敲扑遺篇犯其慮牒訪空悠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欄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廬入幕寫霧出極蕭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綬塵縷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諄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凋愧不歎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阜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辭荔無心碧嶺再辱丹崖重洋塵游躅於蕙路汙淶池以洗耳

局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瀾截來輦於谷口杜安轡於郊端於是叢條輿臚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通客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舉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仲智家譜不載
紹安先聖三十三代孫居會稽陳散騎常侍奕之子也紹安與弟紹新蚤知名陳亡客居鄞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溷厥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末爲監察御史唐高祖討賊河東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高祖受禪端先歸拜秘書監已而紹安開道走長安高祖悅擢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二匹後與端同侍宴應詔賦石榴詩曰祇爲來時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尋召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十卷紹新陳書作紹新紹安季弟紹忠亦有才學官至太子洗馬儀同移陽王東曹掾紹子安積構積有傳生季翊構史作構早卒贈蒲州刺史生若思若仲
季翊史作季翊字季和唐中宗嗣聖六年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
若思少孤其母褚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遷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驚故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卒諡曰惠若仲歷遷給事三任與兄同府時人榮之若思子至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類



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到去之說子均方有龍怒曰天下族姓何與若事而妄紛紛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章述述謂可傳及間垣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冲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武仲字常父先聖四十七代孫居新淦宋司封郎中延之子也幼力學仁宗至和八年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遷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長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爲之不舉哲宗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通英殿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言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擺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實文閣待制知洪州又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侯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奏議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武仲弟英宗治平二年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兄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浙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洩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鄆延環慶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碑詩戲野史

史證諸書傳於世

滋先聖四十七代孫居新淦曾祖構見元邵武府經歷檜傳祖安世父仲容滋登宋哲宗元祐三年進士官至吉州司理參軍初文仲武仲平仲兄弟以文聲起江西世號清江三孔至是滋與從弟淑源並以能文成進士遂有小三孔之目其後文仲曾孫伯元伯迪及伯元子宗武亦以文名稱後三孔焉淑與滋同榜進士官至朝議大夫睦州通判源紹聖元年進士官至梧州團練淑父仲詢祖安邦安邦樓次子源父仲和祖安民安民糖第四子也伯元伯迪並寧宗嘉定三年進士祖浩然臨安府僉判父梓安豐主簿宋子門人伯元新豐主簿伯迪知新建縣事宗武寶祐元年進士官至瑞州通判

端甫字肅之先聖四十八代孫祖宗毅見宋國子博士彥輔傳父若初登進士端甫讀書樂道該洽古今金章宗明昌二年侍講完懷英薦其年德俱高召赴闕下特賜及第除將仕郎翰林學士以年老乞歸卒

之載字德甫先聖五十二代孫父元敬有傳之載初仕福州路學正遷建寧路教授後改福州路知事不赴聚徒講學弟子數百人及卒門人爲立像祀於學子內有至性好讀書歷官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終都事論事剴切有直聲

思睿字達道先聖五十四代孫八世祖舜亮宋御史中丞道輔之子也舜亮生若升若升知新泰縣監修祖廟贈朝請大夫生端臣端臣生琰琰生接接生元讓元讓生之深之深生演元讓至演三世元時權主祀事思睿演子也雅好博古尤邃理學歷前衛教授泗水縣主簿卒年四十五

諤字貞伯先聖五十七代孫父希麟見曲阜縣知縣貞堪傳諤中明承樂六年鄉試第一會試下第時成祖在北京仁宗以太子監國諤近臣曰我朝孔氏子姓未有出仕者今得此人何不使成進士對曰

考試至公雖父子不容私也乃除教官謫時年二十五太子召見曰孔謫年少俊偉務令成進士命冠帶送國子監肄業未幾左春坊中允員缺太子願謂東宮官曰此職非孔謫不可遂以中允教皇子諸王謫輔導講讀以嚴正稱賜第宅一區並器皿等物後轉大理寺評事改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遠東所至風紀肅然吾宗重喪禮棺槨求堅美而佳木恆不易得謫按江西還見蜀買售柏材者傾囊易之得百具載以歸用周宗長之貧不能具棺者官至河南按察僉事卒年六十九謫平生嗜性理之學於詩賦尤工所著有中庸補注三卷書進祕府又有舞雩春味詩集二十卷子公恪

公恪字恭文通經傳性理之學好議論又喜談兵每及古今成敗事輒口講指畫具有條理聞邊陲有警即奮臂起慷慨然有欲試之意嘗讀檀弓至孔門三出妻廢書歎曰斜徑敗良田謫口亂善言其異端之流攻擊矯誣而贅之者乎於是著三出事辨以明其僞又著有天爵聚矩等論明徹明智等辨思誠大始正本等說終隱不仕卒年六十八

本倅字朝德先聖五十九代孫六世祖舜五十二代時魯郡侯第三子也仕元爲鉅野令生思友思友資稟魁岸不屑凡近以儒業薦太師府掾官至汝寧府推官初太宗世絕以宗法立嗣宜以小宗之嫡思晦襲爵而治與思誠再世以支庶越次紹封爲族人所不服思友乃敘述家譜力言於政府其後卒思誠而封思晦皆思友之力也其第四子克綱爲尼山書院山長生希隱希隱生誦誦生公載公載生彥倅彥倅以歲貢任臨海訓導陸高陽教諭博學好古教諸生具有成就卒祀臨海名宦祠

承倅字永冠先聖六十代孫祖公珏有傳父彥道公珏長子也博學工詩尤精顏魯公書法祖廟碑文多出其手承倅初任直隸保定知縣終荆藩長史居官清白三十餘載囊無餘資承倅篤信陽明之說

官跡所至卽開館會生徒講良知之學著易詩書四書代言中庸孔廟續問三教指迷四事請教錄曰言夢解日月篇天理說天人直指圖荆藩輔政錄等書時承倅從弟承仍承仍子宏斐並受業教授餘姚鄉組爲學亦講良知共相唱和從遊者甚眾承仍爲唐王府教授宏斐隱居不仕承仍父彥述見其弟承倚子宏斐傳

宏頤字以齊承倅兄承仍之子也天性淳謹厭絕俳巧以文章名世初任商河縣訓導擢咸陽教諭再遷太平府教授子聞訥字知敏篤志好學閉戶著書年六十足跡不入城市時人以方董江都云聞詩詩知言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子也明弘治十六年以父廕授五經博士聞詩身長華無而持躬儉約絕去聲色耳目之好客至設饌乾脯外無多品左右僕從鮮華服者平生止乘一馬非公事出亦不御也性耽吟咏與人酬和往返至數十殊無疲衰力竭之狀世故號多才子云

貞時字仲甫先聖六十三代孫明大學士貞運之兄也居句容貞時少多病讀書不輟萬歷四十一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知起居注屬神宗光宗相繼崩薨宗卽位一時詔詰表冊論議之屬多出其手詳瞻典要爲時所稱與弟貞運同在翰林時人比之軾轍郊祁以疾卒祀於鄉所著有在魯齋文集

尙珥先聖六十四代孫九世祖克伸有傳克伸第三子希緒以孝聞生諱諱生公業公業生彥星彥星生承鐸承鐸生宏擢宏擢生聞賀聞賀青州府學訓導生貞紘貞紘四氏學學錄尙珥其次子也性通敏尤精律呂之學音律吳楚諸省文廟禮樂皆聘請釐正焉晚卒於家

行忭字懋法先聖六十五代孫祖貞璠有傳父尙恭行忭嘗爲濟寧州訓導敦行孝友沉靜寡言舉孝廉方正辭舉鄉飲大賓又辭善書深入宋元名人之室著畫訣題畫詩等書行於世

述曰聖門四科終以文學豈不以立言一道與立德立功共屬不朽乎右自舒元以下披文相質博雅淹通蔚爲國華代傳英彥而貞伯與永冠弟兄尤能究心理學惜補注一書家無藏本永冠之書雖有存者而學宗姚江語多踳駁皆未敢列諸經術取附文苑固亦一時之秀也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四終

校記

①延：當作「廷」，見《南齊書》卷四八。

②「律」下當脫「學」字，見右引書。

③子安：當作「安子」。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五

子孫者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三

立字子立先聖十四代孫父驥見曾祖安國傳立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關里生徒數百子元

元字子元以郎校書官見稱於場雄時劉歆大用事而元七年官不益或譏其不恤於進取元泊如也子建

建字子建與崔篆相善篆後仕王莽為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建仕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發見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漢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部眾彭豐等暴於鄉魯之聞郡守鮑永惠之是時關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關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永大驚謂建曰豈卿先君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建曰其然永曰為之奈何建曰庠序之禮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豐等為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為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豐等依眾觀化可因而轉也永從之用格殺豐等子仁以文學為議郎博士官至南海太守

豐字元世先聖二十代孫漢太山都尉宙子也少習尚書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漢桓帝末遭黨事禁錮當是時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數公卿裁量執政爭為姦直之風而奸佞等亦遂搆成黨禍觸怒朝廷收執李膺等并株連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武表解僅得赦歸田里禁錮終身於是正直放廢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

言一世之所宗也次曰八俊言人之英也次曰八顧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次曰八及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次曰八廚言能以財救人者也以擬古之八元八凱而見之名列於八及焉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羣字敬林先聖二十五代孫居會稽父奕有傳羣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資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有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眾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對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恆飲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其沉湎如此卒於官有奏議二十二卷

述嘗先聖三十八代孫祖舜見曾祖昌寓傳父齊參寶鼎令述嘗少與兄克符克讓篤孝已孤偕隱嵩山而述嘗好學不倦唐大歷中轉運使劉晏表薦述嘗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徵之轉國子博士歷遷尚書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述嘗每一遷即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為常德宗踐祚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元纁束帛就嵩山以禮徵聘為諫議大夫述嘗既至召對於別殿特賜第宅給以廐馬兼皇太子侍讀旬日累表固辭依前乞還舊山詔報之曰卿懷伊尹匡時之道有廣成嘉遯之風養素邱園屢辭命秩朕以崑山問道渭水求師亦何必務執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旨且啓乃心述嘗既懇辭不獲方就職改祕書少監兼右庶子再加史館修撰述嘗精於地理重修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嘗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昉亦充修撰與述嘗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嘗述嘗卒不與較時人稱為長者貞元四



關里藏書

年命齋詔并御饌衣服數百襲往平涼盟會處祭陷沒將士骸骨以
述睿精怒而誠故也九年以疾上表請罷官詔不許報之曰朕以卿
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宜悉也述睿
再三陳乞乃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致仕仍賜帛五十疋衣一襲
故事致仕還鄉者皆不給公乘德宗優寵儒者特命給而遣之貞元
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克符新唐書作克符克讓唐
書作述睿弟

述曰子立以清議沈淪子元以恬澹見抑子建以布衣終身三世相
承代厲貞素可謂脫世累於縉塵抗清標於物表者矣元世高自標
格卒罹黨錮敬林皎皎易污沈湎酒人述睿淡忽榮利嘉遜是耽雖
未軌於中道要與足崖壑而志城關者迥異著之於篇亦所以風世
而厲俗也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五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六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四

淳之字彥深先聖二十六代孫高祖衍有傳曾祖啓晉廬陵太守祖
懷宋尚書祠部郎父榮以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尙志好墳籍
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
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畱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
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
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於墓側服闋與
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又申以婚姻敬弘以
女適淳之子尙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
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
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人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
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
戶庭草蕪徑惟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
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
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與王弘之阮萬齡並爲謝靈運
所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賤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遜並
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
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
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食厲
鏡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
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元嘉七年卒年五十九

沉字德度亦先聖二十六代孫晉中丞羣之子也居會稽有美名何
充薦沉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
並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
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沉與魏顓虞球

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雋云

祐先聖二十八代孫居會稽曾祖愉祖汪皆有傳父侯晉江夏太守
祐有至行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具
採樵者競取入手卽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
後去宋明帝泰始中太守王僧虔辟主簿不就僧虔與張緒書曰孔
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
德也子道微

道微字志業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齊高
帝建元初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微族
祖嗣之字敬伯宋孝武帝建初爲中書舍人非其所好自廬江郡
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卒道微兄子摠有操行遇飢
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邱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嗣之
摠譜並失其名系不可考

元演字流遠先聖五十一代孫居廣州五世祖聖聰有傳高祖若簡
曾祖端士祖璋父揖元演博聞洽記日賦千言性清介不樂仕進講
道於羊城北門建明德堂一時人士咸宗師之宋咸淳閒當道微拜
皆不就致廩粟又辭之所善曾南齊語之曰人生讀書求致用耳今
世道衰微正學人經濟之秋何獨善爲元演笑而不答後隱居水村
學者稱爲溪隱先生所著有明德集十卷

公翰字御文先聖五十八代孫曾祖克中有傳祖希恭配明魯靖王
肇輝文登郡主授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父覲南城兵馬司指揮公
翰少奉父命習舉子業有聲庠序閒父沒乃歎曰蚤年讀書欲求一
第以悅親耳今見背矣奚礙礙爲也遂棄去工詩歌究心理學寒暑
不輟竟之士大夫結壽英會公翰以齒列第二亦不恆赴未幾復辭
去卜居泗上因自號泗漁學者稱泗漁先生所著有南坡彙元和景
象集泗漁樂府



關里

關里文獻考

卷九六

貞灼字見性先聖六十三代孫曾祖承翔見開舉傳祖宏芹承翔第
 三子也父聞顏貞灼明末隱居曹南遠近敬之盜賊肆起相戒不
 其門
 貞時字知考亦先聖六十三代孫居廣州十九世祖繼明見文甫傳
 繼明次子維翰維翰生志志生義義生魯臣魯臣生德望德望生堂
 堂元欽州別駕生祖舜祖舜生勝僧勝僧元末遷德慶州生普道普
 道生思恆思恆明英德縣知縣生克敦克敦生希倫希倫生伯修伯
 修次子公成舉人生彥文彥文生康成康生宏槍宏槍生聞遠貞
 時聞遠長子也性恬澹不慕榮利康熙元年貢入太學例得選獨高
 尚不仕隱居教授生徒知州饒崇秩重其品常餽遺之不可致也一
 日從一僕歸自悅城道經山陰遇一老父驅黃牛一隊避路而去俄
 而有眾逐虎見貞時驚問見虎否貞時曰未也以頃所見告眾咸
 嗟歎曰先生真仁人君子故有此異也尋避亂遷居太平寨寨民多
 梗頑不法常通欠官糧殺害州吏饒崇秩請兵勦之預使人戒貞時
 徙避然後發兵寨人因得預知先遁賴以全活者甚眾焉
 述曰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君子遠小人而惡而嚴避之時義大
 矣哉夫士生當世豈不欲各有所表見寧遠親魚鳥樂林草甘心自
 絕而不悔哉蓋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或去危以圖其
 安或回避以全其道雖曰所性固然亦各有所不得已也鴻飛冥冥
 弋者何慕觀諸君子之風亦可識全身遠害之道矣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六終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七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五

熙先先聖二十七代孫居會稽祖祭見伯父淳之傳父默之好儒學注穀梁春秋宋文帝元嘉間爲廣州刺史以賊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熙先博學有縱橫才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久不得調憤憤不得志義康之被黜出鎮江州也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遂陰懷不軌欲要朝廷大臣爲亂時左衛將軍太子詹事范曄意志不滿熙先欲引與同謀以素不爲曄所重無因進說義康記室參軍謝綜曄甥也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之結厚因得見曄熙先家饒於財曄與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以弑帝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讒夫側目久矣此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大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答反意乃定綜素爲義康所厚弟約又娶義康女既爲熙先所獎說亦有酬報之意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現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又有王國寺法靜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熙先善治病兼能診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爲合湯一劑耀疾卽損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

膽幹可施結爲內應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箋書陳說圖讖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鐸袍段綦履等物熙先慮事泄醜採藻殺之乃略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不善及不附義康者並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爲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除君側之患宣示同黨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文帝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是日爲亂許耀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發十一月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上章告變乃悉收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詞氣不撓帝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在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無遠慮徒徇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奸謀干犯國憲肅膺肅肅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包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纆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猶識不世之恩以盡驅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慷慨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屋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鉄鉞詎誠方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責所陳並天文占候識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亦頗深切曄初被收時謂入獄便死而帝窮治其事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極喜熙先與綜笑之曰詹事當可

共嚙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擄獲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乃同弟休先及黨與皆伏誅。

範字法言。先聖三十一代孫。居會稽。五世祖國有傳。高祖名失考。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梁海鹽令。六歷清要。父岱。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爲宣惠江夏王伯義長史。後主卽位。爲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贈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結爲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爲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曰。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渡。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限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於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與武士不接。莫有至者。惟負貳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洸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其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洸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僉士。語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旣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當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殺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

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瓚。通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詔殺。並暴其惡。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還裔以謝吳越之人。述曰。熙先範才學警敏。文藻博瞻。特以不軌於正。遂致身敗名裂。爲世大戮。良可歎也。獨怪二人之行。昭著史冊。而家乘中頗多諱辭。豈親親之道。宜爾耶。然一朝失足。百世莫改。比而書之。亦所以垂炯戒於後世也。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七終



關里文獻考

卷九七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八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六

儒者讀書談道非徒自餘而已也蓋將以修之身者致諸國使勸業爛於當時休聲垂於後世上不負君下不負學於是爲士之事終而其學亦不至以迂疎寡用見病於君子吾家沐浴聖澤陶泳遺經學古入官累世弗絕茲考既取其事蹟之可紀者敘傳如右帙其他策名吏籍事或無稽備列其名別爲一冊而以今之見登仕版者附焉其已散見他傳者不錄去複也官閱書所終從約也登曲阜一譜而不及流寓懼繁而多漏也嗟乎古來賢人傑士其湮沒而不彰者何可勝道誰謂銷沉泯滅中之必無可傳者邪

十四代喜諸曹校尉

十七代方字廣平豫章從事

十八代謝字君德魯從事恢字聖文字廟百石卒史

十九代旭字延壽魯相史訢字定伯魯戶曹術字子祐魯相史

二十代承字伯序魯都郵綱都郵功曹副掾浮魯都郵淮功曹吏晨

字伯時河南尹謙字德讓郡諸曹史

二十一代暢魯五官掾恂字士信平東將軍衛尉

二十二代揚博亭侯

二十九代白鳥鄒丞

三十代曄中書侍郎

三十三代志約朝請大夫禮部郎中

三十四代琮洪州都督

三十五代立言祠部郎中慎言黃州刺史

三十八代惟昉兗州參軍惟時兗州都督功曹參軍

三十九代溫質四門博士

四十代拯字公濟侍中郁字宏周太子舍人絢字延休丹陽令綸字

司言戶部郎中續字引修曲阜令晦一作縵字文爲吏部侍郎

四十一代邈字準之諫議大夫遷滄州乾符令昌序散騎常侍

四十四代憲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

四十五代延渥隰州青化令延之殿中丞

四十六代宗簡太子中舍宗壽承議郎曹州節度判官宗哲迪功郎

孔庭族長兗州觀察推官

四十七代若拙字公智金州司理參軍若谷字公應朝散郎舒州戶

曹參軍惇字厚之朝散大夫忱字誠之儒林郎

四十八代端節字子奇中散大夫直祕閣京東轉運司管勾公事端

朝字子工國子博士潛將仕郎淵承直郎兗州司法參軍堧通直郎

仙源縣丞

四十九代環將仕郎曲阜主簿璠字錫老登仕郎曲阜主簿琰字粹

老中順大夫忻州同知玖忠勇校尉曲阜尉贊字純老朝請郎知和

州瑄字得老通城主簿璣瑄並孔庭族長璠迪功郎孔庭族長璩字

堅老行臺都事權管勾祀事璩字德純將仕郎萊州招遠主簿

五十一代撫字伯順廟學正璩字莘之從仕郎廟學教授擬字誠之登

仕郎持撫字安之並孔庭族長

五十一代元善字德新文林郎泰州教授元順字存之廟學正元量

字仁卿廟學教授管勾祀事元祚深澤主簿孔庭族長元祗孔庭族

長元裕字益卿將仕郎濟陽主簿孔庭族長元伸字信卿將仕郎須

城主簿元長元灝元質並提領監修林廟

五十二代之字字顯甫濟南路教授之柔字毅甫從仕郎翰林國史

院編修之明字晦甫從仕郎兗州同知之祥字吉甫蒲臺主簿之敏

字勉甫池州青陽稅使之善孔庭族長之肅字寅甫大盛路學正之

嚴字雍甫泰安州判之威字溫甫費縣尹之容之進並提領監修林

廟



五十三代濟字世美承事郎曲阜尹。清字世盈建德路學正。洙字世魯新野尹。滋字世榮將仕郎漢川主簿。是字世基順德路學正。浩字世德文林郎鉅野尹。淋字世森鄒縣教諭。汾字世潛三氏子孫教授。安豐主簿。需縣城教諭。濂字世用冠州學正。清字世廉章邱教諭。清字世秀孔庭族長。淳字世良將仕郎安慶路濰山主簿。漢字世號將仕郎新鄉主簿。洽字世泉台州教授。贛字世貞膠西主簿。澈字世諒永平路教授。漳字世從兗州學正。澄字世並提領監修林廟。

五十四代思古字志道曹州景山書院山長。思本字正道盤陽教諭。思恭字信道濟寧路同知。思凱字垣道曲阜尹。思善字性道太常寺太祝。思從字容道曹州教授。思適字宏道河中府通判。思禮字安道御史臺管勾。思範字禹道聖澤書院山長。思莊字景道衛輝路文公書院山長。思用字行道威州學正。提領監修林廟。思則字允道武平尹。思舉字貢道福建延平路學正。提領監修林廟。思宣字友道容城教諭。思衍字元道盤陽路教諭。思復字裕道泉山書院山長。思貢字光道三氏學教授。思樸字壽道孔庭族長。思義字與道思度字微道並提領監修林廟。

五十五代克忠字恕夫福建宣慰司照磨。克常字永夫泗水教諭。克信字善夫尼山書院山長。克義字達夫肥城主簿。克禮字嚴夫寧海學正。克允字中夫元氏教諭。克諒洽州路教諭。克溫字元夫高密主簿。克學字巽夫前衛教授。克修字允夫陵縣主簿。克剛字德夫晉陽路教諭。克廣字毅夫無棣尹。克邁字垣夫莘縣主簿。克昌字耆夫曲阜尹。克莊字嚴夫永平路教諭。克煦字東夫三氏學錄兼孔庭族長。克勳字功夫克展字炎夫並孔庭族長。

五十六代希敏字士遜兗州學正。希英字士彥濟寧路教諭。希文字士周曲阜知縣。希祖字士嚴泗水尹。希賢字士寧陵州學正。希顏字士學曲阜教諭。希毅陝西米脂知縣。希晨字士嚴希琛字士璽希迪

字士吉希璽字士璽希瑄希瑒並孔庭族長。希韶字士美希璜字士璧並林廟舉事。

五十七代諒字諫伯南直隸宿州訓導。諒字慎伯北直隸河間知縣。諒字文伯中奉大夫明鉅野王府儀賓。諒字義伯訓導。諒字普伯諒字修伯諒字謹伯並孔庭族長。

五十八代公禮字節文詹事府主簿。公華字實文陝西苑馬寺丞。公杰字佐文三氏學錄。公統字一文曲阜知縣。公翊字德文浙江山陰縣丞。公錫字賜文曲阜知縣。加兗州府通判。公潤字澤文浙江桐鄉縣丞。公澤字仁文曲阜知縣。公龍公寧公綏公紆並孔庭族長。公祿字錫文公性字理文公從並林廟舉事。

五十九代彥麒字朝祥南直隸靈璧知縣。彥章字朝顯尼山書院學錄。彥珣字朝璽陝西莊浪衛教諭。彥士字朝臣曲阜知縣。彥衡字朝亨三氏學錄。彥組字朝綬南直隸吳江縣丞。彥健字朝乾北直隸安平訓導。彥珩字朝韻河南羅山教諭。彥敬字朝光南直隸鹽城主簿。彥隆字朝平明周王府教授。彥雲河南開歸鄭訓導。彥禮字朝節北直隸阜城縣丞。彥厚字朝坤浙江建德訓導。彥觀字朝肅林廟舉事。彥津字朝問明德王府教授。彥確字朝誠山西繁峙知縣。彥碩字朝大河南懷慶府通判。彥訢字朝賢陝西臨洮府教授。彥範明魯王府儀賓。彥乾彥鳳並孔庭族長。

六十代承諭字永壽北直隸盧龍訓導。承緒字永紹河南湯陰主簿。承光兵馬司指揮。承寧字永康兵馬司指揮。承甫字永瑞南直隸應天府訓導。承鎬字永周三氏學錄。承震字永器曲阜知縣。承需字永字宗人府儀賓。承復字永靜湖廣安陸府經歷。承學字永聚南直隸沛縣主簿。承厚字永載曲阜知縣。承季字永友館陶教諭。承冉字永燕南直隸安東主簿。承泗字永道曲阜知縣。承深字永貢河南懷慶府教授。承珥字永佩北直隸平鄉知縣。承朴字永厚山西石樓知縣。

承業字永基。曲阜知縣。承廷字永清。北直隸大名府教授。承宗人府儀賓。承作字永則。三氏學錄。承德字永盛。北直隸大寧衛教授。承先字永孝。北直隸高陽知縣。承周。國子監學錄。承輔。北直隸靜海教諭。承正。明儀賓。承謨字永承。承實字永泰。承較。並孔庭族長。承以。承流。並林廟舉事。承紀字永修。陝西潼關衛教授。

六十一代宏毅字以遠。浙江桐廬教諭。宏川字以東。河南封邱知縣。宏邸字以仕。曲阜知縣。宏盛字以德。南直隸如皋知縣。宏景字以昭。南直隸崑山縣丞。宏昇字以東。南直隸和州教授。宏申字以重。南直隸鳳陽府通判。宏鼎字以新。長清訓導。宏森字以茂。邱縣訓導。宏禮。南直隸武進縣丞。宏鐸字以魯。江西廣信府同知。宏綿字以延。北直隸交河主簿。宏幹字以象。明魯王府紀善。宏毅字以士。曲阜知縣。宏軍字以廉。河南宜武衛訓導。宏垣字以成。洙泗書院學錄。宏壘字以珍。尼山書院學錄。宏燭字以彰。明魯王府儀賓。宏謙字懷虛。四氏學錄。宏賓字以賢。河南榮澤教諭。宏順字以昂。洙泗書院學錄。兼林廟舉事。宏頤。北直隸高陽知縣。宏存字以操。新城訓導。孔庭族長。宏泰。字以懋。明衡王府教授。宏衍字以學。山西榆社知縣。宏養字湛一。四氏學錄。宏超。林廟舉事。宏哲字以晉。宏侃字以直。宏依字以仁。宏偉。字欽。錫並孔庭族長。

六十二代聞儒明鄒平王府儀賓。聞翰。明魯王府儀賓。聞聘字知用。明鉅野王府儀賓。聞仕。北直隸延慶衛教授。聞教字知賢。湖廣承天府經歷。聞憲。明魯王府儀賓。聞教字知誠。河南衛輝府教授。聞古字懷璞。遼東衛教授。聞評字知衡。四氏學錄。聞訂字洞源。明魯王府儀賓。聞諒字建元。新城教諭。聞然字知雅。四氏學錄。聞檀字知本。浙江嘉興府通判。聞謙字廷獻。山西沁源知縣。聞謹字知恩。臨邑教諭。聞諱字斗華。河南涉縣知縣。聞德字知本。山西壽陽知縣。聞秀字知。山西萬全教諭。聞廣字際可。濟南府訓導。聞武字靜遠。濟南府

教授。聞悅字士嚴。東昌府訓導。聞上字知遇。四川劍州判。聞範字知矩。鄒平訓導。聞有字知寬。武定學正。聞誨。陝西伏羌教諭。聞諫字知化。海豐訓導。聞謨字知訓。在平教諭。聞諱字知諫。廣東始興知縣。聞俊字秀若。北直隸天津道按察副使。聞諫字知忠。四氏學錄。聞諱字觀我。陝西河西道按察副使。聞寬字滄海。沂州學正。聞學。聞城字方升。聞塾並孔庭族長。聞城兼聖廟四品官。

六十三代貞棟字用隆。禹城教諭。貞明字用昭。陝西西和知縣。貞昌。江南寧國府通判。貞來字用復。浙江湖州知府。貞培字用六。湖廣靖州知州。貞銘字用三。直隸密雲知縣。貞銳字建白。陝西慶陽府同知。貞孟字樂天。直隸任邱訓導。貞教字用寬。曲阜知縣。貞芳。河南浙川知縣。貞燭。洙泗書院學錄。貞俊字含真。益都教諭。貞綱。四氏學錄。貞昆字啓光。博平教諭。貞鑑字用登。即墨訓導。貞祚字用昌。陝西漢陰知縣。貞志。平度州訓導。貞璵字用修。江西廣信府通判。貞珖字君佩。聖廟七品官。貞夫。河南汝寧府通判。貞恆字視久。河南孟津知縣。貞璵字孟珙。成山衛教授。貞詩。貞珍字瑞石。貞尹字玉若。並孔庭族長。貞尹兼聖廟八品官。貞枚字用卜。貞操字嚴中。貞璘字璘。並孔庭族長。林廟舉事。貞壘兼聖廟九品官。

六十四代尙達字泰字。五經博士。尙文。河南蘭陽教諭。尙象字龍賓。觀城教諭。尙義字宜之。直隸南樂縣丞。尙炳字含之。淄川教諭。尙經字緯之。浙江金華知府。尙澄字玉澤。洙泗書院學錄。尙璠字聘之。四氏學錄。尙基字建之。直隸沙河知縣。尙現字輝之。雲南白鹽井提舉。尙銓字金鑑。浙江龍泉知縣。尙鈺字粹之。江西寧州州同。尙行字敬修。德州學正。尙標字則之。湖廣石門知縣。尙瞻字相玉。江南滁州知州。尙達字章甫。江西太和教諭。尙賓字燕嘉。陽信教諭。尙愷字伯仁。曲阜知縣。尙析。四氏學錄。尙什字德俊。洙泗書院學錄。尙侃字直之。四氏學錄。尙巖字俊德。平原教諭。尙一字自成。鴻臚寺序班。尙璵字

受之山西路安府通判。尙遷林廟舉事。尙孝字順子齊東訓導。尙德
字齊浦平度州訓導。尙海萊陽教諭。尙儒字秀之山西澤州府同知。
尙欽字爾儀國子監博士。尙鑑字秉秋江南金壇知縣。尙劍字爾康
益都教諭。尙寅字協恭聖廟九品官。

六十五代行相字贊賢行錫字啓賢行隆字震長並五經博士。行鎬
字懋乙尼山書院學錄兼林廟舉事。行鉅字泗袁太常寺博士。行楫
字柱明在平教諭。行茂字觀明山西平順知縣。行洪字懋蘇江南武
進知縣。行圭字滄田直隸曲周知縣。行世字超宗壽光教諭。行統字
懋一四氏學錄。行弼字懋衡淄川教諭。行珩字懋璧廣東潮州府通
判。林廟舉事。行琦字荆璞河南盧氏知縣。行侯字懋勳四氏學錄。行
俊尼山書院學錄。行泗字文源四川布政使司庫大使。行楷字端成
在平訓導。行標字懋龍四川筠連知縣。行松字慎先青城訓導。行澤
字沛也曲阜知縣。行芳字箕源聖廟五品官。行渾字洽海四氏學錄。
行紀字連一尼山書院學錄。行楷字左文奉天錦縣知縣。行經字懋
倫昌邑訓導。行偉字智千廣西平樂知縣。行譜江南丹陽主簿。行誌
聖廟三品官。行楠字讓甫平原教諭。行潛字維商舊化教諭。行懋字
照賢行敬字靜可行楨字克生行權字仲衡並林廟舉事。行壽字懋
林行鉢字升萬並聖廟四品官。行淞字遠琦行沛字漢址行兆字允
三並聖廟七品官。行成字韶九行渭字華源行莊字懋嚴並聖廟八
品官。

六十六代興榮字起華尼山書院學錄。興範字冕先直隸順德知府。
興謙字鴻先陝西鄜州州同。興訓字發祥江西贛州知府。興煥字起
先廣東英德知縣。興斌字起振尼山書院學錄。興義字起喻山西大
同府中路通判。興滋字時萬湖廣衡州知府。興瀆字象萬陝西靈光
州同。興濟字惠萬臨邑訓導。興治字麟祥鄭城教諭。興潤字呈祥尼
山書院學錄。興祥字夢兆廣東文昌知縣。興言字起昌內閣中書舍

人。興詔字起鳳雲南糧儲道。興謨字起典福建邵武府通判。興訪字
起延貴州甯安知縣。興誥字遠猷江南廬州知府。興詔字起寬曲阜
知縣。興諱字起信臨淄訓導。聖廟四品官。興論字起篤江南鎮州州
同。興鉢字式先德州訓導。興鈺字起韶陝西潼關道按察副使。興增
字如川聊城教諭。興誘字起正即墨訓導。興璉字商珍兩廣都轉運
鹽運使。興瑄字起誠湖廣衡陽知縣。興侗字起恩陵縣訓導。興玠湖
廣沔陽州同。興譽字令聞江南淮安府高堰通判。興警字安彰尼山
書院學錄。興泰字佑辰順天遵化州判。興振字不緒諸城教諭。興祉
字帝錫直隸天津衛守備。興立字卓如洙泗書院學錄。興湯字起毫
淄川教諭。興訥字起惠興濰字起清興嶧字珠照並林廟舉事。興構
字肯堂興揆字殿文並聖廟三品官。興禾字起成興援字鳳文並聖
廟四品官。興倫字天敘興抒字素文興承字續武並聖廟五品官。興
捷興熾興指字克讓興琛字獻廷興樸字鼎和興遠字輝路興周字
振西並聖廟七品官。興岳字起泰興梅興技興翰興美興純興泰字
康阜興賓字允嘉興鄭字還息並聖廟八品官。興煒字龍光興賢字
鳳儀興濤字濟溥興甘興肇字季重興宜興應字秩餘興泗興竹字
筠青並聖廟九品官。

六十七代毓珍字席玉直隸保定府通判。毓璽字瑞玉尼山書院學
錄。毓基字振茲湖廣枝江知縣。毓堪字緒九尼山書院學錄。毓坪字
靖九洙泗書院學錄。毓培字仞九陝西涇縣知縣。毓麟字瑞石毓瑛
字鍾璞並五經博士。毓璋字鳴石直隸安州知州。毓琮字鍾黃太常
寺博士。毓琨字鍾玉江西廬陵知縣。毓璞字鍾元都察院左都御史。
毓珠字北沙江南江寧知縣。毓璵字鍾甫四川重慶府同知。毓斌字
連清洙泗書院學錄。毓德字合輝四川昭化知縣。毓忠字盡臣四川
巴縣知縣。毓康字介子江西上猶知縣。毓懿字鍾美臨淄訓導。毓孜
河南登封知縣。毓敏直隸晉州州判。聖廟七品官。毓珏字英垣四氏



學錄。毓理字仲玉。萊陽訓導。毓璠字叔玉。順天昌平州判。毓璠字季玉。曲阜知縣。毓璠字瑩玉。甘肅分巡甘山道按察副使。毓璠字次玉。湖南龍山知縣。毓璠字鍾垣。廣東惠州通判。毓璠字德益。肥城千總。毓璠字鍾二。江南溧水知縣。毓璠字巨川。陽信訓導。毓璠字佩錫。尼山書院學錄。毓璠字負五。萊州府教授。毓璠字方昱。濱州訓導。毓璠字淑來。洙泗書院學錄。毓璠字子衡。江蘇山陽知縣。毓璠字子廣。四川簡州州判。毓璠字子政。兩浙鹽運副使。毓璠字即墨。訓導。毓璠字麗水。文登訓導。毓璠字鍾文。安徽旌德知縣。毓璠字扶南。聖廟七品官。毓璠字映九。利津教諭。毓璠字宜輝。毓璠字文正。毓璠字景中。毓璠字鍾政。並林廟學事。毓璠字兼聖。廟五品官。毓璠字幼玉。毓璠字睿存。並聖廟四品官。毓璠字順伯。毓璠字純玉。並聖廟五品官。毓璠字鍾備。毓璠字樹德。毓璠字學川。毓璠字敦樸。毓璠字鍾思。毓璠字立源。毓璠字鍾時。並聖廟八品官。毓璠字鍾琪。毓璠字鍾正。毓璠字大木。毓璠字秉和。毓璠字子嚴。毓璠字子芳。並聖廟九品官。

六十八代傳。毓字振遠。聖廟三品官。傳毓字東序。山西太原府同知。傳本字振立。洙泗書院學錄。傳鈞字宏遠。尼山書院學錄。傳鈞字重北。洙泗書院學錄。傳煥字瞻雲。江蘇按察使。傳煥字曜文。湖廣寧陵縣丞。傳彭字振商。江西南安府同知。傳煒字振聲。廣東海陽知縣。傳熙字振曉。太常寺博士。傳炯字曜南。江蘇揚州知府。傳憲字山章。太常寺博士。傳桂字芳遠。東平學正。傳中字振一。直隸冀州知州。傳篤字振寬。湖南東安知縣。傳派字泗源。順天府北路同知。傳梅字天復。鄉平教諭。傳松字鶴林。曲阜知縣。改聖廟六品官。傳樞字歷九。江蘇銅沛河防同知。傳堂字振升。廣州府知府。傳科字振修。直隸寧津知縣。傳熙。洙泗書院學錄。傳家字子克。傳學字子文。傳樞字運乾。並林廟學事。傳學兼聖廟七品官。傳煥字伯叶。傳果。傳楷字範遠。並聖

廟四品官。傳斌字振中。傳照。傳燧。並聖廟五品官。傳煥字象乾。傳選字振秀。傳治字寧宇。傳剛字起華。傳鍊。傳禮。並聖廟七品官。傳杰字振用。傳相字帝勳。傳濟字近仁。傳銑字允輝。並聖廟八品官。傳熙字振和。傳贊字勳成。傳紳字紫佩。傳鑽字振宇。傳旺字盛遠。傳模。傳泗字魯涵。傳淮字泰流。傳濤。傳耿字介光。傳銖字泉五。傳載。並聖廟九品官。

六十九代傳。繼淵字體恒。五經博士。繼洞字體之。直隸大順廣兵備道。繼汾字體儀。戶部廣西司主事。繼澍字體霖。五經博士。繼浩字體充。聖廟三品官。繼泰字象茹。繼炳字文光。並太常寺博士。繼武字念修。尼山書院學錄。繼威字體權。刑部浙江司員外郎。繼舜字體仁。洙泗書院學錄。繼升。四川成都府通判。繼儒字體敬。福建興化府經歷。繼祈字景炎。青城教諭。繼風字鵬博。臨海教諭。繼端字體方。聖廟七品官。繼汧字體源。繼述。繼成。繼宜。並聖廟五品官。繼瀚字沛源。繼業字文燦。繼詩。並聖廟八品官。繼灼字體明。繼詩字庭訓。繼統字振源。繼煒字所魯。繼先字象先。並聖廟九品官。

七十代傳。棣字京度。直隸獻縣知縣。廣梓字用周。浙江泰順知縣。廣堯字明聖。廟四品官。廣梅。聖廟八品官。廣攷字裕文。江南提標左營遊擊。關里文獻考卷九十八終

闕里文獻考卷九十九

子孫著聞者第十五之二十七

嗚呼。汾紱我孔氏子孫著聞者凡生平大節以及遺言軼事官閥游歷之細罔不博採遐搜勒爲家傳既又念賢媛淑女代不乏人略而弗書非所以著內訓示壺範也獨是婦人之行不出閨閭雖有懿德表見爲難其著者大抵皆以節烈受旌於

朝始得表異里閭垂名不朽然

國家成例命婦不旌守節非在卅歲以下過廿年以上者不旌輕身以殉夫者非特請不旌於是得旌者又寥寥矣惟衍聖恭愍公之生

祖母陶氏以

特恩賜額得祀節孝祠陶氏大興處士承德之女也早寡撫子承祀子

卒又撫孫教育動有經法時步于幼弱外侮頻仍其得保全成立者皆陶氏之力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幸魯聞其賢

御書節並松筠四字賜之年八十一卒

賜祭葬其元孫婦王氏宛平人祖熙保和殿大學士父克昌刑部郎中

王氏年及笄歸六十九代贈衍聖公繼漢爲室二十六而寡事堂上以孝聞姑徐太夫人尤愛憐之其子廣榮承祖襲公爵既壯以其德

聞於

朝乞有所以旌異者

天子嘉焉

賜御書曰冰霜勁節卒亦祀節孝祠其他列女可考者則有五十七代

孫認妻吳氏年二十四而寡遺孕生公繼撫以長爲娶室生子彥太不數年公擊又卒遺妻歐陽氏年二十六亦厲志自守姑婦相依育幼孤卒就成立又說女媛適王綸未逾年綸沒女袖綸所讀書自綸死同棺而葬五十八代孫公田妻顧氏公雷妻張氏公楊妻尋氏並

於明正德六年遇流賊死節又公緡女年十七未醮爲流賊所執義不受辱賊殺而支解之五十九代孫彥諱妻王氏年二十五而寡守節七十餘年撫育幼孫宏復等各有成業卒年百有二歲又彥禮妻楊氏年二十六夫卒無所出食貧守節終身不嫁又彥珍妻劉氏年十九而寡守節四十三年又彥齊妻胡氏亦於正德六年爲賊所迫投井死又彥臣妻王氏彥麟妻宋氏六十代孫承浦妻王氏並同時遇賊守節死又承贊妻霍氏年二十二而寡舅姑並垂老霍爲人傭以其直奉甘旨兼撫幼孤苦節四十餘年又承鉅妻徐氏夫死自縊三日顏色如生又承筠妻閻氏年二十一而寡家徒四壁撫孤守志事姑以孝聞姑死水漿不入口者四日苦節歷五十餘年又承展妻苑氏年十九夫亡遺孤甫六月以長以教卒就成立又承楫女適徐繼擢年十九甫生子而夫死守節五十餘年又承唐女適王思晉年十九而寡守節四十餘年六十一代孫宏憲妻賈氏亦於正德六年遇流賊死節又宏進妻顏氏年二十而寡守節四十七年又宏山妻陳氏年二十一而寡守節五十餘年又宏社妻顏氏年二十一孀居至七十九歲子聞器妻顏氏年十九孀居至五十八歲當事同旌其閨曰一門貞節六十二代孫聞詮妻張氏守節歷三十七年又聞訓妻顏氏嗣素女也年十七未婚而聞訓沒誓以死殉父母防之甚密得聞自經死又聞義妻李氏年十八夫死無嗣有夫弟尙幼護持教育俾就成人又聞宦妻王氏年二十而寡有子貞朗亦婚於王居三年貞朗沒遺孤尙連長髮杜氏適年尙運又沒子衍鳳生甫彌月三妻共撫之有司旌其門曰三節又聞籍妻朱氏媳顏氏及二女當閨籍任西寧兵備道時番酋馬安邦作亂積薪戶外俱投火中死六十三代孫貞珏妻韓氏明末寇至抱子奔避爲寇得挾之上馬韓投地大罵寇怒而殺之貞乾女許字明華國將軍朱觀燦未婚而夫沒守貞者終身又伊陽知縣貞璞女孝媛字顏光朝光朝幼喪母歷十有



二載猶執持增悲願廬於墓側父以其幼弗之許光朝遂自縊時年十七隨父在任所聞而哀之亦自縊死又貞女適守衛林廟有戶陳治世夫亡守節年百有三歲卒六十四代孫尚仔妻宋氏年十二夫亡守節四十五年有司欲旌之宋曰此自婦人分也何旌之有堅辭乃已又尚恪妻朱氏尚恪有心疾多患嘗人莫敢近朱氏委曲事之及尚恪死守節教子有如嚴父焉又尚禎妻朱氏明鉅野王之宗女有孝行王舅年九十病危朱割股療之病尋愈又尚鉞妻陳氏年二十而寡守節四十四年又尚變妻宋氏尚變渡河沒於水宋欲以身殉之舅姑防護甚至一日凌晨忽失所在徧求不得越日見衣帶汗池上蓋婦已投水死矣又尚誠女適顏慈賢夫亡守節四十年又尚泰女適顏慈英慈英母張本以少寡而慈英又早世子崇輯生甫三歲婦與姑苦志共守教子嚴厲不少假借卒就成立有大從弟慈芹貧而天遺妻亦孔氏女也迎與同居事事資給之共守節以老焉六十五代孫五經博士衍桂妻王氏大理寺卿湘之女也年十八撫二女守志事舅以孝聞又衍海妻孫氏保慶通判光祖之女也守節四十三年又衍緒女適荀旺如夫亡時年二十七守節四十餘年六十六代孫興裕妻胡氏夫死守節教子有成里人重其節將白於有司請旌之胡辭曰未亡人撫兩月之孤誠不意有今日也今至此抑幸矣豈敢邀旌表乎里人重違其意乃止又與婢妻顏氏考功郎中光敏女夫死絕粒五日誓不欲生所親以大義諭之乃勉食孝事堂上數十年如一日既侍夫及舅姑疾久博涉方書常製丸散以濟鄉里之災獨者工文翰著有恤緯齋詩晚香堂詞又與景女適顏肇奇結縭甫二載而夫死苦節自守雖極貧賤甘旨不敢缺又舉人興祥女適顏紹範年二十三而寡家貧為鄰里織紉以養姑自食不給或以糠糲充飢夫從弟紹節妻亦孔氏女夫卒舅姑以家貧勸其他適則囑指誓曰姊能然我獨非人乎如必不相容有死而

已兩婦相依守節終身又興舒女適郭某蚤寡子及孫曾又三世皆天能苦志以守終其身六十七代孫毓珣妻陸氏柏鄉知縣實女年十九而寡孝舅姑教訓子守節五十年卒又毓懿妻姚氏荆門知州士萊女幼端靜通經史性篤孝嘗割臂以療姑疾毓懿為臨淄訓導卒於官姚氏治棺斂已即絕食三日臥不起臨淄諸生跪寢門外請曰母不思返吾師櫬乎易歸而後畢志姚曰諾乃強食既扶櫬歸家人謀所以葬姚曰丐於人則夫子不受若稱貸後將誰償者左右惟一婢乃鬻之以襄事既葬自為文以祭其夫復絕粒十有四日而卒乾隆二十一年桐城張若本來知縣事高其節為立祠祀之又毓洙妻葉氏明魯王府指揮際時女苦節四十年又毓琰妻呂氏守節三十五年又歷城教諭毓榮女年十七適顏紹助紹助有母患癰癰動止須人紹助卒女將以身殉姑謂曰若獨不念我耶乃不死居平感傷懷數至嘔血願不令姑知愉色婉容惟恐傷其志也卒年八十餘歲其姊適顏肇光年二十四而寡亦以守節著稱六十八代孫傳鉅妻李氏刑部侍郎清女婚已有期而傳鉅卒於塗李聞訃毀容成服誓不他適舅毓庭姑任往勸慰之終不能奪遂隨舅姑歸代夫侍養守貞二十餘年又傳鉅妹麗貞適歷城戴文謙一載夫亡守節四十餘年與李並以節稱麗貞能詩與興煥妻顏氏相倡和所著有蘭閣詩草發情止義士人誦之以上六十六人頗有年跡可述者又五十七代孫督妻沈氏五十八代孫公鼎妻官氏公係妻顏氏六十代孫承元妻范氏六十一代孫宏柱妻王氏宏智妻顏氏六十二代孫開教妻王氏開孝女適史全經六十三代衍聖公妾郭氏又貞雷妻朱氏貞德妻孫氏貞德女適陳士柱六十四代孫尚桐妻顏氏尚祿妻朱氏六十五代孫衍棟妻楊氏衍鎰妻吳氏衍光女適魏成六十六代孫興舒妻周氏興京妻陳氏興人妻王氏興煥妻黃氏興擴妻魏氏興楊妻桂氏興麟妻傅氏興嗣妻黃氏興隆女適薛維敬與



關里

關里文獻考

卷九九

宗女適郭大智與先女適郭大有六十七代孫毓琬妻張氏毓鍾妻
楊氏毓綜妻鍾氏毓健妻劉氏毓漢妻顏氏毓璋妻顏氏毓坦妻上
官氏毓富妻董氏六十八代孫傳煥妻章氏傳培妻苑氏凡三十八
人無年迹可述而孔氏女適人者又有顏嗣坤妻宋永徽妻陳意善
妻陳思道妻王傑妻顏伯松妻顏光繪妻顏紹謨妻陳思寬妻趙之
芳妻顏紹德妻顏紹乾妻顏紹眼妻顏紹珩妻顏懋桂妻顏伯瑛妻
顏懋味妻黃孫綺妻凡十有八人並以節著而肯失其代系云
述曰顏母元官壹範不可得而述矣紹聞衣德質有其人騰烈揚徽
歷世相望嗚呼賢矣哉至若宋氏胡氏有而不居獨崇讓節是尤識
高行茂者矣

關里文獻考卷九十九終

校記

①自綸：「綸」字疑誤，或當作「經」、「縊」等字。

闕里文獻考卷一百

敘考第十六

闕里文獻考何爲而作也懼闕里文獻之渺微而作也闕里文獻爲爲乎渺微問當考之舊籍載闕里故實者有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譜東家雜記和庭廣記聖門志孔門食載等書或或缺佚不傳或家有藏本而未經鐫刻學士大夫罕有見者明弘治間會稽陳錦始哀集舊聞著爲闕里志一書綱舉目張事跡粗備顧考據失精去取無當其後載經增輯止綴述恩廕更雜以簿書之文章而於前人紕繆繁漏之失舉未有所匡正君子病焉康熙丁丑族祖聘之嘗別纂新志一變舊志體例頗有所增益而無雜傳會失更過之故其書久而不行今去丁丑又六十有六年矣

國家崇獎師儒典禮盛凡所以宏教澤而闡道揆者莫不展義盡誠度越前古乃近世以來鮮有愛素之士集其事而筆之書者二宗老或能言其大概而齒髮頽落牛就遺忘更數十年後行益微忽後有作者其孰從而求之汾年十一而孤太夫人督之嚴爲童子時卽命隨諸長者後出見賓客習禮法暇更取家門故事及

朝廷所以褒崇先聖澤苗裔於無窮者一一親教之且曰數典而忘其祖小子之羞也汾受而識之不敢忘乾隆戊午春我

皇上有事於辟雍

召取衍聖公率聖賢子孫入京陪祀汾與觀禮禮成隨宗子詣

闕謝

召見乾清宮

賜子殊渥俾肄業國子學竊自念遭際

聖明仰沐恩廕得以不耕不織優異於編戶而頑鈍暴棄無以紀

國恩述祖德用昭示於永永雖萬死不足塞責故所遇殘編脫簡金石斷爛之文莫不掇拾摩挲手自著錄復稽之故家遺老以證辨所

聞而益恢擴其所未見雖有所得記而藏之甲子春今宗子大修譜牒汾與編次之役故事修譜畢卽增輯志書譜成姪廣祚因以請汾曰志與史相表裏非下識所可及若網羅放佚以備修志者之採擇則固宿願也於是出篋中所藏始事排纂明年秋中鄉試又明年春上巡幸東魯親釋奠汾以講書導

駕被

恩命授內閣中書舍人既官京師時與當世名公卿上下其議論更得

質叩典墳習熟掌故公餘無事恆以書篋自隨尋被選入軍機處旋

擢戶部主事係直

禁庭始少暇日甲戌之夏今相國諸城劉公籌餉西邨奏以汾偕行

受任簡書軍機旁午編錄之事因途中輟其明年夏達瓦齊就俘藏

事還京會

天子以武功著定重

幸闕里祭告汾本以聖裔蒙

恩擢用至此高厚無可報稱今大禮將舉冀得先驅歸魯掃除塗茨效

犬馬奔走之勤然後迎伏道左通觀慶成庶有以竭愚忱而寧寢息

隨據情上請得

旨報可丙子春適宗子以公事與有司齟齬陳奏失當當事者劾汾實

左右之吏議落職負罪嬰釁理無可寬悔恨傍徨永甘廢錮乃蒙

天恩湔洗旋予賜環感激悚慚無階答謝因念變化氣質惟在讀書謝

客杜門以贖罪過偶檢廢篋見未成舊景頗自惜其散漫乃更窮蕪

穢刊謬誤益以邇年恭遇諸

盛典勒爲一書名曰闕里文獻考於辛巳之秋方克就緒蓋汾自少

時卽有志於此中閒再經作輟閱十有六年而今始成於此見汾之

驢蛇懶廢爲何如也是考也爲門一十有六爲卷一百首述姓源溯

自出也繼以先聖年譜尊祖也遂及宗子系葉傳世家也爲世系考



第一、凡十卷。墓為體魄所藏。廟以歲時安份。故次之。啓聖林及書院。即附焉。為林廟考第二、凡三卷。盛德百世必祀。自漢唐以來。封諡屢更。祭秩載易。而配享亦代有異制。至

親詣辟雍

駐聖里以及街

命祭告皆宜有紀。為祀典考第三、凡四卷。大宗秉祀主祀事者也。小宗奉事祠分承祀事者也。凡百執事駿奔在廟。贊祀事者也。登降之儀。尊俎之器。金石之奏。戶役供掃除。祭田給黍盛牲。禮皆祀典中之節目也。則又析之為世爵職官考第四、凡一卷。禮考第五、凡四卷。樂考第六、凡三卷。戶田考第七、凡一卷。關里依廟建學。古稱廟學。今為置官師。廣登進。超郡邑而擬成均矣。為學校考第八、凡二卷。山川為靈秀所鍾。城廬壯宮廟之衛。為城邑山川考第九、凡一卷。昌平世胄聚族而居。譜法不明。昭穆易辨。為宗譜考第十、凡一卷。列史藝文。僅錄篇目。省郡邑志。或專採文章。而不收經籍。茲考兼史志體例。而用之分為孔氏著述考第十一、凡一卷。藝文考第十二、凡十卷。先賢先儒已略見祀典。而出處事蹟。則不可弗著。為聖門弟子考第十三、凡一卷。從祀賢儒考第十四、凡三十卷。宗譜一門。僅載世次及流寓支派。若族有傳異。正足表示後昆。用考家傳列行實。而以登仕籍者及列女附焉。為子孫著聞者第十五、凡二十七卷。敘者抒也。次也。抒寫其次第。敘所以作者之意也。言弗雅馴。不敢以冠篇首。而以敘考第十六終焉。凡一卷。既標其篇目。而復卷為之述。贊曰

厥初生民。元鳥降祥。革夏受命。遂奄四方。載祀六百。封國于商。有宋讓厲。別氏分姓。銘鼎益恭。禱山啓聖。有開必先。則篤其慶。卷之一述先聖姓源

粵我先聖生民。未有道大莫容。所如不偶。歲越二千。百氏紛紜。傳會傳訛。弗衷於道。則述斯編。尙亦有舊卷之二述先聖年譜

先民有言。紹聞云德。其傳負薪。實在世嫡。詩禮儀序。中庸示極。繼繼承承。衍此聖澤。卷之三述世系二代及三代

世入戰國。異學分門。誰是儒術。弗墜舊聞。京順相魏。子魚仕陳。備格災漢。突矣湯孫。卷之四述世系四代至八代及九代子魚以下嗣宋公之系

子襄之曾。五世博士。經術傳家。遂師帝子。襄成啓封。用錫厥嗣。宗聖奉聖。欽於世世。卷之五述世系九代至二十六代

江左喪亂。文教莫宗。元魏崇聖。苗裔是封。有隆勿替。易侯而公。河山帶礪。與唐始終。卷之六述世系二十七代至四十二代

下隸倡既。謀我宗祏。天祐神明。遺孤走匿。長訴於朝。職是凶逆。舊物克還。用賓王國。衍聖易封。傳世罔極。卷之七述世系四十三代至四十七代

宋室南渡。魯入金源。居者行者。各守王官。南絕北斬。家嗣弗傳。思誠非嫡。據非所安。卷之八述世系四十八代至五十三代

大宗不嗣。器必有歸。勉勉文肅。宗黨所推。傳序錫爵。克昌厥後。遭遇承平。尊榮安富。卷之九述世系五十四代至六十四代

傳矣高祖躬際興朝荷天子寵班首百僚。我曾繼之厥修益劬。我祖我考。德音孔昭。爰及孫子。不滿以驕。於千萬年。克守宗祧。卷之十述世系六十五代至七十一代

天啓兆域。鬼神守之。以待有德。卜吉於茲。西南防北。啓聖所藏。越三十里。萬古相望。卷之十一述至聖林及啓聖林

鬱鬱葱葱。素王之宮。有丹者。猶有崇者。猶有崇者。猶有崇者。今擬九重。匪僭匪侈。用報乃功。卷之十二述至聖廟

聖毓尼邱。教行洙泗。出聖中都。不威而治。舊蹟所存。闕宮高揭。孫作

中庸鄉黨載祭。卷之十三述尼山。洙泗聖澤。中庸諸書院。

有德者崇有功者報。於惟聖師。首天立教。王追祖廟。配列賢儒。千秋

萬歲。秩祀無渝。卷之十四述歷代。洎我

朝。褒崇聖賢之典。

有嚴辟雍。於論鼓鐘。

天子宿戒。百辟溫恭。圖橋審聽。多士雲從。臣與親禮。亦睹斯容。卷之十

五述

諸學之典。

洪惟

聖祖。魯邦式臨。我

皇嗣。極亦積斯忱。三舉

玉趾。對越維欽。稽諸前古。孰儼於今。卷之十六述

幸魯之典。

闕里聖居。異彼鄉校。

國有大典。罔弗虔告。卷之十七述

遣告之典。

爵我家嗣。位同賓格。官我子弟。庭列朱礪。率璋義義。寢廟奕奕。卷之

十八述世爵職官。

於穆清廟。歲祀孔虔。曾孫秉鬯。對越在天。執事有恪。式禮莫愆。卷之

十九述闕里祭儀。

聖主尊師。度越百代。改定祭儀。三獻九拜。

遣告不時。肅將匪懈。卷之二十述

皇帝親祭及遣官祭告諸儀。

上丁釋奠。古禮不傳。登降有序。始自開元。由宋逮明。代有損益。備列

於篇。用資考覈。卷之二十一述釋奠舊儀。

制器尚象。義各有云。古人用質。後世以文。稽諸故府。班駁編璣。敍核

維旅。則有司存。卷之二十二述禮器。

樂以昭德。舞以象功。金聲玉振。莫罄形容。神之聽之。肅肅雍雍。卷之

二十三述樂章。

作樂殷薦。其詩孔多。譜用散佚。乃不可歌。幸有存者。可弗紀邪。卷之

二十四述樂譜。

樂有五音。寓器而出。差以毫釐。謬乃不啻。審厥精微。是稱神智。卷之

二十五述樂器。

俾彼原田。藝我稷黍。以享以祀。匪今斯古。昨我其茅。錫我編戶。子子

孫孫。有人有土。卷之二十六述戶田。

先覺先知。萬世所仰。延及苗裔。廟學載敬。有官有師。有虞有饋。造我

子弟。無荒以嬉。卷之二十七述廟學建置首末。

蒸蒸莘莘。育此多士。登明選公。維君子使。上為國植。下亦家祉。蔚彼

萬蓬茂茲。杞梓。卷之二十八述漢唐以來孔氏及賢裔之貢舉者。

嶽嶽尼防。湯湯洙泗。地應星裏。都建古帝。靈鍾秀毓。萃我素王。昔仰

宗國。今景宮牆。卷之二十九述城邑山川。

運丁朱梁。聖澤幾斬。一綫中興。備歷坎坷。綿綿瓜瓞。以至於今。子孫

千億。如魚如林。卷之三十述宗譜。

聖道不行。晚事筆削。詒厥孫謀。亦勤述作。總我百家。別以七略。按籍

以稽。亦云浩博。卷之三十一述孔氏著述。

洪惟

宸章星雲。紉緼體並典謨。辭陋唐漢。以

聖表聖。授同道貫。拜手敬錄。藝文之冠。卷之三十二述

聖製。

麗牲之文。用志興革。稽古有作。視此貞石。卷之三十三述碑文。

事舉必書。意垂永久。侈而不文。惟以速朽。卷之三十四述記。

原文著義。乃升斯首。意或未伸。識語於後。卷之三十五述序跋。



儒藏

關里文獻考 卷一〇〇

論取理長辨以詞勝。考核精詳，無稽勿聽。卷之三十六，述論辨解考。形容盛美，頌聲乃作。小言層層，弗叶于格。卷之三十七，述頌。贊不虛美，銘或寓箴。古有作者，遺文可尋。卷之三十八，述贊銘。秩祀有虔，奏格在上。辭以達誠，用冀昭昭。卷之三十九，述祭文。考彼辭賦，古詩之流。惟麗以則，乃遠俳優。卷之四十，述辭賦。遊於聖門，觀海難水。以雅以南，大經鼓吹。卷之四十一，述詩歌。蔚彼杏壇，惟賢之宅。負創歌商，共樂晨夕。道之不行，歸我鄉國。疏附先後，以近有德。卷之四十二，述聖門弟子傳。道喪文弊，王風載泯。維彼哲人，不隨俗隕。寡過知非，問禮得本。位於及門，尸祝惟允。卷之四十三，述子貢。子放傳。聖王不作，諸侯放佚。修是春秋，以代衰敝。翼翼素臣，親承載筆。繫公與穀，纂言惟實。卷之四十四，述左邱明。公羊子高，穀梁子赤，傳。七雄龍戰，中原鼎沸。楊墨乘之，充塞仁義。不有孟子，萬古昏暗。樂正之徒，後車翼侍。身附青雲，名彰奕世。卷之四十五，述亞聖孟子。孟子門弟子樂正子克、公都子、萬子章、公孫子丑，傳。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祖龍惡之，投畀炎火。有漢諸儒，尚紀厥旨。抱缺守殘，自今伊始。卷之四十六，述高堂生、伏子勝、毛子萇、后子蒼、杜子春，傳。卓哉重生，正誼明道。求端於天，咎徵有兆。夫何主父，遂竊其彙。詩亦有言，愠于羣小。卷之四十七，述董子仲舒，傳。漢世經師，人各異說。有鄭康成，旨歸以一。言踰百萬，昭揭白日。不詭不隨身，亦罔闕。卷之四十八，述鄭子康成，傳。孔明王佐，澹泊寧靜。感激一言，託孤寄命。炎祚永終，厥功不竟。管樂之流，誰言公並。卷之四十九，述諸葛子亮，傳。習尚清談，道豐其部。自扇老莊，罪浮桀紂。桓桓武子，獨異羣醜。砥柱中流，狂瀾迴首。卷之五十，述范子甯，傳。

大道久闕，篤生文中。太平建策，謀誠不從。退而著述，六經是宗。河汾之教，世仰高風。卷之五十一，述王子通，傳。楊墨塞路，孟子闢之。變而佛老，昌黎斥之。信格豚魚，文掃榛莽。學者宗師，泰山北斗。卷之五十二，述韓子愈，傳。嶽嶽文正，伊呂之儔。柄國垂憲，百辟承流。經略西夏，膽破虜酋。終始一節，後樂先憂。卷之五十三，述范子仲淹，傳。布衣上殿，天子動色。立教蘇湖，為四海式。德溫器粹，高隱雒陽。推行皇極，內聖外王。卷之五十四，述胡子瑗、邵子雍，傳。洙泗絕學，千載不傳。元公起宋，獨契淵源。接顏曾孟，啓洛關關。光風霽月，萬類陶甄。卷之五十五，述周子敦頤，傳。五季陵遲，士氣弗振。不有健者，誰挽文運。砥排異端，觸忤羣慝。天骨稜稜，歲寒益峻。卷之五十六，述歐陽子修，傳。河嶽英靈，靈鍾司馬。身係安危，望傾夷夏。奈何伊人，久棄洛下。晚乃得君，天已不假。卷之五十七，述司馬子光，傳。伯溫清德，精鑒復殊。用啓二子，為世大儒。道不見用，傳諸其徒。尹楊羅李，爰逮我朱。卷之五十八，述程子頤、頤子子淳、楊子時、羅子從彥、李子侗，傳。橫渠慨慨，少年結客。學佛學兵，反求無得。乃誦六經，渙然冰釋。理一分殊，西銘是飭。卷之五十九，述張子載，傳。嚴冬肅殺，百草萎黃。維松與柏，獨挺窮荒。再艱再蹶，肝膽益熱。俛仰二公，後先一轍。卷之六十，述胡子安國、張子栻，傳。徽國文公，集宋大成。千秋道統，肩以一身。及門諸子，各守其緒。載衍薪傳，何王金許。卷之六十一，述朱子松、熹、蔡子元定、沉、黃子幹、陳子淳、何子基、王子柏、金子履、許子謙，傳。高明沉潛，性各有近。維是福心，亦孔之愆。悟自一朝，氣質頓變。君子戰勝勇軼，賁賁。卷之六十二，述呂子祖謙，傳。

世謂儒者迂疎寡效。瞻彼荆門。匪怒伊教。白鹿我我。多士翕集。覽以晨鐘。圖橋兩泣。卷之六十三述陸子九淵傳。

韓史枋國。國步斯幽。創名儒學。誦言以攻。不撓不屈。矢厥孤忠。在蹇六二。蹇蹇匪躬。卷之六十四述真子德秀。魏子了翁傳。

羽賀禮經。惟小戴記。鄭注孔疏。涉以識緯。雲莊慨焉。爰集其粹。由博而約。一掃榛穢。卷之六十五述陳子澔傳。

元起海東。國俗椎木。仁甫北來。士始知學。仲平繼之。左膠右塾。伊洛淵源。以似以續。卷之六十六述趙子復。許子衡傳。

草廬浩博。經術湛深。發爲議論。如探淵源。難進易退。屢謝朝簪。作士太學。懷我好音。卷之六十七述吳子澄傳。

恭顯亂政。望之下獄。常侍傾仄。李杜桎梏。士生不辰。或罹斯毒。不惕不疚。修身以俟。粹然純儒。惟薛夫子。卷之六十八述薛子瑄傳。

惟靜斯正。惟虛斯靈。各就所得。以養其明。良知之學。說本孟子。流弊入禪。攻擊角起。卷之六十九述陳子獻章。蔡子清。王子守仁傳。

蹈虛守寂。高明者病。求我放心。窮理居敬。篤信考亭。勉勉敦行。窮達回殊。聲聞則並。卷之七十述胡子居仁。羅子欽順傳。

抑抑清獻。正直端純。操刀小試。遺愛在人。一年御史。坐不暖席。著述程朱。服之無斂。卷之七十一述陸子隴其傳。

醫宗列祀。功在傳經。吹毛索垢。遂黜于贅。有舉真廢。前冊所稱。用羅厥傳。以俟後人。卷之七十二述荀子克。劉子向。戴子聖。楊子雄。鄭子

果。賈子遠。馬子融。盧子植。何子休。服子虔。王子肅。王子弼。杜子預。傳秩秩寢廟。主維上公。博士肇設。分奠中庸。有嚴有翼。執事溫恭。原廟

別起。更溯厥封。卷之七十三述周禮疏。魏傳。錄彥。承宣傳。父兄教。先子弟。率謹齒。德弗尊。有議。其則。舉事。亦崇。廣敏。式是

斯人。爲族之準。卷之七十四述元龍。涇思。楷詮傳。唐命聖裔。作宰於鄉。更歷千禩。代有循良。愛流桑梓。德音不忘。卷之

七十五述勛宗。翰思遠。克欽。克伸。克中。希範。希永。讓。變。公。鏗。公。珏。承夏。宏。復。開。簡。貞。堪。貞。義。尙。愉。傳。

學錄分尊。儲公北面。學廣問多。相觀而善。懿哉數君。惟邦之彥。卷之七十六述克。曼。克。曼。論。公。瑋。貞。燦。傳。

仲和儒者。廣見洽聞。自尙體要。允矣聖孫。聘之。鍾武。攝衣講筵。

天子顧我。崇階是遷。卷之七十七述傅尙任傳。

聖經肇啓。諸儒真識。定以隸古。朗若電激。著述是耽。後先繼述。爰及憲公。遂疏六籍。卷之七十八述安國。被奇。豐長。彥。彥。穎。達。傳。

亮工弘化。天子所毗。德不充位。履餗用讓。四公調鼎。弗竟所施。天方艱難。非人之爲。卷之七十九述光。扶。緯。貞。運。傳。

拾遺補闕。青歸臺諫。好是正直。政用不貳。宗有蓋臣。侃侃司憲。或輔強藩。以嚴見憚。卷之八十述。與。棖。棖。溫。裕。敏。行。道。輔。文。仲。思。迪。思。立。聞。詩。傳。

神州重鎮。慶緒是使。方舉清威。京兆坐理。持節百粵。君嚴東美。允武允文。式是南紀。卷之八十一述休。源。殘。戢。城。珣。傳。

漢網解紐。乾綱下移。與曹同列。涅而不緇。其身可戒。其節不墮。陸說弱息。視死如歸。卷之八十二述融傳。

貞侯廉直。移孝作忠。夙夜匪懈。敬爾在公。克家令子。亦有斯容。或據亮節。或扇儒風。卷之八十三述。愉。汪。國。傳。

典午東遷。故宮禾黍。上恬下嬉。苟安江左。志恢中原。君平彭祖。諸諸盈庭。謬謬奚補。卷之八十四述。坦。嚴。傳。

彥琳司憲。百爾整肅。思遠繼之。清約厲俗。兵應尋陽。用覆厥族。史以叛書。冤哉斯獄。卷之八十五述琳之。觀。傳。

弱翁秉正。不辱叛黨。再使強藩。慨當以慷。負命不猶。禍起搶攘。晚有伯英。垂名兩廣。卷之八十六述。巢。父。助。傳。



光祖治獄人稱廉平。終以佞佛致損厥名。宗文篤孝。擢輔前星。建直
忤眾。江漢用行。卷之八十七述承恭公恂傳。
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謂父謂母。戴若厥私。君魚而下。循吏孔多。姬美
前史甘棠。載歌卷之八十八述奮英賢昌寓端隱。括元敬克。蘇彥祿
聞定貞。瑄尙鉞。尙銑。尙倬。與詢傳。
季將昆仲。作吏有聲。歷世既遠。史軼厥名。豐碑屹屹。燦若列星。凡百
有位。視此刻銘。卷之八十九述宙翊彪傳。
水懦民玩。道濟以征。廉幹英武。四國是靖。先誘後敵。遺愛則等。疆禦
培克。則不可並。卷之九十述靖靈符。瑋之傳。公才彥輪。尙則傳。
慷慨赴死。從容就義。趨蹈不同。齊秉浩氣。二十三人。忠魂猶毅。表而
出之。可以風厲。卷之九十一述德紹宗旦。文甫。增承。浦。聞。籍。貞。璞。貞
度。行。僑。與。聖。傳。
先聖有言行。在孝經。友于兄弟。是亦家政。立訓垂教。祖武是繩。匪曰
千譽。至性至情。卷之九十二述襄蘊彥輔。聖聰。收士份。貞稔。衍劭。衍
禕。衍球。衍佳。與。永。傳。
砥厲廉隅。經守信果。礫視貨財。飴甘湯火。方以古人。殊類俠者。軌道
範義。是遠刑禍。卷之九十三述祇公怡宏。蘊聞舉。聞舉。自瑋。尙果。傳。
文以載道。言亦身華。弗淵弗雅。譬彼虛車。斟酌六籍。寢饋百家。傳世
行遠。君子所嘉。卷之九十四述衍稚珪。紹安。季翊。若思。至武。仲平。仲
滋。端甫。之載。思睿。誇公。恪彥。倬承。佩宏。頤聞。詩貞。時尙。珥衍。斌傳。
智者審機。清不迂俗。眾醉我醒。無乃枘鑿。高士不然。寧處於獨。亦介
亦孤。如金如玉。卷之九十五述立元。建昱。羣述。睿傳。
士各有志。潔身高蹈。返璞歸真。潛光不耀。豈以逃名。從吾所好。卷之
九十六述淳之。沉祐。道微。元演。公輅。貞灼。貞時。傳。
易戒錯履。詩刺莠口。悖逆隕宗。佞亦蒙垢。熙先法言。亦孔之醜。而無
諱辭。用以示後。卷之九十七述熙先範傳。

學者稽古。匪階榮利。相彼簪紳。稱乃不易。幸則事傳。否亦名識。告爾
後人。青雲自致。卷之九十八述孔氏在仕籍者。
詩追姜嫄。易自咸恆。婦德弗若。非家之禎。彼美淑姬。著範闔門。彤管
有煒。含章可貞。卷之九十九述孔氏列女。
千嗟小子。罔識今古。幸祖神明。粗習掌故。上追皇初。旁及統譜。賢儒
戰徵秩祀有序。禮樂建置。廟林蔚土。稽獻考文。勿誣吾祖。凡茲纂輯
述而不作。後之君子。尙亦有取。卷之一百述敘考。
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仲秋既望。孔子六十九代孫繼汾敬述。
關里文獻考卷一百終

闕里文獻考卷末

闕里志辨

闕里舊志行世已久海內著書家間多引用新志雖久不舉印願已經錢刻當世亦有其書其中襲謬仍訛舛錯不少分於諸考中已擇其大者辨論改正其改而未辨者復爲論列如左不敢誣先人或後世也

舊志世表云世子勝周子姓譜云宋父周生世子勝以家語考之蓋世父勝非世子勝也

又本姓節錄家語本姓解文於微仲生宋公下複宋公二字直接世爲宋卿而脫去丁公申至弗父何三世之系大不可解

又先聖年譜皆主史記故於十七歲云魯大夫孟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往學禮焉考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從公至楚病不能相禮乃議學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孔曰先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云云是僖子之病不能相禮者雖在是年而命子從學實死日傳有明據何得襲史記之誤而竟作十七歲事乎且史記之誤索隱已駁之矣

又云二十七歲鄉子來朝二十八歲孔子往見鄉子而學焉考問官事見於左傳家語並無明年往學之文今特分作兩年似屬臆斷

又云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考師襄魯樂官也史記作在衛事世系考中已辨其誤今云適晉更不知何據

又云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考經傳家語史記皆不載齊聘孔子事而孔子適齊在三家共攻昭公魯國大亂後亦非此

年又云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由司空爲大司寇考是歲爲定公五年陽貨囚季桓子又三年欲盡去三桓不克入於謹陽關以叛

此正陪臣竊柄魯國大亂之日孔子若已登朝豈有恬不爲怪之理且亦萬不能一日安於其位故史記以宰中都爲五十歲以後事其說近理朱子所謂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者正此時也今乃移見行可之仕於此歲豈不大錯

又云五十歲還司寇考是歲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子路有末之也已語今云還司寇與論語不合

又云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考左傳史記並無以司寇攝朝政事惟史記有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語在孔子五十六歲且此語太史公先不能無誤考左傳云夾谷之會孔曰先相所謂相者即攝相之相如齊侯如晉晉士句相王孫國聘於晉晉侯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者是也即家語所云攝行相事亦指此會事而言若云宰相之相此時季氏正執魯政孔子以異姓之卿焉能起而代之果爾則齊人歸女樂孔子直麾去可矣桓子更安得而受之兄相爲商臣丞相爲秦官周無是也今仍史記之誤而復更其年失益甚矣

又云宗子世紀云九代鮒字子魚秦始皇并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考孔叢子子魚在秦時隱居不仕至陳涉起兵乃聘爲博士太傅今謂鮒仕於秦不知何據

又云十代忠微爲博士褒成侯考褒成之封始於十三代霸前此未有也今於十代先書此爵殊屬失考

又云二十八代靈珍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考崇聖之改爲侯爵實始於二十八代前此蓋崇聖大夫也今云仍封崇聖侯甚不可解

又於三十三代褒聖侯傳中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下注云此後世召孔氏子孫朝會之始考漢光武東巡褒成侯序在東后章帝東巡亦助祭明堂與朝會者已久蓋不始於唐貞觀也新志古蹟門云孔子舊宅在孔廟東偏前爲壽堂伯魚聞詩禮處後



爲金絲堂孔鮒藏書處。今改建述聖廟。考明弘治間李文正公序金絲堂銘云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故井前直詩禮堂舊掘地得石刻知爲孔子故宅。比者廟廢而堂獨存新廟既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堂則移而西與詩禮堂正相直據此則金絲堂故址乃改建左廡未聞改建述聖廟也。且述聖子思子在宋時祇配祀鄆國夫人殿西廡亦未聞別有專廟。又敘成化十九年規制云啓聖門內東有筠亭一座北爲金絲堂改五賢堂而建者也。金絲堂之移而西在弘治廟災後今雲成化時已在廟西尤屬錯誤。

典籍司樂管勾百戶舊稱禮樂兵農四司新志謂皆有廳事在聖廟大中門外禮農居東樂兵居西考大中門外並無四司廳事故址且歷考前朝規制亦未嘗有此說其爲傳會明甚。

又祠廟門云南齊世祖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改築孔子宗廟考南齊時魯郡已淪入北朝云改築者明別立廟於南都也與關里無涉下又云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改築孔子舊廟按此舊廟卽宋齊以來別建於南都之廟亦非關里事。

又云宋仁宗景祐四年孔廟修起講堂成昇爲記考是年未聞有修起講堂事及考碑末行書景祐四年七月重立乃知爲誤以重立碑記之年作始建講堂之年矣。

舊志恩例門云景德三年王欽若奏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殘虛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云云考此乃天下文廟之事何得闕入關里恩例。

新志祠廟門云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面諭工部侍郎秦達以關里先聖降生之地爾工部其卽爲修理云云考明史秦達以洪武二十二年爲工部尙書二十六年自殺今云二十九年則此人死已久矣又二十九年實無修廟事稽之明史概實二十年也。又云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御史王國楨見西廡頽敝乃捐俸募輸

云云考王國楨是時實爲兵巡副使非御史也。

又云明天啓八年洙泗書院傾圮殆甚世尹孔聞簡捐俸修復考天啓無八年蓋七年事也。

舊志祀典門云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按史記孔子世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今增爲諸侯王且謂出於詔令杜撰極矣。

又諡號門云漢和帝永光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考前史漢並無封孔子爲褒尊侯事此蓋因馬氏文獻通考中有從封損爲褒尊侯之說故並移之孔子耳不知通考中之尊字乃亭字刊刻之誤卽損亦未嘗封褒尊侯宋史可證也。

又祀典門云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云云百石之詔爲百戶前考中已辨之矣至出王家錢給大酒直考漢百石卒史舊碑大字作大字又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卽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是其證也又碑文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乃太常祠曹掾史引辟雍故事對公府者安得混以爲河南尹大司農有給關里祭品之事耶。

又云魏正始二年帝講論語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注引邱瓊山語謂前此祀孔子者皆於關里至是始行於太學考後漢禮儀志帝幸辟雍行大射禮郡縣道學校行鄉飲酒禮皆祀周公孔子則漢時已先祀孔子於太學矣恐不始於正始也至新志臨雍門直以此條爲臨雍講學之始按魏志云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則此乃通論語後之報祭也且所使者太常帝並不親釋奠何得訛爲臨雍講書之始。

新志祀典門云梁元帝初在荊州起宣尼廟帝工書畫自圖孔子聖像爲之贊考此全與闕里無干

舊志祀典門云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勅有司享薦之禮下注云有司廟享始此考魏書禮志於太武帝始光三年二月已載祀孔子於國學至是年二月丁酉詔曰太崇聖祀德遠代之通典秩官中古之近規故三五至仁惟德配享夏殷私已稍用其姓且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恆式斯乃異代同途奕世共軌今遠遵明令意舊則比於祀令已爲決之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於廣南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之廟已於中省當別勅有司饗薦之禮自公文已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擇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細釋詔文蓋專爲堯舜禹周公四聖立廟而言故本紀齊丁酉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南夏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下文卽云丁未改詔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誡孔廟不聞更有勅有司享薦之詔未可割裂詔文另作一事且宣尼廟在國學所謂別勅有司者乃國學之有司非牧守之有司也

舊志諡號門云隋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考唐房元齡等奏云晉宋梁陳及隋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據此則云贈爲先師者誤也

又云唐太宗貞觀二年傳孔子爲先聖考前房元齡言則隋大業以前已稱先聖矣實不自貞觀始蓋前於高祖時曾改孔子爲先師此時第復其舊耳

又祀典門云宋天禧元年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以宋史紀志考之蓋大中祥符三年事

新志祀典門云元武宗時皇妹大長公主誦習經史命工塑聖人像金書銘諱於左右按此等事如何載入闕里志且書法亦失體舊志從祀位大圖東廡列先賢公子其孺奚子容哉先儒左子邱明高堂子生西廡列先賢孺子赤石子作蜀公子肩定左子人鄧按公良奚容左邱孺石作公肩左人皆複姓也至高堂生漢書不傳其名其曰生者乃當時諸儒之稱如伏生董生賈生之類今誤以生爲名尤爲謬甚

又弟子及從祀先儒傳中所載歷朝封爵舛錯甚多如宋初封曾子參爲瑕邱侯後以封邑與先聖名同改封爲武城侯今乃訛瑕邱侯爲郛侯審是則何必更有改封之事又宋史禮志載崇寧四年追封秦商馮翊侯其後序南宋文宣王廟制東廡位大則又云馮翊侯秦祖鄆城侯秦商前後錯亂必有一誤秀水朱彝尊作弟子考據咸淳臨安志定秦祖爲鄆城侯秦商爲馮翊侯而以史所載南宋位大爲誤似爲有據今於秦子祖作鄆城侯而於秦子商亦曰鄆城侯誤中更誤其謬殊甚其他訛者如以有子若卜伯爲汴伯顏子祖臨沂伯爲臨邑伯數梁子赤睢陵伯爲睢陽伯司馬子耕睢陽侯爲綏陽侯琴子張陽平侯爲平陽侯又周子敦頤於元仁宗延祐六年封道國公乃作至順中種種舛錯不可枚舉新志相沿悉未改正至訛宋封陳子元南頓侯爲南邢侯則又新志之失考者也

新志臨雍門云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二月命樂師入學習舞親釋奠先聖先師考魏書並無親字

又云孝文帝太和三年立孔子廟於京師行釋奠禮考魏書及北史立孔子廟於京師在太和十三年且亦並無親行釋奠事

又云陳後主至德三年釋奠先師禮畢合宴王公卿士此幸學賜宴之始考陳書此係太子釋奠並非帝親幸學至釋奠會宴則於宋文帝元嘉中亦不始於此時



又云唐肅宗上元元年仲秋祀於太學。又代宗永泰二年修國子學
祠堂成釋奠命宰相及常參官六軍將軍就觀焉。又德宗貞元二年
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考唐書禮樂志及冊府元龜此三
條皆命有司行事並不聞天子親蒞何得雜入臨雍一類。

舊志祀典門云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考金史是年無親行
釋奠事蓋世宗於是年定釋奠禮樂因即訛為親祭耳。

新志幸魯門云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車駕東巡詣關里道宗室
皆詣孔氏宅賜酒肉考漢書是年並無東巡事。

又云後魏世祖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伐宋自東平趨鄒山十一
月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考魏書本紀太平真君十一年十有一
月辛卯至于鄒山劉義隆魯郡太守崔邦和率屬城降使使者以太

牢祀孔子則世祖固未嘗幸魯縣親祭孔子明甚而新志之說蓋緣
魏書禮志有云十一月世祖南征至魯以太牢祀孔子耳不知魯郡

在宋時已徙治鄒縣改魯縣為屬邑魏志之所為至魯謂至魯郡即
祀之所為至于鄒山也今去使使者三字又錯謬魯郡為魯縣而入

於幸魯門未免失實。

又云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大年落成躬詣奠拜按此事與關
里何涉而列入幸魯門耶。

又云金睿宗天會七年大軍入山東睿宗登杏壇奠拜復詣聖林云
云考睿宗者即幽王訛魯宗也以子世宗入繼大統故追諡睿宗其

入山東時不過一領軍元帥何得與列代帝王並稱臨幸又天會乃
太宗年號今直云睿宗天會七年亦無此書法。

又云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親詣關里北面祭拜又章宗明昌
四年親祀先聖於關里考本紀此二事皆於國學釋奠更有明文今

加關里二字而入幸魯門殊屬博會。
新志祭秩門云北魏皇興二年遣使以太牢祀孔子此遣官祭告之

始考遣官祭告漢光武魏太武已先有之不始於此年。

舊志祀典門云元仁宗延祐七年遣說書王存義以太牢祀孔子仁
宗手香加額以授之按此乃英宗事英宗於是年三月即位其祭文
有云嗣服伊始恭祀告虔是可證也。

新志遣告門云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夷夏晏安
遣樞密院經歷魏元禮詣關里祭告按太子遣官何可與歷代帝王
同在一類。

舊志恩例門云元泰定三年山東廉訪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
四品於格弗稱明年陞嘉議大夫詔給三品印按元史泰定四年
衍聖公陞三品階至文宗至順三年始以少監歐陽元言改給印章
混二事為一事非是。

舊志凡崇聖侯鄒國公紹聖侯襲聖侯文宣公食邑皆臆注為一千
戶而奉聖亭侯則有云一千戶者有云二千戶者考宋史四十四代
公傳晉武帝泰始三年封孔震為奉聖亭侯邑二百戶北魏孝文帝
太和十九年封靈珍為崇聖侯邑百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封渠為
鄒國公邑百戶隋煬帝大業四年改封嗣慈為紹聖侯邑百戶唐太

宗貞觀十一年改封德倫為襲聖侯邑百戶至元宗改封璉之為文
宣公不著戶數今凡百字皆改為千字欲以侈大其封不知已蹈失
實之誚又新志將改封崇聖侯作南宋元嘉十七年事更屬大謬。

新志又於食邑云唐咸通間改食實封一百戶宋元仍照舊食實封
一百戶按此一無考據皆臆度之詞。

舊志云述聖子思子書院即孟子受業處也國朝弘治十六年題准
世以衍聖公之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考學錄公璉奏請原疏及
明史皆在武宗正德二年並非弘治十六年。

又五經博士題名云孔開詩字知言衍聖公弘泰長子以父代兄襲
封弘治十六年恩蔭前職孔開禮字知節衍聖公弘緒次子正德元

年世襲前職按禮為孔氏授五經博士奉祠之始其事在正德二年非元年也若聞詩以廢敘得是職並非奉祠之官今混列於聞禮之上殊為失實至新志削去恩廕二字改為初授則直以聞詩為博士之始益變其真矣

新志職官門載置顏孟二氏博士一作景泰三年一作景泰二年考

明史置顏孟二氏博士乃一時事俱在景泰三年如何分作兩歲

又云世襲太常寺博士一員宋大中祥符元年幸魯召文宣公親弟

孔勛為太常博士勛子道輔襲道輔子宗翰襲自後孔端朝孔元措

孔之載數世相沿考勛係雍熙二年進士初為太平州推官轉殿中

丞通判廣州真宗東封以王欽若薦召為太常博士知仙源縣轉屯

田員外郎遷太常卿終尚書工部侍郎勛子道輔係大中祥符五年

進士初為寧州軍事推官轉大理丞知仙源縣遷太常博士召為右

正言歷右司諫龍圖閣待制終御史中丞道輔子宗翰以進士知仙

源縣遷太常博士召為司農少卿歷鴻臚卿刑部侍郎而以寶文閣

待制致仕載在宋史及家傳彰彰可考今不知此職為宋世百僚遷

轉之官而見勛父子孫三世皆歷此職遂誤以為世襲而據以為今

太常博士建置之始元措已於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貞祐

二年授東平府通判以寇阻不得行改授隨朝職事乃拜太常博士

旋遷太常丞節度觀察等使是太常博士乃衍聖公兼官亦並非今

之世職也至引及端朝之載等展轉傳會謬孰甚焉

舊志載尼山洙泗書院學錄云明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改山長

為學錄職視國子監考奏改山長為學錄者乃公璜非六十二代公

也新志見載其奏疏可以考證

新志典謨門載宋天聖元年勅曰孔子廟自祖先以來皆以子孫世

知縣事奉祠祭今乃不然非所以崇儒術尊先聖之意其詔自今仙

源縣復選孔氏子弟為之又皇祐三年七月勅曰自國朝以來世以

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復於孔氏子弟中充選考宋史本紀天聖元年無此勅惟皇祐三年云秋七月丙辰以孔氏子孫復知仙源縣事而舊志亦作皇祐三年詔自今仙源縣官復於孔氏子弟中選用而不及天聖元年今所載兩勅文氣略變大意實同不知出於何據

新志世令題名云孔延魯大中祥符四年知仙源縣事孔道輔咸平

元年賜進士出身大中祥符九年以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事考延魯

與道輔本是一人今訛而為二又道輔乃大中祥符五年進士今作

咸平二年亦不是

舊志世尹題名云金世宗大定初思遠入朝授承事郎曲阜令章宗

承安二年克昌任縣令按思遠為元武宗朝人上去金世宗大定初

幾一百四五十其誤無疑至克昌又思遠弟思通之子其誤更不

待辨者矣

又新志云孔澄字世寧五十三代孫治之弟也元大德七年襲曲阜

尹考大德中為世尹者思誠也並無事故澄何以得代其職蓋澄之

得是衡者乃其孫克仲之贈官未嘗一日身任縣事何得澄入

舊志授官恩澤一門極為叢雜如聚之封蔭侯職之拜太常等類非

緣聖裔推恩未可概以為恩澤官也如凡孔氏官者皆列恩澤則所

遺又多多矣

又云慶歷五年以宗禎將作監丞知仙源縣數緒後復云慶歷五年

以匠作監丞宗亮知縣事下注云即舜亮按宗禎暗內並無其人而

宗亮係進士延之子舜亮係中丞道輔子諸縣昭然何得混而為一

况宗亮並未曾知仙源縣事所書全屬錯誤

新志樂舞門載司樂題名首列施仲德下注云元至大元年由生員

任考祖庭廣記施仲德係大都文廟司樂設於至大元年後延祐六

年曲阜聖廟亦請設司樂乃引此為例今錯看文義竟將施仲德為



曲阜聖廟司樂之始併改建置爲至大元年事豈不一誤再誤。

舊志恩澤門云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詔十八代孫孔毓爲百戶主掌禮器考百戶係百石卒史之訛於戶田考中已詳辨之矣至此事實漢桓帝之元嘉非宋文帝之元嘉有碑可證何得誤改。

新志學校門云奉祀生元至元間勅除孔氏太常太祝太常禮儀院判等官明永樂間改授太常奉祀及祀丞等官供應祖廟祀事弘治

十二年議准額選四氏老成俊秀子弟奉祖廟祀事考舊志及祖庭廣記元明間未聞有授孔氏子孫太常太祝院判奉祀祀丞之事惟

譜載元五十四代思善由濟寧路教授爲太常寺太祝思迪爲湖廣

都事辭疾起爲太常禮儀院判尋陞同知本院事思立由太常寺太

祝轉新河縣尹五十五代克康由翰林國史院典籍轉太常寺太祝

是數人者雖曾歷是官然不過循資遷轉耳何可牽引爲奉祀生建

置原委至明永樂間孔氏並無任太常官者所引更不知何據。

新志樂舞門所敘歷代樂章多顛倒失次前考皆查據國史及祖庭

廣記更定而樂器中之侈陳失實引據錯誤者更不可指數。

舊志序樂章云金以寧爲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

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肅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考金世宗大定

十四年定釋奠樂章迎神奏來寧肅寧盥洗奏靜寧升殿奏肅寧奠幣初

獻奏和寧降階奏安寧酌獻充國公奏肅寧郊國公奏泰寧亞終獻

奏咸寧送神奏來寧共有九曲並無所謂永寧者今去肅寧泰寧咸

寧之名而增入永寧且曰五曲者誤也至章宗明昌六年別頒關里

樂章迎神奏來寧盥洗奏淨寧升降奏肅寧奠幣奏肅寧酌獻正位

二配亞終獻皆奏德寧凡四章送神奏歸寧亦共有九曲今漏歸寧

之名而曰改四曲者皆誤也至云惟肅寧一曲仍舊更不可解如云

名同也者則同者尙有來寧不止一曲如云詞同也者則兩曲又迥

別樂章具在昭然可按總之不識世宗所定者爲國雍之樂章宗所

頒者爲關里之樂截然兩事訛而爲一故曰改曰舊展轉謬戾耳。

新志古蹟門云唐鍾唐開元二十七年所頒官縣鍾今存其一縣

於詩禮堂螭紐粟文製造精工清廟之重器也按此鍾今縣於杏壇

無銘不能辨鑄造年月第唐無頒樂器於關里事卽史載樂用官縣

亦祇兩京爲然安得遽斷此鍾爲唐開元物。

又云元太宗九年衍聖公孔元措奏燕京南京等處尙有太常禮樂

官及樂工人等乞行拘刷事奉詔旨若有前項人等并家屬用舖馬

頭口起移赴東平府地方住坐分付孔元措收管令本路課稅所量

給口糧養濟就於本廟閱習聽候朝廷不測用度按此元初禮樂未

備因元措之奏朝廷遂令董其事於本廟閱習其所閱習者乃太常

樂工與關里無與也何得闢入樂門。

舊志樂舞生門云成化十二年間祭酒周洪議奏增樂舞生李整等

八十名又云弘治九年間太常寺卿崔志端奏准添樂舞生二十六

名俱照前優免按此乃國學之事見有奏疏可考全與關里無涉。

新志祠廟門云唐元宗開元十三年東封回幸孔子宅給百戶以供

灑掃下又云二十七年詔賜百戶供灑掃考給灑掃百戶書作二十

七年是也若十三年止間給近基五戶並無給百戶事所書殊屬錯

誤至戶役門反漏卻二十七年事而給灑掃百戶及賜近基五戶混

作一條皆書爲開元十三年更誤極矣。

舊志佃戶門云宣德間戶部踏勘地土五屯佃戶共存五百戶計二

千丁見丁一百大畝考此事於給田門已載有正統四年八月諭旨

此又云宣德間彼此互異。

新志祠廟門云元成宗大德九年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二千八百人

以應灑掃考大德時所給復者止二十八戶並無二千八百人第此

事之訛由於大德重修廟碑碑內云復戶二千八百十爲千蓋書者

之誤新志不究其誤臆斷爲二千八百人益失真矣又戶役門云元

成宗大德九年八月給曲阜林廟遺孀戶新舊共一百一十五戶計一千八百丁事同一年而人則減去一千前後自相矛盾且一百一十五戶乃明洪武時所給亦非元時事也

舊志林廟門云孔顏曾孟四氏學魏黃初二年創建宋祥符二年稱為廟學元延祐間又益以顏孟二氏考增人顏孟二氏乃宋哲宗元祐間事今訛為元之延祐至宋真宗有大中祥符年號係四字紀元者不得截去大中二字單書祥符

新志學校門云宋宣和四年幸太學詔令先聖後在學者賜上舍出身以後三氏學生俱如國子監例考徽宗本紀宣和四年帝幸太學祇載學官諸生恩錫有差並無賜上舍出身語即是年或有其事要亦國子諸生盡沾恩澤孔氏子孫有在國學者不過亦沾恩澤而已諱非專為先聖後設也至牽引以後三氏學生俱如國子監例更屬穿鑿傳會

又云元延祐元年勅賜監書於學考此乃宋哲宗元祐元年事非元仁宗延祐元年也

舊志學田門云元統元年江西僉事任忙古台以墨坐沒入鄆城縣私田八頃九十畝屋二十七間奉旨付孔氏子孫為業考原碑係贖廟而兼及學者不得專入學田門又碑云田八頃八十九畝數亦不對

新志古蹟門云鄆邑魯之附庸先聖晚年退息於鄆作息鄉操今尚有息鄉村又名勝門云息鄉村在城東南十里先聖晚年還輶息鄉休遊於中今其村巷風物皆存古意元翰林院檢閱官孔涇之子孫一戶居焉考史記世家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不濟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據此則陬鄉應在晉衛之閒明甚又明張敏撰孔涇墓志云涇承樂已酉以疾終於西鄉里第則息鄉村者本西鄉村也今訛陬鄉為魯之鄆邑又改陬操

為息鄉操復易西鄉村為息鄉村以實之展轉謬戾大失古人存信之義不獨以鐘樓為端門伯禽臺為北擒臺等類僅出傳會已也

新志有典謨一門首紀歷朝詔誥內載宋元豐七年五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鄆國公孟子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閒並封伯爵考此乃宋史紀事之詞非詔文也載之於篇殊為不類

又載宋徽宗崇寧四年遣官詣闕里致祭祝文曰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齊奏盛席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鄆國公配向饗考崇寧四年並無遣官祭告事且此乃頒降天下祝文格式非遣官專祭之詞

又云崇寧五年遣官詣闕里致祭祝文曰惟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有道立教垂憲萬世茲率舊章謹以制帛牲齊奏盛席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兗國公鄆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向饗考崇寧五年亦無遣祭事且此文乃南宋時頒降天下祝文格式文中見列四配是其明證何得混入北宋妄謂崇寧五年有遣官專祭事

舊志載金泰定二十二年皇帝遣孫康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曰國家禮崇儒術云云考此乃金章宗明昌六年文誤作泰定二十二年且金亦無泰定年號山東省志不知為章宗事而改泰定為大定作金世宗事更屬妄繆

新志載元至正二十一年皇帝遣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曰粵稽聖德巍巍難名儀範百王而師表萬世者也欽我皇元雅尚斯文屢當遣使禮祀於廟庭其崇重之道度越千古頃緣妖寇臨張梗我王化垂及五稔享祀之典遂成曠弛茲者躬承上命爰討不庭大振天聲而東土克寧魯邦戾止遐瞻牆仞軍旅事殷未遑與祭敬遣輔行敢申昭薦細玩文義乃察罕帖木兒遣人



代祭之詞也。增加皇帝謹遣四字而列入典謨一類。其屬非是。

又載宋蘇洵孔子論考此論並非老蘇之文乃大蘇所著者。文又載去上牛首止載半篇更非體製。

新志載蘇軾孔融論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云云考此乃大蘇孔北海贊之序今載去贊詞易而為論全失真矣。

舊志載漢索隱述贊孔子之先肇于商國云云考此贊乃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孔子世家贊今以刻於史記中加以漢字序於魏晉之上實屬失考。

又載宋大中祥符元年廷臣奉勅分撰七十二子贊其所書人名及贊詞與廟中舊碑多參差不對。

又載先聖歌辭十一首內將極鄙俚語亦信為夫子之言。誣聖人甚矣。

又載宋趙鼎手植檜詩一首考此趙鼎乃元人官尚書祠部郎中知兗州非宋之趙忠簡也。

又於弟子門云顏子生於魯昭公二十一年卒於哀公五年考夫子厄於陳蔡在哀公六年是時從遊尚有顏子又伯魚年五十方卒其卒之時孔子已六十九歲為哀公十一年顏子之卒又在其後則非卒於哀公五年明甚再考家語顏子年止三十二歲其卒既不在哀公五年所云生於昭公二十一年者亦誤也。

又聞達子孫門云十六代子建元子又云二十代伯序魯都督按子建名建伯序名承今皆遺其名而書其字既非體例且承乃督郵非都督也。

又云十九代震字元上舉孝廉除郎中拜尚書侍郎治書侍御史博陵太守除下邳相終河東太守按此即博陵太守彪也廟中有古碑可證且震乃二十二代宗子襲封宗聖侯何得以彪混之。
新志林墓門有諸郡史墓下注云孔謙之墓也按家譜謙為郡曹吏

舊志云謙為郡諸曹吏與此皆誤也嘗依碑修郡諸曹史為是。

舊志聞達子孫門云二十代又字元傳魏諫議大夫下又云文魏大鴻臚考晉書孔行傳云祖又魏大鴻臚而譜內載又為魏諫議大夫大鴻臚至文則並無此人蓋即又字之訛耳。

又云二十七代晉閭長子晉尚書令考晉譜內並無其人。

又云二十九代士邈琳之子有父風揚州中從事考琳之子名邈官揚州治中從事史今於官職則脫書而於名添士字皆失考據。

又云三十一代安碩子北齊青州法曹參軍考碩之子名安齊今漏齊字。

又云三十八代文瑾齊卿子兗州都督府功曹考齊卿乃三十七代文宣公生三子惟珪惟昉惟時並無名文瑾者。

又云五十二代元善字德新宋寶慶二年進士終泰州學教授考元善譜列五十一代今誤入五十二代。

又云南史有孔暹孔嗣之孔僉僉子淑元僉兄子元素孔子莊孔子雲孔廣孔道皆聞達表表者史失其世大姑附錄於此云云考此九人內惟嗣之史稱魯國人孔道微族祖前考已為立傳其他譜既不列其名史復不著為宣聖之胄焉知其非他族一概收入殊非闕疑之道。

以上各條皆事之不容不辨者故特為論列他若新志於趙吳興之序陳陽譚而誤以為關里大譜五十四代衍聖公思誠父祖墓碑而誤題為思誠碑葛守禮所撰六十三代公張夫人墓志而誤以為嚴分宜作以及字句錯繆割裂重複之處不可枚舉緣無大關係故概置不辨恐後人罪我吹毛求疵也繼分識。

關里文獻考卷末終

關里述聞

清同治七年刻本
清·鄭曉如撰

《闕里述聞》十四卷，清鄭曉如撰，清同治七年刻本。

曉如，山東曲阜人，著有《夏時考》一卷。其母爲孔子七十一代女孫，曉如與母借居曲阜外祖父家，得遍覽孔庭所藏有關孔子之書，撰成《闕里述聞》十四卷。

是書分《孔子世家考》、《聖門弟子考》、《聖門故交入廟從祀考》、《孔門後學入廟考》、《孔門後學改祀罷祀未復考》、《皇朝太學釋奠考》、《臨雍釋奠禮儀考》、《皇朝經筵釋奠考》、《聖廟殿廡位次考》等目，對孔子生平、孔子弟子、孔子後學、孔廟從祀、學校禮儀作了詳盡的考述。鄭氏家曲阜，與孔子爲世姻，因得盡觀孔門文獻，於孔子事蹟之傳信傳疑、從祀諸賢之疏闕，多有辯證。舉凡讖緯不經之說、稗官信筆之談，刈而芟之，摒棄不錄。而於褒成譜系、後賢事迹，則言之綦詳。全書以孔氏之家牒爲基礎，佐以歷朝之史籍，並以各種志乘相印證。卷一、卷二爲《孔子世家考》，引證史籍，對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多有辨駁。而又作《孔子世家考餘論條辯》一卷，以爲著述出於孔門之外者，大約傳會不實，無中生有，或騁其詭辯之才，或文其怪僻之行，嫁名聖人，百無一實。諸如《晏子春秋》及墨、列、莊、荀、淮南諸子書、《韓詩外傳》、《說苑》、《呂氏春秋》、《吳越春秋》、《風俗通義》、《論衡》、《搜神記》、《拾遺記》、《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演孔圖》以及讖緯之書，不可枚舉。而後儒之《十三經注疏》、薛據《孔子集語》、蔡復賞《孔聖全書》、馬驢《繹史》、孫星衍《孔子集語》等書，繁徵博引，誣聖惑俗，亂人耳目。《史記》、《漢書》、《路史》、《通鑑前編》、《闕里志》諸書所記，亦不無可議，不可盡據。惟胡仔《孔子編年》、林春溥《孔門師弟年表》考證較確，故稍採其說，而以《春秋》經傳爲根據，《論語》、《古家語》爲證佐，取《史記》「世家」之名，而考辨是非。其他各卷，亦多有考證，非雜採諸書、無所折衷者比也。各卷之末皆有「述曰」，總括本卷大旨及取捨之意，甚便觀覽。

該書取捨甚嚴，是其優點。然對孔門之外羣籍貶抑太過，似亦不無矯枉過正之嫌。



儒藏

闕里述聞 序

三代以上傳經者多賴孔子之言而信。而孔子之事散見於家語、微聞於史記者，新時或有異同，誰與證之？後儒欲有所取徵，仍惟以孔子之書證之而已。鄭君籍曲阜，於孔氏爲世姻，因得盡觀孔氏之世籍，爲闕里述聞十四卷，於聖蹟之傳疑、從祀諸賢之疏闕，多所辨證。嵩嶽之將行也，出以見示，爲書數語歸之。鄙見所及，尙有欲引伸發明者，匆匆不暇詳論，俟他日相質，以備一說可也。丙寅夏五月二十日，湘陰郭嵩燾倚裝書於身，東館署。

近世有陶庵夢憶一書，述孔林及聖廟規制，而語多市井，余每欲付之然如。適曲阜鄭君以闕里述聞見示，舉凡識緯傳疑之說，裨官信筆之談，刈而芟之，概屏弗錄。而於褒成譜系、後賢事蹟，則言之綦詳。以尼山之家牒爲綱，而歷朝之史籍爲佐，以仙源之志乘爲印證，而諸儒之附傳爲條枚。是書成而有志於學者，於一切謾謾支離之語，自不知所決擇，而不寓於目矣。其有功闕里也偉哉。於戲，以先漢之隆文物之盛，而海福謂仲尼之廟不出闕里爲憾事，庸詎知後世尊崇之極，儒臣附祀之榮，有如是歟。抑余仍有請者：若漢君魚、唐幾、宋道輔、宗翰，於闕里爲支庶而歷代之闕人也，盍亦表而列之乎？謂爲然乎？同治丙寅孟冬，江都蔣超伯識於廣州都署之斗南樓。

闕里述聞目錄

重校更正本

卷之一

孔子世家考上

卷之二

孔子世家考下

卷之三

孔子世家考餘論條辨

卷之四

聖門弟子考

卷之四補

聖門故交入廟從祀考

卷之五

孔門後學入廟考

卷之六

孔門後學入廟考

卷之七

孔門後學入廟考

卷之八

孔門後學入廟考

卷之八補今改入卷之八

宋韓氏傳

卷之九

孔門後學入廟考

卷之九補今改入卷之九

宋謝氏傳

卷之十

孔門後學入廟考

卷之十補今改入卷之十

宋陸氏傳

卷之十一

孔門後學入廟考

卷之十二

孔門後學入廟考

卷之十二補今改入卷之十二

明方氏曹氏吳氏傳

卷之十三

孔門後學入廟考

卷之十三補

孔門後學改祀從祀未復考

卷之十四

皇朝太學釋奠考

每歲遣官釋奠儀考

禮部釋奠儀考

月朔釋菜考實與釋奠考同

月望上香考

闕里釋奠考孔林釋奠考附

因事祭告考

直省釋奠釋菜考

皇帝親詣太學釋奠各樂章補錄

皇朝經筵釋奠考

卷之十四補

聖廟殿廡位次考

此書刻竣時聞者以先睹爲快校字挖補未畢刷印風行其中錯誤頗多現經隨時重校并更正其補述者數處謹加目錄以別之庚午夏日記



藏書

闕里述聞卷之一

曲阜鄭曉如敬述

孔子世家考上

孔子名丘字仲尼。先世子姓。虞司徒契之裔孫也。子姓自商王成湯家天下傳二十八君。至紂而亡。周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故都。守其宗廟。成王時以罪滅。復封帝乙之元子微子啟爲公。國於宋。世奉殷祀。作賓於周。啟之嫡子死。舍其孫肅而立衍。或謂衍字仲思。卽微仲。宋公衍傳子稽。宋公稽傳子申。是爲宋丁公。丁公申傳子共。是爲宋湣公。共弟熙弒君自立。是爲宋煬公。共之庶子緡祀殺熙。欲立共之世子弗父何。弗父何辭以國讓緡祀。是爲宋厲公。厲公之世。弗父何爲命。刺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父勝。佐僖惠哀三公。世執國政。世父勝生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公。以恭著嘗朝周王。得先世所獻祀祖廟之詩十二篇於周太師。歸而藏之。及孔子訂周詩。以商頌附。僅得五篇。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或謂自弗父至孔父五世親盡。別爲公族。乃以字爲孔氏。此子姓改孔氏之始也。或謂孔父生時所賜號。故子孫以爲氏族。考孔父以字行。穆公之世。受遺命輔宣公。世子與夷爲君。是爲宋殤公。孔父正色立朝。太宰華督忌之。乃因羣臣。願奉穆公世子馮爲君。而殤公以嗜戰取惡於民之故。遂謀殺孔父。奪其室。弒其君與夷。以立馮。是爲宋莊公。事在春秋魯桓公二年。孔父有男子一。世稱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父。或作祈父。又作皋夷父。

傳聞異辭。畢夷父生防叔。名失傳。字叔。嘗仕魯。爲防邑大夫。故稱防叔。或謂防叔畏華氏之逼。奔魯。降而爲士。此宋孔氏遷魯之始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紇。字叔梁。叔梁父仕魯。爲陬邑大夫。以勇著。魯有齊師。使其救城。孫紇於防。嘗從魯師伐偃陽。挾縣門以出門者。與勇士秦蒯父齊名。仲孫蔑以爲有力如虎者也。先娶於魯之施姓。生女子九人。叔梁父出施氏。施氏老於母家。禮記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尙左。蓋前母之女也。施氏卒。孔子喪之。禮記子思之門人問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道隆則從而隆。指其事也。又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嬪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殆卽其出母之家。與妾生男子一。病跛。卽以名之。及冠。字孟世。所謂孟皮是也。古文跛作皮。以爲伯皮。伯尼者。誤。妻生長男曰伯。妾生長男曰孟。叔梁父更求婚於魯之顏姓。顏有三女。季名微。在年始笄。顏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先聖王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季女進曰。禮從父所制。將何問焉。顏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禮記孔子言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諱母名也。顏氏子歸。旣廟見。以叔梁父之年已衰。大懼不時有男。乃齋戒。禱祀於魯之尼丘山。遂有孕。史記謂野合。索隱解作老少不倫曰野。或謂所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所降之

告草木之葉皆下垂。或謂是時有麇來游吐玉膏於魯闕里人無識者。顏氏往觀異之以繡紱繫麇角信宿而去。或謂玉書之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民到于今稱之而儒者或疑焉。周十月庚子曰孔子生于魯。或謂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冬十月建癸酉二十一日庚子也。據穀梁赤春秋傳唐陸德明古本公羊高春秋傳及杜氏春秋長歷。或謂次年庚戌十月建乙酉二十七日庚子也。據漢司馬遷史記宋羅泌路史儒者各有從違。近時錢氏大昕曰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長歷一字誤也。其餘言孔子生日者多繆通人所不道矣。或謂孔子生于昌平鄉陬邑。或謂生于闕里。所傳雖無定辭然皆魯地也。考昌平鄉在昌平山下陬邑叔梁所治近昌平山闕里魯侯闕門外以爲生于山阿及空桑者皆妄。或謂生之夕有二龍繞于室五星化爲五老降于庭。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曰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或謂生之先顏氏夢二神女自天而下擊香露以沐浴之既覺遂育事雖不經然孔庭之人多言之謹節述其餘緯書所言多誣與孔庭所傳皆不符今概不敢述。次年周正月吉日叔梁父命孔子名曰丘識禱也。以爲生即命名其名取於首上圻頂象丘山者皆誤。周時名子之禮在三月之末今尼丘山避聖諱稱尼山皆確據也。十月庚子曰孔子周歲孔子生而

神明幼而至孝少而多能長而好古學道不厭誨人不倦質表異人道該羣聖與天合德人無能名其可考者平生之事實而已。然古人謂孔子周流列國見七十二君今有說者王國則周侯國則杞宋齊衛陳鄭楚曹共九國而已。君則魯侯稠魯侯宋魯侯燕及齊侯杵臼衛侯元陳侯越又名周楚子軫又名壬共七君而已。又世儒言孔子事實者年多參差事多傳會今述其信而有徵者。魯國疑焉。或謂孔子異質四十餘表首上圻頂象丘山龍顏注頭阜頰張面斗脣日準月角隆額燕頤反宇河目堤眉海口輔頰駢齒後耳耳垂珠庭虬姿虎視虎掌龜脊林背脩肱翼臂參膺肱脇山臍澤腹舌有理七重眉有十二彩目有二十四理手垂過膝手握天文手有鉤文足履度字立如鳳峙立如牽牛坐如龍蹲望之如仰如將仆就之如斗如將升身長九尺六寸亦作身長十尺時謂之長人腰大十圍胸應矩有文在胸曰制作定世符運合諸書所言而記之也。然不若齊魯論所書子溫而鴈威而不猛恭而安夫子溫良恭儉讓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善傳聖人之神以爲面如蒙供者誣也。或謂孔子履長一尺六寸然孔子履在漢猶存孔庭未道其尺寸則言履者無由證定矣。魯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孔子三歲聖父陬邑大夫卒踰月葬魯城東北防山之陰洧河之南墓而不墳聖母顏氏守節撫孤居魯侯闕門外之闕里宅既而孟皮卒葬於陬大



大墓立亦不封不樹。其後孔子有事父未能事兄未能之
言。蓋傷其失父兄之早也。孟皮生男子一。字蔑。名忠。或作
名鼎。名忠。皆傳聞之譌。蔑其字也。以字行。從學於孔
子。蔑生蕪。亦從學於孔子。蕪之後無聞焉。禮記子思之哭
也。也爲位。是蕪之妻也。其不立後可知矣。孟皮生女子一。
孔子以之妻門人南容。禮記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
誨之。縚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縚以爲笄長尺而
總八寸。南宮縚南容也。以爲卽仲孫說。南宮适。南宮敬叔
者。皆誤。孔子五歲居父喪三年。行除服禮。與羣兒嬉戲。常
陳俎豆。習禮容。羣兒化效。名聞列國。八歲小學成。古者人
生八歲。則教以灑掃應對之節。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
九數之文。謂之小學。孔子天授。不待教而小學成。云十五
歲志於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己任。魯人曾點。顏無繇。
秦高。冉耕。雖門受業。此後門人日進。由近而及遠焉。孔子
講學不輟。微生畝疑其栖栖爲佞。答之曰。非敢爲佞也。疾
固也。是時商十一歲。父執秦堇父之子也。無繇九歲。舅氏
之子也。耕八歲。同里人。古者男子八歲出就外傳。其時皆
及門可知矣。點之歲無可據。然考昭公七年。季孫宿卒。諡
武。禮記季武子卒。曾點倚其門而歌。則點之年與孔子相
若。爲及門之最長者。魯論一日長乎爾之言。非盡虛謙也。
迨後孔子葬聖母於防。門人送葬。考其時冉雍十七歲。仲
山十五歲。漆雕開十三歲。有若十一歲。閔損九歲。當亦共

在門人之列矣。孔子二十歲。侍母居於宋。行冠禮。賓字之
曰仲尼。衣魯逢掖之衣。冠宋章甫之冠。娶元官氏。行親迎
禮。或謂元官氏或謂井官氏。孔庭稱元官。舊說聖如宋人。
然漢魯相韓勅禮器碑。謂聖如在安樂里。似當是魯人。孔
子二十一歲。侍母歸魯。是時魯侯稱在位。卽魯昭公也。孔
子仕魯爲委吏。屬於司徒。爲貧仕爲親屈也。作爲季氏吏
者。誤。乃爲季氏屬官耳。初孔子少孤。母寡。無以爲生。乃博
習衆藝。無所不能。奉母家祭之需。必自畋漁。然釣而不忍
網。弋而不忍射。宿蓋其仁也。國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
得多。孔子孝以化之也。至是始以祿養。魯侯賜孔子鯉。北
面積首再拜而受。熟之。薦於祖考。會元官氏生男子。越三
月。孔子以子見於母。命之名曰鯉。以榮君賜。及其冠也。賓
字伯魚。伯魚有女弟一。孔子以之妻門人公冶長。其生年
失考。孔子爲吏。嘗與祭。入魯太廟。每事問。季孫意如曰。孰
謂陋人之子知禮乎。同僚以告。答曰。是禮也。其敬謹將事
類如此。意如魯司徒兼冢宰。武子宿嗣子。世執魯政者也。
卿稱邑大夫。例曰人。是時意如始繼武子專國政。故其言
如是。舊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當亦在此時。旣而孔子
由委吏爲乘田吏。其爲委吏也。則專於會計。當及爲乘田
吏也。則專於牛羊茁壯長思。不出其位焉。史記作爲司職
吏。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皆誤。魯昭公十三年壬申。孔子
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卒。三日。殯於兩楹之間。踰月。卜葬期。



孔子曰：古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然詩有云：死則同穴。周公以來已祔葬矣。故衛人之祔離之，以有閒焉。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將合葬，恐觸父墓，難遽啟。乃殯母柩於魯城東北五父之衢，待厯人曼父之母至，確指厯大夫墓所，然後合葬於防。慎之至也。孔子哀戚，而語門人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吾見封之若堂者，見若防者，見若覆夏屋者，見若斧形者。吾從斧形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急反而虞安親之神，祭其主也。門人後，兩甚舊，墓崩墳陷。門人修墳而後反。既至，孔子曰：來何遲也？皆對曰：防墓崩。孔子慘然不應。門人告之三，於是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亦不忍死者復見之義也。其孝敬之摯有如此。今曲阜縣治東北，啟聖王墳，卽啟聖王夫人顏氏合葬古蹟也。而墓碑不書焉。孔庭以爲從夫之禮宜如是。孔子二十六歲，居母喪三年，行除服禮，以爲季氏饗士。既饒而見，不非之。要經而往，陽虎紉之，皆誣。孔子之既禫也，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始能成笙歌。孝思之篤也，以爲既祥者，誤。或謂孔子嘗學琴於魯樂師襄，十日不進。襄曰：可以益矣。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可以益矣。曰：得其數矣，未得其志也。有閒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襄避席再拜曰：子殆聖人師。蓋云文

王操也。其生知天機，而又篤信好學，類如此。初，里人原壤之母與孔子之母相親也。及原壤喪母，孔子以其爲故人，而弔唁之。且助之沐棺，原壤登其木而歌。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孔子曰：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其篤厚親故而德大有容，類如此。孔子之終母喪也，不復仕。周流列國，名動君相，然道大莫能容，未嘗終三年之淹也。嘗之杞，又之宋，皆歎其六，獻不足徵之。鄭嚴事子產之齊，重晏平仲之周，重老聃之楚，重老萊子之衛，重蘧伯玉之吳，重季札之卒也。孔子題石曰：延陵季子墓。此外，則惟題殷比干墓。蓋其尊季札者至矣。考碑石墓作莫古篆文。魯人多孔子父執，如潁生歆及闕鄉闕黨之人皆接之。而拘其嚴事者，惟孟公綽。此皆事之有可徵，而年無可稽者也。魯昭公十七年，鄭子朝與侯及晏大夫叔孫靖問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鄭子爲之備言雲龍水火及鳳鳥紀官之義。孔子聞之，乃見鄭子而學焉。退而告人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或謂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門人仲由取束帛以贈先生。由肩然曰：由聞之士，不中聞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得見也。小子行之。由字子路，魯卞人，少孔子九歲。孔子嘗曰：自吾門有由，惡言不入於耳。或謂子路初見孔子，佩劍雄雞冠，退而始

更法服。然孔門之奔走禦侮，出處必偕者，仲子一人而已。魯昭公二十年，衛齊豹作亂，殺衛侯之兄，繫之驂乘。宗魯與聞，以其子事豹，而以身代繫受戈，死於其難。門人琴牢將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何弔爲？」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同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牢字張，衛人，與曾皙、牧皮同以狂稱。及門甚早，得聞孔子不試故藝之言。冬，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子。先是，孔子至鄭，兄事子產，嘗許其有君子之道四焉，故聞其卒而傷之。十二月，孔子在齊，齊侯梓白田於沛，招人以弓，不至。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題之，或謂是年齊景公與晏嬰至魯，遂見孔子，問禮焉，且論秦穆致霸之術，非是。考是年孔子至齊，齊君臣固未至魯也。孔子在齊，嘗主於大夫高張，史記作爲高昭子家臣，誣也。昭子，門人高柴之宗子。魯昭公二十四年，周二月丙戌日，魯司空兼司寇仲孫閱卒，諡僖，立子何忌爲嗣。初，楚子闕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魯侯稠如楚，鄭伯嘉勞於師，之梁，纓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病焉，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將死，召其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戴武宣，三命滋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僇於

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先大夫臧武仲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孔子聞之曰：「能補過，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是時何忌十四歲，或謂何忌及說雙生子也。二十五年春，魯將禘於襄公，舞佾者二八，其衆舞八佾於庭，如之寔。大夫皆怨季氏。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二八或作二人者，誤。是時季孫及孟孫、叔孫皆歌雍詩以徹祭。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蓋魯侯僭用天子禮樂，習爲固然，無有議者。大夫用之，信愈甚矣。故孔子借雍以發其義。夏，有鸛鵒巢於魯，孔子遂適齊，見魯亂之幾也。過泰山側，有婦人哭甚哀，使子路問焉，對以三世死於虎，因無苛政而不去。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至齊郊門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問其故，曰：「趙盾之留樂方作，入齊國，果難辭，於是聞而樂之，三月不食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聖聖相感，勝於吳季子之贊歎魯韶舞矣。史記作學之三月，誤也。僖備六代之樂，孔子自幼學禮樂，豈待至齊始學韶乎？齊侯梓白見孔子於外館，齊侯讓登，孔子降一等，齊侯三辭，然後登。既坐，齊侯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自絕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對曰：「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

所放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有頃。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齊侯曰。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也。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立黃華靡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宜加其廟焉。曰。天何不殃加其身。對曰。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祀無乃殄乎。問之周使。果然。齊侯驚起。再拜曰。昔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是時周敬王在位。王室大亂四年矣。王子朝爲逆。兵火不絕。王居狄泉。不能告災於諸侯。故春秋不書。魯侯獨將殺季孫意如。叔孫孟孫之家臣救季氏。魯國亂。魯侯奔齊。齊侯將唱於平陰。魯侯先至野井。乃唱之於野井。以遇禮。見多文辭。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齊人取魯郕。使魯侯居之。齊侯問政於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侯善之。欲致廩邱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謂門人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作晏平仲沮尼谿之封者。繆晏平仲。賢大夫也。孔子釋之。又嘗嚴事之。且其交人也。久而能敬。豈有獨慢聖人者乎。或謂孔子之在齊也。大旱春儉。齊侯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則乘驂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視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又有一足鳥。舒翼跳於廷。齊侯怪之。使問孔子。對曰。童謠有之。此名商羊。天將大雨。急治溝。漚從之。大霖雨。齊不敗。齊侯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舊

說孔子三至齊。其去齊之由。不盡可考。當闕疑。或謂是時齊大夫欲害孔子。遂去齊。果如是。何敢復至齊。是不可據也。二十七年。吳子僚使季札聘於上國。至齊。長子死。葬之。廢樽之間。孔子以爲延陵季子。吳之習禮者也。往而觀焉。歎曰。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其去齊。或卽是時耳。考是時魯昭公如齊。齊辱之。子家駒以君出。遂歸郕。孔子當亦因此而去。由是而之他國。及昭公在晉。乾侯。孔子復受聘適齊。情事似合。二十九年。晉鑄刑鼎。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三十一年。晉人使荀息如迎其君於乾侯。魯侯不見。遂不果歸。三十二年。辛卯。周十二月己未。日。魯侯薨。卒於晉乾侯。當是時。齊侯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行之。旣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於是孔子將行。聞魯君之薨也。遂漸去齊。奔齊君之喪。居於魯。次歲壬辰。周六月。魯侯薨。之喪始歸。國從魯。魯之言。諡曰昭。季孫意如立公子宋爲君。昭公之弟也。改元魯侯。宋始命仲孫何忌。叔孫不敢世其職。何忌爲司空。兼司寇。不敢爲司馬。非宗伯。初。何忌嗣信子。宋除喪而昭公出。叔孫姑納昭公。不果而卒。不敢嗣。昭子居喪。昭公皆未之命也。故定公元年。始命之。何忌是時二十二歲。與其弟說請命於君曰。先臣有遺命。屬家老。使二臣師事孔丘而學禮。以定其位。魯侯許之。於是仲孫何忌。南宮說始受業於孔子之門。他日嘗問孝。孔子曰。無違。旣而恐其未喻也。以之語門人樊須。



須疑焉。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蓋因三家之違禮而發也。須字遲，魯人次年癸巳，孔子將適周，欲考禮樂，徵文獻，說請從，說亦作閱，字適，居南宮，故稱南宮适。孔子所謂尚德之君子也。說請於魯侯曰：臣受先臣之命，師孔丘，今孔丘將如京師，請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魯侯曰：善。乃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今家語作昭公賜，誤也。孔子至周，觀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宮，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展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怠忽所以危亡，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入后稷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有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焄焄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流，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言未不札，將尋斧柯。誠作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張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事持下，人莫諍之。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

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讀其文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入周先王廟，見鼓器焉，以爲在魯桓公廟者，誤。鼓器至漢京東，猶在御座，則其爲東周之器可知。孔子問鼓器於守廟者曰：此何器。曰：此爲宥座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座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願謂從者試注水焉。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乃喟然歎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趨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曰：損之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儉。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孔子既歷郊祀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復喟然而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問禮於周史老聃。老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視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始祭於祖，則視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又曰：昔者，魯叔閔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禮也。又曰：館人若已有之禮也。又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殯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稍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殯用棺

衣棺自史佚始也。又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昔魯公伯禽蓋有爲爲之也。先是孔子嘗同老子助葬於巷黨，柩興行及塋，曰：有食之。老子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禮也。既葬，孔子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曰：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子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喪者乎？曰：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也。老聃知禮如此，故孔子欲考徵周禮，特就聃而問之。或謂孔子問道於老子，又稱之曰：老子其猶龍乎？皆後世道家者流僞撰也。孔子問樂於周大夫苴弘，苴子曰：武坐致右懸，左非武坐也。聲淫及商，非武音也。有司之過也。苴子語周卿劉卷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兒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與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苴子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孔子聞之曰：丘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初，孔子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嘗歎曰：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及至周，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門人之由遠方至者，益三千焉。其身遯六藝名重後世，以爲升堂入室者，七十二弟子。適周之事，或謂

在昭公二十年，從史記。或謂在昭公七年，從水經注。或謂在昭公二十四年，從索隱。或謂在定公九年，從莊子。且以五十一南見老聃之說爲據，皆誤也。以爲在定公二三年之間者，爲是。今從之。定公四年，郭子益始立，年尚幼，將冠以盟魯。因仲孫何忌問冠禮。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何忌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曰：古者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何忌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何忌曰：今郭子之冠，非禮也已。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議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於諸侯，使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遂爲之言冠禮。文詳家語。魯定公五年，周六月，季孫意如卒於位。諡曰平季。孫斯嗣爲司徒兼冢宰，先將政。幼家臣陽虎用事。孔子弔季孫入門而左，從者也。季氏將以瑀璫斂。瑀璫者，魯君所佩也。意如攝祭，嘗佩之。孔子歷階而趨，進曰：送死而以寶玉斂，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親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季氏之將用瑀璫也，陽虎求玉於家老仲梁懷。懷弗與。虎怒，欲逐懷。費宰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平子懷從季孫行東野，不狃逆勞季孫，敬之懷不敬。不狃怒，譟虎逐懷。秋，家臣陽虎代季氏執魯政，囚其主季



孫斯及公父歐、逐仲梁懷。七月，叔孫不敢卒，諡曰成。叔孫州仇嗣爲司馬兼宗伯，亦功於是。三桓勢弱。周十二月，陽虎殺公何執，盟季孫於後門之內，且大祖逐公父歐及秦遼，遂專魯政。或謂季氏嘗穿井於費，獲如土缶，中有物如狗，又如羊，使人問於孔子曰：「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吾所聞，獫狁也。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至是，季氏受制於僕，蓋其祿孽之驗也。」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乃闕亡而歸。孔子蒸豚，孔子亦闕亡往謝之。遇諸塗，虎以不仕魯爲譏，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虎亦作陽貨，殆虎字貨與。六年周二月，陽虎以魯侯季孫孟孫侵鄭，不使假道於衛，及還，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其東門，舍於豚澤。衛侯元怒，將使彌子瑕逐魯師。大夫公孫發識虎謀，力諫乃止。夏，陽虎使季孫如晉，獻鄭俘，又使孟孫如晉，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二卿，孟孫強爲虎請晉中軍司馬，以諷晉。士鞅覺之，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秋，陽虎盟魯侯及季孫孟孫，叔孫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孔子歎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七年，齊人歸魯郕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夏，齊伐魯，陽虎將陷季孟於壽，師家臣公斂陽苦夷覺之，欲誅虎，乃免季孟。八年周十月，季氏家臣陽虎戒中都之車，謀去魯三卿。亂黨季寤、公鉏極、叔孫輒、叔仲志、公山不狃因之。孟氏家臣公斂陽見其幾，使孟孫防亂。壬

辰日，虎作亂，將弑其主季孫斯。斯使其御林楚怒馬以逃於孟氏，得免。虎劫魯侯及叔孫，以攻孟氏。公斂陽敗虎之衆於棘下。虎竊寶玉大弓入譙陽關以叛。公斂陽將因勢滅季氏，以強孟氏。孟孫不可，遂釋季孫。由是季孟交懼。公山不狃據費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諄之，子路不悅。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既而察不狃之不可化以道也，辭不往。蘇代謂孔子避陽虎之亂，逃於衛，妄言也，不可據。九年庚子周四月，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六月，魯逐虎，虎奔齊，勸齊伐魯。齊大夫鮑國諫其君，乃囚虎。虎以詐免，奔宋，復奔晉，趙鞅用之。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進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爲亂？」曰：「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今齊魯已去其疾矣，趙氏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止一世可知也。」魯大夫季孫斯始執國政，鑒於陽虎之亂，求賢以自輔，訪於朝仲孫何忌，稱孔子，竊謂孔子爲小司空，乃何忌所屬，爲司寇，乃何忌所兼。是時季孟交歡，可知季桓子之舉孔子於魯，實由於孟懿子之薦也。叔孫州仇曰：「子貢賢於仲尼。」是時孔子未嘗施用，武叔年少寡識，故云。門人子服何進之，門人端木賜曰：「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州仇仍毀孔子，子貢聞之，曰：「無以爲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



得而喻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子貢之門人陳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何魯大夫孟懿子族弟諡景伯。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二十一歲。是時旣冠矣。孔門之敏者也。魯人皆重其辭令。故武叔請用之。陳亢字子禽。陳公族。後爲孔子門人。季孫饋孔子粟千鍾。孔子受之。盡頒門人之無者。子貢趨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既受。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意乎。曰。何居。曰。季孫以爲惠也。曰。然吾得千鍾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孔子嘗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不能也。蓋孔子家貧。至此始有所施云。季孫舉孔子爲魯中都宰。中都魯邑在國之西。卽陽虎作亂戒車之邑也。故使孔子治之。今爲汶上縣。孔子宰中都。大治。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十年辛丑春。齊人問之。請平於魯。夏。魯侯會齊侯於夾谷。亦作頰谷。孔子相。具左右司馬。蓋季孟居守。叔孫武叔率小司馬從於會也。爲壇位土階三等。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以遇禮見。孔子色勃如。足躩如。揖所卽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趨進翼如。齊人將以萊兵劫魯侯。鼓譟而進。犁彌之謀。以爲孔子

知禮而無勇。可以兵劫也。孔子懸階而上。不盡一等。以魯侯退。而視歸乎齊侯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還避之。且責其大夫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俗教寡人。何爲。將盟。齊人加於戰書曰。齊師出境。爾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昔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爾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恭命者。亦如之。齊侯請享魯侯。孔子謂齊臣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侯歸以爲恥。有司進曰。君子有過。謝以質。小人有過。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請歸所侵魯田。以謝過。齊侯曰。善。是役也。文事脩。武事備。禮成齊服。於是歸魯卿。謹龜陰之田。孔子之治中都也。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強弱異任。長幼異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游。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器不彫傷。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嫂爲墳。庶人懸棺。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焉。魯侯

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乎豈但魯國而已季孫舉孔子爲小司空孔子別五土之性使物生各得其宜史記作孔子爲司空諫也魯司空孟孫世職天子命卿非魯君所能私易者魯定公十二年歲在癸卯或謂孔子五十五歲或謂孔子五十四歲季孫舉孔子爲魯司空列於命卿尋攝冢宰執魯政孟子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者指此緯書以爲定公欲用孔子爲司徒左邱明謂不當召三桓議妄也魯侯命曰宋公之子弗父有孫魯孔丘用爾爲司寇孔子請首下拜而對曰先臣及厥辟將不遇魯侯歸孔子之知禮也曰不妄先臣亦作先臣弗甫敦恐有誤以爲孔子得位而喜者誣也翌日魯侯問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書問曰一言而興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興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又嘗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高年何也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我周貴親而尚齒虞夏商周天下之聖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

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侍朝君問則就之而梯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斑白之老不以其任於路而梯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弱不廢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梯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梯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梯達乎軍旅矣夫聖人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孔子之仕魯也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見於君必拜下有事於州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君在踧踖如與與人公門鞠躬如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閭過位趨如足躡如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屏氣似不怠者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沒階趨翼如復其位蹶如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進退必敬隨時得中其動容周旋中禮有令人形容不能盡者蓋聖人盛德光輝皆無心之流露也非但朝廷濟濟翔翔而已孔子之爲司寇也掌三典以刑邦國必師斷敦敦然皆立某子苦何某子又若何然後曰當從某子幾是山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其敬讓不自專而又神智敏斷如此孔子語小司寇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也又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其仁如此民有父子訟者孔子使同陞執之其父不直而其



子不齒於父。故同陞執之。使其自知愧悔也。久而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門人冉求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漫令誅誅賊也。微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心。惟曰。未有順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懼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求字有魯人。孔子往見季孫。仍不悅。又見之。門人宰予進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予字我魯人。魯廢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至火所。鄉人爲火來者。孔子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問故。

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廢焚。魯史不書。殆以未傷人之故與。孔子適季氏。魯侯將用季氏之馬。左右白曰。公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也。有取而無假。吾人自是始言取。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先殮。亦不祭。先飯。不敢當客禮之義也。平時則蔬食瓜。必祭。三月行乎季孫。復不違。魯衆悅服。教化風行。僉曰。聖人將治。盍先自遠於刑法。各以禮讓行道。男女異途。遺物不拾。鬻牛馬者。不儲價。買羊豚者。不加飾。刑設而不用。無姦民。且無爭者。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賓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初。魯之販羊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用詐。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孔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初。季孫意如葬昭公於墓道南。至是。孔子溝魯昭公墓。使合於魯先君之墓。謂季孫斯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正。作孔子爲小司空時。事若誤。孔子之攝冢宰也。先箚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箚正。始變魯人獵較之習。使門人公西赤至齊。冉求謂其母請粟。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求與之粟五秉。誨之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赤字子華。魯人家素豐。及門之學禮樂者也。使門人原憲爲宰。與之祿九百。憲以多辭。誨之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憲字思。宋人貧而廉。孔子將墮魯三都。使仲由爲小宰。以貶貳言於

朝。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制也。今陪臣執國命，邑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請損之。夏，叔孫帥師墮郕。初，叔孫家臣侯犯據郕叛，降於齊。故魯人誅墮之。季孫將墮費，叛人公山不狃及叔孫輒以費人襲魯。魯侯與季孫孟孫叔孫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孔子從之。費人攻臺，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二叛奔齊。後奔吳。季孫孟孫遂帥師墮費。由舉高柴爲費宰，孔子非之，曰：「賊夫人之子。」竊謂家語：季孫使閔子爲費宰，常在此時。論語：閔子辭爲費宰，當在季康子時。孟孫謀墮，成時宰公欲陽恃其逐虎保魯之功，持不可，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秋，魯旱，大雩。未及墮。冬十月，魯侯會齊侯於黃。十一月，始自黃歸。未及墮。十二月，魯侯帥師將墮成。公使陽固守，師圍之，不克而還。從陽滿齊之議也。齊侯歸自黃，懼魯之將興也，忌之，謀於大夫。是時晏平仲死一年矣。無匡君者，犁彌復進策曰：「去仲尼，猶吹毛爾。君何不遺魯以女樂，驕盈其意，魯君臣喜色而惑，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納，仲尼必輕絕於魯矣。」齊侯善之。於是齊人歸魯女樂八十人，衣以文錦，而舞容璣兼遺文馬四十駟，陳列於魯城南高門外。季孫斯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侯爲周道游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孔子諫，不納。卒受之。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遲遲吾行也。」去

父母國之道也。今魯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吾猶可以止。蓋聖人欲以微罪行爲尊者諱也。其出處不苟，而又爲君隱。如此。女樂者，鄭聲也。鄭人嘗以女樂二八賂晉。晉侯受之，以其半賞魏絳。齊魯皆效尤者也。魯自是雅樂倦聽矣。初，孔子嘗語魯太師樂曰：「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繼如，釋如，以成。於是闕雝之亂，洋洋盈耳。及魯用女樂，太師摯適齊，亟飯干適楚，三飯纒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樂遂失次。及孔子自衛反魯，復正樂，然後雅頌各得其所。此魯樂盛衰之大略也。或謂孔子執政七日，誅亂政大夫聞人少正卯，國人多不悅。或疑而問焉。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乃人之姦雄者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愚竊疑焉。夫聞人者，色取行違，居之不疑者也。以此干聖人之誅，客或有之，必謂是亂政大夫則不然。春秋刺大夫必書，何獨不書少正卯乎？以爲門人不悅，子貢疑而問者，妄謂孔門諸賢皆從之。三盈三絀，惟顏淵不去，尤妄。何其敢於誣聖賢也。或謂孔子始執政，盡除魯國積弊，國人興謗曰：『麋裘而帶，投之無戾。』芾之麋裘，投之無邇。及二月化行，乃興頌曰：『衣衣章甫，



實獲我所。章甫衣衣。惠我無私。小民可與圖成。而難與謀始。忽忽忽感。客或有之。三月卽變。可以爲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之驗矣。次年甲辰春。魯郊未致膳於大夫。孔子不稅冕而命駕以行。以爲君之不見禮而去也。將之衛。宿於郭屯。援琴而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龜山何。季孫使師已追而送之。師已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以告季孫。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自是以後。孔子無復有行可之仕矣。豈非天哉。孔子至衛。是時爲衛靈公元三十有八年。魯定公宋在位之十有三年也。宋朱子嘉以爲十四年。事衛靈公。無道之君也。然能用仲叔圉。祝鮀。王孫賈。故其國不危。衛多賢士大夫。孔子有下交。故爲際可之仕。嘗五至於衛。皆未嘗至三年者。孔子入衛國。車中歎曰。庶矣哉。冉有執轡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主於門人。顏雝由亦作顏濁鄒。其人嘗獲罪于路斂。門人之金以贖之者也。衛臣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子曰。有命。衛侯問孔子之仕魯也。食粟六萬。亦致粟六萬。以客卿之禮享之。孔子有容色。私覲。愉愉如。及至佗國。亦無不然。衛夫人南子使人請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敢請。孔子見之。北面稽首。夫人居錦帷中。再拜答。佩聲璫然。禮成而退。南子多智而妓。

通於宋公子朝。於是子路因見南子而不欲。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孔子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者。誣也。王孫賈嘗問曰。諺謂與其媚於奧。無如媚於廟。何故。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可以見孔子之心矣。旣而去衛。道出於匡。以爲靈公信大夫之謂。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而去衛者。妄也。孔子修文德以正人心。教化英才。欲救天下萬世。故無地可久淹。若以畏罪而去。何敢屢反衛乎。匡宰惡孔子之宣文教也。以兵阻孔子。將辱之。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路怒。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子路奮戟請戰。復止之。曰。由。烏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矣夫。由歌。吾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門人公良孺以私車五乘衛孔子。繞道去匡。門人顏回獨後至。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回字淵。顏路之子。聖門之首選也。是時年未冠。公良孺亦作公良偁。陳人。或謂匡衆圍孔子三日。遇大風而圍潰。妄也。或謂孔子過匡。顏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自彼缺也。刻嘗御陽虎。虎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從史記誤也。匡邑有二虎。暴於匡。魯邑也。子畏於匡。晉衛陳接壤地。鄭之邑也。匡宰簡子。凶暴人也。

惡人之所好與桓魋同。故孔子皆曰其如予何。稱簡子爲匡人者。鄭稱邑大夫。例曰人非宋辭也。孔子去匡之蒲。自蒲反衛。主於大夫蘧瑗。瑗字伯玉。志於寡過。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嘗許其爲君子而嚴事之。是時年長於孔子而不敢挾長自居弟子之列。衛侯嘗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憐憐然至闕而止。既而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大夫也。衛侯以爲疑。對曰。禮過闕下車。惟蘧大夫清夜不欺。故知之。使人潛視。信然。蓋衛之賢大夫也。既而衛侯與夫人南子同車而出。匡者雍渠參乘。招搖市過之。使孔子居次乘。門人顏刻御。孔子歎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既退。遂去衛適曹。曹伯陽六年。宋景公頭曼之二十有一年。孔子自曹適宋。冉有御。見宋司馬離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冉有曰。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子曰。既死而議論。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像屬也。况自爲之哉。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翌日。與門人習禮榷樹下。魋之弟司馬牛亦侍焉。魋怒。將帥師攻之。是時公良孺仍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將闕孔子止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微服去宋。門人皆後。魋伐檀。孔子之力。勁能拓國門之闕。足之捷能躡狡兔。而平生無所爭。蓋尙德不尙力也。孔子遂至鄭。自鄭至陳。是時爲鄭聲公勝五年。陳侯周六年。或謂孔子至鄭東郭門。與弟子相失。獨立以待。子貢及鄭郊。或謂之曰。東門

有人長九尺有六寸。何曰龍顏。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雖然如喪家之狗。子貢見孔子。以告。子曰。喪家之狗。然乎哉。余謂此較韓詩外傳辭約而意多相似。皆好事者爲之也。孔子在陳有司敗者。問魯昭公知禮否。孔子答以知禮而卽退。司敗指門人巫馬施而問曰。君子亦黨乎。禮不娶同姓。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諱君之惡。而又不廢公論如此。施子則陳人。亦作魯人。或謂有雋集於陳廷。貫之精矢。石若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至上館問孔子。對曰。雋來遠矣。此謂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道於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若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府。其可得也。求之果得。諸金楛。說本國語。然惠公名吳。魯定公四年卒。此時則陳侯周在位。或魯昭公時。孔子曾至陳。故陳侯吳就其館而問之。與抑惠字乃傳錄之誤與。或謂陳惠公大城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往見陳侯。登臺而觀焉。曰。美哉斯臺。自古聖人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也。陳侯默然而退。竊



赦所執吏遂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愚謂此非孔子之言殆後人有所增飾也史記謂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此蓋本之孟子七篇而誤解其文者也孟子之言曰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今以文義釋之應是言聖人當阮時在宋猶主賢大夫樂淵及至陳以其君之待以客卿禮也爲之外臣考司城宋官名樂氏世職左氏春秋傳定公六年樂所使晉見淵而行八年獻子私謂子梁曰子姑使淵代子陳寅曰是棄淵也不如待之樂所司城也既卒於晉則淵之嗣爲司城可知貞子卽樂淵之諡可知或以樂淵哀經生子何爲賢愚謂舊孕而有父喪始生何害且桐門右師之偕以誣淵也不能爲賢者之累周時列國之卿自稱外臣孔子爲客卿卽臣也孟子之言如是也此孔子去魯至衛去衛至宋去宋至陳之確據既而去陳反衛過蒲會衛侯逐公叔戌成奔衛公叔氏之衆據蒲叛以兵止孔子公良孺愠曰昔吾從夫子阮於匡阮於宋今又阮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遇於難無如我鬪死挺劍而合夥以私車五乘戰甚疾蒲人懼請與孔子盟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孔子諾之遂盟出其東門仍適衛子貢御問曰盟可負乎曰要我以盟非義也神弗聽或謂衛侯聞孔子至意

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衛侯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未可何也對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其女子有守西河之志是吾之欲伐者不過四五人矣衛侯曰善乃不伐蒲以上定公十三四年間之事也歲在丙午周五月魯侯宋薨於高寢在位之十有五年也諡曰定赴於衛孔子奔喪反魯爲舊君服是年春邾子朝魯侯端木賜觀朝禮以爲二君失度皆將有死亡而魯君先之及驗魯人服焉孔子歸魯聞之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周九月丁巳日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日昃乃克葬禮也見春秋定公能用孔子可爲賢君惜其違諫而受女樂孔子所以去也庶幾改之聖人曰望之越二年而竟卒孔子因有事君未能之言誠傷心之事矣考向時諸書無以爲是時孔子歸魯者然左傳謂邾子來朝子貢觀之而論其死亡孔子有多言之戒使非歸魯何由知之吳使問魯事在哀公元年使非定公十五年歸魯何由問之且孔子之爲司寇也見幾而作與列國卿大夫之有罪出奔者不同去來自由無嫌無疑春秋書邾子奔喪邾君微魯且然豈有舊司寇不奔君喪者乎何以知其赴於衛也考春秋定公卒不書夫人左傳以爲不赴不祔之故然則定公之赴列國可知矣以爲居陳三歲者妄孟子謂未嘗終三年之流豈欺後世哉次年丁未周正月魯侯蔣卽位改元竊疑論語記孔子執圭如不勝勃如戰色足踴躍如有循

當在此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亦在此時。或即指桓子何以知其然也。書顧命：太保承介珪，上宗奉同瑋，定公之卒也。哀公方四齡，春秋書：卽位於次年王正月，則因告朔而成禮矣。此必季桓子效周公負成王以見朝臣矣。孔子爲攝冢宰，必效召公之立康王，奉命圭以進矣。此可據義而斷。據禮而信者也。不然，鄉黨一篇，皆記孔子實事，然未嘗有奉命出聘之事，更何由得執命圭乎？孔子曾代桓子執國政，其去魯也，桓子惜之，豈有孔子歸魯而桓子不望其復爲政者？子者，卿大夫相謂之辭，其爲季桓子之言無疑。論語書或者，隱之也。孔子引書孝乎惟孝二語，且曰：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卽其身正，不令而行，子弟從之，孝弟忠信，不素餐之說也。季氏亡，則魯不昌，他人無可越俎。孔子知之，何容爲馮婦乎？是年，吳子夫差敗越於夫椒，以報構李，遂入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使人至魯聘而不告，慶且使問於孔子，而隱其君命，使者既將事，發幣於孔子，孔子辭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

極也。客避席再拜曰：善哉聖人。南宮說自衛反魯，必載寶而朝。孔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初，說以富得罪於定公，出奔衛，及魯侯蒞立，衛請復之，乃得歸。故孔子譏焉。說聞而謝過，盡施散其財。先孔子卒，諡敬叔。其時不可考也。說卽悅字，古文別作國。孔子既除定公之喪，衛侯使人聘之，遂去魯適衛。嘗擊磬於館，有荷簣者過其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門人以告。子曰：果哉，莫之難已。哀公二年戊申，孔子在衛，衛侯問戰陣之事，對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衛侯仰視蜚鴻，孔子退，命駕而行，以其禮貌衰而去。借泯亂邦，不居之蹟也。孔子次於儀，儀封人請見，既見而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周四月，衛侯元卒，是爲靈公，在位四十二年。初，衛世子蒯聵將弑其母南子，不果，畏罪出奔宋，由宋奔晉，主趙氏趙鞅將襲衛，使史默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始還，鞅曰：何久也？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卿，史魚佐之，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此之謂也。衛未亡，及是年，衛靈公卒，夫人南子欲立公子郢，郢辭於是立亡人蒯聵之子輒，趙鞅帥師納蒯聵，衛人拒之，數用陽虎謀，納之於戚，冉有聞之，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中牟宰佛胥叛趙氏以幣聘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
 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既而察佛胥之不可與言道也。辭不
 往。楚使人以金幣聘孔子。遂南行。道出於陳蔡之間。陳方
 向楚而絕吳。吳嘗逼之。以兵斬祀殺厲。楚懼不敢救。至是
 陳仍堅壁清野。關津戒嚴。賓至不聞不授館。不致餐。蔡方
 避楚謀遷於吳。既而悔之。是時吳以師脅之。遷蔡遂殺其
 大夫公子騶。以說而遷於州來。朝野流離。四民失業。故國
 爲墟。於是孔子無上下之交。既於陳蔡之間。不能退。不能
 遂。糴糧於陳蔡落之野。門人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
 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選也。
 損字子喬。魯人。以孝稱。人不問於父母昆弟之言。耕字伯
 牛。魯人。雍字仲弓。魯人。偃字子游。吳人。商字子夏。衛人。是
 時顏淵二十歲。閔子騫四十五歲。冉伯牛五十三歲。冉仲
 弓。冉有皆三十一歲。端木子貢二十九歲。仲子路五十一
 歲。言子游十五歲。卜子夏十六歲。宰我年失考。絕糧七日。
 皆病不能與。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明日。陳人饋食。遂至陳。舊說楚聘孔子。陳
 蔡大夫恐其用於楚。使徒兵距之。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妄
 也以爲不能穿九曲珠而被困者。尤妄。史記謂孔子召子
 路。子貢。顏淵而問之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耶。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

之。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曰。
 使汝多財。吾爲汝宰。竊謂此後儒之陋見。非聖賢之意也。
 以爲子貢潰圍得米者。繆以爲子路。擒大魚精而食者。尤
 妄。左傳謂桓僖廟災。孔子在陳聞之。此哀公二年。孔子在
 陳之據。宋朱子熹之言是也。竊考前數年。吳人加兵於陳。
 蔡楚人懼之。是孔子不至陳之先。陳蔡危亡。及至陳之時。
 蔡正遷國。陳正戒嚴。此其絕糧之由也。何以知其爲陳人
 饋食耶。國語云。周秋。陳國賓至。關尹以告。司里授館。膳宰
 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孔子賓客也。且陳爲孔子舊游
 之地。弟子之爲陳人者。此時皆不在門。其居家自保可知。
 夫過客乏食。至於七日之久。陳之人豈尙無聞之者乎。得
 食之由。從可知矣。論語不書饋食者。門人饋師。義所當然。
 陳國迎賓。禮從周秩。皆事之常。無足記者。故略之也。或以
 是時游夏之年幼爲疑。然家語史記所稱少孔子若干歲
 者。皆有誤字。不可盡信。且未冠從學。亦何可疑乎。哀公三
 年。夏魯司鐸火。及宗廟。陳侯與孔子燕游。曰。聞諸道路。未
 知信否。孔子對曰。其桓僖乎。陳侯問曰。何謂也。曰。禮祖有
 功而宗有德。故廟不毀。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
 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
 陳侯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子貢曰。君今知之可矣。未
 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其後孔子將之楚。先之以門
 人卜商。申之以門人冉求。使答楚子。皆稽首再拜。送之。於

是待於楚之葉邑。葉尹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開之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沈諸梁見孔子而問政。告之曰。近者悅。遠者來。又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答之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秋。魯季孫斯疾。微而見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吾獲罪孔子。故不興也。願謂其庶子肥曰。我死若爲政。必召之。肥曰。諾。周七月丙子。魯司徒兼冢宰季孫斯卒。諡曰桓。肥攝立。既葬。桓子之丙子南氏生男。肥之黨殺之。肥專魯政。謀召孔子。公之魚曰。不可。昔者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復用之不能終。必再爲諸侯笑。肥曰。誰召而可。對曰。必召冉求。於是赴於孔子。而召冉求。子曰。魯召求。非小用之。蓋將大用之也。使宰予至楚。召冉求。楚子軫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辭曰。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孔丘以來。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潔好儉。先事後祿。所用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咎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青過弗視。遇弗聽。故臣知其無用此車也。楚子曰。然則夫子何欲。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雖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楚子曰。吾乃今知孔子之德大矣。宰我歸以告。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

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謂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冉有歸。季孫肥用之爲小宰。魯之下大夫也。孔子由是之楚。是時爲楚子軫二十有四年。仍僭稱王。楚狂士接孔子之輿。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輿。趨避去。不得與之言。莊周書誤以接輿爲楚狂名。且登門而歌。增至百言。拙妄極矣。或謂楚狂陸通也。亦作六通。楚子將使孔子執國政。而封以書社七百。楚公子申阻之。乃止。或謂申諫楚君曰。王之臣用兵有如仲由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五官有如端木賜者乎。豐鎬之間。百乘之地。文武興焉。終有天下。今以孔子而有書社七百之地。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遂止。孔子在楚。嚴事老萊子。重其孝於親。至老不懈。嘗著斑衣。成采。學童子舞。蹈以娛親也。老萊子夫婦耦耕。不仕。著書十五篇。或謂他日楚子軫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其舟。止於舟中。大怪之。使人問孔子。對曰。萍實也。可剖而食。往時兒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其應也。或謂孔子在楚。楚使子貢宰信陽。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對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爲奪。以不肖伐。賢爲伐。緩令急誅。爲暴。取善自與。爲盜。盜非竊財之謂。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



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或謂孔子在楚。門人曾參往從之。參母思子。喟指參心動。因請歸魯。皆可節述者也。孔子居楚。不能行其道。又無由正其僭王之名。遂去楚。門人皆從歸。以爲有見臣妾登極等事者。繆孔子自葉邑如蔡。門人後。子路御。欲渡迷津。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執轡使其下與問焉。長沮桀溺譏之。子路以告。憮然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翌日。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止之宿。殺雞爲黍而食焉。見以二子。明日。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語其子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以上皆哀公四五年間事也。孔子聞齊侯杵臼卒。國大亂。萊人有景公死乎不與埋之歌。乃歎之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詩曰。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其斯之謂與。哀公六年秋。楚子軫帥師救陳以禦吳。周七月。卒於城父。諡曰昭王。僭也。魯春秋書楚子。先是。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以爲禍當君身。若祭之可移諸令尹司馬。楚子弗祭。及有疾。卜曰。

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楚子弗祭。孔子聞之。曰。楚君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己率常可矣。左傳稱楚昭王書寫之誤也。是時孔子在陳。思歸。歎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遂歸魯。未及家而先朝。以行衣見君。魯侯將尙幼。怪而問之。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魯侯曰。敢問儒行。對曰。憲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能終也。魯侯命席。孔子侍坐。言儒行。且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魯侯問而言加信。行加敬。終其身不敢以儒爲戲。孔子退朝至舍。魯侯謂之。仍食司寇之祿。吉月。孔子必朝服而朝。是時季孫肥專魯政。禮教愈失。孔子嘗歎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冉求退朝。宴孔子曰。何宴也。對曰。有政。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其後季孫肥始就孔子而論政。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又欲使民敬忠以勤。孔子皆以正身訓之。而肥皆未之能行也。佗曰。魯侯穿井得玉羊。怪之。使問孔子。對曰。土精也。其肝爲土。剖之果然。緯書謂孔子去魯凡十四年。居衛三年。因魯召始歸。皆以周時卿大夫有罪。山奔例孔子。殊不知孔子去來自山。動合義禮。故不得不以無可考之數年。先安置在陳三年。後安置在衛三年。顯與孟子未嘗終三年之淹相背。而無可如何也。

試思孔子在陳思歸豈其勢不能歸而姑爲是歸與歸與之空言乎。且使孔子此時不歸門人皆從之游于貢衛人也。次年吳召季康子於魯何由使子貢辭之。且衛侯輒以兵拒父孔子所不取者豈肯戀其祿而久居衛乎。頁由孔子歸魯與哀公論儒行論政論禮論人道論天道論敬身論成身論成親論冕而親迎前後數萬言老臣之所以啟沃幼君者詳切誠懇盡忠極矣。哀公雖言無如後罪何。然面從而已未嘗能行其一言也。未幾衛君有待爲政之請故孔子始有公養之仕。既而不能行其正名之志欲借孔圉將攻太孫疾而去衛適魯召之故歸魯不復出。設使當時魯不召孔子吾知孔子亦必歸魯何也。道之不行知之矣。衛之將亂知之矣。年將七十能不爲萬世計乎。此哀公六年至十一年孔子之行藏也。七年夏魯侯將會吳子夫差於鄆吳徵百牢魯使子服何據禮以辭弗聽強用之。吳太宰嚭召魯季孫肥魯使端木賜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闢之斷髮文身麋皮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太宰私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對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及反魯以告子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緯書謂孔子嘗之吳之越其所述聖人之言皆不

類其年亦無可據故不錄。然前此孔子至楚至陳疑其亦嘗至吳不然孔子何由題延陵季子墓。吳太宰何由知孔子多能爲聖乎。情無可徵信者矣。或謂是時晉趙氏以幣迎孔子遂西行至於河間晉之殺賢人竇犢鳴犢舜華也乃撫琴而歌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此卽息風操也。遂還轍。或謂孔子前此將之晉臨河而歎子貢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吾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毀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遠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况於人乎。乃還轍息於陬作樂操以哀之遂由陬反魯其年無可考。姑闕疑焉。八年春吳師資魯伐邾季孫肥不禦敵大夫微虎怒將宵攻吳師私屬徒七百人三歸於蔣庭卒三百人孔子之門人有若與焉。及稷門內魯人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肥使止之。吳子聞而懼一夕三遷其舍乃行成。子服何將爲質於吳請以吳公子姑曹當之遂止。有若字子有魯人或謂是年魯侯以幣聘孔子之子鯉爲卿鯉固辭。九年乙卯丙子元官氏卒以爲卒於衛者誤。孔子杖藜額考周時喪妻之禮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聖父母早卒以是知聖人之杖而稽顙也。葬於魯北泗水之南洙水之北新塋也。今曲阜縣孔林伯魚子墳與聖墳相近。考伯魚子外聖人而卒當時從母葬新塋不然伯魚子何以不從祖葬於防乎。孔子何以從子葬於泗乎。此可知



孔子自立塋以葬妻。後卽其地以葬子。門人復奉孔子合葬之。訓葬孔子於泗上。無可疑也。凡此皆先儒所未言。然孔子人倫之至也。不敢不確考而詳記之。十年丙辰。伯魚居母喪。葬猶哭。孔子既除服。聞哭聲。曰。誰與哭者。門人對曰。鯉也。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父在爲母。葬以心喪三年。終家統於一尊也。此可見孔子守爲下不倍之義。亦可見伯魚以禮制情之孝。聖人家範記以數語傳之。後儒疑爲出母生母服。何其繆妄也。考自宋祥符以後。追封元官氏孔聖夫人。先儒以元官氏爲聖人嫡匹。無異議。是年。衛侯輒使人至魯聘孔子。輒在君位七年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子至衛。輒以靈公之祿孔子者。養之。此所謂公養之仕也。孔子遇舊館人之喪。親往弔之。脫駟以贈。子貢疑焉。曰。予惡夫悌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或謂孔子至衛。道出於蒲。時子路治蒲三年矣。入其境。三稱其善。子貢御。疑而問焉。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池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實。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且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其事或有之。以爲必在是年。則

不可據。又如子游爲武城宰。孔子過之。喜其能以學道教民。而有牛刀割雞之戲言。其時亦不可知。竊謂孔子周流列國。凡門人所宰之邑。皆嘗停車。必其有關學術治道者。始書其略。而不記者多矣。十一年丁巳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情。季孫肥懼。小宰冉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肥曰。不能。曰。居封疆之間。孟孫叔孫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叔孫州仇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仲孫何忌強問之。對曰。小人庸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叔孫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孫使其子無帥右師。顏羽御。祁洩爲右。冉求代季孫帥左師。使管周父御。樊須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對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魯南門之外。五日。右師始出。公孫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魯師及齊師戰於北郊。左師自穆曲。眾不踰溝。樊須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誓以三刻。衆始從之。冉有入齊軍。獲齊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魯右師奔。孟之反殿。公叔及其僮。在鎬皆戰死。魯人欲勿殤之。使問於孔子。答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是役也。冉有用

子於齊師故勝。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孫問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肥曰：從事孔子，惡乎學？曰：即學之。孔子，孔子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聞其職法，而猶未之詳也。且曰：國有聖人而不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也，不可得已。今以孔子資鄰國，難言智也。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肥然之冬，肥請命於魯侯，以幣召孔子於衛，當是時，衛大夫孔圉將攻太叔疾，就孔子而訪焉。曰：簋簠之事，嘗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圉去，命駕將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圉聞之，遽自止之，謝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備國之難也。孔子將止，魯使至，於是自衛反魯，魯尊之爲國老。舊說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爲傳道萬世之計。謹案：易始於庖犧氏畫卦，由八卦演至六十四卦，以闡發河圖洛書之祕，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皆用之。夏尙連山易，以艮卦爲首，殷尙歸藏易，以坤卦爲首，周文王爲殷西伯被囚於羑里，繫以卦辭，畫後天八卦圖，更序卦次，以乾坤爲首，以未濟終焉。周公學之，復繫爻辭，故周易獨著。孔子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心嗜者周易。嘗語門人商瞿曰：此良書也。吾嘗好之，韋編三絕，鑽燧三折，諒書三誠，然後通其義。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晉人以爲四十七歲之言，雖未必確，然斷在不惑之時。孔子自謂五十知天命，殆精於易之實證與。或謂

孔子贊易，有十翼。然彖辭、象辭、孔子手著之文，其餘繫辭傳之類，乃孔子言之，門人記之也。謹案：書始於唐虞帝典，終於東周秦誓，後世史書之祖也。或謂周時有二皇五帝之書，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言有因。今易繫辭傳述庖犧神農黃帝至堯舜而止，又兼述後世聖人，是孔子擇三皇五帝書中之要，以附於易，其不可爲訓者，皆刪之矣。終於秦誓者，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平犬戎，王不歸舊京，以其地賜秦，於是秦始建國，其誓衆之始，以用君子去小人爲保，子孫黎民之本，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也。與文侯之命費誓皆一時事，此西京之所以終也。故周書止此。孔子修春秋，始於隱公元年，實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也。其事直接尙書，故春秋尊王而嚴褒貶之權。舊謂秦誓爲繆公指蹇叔言，儒者之誤也。又謂知秦代周，而以秦誓終，此卽預知赤帝滅秦之說矣。儒者之妄也。夫聖人刪書爲萬世明心學之要，爲天下立政事之準，傳唐虞夏商周帝王之道，豈以十世可知見智哉？謹案：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篇。嘗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示人以刪詩之本意。善者可爲師，惡者可爲戒，歸於正人心而已。考周詩除笙詩無辭外，合風雅頌共三百篇，世以爲三百餘者，不知商頌乃附周詩以傳也。謹案：春秋稱史書也，始於魯公伯禽。孔子修之，始魯隱公元年。隱公，魯侯息姑也。息姑攝位之元，周王宜臼東遷之四十有九年。考春秋建子，世奉



天王正朔其書法凡例皆遵周禮而褒貶不能盡當孔子懼其無以正人紀也節而修之以爲東周之書絕筆於獲麟游夏不能贊一詞左氏公羊穀梁又安能盡知其義後儒讀其書集衆說以辨是非而已謹案禮有周官有儀禮皆周監夏殷以爲制孔子手訂之文其餘如曲禮之類則皆孔子言之門人記之者至若世傳禮記乃漢人本曲臺記編集成書取於家語居多而兼及緯書非古本也謹案樂有器有音有容有歌章魯備六代之樂孔子傳授及門而獨重韶嘗曰樂則韶舞又曰盡美矣又盡善也或謂佗曰孔子修經籍既成焚香告天有流星下墜氣如虹化爲玉儒者樂道之非若血書魯端門之妄故可述十二年春周正月魯用田賦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是季孫肥將用田賦適孔子歸魯肥使冉求訪焉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終不言而私於冉求曰求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有餘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伍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求反命肥弗聽及是用田賦故孔子特責

冉求論語書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論小子鳴鼓攻求指此事也五月魯昭公夫人孟子卒孟子吳女也姬姓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吳孟子其卒也不計於諸侯孔子弔季孫肥肥不經孔子放經而拜子游退而疑焉問曰禮與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魯侯會吳子夫差於橐泉吳使太宰嚭請尋盟魯侯不欲使端木賜辭之吳乃止季孫肥將伐顓臾使冉求仲由訪於孔子答曰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復專責冉求於是求止季孫他曰肥旅泰山子曰求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放魯人及門之學禮者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爲大臣與答曰可爲具臣矣曰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季孫肥問由賜求可使從政乎答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其從政也何有肥又問由求赤仁乎答曰由可使治賦求可使爲宰赤可使與賓客言不知其仁也十二月魯益季孫肥問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蝨何也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司歷之過也是年伯魚卒日月失考孔子杖期服葬於內子元官氏墓之左棺而不槨亦封之爲墳其後顏淵卒年月日俱失考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門人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魯侯將弔於顓氏問禮於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戶而哭其恩禮之施不有竿也顏路請

孔子之車以爲顛淵之櫛。弗許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顛也死，有棺而無櫛，吾不徒行以爲之櫛，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以衆力厚葬顛淵，孔子不可。顛路弗辭，遂厚葬之。子慨然曰：同視乎猶父，予不得視猶子，非我也。二三子也。及祥，顛路饋祭肉，孔子自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暮而後樂，其喪顛淵如子，可見矣。周王丐三十有九年，魯侯蔣十有四年庚申春，魯人西狩於大野，叔孫州仇之車子鉏商采薪，遇異獸折其前左足，斃焉，載以歸，獻於叔孫。皆以爲不祥，賜虞人。虞人棄於五父之衢，衆無識之者。冉有問於孔子曰：有麋而肉角者，豈天之祇乎？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求以告，命駕而往。子羔御，孔子謂之曰：若求之言，其必虛乎？至，視之曰：麋也。於是魯人取麋獻於公所。此春秋所以書西狩獲麋也。麋，麟古字通，考麋爲四靈之一，諸獸之長也。狼額麋身，牛尾馬鬣，備五采腹下黃，高丈二，獨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矩，折旋中規，游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中國有聖人則至。初，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及獲麟，曰：吾道窮矣。或謂魯獲麟，孔子曰：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衿。子貢曰：夫子何泣爾？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是以傷之。或謂繡紱猶在，麟角，孔子手解其紱，泣下沾衣。或謂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至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

孔子曰：天下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數說雖不盡似夫子之言，然皆可節述。至謂夜夢三槐之間，見一禽如鷹者，妄也。是時季孫肥納小邾叛人射，取句繹，欲與之盟。射曰：使季路要我，可無盟矣。使子路辭，不能。肥使冉有勸之。子路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公伯寮譖之於季孫，肥子服何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止之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於是子路去魯之衛，爲孔悝宰。周六月甲午，日齊陳恆弑其君壬於舒州。孔子聞之，三日齋沐浴而朝。魯侯請曰：陳恆弑其君，臣願討之。魯侯曰：魯爲齊之伐，之將若何？對曰：恆弑其君，民之不從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曰：告夫三子。孔子退，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聖人以討賊自任，而哀公不命孔子，轉使問三家，故深惜之。孔子以君命告三子，皆不可。是時仲孫何忌病，季孫肥叔孫州仇仲孫儀皆不敢禦齊國書者，故皆辭。孔子復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先是孔子修魯春秋，寓褒貶，歎曰：吾欲託諸空言，不若見諸實事之爲愈也。及請討陳恆，不果，遂絕筆於獲



麟不復修陳恆執君弑君之文。蓋痛心於實事之難行。而自信其空言之垂示後世者。固已備矣。周八月辛丑日。魯司空仲孫何忌卒。諡曰懿。仲孫幾嗣。初。何忌使幾事孔子。嘗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門人仲叔會與孔璇年相比。孔子每孺子之。使二子迭侍執筆記事焉。幾嘗見之。問曰。此二子之幼也。其學豈能識於壯哉。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考幾之為人。異其父。不能學禮於孔子。故孟懿子卒。而魯之三桓愈悖。魯哀公十有五年辛酉春。仲孫幾逼成叛。降於齊。夏。齊陳恆之兄瓘過衛。子路諷以善魯。待時。瓘然之。且曰。子使告吾弟。冬。子服何如齊。聘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宿。責以義。宿曰。惜不早聞命。子貢以剽叛。譌齊恆病之。歸成於魯。宿以其兵甲入嬴。孔門之維持魯國。而不居其功者。類如此。冬。衛世子蒯聵因孔姬之嬖人。渥賈夫。自戚入衛。昏蒙衣而乘。寺人羅御至大夫孔悝之家。詐稱姻妾。以入。匿孔姬室。既食。孔姬杖戈而先。蒯聵與五人介。輿輶從之。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以兵劫之。登臺。衛臣召獲聞亂。潛奉其君輒出奔。悝之家老急召子路將入。遇子羔出。曰。門已閉矣。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出。仲子入。公孫敢門焉。曰。無人爲也。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蒯聵懼。下石乞孟

縶敵之擊以戈。中喉斷纓。仲子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年六十有四。衛使追子羔。及郭門。門閉。則者守。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反。子羔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法。嘗親剛子。子宜報怨。何故逃我。對曰。斷足。固吾罪也。子欲免。吾以法而不能也。吾隕刑。而子愀然見於顏色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今之所以脫子也。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子路之赴至。孔子哭於中庭。曰。天祝予。天祝予。有弔者則拜之。已哭。進使告而問故。對曰。醜之矣。孔子慟。及食。令左右覆常醕。曰。吾安忍食此乎。子羔至。語及免難之故。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謂也。翌日。孔子聞居。慨然歎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又嘗歎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又曰。自南宮敬叔之假我車也。而道加行。自季孫之饋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微二子者。則丘之道將廢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歲在壬戌。周敬王四十有一年。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孔子蚤作。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自衛至。侍者告之。子

貢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賓之也。丘，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遂寢疾。魯侯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煖，飲食不脯，飲酒不醉。醫曰：是良藥也。季孫肥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病劇，魯侯親往視之。孔子不能興，東首加朝服，拖紳，寢疾。凡七日而卒。或謂壽七十有四，或謂壽七十有三。謹據師曠以甲子論絳縣老人年計之，孔子生從公羊穀梁兩傳卒從左氏傳，雖七十四年，然古人則以爲享壽七十有三，因未踰生日也。後人考之不精，故疑之耳。孫叔主喪，年尚幼，或謂五歲，或謂七歲，近是。以爲十七歲者，誤。魯侯親臨，孔氏弔焉，與小斂，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莞莞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於是魯史書曰：今考魯春秋之文，云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晉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後人則各執一辭。夫魯魚亥豕，非今所能辨，謹闕疑焉。以爲書孔子卒出門人手者，繆。孔子未修之春秋，乃魯史原文也。子貢謂魯君之誄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慙，失志爲昏，失

言爲慙。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於是魯史乃節記其誄辭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季孫肥問於子游曰：夫子之仁聖，非子產仁愛所及。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巷哭。竿瑟，不作者三月。今夫子死，吾未聞魯人若是何哉？子游曰：以子產之仁愛，憐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浸水之所及，則生弗及，則死，故民皆知之。膏雨之所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知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門人而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皆平服而加麻，出有所之，皆經。子夏曰：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出而經可也。初，孔子嘗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如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至是行喪禮，門人不爲臣。使公西赤志焉，啗以疎米三，貝饗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緝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牆，置翼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代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周七月吉日，門人葬孔子於魯城北，與聖配，云官氏祔葬而離。以爲孔子墓側有假墓，爲秦始皇所發者，誤也。葬之時，四方觀禮者畢至，其墓而洙，洙，泗北



首及葬、泗水爲之却流。以魯侯所賜璜玉爲殉、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立祠壇方六尺、以飯饗爲之。至漢韓勅始易以石。今塚增高一丈五尺、壇亦廣於前矣。古塋百畝、樹松柏爲識、門人之在異方者、各以其國之木植於塋、成茂林焉。粉雘離女貞、五味、棗、檀之外、魯人多不識其名、惟端木子手植楸、久而獨著。門人之葬孔子也、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卜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嘗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吾從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孔子門人三千、多有先孔子而卒者、及葬期、門人之存者畢至。其年之可考者：秦商六十九、漆雕開六十三、有若六十一、閔損五十九、冉雍、商瞿、冉求、梁鱣皆四十五、高柴、巫馬施、宓不齊皆四十四、端木賜四十三、原憲三十八、澹臺滅明三十五、陳亢三十四、公西赤三十二、卜商三十、言偃二十九、曾參、樊須、顏幸皆二十八、顓孫師二十六、冉孺、曹卹、伯虔、顏高皆二十四、公孫龍二十、叔仲會、孔璇皆十九。其餘年失考。廬於墓側、服心喪三年。俟孔子孫既禫之後、治任將歸、入揖於端木賜、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端木子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以爲廬墓上者、誤禮、不登塋、豈有築室塋上者乎？史記篆字乃塋字之誤、場卽塋地也。今有室在壇右。魯哀公二十一年丁卯、端木子始歸衛時、

孔子孫既從學於魯子與矣、年猶未及冠。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之言、似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矣。」乃止。門人記孔子之言爲論語、傳於齊魯間。儒生孔子所居之室三間、既卒、卽以爲廟、敬安聖母顏氏主於中、南向。孔子主西間、東向。聖配元官、氏主隔東一間、西向。又藏孔子像及平時所用石研、所乘車及几席、劍履、禮器、每遇孔氏歲時祭祀、則陳之於堂、而魯儒生亦皆習禮於其家。後數百年、異方觀禮者至魯、猶低回留之、不能去。漢史司馬遷曰：「孔子可謂至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信夫。著孔子世家一篇、列入史記。然則孔子之所以感人者、殆有同於天地化機之流行者與？室外有檜三株、皆孔子幼年手植、久而僅存其一焉。後世建廟於故宅之東、歷代增廣、中爲大成殿、故宅爲詩禮堂。元教授張頤移古檜於大成門內、今有孫枝數丈、其舊本燬於火、存數尺許、堅如鐵、俗稱鐵樹。宅有井一、水清而甘。聖母聖配皆嘗手汲者也。今在詩禮堂後、俗名顏母井。聖塋中生赤芝、不生荆棘、刺人草。冢之側多生蓍、其生無定所、每一叢五十莖、既凋復青、葉五出、紋三直、占易至靈。蓋幽贊於神明之所致也。至今歲生不絕。子思子冢前亦有之。司馬遷曰：「孔子之既葬也、門人及魯人往從塋之左右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皆歲時祭掃於祠壇。近時無孔里之名、但稱林

前林後而已。聖孫子思子卒，葬墓右。今子思子冢在孔子冢前，乃後人改外向，以通謁奠之路。夫昔年子昭孫穆之義矣。其後孔氏奉祀子孫多葬於塋之四隅，無敢逼近而葬者，蓋敬慎之禮，宜然也。今則廟堂制度屢變，殿閣堂廡百餘楹，殿閣用黃綠瓦，塋地屢擴，其舊塋以紅牆界之，新塋地共計二十九頃零四十餘畝，周圍有牆。孔氏世守，歷朝罔替，天下萬世一家而已。

述曰：司馬氏著史記，特編孔子世家，且贊曰：孔子可謂至聖矣。其識甚偉，惜其文考據失實，不足爲信史也。學者惑而憾焉。曉如之母，孔子七十一代女孫，借居闕里外王父龍安太守第之東廡，課曉如讀書者數十年。曉如得僞覽孔庭所藏言孔子之書，謹詳考而條辯之。諸舅氏多以爲可，命約爲孔子世家考一篇，以示闕里後學，指妄正譌，敬俟賢者。

闕里述聞卷之一

校記

①「有間」下當脫「曰」字。

②奄有四方：《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作「如王四國」。

③《春秋左傳正義》於「何」字前有「女」字。

④懸：《禮記正義》卷三九《樂記》作「憲」。

⑤任：《禮記正義》卷四八《祭義》作「任行」，此當脫「行」字。

⑥役：右引作「徒」。

⑦不欲：《論語·雍也》作「不說」，當是。

闕里述聞卷之二

曲阜鄭曉如敬述

孔子世家考下

嗟乎自有生民以來聖人之功德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由今觀之聖人子孫之盛奉祀之永亦未有如孔子之盛者也。夫士大夫之貪仕宦遠望廟雖自樹立不足道。卽有世守先人之廬者或才庸德薄不克負荷主豈之任亦何足貴。今考孔子卒後二千餘年闕里本支奉祀者諸牒燦然不墜先業父死則子繼長絕則次承不肖者替矣賢孝者卽復興焉而歷代褒封爵秩各異。

皇朝寵錫典禮特隆是皆不可不述者也。孔子男子子一名鯉字伯魚學詩學禮恪守庭訓魯哀公以幣召之高尙不仕先孔子卒葬泗上其生卒之年詳前文壽五十歲宋崇甯元年追封泗水侯咸淳三年從祀東廡明正統二年贈公爵配享啓聖王殿嘉靖九年稱先賢孔氏或謂伯魚前妻無德孔子責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伯魚聞教益修其身妻不可化乃出之後妻賢生子伋未幾伯魚卒守節撫孤此說可據考伯魚之前妻被出改適衛庶氏訃於魯門人譏子思不當哭出母于孔氏之廟者是也子思仕衛故伯魚之後妻卒於衛柳若謂四方觀禮子思當慎者是也孔子孫一名伋字子思幼而神慧孔子閒居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孫子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孔子曰爾

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聞夫子之欲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謂之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及長從曾子與學能傳孔子一貫之道周貞定王元年癸酉魯侯將卒于有山氏在位二十七年諡曰哀子甯立是爲悼公魯公室自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子思去魯奉母至衛其君之侯斯賢遂安之衛有寇至或曰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子思之母卒柳若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視禮子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爲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爲也吾何慊乎遂自衛葬于魯周威烈王十六年辛未魯元公嘉卒子思立是爲繆公時去孔子之卒已六十九年矣子思致仕于衛者久之聞魯君求賢臨魯繆公以公訪政于子思舊以爲繆公三年甲戌事亟聞亟饋鼎肉子思不悅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也魯自是廢人饋粟庖人饋肉不以君命將之繆公嘗問曰吾聞千乘之君以友士何如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以爲繆公卒而子思不服者誣也卽使子思年八十餘卒已當在繆公十年內外又何至繆公三十三年尙仕于衛乎子思前妻亦被出後妻生子伋前妻卒不使白喪之或問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先君子謂孔子喪出母指喪施母言子思曰然日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爲然



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文詳禮記。或謂子思使白仕于衛，嘗使人以書問之。白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事畢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人而送之，賓也。又謂子思嘗曰：『今諸侯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不肯毀道求容，往來於齊魯宋衛之間，多不合。』又謂子思之居衛也，言苟變，有將材。衛君嫌其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對曰：『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不朽，良工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千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又謂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諫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或謂子思之游齊也，齊王語子思以國帝。子思謂不可，又諫。王因心之忿，遷戮不辜，實傷於意。齊王悅其言，而不能用。數說皆可述。或謂子思十六歲居宋，與宋大夫樂朔論尚書不合，朔以兵圍之。子思因作中庸。史記从之。或謂子思教授門人數百，

而親傳其道於孟軻。宋儒从之。二說殊不可信。考孟子與孔箕、孔穿同時，不及見子思子也。子思子生於魯，游於齊宋，仕於衛，而終老於魯。嘗慮當世無可傳道之人，乃以其所聞於曾子者，著大學一書。復以其體驗有得者，著中庸一書，以垂教後世。其子孫俱列入家語中，豈因兵圍而作王氏應麟謂孝經亦子思子所記，秦火後同出於孔壁，以書法論之，與中庸同，殆可信也。孔叢子謂魯繆公語子思曰：「子書所記夫子之言，於事無非，人謂子之辭。」對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或聞于人，雖非正辭，猶不失其意，且無非，乃得臣祖之意。即臣辭無非，亦所宜貴。事既不然，又何異焉？」然則孝經、大學、中庸三書，皆於事無非，而得孔子之意者也。子思子明道救世之功，豈不偉哉！壽八十二卒。史記世家作六十二歲卒，誤也。子思子建事孔子，又及見魯繆公，不止六十餘年矣。葬于聖墓右。宋崇寧元年，追封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廟廡。端平二年，升位十哲。咸淳三年，封沂國公，升配享。元至順元年，封述聖沂國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述聖。子思子子一白，孔子曾孫。白字子，上管雜所習，請於父。子思子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復曰：「白，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睹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曰：

有可以爲王侯之尊、而富貴人取不與焉者、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上由是改過、恪守其家學。齊威王召爲相、不受。卒于魯、年四十九。葬聖塋西北。子一、求。孔子玄孫、求。字子家。爲學不仕。卒于家。年四十五。葬聖塋東北。子一、箕。孔子來孫。箕、字子京、爲魏文侯相、數年而歸。年四十六。葬聖塋東南。子一、穿。孔子鼻孫。穿、字子高、遊于趙魏齊。趙公孫龍造爲臧三耳、白馬非白馬之說、以惑眾、且附會孔子之言。子高往折之。趙平原君公子勝謂龍曰、子高理勝於辭、子辭勝於理。子高曳長裾、振袂袖、方展麤簪。勝曰、子儒服乎。曰、此儒者布衣之服。勝曰、儒之名何取。曰、取包藏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耳。勝嘗與子高飲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噓噓、尙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對曰、穿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勝謝曰、吾不戲子、無由聞此雅言。勝嘗問曰、吾聞子之先君私覲南子、又南游過阿谷、而交辭漂女、信乎。對曰、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意者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所爲也。秦兵將至、魏魏信陵君公子無忌、問所勝之禮焉。子高陳古諸侯應敵之禮。且曰、賞功于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戮罪于社、告中于土、示聽之當也。齊用車裂之刑、子高往諫、齊

君因除之。楚聘子高、辭不往。歸魯、著書名諱言。年五十一卒。葬聖塋南。子一、子慎、亦作子順。孔子仍孫。子慎初名謙、後名斌、名允、或謂名武、名慎、名微、字子順。又字子慎、以字顯。子慎之時、魯愈微、因去而仕魏。周赧王五十六年、魯侯釁十五年壬寅、魏安釐王以子慎爲相、封文信君。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辭疾新垣固疑其不與教化而退。子慎曰、救亡不暇、何化之興。又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是時秦楚齊韓趙魏燕尙從橫、號七雄、互以兵爭、而秦特強。故云。初、秦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水、以示東方諸侯。魏君怪之、以問子慎。對曰、昔穆王大征犬戎、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布投諸火、布火色、垢灰色、出火振之、皤然疑雪。魏嘗使子慎修好至趙、趙重之、謂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已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已降、天下諸侯咸寶禮焉。先生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家者也。先生之嗣、率山前人、將與天地相敵矣。子慎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若臣者、學行不敏、寄食于趙、祿仕于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王之福、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東周君惠公元年丙午、楚取魯地、廢魯侯讎、是爲頃公。是時在位十九年、遷于莒。又五年、遷于卞。卒于柯。又五年辛亥、



楚改魯國爲縣。又二年癸丑，秦滅周。又二十五年戊寅，秦併楚，魯地入于秦。又二年庚辰，秦王嬴政在位之三十四年，併天下，置郡縣，自稱始皇帝，以魯縣屬薛郡。於是子慎天下盡爲秦之言始驗，而子慎已早卒矣。卒年五十七，塋于魏地。子三，鮒、騰、樹。孔子雲孫三。鮒，字子魚，或謂名鮒甲。字子鮒，亦稱孔甲。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樹之字失考。初，子慎身爲魏相，恥爲秦楚所得，故終身不歸魯。卒于魏。鮒歸闕里，使樹留魏，守父墓。秦王政稱皇帝之八年，戊子，從李斯議焚書。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願有可懼者，秦必盡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必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於是同仲弟騰藏古文尚書、論語、孝經、家語于闕里祖宅舊壁中，以爲孔惠、孔勝藏經者。誤也。是時周易在下，欲類，獨不禁。春秋、詩、禮、樂、齊傳諸生相授受，故不藏。子魚率家人往隱于嵩山，教徒百餘人。歲在壬辰，秦二世癸卯元年，陳涉起義兵，爲天下報秦。強子魚爲博士太師，六旬，以老疾退居于陳，著書名孔叢子。將卒，戒其仲弟子襄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時，講誦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爾必歸。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合圖。歸必事之。於是子襄歸闕里，以奉先祀。癸巳，魯地入于楚。楚王孫芊心稱義帝，楚將項籍稱魯公。既而項籍紀義帝，

自稱西楚霸王。己亥，與漢王劉邦戰，敗績，自殺于垓下。楚邑悉歸漢，獨魯縣不降。漢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聲，謂魯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因持楚王首示之。魯人請埋其首於縣城東，乃降。漢高祖皇帝十二年，君天下之八年，冬，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命諸侯卿相至魯者，當先謁孔子祠，然後從政。封孔騰爲奉祠君，以修先聖之祀。惠帝時，封騰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卒。後世闕里主宅者，皆其裔也。子一忠，考鮒之元孫。世吉，漢成帝時，從梅福舊議，封爲殷紹嘉侯，食邑一千六百七十戶。奉成湯祀，復進爵爲公，賜地百里。國于沛，世襲。光武皇帝建武五年，封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封宋公。世襲。世吉之裔也。晉初罷封，今其後人在河南，守商王墓。樹之子蕪，或謂名縱，名熙，爲漢將軍，以戰功封蓼侯。世襲。後失考。孔子十代奉祀孫忠，字子貞，一作名正，字季忠，漢博士。子一武，孔子十一代奉祀孫。武，字子威，漢博士。子二延年，安國。孔氏家譜以安國爲忠之次子。史記世家曰：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司馬遷與安國同事漢武帝，雖先後非一時，然親見其子孫，所述較確。今从之。孔子十二代奉祀孫延年，漢博士。轉太傅，遷大將軍。武帝征和元年己丑，帝弟魯恭王餘將壞孔子宅，以廣其居，破壁得孔氏所藏古文尚書、論語、孝經，

家語。聞壁中有金石絲竹之聲。遂懼。不敢壞。盡以書籍歸。延年。於是博士安國作古文尚書傳。家語爲諸儒所采。編入禮記。古文家語遂亡。今所傳家語。乃王肅孔猛采取雜說成書。不盡是也。孝經。古今文各異。惟論語古今文無別。延年壽七十一。卒。葬聖塋北。子一。霸。孔子十三代嗣孫。霸字次儒。漢博士。宣帝地節三年甲寅。詔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經。癸酉。元帝卽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徙名數於長安。將以爲相。力辭。上書求奉先聖祀。不允。永光元年戊寅。詔以所食邑祀孔子。還其長子名數於魯。霸壽七十二。卒。恩賞特厚。帝素服哭臨者再。冊贈列侯。諡曰烈君。葬長安。子四。福。捷。喜。光。孔子十四代奉祀孫。福。襲封關內侯。居闕里奉祀。此襲封世爵奉孔子祀之始也。年六十三。卒。葬聖塋北。子二。伯房。仲失攷。孔子十五代奉祀孫。房。襲封關內侯。子一。均。孔子十六代奉祀孫。均。字長平。襲封關內侯。改封褒成侯。初名莽。改名均。歲在己巳。新莽元年。王莽拜均爲太尉。不受。遂並失爵。壽八十一。卒。子一。志。孔子十七代奉祀孫。志。漢建武十四年戊戌。光武皇帝中興。以大司馬掾密令襲封褒成侯。卒。諡元成。子三。損。謝。恢。孔子十八代奉祀孫。損。字君益。漢明帝永平十五年壬申。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以損襲封褒成侯。漢元和二年乙酉。章帝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

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令以儒者巾服見。賜飯。復賜褒成侯損及諸孔男女。帛。留五祭器于孔子廟。泰尊。犧尊。象尊。山尊。雷尊。明水。瓶。俗稱元和五供器。今存闕里。帝問損族孫蘭臺令史憲曰。今日之會。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臨講席。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此言乎。命以郎中校書東觀。或謂漢和帝永元四年壬辰。徙封損爲褒成侯。食邑一千戶。作褒亭者誤。子二。曜。旭。孔子十九代奉祀孫。曜。字君曜。一作名曜。襲封褒成侯。漢安帝延光三年甲子。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會孔氏男女親屬及魯諸生。賜褒成侯曜以下帛各有差。子二。完。瓚。當君曜之世。以孔子十九世支孫孔麟廉請增設孔子廟百石卒史一名。守禮器。魯相韓勅修孔子墓前祠壇。易飴甌以石。始造齋廡。復民吳初輩給埽除。造立孔子廟禮器。以顏氏聖裔家居魯親里。元官氏聖妃族處安樂里。俱復其邑中絲發。孔子二十代奉祀孫完。一作元。襲封褒成侯。無子。以姪奉議郎羨嗣。當完之世。傳相史農奏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禮祀。孔子二十一代奉祀孫羨。字子餘。守廟百石卒史。孔君璲之子也。魏主丕黃初二年。詔以議郎襲封宗聖侯。邑百戶。令魯郡脩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廟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子一。震。孔子二十二代奉祀孫。震。字伯起。襲封宗聖侯。晉



太始三年改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年七十五卒子一、熹。孔子二十三代奉祀孫熹字成功居闕里子一、撫。當疑之世魯縣陷于石趙又陷于慕容燕唐書稱熹襲封奉聖亭侯當是僭國之封故東晉改封孔靖之奉聖侯使孔氏支派一亂孔子二十四代奉祀孫撫居闕里子一、懿。當撫之世魯縣陷于慕容燕又陷于符秦又歸于晉唐書稱撫奉孝廉爲豫章太守當亦在僭國諡鮮傲此孔子二十五代奉祀孫懿一作毅居闕里子一、鮮。唐書稱懿封奉聖亭侯兼從事中郎孔子二十六代奉祀孫鮮字鮮之居闕里以爲隱之者諡恢廓大度好學善教子一、乘。唐書稱鮮封奉聖侯改崇聖侯孔子二十七代奉祀孫乘字敬山居闕里元魏拓跋氏延興三年癸丑魏主肅以乘爲崇聖大夫奉孔子祠給十戶供酒掃子二、靈珍、景進。當懿、鮮之世南宋北魏兵爭魯縣近于北遂於南故東晉元熙二年劉宋篡晉而宋之景平元年魏奚斤即侵魯相去纔四年耳。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修孔子墳廟命魯郡民孔景等五戶供給灑掃蠲其課役增植松柏六百株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遣使至闕里以太牢祀孔子相去纔九年耳。又十七年爲宋明帝劉彧太始二年聖敬以魯地降於魏遂永爲拓跋魏有然則劉宋所封孔隱之等皆非孔子嫡長無疑故唐書俱削之與孔氏家譜合當乘之世畢敬取以魯降魏獻文帝以魯縣爲魯郡皇興二年遣中書

令高允兼太常至魯以太牢祀孔子又六年文帝詔以乘爲崇聖大夫奉祀自孔完以後人君多篡弒相承兵爭不息華夏大亂其尊崇孔子及封其後人皆循故事孔氏不以爲榮也東晉封孔寧孔靖之爵劉宋奪孔寧五世孫繼之爲而封隱之旋因隱之兄子熙先黨范蔚宗遂奪爵改封應雲復以重病許改封適遇子恭以有罪奪陳封孔英爵爲奉聖亭侯皆在江南非孔氏宗子不得混爲孔子闕里奉祀孫也漢震處魏晉興立之世受封非其本意身爲闕里主豈不可避耳熹撫懿鮮周旋于石趙慕容燕符秦拓跋魏之間以世守孔子墳廟爲重官爵之加來者不拒而已乘既爲家嫡而魯人子元魏受封奉祀義不容辭矣以爲旁支承大宗者大謬孔子二十八代奉祀孫靈珍一作名珍仕元魏爲祕書郎太和十九年乙亥元魏孝文帝臨闕里祀孔子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栽植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仍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館世襲奉孔子祀有司以爲莫靈珍宜詔封爲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子二、文泰、文情。孔子二十九代奉祀孫文泰襲封崇聖侯子一、渠。孔子三十代奉祀孫渠襲封崇聖侯子一、長孫。孔子三十一代奉祀孫長孫北周封鄒國公當長孫之世北齊篡東魏改封恭聖侯北周篡西魏後滅北齊至大象二年庚子封孔子爲鄒國公使長孫襲爵子一、嗣恭。孔子三十二代奉祀孫嗣恭隋封紹聖侯

魯縣入于隋改名汶陽縣繼又定名曲阜始復古也。古太
昊少昊都曲阜後世改名奄名魯至此始復子一德倫當
嗣恭德倫之世隋篡北周滅陳南北一統嗣恭應制登科
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煬帝封爲紹聖侯大
業十三年徐圓朗起兵兗州以魯地附唐唐高祖武德四
年圓朗自稱魯王叛唐六年走死曲阜復歸于唐孔子三
十三代奉祀孫德倫唐武德九年丙戌詔封德倫爲褒聖
侯太宗貞觀二年戊子定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子爲先師
十一年丁酉尊孔子爲宣父詔兗州作闕里孔子廟給戶
二十奉守林廟命褒聖侯德倫朝會同三品祭祀冕服如
之高宗乾封元年丙寅幸闕里祀孔子贈太師免其子孫
賦役嗣聖七年庚寅封孔子爲隆道公賜褒聖侯德倫勅
書及時服子二崇基子歆孔子三十四代奉祀孫崇基襲
封褒聖侯子一璉之孔子三十五代奉祀孫璉之襲封褒
聖侯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乙丑幸闕里祀孔子遣禮部尙
書蘇頌以太牢祭孔子墓免孔氏賦役給近墓五戶長供
灑掃二十七年己卯追諡孔子文宣王爾夫子贈孔子廟
從祀賢儒爵晉璉之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天寶十五載
丙申安祿山叛唐遣賊攻陷曲阜璉之避亂適甯陵遂家
焉子一萱孔子三十六代嗣孫萱唐文宣公移家甯陵子
一齊卿孔子三十七代嗣孫齊卿唐文宣公兗州司馬遭
兵亂陷于東平楚甯陵子三惟旺惟昉惟時孔子三十八

代奉祀孫惟旺唐憲宗元和時亂定與仲弟惟昉歸闕里
修祀事留幼弟惟時于甯陵守父墓元和十三年戊戌襲
封文宣公授兗州參軍卒年失考葬聖塋東子一策孔子
三十九代奉祀孫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
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尙書博士宣宗大中元年丁卯准宰
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春秋充享祀年五十七卒
葬聖塋西南子三振孫郁孔子四十代奉祀孫振字國文
懿宗咸通四年癸未賜進士第一人及第除秘書省校書
郎仕至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壽七十四卒葬聖塋北
子一昭儉孔子四十一代奉祀孫昭儉仕至秘書郎襲封
文宣公兼曲阜縣令年六十卒葬聖塋西子一光嗣孔子
四十二代奉祀孫光嗣唐昭宣帝天祐二年乙丑以齋郎
授泗水縣主簿梁朱溫篡唐遂失封爵當時綱紀紊亂朝
野興戎灑掃戶丁孔未者劉宋所給林廟灑掃戶孔姓之
後也見闕里孔氏單承旁支仕宦者多外徙嫡長孤弱孔
未遂謀弑其主盜世爵乾化三年癸酉光嗣被害年四十
有二妻張氏曲阜縣張羊里人賢而智生子仁玉甫九月
遇家難潛抱仁玉奔張羊其父溫藏而育之以存聖裔一
脈之傳孔子四十三代奉祀孫仁玉字溫如幼匿于母家
叛奴孔未蹤跡之外王父張溫懼不免乃以幼孫昌仁玉
名獻于未未殺之仁玉遂昌張姓及長身長七尺姿貌雄
偉通六藝尤精春秋爲人嚴整臨事有果斷後唐明宗長



興元年庚寅朔野稍安。魯人愬於上官曰：曲阜令孔末非聖人後，孔光嗣有子仁玉，育於張氏，今十九歲矣。事聞於朝，孔末伏誅。詔以孔仁玉主孔子祀，授曲阜縣主簿。二年辛卯，修復孔子廟祀。三年壬辰，遷葬邱令，襲封文宣公。初定七十二賢祠饗，各陳酒脯。後晉高祖天福五年庚子，授仁玉曲阜縣令。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壬子，帝平慕容彥超于兗州，幸闕里，謁孔子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謁孔子林，又拜於墓前。留所饗金花銀縷十數事于廟，勅兗州葺墓所祠宇，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遂召見仁玉，詔以曲阜令兼監察御史，賜五品服及金銀器雜采。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仁玉卒，年四十五。贈兵部尚書，葬聖塋東北。子四：宣、憲、昆、勛。曲阜孔氏家譜序宗支之分始於此。稱四位派，後世孔氏以主魯者幾絕。仁玉復興，因稱爲中興祖。由今觀之，梁、唐、晉、漢、周五代兵革相承，皆奪君位而據之，無足行孔子之道者。而唐明宗周太祖二君，知振興孔氏於既衰，豈非天誘其衷乎？蓋至聖之功德垂萬世，其祀固不當絕也。孔子四十四代奉祀孫宜，字不疑，十歲能屬文，長以孝聞。宋太祖乾德四年丙寅，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後由推官遷司農寺丞，知星子縣事。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轉運使王明薦宜公忠，詔入觀，獻所著文賦數十篇。帝覽而嘉之。

召見，問孔氏世數，具以對。帝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詔擢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初，歷代以孔氏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後周世宗顯德五年戊午，遣使均田，抑爲編戶。至是，宜以爲言。帝命復其家，且詔修曲阜孔子廟，遷宜殿中丞。太宗雍熙三年丙戌，曹彬等北征，宜督餉，謁拒馬河，卒，年四十有六。子三：延世、延澤、延渥。孔子四十五代奉祀孫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遷長葛令。太宗至道三年丁酉，真宗卽位，諭侍臣訪求宣聖裔。大臣呂端以延世名奏，詔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守孔子林廟，復召見，勉之曰：宜精心典祖廟祀，毋稍懈也。賜太宗御書併九經及帛五十疋，銀器五十兩。真宗咸平三年庚子，詔本道轉運使及州長吏待延世以賓禮，見勿庭趨。大中祥符元年戊申，真宗幸曲阜，謁孔子廟，有司定議肅揖。帝特再拜，行酌獻禮。詔延世宗屬皆准陪位，命諸臣分奠聖父母及十哲七十二弟子。從饗先儒，幸梁父堂。又幸孔林，以樹礙道，有司將剪伐，帝不許，降輦乘馬入。今林內存駐蹕亭，誌宋真宗降輦處也。設奠孔子墓，復再拜，憩息墳左者久之。越三日，追謚孔子元聖文宣王，追封聖父齊國公，聖母魯國太夫人，封聖配鄒國夫人。命有司以時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以御香並銀鑪及親奠祭器八百兩留于廟。授延世長子聖伯太常寺奉禮郎。孔氏近屬賜出身者六人，賜孔氏家錢三十萬，帛三百疋。



賜祭田百頃。頒經史於孔子廟。又賜太宗御製御書一百五十卷。藏於廟中書樓。以延世叔父勛爲太常博士。知曲阜縣事。勛亦作勉。五年。詔立孔子廟學舍。頒孔子廟桓圭一。加冕九旒。服九章。從上公制。追封孔子門人及從饗諸儒。後又改諡孔子至聖文宣王。九年丙辰。命延世從叔父大理寺丞道輔知縣事。代主祀。以延世幼也。天禧二年戊午。命道輔監修闕里孔子廟。詔轉運使以官錢葺之。給守廟兵四十人。賜延世家祭冕服。道輔奉旨增廣殿庭廊廡三百一十六間。移殿於後。而建亭于舊殿址之上。名曰杏壇。按杏壇故事出莊周文。不經之言也。道輔欲存舊殿址。聊假借取名耳。及金、蔡、懷英書。字碑。今尙存。天禧五年辛酉。延世卒。子一。聖佑。孔子四十六代孫祀孫二。聖佑。宗愿。天禧五年。聖佑襲封文宣公。兼知仙源縣事。初。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名仙源。徙治于壽邱。遂改命文宣公延世知仙源縣事。故聖佑承之。早卒。無子。宗愿字子莊。文宣公宜次支孫。贈諫議大夫。延澤之子。宋仁宗寶元二年己卯。朝議以聖佑無子。宜以宗愿奉孔子祀。帝可之。命襲封文宣公。兼知仙源縣事。慶歷三年癸未。始立尼山學舍。置祭田四年甲申。勅以本縣中戶五十人充孔子廟灑掃。知兗州梁適乞以廂兵代廟戶。並請裁減人數。朝議將從之。大臣范仲淹不可。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先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

之。乃已。八年戊子。詔齊國公易以九章之服。於聖殿後立廟以祀。仁宗皇祐二年庚寅。封尼山神爲毓聖侯。因聖母曾禱祀于山。而生孔子也。至和二年。從廷臣呂無擇。劉敞議。改封文宣公爲衍聖公。詔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襲顯。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爲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爲褒成侯。始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諡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諡孔子爲文宣。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聖侯爲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諡號。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采羣議。皆謂宜法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爲當。朕念先帝崇尙儒術。親祠闕里。始如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爵之號。不其重歟。宜改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此後世襲封衍聖公之所由始也。今衍聖公封號雖同。然爵尊於宗。宗嘉祐六年辛丑。頒御書宣聖廟額。及大成殿榜於闕里。遣官祭告。尋遷宗愿爲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濰州。卒于官。歸葬聖塋西。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孔子四十七代孫。祀孫二。若蒙。若虛。神宗熙寧元年戊申。若蒙襲封衍聖公。二年己酉。王安石行新法。省孔子林廟戶。七年甲子。增孟子配享。哲宗元祐元年丙寅。高太后攝政。從若蒙叔父鴻臚卿宗翰奏。改封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

頃供祭祀外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既而改建孔顏孟三氏學。置廟學教授一員。撥近尼山田二十頃充廟學生員供膳。賜經史書各一部。增賜祭田一百頃。四年己巳增置三氏學學正。學錄各一員。教奉聖公。胄子。五年庚午復從宗翰請。復孔子林廟戶舊制。八年癸酉增賜祭田一百大頃。哲宗元符元年戊寅若蒙以事廢。子二端友端操俱幼。朝議以其仲弟若虛代襲爵。徽宗崇寧元年壬子封孔子子鯉爲泗水侯。孫伋爲沂水侯。二年癸未詔孔氏選親一人判司簿尉事。予世襲。此孔氏有族長之始。三年甲申頒顏子孟子配享位次圖。詔易七十二子以周之冕服。名文宣王殿曰大成。既而若虛卒。朝議以若蒙長子端友襲封。改奉聖公仍爲衍聖公。孔子四十八代奉祀孫三端友端操端立。宋崇寧三年端友襲爵。至建炎二年戊申。隨宋高宗南渡。以端操留守祖庭。金完顏氏取仙源縣。端立代奉祀。金之收仙源也。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其將粘沒喝曰。孔子何如人。通事高麗壽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誅軍士。禁踐擾。大己酉。金太宗天會七年。改仙源縣仍名曲阜。金領軍陶王訛魯采至曲阜。謁聖廟。登杏壇。奠拜。復詣聖林。是時金人祀聖廟。用唐開元禮。八年庚戌。免衍聖公家賜田稅課。端立未受爵。子一琬仕金爲進義校尉。孔子四十九代奉祀孫璠。宋奉聖公若蒙次支孫端操之子也。宋南渡。金立宋劉

豫爲齊主。以曲阜縣歸豫。豫封璠爵如宋制。既而金廢豫璠爵亦奪。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興禮樂。求孔子後。仍封璠爵如宋制。子三拯。擢博。孔子五十代奉祀孫二拯。擢金熙宗皇統二年壬戌。衍聖公璠卒。拯以長子得襲爵。始八歲。勅行臺撥錢四萬千貫。委曲阜主簿孔瑗修葺闕里聖殿。禁官私侵占聖廟地者。免孔氏賦役。四年甲子。令於行省再撥錢萬四千五百貫。發南京八作見材助工役。九年己巳。修正殿。金主亮天德二年初。定封衍聖公。俸加於常品。又加承直郎。正隆五年。令有司以羨錢修孔子廟兩廡及齊國公殿。金世宗大定元年辛巳。拯卒。無子。弟德代奉祀。三年癸未。襲封衍聖公。嚴潔祭祀。敦睦族黨。時兵燹後。廟貌傾圮。雖奉勅修。仍未復舊制。德慨然曰。生爲聖人後。而修其職。坐視隘陋如此。豈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東至蒙山。伐取材木。增修寢殿及尼防殿宇。廊廡五十餘楹。十九年己亥冬。鄆國夫人寢殿成。金臣黨懷英爲文記之。其畧曰。嗚呼。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爲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亦祀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爲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



頃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奢靡。僭
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一禁。而吾夫子之宮。化教所
從出。有司乃以爲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
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
不患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
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並刻之。庶幾貪畏而惑於
異端者。知所警焉。懷英復書杏壇二篆字。今石尙存。二十
年庚子。世宗召撫至燕京。欲官之。尙書省言。撫主先聖祀
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乃授曲阜縣令。封爵如故。撫勤于
吏事。案無留牘。發胥吏奸。革舊弊。葬埋枯骨。前此
未有之賢令也。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詔修關里孔子廟。
且曰。昔夫子設教洙泗。行天下者所當取法。今遺祠久不
葺。且隘陋不足以尊聖師。降錢七萬六千四百緡以修
之。又詔修廟學。勅孔氏子孫習詞賦經義。准備應試。人月
支官錢二萬貫。米三斗。小生減半。又撥補祭田一百二十
三頃有奇。二年辛巳。撫卒。月日失考。年五十有三。子二元
措。元紘。孔子五十一代奉祀孫。二元措。元用。金明昌二年。
元措襲爵。始十一歲。四年癸丑。章宗以其幼。命孔瑛權管
勾祀事。五年甲寅。增孔子廟祭田六十五頃。屋四百間。六
年乙卯。增塑關里聖廟賢儒像。賜閣名奎文。賜元措三獻
法服及登歌樂一部。承安二年。命元措兼縣令。仍世襲。泰
和元年辛酉。詔撥給孔子廟東南泮宮地六十四畝有奇。

助釋奠。五年乙丑。諭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爲
令。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正月。寇犯關里。孔子廟災。手植
檜三株俱燬。三月。元措赴金汴都。從弟元用代奉祀。三年
十月。召元措爲太常博士。歲在壬午。曲阜縣歸于宋。既而
宋授元用通直郎。命權襲爵。兼縣令。歲在乙酉。曲阜縣入
於蒙古。奇渥溫氏。次年丙戌。蒙古郡王帶孫攻益都。使元
用隨軍。以其子之全權主祀事。兼縣令。丁亥。元用卒于軍。
癸巳。蒙古主克金汴都。獲元措。命襲爵如舊。使之全專尹
曲阜。甲午。命元措興復禮樂。丙申。詔元措修關里孔子廟。
祀廟仍襲用金人禮。丁酉。給復守廟一百戶。復孔顏孟三
氏子孫。世世無所與。庚子。蒙古主詔元措朝燕京。試登歌
樂于日月山。用以祀上帝。辛亥。元措卒。無子。以弟元紘之
孫演嗣。次年。演以不修祀。被族人攻。許替爵。孔子五十
二代奉祀孫之全。蒙古曲阜縣尹。子一治。孔子五十三代
奉祀孫治。蒙古世祖中統元年庚申。襲曲阜縣尹。二年辛
酉。詔修關里孔子廟及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設奠。禁
軍馬侵擾。世祖至元二年乙丑。尙書省以括戶之故。盡罷
關里林廟。隴壻戶爲民。廷臣中。惟王磐不可。諍之曰。林廟
戶百家。歲賦稅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
朝疆域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
子哉。且於府庫所省無多。其損國體甚大。以格於時議而
止。四年丁卯。勅修關里孔子廟。定首領官朔望謁孔子之

禮畢、同學官至講堂、爲諸生講經史。復勅修杏壇、奎文閣。八年辛未、蒙古主始定國號曰大元。十三年、以治尹曲阜兼權主祀事。十七年庚辰、元滅南宋、元帝忽必烈統一華夏、是爲世祖。十九年壬午、詔訪孔氏子孫當立者。咸舉南宋衍聖公洙爲孔氏宗子、召至闕。洙遜於居曲阜守墓奉祀者。世祖嘉之曰：「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封洙國子監祭酒、承德郎、兼提舉浙東學校事。初、衍聖公端友南還、無子、以弟端操之幼子介襲爵。介傳子頤、頤傳子文遠。文遠傳子萬春、萬春傳子洙。洙襲爵於南宋。在理宗紹定四年辛卯、開四十九年、而南宋亡。洙歸元、孔氏謂之南宋。二十二年乙酉、降曲阜尹孔治單州防禦使、勅其子思誠襲縣尹、權主祀事。治將行、戒思誠曰：「毋妄輕告人。邑長者見如父兄、幼者撫若子弟。」三十一年甲午、孔子手植柏一株復生。三氏學教授張頤移植於大成殿南甬壇下。今僅存此木。屢枯屢榮。詔撥給曲阜沛縣地五十九頃五十畝、作生徒學田。治族弟江南行臺照磨叔以祖廟祭器未備、請於臺、往句吳製造。中丞贈之、同僚助成其事。四閱月、而祭器備。得太尊二、山尊四、著尊四、壺尊六、犧尊面者八、體者五、象尊面者二十二、體者十、尊皆有幕籠、勺三十、爵一百三十五、玷五十、篋十、鼎二、洗三、斝四、豆二百三十五、簠一百五十三、簋一百六十四、籩二百五十、盞皆有巾、槃、燎一百二十。江東廉訪副使廉希貢助漢釜一、御史完顏貞

益以俎豆一百七十四。成宗元貞元年乙未、詔葺闕里林廟。鄒縣尹司居敬摹孔子坐像、刻於尼山、爲文記之。且論古冕服之制。夏、詔求孔氏當襲爵者。朝議以治祖元用有戰功、治權奉祀事三十餘年、襲爵莫治宜。於是封治爵如金制。去孔洙襲爵之時、已四十有三年矣。成宗大德五年辛丑、勅賜田五千畝、供柴盛、復給灋掃林廟二十八戶。十一年丁未、加孔子號曰大成。元武宗至大四年辛亥、命國子監祭酒劉廣誦曲阜、以太牢祀孔子。遣閣臣大司徒兼左丞相李邦彥釋奠孔子。大風起、殿上燭盡滅、燭臺底鐵縛入地、尺許者盡拔。仁宗延祐元年甲寅、治卒。子思誠襲爵。既而族人不服、以爲元用乃支庶、因戰功封其孫曾、請仍以世爵歸嫡長。遂罷思誠爵。孔子五十四代奉祀孫思晦、宋衍聖公宗愿三支仍孫若愚之孫孫也。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直、元孝、元用、元直無嗣、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字明道。幼簡重、讀書識大義、受業於三氏學、教授張頤、講求義理、不爲詞章學。家貧躬耕侍養、以孝聞。遠近師之。仁宗延祐三年丙辰、孔氏族人以其爲嫡長且賢、請立爲主。政府未決。仁宗問于儒臣、元明善以思晦名對。帝復親閱孔氏譜牒、以爲思晦宜。特命襲封衍聖公。主闕里祀事。思晦既襲爵、新廟宇、虔祀事、凡祭田之爲豪右占據者、皆理而復之。奏請設司樂、管勾典籍等官、修闕里孔氏宗譜、刻于石、以防孔景、孔末等

後人亂孔宗之漸。今曲阜縣聖裔爲裏孔其餘戶人之姓孔者皆曰外孔本此說也。文宗至順元年庚午加封聖父爲啓聖王聖母爲啓聖王夫人三年壬申封聖配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修闕里孔子廟順帝元統元年癸酉春三月思晦卒有鶴百餘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于舍北壽六十有七謚文肅。今公府祠奉公爲不祧之宗子一克堅孔子五十五代奉祀孫克堅至元六年封衍聖公至正十五年同知太常禮儀院事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因元君無道自劫氣順帝之世也。朝命屢起用之皆謝病不起。歲在戊申吳王朱元璋卽皇帝位於金陵改國號明建元洪武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二年明大臣徐達下濟甯路曲阜縣歸於明克堅稱疾遣長子希學入明師達使送南都皇帝諭使臣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爲天下主期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復手詔賜克堅曰爾祖宗垂教萬世子孫賓職王家代有宗榮非獨今日吾奉天命安中夏雖起于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漢之高祖是也。爾稱疾未知實否若無疾稱疾以慢吾國不可也。論至思之克堅力疾赴南京召見謹身殿論曰爾年齒未邁而病嬰之今不煩爾以官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尙願以克勤先業克堅頓首謝卽日賜宅一區馬一疋米二十石加賜祭田一頃次日召見命

以訓率族人因顧侍臣曰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以先聖後特優禮之也。嗣後慰勞時至郊社必致膳肉二年己酉遣克堅歸闕里祀孔子三年庚戌春克堅復命以疾乞歸遣中使日存問詔乘傳還里賜白金紋綺三月丁巳卒於下邳新安驛舟中年五十有五歸葬聖塋西子九希學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贊孔子五十六代奉祀孫希學字士行幼以文學著名元季代父主祀事襲封衍聖公明洪武元年奉父命入覲南都召對敷陳治亂甚悉帝嘉納之詔衍聖公及世襲知縣官屬并如舊制仍免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賜希學衍聖公誥曰古之聖人自義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封者或不能繼其祖武朕甚愍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與。復手勅中書省下所司優其廩給下逮僕從勿使有乏。又賜襲文冠帶賜田二千大頃分爲五屯四散十八官庄撥佃戶承種供廟祭及屬官廩給餘者爲衍聖公俸祿置林廟壝埽一百一十五戶在廟者百在林



者七、在洙泗書院者四、尼山書院者四、令于曲阜等州縣選民間俊秀無過子弟充當佃戶、觀場戶、名廟學曰三氏子、系教授司、設三氏學教授一員、學錄一員、學司一員、皆由衍聖公保舉、設尼山洙泗山長、命衍聖公置官屬、四年辛亥、更定孔子廟祭器樂舞、改八邊豆爲十邊、用竹、其簋簠登銅及豆初用木者、悉易以磁、牲用熟、各設高案、祭用六佾、樂生六十人、舞生四十八人、引舞二人、凡一百一十人、擇國子生及公卿子弟在學者、豫教肄之、六年癸丑、頒孔子廟樂章、七年甲寅、詔修闕里孔子廟、從希學請、免衍聖公名下私田稅糧三十頃、俾修治樂器祭服、仍頒給鐘磬各一、簋簠十、瑟四、厚簫洞簫、塤箎笙笛各四、搏拊二、祝敔麾各一、祭服一副、內元端一、纁裳一、皂襪白中單一、赤蔽一、大帶二、犀角革帶一、七梁冠一、方心曲領一、二色帶二、銅鈎樂玉珠佩一、三色采結犀角雙環綬一、皂履二、白護二、又賜磁祭器一副、酒盞一百二十五、酒尊五、有蓋毛血盤一十五、樽四、和羹盤四、邊豆碟四百八十、爵二十、既而孔庭族長涇、訐告世襲知縣孔希大不法、下山東省審鞫、省勘得實者數事、餘皆虛、希大既得罪、涇亦坐誣、刑部上獄、詔皆免罪、復令涇及希大面對責、涇以教諭不先之過、賜涇龍頭藤杖、主理家政、遣御史王昂齋勅宣諭孔氏、遵約束、改世襲知縣爲世職、命衍聖公保舉一人送部選授、領勅赴任、希學舉族人克伸、帝賜勅曰、昔君天下者官

以五品、門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職、非德功者弗登、可見昔君慎名爵而重能者、朕值元運、天更布衣而起、草萊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假兵息民、一華夏主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神人之分、故天地位、黔黎安焉、其於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而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命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屢干國憲、自蹈罪戾、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孔克伸授從仕郎、知濟甯府兗州曲阜縣、爾尙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永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勉之哉、十年丁巳、勅修闕里衍聖公府第、重建三氏學、十一年戊午、闕里孔子廟成、補塑聖像、十四年辛酉、賜闕里樂舞冠服、緋紅葵花袍、皂靴、黑角冠、黑介幘、錦臂膊各一百一十、羽箭各四十八、旌節二、應鼓二、仍令舞生陳慶等十二人赴京師肄習、九月己丑、希學卒、年四十有七、帝聞之悲悼、親製祭文、遣行人張濟民致祭、明史臣曰、希學好讀書、善隸法、文詞爾雅、每賓客讌集、談笑揮酒、爛然成章、承大亂之後、廟貌服物盡失、其故畢力修舉、復還舊觀、子一訥、孔子五十七代奉祀孫訥、字言伯、魁梧厚重、寡言笑、篤學恭謹、明洪武十六年癸亥、孝慈皇后馬氏崩、訥入臨送葬、孝陵畢、召見、帝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賜膳光祿館於太學、遣尙書劉仲質勞問、將俾襲爵、訥以居喪辭、乃止、十七年甲子、



既除服。正月朝京師。帝命禮官卜日受爵。適以二月庚午受封。是日百僚班列。勅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成賢街。觀者如堵。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又明日釋奠于太學。以拜命告。恩禮之加古未有也。初。衍聖公入朝。班亞丞相。及定制。革丞相官。令衍聖公班文臣首。時吏部以故事。請用資善階。帝曰。既公爵。勿事散官。賜諡以緘文玉軸。與一品同。遂爲故事。二十年丁卯春。詔修闕里孔子廟。帝諭工部侍郎秦達曰。春秋時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以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縫紉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先師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祇。昭來世。爾工部其卽爲修理。以副朕懷。或謂此二十九年事。二十二年己巳春。孔子手植楸復榮。三十年丁丑。闕里置木鐸。是時令天下民里置木鐸一。選老者與耆者。月以六論徇于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月旬旬再行之。又令村置鼓。于耕種時。晨而鼓之。集眾以警之。惠帝建文二年庚辰。訥卒。子四。公鑑。公鐸。公鈞。公鏜。孔子五十八代奉祀孫公鑑。幼以孝聞。建文二年襲爵。四年壬午春。燕王棣以曲阜。夏四月乙亥日。公鑑卒。年二十三。遺孤一。始二歲。燕世子高繼命名曰彥縉。字之曰朝紳。孔子五

十九代奉祀孫彥縉。幼孤。恪遵母胡太夫人教。熟習禮儀。端重如成人。歲在癸未。燕王稱皇帝。建元永樂。是爲明成祖。都燕京。以世子爲皇太子。五年丁亥。賜衍聖公家滋陽縣田七十三頃。八年庚寅。彥縉十歲。詔襲爵入朝。召見中禮。帝喜曰。真聖人裔也。仁宗洪熙元年甲辰。賜第京師東安門北。去帝命名之時八年矣。彥縉篤志讀書。宣宗宣德四年己酉。將市書福建。咨禮部部臣以聞。奉旨市與之。景帝景泰元年庚午。幸太學。彥縉率三氏子弟觀禮。賜坐彝倫堂。三年。賜三臺銀印。玉帶。織金麒麟衣。六年乙亥。卒於闕里。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聖塋西。子四。承慶。承吉。承澤。承源。承慶早卒。遺孤宏緒甫八歲。宏泰甫五歲。詔以宏緒襲爵。孔子六十代嗣孫承慶。未幾。年三十一。卒。子二。宏緒。宏泰。孔子六十一代奉祀孫二。宏緒。宏泰。景泰六年。族人因宏緒幼弱。肆爲侵侮。祖妾江氏訴於朝。帝命少詹事孔公恂理家事。十二年。驛召至京。襲封衍聖公。陛見之日。帝見其尙垂髫。特命宮人卽廡下剔之。俾歸遺其母王太夫人。親賜玉帶。以軀尙小。去二鎗授之。又賜金章曰。謹禮崇德。簡教授一人。課其學。又降旨。戒族人共加保護。敢有挾長恃強。欺凌侵害者。許具實以聞。復特封其庶祖母江氏爲夫人。歲在丁丑。明英宗復辟。入賀。朝見便殿。帝握其手。置膝上。語良久。賜白金。文綺。聞其舊賜第狹隘。改賜大第于太僕寺街。至今如舊。衍聖公入京則居之。空則偕于

親族之爲京官者居宏緒少貴多過舉。憲宗成化五年以官室喻制被劾奪爵。下廷臣議宜襲者。僉言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據宋若蒙若虛故事。以請命其弟宏泰襲爵。詔入朝。訓之曰。惟學可以希聖。惟德可以繩先。爾尙進學修德。統率族人。以副朕懷。十六年庚子。詔過孔子廟者毋騎。增廣闕里孔子廟制。孝宗弘治十二年己未六月甲辰夜。大雷雨。廟災。宏緒率族人奔救。素服哭于廟。蔬食百日。如居喪禮。宏泰在朝奔歸。引咎乞休。弗許。御史余濂奏請重修。允行。七月。遣官慰祭孔子。十三年庚申。興廟工。十六年五月。宏泰卒。遣官諭祭。子一聞詩。特蔭五經博士。世爵。仍歸宏緒之子。十七年二月。宏緒卒。遣官諭祭。子二聞韶。聞禮。孔子六十二代奉祀孫聞韶。弘治十六年癸亥襲封衍聖公。勅重修衍聖公府第。加孔氏世襲太常寺博士一人。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十七年甲子春正月。廟成。閏四月。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孔子。是時闕里霖雨降。及祭期而霽。禮成之後。星月朗輝。歌工舞佾奉器執事之人。下逮胥吏僕從。誠敬惟暢。見於顏色。東陽退而歎曰。於戲。人性之善。豈不信哉。夫自情蕩性鑿之後。雖積歲累月。嚴刑法以驅之。使入于聖賢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乎入聖人之鄉。觀聖人之所居。與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而因以想像其形容。粹然之間。忘心與躁。心釋而不自覺。蓋凡卑且賤者皆然。而士大夫之貴而賢者。不待論也。然則天理之在

人心。曷嘗一日亡哉。武宗正德三年戊辰。山東盜起。聞韶奏請並免孔氏稅糧。詔允行。四年己巳。孔承章承周等奏。許聞韶選舉世職。知縣有私。以詞虛譴責。承章等復辨。帝怒。責成廣西。賜聞韶璽書。令約束族人。勅曰。我太祖高皇帝崇爾祖之道。卽位之初。首命訪求大宗之裔。襲封衍聖公。既又擇其支裔之良者。授曲阜縣知縣。世守其職。著在令典。累朝遵行。茲惟我國家之盛事。非獨爾一家之榮也。近者曲阜缺知縣。爾及族長舉事人等。遵故事。共舉一人。而族人孔承章承周。乃懷挾私讐。越關赴京。連名奏許該吏部參酌覆奏。別用一人。以承章等所奏多虛。薄示罪責。願潛住京師。復謀奏擾。緝事衙門發其事。遂命錦衣衛鎮撫司究問。本當照依榜例處治。但念先聖子孫。免枷號決打。俱發成廣西邊衛。夫先聖之道。垂憲萬世。朝廷用之。以爲治天下之法。在爾輩守之。則爲治家之法。承章等首開訟端。毀誣宗子。以朝廷名爵爲私家爭奪之具。是先聖不肖子孫也。遷發遠方。小懲大戒。正用先師家法。爲之教不肖子孫耳。先聖嘗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爾聞韶尙佩服家訓。進學修德。與族長舉事管理族人。讀書循禮。以稱朝廷崇重至意。今後再有恃強挾長。朋謀脅制。不守家法。爲聖門之玷者。爾卽指名具奏。國典俱存。必不輕恕。六年辛未三月。藺盜劉六劉七突入曲阜縣城。焚官衙民居。殺掠男婦。縣治爲墟。復移營犯闕里。秣馬於庭。好書於池。殘毀祭

襟住一夕、流入泗水縣界。此明流寇之始也。初、應泰氏始改魯國名縣、至隋始定名曲阜、城池環闕里、歷代因之。比古魯城微小、而治不移。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改名仙源、移治壽邱、以衛少昊塋、而闕里孔子廟始居城外。至是被寇、僉事潘珍奏請移城護廟、得旨報可。興城工、兼修闕里孔子廟。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六月、廟工竣、縣城成、卽今之曲阜縣、仍復魯縣之舊矣。八年己丑六月、行人司司正薛侃疏陳闕里孔子廟七事、具開正門、去高垣之蔽塞、正從祀坐位、尤爲得體者也。十二月、詔更定孔子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稱子左邱明以下、凡從祀者、皆稱先儒。稱氏去公侯伯爵。特遣官祭告孔子、贈祀者四人、罷祀者二十人。二十五年丙午二月、問官論祭子二、貞幹、貞甫。孔子六十三代奉祀孫貞幹、襲封衍聖公。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入朝、卒于京邸。遺禮部侍郎袁燁論祭行人何達、議喪歸葬。子一、尙賢。孔子六十四代奉祀孫尙賢、字象之、十四歲襲封衍聖公。巡撫丁以忠上言、尙賢幼年、宜如故衍聖公宏緒例、肄業國學、詔從之。尙賢遽於學、嘗語人曰、人之心體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擾四出、惟以明遺明、明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於此。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尙賢上疏言族屬繁衍、家範日弛、往

往違度于紀、無以仰稱朝廷崇重至意。特賜勅尙賢督率族長、舉事管束。穆宗隆慶三年、復賜勅尙賢約束族人、舉賢德、繩不率。神宗萬曆四年丙子秋八月、詔尙賢入京陪祀、以祖母服辭、許之。七年己卯、詔衍聖公自賀萬壽節外、毋常朝。十五年丁亥、改三氏學爲四氏學、增以曾氏之在嘉祥者。從巡按御史毛在之請也。二十年壬辰、巡按御史何出光建聖蹟殿、立石刻聖蹟圖百有二十、卽以仁記之。有曰、德厚者流光、孔子厚德之至、固宜流光萬世、與天地相無窮也。然究其所以無窮者、心也、非蹟也。人之心以天地爲體、以生生不息爲用、廓徹圓通、靈明虛湛、實生人之本、千聖之基也。此精一執中之訓、開萬世道統之源、而孔子之所以法當時而傳後世者也。如以蹟而巳、則五老之降、素王之稱、近乎語神矣。商羊指水、萍實許霸、近乎語怪矣。乘田委吏、不爲卑、司寇攝相、不爲尊、誅少正卯、墮郈費、溝昭公墓、不爲專、化中都、却萊夷、歸三田、不爲功、行可於桓、際可於靈、公養於孝、不爲紕、伐樹於宋、見圍於匡、絕糧於陳、不爲困、適齊適楚、如衛如陳、不爲徇、見南子之公山、往中牟、不爲辱、孔子何庸心於其間。故善觀孔子者、當識其所謂仁、所謂一、而孔子之聖在是。夫孔子之蹟、孰大於贊周易、刪詩書、修春秋、定禮樂乎。今觀易之時、詩之性情、書之中、禮之敬樂之和、春秋之經世、固在吾心、而出乎象數之外也。不求諸吾心、六經何莫非蹟耶。況身之經歷與



其所不語者耶。雖然，世惟豪傑之士，無文王而興，中人以下，感發而動也。以及門之賢，如子貢之敏，猶以言語求聖人，況後世乎。余不佞，產於黔，距孔子之邦八千餘里，恨莫由睹其宮牆。辛卯冬，奉簡命備兵東魯，乃登杏壇，涉洙泗，徧觀宗廟之美，願學之心，駸然倍往昔。今聖廟之建也，無亦感發後人之意乎。二十一年癸巳，賜衍聖公世子衍椿二品冠服。熹宗天啓元年辛酉，初定孔氏後裔鄉試編耳字號。十一月，尙賢朝京師，病于賜第，壽七十有八。子二衍椿、衍桂，皆寡，乃以從姪衍植承嗣。辛酉日卒，衍植襲爵。二年壬戌，遣禮部尙書孫慎行諭祭，行人盧時泰護喪歸闕里，塋聖塋西。尙賢之時，明臣修廟修祭器，助四氏學，學田者特盛。詳誌書，茲不贅。孔氏自端友南渡後，闕里主豈者大遂彙思，廟立而嫡封始正。然其子克堅仕于朝，失奉祀之義矣。明太祖優禮聖裔，爵以上公，而待以上賓，不復煩以庶政，能得漢高帝封奉祠君之遺意，聖人復起，無以易此矣。孔子六十五代奉祀孫衍植，初名允植，字懋甲，衍聖公問韶次支曾孫五經博士貞甯之孫，監生尙坦之次子也。幼孤，事母孝，稱於宗族。由五經博士襲封衍聖公。拜命之後，益自謹惕，虔恭廟祀，輯睦宗族，屯田戶屬皆蒙恩恤。始以抄本家譜刊印，分諸孔，俾支派井然。覬覦者無敢竄入。定六十六代以下輩次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既而本生祖父母、本生父母胞兄皆贈爵。衍植

建祠汶上縣，加太子太保、晉太子太傅。壬午年大饑，奏請免糧稅，又出已資糶穀救民。賊圍曲阜，登城勸諭，賊首姚姓感泣，率眾羅拜而去。歲在甲申，崇禎十七年，流賊李自成破燕京，帝殉社稷，爲明懷宗。今稱莊烈帝。明亡之歲，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吳三桂出關乞師，允之。三桂前驅入關，我師長驅繼進。夏四月，賊遁。五月，我

大清定鼎燕京。

順登極恩詔，仍以曲阜縣屬兗州府。山東巡撫方大猷奏言：臣出都之日，恭陳平定山東十三要策，內以先師孔子爲萬世道統之宗。

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

勅官崇祀，復衍聖公並四氏翰博等之封。可卜國祚靈長，人文蔚起。今曲阜地方久已歸順，而未聞舉行，伏念古來啓運之主，皆重崇祀之禮，謹再詳列歷朝恩例，以備採用。考孔子嫡孫歷代封爵不一，至宋仁宗定封爲衍聖公，明始賜正一品服色，蟒袍玉帶，三臺銀印，列文臣班首。其長子年至十五，授二品服色，崇禎中特加玉帶，以明承爵之貴。次子年十五，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三子授世襲太常寺博士，主汶上聖澤書院祀。每隨一代公爵遞爲更授。曲阜知縣，獨爲孔氏世襲者，明大聖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先由衍聖公保舉孔氏中賢能者任之，後改考選。康熙生德行兼優者，奏授此職。五年任滿，



依例降。四氏學獨用學錄者。蓋以比隆國學。亦謂聖賢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尼山爲孔子發祥之地。洙泗實先聖開教之方。各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皆由衍聖公於弟姪族姓生員中。德行兼懋者。奏授此職。衍聖公屬官員役。明洪武元年。設管勾一員。司五屯錢糧。司樂一員。司樂舞典籍一員。司禮生書籍。掌書一名。司差遣。俱由衍聖公選舉堪用人等。咨部銓用。孔廟祀田。歷代各有賜撥。明洪武二年。特賜祭田二千大頃。坐落兗屬二十七處。載在關里志。而五屯佃戶。則洪武二年撥民間身家無過俊秀五百。湊丁二千。每丁百畝。佃種五屯祭田。辦納籽糧。以供本廟祭祀支用。一應差役。俱行蠲免。孔廟戶丁。亦洪武二年撥民間俊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供本廟灑掃。至今十存一二。役使無人。固不可不加之意也。又孔廟每年祭祀樂用六伶。設樂舞生二百四十名。於兗屬二十七州縣選俊秀。以充斯役。與廩膳生員一體優免。仍免本戶二丁。以供往返盤費。孔廟禮生。每月朔望及四時祭祀。俱在本廟引贊。額設六十名。於本縣俊秀子弟選充。優免一如樂舞。以上各條。皆天下仰爲盛典。後世傳爲美治者也。奏上。

世祖章皇帝曰。先聖爲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道至意。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渥。以成盛典。經禮臣議覆。得。

旨允行。衍植既遵。雍熙禮。乘傳入覲。

上遣官迎勞于邸第。給館廩。

陛見班列閣臣上。

湯茶及宴。比前代之禮有加。四年丁亥。衍植卒於闕里。遣山東布政司諭祭。凡九。

諭工部給價造墳。塋聖墓北。子一。興變。孔子六十六代奉祀。孫興變。順治五年襲封衍聖公。生十三歲矣。七年。晉太子太保。八年辛卯。

特旨遣右副都御史劉昌。詣闕里。祭告孔子。文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子無其位。而有其德。開來繼往。歷代帝王。未有不率由之而能治安天下者也。朕奉。

天明命。紹續丕基。高山景行。每思彰明師道。以光敷至教。而祀典未修。曷以表敬事之誠。登嘉平之理。茲遣專官。虔祀闕里。儀惟備物。誠乃居歆。伏惟格思。尙冀鑒鑒。興變陪位。晉興變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年。十七年。

世祖兩臨辟雍。興變皆應。

召率孔顏曾孟五經博士等陪祀。在禮部筵宴。康熙六年。卒於闕里。

賜祭塋如例。興變早孤。生母陶氏育之。既長。事陶盡孝。且以繼述自任。修整祖廟。禮樂。凡明季兵燹後廢墜者。皆興復。情享年僅三十二。子二。毓圻。襲爵。毓圻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當興變之世。孔氏南宗嫡裔。准增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一人隨衍聖公入京陪祀。孔子六十七代奉祀孫毓圻，字鍾在，幼聰敏，且敦厚。及長，好學，親賢，工畫蘭，別號蘭堂。康熙六年丁未，十三歲，襲衍聖公。恭遇

世祖章皇帝升配禮成。

聖祖仁皇帝親政，毓圻初入覲。

召見，蒙聖慈對稱。

旨：進退禮度，悉如成人。

上為嘉悅。七年，

特遣光祿寺卿楊永甯詣闕里祭告孔子，毓圻具摺謝。

恩。八年己酉夏四月，

聖祖臨雍釋奠，毓圻應

召率博士族人等入京陪祀。禮成，

昭聖太皇太后召見宮中，

賜之坐。

垂問家世及父變得病之由。毓圻具以對。

命宮人授茶及克食，辭出。

懿旨命內臣送至宮門外，諭從官善輔翼之。

上嘗御殿，毓圻隨諸大臣朝參，及退，

特命由御道行。毓圻遂巡辭，

上敦諭乃趨出。

兩宮眷顧之隆，古今所罕有也。十四年，晉太子少師。二十三

年甲子，

聖祖巡狩山岱，宗至于江南。十一月戊寅日，還

幸闕里，毓圻率族眾迎。

駕，駐蹕曲阜城外，以示體恤。已卯日，

聖祖親釋奠孔子。祭文曰：仰惟先師德侔元化，聖集大成，開

萬世之文明，樹百王之儀範。永言光烈，罔不欽崇。朕丕仰

鴻圖，緬懷至道，憲章往哲，矩護前模。夕惕朝乾，覃精思於

六籍，居今稽古，期雅化於萬方。繫惟典訓之功，實睹乂安

之效。茲者巡省方國，至於岱宗，瞻望魯邦，爰來闕里。空堂

至止，恍聞絲竹之聲，舊屐徘徊，喜動官牆之色。車服禮器，

宛然三代遺風。几杖冊書，莫矣千秋盛蹟。愜明靈之鑒在，

文治遐昌，肅禋祀以惟虔。精忱庶格，時禮官議儀注兩跪

六拜如釋奠太學儀，不用樂。奉

旨：尊禮先師，應行三跪九叩頭禮，用樂示篤敬也。毓圻

率各博士及族人同巡撫司道府等官皆陪位。

命內閣學士麻爾圖等分獻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賢儒。國

子監祭酒阿爾瑚祭告啓聖祠。祭禮畢，

御詩禮堂講筵，隨從諸臣巡撫司道府聖公及各博士族人，

皆入堂聽講。班既定，傳

旨：兗州府知府張鵬翮為官清正，亦准聽講。監生孔尚任

進講大學首節，舉人孔尚竝進講易繫辭首節，講畢，

勅大學士王熙宣

諭毓圻等曰：至聖之道，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

咸所師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維遠承聖澤。世守家傳。務期型仁講義。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先訓。以稱朕懷。爾等其祇遵毋替。宣畢。毓圻率族人叩謝。

上諭大學士曰。孔尙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例用。

又

諭曰。朕初至闕里。祀典既成。意欲徧覽先聖遺蹟。著衍聖公孔毓圻。山東巡撫張麟口。北道孔興洪。講書官孔尙任。孔尙鉉。引駕既畢。復至大成殿。召孔氏子孫入。

諭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究經義。禮思至道。深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歷來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朕今親詣行禮。務極尊崇。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之廟中。以示朕尊聖之意。毓圻復率族人叩謝。

上覽先聖手植樹

御製古楡賦及詩各一

上覽漢元嘉始置百石卒史碑。尙任奏百石卒史卽今守廟百戶官。毓圻因奏典藉司樂管勾等官。皆奉朝選。惟百戶止由臣劄委。乞一體題授。

詔許之。以

御製過闕里詩

賜毓圻等。毓圻率族人侍于詩禮堂。祇領刻石。

上命侍衛官汲顏母井水飲之。羣臣次第飲。

諭曰。此水之脈。與尼山之文脈相通。故甘旋。

駕幸孔林。王公以下官皆至。頭門外下馬。

上過洙水橋。至紅牆門外下馬。步至先聖墓。行一跪三叩頭禮。酌酒畢。覽端木子貢築室處。及手植楷。徘徊久之。問林周幾許。毓圻具以對。因乞

恩擴林地。置守衛。

上特賜給地拾壹頃有奇。除其租賦。設百戶一員。秩視衛守備。又奏准以周公裔孫東野沛然世襲五經博士。奉曲阜周公廟祀。是日。

賜毓圻等書及貂蟒銀幣各有差。又叙錄陪祀觀禮人員。生員孔衍濤等十五人。准作恩貢。送監讀書。見任官孔興洪。以應陞之缺。陞用候補候選官。廩生孔興滋等二十三人。舉人孔興龍等六人。並以應得之缺先用。貢生顏光岳等十一人。俟考定職銜先用。其世襲官員各加一級。毓圻以車駕幸魯。隆恩異數。曠古所無。乃延請名流恭輯幸魯盛典一書。以垂不朽。是年頒

御書萬世師表額於各學。闕里刻石。二十五年。

御製幸魯碑文及孔子顏曾思孟四子贊。勒石于闕里。二十八年。毓圻以祖廟建自前明。歷今二百餘載。漸就毀敝。乃奏請重修。時部以多故爲辭。請俟異日。



上特允所請，卽發帑興工，有踰舊制。又以曲阜邑小而民貧，自於巡撫河督奏准，免魯民兩河夫役之征。三十二年冬，十月重修闕里孔子廟成。

遣皇三子詣闕里祭告。

詔皇四子、皇八子陪祀。毓圻陪位。毓圻公嘗曰：自弱齡承藉先澤，荷

朝廷格外褒崇，養尊處優，雖萬死不足以報稱。惟有敦率禮義，倡明教學，上答

聖天子右儒術之盛心，而下不至廢墜祖宗遺澤爲大戾。故平生敬慎，至老不改。康熙六十有一年壬寅冬十一月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升遐。

世宗憲皇帝登極，毓圻接

詔後奔赴京師。雍正元年癸卯夏四月，

特興追封孔子之先五代王，得奉聖王木金父、裕聖王畢夷

父、詒聖王防叔、昌聖王伯璽、啓聖王叔梁

造禮部尙書張伯行詣闕里祭告。冬十月，毓圻入

朝謝得疾。

上遣御醫診視，并

賜參餌。十一月丁亥日，卒于衍聖公邸第，年六十有七。

世宗震悼，

遣內大臣至第奠茶酒。

賜諡恭愍。

諭大學士會同禮臣議卹典。

命三品以上漢官會弔，會送柩歸之日，

特命皇三子及莊親王率內大臣四員、侍衛二十員至第奠茶酒送殯。世子二品冠服，傳鐸力辭。

皇三子曰：

上命也，叩奠成禮，乃復

命。遣行人司司正李據護送，乘傳歸闕里，塋聖塋，建饗堂。子四，傳鐸、傳誥、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傳鈺，正一品廕生。傳鏞，

出嗣次房毓璵，襲博士。當恭愍公之世，削平吳三桂武功，平珍厄魯特，嚙爾丹武功，平定朔漠武功兩次。

冊立皇太子，五旬、六旬

萬壽三次。

皇后升祔。

太廟禮成，及災異地震，

聖祖皆遣官祭告闕里。孔子六十八代奉祀孫傳鐸，字振路，

精於三禮，凡廟中一器一物，無不詳加訂正。又審樂能得中聲，嘗曰：正鍾律，在得其中聲，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然求於空虛，則無憑，用以私智，則近鑿，泥於器物，則失真。典午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後，多徵之經籍。至王朴，則

專於繫繫，而不復考之金石。夫金石有古今，而經籍有長短，皆不可盡信。惟兼用蔡氏更造淺深之法，以理合數，以

數合器以器求聲而黃鍾可得大樂可成所謂中爲大本由心而生也康熙四十年授二品冠服雍正元年襲衍聖公二年甲辰

世宗憲皇帝視學道行人召取入京陪祀時傳鐸年五十二矣患足疾

上念其步履艱難

命以次子繼溥代替行禮班位宴賞皆如舊是年六月癸巳日闕里廟災傳鐸素服三日哭引咎自責疏入

上具素服親詣國子監文廟行祭告禮復遣禮部侍郎王景曾來闕里祭告傳

旨慰問尋大發帑金

命禮部侍郎留保山東巡撫岳濬前巡撫陳世倌率屬興建而以傳鐸董其事又

論廟中有應添設者可直言無隱傳鐸因奏增樂器庫值房諸處皆得

旨俞允三年

賜諭書欽承聖緒四字五年頒

御書生民未有額選曲阜縣樂舞生一百五十名令學政酌取四名入學充附因傳鐸請也七年

賜人臣傲心錄

聖祖御製文集詩經春秋傳說彙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資治通鑑綱目古今圖書集成歷代紀事年表四

朝詩全唐詩律歷淵源音韻闡微萬言廣訓

御製朋黨論周易本義周易義例啓蒙附論日講四書易經書經解義性理大全淵鑑類函釋史佩文韻府凡二十七種俾燕闕里八年庚戌廟工成初廟上正樑有五色雲見入奏

上甚慰以爲省愆感格之驗也及成

命皇五子詣闕里祭告郡王一人副傳鐸率族人入京謝恩召見頒賜綢疊九年

詔修孔林仍

命傳鐸同陳世倌監理時傳鐸疾上疏乞休請以嫡長孫廣榮襲世爵奉

旨准行傳鐸仍力疾督工復開館纂修闕里盛典以紀朝廷重道崇儒之至意十三年夏四月癸亥日卒年六十三

葬聖塋

賜祭塋如例子六繼獲二品冠服繼溥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繼洞正一品廕生官至兵備道其第五子廣彬官龍安府

繼汾舉人官主事著闕里文獻考進呈繼洵舉人官中書舍人繼樹襲博士當傳鐸公之世

聖祖仁皇帝配享

闕丘禮成

世宗憲皇帝登極配享

闕丘禮成皆遣官祭告闕里孔子六十九代嗣孫繼溥二品

冠服。年二十三卒。贈衍聖公。子二。廣榮、廣祚。孔子七十代奉祀孫。廣榮。雍正二年。以衍聖公嫡長孫授二品冠服。始十二齡。卽嫻禮儀。嘗隨祖父入覲。九年。襲衍聖公。十年秋八月。以林工告竣。率族人入謝。

世宗以廣榮襲爵後始陸見

詔大學士會同禮臣議

召見儀。欽天監諷日。以是月甲戌黎明。

上御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禮部堂官引廣榮由出入賢良左門入。

上命坐賜茶。

諭廣榮曰。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駑魯爲戒。且爾年齒尙少。尤宜勤慎讀書。敦品勵行。不但爾一人。凡爾同族之人。皆當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墜家聲。卽所以報國。廣榮頓首謝出。

賜御銘松花石硯一方。蟒錦緞七疋。仍依舊典宴於禮部。十三年夏。居祖父喪。哀戚盡禮。秋八月二十三日。

世宗憲皇帝升遐。

高宗純皇帝登極。廣榮接

詔後。奔赴京師。是年頒

御書與天地參。額定大成殿用黃瓦。崇聖祠用綠瓦。乾隆二年丁巳。恭送

世宗梓官入泰陵。三年。

高宗臨雍。廣榮應

召。率各姓博士及族人等。照舊章入京。陪祀御廟。廣榮上言。元聖後裔。東野氏旣蒙列于五經博士。而周公實先師之所誦法。其後人不得與觀禮之列。殊所未安。乞請一體陪祀。

報可。時

高宗初行耕藉禮成。廣榮獻

親耕藉田頌。

視學大禮慶成賦各一篇。四年秋。入賀

萬壽。會開

經筵。

特令入班聽講。五年秋。再預

經筵。請著爲令。

詔從之。六年。以曲阜世職知縣孔毓琚不職。列狀上告。毓琚

亦許以數事。

上原廣榮。而毓琚抵罪。旣而

命曲阜知縣改歸異姓。選補裁去世職。復因雍正八年

特旨。增設闕里聖廟世襲職事官四十員。自三品至九品。惟

少六品。遂以現任知縣授爲世襲六品官。歲給俸銀。遇有

缺出。著衍聖公照前各執事官例揀選題補。八年。

欽定聖廟樂章。頒至闕里。世子昭煥祇領。是年正月。廣榮卒。

年三十一。塋聖塋。

賜卹典如例子。昭煥。孔子七十一代奉祀孫昭煥。乾隆九年。由二品冠服襲衍聖公。十三年春。

高宗東巡。二月戊寅日。

幸曲阜先

詣廟拈香。昭煥及其叔祖舉人繼汾。優貢生繼洵同山東巡撫等官恭導。

聖駕至奎文閣前降輦。步入大成門。升階盥手。入殿中。上香。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周覽廟中古跡。

聖駕詣行宮。翼日己卯。

高宗親釋奠。祭文曰。仰惟先師道備中和。德兼聖智。贊修剛定。敷教化於六經。祖述憲章。紹心傳於羣聖。樹百王之軌範。開萬世之太平。爲今古所尊崇。與天地無終極。昔

皇祖駕臨曲阜。既肅將於廟貌。復祇謁於塾林。穹碑

聖製之文。

御蓋天章之錫。輝煌闕里。照耀杏壇。展慕道之隆情。迴逾往代。備崇儒之極則。度越前規。朕丕繼鴻圖。敬承

祖烈。誦遺言於典籍。夙懷向往之心。驗至道於敷施。式冀治平之效。茲者巡行東國。蒞止聖居。欣瞻萬仞之宮牆。喜睹千秋之禮器。陟堂階而景仰。恍如道範於琴書。依殿壁以徘徊。似聽元音於金石。謹齊心而上格。期靈爽之來歆。鑒此微忱。翊予雅化。三獻九拜。如南。熙二十三年儀。四配十

二哲及兩廡從祀先賢先儒。

命左都御史劉統勳等各分獻。

遣誠親王允祕祭崇聖祠。祝文曰。惟王系本商家。代爲子姓。生聖人之後。華胄遐遙。衍明德之傳。令名昭著。自孔父別族。爲得姓受氏之宗。逮防叔來歸。稱適魯始遷之祖。視躬迪德。數傳而緒業彌昌。保世亢宗。奕世而詒謀愈遠。惟善人之積累。乃神聖之篤生。早開文教之先。宜食燕詒之報。我

皇考特加恩命。並錫榮封。合五代以同尊。曠千秋而獨盛。備極崇儒之禮。允隆報德之文。茲以時巡。緬懷前蹟。仰褒綸之赫奕。式昭佑敬之功。瞻爵號之輝煌。倍切景行之慕。虔申祀事。特遣專官。惟冀神靈。尙其歆格。崇聖祠先賢先儒。命侍讀吳爾泰等各分獻祭。禮畢。

御詩禮堂講筵。舉人孔繼汾進講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節。優貢生孔繼洵進講周易。臨卦象辭。隨從諸臣。巡撫司道。衍聖公。各博士及十三氏子孫。皆入詩禮堂聽講。講畢。

勅大學士傅恒宣

諭昭煥等曰。至聖之道。參天地。贊化育。立人極。爲萬世師表。凡茲後裔。派衍支繁。當永念先型。以期無忝。昔我皇祖東巡。時邁闕里。特頒聖諭。炳若日星。朕仰紹



前徽度修展謂之禮。念爾等合緒相承。淵源勿替。載申詰諭。用示訓行。其務學道敦倫。修身慎行。克稟 先師之彝訓。祇遵

聖祖之謨言。弗愧爲聖者子孫。朕實嘉予之。其欽承毋怠。宜畢述

幸孔林。酌酒行一跪三叩頭禮。旋

詣少昊陵致祭。周公廟拈香。

上還行宮。

賜十三氏子孫宴。

御書門榜聯額懸大成殿。詩禮堂及各門。又

諭內閣曰。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皇祖幸魯。尊崇至聖。曾將曲柄黃蓋留供大成殿。今朕親詣

闕里。釋奠先師。敬紹

前徽具遵成例。其以曲柄黃蓋留於廟中。永光秩祀。

詔東省本年錢糧見已普免。曲阜泰安。歷城爲鑾輿駐蹕之

所。將次年地丁錢糧全行蠲免。廣山東通省入學額數。大

學三名。中學二名。小學一名。又

諭學臣。拔十三氏子孫有文學可觀。讀書立品者。貢入成均。

以示鼓勵。

賜昭煥紹裘蟒服。表裏經史。授繼汾內閣中書舍人。

賜資聖賢後裔。如康熙二十三年故事。凡十三氏子孫有職

者。皆加一級。進士舉人各增賞銀十兩。貢監生員各銀五

兩。又

特諭昭煥曰。先師修道立教。天下萬世之人服習聖訓。咸有

以自善其身。況爲其子孫者乎。卿以宗裔奉祀。紹封列爵。

既優崇矣。當思淵源何自。夙夜敬勉。親師向學。以植始基。

慎行謹言。以培德器。循循詩禮之教。異日卓然有所成就。

允孚令望。表率族黨。俾當世知聖人之後。能守家傳於勿

替。匪徒章服之榮已也。豈不休哉。其祇遵罔斁。先是太常

寺卿李世倬奏曲阜有顏子專祠。應否遣官致祭。至是。

上諭內閣曰。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

配殿庭。雖從與享。但聞其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

奉香帛。前往祭。以展誠敬。朕向在書齋。曾製四賢贊。景

仰之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朕崇重先賢之意。分遣

禮部左侍郎鄧鍾岳。詹事府詹事裴日修。光祿寺卿沈起

元。鴻臚寺卿吳應枚。祭顏曾思孟四子廟。十四年。

高宗南巡。遣官祭闕里。十六年。

高宗再南巡。遣官祭闕里。二十年。以平定準噶爾武功。

上諭禮部。明年春東巡。特敬奉

皇太后安輿。自京起鑾。議詣闕里祭告事宜。昭煥聞之。請獻

其先代別墅舊泮宮。永遠爲

行宮。前此

聖駕幸闕里。暫以泮宮爲

行宮。衍聖公合族預備。至是始歸有司預備。二十一年春。

高宗東巡二月己巳朔

幸闕里聖廟拈香翼日庚午

皇上親釋奠祭文曰朕惟治統道統理本同源作君作師義歸一致先師功高堯舜德炳乾坤集羣聖之大成金聲玉振開六經之正學觀海登山百代奉爲楷模萬年光於俎豆

皇祖親臨岱嶽特隆北面之文洎朕躬祇謁尼山卽在東巡之歲式觀車服時已閱乎七年景仰官牆心彌殷於再至惟尊師之典與法

祖俱長亦望道之誠共省方益切幸文治興崇之會正遠人率服之年稽典禮於王猷聿修時邁本治平於聖訓上印心傳載薦明產敬申昭報聆金絲而嚮往營款非遙溯詩禮以趨駘儀型若接鑒茲誠意尙克來歆謝我鴻圖庶幾受福禮部尙書楊錫綬等分獻十二哲及從祀先賢先儒大學士陳世倌祭告崇聖祠鴻臚寺卿諸麟趾等分獻先儒祭禮畢

親詣孔林酌酒如十三年儀辛巳日

回鑾幸泉林道經啓聖王塋

命大學士陳世倌詣墓前奠酒昭煥率族人等叩謝送駕至泉林遣官祭顏曾思孟四子如前二十二年春正月

高宗三次南巡夏四月

駕幸曲阜
詣聖廟拈香行三跪九叩頭禮翼日庚午
幸孔林酌酒乃
回鑾昭煥等率族人恭迎謝送如前二十七年
高宗四次南巡遣官祭闕里及
回鑾幸闕里
躬詣聖廟聖林行禮照二十二年舊章昭煥率族人等恭迎謝送如前三十年頒春夾鍾鎛鐘特磬秋南呂鎛鐘特磬各一簋簠二對於闕里昭煥祇領三十一年
高宗五次南巡道經山東
躬詣孔廟孔林行禮照二十七年舊章昭煥率族人等恭迎謝送如前三十五年准闕里禮生由衍聖公於廟佃戶子弟及曲阜縣俊秀各選挑四十名以足額數三十六年
高宗東巡幸闕里
躬詣聖廟致祭頒周筮銅器十事用備禮器如太學例
躬詣聖林行禮一切照二十一年舊章昭煥率博士族人等恭迎陪位聽講謝送皆如前
恩賞有加四十一年丙申以平定兩金川武功
高宗東巡幸闕里
躬詣聖廟致祭聖林行禮俱照二十一年祭告舊章昭煥率博士族人等恭迎陪位聽講謝送如前
恩賞有加四十五年



高宗六次南巡道經山東遣官祭關里四十七年八月昭煥
辛年四十八葬聖塋

賜卹典如例子五憲培襲爵憲增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賜封
衍聖公憲圭四氏學教授憲均襲六品官憲堃由恩貢
生官直隸州州判當昭煥公之世

册立中宮上

皇太后徽號

皇太后六旬七旬八旬萬壽加上徽號

皇帝七旬萬壽皆遣官祭關里孔子七十二代奉祀孫憲培
乾隆四十八年由二品冠服襲衍聖公四十九年

高宗七次南巡道經山東

躬詣關里聖廟聖林行禮照三十一年舊章憲培率族人等
恭迎謝送如昭煥時

恩賞有加五十一年再逢

高宗臨雍釋奠憲培率各姓博士族人等入京陪祀
恩禮如例復定陪祀之武生俊秀子弟奉祀生均准作監生

增定陪祀聖裔曲阜五人衢州二人元聖裔山東東野氏
陝西姬氏各二人朱子裔安徽福建各一人五十五年庚
戌

高宗東巡幸關里

躬詣聖廟致祭聖林行禮俱照舊章免曲阜縣城內地租示
爲例憲培率十三姓博士族人等恭迎陪位聽講謝送如

禮

恩賞有加我

高宗尊師謁奠至關里凡九永免曲阜縣城內房租並免稅
契以示體恤前朝所未有也五十八年十一月憲培卒年
三十八葬聖塋

賜卹典如例無子育同母弟憲增子慶鎔爲嗣當憲培公之

世乾隆五十年以

御極五十年大慶遣官祭關里乾隆五十五年以

八旬萬壽遣官祭關里孔子七十三代奉祀孫慶鎔世襲五
經博士憲增之長子爲大宗嗣乾隆五十九年襲衍聖公

幼弱憲增代理家事六十年乙卯二月丁祭

高宗親詣太學行禮慶鎔在關里守制未與祭是年
上諭立皇太子學習政治次年丙辰

授受禮成以六十一年爲嘉慶元年二月丁祭

仁宗膺皇帝親詣太學行禮慶鎔始十歲入京陪位嫻習禮
儀無異老成

恩禮優渥三年戊午

仁宗臨雍釋奠慶鎔率十三姓博士族人等入京陪祀

恩賞有加餘如舊例四年己未正月初三日

高宗純皇帝升遐慶鎔奔喪入京是年

高宗純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告關里頒

御書聖集大成額於各學十四年己巳

仁宗五旬萬壽。遣官祭闕里。二十四年己卯。

仁宗六旬萬壽。遣官祭闕里。慶緒皆在京師祝嘏。二十五年

庚辰七月二十五日。

仁宗睿皇帝升遐。

宣宗成皇帝登極。慶緒接

詔後奔赴京師。道光元年辛巳。頒

御書聖協時中額於各學。將官祭闕里。二年。

仁宗睿皇帝升配禮成。遣官祭闕里。二月。

宣宗臨雍釋奠。慶緒率十三姓博士族人等入京陪祀。禮如

舊章。

召見諭以教宗睦族。

恩賞有加。二十一年二月。慶緒卒。年五十五。

賜卹典如例。子一。繁額。當慶緒公之世。平定邪教。

上遣官祭告闕里。孔子七十四代奉祀孫繁額。嘉慶年間授

二品冠服。道光二十一年。襲衍聖公。二十八年。林廟百官

劉永振等盜伐林樹。被滕陽戶孔氏舉貢等京控。劉永振

充軍。遇赦不赦。繁額失察。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從寬典也。三十年庚戌正月十四日。

宣宗成皇帝升遐。

文宗顯皇帝登極。繁額接

詔後奔赴京師。是年。頒

御書德齊壽域額於各學。遣官祭闕里。

恩詔開復繁額官。三年癸丑。

文宗躬詣太學行禮。旋行

臨雍釋奠。禮。繁額率十三姓博士族人等入京陪祀。繁額加

太子太保銜。其餘

恩禮如例。繁額奏。孔姓輩次十字已畢。奉

旨。祥字後著以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十字續之。十一年

辛酉七月十七日。

文宗顯皇帝崩於避暑山莊。十月。恭逢

皇帝登極。詔明年改元。十一月。

聖駕回京。

皇太后垂簾。禮成。始定明年改元。同治。遣官祭告闕里。同治

元年壬戌九月。

文宗顯皇帝梓宮奉移山陵。繁額奔赴叩送。中道得疾。九月。

力疾至京。十九日。卒于衍聖公邸第。

上命大學士倭仁至第奠茶酒。

賜諡端恪。

命禮臣議卹典如例。沿途地方照料回籍入城治喪。

賞銀祭葬。復加銀千兩治喪。是時。繁額長子襲五經博士祥

璣隨侍在京。

欽頒闕里廟聖神天縱額。奉

旨。祥璣敬謹領回懸掛。繁額子三。祥璣。正一品廕生。祥珂。二

品冠服。祥璞。正一品廕生。祥璣雖長子。庶出也。祥珂雖次



于嫡出也。爲公世子。祥瑛扶柩歸闕里。祥珂主喪。蓋端慤公於聖塋。當端恪公之世。

宣宗成皇帝升配禮成。

文宗三旬萬壽。皆祭告闕里。孔子七十五代奉祀孫祥珂。二品冠服。同治二年。襲衍聖公。是年。鄒縣尼山廟被邪教逆匪拆毀。祥珂奏請處分。旣而紳士捐修復舊。同治三年甲子。大學士官文曾國藩等克復江南。紅旗報捷。禮部請旨。遣官祭告闕里。是時。祥珂在籍讀書。循例陪位。具摺謝恩。冬十月奉

上諭。給事中王憲成奏山東曲阜縣 聖廟請飭敬謹重修。并各直省學宮請飭一體勘修。一摺。山東曲阜縣 聖廟爲 先師孔子舊里。各直省學宮均爲教育人材之地。自當隨時修葺。以肅觀瞻。着閱微銘會同衍聖公孔祥珂卽詣曲阜縣 聖廟。將應修各工敬謹勘估。次第興辦。餘均照該給事中所擬辦理。其各直省 文廟並着各督撫通飭所屬敬謹查勘。有無應修要工。暨併妥籌辦理。用副朝廷崇儒重道至意。欽此。是時祥珂公闕里主喪。生年十有七矣。

述曰。史記孔子世家止於孔躋。以其爲安國之孫也。然安國非闕里主喪。豈主喪而詳旁支。失立世家之本意矣。此考始自泗水侯伯魚子。至於今衍聖公祥珂。編年論世。歷代尊崇之禮無不詳。專以世守林廟主喪於闕

里者爲斷。旁支雖貴且賢。亦從畧焉。夫闕里主喪之隆。汗不惟可驗世道人心之邪正。且有闕上下內外之安危。考諸古徵諸今。歷歷不爽也。稿定於同治三年上元甲子。卽以是年止。我

朝褒崇舊典。備矣。敬俟我

皇上親政之年。衍聖公等恭逢

臨雍盛典。晚如雖老。請執冊濡筆以續之。

闕里述聞卷之二

校記

①「年」上當有「卒」字，文意方足。

②嘗：《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作「常」，疑是。

③天禧：當作「天禧」。

④呂無擇：當作「祖無擇」。見《宋史》卷三三一《祖

無擇傳》。



藏書

闕里述聞卷之三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子世家考餘論條辯

案孔門授受既遠世之傳孔子事蹟言論者遂雜若引用不求其實則誣妄取戾非智者之所爲也蓋記述出於孔門外者大約傳會不實無中生有或聘其詭辯之才或文其怪僻之行嫁名聖人百無一實如後人偽造晏子春秋及墨列莊荀淮南諸子書韓詩外傳說苑呂氏春秋吳越春秋風俗通衝波傳拾遺記搜神記法苑珠林論衡御覽太平廣記演孔圖夢珍集琴操左評右贊鑿度考議各種緯書不可枚舉而後儒十三經疏薛氏據孔子集語蔡氏復贊孔聖全書馬氏驢釋史孫氏星衍孔子集語繁徵博引誣聖惑俗滋甚矣史記漢書路史通鑑前編闕里志所引用者亦未能不雜家語及孔叢子諸墨篇闕里文獻考以孔氏言孔氏志求其實宜非世俗所傳孔子年譜孔子圖譜之可比矣然古家語采入禮記今所傳家語乃孔猛偽造多襲取諸緯書以示王肅者不免誣妄之言須分別古今文定去取孔叢子有戰國習氣其所言可信者少闕里文獻考所述文獻善矣而於聖人事實之年多誤述不盡可據惟胡氏仔吾孔子編年林氏春溥孔門師弟年表考證較確今稍采其說而以春秋經傳爲根據論語古家語爲證佐取史記世家之名而考辯其是非博雅卓識者教之

案孔氏遠宦者爲流寓戶散布天下皆聖裔也然天下孔氏本不盡爲一宗宋孔父之後爲孔氏遷居魯此闕里孔氏之所由來也其餘則衛孔哩鄭子孔及士子孔之後亦各爲孔氏此他國之孔氏也孟子七篇齊大夫孔距心國策趙以孔青爲大將考距心及青與闕里孔穿同時而非其族可以爲周末孔氏不一宗之據劉宋元嘉十九年以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澆掃考景等不與當時封侯奉祠者同族及景之裔孔未計害聖裔得爲曲阜令後唐明宗時韓人訟孔未非聖人後未伏誅又可以爲闕里孔氏不一宗之據今曲阜縣有裏孔外孔之稱由來舊矣裏孔分六十戶支派源流詳聖廟碑及孔氏大宗譜闕里文獻考而近時曲阜外孔多竊冒裏孔輩次天下之孔氏又無不冒稱爲孔子之裔而竊用其命名輩次殊可歎也

案自宋公衍至孔子共計十有四公衍卽微仲否無可據斷闕疑爲是史記以爲仲思衍微子同母弟未可憑信後儒據之以解檀弓舍其孫而直衍也句文義未洽考當時比例似衍爲微子之仲子廩之叔父爲舍孫立子作證若舍孫立弟則比擬不倫矣

案孔父之被害至孔子之生共計百五十有九年相傳七世又案孔父之妻當是新續娶者孔父奉宣公託孤之命其年已壯佐殤公十年其元配妻年老色衰何能美艷且

華胥同朝數十年何至此始相遇乎。斷非木金父生身之母矣。

案聖母顏氏及笄嫁孔氏。卽懼叔梁父之年衰老遂禱於尼丘山而孕孔子。及孔子生三歲叔梁父卽卒。聖母少寡年猶在二十內故送阪大夫之葬與阪曼父之母偕往。此他日行合葬之禮孔子必待此老婦人指示其墓乃敢合葬也。

案孔子生日當以已酉年癸酉月庚子日爲是。宋羅泌路史餘論以爲孔子誕於庚戌年乙酉月二十七日庚子誤也。考杜氏預春秋長歷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歲在已酉十月建癸酉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及次年庚戌十月建乙酉戊戌朔越二十七日亦爲庚子。而子夏門人公羊氏穀梁氏傳春秋皆於襄公二十一年特繫以辭曰庚子孔子生。因魯哀公十六年書孔子卒故於傳中補書其生以爲伏應。此孔子生於已酉年之確證。固非鑿空之說也。公羊氏傳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或謂是年十一月無庚子日而是年閏八月推算氣候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已交十一月節矣故公羊改書十一月。宋胡氏仔吾謂唐陸德明公羊釋文止載庚子孔子生五字無十有一月句是古本公羊傳與穀梁本同。今行世之公羊傳後人誤增四字然則公羊亦繫之十月也。穀梁氏傳曰庚子孔子生不冠以月者因上有十月庚辰朔日食

之文也。或以是月日食而孔子生爲疑殊不知天生至聖於衰周以爲萬世木鐸天心固非得已。當時綱常變亂天理不絕如縷天災示警當時之人所致與孔子何嫌。且天之所以急生孔子者亦正於是可見矣。近時錢氏大昕以三統推算已酉年十月已卯朔越二十二日庚子與杜氏長歷不同可另備一說。至五行書論斷爲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孔子生歷年事蹟斷爲已酉年十月建亥庚子日孔子生皆屬杜撰其誤顯然他書紛紛言戊子月及已丑月更不足辯矣。通鑑前編從路史書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潘氏相修曲阜縣志通編因之。孔子裔孫繼汾從公穀兩傳著闕里文獻考世系書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此考竊欲因之而不敢大書特書謹兩述其說焉。

案夢珍集載顏氏夜夢二蒼龍自天而下因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之。薛據孔子集語引伏侯古今注作神女擎香露以沐顏氏可謂一誤再誤矣。至宣弓疏引論語撰考譏阪大夫與顏氏禱尼山感黑龍之精以生孔子頗屬誣妄腐儒無識也。而藝文類聚引春秋演孔圖且言孔子母游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已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漢班固傳注引演孔圖孔子母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立聖。御覽引論衡言孔子生不知其



父吹律自却殷子氏之苗裔。此皆無忌憚之尤者。創說罪也。述謫愚也。今臚舉而條辯之。出於不得已也。

案孔子享年七十有三。家語史記所言皆不謬。圖譜年譜等書從之是也。而以為庚戌年十月庚子生。是為一歲。則誤。闕里文獻考以為當從公穀生於己酉年之說是也。而以庚戌年為二歲。壬戌年卒為七十四歲。則誤。索隱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蓋謂古人以生日一周增歲數。未逾所生之日。則其數不增。孔子生於己酉年。十月卒於壬戌年。周四月。故以為年七十有三。今人生子。以次年生日為周歲。猶與古合。而以第三年之正月即為三歲。乃習俗不察。遂譌稱耳。狄氏編年謂孔子生於己酉年。於庚戌年為一歲。極是。惟以為古人或以周歲增年。或不以周歲增年。引絳縣老人魯襄公二人為證。似尚不知古人增歲之法。乃以生日計之耳。後人專以年定數。未足以論古人也。

案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癸卯月十八日乙丑。魯春秋書四月己丑。乃後人以今文翻譯古文誤寫也。斷非魯史舊文。江氏永魯歷與衛歷不同之說。未免臆斷。杜氏預謂四月無己丑日。應作乙丑日。月必有誤是也。古文四五相似。或四字乃五字之譌。亦未可定。

案廣記孔子有異質。四十九表如河目海口。足履度字之

類。合各書所言孔子形體記之也。愚謂坐如龍。蹲猶可。面如蒙。俱則錯解荀子之言。未免誣聖人矣。考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細玩荀子非相篇語意。乃謂聖人容陋而德充。非美聖人之表也。慎子書云。毛嬙西施。衣其皮。俱則見者走。兩書互證。蒙俱之義。不了然乎。

按闕里地在魯侯闕門外。亦稱闕黨。蓋里黨俱因近闕得名也。五百家為黨。二十五家為里。里近於宅。今曲阜縣城內闕里街即其地。闕里坊北有孔子故宅門。在孔子廟之東壁。衍聖公府之西壁。以為有兩闕里者。誤也。儒者近稱朱子故居曰文公闕里。不知其命名何義。

案舊說孔子年十九娶元官氏。年二十生子。誤也。古者士必二十始冠。冠而後行。昏禮孔子生子在二十一歲無疑。又命子名鯉。榮君之貺。乃顏母之意也。考禮曰。見於祖。祖命之。然則孔鯉之命名。於祖母可知矣。

案古家語記殯衛墓崩二事。後儒誤解者多。故文皆可疑。竊考孔子三歲喪父。至孔子葬母時。計二十有二年矣。當時墓而不墳。舊塋如砥。荒草迷離。而孟賁又葬於側。不封不樹。孔子欲全合葬之禮。本非易事。且平時祭掃。尚可確指其處。至哀痛昏憤之時。則難保無觸墓見骨之誤矣。此破土合葬之當臨時謹慎者也。故將葬母之時。復暫殯於五父之衢。待陬之老婦人。曾親見陬大夫之葬。能確指其墓所者。示破土人以合葬之處。既不觸舊墓。亦不違舊墓。

父左母右合葬之禮於是乎始成。記者精神全注在其慎也三字。後儒以慎字爲殯引之引解。試默想當時情事。豈有合耶。狄氏謂孔子之父未葬。殯於衢。尤繆。或又以爲孔子不知父墓。母諱之。或又以爲顏氏少寡。以爲嫌不送葬。故不知墳處。無以告孔子。皆癡人說夢而已。合葬禮成。孔子急反而虞。乃孝子之情所不容已者。門人後乃代理築墳後事。宜亦世情所時有。忽逢意外大雨。舊墓崩陷。其墳之有洞可知。門人之補其洞也。更可知。遲之又久。始反實由於此。孔子曰。來何遲也。正是吃緊緊念崇封後有急雨下陷之虞。非泛問其遲反也。告以防墓崩。而孔子如耳無聞。再告之復然。及告之三。則泣然流涕。其如醉如癡。悲痛欲絕之象。一時畢見。其曰古人不修墓者。蓋修墓則恐見先死者之骨。古孝子所不忍爲。故孔子亦不敢爲。門人既修墳矣。可爲者已盡矣。孔子之心安矣。故門人不再請修崇封。記事者文筆極高。其簡潔處。非左氏所能及。何論司馬子長。後人不解而妄疑之。有以哉。

案墳字古義同阜。自墓上積土。亦稱墳。後人遂解墳字義曰墓也。大謬。蓋墓乃葬者之坎。無以崇封爲墓者。葬之地則曰塋。梁父塋在防北泗南。此邑大夫之所以異於庶民也。古者士民葬於田隴而已。禮曰。不登塋爲此。然古者貴賤之墓。皆土坎。梓之所以設也。自桓魋爲石梓。始開後人砌墓之說。陋大夫則棺槨而土坎。豈有葬後數十年而木

不朽者。其墓崩固宜。修墓則見骨。必然之事。此古孝子所不忍爲也。况大聖人之至孝乎。又墓之有碑碣。古惟比干延陵季子二人。然說者皆作孔子書。可知孔子之父墓初無石記也。其合葬而崇封。以爲祭掃計。又何可緩哉。今人見梁父塋有高冢封碑表著如此。孟皮墳碣亦具。遂疑陋人曼父之母往詢孔子父墓一節。試思墓而不墳以前。是何景象。則上下千古。皆可設身處地得之。

案記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始能成笙歌。祥字乃禋字之譌。門人嘗諷魯人之朝祥而暮歌者。孔子以爲踰月。則其善也。又記曰。祥而縞。是月禘。徒月樂。以是知既祥爲既禘之譌矣。餘可類推。史記世家謂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貨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王肅偽家語云。季氏饗士。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夫孔子除服猶有餘哀。豈忍服喪而與燕饗之事。二說之誣。不辯可知。要絀或謂要經。乃帶經也。穿鑿無謂。

案聖配元官氏。舊皆作并官氏。丁氏志壁曰。漢韓敕造禮器碑云。并官聖妃在安樂里。顧南原隸辨云。家語孔子娶於宋之并官氏。與此碑同。或作并。誤。翁覃溪兩漢金石記云。集韻增韻。韻畧及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孫名世古今姓氏書辨正十四清內有并官複姓。注引先賢傳。顧南原隸辨。吳山夫金石存。皆以并爲是何義。門曰。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并。張嶠云。宋大中祥

待元年邾國夫人收亦曰并官。錢辛楣養新錄書元本孔氏祖庭廣記後云子嘗據漢宋元諸石刻證聖妃爲并官氏。今檢東家雜記及此書并官氏屢見無有作元字者。乃知宋元刻本之可實。阮文達公左傳正義校勘云監本毛本作元官宋本作并。段氏玉裁云作并與漢禮器碑合。王虛舟云姓譜列并官於敬韻引先賢傳合此而論當以并官爲是也。今述聞仍書元官氏據闕里文獻考及東家譜明刊家語本耳。然開曲阜孔氏皆讀若堅則字當作并說文并相从也从从开聲攷并唐韻於賢切音堅并开聲是并古正有堅音也。若元古其字有姬記二音斷無轉讀若堅之理其論甚詳。惟闕里廟寢殿之主書文宣王夫人元官氏由來已久述聞不敢有異辭也。

案孔子初至齊當是後知魯國將亂故去魯或謂亂後始去誤也。聖人見幾之智豈出宋樂而師已下而不能先覺耶。至謂齊景公與晏嬰適魯孔子與之言秦舉五殺大夫以謝景公悅反齊聘之孔子至齊其說尤妄。又以爲孔子至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所謂以小人之心測聖人聖人以有命拒得卿之說以畏天拒媚嚮之說豈有爲家臣求通之理乎。蓋高昭子爲孔子門人高子羔之宗子至齊主之乃人情也。主者賓主之主非主臣之主可誤認耶。

案論語書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

於斯也。善傳聖聖相感古今無間之神季札觀止之歎析合未能至是也。史記加學之二字不惟減當境精神且失當時實事。魯備前代之樂孔子生於魯又好古敏求其學韶也當在學射御禮樂之年何待至齊耶。蓋齊韶勝於魯韶故孔子聞而感悅而齊韶之所以勝於魯韶者固自有說。考魯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出奔齊齊桓公重之使爲卿辭爲工正齊由是得韶樂正傳宜其聲容莊盛能合當日九成之舊盡美矣。又盡善固非傳師肄業所能及孔子因此移情至於久忘肉味蓋聖聖相感難以常情論也。

案孔子未嘗終三年之淹以爲居齊七年者誤也。叔兮伯兮哀如充耳。黎大夫因衛不救其君尚惡之豈齊景公飲魯昭公酒而使宰爲主以辱之孔子反不去齊乎。當時子家子恥之遂以君出仍歸卿後此昭公奔晉乾侯絕望於齊也。孔子豈能晏然於齊且昭公居卿國君尤在封內季孫供給無缺且兼及從者孔子何嫌而不歸國乎。其再去魯之齊也當在卿潰昭公寄於晉乾侯晉人不救之時孔子義不居無君之國而齊最近魯且有上下之交故仍至齊其終去齊也因景公有不能用之言其接漸去齊也。當因昭公幾赴於齊故急奔舊君之喪不然豈有聞人不用已卽急遁至於接漸者乎。時中之至聖必不爾也。

案世家謂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以尼谿



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此司馬氏雜取晏子春秋墨子書合論語所記以成文，殊屬拙繆。後人見僞家語亦載此，遂謂史記采取家語，不知家語古本無此等說。觀戴氏所采入禮記者可見。後世所傳家語乃王肅孔猛所僞造，實出史記之後。司馬氏無從見之也。又考晏子春秋墨子書亦爲他人僞造，非其二人之言。晏子與孔子爲友，未嘗詆牾。秦時孔子雲孫名鮒，著孔叢子一書，內有詰墨篇，力辯墨子書之誣。晏子而無一語及晏子春秋，是墨子時尙無晏子春秋也。且春秋乃魯史書之名，晏子齊卿，何爲以當時史書之名自名其一家之言耶？墨子者，學主兼愛，其源出於晏子，嘗欲竊附大禹勤勞之末，豈詆聖人之枘柄不遑耶？蓋自孟子辨天理於疑似之間，用以正人心，明中道，特尊孔子而闢楊墨。儒者同聲應之，使二氏無立足之地。楊氏爲我，本少黨人；墨氏兼愛，同類最眾。於是墨子之徒造爲墨子書，以詆孔子而攻儒，久而不勝，復造晏

子春秋以助之。其命意以爲孔子有春秋，晏子亦有春秋，邵陋之見，不值一哂。而遷及肅等竟惑焉。讀書貴明義理，義理不明，書豈易讀哉？

案孔子適周時事當在四十四歲，魯定公卽位之二年。或謂在昭公時，或謂孔子十七歲事，或謂孔子三十歲事，或謂孔子三十二歲事，或謂孔子三十四歲事，皆誤。言十七歲者，本之史記世家。孔子十七，孟釐子病且死，令二子學禮，故以爲敬叔同至周之據。又本之高士傳。孔子十七見老聃，故以爲問禮之據。不知其時爲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孔子尙未冠，敬叔尙未生，無由請車馬侍御於魯君也。言三十歲者，金氏通鑑前編、潘氏通紀、孔庭纂要、不知懿子敬叔皆蘧氏出。考左傳昭公十一年，僖子反自祫祥，宿於蘧氏，生懿子及兩宮敬叔。推算至是時爲昭公二十年，敬叔未滿十歲，何能爲孔子請車馬侍御於君乎？言三十二歲者，歷年事蹟本之。莊子書。孔子求度數五年而未得，求陰陽十二年而未得，乃問道於老聃。合之十五志，年數符三十二。然莊周不又曰：孔子行年五十一至沛，見老子，問道乎？是二說皆不可據也。且莊周謂孔子問禮，老子較之禮記孔子所述老聃之言，殊不類。南華妄誕，豈可爲信史哉？言三十四歲者，索隱、朱子序說、闕里志、年譜、曲阜志皆據左傳僖子卒，使二子學禮，定位爲準，不知其時

敬叔在衰經中、不能從行至周。王室方亂、孔子亦必不至周也。考家語、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昭公未之命也。定公卽位、乃命之、遂請於公曰、先臣有遺命囑家老、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是昭公時、未嘗及門也。考春秋、昭公二十有二年辛巳、王室亂。又三年甲申、魯亦亂。至辛卯年冬、仲孫何忌會列國之大夫、城成周。壬辰年春、城之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王室初定、且前此王子朝之黨、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之禮樂散軼、亦將文獻無徵、故不能不親身至周、考訪舊聞。長叔稱之爲聖、而自謙曰、丘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心蹟全見矣。然壬辰年夏、昭公喪始歸于魯、其弟定公始反魯卽位。是年秋、始葬昭公。父母之邦多故、必無適周之行。次年癸巳、爲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二年、孔子四十四歲。敬叔二十餘歲。周魯俱安。孔子適周、敬叔請車馬侍御於定公、以爲大業者、乃指考訪禮樂而言也。是時劉文公卷執周政、故長叔言孔子之聖於卷、而卷不喻其旨。孔子遂無由得見天王矣。此可爲四十四歲適周之據。且孔子問禮於老聃、聃稱天子崩、則君薨之禮、又稱君去其國之禮、尤爲亂後適周確據。而秋子奇著編年、引曾子問篇文、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步於巷黨、日有食之云云、以爲按春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是索隱之說可據。殊不知昭公二十三年秋書曰、天王居於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是時人稱

朝西王、敬王爲東王。老聃爲周之柱下史、豈有不出奔、而孔子亦何能從容觀周之明堂宗廟乎。劉卷、長叔、公陸、天王、亦何由仍居於周也。竊謂巷黨當是他國之黨、斷非周地、或齊或宋、難以確指。蓋王室兵燹、老聃出奔侯國、以避亂。孔子亦因魯亂出遊、適遇於他國、助葬於友家、遂言將葬、遇日食之禮。孔子後此至周、問禮于老聃、乃借此訪舊交、非遇新交也。後人多含糊看過、安得不誤乎。案老聃、周太史、楚之芒縣人、亦作苦縣字之譌也。姓李、名耳、字聃。聃訓耳、無輪廓。舊書五千言曰、道德經年齒甚高、嫺習周禮、或謂卽老彭、或謂卽老萊子、皆誤。老彭、海大夫至周已無其人。世所傳彭祖、將八百歲至周爲柱下史、稱老聃、妄也。老萊子、楚人、至老不化、常著斑衣戲采、學童子舞蹈、以娛親、著書十五篇、非李姓也。世又謂老子騎青牛度關、因西去、先期有紫氣東來、關尹喜見而知而迎之、遂授以道德經、或疑其徒之故、融其說耳。竊以爲西京乃周之故都、老聃傷東周日衰、遂有西方美人之思、因適函谷關、此固可據望氣而豫知其來、亦未始不可信。或謂老聃生于李樹下、故姓李、殊不知古人李字義同理、李者黃帝時刑官也。其後遂姓李、李與理無別。或又謂老子在母腹八十年、始破左脇而生、其妄更不足辯。丁氏志壁謂余曰、老聃與老彭、老萊子爲三人是也。然謂聃卽著道德五千言之老子、壁竊疑之。孔子問禮之老聃、其人言行畧見於



儒藏

曾子問一篇。夫助葬遇日食，乃止柩聽變，猶且以見星爲嫌，是動必循禮者也。而道德經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殯之葬，稱引周召史佚，是言必稱先者也。而道德經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判若冰炭。至騎牛度關一事，則史記所稱周太史儋西見秦獻公事，或可附會，而附要無涉也。蓋當孔子之世，二嶠之險，桃林之塞，尙爲晉有，而秦晉兵爭，兩皆扼河爲守，嶠函之地，無所謂關。秦人開關延敵，據二嶠而臨東諸侯，實在三晉既分之後，其去聖人之世，則已遠矣。所論甚有見。

案：鼓器乃周先王故物，詩外傳說苑謂孔子見於周廟是也。荀子：淮南子：請在魯桓公廟，諸書多因之，誤也。晉杜氏預云：周廟鼓器，至漢京東猶在帝座。蓋王者座右器也，可爲在東周確據。

案：不狃召孔子，孔子欲往，蓋在不狃初據費之時。夫不狃與陽虎皆爲叛主之僕，而孔子待之有寬嚴之分者，以其心術異也。虎欲滅三家，其實欲害公室，而反以強公室爲名，陰險特甚。季氏將以魯君寶玉斂平子，仲夏漫不可虎怒，欲逐之。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一人心術之異，可見。且當據費之時，初未嘗助虎劫殺，罪非不可赦。故孔子欲至費化道之，此可見孔子之仁。既而終不往者，料定不狃非能誠心遷善者也，又可以見孔子之智。厥後孔子倡議墮費，不狃同公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使申句須樂頤

伐而逐之，更可以見孔子之勇。此皆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之所見端也。讀書論古者，不可不察。

案：陽虎將爲亂，先戒都車。都車者，中都之兵車也。及虎敗，反側者必多。季桓子特舉孔子爲中都宰，得救亂安民之要術矣。後人多忽之何也。

案：魯定公九年，魯逐陽虎，季桓子始執政，乃亂極思治之候也。論語記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當在此時。其復毀孔子，亦當在此時。蓋季孫始當國，志在用賢以靖亂，故使各舉所知於朝。其時孟懿子必舉孔子，而武叔亦嘗及孔子之門，獨與孔子門人子貢善，故以爲子貢賢於孔子。論語書大夫者，指季桓子而言也。蔡氏事蹟從舊說，謂其語在吳徵百年後，因哀公十二年，子貢爲叔孫官屬也。殊不知哀公之時，孔子雖不復爲政，然曾爲定公朝司寇，職列命卿，尊爲國老。大夫例稱子，不應仍呼字。況定公十年，孔子相其君，以會齊侯於夾谷，具左右司馬以從，却萊兵而齊服。左右司馬者，司馬叔孫及其屬小司馬也。然則孔子之應變有餘，武叔獨親見之，其欽服孔子，當亦同於季孟二子矣。何以仍不滿意乎？且定公十二年，孔子倡議墮三邑，夏叔孫帥師先墮郕，季孫將墮費，而費叛，孔子命申句須樂頤逐叛人。叔孫又同季孫帥師墮費，使武叔非欽服孔子，何其帥師之不憚煩耶？蓋孔子爲魯司寇攝冢宰三月，國大治，世卿心悅誠服，故皆惟命是聽。

豈有後此轉不滿意者。是可知語大夫毀仲尼。皆在孔子未仕之時矣。子貢因子禽不足語聖德。特懸擬一得邦家之夫子。以形容聖德發見之神。若在治魯之後。何不指點實事以曉之。是又在未仕前之確證也。

案曾子夾谷。孔子相。乃賓相之相。非將相宰相之相也。是時孔子爲中都宰。季孫以國亂之後。齊請爲此會。其意叵測。故特命孔子攝行相事。以從君。而孔子遂請以司馬叔孫氏及其屬皆侍衛魯君。以行。季孟居守。不待却萊兵斬。優施。魯早操十全勝策。而有以制服強齊矣。桓子知人善任之才。後世執政者多不及。

案孔子之用於魯。孟子以爲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蓋因季氏世執魯政。異姓不得與聞。非桓子之賢不能舉孔子於朝。而虛心從教。使魯國大治也。故不曰於魯定公。而曰於季桓子。此已是探本尋源之論。而愚以爲定公之能用孔子。固由於桓子。而桓子之所以能用孔子。則由於孟懿子。蓋懿子奉父命。從學於孔子。知師有素。觀其問孝問冠。禮可知爲聖門高弟矣。豈有逢執政求賢濟亂之時。而不舉其所素知耶。今考孔子之用於魯。初爲小司空。孟孫之所屬也。終爲司寇。分孟孫之兼職也。惟攝冢宰。爲代季孫之兼職。是可以知其故矣。東周時。魯有三世卿。爲天子命卿。乃上大夫也。季孫氏爲司徒兼冢宰。叔孫氏爲司馬兼宗伯。仲孫氏爲司空兼司寇。宗伯司寇二職。亦閒使他人

任之。惟冢宰世爲季孫兼任。此魯政之所以在季氏也。三卿之下。有五小卿。屬於季孫者。曰小宰。曰小司徒。屬於叔孫者。曰小司馬。而省小宗伯一職。屬於仲孫者。曰小司空。曰小司寇。皆下大夫。孔子爲小司空。豈非懿子所屬乎。孔子爲司寇。豈非分懿子兼職乎。然則孔子之所以爲此職者。懿子舉於執政。執政舉於君。而用之也。至桓子之執魯政。獨親信於懿子。則愚更有說。當陽虎欲害桓子之時。非怒馬至於孟氏。則桓子不能免。既至於孟氏。而公斂陽欲害桓子。以強孟氏。非懿子不可而釋之。則桓子終不免。是懿子爲桓子濟危恩人。卽魯國靖亂。豈有賢如桓子。而不親善重恩。以同心謀國者乎。吾故曰。行可之仕。雖屬季桓子。而實懿子有以成之也。其裔孫今爲亞聖。宗廟永膺子孫承保。天賜之慶。豈無因哉。

案昭公十一年。孟僖子反自祿。祥宿于蘧氏。其後蘧氏歸孟孫。生二子。卽懿子。南宮敬叔也。昭公二十五年。季孫意如得罪於君。懿子始十三歲。故孟氏殺郈昭伯。以助意如。懿子不能制。二十七年。懿子十五歲。故意如使陽虎同懿子伐郈。懿子不能阻。至定公八年。懿子二十四歲。公斂陽欲乘陽虎之亂。害桓子。懿子力能止之。讀書論世者。不應不辨。不辨則誣聖門高弟矣。又左傳述僖子將死之言。在昭公七年。乃豫述廿四年語也。其實七年時。懿子敬叔之母尚未歸孟孫氏。



案齊魯會夾谷齊遂歸魯田須合左公穀三傳觀之乃得其實考定公即位後未與齊修和七年齊伐魯八年魯而侵齊怨惡甚矣九年齊納魯叛人陽虎十年春齊忽請平于魯考其時正孔子爲中都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時也夏會於夾谷魯使孔子相執政謀國之賊可見齊人行詐于會孔子早備左右司馬以制敵始終行以義勇而會禮成出齊人所料之外故愧服而歸田讀三傳者可以知其詳也若王肅偽家語所述多集緯書所云不足爲訓

案定公九年秋魯謀靖亂使孔子爲中都宰次年進而爲小司空一年餘進而爲司寇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魯國大治國人頌之其時爲定公十二年齊人聞而生忌潛謀去之因歸女樂於魯魯受之君及執政皆倦朝十三年春孔子偕祭肉不至之說而去之爲尊者諱也其時至魯乃魯公之三十八年春後人每誤考其年月論聖人行藏者不可不辨

案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故魯定公之命孔子爲司寇也稱其先代然君前臣名孔子應稱祖名以對定公嘉其知禮以爲不妄乃命韓詩外傳所引似有譌

案景宰之屬有小宰論語記原思爲之宰是孔子兼攝家宰之據也論語及左傳書爲季氏宰者皆小宰也可以類推後人誤認爲家臣而不知其實則屬官

案孔子誅少正卯當是誅一色取行違時之不疑之聞人

非大夫也春秋刺大夫必書而誅少正卯不書可知其非內大夫矣家語謂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尸於朝孔子語子貢曰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望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七子異世同惡故不可赦云云與荀子尹文子二書及說苑等大同小異潘正或作潘止又作潘趾華士或作華仕付乙或作付里史何或作鄧析史付其爲王肅孔猛抄襲舊說無疑而淺識者多樂道之誤信爲古家語

案論衡謂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及孔子誅少正卯門人皆惑此小兒妄語誣聖誣賢孔牆萬勿說者固未能夢見也又何責焉

案御覽引符子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左邱明曰是猶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云云馬氏嘯著左邱明小傳駁去此說極有見欲定古說得失者固不可不自具特識也然學隨年進識亦因之而變不能勉強

案墮郈墮費而郈終不墮說者多歸罪懿子乃不論世之過也定公八年費宰不狃因陽虎而據邑以叛十年侯犯以郈叛降于齊齊致郈于魯魯使叔孫州仇如齊謝之孔子以爲邑長數叛者此也故倡議墮三都十二年夏春秋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是三卿皆以孔子之議爲善矣武叔一人即能墮郈者侯郈出

奔故也。墮賈必用桓子懿子二人者。公山不狃、叔孫輒帥黨人襲魯。雖二叛敗而出奔。費人之叛黨尚多也。不急於墮郈者。公斂陽爲成宰。不惟未嘗有叛蹟。且曾以成甲敗陽虎。功在社稷者也。必三家請魯侯親墮成。問公斂陽不墮之言。遂止也。蓋善於謀國。不佳兵以長亂。議者因公斂陽有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子。僞不知我將不墮之言。遂疑懿子有私心。不肯墮。殊不知桓子執政。孔子定議。其墮成與否。非懿子所能自主也。十二月。魯君親帥師圍成。且弗克而還。又何論卿乎。蓋墮成利小而害大。使其終墮。不過可使家無藏甲。邑城無過百雉而已。而用武強墮。則使公斂陽守成。拒命以死。是不能保全。遂盜之功。臣不得爲仁也。使魯北境少藩籬。則齊師易至于郊。害在社稷。不得爲智也。此二者。皆非聖人謀國之所出。故春秋書公圍成。繼書公至自圍成。不書圍成不克者。非不能克。不忍克也。虞書記苗民逆命。益贊于禹。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定公之不墮成。而班師大小不同。而用意則似之。無可議也。春秋書曰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其義顯然。書生紙上談兵。妄加譏刺。其當世之實事。何嘗細考乎。

案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杜氏注。仲由欲毀之。誤也。爲季氏宰者。小宰也。周禮小宰之職。掌邦之宮刑。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然則魯之小宰。有治賦之任。孔子與魯之君及上大夫謀墮巖

邑。特使子路治賦。左傳省文。後人遂誤解耳。左傳下文記費叛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伐之。又使國人追之。季孟遂墮費。通盤謀定。皆出自孔子無疑。若子路爲季氏家臣。而欲毀三都。魯世卿豈能恭順以將命哉。

案論語書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不書魯君受。爲尊者諱也。專書桓子。不朝責在執政也。不書不致。膳而行。明其意不在致膳也。亦猶接漸去齊。因奔昭公。喪不書接漸奔喪。而書不用而行。明其絕望於齊。去不再反也。亦猶衛君仰視蜚鴻。孔子命駕而行。只不書。僅書問陳不對而行。皆論語特筆。以表孔子之出處也。

案女樂始於夏商。昏亂之君。周衰。列國始盛行。魯襄公十一年。鄭賂晉樂師鍾磬車乘及女樂二十八。以小嬖大。詔也。定公十三年。齊人歸女樂八十人。文馬四十駟。以大嬖小。詐也。

案家語。孔子爲司寇。有喜色。子路曰。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云云。孔子曰。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亦王肅孔猛僞撰。不可信也。

案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解論語者。句讀不同。或以至乎字爲句。言貴人賤畜。造次亦然。或以至不字爲句。言先人後馬。動合時中。二說皆通。然前說長。

案孟子謂孔子不稅冕而行。或解稅爲脫。或解稅爲收。總之。是極言其急於命。臨恐膳肉頒至。則不能借此微罪而

行人皆知魯君臣荒於女樂，輕其社稷之惡矣。此孔子忠臣之至，爲尊者諱也。必謂脫字義短亦執。

案孔子爲司寇，因魯受女樂而棄職，當是定公十三年事。史記衛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至衛是也。朱文公從何休之說，以爲在定公十四年，殊誤。休又謂十四年春秋不書冬，緣齊饋女樂，令聖人去，特不書冬以貶之。繆妄至此，說經罪人。

案呂氏春秋謂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子謂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曰：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悅，此皆無忌憚之言也。愚矣。孔叢子曾辨其非。

案事蹟世系等書，俱謂或謂孔子於衛靈公，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故去衛過匡。果如是，夫子何敢仍返衛？且至聖見機而作，豈待有讒始去哉？蓋其無三年之淹者，思行道耳，非淺學之所能識也。

案匡邑有二陽虎暴匡，魯匡邑也。孔子畏匡，鄭匡邑在衛晉接壤者也。孔子將適晉，故去衛過匡。匡簡子尙力惡文，故因孔子之宣文教，而謀以武士窘辱之。畏者，有戒心之謂，記臨險也。未嘗被圍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稱匡人者，非以辭專指匡簡子也。孔

子爲魯命卿，例當稱邑大夫爲人也。以文自任，而歸其與夷之權於天者，自明宣文教，非獲罪之端也。家語謂子路奮然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過也。由歌吾和女，此卽傳會論語所記而文筆淺鄙，大失聖言深厚之旨矣。家語謂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其實不然。使果如此，孔子必無文不在茲之言。且顏淵後，孔子何至疑其死？淵何以有子在，曰何敢死之言？以是知無解甲而罷之事矣。然則當日匡人何爲不圍孔子？曰不敢也。其不敢奈何？曰陳人公良孺師事孔子，嘗以私車五乘從。匡人欲圍孔子，宋桓魋欲殺孔子，蒲公孫氏欲止孔子，其時皆有公良孺在。孔子恐門人與桓魋之兵鬪於國中，微服先去。故公良孺亦去而不戰。公孫成叛衛而敗，其餘黨據蒲。孔子不知，誤由蒲以適衛。蒲以兵阻之，公良孺愠曰：昔者吾從夫子，死於匡，死於宋，今又死於此，與其見夫子及於難，寧我圖死。挺劍而合眾，以私車五乘戰甚疾。蒲叛人懼，於是請盟於孔子曰：苟無適衛，我將出子。孔子與之盟，遂過蒲。事見家語。然則匡人之不敢圍孔子者，亦必類此。蓋匡簡子但知孔子宣文教，故欲以武力窘辱之。及見有兵車五乘爲護衛，出其意外，故不敢圍之，而讓其去。顏淵落後，孔子恐其爲匡兵所阻而開闢死，故曰以爲死矣。淵因



匡人未嘗能害孔子，在已無可闕死之理，故曰：子在，回何敢死。然二語中，又可見師若遇難，則門人有死難之義。此所謂仁者必有勇，異於勇者之不必有仁也。顏淵見道之真，於此可信。琴操謂孔子至匡，顏淵執轡，舉策指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之，以爲虎復來，圍之數日，弟子皆有飢色。子路悲感奮劍，孔子引琴而歌，曲甚哀，有暴風擊柝，軍士僵仆，於是匡人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史記世家、韓詩外傳、說苑等書，或以爲顏刻執轡，或以爲顏彪執轡，而其大旨皆謂孔子貌似陽虎，匡人誤圍，此皆求畏匡之說，而不得遂妄爲杜撰者也。莊周謂匡人圍孔子，孔子告子路曰：吾諱窮久矣，云云，尤屬託聖，其言淺陋不足辯。

案論語記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說者皆爲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之，誤也。此記哀公初年，孔子不爲政，季桓子諱之也。考定公十二年癸卯，孔子五十四歲，爲魯司寇。定公十三年甲辰，孔子五十五歲，因定公桓子淫於色，怠於政，遂辭不致職而去。定公十五年丙午，孔子五十七歲，公薨，孔子必奔喪歸柩，爲舊君服。定公之子蔣立，是謂哀公。始則歸柩，子居攝，如周公相成王故事，政由已出，以爲孔子舊僚，必佐已爲政。且卿大夫出奔復歸者，例得爲政。而孔子去魯，乃無罪而出奔，歸國無嫌，又當幼君初立，孔子年未致仕，尤當爲政，而竟不然，故桓子諱而問之。奚

者，不知何義之謂也。稱子者，司寇命卿與司徒敵體也。記者，書或爲季桓子諱之也。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並非掩飾不爲政之意，卽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也。孔子當定公朝，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執政不久，卽使魯國大治，強鄰畏服，乃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之實效，及哀公幼立，不能相與有爲，而桓子當國，率由舊章有餘。孔子不必再爲，惟是舉國中之子弟，皆使之感化於孝友之道，則安定國家政教莫大於此。亦安得不謂之爲大聖人。有益於國，在野在朝，功效相當，自居爲政，實言非欺。後儒以爲設辭，淺矣哉。

案論語所記或人有爲季孫諱者三，或曰孰謂陋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此或字，乃爲季平子意如諱也。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此或字，乃爲季桓子諱也。或問禘之說，此或字，亦爲桓子諱也。孔子之父爲陬邑大夫，春秋邑大夫例稱人，魯秉周禮之一端也。季平子以上卿稱邑大夫曰人是也。而以每事問爲不知禮，則不學之過，其在廟無敬謹之心，可見矣。故諱之。孔子舊卿，季桓子欲其爲政是也。而不能修德以勸之，反以其不爲政爲怪而諷之，曰奚不，則有過不自省，有忝於執政之位，可見矣。故諱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孔子嘗言之，其不告桓子者，因桓子非疑魯之不當禘，而問有於誇四國之意，而以魯得用天子

之禮爲榮也。夫周之賜魯之受皆非禮也。孔子在朝答桓子不敢詳其說爲周先王魯先公諱也。提出天下二字隱然以非有天下者不得禘之旨明示而王者及事上帝之說已寓不答而答聖人言語之妙如此。然桓子則失問矣。故記者亦爲桓子諱之。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當曰孔子借膳肉不至行爲魯之君相諱而記事之人反不爲之諱特書之曰季桓子受蓋逢吾諷國罪大不可諱也。且受女樂不朝皆定公之過也。爲尊者諱不得不歸罪桓子也。且桓子問師已違孔子波婦之歌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及桓子病箠而見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受女樂之罪桓子以一身獨任之桓子之賢也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桓子其庶幾焉。故論語中惟此一事爲季桓子諱全桓子之志也。能知論語書法者乃可以解春秋後人妄爲褒貶何當哉。

案史記世家僞家語俱謂孔子至鄒有鄒門與弟子相失獨立以待子貢及鄭郊或謂之曰東門有人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龍頰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雖然如喪家之狗子貢見孔子以告孔子曰然乎哉然乎哉其說頗妄誕。韓詩外傳則謂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命從者引車避曰有聖人將

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謂子貢曰得堯之頰舜之目禹之頸皋繇之喙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酸味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哉子貢曰何足辭也孔子曰賜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棹布器而祭願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吾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哉。比家語史記加詳彼以爲在鄒此以爲在衛彼不實指其人此河確言其據。然如喪狗之言當時人辭令尙不至此。漢麟已後至於戰國變而加厲乃有此類吐屬耳不足述也。

案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當是靈公四十二年事。是年魯哀公二年四月衛靈公卒問陳視蜚鴻皆盈滿喪心之喻也。以子貢斷魯和二君將死亡證之則靈公將死聖賢必皆先見及矣特不明言耳。

案孔子嘗具左右司馬却菜兵冉求用矛擊齊師以爲學於孔子。此皆孔子不廢軍旅之實驗。平日之言我戰則克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彰彰可考初不諱言兵也。而不答衛靈公之問者則以其非可與言之人耳。蓋軍旅之事保民之術也故聖人不廢之兵



凶戰危勢無兩全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井田之制寓兵於農菑苗備狩農隙講武舞象舞勺學射學御皆隱教人以軍旅之備而使民由之不使民知之聖人之憂民苦矣。故聖人之軍旅亦仁術也。至若專求工於戰陣以力爭四方必寡民之歸。孤民之子曠野多暴骨異域悲游魂城市爲墟人不聊生使保民之術變而爲害民之具不仁極矣。而當日魯公之問陣其用心實在此。孔子以聞俎豆未學軍旅諷之所以感發其仁心俾其存心禮讓以消弭肅肅之禍而執意大拂靈公之意次日在朝禮貌頓衰孔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南行之舉烏能已也。

案孔子在陳絕糧當是哀公二年事。是時將適楚逢陳蔡之亂也。史記世家妄謂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謀云云。朱子非之蔡氏復贊駁之是也。爲家語謂楚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陳蔡其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皆用於楚則陳蔡危使徒兵距孔子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弦歌不衰云云。竊取史記之文而去其年之不符處皆未考當時實事而求其絕糧之故不可得。姑妄言之者也。考魯哀公元年八月吳侵陳以修定公四年吳入楚召陳懷公懷公絕吳之舊怨楚大夫皆懼不敢救陳陳受吳兵其道途接送賓客之禮無暇講求此陳亂之實事也。又考哀

公元年蔡畏楚請遷於吳既而悔之哀公二年吳以師討之遷蔡殺公子嚭以說而哭墓以遷於州來。胡野流離故國爲墟此蔡亂之實事也。孟子以爲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卽指此一時之事而言。後儒謂陳蔡本無交則大誤。考陳侯與孔子嘗燕游是孔子在陳有上交。門人顓孫師公良孺巫馬施等皆陳人是孔子在陳有下交。在蔡雖無上交而門人漆雕開曹卹等爲蔡人固未嘗無下交也。絕糧七日然後得食料爲及門諸子饋送無疑。故及門不記其事以爲分所當然焉耳。考哀公三年陳侯聞魯廟災孔子告之以必桓僖則二年之得食必出於陳人。故孔子遂至陳且陳人賓之於上館又有交之確據也。論語記從於陳蔡者共十子有魯人衛人吳人而無一陳蔡人可知當時陳蔡之兵連禍結諸子各歸其鄉以守塋墓宗廟故緩於游學而聖人閔小國危亡萬民塗炭皆由於吳楚兵爭之故特慨然南行思有以救之不敢拘守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常道也。觀其絕糧七日終不返轡至仁之心千古昭然論世者何可忽哉。

案絕糧之事乃時勢之適然耳。而史記世家爲家語荀子墨子莊子韓詩外傳呂氏春秋風俗通衡波傳搜神記法苑珠林論衡御覽太平廣記皆勦說妄撰誣謗聖賢最足貽誤後生實屬恨事。或謂蔡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于

此。子路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由嘗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曰：汝以仁者爲必信，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者，寡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小白霸心生於莠，重耳霸心生於曹，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初。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循而紀之，不必能容。賜，爾志不廣，思不遠矣。子貢出，頌淵人問亦如之。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或謂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云云。或謂孔子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炎氏之風，木聲與人聲，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視之，仲尼恐其廣已。

而造大也。愛已而造良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或謂顏回釋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于衛，伐樹于宋，斃于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若此乎？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而歎，召二子而語。子路忿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或謂孔子曰：汝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或謂子語子路曰：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或謂顏回釋菜於外。或謂子貢以齋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顏回、仲由炊之于壤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以爲竊食，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以所見告孔子。曰：其必有故乎？召回曰：曠昔子夢見先人，豈啟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回以埃墨入飯先食，告曰：不可祭也。孔子曰：吾之信回也，非特今日也。或謂孔子嘗寢，顏回索米而得，爨之幾熟，望見回，攬其餽中飯而食。孔子佯爲不見，起曰：今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曰：不可。攜者煤炭入餽中，棄食不祥，乃攬而飯之。孔子曰：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知人固不易矣。或謂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提而挾之。子路與之戰。孔子命子路探其甲，中仆於地，乃大鯢魚也。孔子曰：吾聞物老



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殆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殺之則已。夫何患焉。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或謂子路爲烹豚。孔子不問。兩所由來。及哀公迎之。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問焉。答曰。曩爲苟生。今爲苟義。或謂孔子弦歌。子路曰。禮乎。孔子曰。君子好樂爲無騷也。小人好樂爲無攝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臠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皆幸也。吾不固不成。王烈士不固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或謂孔子曰。三折肱而成良醫。昔者湯困於呂。云云。夫困之爲道。從緩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云云。或謂阨于陳有蟻穿九曲珠事。凡此類者。其文辭工拙雖不同。其識見卑陋則一。誦法孔子而舉此類以誣之。可乎。孟子以能言拒楊墨者。爲聖人之徒。獨具懷抱。令人神往。案孔子至楚。楚子欲使之執政。故將封之以書社七百。子西止之。因孔子爲客卿。不可以聞國政也。孔子不能行道於楚。實由於此。故子西不得爲賢臣。必如世俗所傳。子西以爲王之臣。用兵者有知子路者乎。云云。非楚之利。云云。恐亦未必然。

案論語記楚狂接輿一節。接字與下字相應。極傳神之妙。莊周誤以接輿爲楚狂名。復誤謂游其門而歌。且敷衍歌辭爲數十句。拙劣已極。誰謂南華文筆高乎。或謂南華文中多後人僞作者。甚是。

案列子。莊子。韓詩外傳。說苑。言孔子適楚之事甚夥。皆平空結撰。自爲一家之文而已。不足徵也。列子。莊子。謂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蜩。俯掇之也。云云。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云云。莊子又謂孔子之楚。舍于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云云。是其市南宜僚邪。云云。復謂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孔子謂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吾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云云。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聖乎。云云。韓詩外傳謂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澍。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云云。婦人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又抽琴去軫。以授子貢。云云。又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云云。說



施謂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不受。漁者曰：「天暑暄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將掃除以祭。弟子疑之。孔子曰：「吾聞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又楚辭七諫曰：「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注言：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凡此類者、皆如鄒子談天、不顧是非、但求駭人聽聞、以名於世耳、無足怪也。而孔叢子之述、適楚事亦極繆、如謂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求謂夫子之道至是行矣、乃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大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匱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以聖人裔孫而不知聖人擇言不精、未免為論古者所哂。」

案：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滑關、偽為防吳也者。遂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以左師右師、逼晉、請歸蠻子。晉畏楚、誘蠻子、遷卜而執之。及其五大夫皆界楚。楚遂誘蠻氏之遺民、盡俘之。此楚失政之大端也。夫近者不悅、安望遠者之來？以詐力取之、何益乎？故諸梁問政、孔子告之以近者悅、遠者來、誠之者深矣。而渾厚無蹟、聖言之大、豈但如絲如綸而已哉？

案：左傳記孔子謂楚昭王知大道矣、誤也。孔子修春秋、書楚子、豈有稱楚昭王者乎？

案：古家語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以為甚。伯魚遂除之。此即孔氏內子元官氏之喪也。戴氏采入禮記、後儒以為疑甚繆。考禮記問喪篇曰：「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喪服四制篇曰：「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然則古禮父在母亡者、行齊衰期服、而以心喪三年終者也。四制篇又曰：「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終於三年。然則孝子之恩親、雖無窮盡、而限之三年、恐其過節也。三年之中、又以期悲哀、節之、恐其悲哀過久、致傷父母之遺體也。期之後、不可哭也。又明矣。禮記義疏曰：「伯魚為母、父在降服。期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祥之外無哭者。又按：無聲為泣、有聲為哭。今伯魚思母于既期、不但泣而猶哭、自是發于孺慕之不容已。然獨不念傷老父之心乎？故當日聖人問之、不以為不當哭、而以為太甚、諷諫之也。伯魚聞而遂除之、守禮節哀、以行孝道也。即此一事、可以見伯魚之孝、可以見聖人之慈。聖人隨在能示人以禮之中。記者之妙也。習者不可不察也。古人重喪服、尤重心喪。後人但知講喪服、絕不知有心喪。惟其心喪無聞、所以遵制著服者、不免有與宴會、通慶賀、聽聲歌等事。夫古禮之失、豈細故哉？是在有志者之自勉耳。」

案舊解伯魚之母出母也故喪之以期彼皆不知古禮父在爲母降服之說也考元官氏死得立主與聖母顏氏主孔子主同奉於故宅之正室孔氏子孫世祀之至漢猶然後雖改爲廟而主無易則元官氏之未嘗出也可知夫刑于寡妻在文王聖德且如是況至聖如孔子乎竊又嘗考孔子之父母合葬于防孔子之子伯魚葬于泗上及孔子卒門人葬之于泗上不從聖父而從聖子當時無議之者何也與內子元官氏合葬也元官氏先伯魚卒伯魚葬泗上者從母也然則孔子何以不葬元官氏於防曰讓兄也尊長支也孔子之兄孟皮雖陳大夫之妾生長子也先卒葬于防孟皮有子字蔑長支也禮當以次葬故孔子讓之別立塋於泗上今觀伯魚之墳在聖墳左子思之墳在聖墳右亦以次而葬則義理曉然矣或謂孔氏後人何以無道及此者曰孔氏墓碑但表題男子而不及婦人雖聖母顏氏之賢亦不表題從夫之禮統于一尊也使非門人記合葬于防之事則其後人之不能道及者豈但元官氏之葬而已哉

案出母本指被出之母言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母被出也或謂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所謂先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叢子及譚言皆稱孔子爲先君可以爲據喪出母者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施氏生女子九人而不育男陳大夫出之禮記載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尙左聖人處姊

喪猶然況姊之母乎此亦可爲孔子喪出母之一證也後儒誤以先君子指伯魚言遂疑伯魚有出母或者意有未安則謂出字訓生所謂出母者卽所自生之母也庶出也考庶出二字近人俗談古人則曰庶子無以生母爲出母者而世儒乃以呂相絕秦謂康公我之自出爲據殊不知此乃外家之言秦人能以穆姬爲康公之出母乎先儒貴通經通者貫徹無滯礙也後儒之通經穿鑿解之而已通云乎哉禮記載子上之母死子思不使喪之或以其先君子喪出母爲諷子思則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夫隆汙云者隱語也施氏大歸卒于施家子上之母出而他適此隆汙之分也或喪或不喪各當其可時中之道也子思且曰爲伋也妻者是爲伋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伋也母其改適他姓何疑乎又嘗考子思之母死于衛爲伋也母其改適他姓何疑乎又嘗考子思之母死于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此子思之出母改適庶氏者也子思哭于廟欲喪出母也門人讓其非禮故子上出母死子思斷然不使子上喪之墜于往事也或謂庶氏乃子思生母試問句意果可解乎且禮記又載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有其財無其時云云一則死於衛而赴于魯哭廟且不可一則死於衛而觀禮勉而慎之議論各異者一爲前



母而他適一爲寡母而撫孤。故旁觀者之或責其過。或恐其不及。迥然不同也。通經者亦不可不察。或謂是皆然矣。安知伯魚非妾生乎。曰。妻生長男曰伯。妾生長男曰孟。實不字。鯉曰。孟魚。則其爲元官氏嫡長無疑也。宰我謂夫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指婢妾言。古人所謂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皆言使令之人也。孔子未嘗有媵妾也。

案世言獲麟之事者甚夥。搜神記及初學記引孝經右契。藝文類聚引琴操支離其辭。一無可取。較之宋語拾遺記之可以節取。與左氏公羊氏相發明者。有霄壤之別矣。或謂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同往觀之。云云。小兒姓赤松。名時喬。字受記。見一禽如鷹。云云。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又麟向之吐三卷書。云云。或謂孔子見其人。龍顏曰角。云云。或謂赤松子時喬。亦作時喬。御覽引作左契。無非謂豫知劉漢將興之兆。乃圖識之妄言而已。與血書魯端門等說同一可笑。不足辯也。

案孔叢子謂衛出公輒問孔子曰。以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問言觀察之。猶失人何故。對曰。此卽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問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失也。昔者舜臣於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曰。任耳。曰。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曰之矣。今舜

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時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此竊取韓非子之言。中牟令告襄子者。而改換名目以欺世也。孔叢子此類極多。戰國習氣太深。可發一歎。顧氏炎武不信此事。最有見。

案孔子至衛在靈公。出公時。孟子以爲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諸儒以爲出公卽孝公。然輒論孝無據。竊謂魯哀公何嘗無之。疑孝字卽出字之譌。

案孔叢子記孔子繫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翔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又謂哀公以幣如衛。迎夫子而不能用。夫子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崩摧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曰。嬰屯塞。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迴。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泗漚漚。俱不似聖人之言。後人僞作耳。陸賈新語曰。孔子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則又以邱陵誤爲公陵矣。錯而又錯。殊可哂也。

案說苑趙簡子曰。晉有澤鳴。鳴。鳴。有孔子。吾殺此三人。天下可圖也。乃召澤鳴。鳴。鳴。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于魯。孔子臨河。云云。三國魏志劉廙傳注。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其相曰。趙有鳴。鳴。有澤鳴。有孔子。殺此

三人天下可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腍牛肉迎于河上，將使船人至中流殺之。孔子仰天而歎，回車不渡。云云。考當日晉政在諸卿，趙氏與范氏中行氏以力爭，視晉侯如弁髦。而韓氏、魏氏皆無能靖國亂者，故孔子臨河而反息，于陬谷或有之以爲趙氏欲計害孔子，則戰國時人傳說必不可信也。

案孔子自棄司寇去魯，非有罪於國而出，奔故屢歸魯，所以戀父母之邦者，意至厚也。史記世家所述多失實，試思定公卒後，孔子不歸魯，何由責子貢之多言，而哀公即位後，吳使何以至魯，問骨于孔子。元官氏卒時，孔子何以葬之于泗上，而伯魚期而猶哭，孔子何由聞之。此尤顯然易知，確然可據者也。

案越絕書等類謂孔子至吳至越，見吳王越王，序事支離，背理之至，稍知畏天命者，不敢述也。惟返魯觀河梁一節，人多樂道之，竊以爲亦過矣。考列子黃帝篇，孔子觀于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一丈夫游之，使弟子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謂孔子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濟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此吾所以蹈之也。又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莊子達生篇大同小異，互相勸襲也。列子說符篇，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有一丈夫將厲之，

使人站涯止之。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謂孔子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也。說苑雜言作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云云。又作忠信錯吾軀以波流，云云。勦取列子二篇爲一，皆不足徵也。嗟乎，諸子百家之言，無而爲有，以自炫其能文，而指其事多，嫁名於聖人，駭俗動聽，良可恨也。

案世儒疑討陳恆者紛紛，皆未細思當日情形也。夫當時孔子請討，儼然以討賊自任，操必勝齊之權，有安魯之道，非以一請謝其責，使哀公斷於一己，命孔子帥師，季氏雖不欲不敢遽言不可，使其敢言，則哀公何難罪季氏而命孔子先討之耶。蓋肥不得民心，適于意如之奸才遠矣。又在新用田賦之後，魯民之怨望執政可知也。哀公無惡于民，非昭公之比。是時魯之用事者，多孔子之門人，如子服何冉有子貢子華仲弓有若子賤子美子夏樊遲或自專其事，或分任其事，魯君義聲一唱，孔子和之，諸賢豈不應之哉。公論既眾，三子雖欲不從，不能也。然使孔子自言于三子，則必不行。蓋孔子固致仕之大夫也，且是時何忌病，代爲主者，其子儀，儀敗于郊，畏齊師者也。叔孫州仇不敢禦國書，畏齊師者也。季孫肥不敢從冉求之言，追既遁之齊師，則亦畏齊師者也。誰肯帥師耶。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明明有自任討罪之意，而哀公失此機宜，



其後乃欲以越伐魯、去季氏、愚矣。此時三子不討恆，謂與陳氏朋比，不免文致三子之罪，不足服三子之心。謂孔子聊於此一請，警動權臣，不知孔子操必勝之權，安齊即所以安魯之善策也。魯國之不可振，不僅在齊之歸魯，女樂以弱魯，實在魯之不討齊賊，以自強。魯不可為矣。孔子無如天何，無如人何矣。絕筆于獲麟，而不復書陳恆執君弑君者，以為前此褒貶僅託空言，無可假之權，無可行之機也。今則機可行，權可假，而人不我假，不使我見諸實行矣。此皆天為之也。絕筆于獲麟，可以見天心，可以慨人事。嗟乎！彼弑君之賊，公然生于能誅之者之左右，尚忍書哉，尚忍書哉！是故世儒但知絕筆于獲麟，吾則以為絕筆于不討陳恆，使當日魯能為齊討賊，而請命于天王，為齊立君，春秋豈有不大大書特書者，而謂遂止于獲麟之事耶？孔子曰：吾欲託諸空言，不若見諸實事之為愈也。於請討陳恆微之，可以知修春秋之心矣。

案春秋書西狩獲麟，當是獲麟。後儒展轉傳寫，誤為麟也。孔子原本必應觀爾雅可見。

案曲阜縣志通編以衛亂為壬戌年事，誤也。合左傳杜氏長歷觀之可見。

案子思生年無可確考，或謂孔子卒時子思年十四，亦作年十七。或謂伯魚之背生兒，猶今人所謂遺腹子，至孔子卒時始二齡，或謂不過五六七歲，由今度之，以為年幼者

近是。孔子之卒，皆門人紀綱其事，古家語未傳子思之居喪如何，則其年幼可知。且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計至魯穆公元年，已七十一年矣。子思曾與穆公交接，而史記以為子思年六十二卒，孔氏以為六字乃八字之譌，極為有見。今即以壽八十二論之，孔子卒時，子思年未十二，可斷安得謂之十七乎？舊說子思追事仲尼，論說甚夥。子思有高世主之心，與曾子辯論。子思年十六，與宋大夫樂朔論尚書不合，朔以兵圍之子思，乃作中庸。魯穆公卒，縣子使衛而為服，子思弗服。孟子請見子思，子思甚恭，命子上侍坐。孟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云云。皆後人妄撰，全非事實。孔子、子思問答之可信者，惟孺子安知吾志，析薪負荷之對，其他皆不足述。孔氏以僂僂傳家，子思敬承孔子之道，豈有傲世主而與其師辯論者？中庸篇乃發明聖道之書，為萬世學者計，何須遇難始作？魯穆公在位三十餘年始卒，計子思之年當百有餘矣。而子思前數十年已卒，何由在衛而問穆公喪乎？孟子生于魯共公之五年，去子思之卒已數十餘年矣。何由見子思而受業？且孟子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又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是未嘗受業於子思之確據。考孟子與孔箕、孔穿同時。箕字子京，孔子六代孫，魏文侯相。穿字子高，孔子七代孫，嘗游趙魏齊，魏安釐王相，辯白馬，臧三耳著名於時，有策士之風。故孟子譏之為澤斬。若與子思同時，豈

有此言乎。

案孔氏據漢書孔僖傳、書孔損徙封褒亭侯。丁氏志壁曰：竊考安帝本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以下帛。三國魏志文帝本紀、黃初二年詔曰：褒成之後絕而不繼。崔休傳：休爲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四時奉祀。三事皆在永元之後，稱褒成不稱褒亭也。又隸辨：永興元年之孔祿碑，建甯二年之史晨碑，皆書褒成侯。至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上溯孔忠，下逮德倫，歷代封爵因革無不具載，而獨不及褒亭徙封一語。合而證之，漢代無改封褒亭之事矣。夫褒成之封，肇於孔霸，霸時直爵關內侯，未得列爲通侯也。故因食邑褒成號褒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益封二千戶。其時當升爵亭侯。在史宜稱褒成亭侯。史或偶脫成字，蔚宗不察，遂誤以爲徙封耳。逮問謹從丁氏說，仍書褒成。

案唐書禮樂志：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秦氏蕙田曰：前此之祭先聖先師，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其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此始有明文。然則自三國以來，其以周公爲先聖者，或偶一爲之，故不恆見歟。丁氏志壁辨曰：周公爲先聖，當是東漢故事。康成注經多用漢制。禮記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先聖周公若孔子。此必當日制度。鄭故云爾。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

郡國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周公孔子。此又東漢以周公爲先聖之驗也。秦氏謂自三國以來，偶以周公爲先聖者，仍襲長孫無忌之說，未詳攷耳。國學以孔子爲先聖，實定於唐高宗顯慶二年，其說可從。

案文獻通攷馬氏端臨曰：唐贈典見禮樂志及唐會要所載孔子弟子並七十七人，獨杜氏通典所載則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枋、琴牢、琴張六人。若以爲七十二賢在十哲外，則史記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一人。丁氏志壁曰：通典所增六人，當亦開元故事，第史失其增祀年月耳。宋史禮志：至聖文宣王唐開元末升爲中祠，設從祀。朱梁喪亂，從祀遂廢。唐長興三年，仍復從祀。周顯德二年，別營國子監，置學舍，宋因增修之，塑先聖亞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之木壁。是宋初孔廟配享從祀，俱遵用開元禮也。然曰塑十哲像，又曰畫七十二賢於廡壁，其明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二人，與杜祐通典相合。則林蘧六賢之早增祀於開元末者，此其明驗矣。惟通典作七十三人，而宋史禮志云七十二人，稍有未符。攷大中祥符之追贈，大觀二年之補封，唯琴牢不與。玉海云：帝覽崇文院檢定七十二弟子。案史記唐會要凡七十七人，今曲阜廟惟七十二人。帝曰：何故不同？王旦對曰：國學七十二弟子，經太祖定議，曲阜准國學畫像，然則琴牢之罷祀，在建隆之初可知。考琴

半即琴張當時或覺其誤分而合之也其說甚是

案孔氏中表著聞者以顏姓爲最然衍聖公與顏博士論師生而不敘表親惟曲阜縣張羊村唐張溫之裔孫與衍聖公及諸孔氏稱表親而男女統呼曰親戚婦人老年稱姥姥遇喜慶事不盡來過衍聖公有喪以內外張親戚皆來爲榮遇衍聖公祭四十三代公時則張姓裔嫡孫陪祀祭四十二代張夫人亦然亦有時請張姓代行掃墓之禮考張姓裔嫡孫由衍聖公奏准

恩賜一人爲監生世襲奉張溫祀以報其教孔子四十三代奉祀孫仁玉之功

聖朝尊師重道爲聖人報德如此復以加矣

案闕里歷代祀典入廟享祀因革祭文廟碑禮樂器名目世襲職官孔氏舊述孔氏男女舊聞孔氏戶田四氏學校孔林物產外從王父孔止堂先生闕里文獻考備矣其書傳世已廣信而有徵茲不復述

案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孺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毋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陳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

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綽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懿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蒞茲故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釐於是罔於是以餉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懿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覆陵轅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



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魯繼之中，與諸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食，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祥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闕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

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嬖，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僭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



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旂旄羽旐。牙戟劍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應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萌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郛。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辜。而大夫母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郛。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

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政刑與聞。國政三月。弼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平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欲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淵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謂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

曰。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蘧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蘧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繫墨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

矢也。昔武王競。巡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霸。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甯闔而死。闔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持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



啓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大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介陰陽。變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蘧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蘧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伋。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綏。八人衰經。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

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問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

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微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



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思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古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夏禮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皦如、曄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儼、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飯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有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

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乎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泣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般人兩柱間昨暮子夢坐奠兩柱之間子殆般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諱之曰夏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焚燬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

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以上司馬氏遷善孔子世家及贊辭其識有過人者雖事實多誤然遠聞不忍置之謹

錄存於此、亦先河後海之義云爾。

述曰世之言孔庭事者眾矣、得其實者則鮮。曉如博閱典籍數十種、刪除誣妄億萬言、敬編孔子世家考。其意不能盡明也、因附錄條辯一卷、備覽者采取。雖所見亦未必盡確、然述古之心苦矣、殆可爲初學之一助與。

關里述聞卷之三

校記

①非非：據《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當作「非所」。

②少政卯：右引作「少正卯」。

③代陳：據右引當作「伐陳」。

④心：右引無。

⑤殺乃從政：右引作「殺之乃從政」，本篇脫「之」字。



闕里述開卷之四

曲阜鄭曉如謹述

聖門弟子考

聖門兩廡從祀。因子升大成殿配享。特移入崇聖祠配享者二人。曰顏子路。曰曾子皙。

顏子路名繇。字季路。亦作名無繇。字路。魯人也。少孔子六歲。受業於門最蚤。仕魯娶妻。妻季氏。生子回。或謂顓頊之裔。邾子曹姓。傳國至武公夷布。字伯顏。有功於周。別封其支子友于邾。後稱小邾子。始以顏爲姓。旁支居魯。生顏繇。或謂顏繇與孔子中表兄弟也。歷代因其爲聖門高弟。封爵從祀。後因其子配享。移入崇聖祠東配首位。改稱先賢。今因之。

曾子皙名點。亦作藏。字皙。魯之武城人。與孔子年相若。受業之蚤可知矣。童時以狂名。歐下季武子之門。學既成。不慕功名。以造就後學爲志。孔子嘉與之。四十餘歲生子參。或謂曾姓出自鄆國。去邑旁。附曾爲姓。遷居武城。至皙始著。歷代因其爲聖門高弟。封爵從祀。後因其子配享。移入崇聖祠西配首位。改稱先賢。今因之。

聖門好學樂道。去時中一間。未達從於廡而配享者一人。曰顏子淵。

顏子名回。字淵。亦作子淵。魯人。少孔子四十歲。顏路之子。重瞳。聰明天賦。幼如成人。居陋巷。或謂家僅負郭之田五十畝。或謂有郭外田六十畝。以供館粥。有郭內園六十

畝。以供絲麻。未知孰是。隨其父受業於孔子之門。好學樂道。遂爲及門之冠。克己復禮。勇於爲仁。去孔子一間。未達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冠。從孔子南行。絕糧於陳。蔡之間。同受廩者及門十子。以淵爲德行首選。平生學知利行。年二十有九而髮盡白。年三十有二而卒。孔子哭之慟。若喪子而無服。家無買櫝之資。其父請孔子之車以爲槨。孔子不可。同門諸子厚葬之。孔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魯侯弔顏氏。孔子爲言。君弔其臣之禮。他日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孔子嘗曰。自吾門有回而門人益親。又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又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見重於孔子如此。或謂顏子嘗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坐亦坐。而回視乎其後矣。又魯定公言。東郭畢善御。顏子料其馬必佚。既而兩騾曳兩服。佚入廄。公召而問故。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堯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堯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郭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

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緯書記顏子之言類此者甚夥，今不備述。家語史記皆作少孔子三十歲。後人謂應作三十八歲，或作三十七歲。兩書皆有漏脫。論語稽求篇曰：三十是四十之誤。考之伯魚年五十卒，顏淵年三十二卒，孔子既冠而娶年二十一生子。顏路少孔子六歲，強仕之後生子，則以爲淵少孔子四十歲者近是。魏及隋祀孔子，皆以顏淵配。唐貞觀初，定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封充公。宋封兗國公。度宗咸淳間，乃定顏、曾、思、孟四位配享，以顏子居首。元至順三年，稱兗國復聖公。明嘉靖時，去國公號，稱復聖顏子。今因之。嫡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聖廟奉祀。塋近于防廟，在曲阜縣陋巷街。漢之親賢里也。其東則博士宅，俗稱復聖府云。

聖門篤學履道，傳得其宗。未從旣而配享者一人，曰曾子與。

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曾皙之子，隨其父受業於孔子之門。質魯而篤學，孝於親，能養志。孔子嘗教以孝道之全，其門人爲之記。孝經一篇，傳於世。凡曾子請業諸益，皆務本之事。孔氏家語記之後，儒采入禮記。平生踐履篤實，困知勉行。孔子嘗呼之曰：參乎！吾道一

以貫之。對曰：唯！同學不知其所謂。曾子借忠恕解之。聖門弟子多賢，顏子而外，惟曾子之傳得其宗。孔子之孫伋受業於曾子，得聞慎獨之學，由是明德修身，勉於中庸，終傳道統。則曾子所學可知矣。年七十卒。子三，曾元、曾華、曾申。孫著名者一，曾西。或謂曾子仕魯，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嘗曰：吾嘗南游於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椽題三尺，殷轂百乘，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後人傳會不足信。考曾子疾亟，童子問所臥爲大夫之簀否。曾子曰：季孫之所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請緩。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起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平生慎獨，以至誠不欺爲學，以明德修身爲道。其身未嘗爲大夫，故不肯沒於大夫之簀。又考曾子居沈猶氏居武城，皆率其門人避寇而去。孟子以爲師道宜然。然則曾子天爵爲尊，豈恃人爵爲貴哉？或謂曾子嘗奉父命耘瓜而誤傷其根，父以大杖撻之，幾斃。孔子責之曰：昔舜之事其親，小杖則受，大杖則逃，恐使親有殺子之名也。曾子遇里名勝母，避之不入。曾子南游於楚，母思之，喟指曾子覺心痛而歸。曾子親沒，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逮也。推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遠親存也。曾子既葬親，每讀禮，泣下沾襟。嘗敝衣而耕於魯，魯君欲致邑焉。曾子曰：吾聞受人



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曾子之妻蒸梨不熟、進於親。曾子出之、門人吳起諷絕於母、游學曾子逐之、數說尙可節述。曾元能養其親、曾申學詩於卜子夏、學春秋於左邱明、爲世名儒。曾西克守祖訓、聖門弟子四世著聞者、推魯曾氏。今嫡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居山東嘉祥縣守壘廟奉祀。考曾子之受封於前代、由太子少保、太保而伯而侯而公、由十哲升四配位。明嘉靖定稱宗聖曾子、今因之。曾子門人著聞者曰樂正子春、曰沈猶行、曰陽膚、曰公明高、曰公明儀、曰子襄、曰公明宣、曰單居離、而得傳道統者、則曰述聖孔子思、同列四配位。述聖事實、見孔子世家考。

聖門能先覺善言語、從於阮、問道而配享四序者一人曰端木子貢。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亦作子贛、古今文之異也。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聰明天授、億必先覺、善於應對。從阮於陳蔡、時列言語之科。孔子嘗誨之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既而學隨年進。孔子呼之曰、賜、汝以予爲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吾道一以貫之。聖門同一貫之傳者、曾子而外、惟端木子。其家先貧後富。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長於方人。孔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

賤。又嘗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嘉之。衛將軍文子嘗問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靡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奔。荷天之寵、不懼不懷、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損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溢、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



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顯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病。可能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探。廣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處。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裕。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塾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賜恭而怨。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子貢喜揚人之美。亦不能匿人之過。臧孫行猛政。子貢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成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笙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

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乎。子又不死。臧孫慚。請避位。或謂子貢受業於孔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然後知弗及也。齊景公嘗問曰。子誰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之譽得毋太甚乎。對曰。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孔子嘗曰。自吾門有賜。遠方之士日至。此皆緯書之可節述者。至若以言懼東郭亥。說田常亂齊。存魯。強晉。傲吳。霸越。諸詞。皆後人僞造。不足信。其餘有功於魯。有重於世。見左氏傳。聖門問答。與人辯說。見論語及禮記。茲不備述。漢史氏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貴。嘗爲信陽宰。相魯衛家千金。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竊謂孔子卒時。端木子年四十三。守聖墓者六年。五十一歲矣。必因子思子年幼故也。侯子思子稍長而後行。其報德於師門者。最爲周至。史氏論未及此。呂氏春秋曰。田子方學於子貢。列子曰。子貢之後。端木叔。此皆可補史氏之闕。子貢歷代封侯。封公。改稱先

賢端木子升大成殿十哲位、東序配享、今因之。嫡裔家河南濬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端木子塋廟奉祀。然則端木子卒葬於衛、而史謂子貢終於齊、殆未之詳考與。聖門德行比顏子、從於阮、而配享四序者三人曰閔子騫、曰冉伯牛、曰冉仲弓。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以孝稱、人不問於父母昆弟之言、俗傳閔子早喪母、其父再娶、生三子、繼母以蘆花衣子騫、天寒、子騫戰慄、父撻之、袍破、蘆花見、其父怒、欲出後妻、子騫跪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繼母獲免、後遂待之均平、其幼年之孝已如此、則學道後之德行可知矣、從阮於陳蔡之間、年四十七、後孔子卒、年失考、或謂閔子初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焉、答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弟、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旂旒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教、浸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旂旒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此緯書之設言者、非實事也、又謂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夫子嘗以君子稱之、庶幾可信、然閔子德行人也、初爲魯費宰、在季桓子舉孔子爲司寇時、後辭季氏使爲費宰之命、在季康子奪嫡後、聖賢出處皆權之以中、豈若高士之以不仕爲名哉、歷代封公侯、升十哲首位、改稱先賢、閔子今

因之、嫡裔居濟甯、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少孔子七歲、危言正行、仕魯爲中都宰、在孔子爲司寇時、後年五十三、從孔子、阮陳蔡間、德行與顏、閔同科、先孔子卒、年失考、或謂伯牛有惡疾、癘也、不足信、論語記孔子問伯牛疾、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決其病之不能起、而不禁歎惜之、何以見其爲惡疾耶、前代封公侯、升十哲位、改稱先賢、冉子今因之、嫡裔住肥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仁厚寡言、居敬行簡、有諸侯之度、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又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弗用、山川其舍諸、蓋喜其德行可爲世用也、後人謂父賤行惡、則不盡然、按父賤如黃憲爲牛醫兒之類、尚可信、若犁牛卽爲行惡之據、恐與聖人語意不合矣、蓋犁牛僅能力耕、而不可用以享神耳、當時多父子同受業於孔門者、仲弓之父或亦及門、故特爲此言、未可知也、豈緩之乎、仲弓年三十一、從孔子、阮於陳蔡之間、與族兄伯牛齊名、同門謂其德行比顏、閔、無慚也、後孔子卒、年失考、漢儒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定、或別有據、仲弓前代封公侯、升十哲位、改稱先賢、冉子今因之、嫡裔居荷澤、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聖門力學勇行、長於政事、從於阮、而配享四序者一人曰仲子路。



仲子名由、字子路、亦稱季路、下人、少孔子九歲。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力學勇行如此。閔子侍側、問閔如、再有、子貢侃侃如、子路則行行如、爲聖門禦侮。孔子嘗曰、自吾門有由、惡言不入於耳。其出處必備者、仲子一人而已。才長於治賦、聖門列政事之科、而道不行、從陳蔡絕糧者七日、諸子皆病、不能興、仲子愠焉。孔子欲應公山不狝召、及佛肸召、見衛夫人南子、仲子皆不悅、其嚴可想。平生無宿諾、人皆服之。仕於魯、終於衛、死於孔悝之難。所至以忠信義勇稱、性至孝。或謂子路嘗曰、負重陟遠、不擇地而弛。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按負米養親、世俗傳爲美談久矣。游楚百乘、無可考據。此殆後人傳述之訛與。或謂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舜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今也匹夫之徒、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此卽論語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二語、敷衍爲文也。或謂仲子既死於衛、孔悝之難、其子仲子崔欲報父讎、請命於孔子而行。衛孟鑿與子崔戰、鑿死。見孝子傳。然則仲氏固以孝傳家者也。嫡裔家山東濟甯州仲家淺、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守仲子塋廟奉祀。子路歷代封侯、封公、升十哲位、改稱先賢仲子、今因之。

聖門文學傳後、從於阮、而配享四序者二人、曰言子游、曰卜子夏。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從阮於陳蔡之間、年始十五、亦作少孔子三十五歲。從阮年二十五、以文學著名、與子夏同科、而熟習於禮。仕魯爲武城宰、以禮樂化民、聞心賢才、孔子嘉之。學既成、孔子曰、吾道南矣。孔子既葬、子游守墓三年、後返吳。卒年失考。葬虞山、與吳泰伯之墓爲鄰。嫡裔居江蘇常熟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守塋廟。其子言思之所出也。歷代封公侯、繼升十哲位、改稱先賢言子、今因之。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亦作溫國人、少孔子四十四歲、亦作少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與子游同科、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從孔子阮於陳蔡之間、年始十六、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人問晉史果然、衛因是稱子夏爲聖人。又嘗以其聞於孔子之言、淺近者、述爾雅一卷、別作易傳、詩序及儀禮喪服一篇、皆傳於世。或謂孔子脩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書。脩春秋既成、子夏與左邱明造膝親受、左自爲傳、附於春秋。子夏授門人公羊高、穀梁赤、公穀各爲傳、分解春秋。又魏文侯受經、燕於子夏、世遂有魏文侯

孝經傳。曾申、高行子受詩於子夏。其後大小毛氏說詩亦推本於子夏。又子弓、段干木、田子方皆受業於子夏。禮書亦傳於子夏。此皆緯書之可述者。考子夏老於西河之上。築石室教授來學。時人視之如孔子。衛文侯尊以師禮。而諡國政焉。時年九十餘矣。及哭子喪明。曾子特弔而責之。然其文學之行遠傳後。實由於此。或謂子夏嘗問書大義於孔子。孔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子夏讀書既畢。見孔子而言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明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又嘗問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

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蟄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蟲夏食而冬蟄。鼈吞者八竅而卵生。鰐鰕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日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皆然乎。子曰：然。子夏又曰：商問山書云。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形。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川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



曰商之論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此數說闕里文獻考述之又傳述孔子之言曰吾死之後則商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故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竊謂孔子一貫之道與臨之夢皆呼子貢而語之則死後日損斷非夫子之言子貢氣質學問皆近於曾子此殆卜氏門人傳會與歷代封公侯升十哲位改稱先賢卜子今因之嫡裔居山東鉅野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塋廟奉祀。

聖門學列四科從配享四序而後裔無博士奉祀者二人曰宰子我曰冉子有。宰子名子字子我魯人仕於齊爲臨淄大夫嘗從孔子陳於陳蔡之間以言語著名與子貢同科嘗慨當時諸侯短喪問於孔子曰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登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與汝安乎對曰安曰汝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孔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乎考宰我問五帝之德詳六宗之義求鬼神之名又善於應對以言語觀聖人者不應有短喪之請竊疑其欲借引聖人正論以教天下後世之爲人君者正是言語有闕處後世因此一問有累於仁不與其嫡裔奉祀者襲博士歷代同諸子封公侯同升十哲位改稱先賢宰子今因之。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與伯牛仲弓同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從陳蔡之間年三十一以政事著名與季路同科後仕魯爲小宰率徒卒三百以矛破齊師於郊魯得安季孫肥重之因知聖教文武兼施有益於國請孔子歸魯尊爲國老而訪政焉。既而將用田賦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不答而私責冉有冉有不能救正於是魯終用田賦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按論語記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周公用徹魯之祖也未嘗富己病民今用田賦是背祖矣又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又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可見背祖之事哀公起意肥乃爲從者冉有又附和之耳。然逢君之惡罪在執政季孫不能辭其責有若對哀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冉有未嘗以此諫季孫孔子所以嚴於責冉有也後世因此一事敗壞政體不與其嫡裔奉祀者襲博士歷代同諸子封公侯同升十哲

位。改稱先賢冉子。今因之。

聖門從祀兩廡。升配享四序。未從陋。而後裔有博士奉祀者二人。曰顓孫子張。曰有子若。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舊謂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此與子游所言堂堂乎張也相發明。又謂不移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此蓋誤解難與並爲仁。然而未仁兩言。遂斷爲不行仁義耳。考聖門高弟。未有不務仁者。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子張問仁。告之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問其目。又告之曰。恭、寬、信、敏、惠。且告以不侮得眾人。任有功足使人之效。子貢語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獎百姓則仁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然則夫子子貢以子張爲仁。曾子子游反以子張爲不仁乎。愚以爲孔子之說是譽其愛民爲仁。曾子子游之說是指其行仁未能盡力於幽獨專務事功有勸戒之意。未仁。雖與並爲仁。皆與不仁有別也。論語子張問答具在。何處是不務仁義之據。夫子品題止謂過於中庸。何嘗責其不務立於仁義。况子貢方人不輕許可。豈能以其仁爲大告文子乎。蓋仁有以全體言者。孔子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也。仁有以偏端言者。孔子許管仲之一匡天下爲仁是也。解此。則子張之稱仁與未

仁皆見。又子張有干祿之請。乃取於詩之言干祿豈弟。干祿百福也。否則君子必鄙其志於穀矣。豈有言寡尤。行寡悔之教乎。讀書者亦不可不審。考子張病。召子申詳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其庶幾乎。亦可見子張之所守矣。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廟廡。繼以曾子由十哲升四配位。升子張爲十哲補之。旋封公。後改稱先賢顓孫子。今因之。嫡裔居江蘇蕭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塋廟奉祀。其子申詳之所出也。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舊謂爲人強識。好古道。竊考其爲人有德而有言。孔子卒時。有若年六十一。長子夏。子游。子張之年加倍。故因有若之言似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豈因強識乎。其以爲好古道者。指行徹法而言。殊不知徹法乃周之法。時王之政也。豈古之道乎。若嘗欲同微虎及眾勇士宵攻吳舍。吳子聞之懼。一夕三遷。然則仁者必有勇。又不但有德必有言也。無惑乎見重於同門矣。或謂有子好學。惡臥。燂掌。亦可節述。前代封伯封侯。改稱先賢。從祀廟廡。我

朝乾隆三年。升配大成殿東序。配享位在宋儒朱子。憲之上。爲十二哲。稱先賢有子。今嫡裔居山東肥城縣。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守塋廟奉祀。

聖門應配享而歷代遺漏者一人曰孟懿子。

孟懿子。仲孫何忌也。諡曰懿。魯公孫綽仲孫氏。亦稱孟懿。

氏何忌生十四歲父僖子卒遺命何忌與弟說學禮於孔子既而魯昭公棄其國未命何忌嗣父職故亦未暇受業焉魯定公元年始命何忌爲司空兼司寇是時何忌二十二歲矣請命於君曰先臣有遺命囑家老使二臣師事孔丘而學禮以定其位魯侯許之事見家語此何忌在聖門爲弟子之確據其後裔孟子爲大賢今稱亞聖在大成殿四配位受享而孟懿子漏未從祀似宜補主且應比照顏曾之例以孟懿子主設崇聖祠四配受享居第三位在伯魚子上而移孟孫氏敬主於崇聖祠從祀之首位以冠周程張朱蔡五氏始允

聖門從祀誤合兩人爲一人者曰南宮敬叔曰南容

南宮敬叔仲孫說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兄何忌爲雙生子亦作南宮括又作适說亦作閔各書異文翻錄之誤也魯大夫居南宮卒諡敬故稱南宮敬叔班固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容顏師古於南容則注曰南宮縚也於南宮敬叔則注曰南宮适也不襲史記然則适之爲仲孫說可據考家語南宮敬叔請於魯君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監子侍御如京師先孔子卒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假我車也而道加行又考論語孔子稱南宮适爲尙德君子可謂聖門高弟矣豈可略乎家語有縚而無适史記有括而無縚史記曰南宮适字子容又稱南宮敬叔魯人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班史不從知遷之未暇詳考耳宋

儒沿遷之誤以南容南宮敬叔爲一人後人從之於是從祀者少一人憾事也

南宮縚字子容亦稱南容魯人謹言慎行孔子以兄之女子妻南容見論語孔子命南宮縚之妻喪姑之壻見禮記合論語禮記所書互證之容與縚爲一人可據以論語書南容兩見書南宮适一見論之适與容爲兩人可知明夏洪基以南宮縚南宮适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仲孫說閔諡敬叔者爲一人孔氏闕里文獻考從之誤也必從班氏漢書據顏氏注始爲得之

聖門從祀有事實可考者二十二人曰林子邱曰澹臺子羽曰宓子賤曰原思曰公冶子長曰商子木曰漆雕子開曰公西子華曰高子羔曰司馬子牛曰公良子正曰樊遲曰琴張曰巫馬期曰顏子驥曰秦子玉曰左邱明曰孔蔑曰叔仲會曰陳子禽曰公孫子石曰牧皮

林子邱名放魯人嘗慨周季世禮文勝質請問禮之本孔子嘉之後以知禮稱宋真宗命廷臣撰孔子弟子贊主客郎中刁衍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今泰安府東南百八十里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歷代封伯封侯從祀後改祀於其鄉我

朝雍正二年復從祀稱先賢

澹臺子羽名減明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言游爲武城宰重其有品與之友因受業於孔子或謂子羽狀貌甚惡



既受業、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又謂子羽嘗齋千金、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威劫。操劍斬蛟、毀壁而渡。此皆好事者爲之說也。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宓子賤名不齊、魯人。史記索隱引古家語、少孔子三十歲。史記作少四十九歲。今本家語作少四十歲。子賤樂取人之善。孔子嘉之、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仕魯爲單父宰、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其初往、單父也。請魯君之二史往、命二史書而掣其肘。書不善、則怒之。二史告君、君悟、凡單父所爲、皆聽子賤之志、故得不勞而治焉。或謂子賤之爲宰、單父也。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謂之曰、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善。小節也、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可以教孝教弟教學矣。中節也、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子乃歎曰、其大者乃在此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完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此可述以備博議者也。又謂齊人攻魯、道由單父。耆老請出、民皆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于寇。三請

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讓之。子賤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惟謝云云。愚意甚疑其迂濶、不似聖門之學。殆後儒假設之言、與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或曰、漢伏生居濟南、宓子賤之後也。

原思名憲、亦作字子思。宋人亦作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兼攝冢宰、憲嘗爲小宰、辭九百之粟。孔子既卒、遂隱居於衛。或謂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黎霍、入窮閭、過謝原思。思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思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去。終身恥其言之過。考子貢未嘗相衛、此乃韓詩外傳妄語耳。如曰原憲居魯、蓬戶環牖、匡坐而弦歌、聲滿天地、如出金石、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現、納履則踵決、或憐之、則曰、貧也、非病也。夫亦可以形容原思之爲厭澹士矣。何必辱及端木子乎。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冶長名襄、齊人、亦作魯人。或謂字子芝、亦作子之。或謂名芝、字子長。能忍恥、嘗被陷於縲紲中。孔子以爲非其罪、妻以女子。長因得釋。或謂長通鳥音、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傍徨。長如其言、既而亡羊、氏往跡之、得



其角乃以爲犧羊。訟於魯君。繫之獄。一日。崔又呼曰。公治長。公治長。齊人出師侵我。而沂水上釋山旁。當亟禦之。勿傍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如其言跡之。齊師果將及。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治長。厚賜之。且使爲大夫。長皆辭。此殆因論語謂繅繅非其罪。敷衍爲此耳。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商子木名瞿。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受易於孔子。傳楚人馯臂子弓。累傳至儀儒。皆本之瞿。或謂商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爲更取室。孔子使之齊。其母請止。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漆雕子開名開。亦作字子若。蔡人。亦作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後有漆雕氏之儒。孔叢子曰。漆雕形殘。非行己所致。何傷於德哉。不知所指形殘何謂。或老而有廢疾乎。然他書無可考。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西子華名赤。亦作字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熟習禮樂。與仲子路冉子有同具諸侯之才。孔子之喪。門人推子華治焉。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高子羔名柴。一作字子皋。齊大夫高氏之族也。作衛人。魯少孔子三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然篤孝。而能以志誠動物。魯墮費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以爲害之。遂

止。及學有得。爲成宰。成人有弗弟者。因之感愧。改過。仕衛爲士師。公以行之。則人而人不怨。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司馬子牛名耕。亦作字牛。名犁耕。宋向戌孫。亦作曾孫。桓公之後也。世職司馬。因以司馬稱。多言而躁。好善疾惡。兄弟五人。巢。離。子順。子車。皆不法。孔子教牛以誼。又教之以不憂不懼。孔子既卒。子牛反宋。其兄向離作亂。子牛置其邑與珪而適齊。杞離入齊。陳恆使爲次卿。子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乃反魯。晉趙氏召之。齊陳氏亦召之。皆不往。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非諸邱與。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良子正名孺。或作儒。陳人。賢而有勇。家語曰。公良孺嘗以私車五乘衛孔子去匡。又從孔子過蒲。公叔氏以兵止孔子。孺愠曰。昔吾從夫子。阨于匡。阨于宋。今又阨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遇於難。不如我闕死。挺劍而合眾戰。甚疾。蒲人懼。乃請盟。孔子遂行。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樊遲名須。或云字子遲。魯人。一作齊人。少孔子四十六歲。一作少三十六歲。仕魯。佐冉有破齊師。弱冠之年也。以少孔子四十六歲者爲是。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琴張名牢。一字子開。衛人。志趣與曾皙同。從學於孔子最

早。孔子自幼多能。琴張慕焉。乃語之曰。吾不試故藝。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巫馬期名施。或作字子旗。陳人。又作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仕魯爲單父宰。宓子賤之宰單父也。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因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顏子。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五十歲。有力善射。能挽六鈞之弓。或謂孔子過匡。顏刻爲僕。僕者御也。刻卽高也。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秦子。不名。商魯人。少孔子四歲。孔子父執秦董父之子也。或謂字不茲。或謂字不慈。或謂秦商楚人。少孔子四十歲。殆楚有同名者。與。情無可考。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左邱明。字失傳。楚左史倚相之後。魯太史也。有氣節。以巧言令色足恭爲恥。受春秋於孔子。復取諸國史書印證其事。舊爲內傳。以明春秋之義。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授曾子之次子申。曾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授皮卿。卿授張蒼。蒼在漢初爲丞相。其時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傳。誼授趙人賈公。賈公之子長卿。授張禹。禹爲蕭望之。言左氏

望之薦禹徵待詔。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咸授劉歆。常授賈護。護授陳欽。初。春秋遭焚書廢滅。及孔氏壁經出。又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時。欽校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時咸爲丞相史。以能治左氏。與欽共校經傳。賈誼八世孫徽。從欽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徽子達傳父業。永平中。獻其書於明帝。寫藏祕閣。章帝好左氏傳。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而鄭氏與鄭氏取鄭氏安世三代習左氏春秋。是時。鄭賈兩家各有發明。自外孔舊。服虔。穎容。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及高密鄭康成。皆傳左氏。魏則王肅。董遇爲之注。而晉杜預立功之後。殫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於是左邱明傳春秋之功乃顯。甚矣。傳世之難也。後儒謂左邱明有二人。又謂左邱明目盲。皆誤。漢儒釋論語。以爲恥巧令足恭之左邱明。卽著內外傳之左邱明。是一人之據。古書明字音同。而字義相反。是誤以明爲盲之由。前代配享孔子廟堂。繼改從祀於廟。封伯。稱先儒。後改稱先賢。今因之。

孔蔑。以字行。亦作子蔑。名忠。一曰名弗。或作名串。又作名患。傳問之譌也。孔子兄孟皮之子。受業於孔子。見家語。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叔仲會。或作作。字子期。魯人。亦作晉人。少孔子五十四歲。一云少五十歲。與孔癉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孔

子後惟會得從祀。而孔璣無聞。亦闕典也。前代封伯封侯。後稱先賢。今因之。

陳子禽。名亢。齊大夫陳氏支子也。或謂名伉。字子亢。少孔子四十歲。初師端木子。後乃受業於孔子。嘗禁止其宗子家用殉。能守詩禮之教者也。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孫子石。名龍。一云名龍。衛人。亦作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或謂子貢問子石曰。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於是子石始從學於孔子。黃本驥曰。周有兩公孫龍。一趙人。論堅白異同者。非子石也。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牧皮。力牧之後。與曾皙。琴張同。以狂稱。餘失考。我朝雍正二年。增祀於廡。稱先賢。

聖門從祀。僅有名字及年地可考者四十二人。曰公皙季。次曰梁叔魚。曰冉子魯。曰顏子柳。曰伯子析。曰曹子循。曰秦子南。曰奚子皙。曰公祖子之。曰廉子庸。曰罕子索。曰公西子尙。曰壤子徒。曰冉子產。曰后子里。曰左子行。曰狄子皙。曰商子秀。曰任子選。曰榮子祺。曰顏子聲。曰原子籍。曰公子中。曰秦子之。曰漆雕子文。曰公夏子乘。曰燕子思。曰句井子疆。曰步叔子車。曰石子明。曰邾子歛。曰施子恆。曰樂子聲。曰顏子叔。曰漆雕子斂。曰縣子橫。曰顏子襄。曰鄭

子家曰公西與如。曰顏

季。與。

公皙哀。字季次。齊人。一作公皙克。字季沈。魯人。其實一人也。或謂孔子嘗嘉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愚以爲此非夫子之言也。不足據以爲事實。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梁鯨。字叔魚。或作名鯉。名仲。字子魚。字子免。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冉孺。字子魯。或作名儒。字子魚。字子曾。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顏幸。字子柳。亦稱顏柳。見禮記。或作名幸。名韋。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伯虔。字子析。亦作名處。字子皙。又字子楷。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曹卣。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秦祖。字子南。秦人。前代封伯封侯。後稱先賢。今因之。

奚容藏。字子皙。一作奚藏。字子楷。魯人。亦作衛人。前代封伯封侯。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祖句茲。一作公祖茲。字子之。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廉潔。一作廉潔。字子庸。一字子曹。衛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罕父黑字子索。或作宰父黑字子黑字子素。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西蔵字子尙。一字子上。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壤駟赤字子徒。亦作穰駟赤字子從。秦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冉季字子產。或作子達。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后處字子里。一字里之。齊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左人鄆字子行。亦作左鄆字行。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狄黑字子皙。亦作狄皙字皙之。衛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商澤字子秀。一作子季。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任不齊字子選。亦稱任選。楚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榮族字子祺。一作榮祁。一字子顏。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顏嚮字子聲。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原亢字子籍。一作原亢籍。或作原亢。原亢字籍。又作原桃。

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肩定。一作公堅定。字子中。亦作公肩。字子仲。或作公肩。或曰魯人。或曰衛人。或曰晉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秦非字子之。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漆雕徒父。一作漆雕從。字子文。或作子友。子有。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公夏首。一作公夏守。字子乘。亦稱公夏乘。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燕伋字子思。亦稱燕思。名級。秦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句井疆字子界。一字子疆。衛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步叔乘字子車。一作少叔乘。齊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石作蜀字子明。一作石之蜀。石子蜀。秦之成紀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邾夷字子斂。一作邾邈。或作國邈。邾夷。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施之常字子恆。一字子常。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樂歆字子聲。一作樂欣。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賢、今因之。

顏之僕、字子叔、亦作顏叔、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漆雕哆、一作名侈、字子斂、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縣成、字子祺、一字子橫、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顏祖、字子襄、亦作顏相、字襄、魯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稱先賢、今因之。

鄭單、字子子、或作鄭單、前代封伯封侯、從祀、今稱先賢。

公西與如、字子子、上。前代封伯封侯、從祀、今稱先賢。

顏何、字冉、魯人、亦作晉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罷。我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秦冉、字開、又作子開、蔡人。前代封伯封侯、從祀、後罷。我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

縣豐、字子象、一作縣豐、或作縣豐父、魯人。我朝雍正二年增祀於廡、稱先賢。

聖門從祀以二爲一者二人、曰申枨、鄭國。

申枨、魯人。家語作申續、申續、字子固。史記作申黨、申黨、字固。唐宋封伯封侯、以申枨、申黨同從祀。明去申黨、獨以申枨從祀、今因之。朱彝尊曰、作兩人者是。

鄭國、字子徒、魯人。家語有薛邦、字子徒、而無鄭國。司馬貞

謂史記避高祖諱、改邦爲國、薛誤作鄭耳。唐宋封伯封侯、皆以鄭國從祀、今因之。孔氏繼汾曰、鄭國、薛邦應是兩人。聖門應從祀、確有可據、而尙待增補者一十有六人、附列於後。

孟懿子、仲孫何忌。

南宮縚、卽南容。

孔璇。

子服何。

顏涿聚、卽顏濁鄒、顏繻由。

孺悲。

公罔之裘。

序點。

惠叔蘭、卽子蘭。

常季。

鞠語。

康璠。

薛邦。

賁牟賈。

申黨。

季襄。

述曰、漢時稱門人、門生、弟子有別、周時稱門人、稱弟子、皆受業者也。考孔子門人三千、名不盡傳。家語弟子解



云、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然所列實七十六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漢祀孔子、兼祀七十二弟子、其餘不盡祀。唐祀孔子、從祀者凡七十七人。宋初祀孔子、從祀者裁爲七十二人。大觀時增至八十二人。明初因之。嘉靖時、減爲七十六人。孔氏闕里文獻考曰、古本家語無顏祖。今本家語無顏何。史記則兼有顏祖、顏何。無琴牢。陳亢縣置、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台二書所載弟子共得八十人焉。又曰、我朝考訂文廟祀典、專以家語、史記二書爲據。第黜公伯寮而進孟子所引之牧皮。然後八十人之數始復其舊。又曰、左傳有仲孫何忌及說、小戴禮雜記有孺悲、射義有公罔之裘、序點、家語有孔璇、惠叔蘭、莊子有常季、晏子有咺、語、呂覽有顏涿聚。史記作顏濁鄒。成都文翁石室有庶瑀、魯峻、石壁畫有子服何。皆受業孔子。其中未必無可採入從祀者。番禺丁志璧曰、淮南子汜論篇、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高誘注、季襄魯人。孔子弟子。然則孔子門人可指者共九十七人。今所述除公伯寮外、尙得九十六人。分配享從祀、闕祀、記之以便采覽云爾。

闕里述聞卷之四

闕里述聞卷之四補

曲阜鄭曉如敬述

聖門故交入廟從祀考

公孫僑、鄭伯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故稱公孫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子。簡定二公時、賢大夫也。執鄭政四十四年。列國重之。其事實詳左氏春秋傳。司馬遷以子產爲循吏、未足盡其所長。晉人稱子產爲博物君子。鄭子皮薦子產爲卿、以紓鄭國之難。乃救時賢相也。昔孔子至鄭、兄事子產。及其卒也、問之山涕、稱爲古之遺愛。又嘗稱之曰、惠人、曰、眾人之母。又許其有君子之道四。我朝咸豐七年、從祀孔子廟。庶稱先賢、位東廡之首。始遷先賢、遷瑗、位西廡之首。

遷瑗、字伯玉。遷莊子無咎之子。衛之賢大夫也。諡成子。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其爲人仁而有智、敬以事上、不以剛味廢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隳梧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遷伯玉之行也。孔子嘗稱其出處合乎君子之道。至衛、兩主於其家。伯玉不敢挾貴及長、以歸。禮事孔子。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我

朝雍正二年、復祀、位東廡之首。稱先賢。咸豐七年、遷位西廡之首。移西廡首位先賢林放於東廡、位公孫僑之次。述曰、家語謂孔子嚴事鄭子產、及魯孟公綽重、衛蘧伯玉及周老聃、齊晏平仲、楚老萊子、吳季札、皆朋友也。今

子產伯玉得從祀於孔子廟廡，謹補述於門人考後，則爲故交入廟一門。

關里述聞卷之四補

校記

①之怒：《孔子家語》卷三作「不怒」。

②不喜：右引作「不善」。

③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右引作「其仁爲大
學之深」。



儒藏

關里述聞 卷四

關里述聞卷之五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公明儀魯之武城人也。初師顓孫子張。後質孝行於曾子。與又嘗問稽顙於孔子。考孟子七篇。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其賢可知也。我

朝咸豐三年。從祀廟廡。稱先賢。

公羊高。東周齊國人。受春秋於子夏。因作傳授其子平。平授其子地。地授其子敢。敢授其子壽。壽與齊人胡毋子都爲漢博士。著於竹帛。至董仲舒始顯於朝。又四傳而何休爲之解詁。其書遂大傳。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於廡。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臨淄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穀梁赤。字元始。一云名喜。名傲。東周魯國人。受春秋於子夏。因作傳。自孫卿申公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列於學宮。晉范甯博采諸儒異同之說。爲作集解。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於廡。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睢陵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孟孫氏名激。字公宜。以子軻顯揚。追封邾國公。配享啟聖王位。居先賢顏氏曾氏之次。稱先賢孟孫氏。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作子與。邾人也。邾亦作騶。本邾國。父激字公宜。魯孟孫之後。母仇糴氏。以爲仇氏者誤。周烈王四年歲次己酉四月二日寅時。孟子生。或謂孟母夢神人

乘雲跨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驚寤。時間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父卒。母仇氏守節撫孤。居近屠肆。孟子幼嬉戲。嘗學爲屠人宰割之事。孟母曰。此非可以居吾子也。遷於郊。居近墳塋。孟子又學爲埋葬哭泣之事。孟母曰。此亦非可以居吾子也。遷於學宮之旁。孟子朝夕學爲揖讓之禮。進退周旋之節。孟母曰。此真可以教吾子矣。遂安居焉。稍長。出從外傅。偶倦而返。孟母引刀自斷其機。孟子懼。跪而請問。孟母曰。爾之學。猶吾之織也。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疋。今爾學爲聖賢。乃厭倦而歸。猶吾織布。未成而自斷其機也。孟子感悟力學。世遂以孟母三遷。斷機教子爲美談。云。比壯。受業於子思子之門人。得聞孔子之道。嘗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又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考孟子之生在孔子卒後一百又七年矣。其出處與孔子來孫箕。孫穿同時。來孫五世。孫六世。以孔穿爲孔子元孫者。誤。孟子道既通顯。從學弟子日進。三十七歲乙酉。應魏聘。見其君。營以仁義說之。營稱之爲叟。周顯王三十有三年也。先是。魏爲齊秦楚所敗。徙大梁。改國曰梁。故七篇中稱魏君爲梁。次年丙戌。梁君魏營卒。是爲梁惠王。子赫立。孟子去梁。厥後應齊聘。爲齊君辟疆客卿。迎母就養。子仲子偕來。仲子名失考。田氏所生也。或謂孟子既冠。娶田氏。嘗入室。田氏未及衣。欲出之。孟母曰。何爲。禮云。將



上堂聲必揚。今爾不然。而獨責人乎。遂止。七篇舊注云。孟仲子與孟季子。皆孟子從昆弟。然孟氏譜則以孟仲子爲二世。孟舉爲三世。或謂顯王四十三年。孟子去梁適齊。爲齊卿。次年去齊。復適梁。梁君赫不似人君。有定天下之間。孟子答以定於一。周慎觀王二年。梁君赫卒。是爲梁襄王。孟子去梁。復仕齊。竊疑孟子久於齊。復至梁。中間或至任周慎觀王四年甲辰。孟母卒於齊。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今孟母葬在鄒縣馬鞍山曲阜縣之東南偏也。六年丙午。孟子終母喪。五十八歲矣。復爲齊客卿。齊伐燕。周赧王元年丁未。齊取燕。不能從。孟子伐罪弔民之謀。諸侯怒。齊孟子致爲臣而歸。既而齊君田辟疆卒。是爲齊宣王。次年戊午。魯用孟子門人樂正克爲政。克好善。孟子喜其能救世。由鄒至魯。克請魯侯見之。嬖臣譏沮而止。孟子前此嘗之宋。見宋君偃。又之薛。見薛公田文。皆不能行其道。其在宋也。滕世子適楚過宋。請見。勉之以人皆可以爲堯舜。其在薛也。有欲害孟子者。薛公餽金千兩。設兵備。滕定公之卒也。世子立。是爲滕文公。名皆失考。滕君請於孟子。行三年之喪。既而孟子應滕聘。自鄒至滕。將行仁政。滕君使其臣畢戰問井田之法。爲楚人許行等所撓。終不果行。孟子歸老於鄒。年已六七十矣。當是時。秦用商鞅。楚用吳起。齊用孫臏。田忌。皆以富國強兵。戰勝攻取爲賢。周蘇秦以合從說韓趙魏齊楚燕六國之君。取相印。張儀公孫衍又以

連衡敵之。欲驅東諸侯西事秦。而處士楊朱。墨翟爲我兼愛之言。盈天下。孟子懼焉。獨以正人心。息邪說。勸學傳道爲己任。而時不見用。無所動心。惟以願學孔子者。取信於及門。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孟子卒於家。壽八十有四。及門萬章諸賢。畧輯其平生之言。行爲書。題其簡曰孟子七篇。傳於世。或謂孟子卒日爲冬至。鄒人因廢賀冬之禮。遂成俗。考周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此說似可信。漢文帝得孟子七篇。置博士以傳。後罷。唐韓愈特尊信七篇之文。以爲孟子救世有功。萬世永賴。不在夏元后以下。宋孔道輔官兗州刺史時。訪求孟子墓地。得於鄒縣四基山。就山立廟。元豐六年。追封孟子鄒國公。詔鄒縣立廟。今南門外之孟子廟是也。元豐七年。以孟子配享孔聖廟。封孟父鄒國公。孟母宣獻夫人。元至順元年。改爲鄒國亞聖公。明洪武元年。立孟氏學。免其大宗子孫徭役。正統三年。以孟父鄒國公配享啟聖王。景泰三年。特授孟子嫡裔孟希文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罔替。今博士宅在孟子廟西偏。嘉靖九年。改稱鄒國公曰先賢孟氏。鄒國亞聖公曰亞聖孟子。今皆因之。復加封孟母端範宣獻夫人。今鄒縣孟子廟。以門人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改稱先賢配享。以孟仲子。浩生不害。陳臻。充虞。屋廬連。徐辟。陳代。彭更。咸邱蒙。高子。桃應。盆成括。季孫子叔。唐韓愈。宋孔道輔。皆稱先儒。從祀。按闕氏璩撰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附

四書釋地以傳、惜與孟子七篇仍多舛悞。黃氏本據據孟氏家譜證以史鑑、刪除謬誤、別撰孟子年譜、刻入癸學。又擬其大要、恭錄。

本朝祀典、列入聖域述聞。語可徵信。今所考多從之。而又加詳焉。或謂孟子生于安王十七年、誤。

樂正子名克、樂官之後。孟子弟子。爲人好善、仕魯晉。陶潛曰、樂正傳春秋、爲屬詞比事之儒。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聖廟、稱先賢。

公都子、名失考。孟子弟子。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聖廟、稱先賢。

萬子名章、孟子弟子。與公孫丑等記孟子七篇傳世。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聖廟、稱先賢。

公孫子名丑、孟子弟子。陶潛曰、公孫傳易爲道、爲潔淨精。

微之儒。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聖廟、稱先賢。

述曰、聖門從學者雖三千、身通六藝者僅數十人、各具聖人之一體者十餘人、具體而微者數人、再傳而後徒有誦法孔子之虛名而已。古語有秦火之厄、入廟配食者、以有功於經書爲斷。公羊氏、穀梁氏各傳春秋在孟子以前、唐代之配享廟堂者以此。然二氏不盡得聖經之旨、旋改爲兩廡從祀、宜也。孟孫氏之先大夫倍子、能識孔子爲達人、使其二子受業於門。孟子敬叔能先後。

疏附聖人、得有行可之仕、魯國幾興、其功大矣。挺生亞聖、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天之所以報孟孫氏也。亞聖以學孔子之願、遂正人心之欲、明倫修道、養氣知言、雖未嘗親受業於孔氏之門、然私淑聞知、實能接跡夫升堂入室者矣。列爲四配、人無間然。至於樂正、公孫諸儒、不惑於楊墨之說、獨尊信孟子、而亦得從祀於闕里、所謂攀龍附鳳者與。

闕里述聞卷之六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伏勝、濟南人，志子賤之裔，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將召之。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焉。伏生有女代之言云：「初，秦下焚書之令，伏生以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歸，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者，大率皆本於伏生。」史記：漢書皆爲之立傳。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兩廡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我

朝道光年間，以其後裔一人世襲奉祀，居山東鄒平縣高堂生魯人齊公族也。或曰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禮自孔子時，其經已不具，及秦焚書，散亡益多，猶有士禮十七篇。高堂生能言之，後又有古經出魯淹中，漢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獻之於朝，得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及明堂陰陽之記，字皆大篆，因名曰古文儀禮。內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文字多異。餘三十九篇以無師說，無敢傳者，後皆亡失。高堂生所傳稱爲今文儀禮。漢鄭康成爲之注，而唐賈公彥疏焉。唐貞觀二十一年，以高堂生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兩廡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勉強之謂也。又曰：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又曰：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



儒藏

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

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鬻頑，抵冒殊扞，熱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漢今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神鬼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武帝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皋陶。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於位，以禪於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聖賢，是以開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窮卑辱，百姓散亡，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懈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

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又曰：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僭竊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悅德歸義，此大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

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實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武帝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上所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偏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撥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於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士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

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聚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
髮，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
養之，服牛乘馬，圖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
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
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
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
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
鉅，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
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
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故堯兢兢曰：行其道，而舜業業曰：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
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
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
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
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
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
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
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
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
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

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
起之處，故政有旺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
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
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
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
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教，當用
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
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
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教弊之政也。故不爲其
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
有明德嘉道，慰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
正之士，論誦者，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
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僅能勿
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
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大
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
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
遊，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



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偏、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以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音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隱憊若不足也。身寵而在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苦愁。窮急苦愁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嚮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

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武帝取仲舒第一、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疑決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珣珣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



兩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廟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驍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究以對策之言爲精確。元至順元年，從祀孔子廟廡。明成化二年，追封廣川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裔孫。少學詩於申培，受尙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漢武帝時，五經博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侍中。魯共王欲廣其居，壞孔壁，得古文尙書，論語、孝經、上

之。帝悉以書遺孔氏，仍詔安國作傳。安國乃考論古今文義，作論語訓解，尙書、孝經傳，又集先聖家語。其尙書敘曰：「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書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詞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蕪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先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安國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六卒。或疑巫蠱事在安國卒後。此敘不應言及。恐是其後人僞託。然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安國寫爲隸古也。承認作傳既畢。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其後人之事也。據此。則安國原敘當止於將來句。其書序以下云云。似是後人所續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封醜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廟。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后蒼字近君。漢東海鄉人。始事夏侯始昌。通五經。尤通詩禮。由博士至少府。初。東海孟卿從瑕丘蕭奮學禮。以授蒼。蒼及魯閭邱卿。蒼說禮數萬言。多采取家語之文。號曰后氏曲禮。記授沛國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

號小戴。今所傳禮記。卽戴聖所刪曲禮也。明嘉靖九年。以蒼從祀孔子廟。稱先儒。今因之。

毛亨。河間人也。傳詩有功。初。孔子刪詩爲三百十一篇。以授及門諸子。而卜子夏以之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再傳至孫卿。三傳至毛亨。稱大毛公。我朝同治二年。以亨從祀孔子廟。稱先儒。

毛萇。趙人也。受詩於毛亨。萇爲漢河間獻王博士。稱小毛公。獻王修學好古。立毛氏學。萇每說詩。王悅之。因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今本詩經。卽毛氏本也。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廟。宋大中祥符年間。封伯爵。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漢平帝永明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武帝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間。有女子李氏得之。上河間獻王。五官頗有殘闕。而冬官一篇盡亡。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仍上之祕府。而五家之儒因罕得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之。始著於畧。衆共排以爲非。惟歆獨信。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時。奏置博士弟子。惟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達。鄭興及子眾。又以經書轉相證爲解。遂因作周官解詁。後馬融復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注。引子春及二鄭之義爲多。然周官雖周公所作。在當時亦未

能盡行也。唐貞觀二十一年，以杜子春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廟。宋大中祥符二年，封緱氏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鄭康成，漢北海高密人。少爲鄉齋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其私心實忌之。康成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山是古學，遂明。雖帝末黨禁解，大將軍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宿迷去，時

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與公，謂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周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嚮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郡，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思曰：「吾家舊貧，幸爲父母，望弟所容，去所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究探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格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閭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命，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繼國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開命固從。而黃巾爲害，離離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相，



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開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愛、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汝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絃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塋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曰：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瘕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因病篤不進。

其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四。遺令薄塋。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縵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補給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恰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號爲經神。子死於寇、有孫名小同、守其書。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廟廡。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罷祀於其鄉。我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兄弟三人從父元、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將亮之官、曾漢朝更選朱皓代。元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與妻黃氏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賢龐德公、司馬徽及徐庶、崔州平等皆重之。時漢昭烈皇帝尚未得志、屯新野。徐庶見昭烈、昭烈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



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山，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盡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稱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諸將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劉表長子琦，亦雅敬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與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立，聞曹操來征，潛遣使請降。昭烈

遽聞之，棄樊，率其衆南行，爲操所迫，破獲徐庶母。庶辭漢，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昭烈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激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偶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東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

吳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遂破其衆於赤壁。操引敗軍去。昭烈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召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奔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圖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五年。漢中悉平。昭烈稱漢中王。亮以下俱加封。二十六年。羣下勸昭烈稱尊號。不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昭烈於是卽皇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二年。留亮守蜀都。御駕征吳。亮諫不從。亮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止主上東行。三年春。昭烈病於白帝城。召亮至。屬以後事。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爲詔。敕後帝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於永安宮。諡昭烈。亮輔後帝卽位。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細。

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七擒蠻主孟獲。七縱之。南蠻心服。曰。南人不復反矣。其秋。凱旋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討賊。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憚於內。忠烈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罰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亦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日。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深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神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事。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神允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行。涕泣不知所言。遂行。屯於軻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其谷。魏遣曹真帥師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棄魏應亮。關中響震。魏遣司馬懿西鎮長安。令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節度。為郃所敗。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九年。亮上疏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討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郡。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於是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以巾幘遺懿。欲激之戰。懿忍之。其年八月。有大星墜於五丈原。亮疾病。卒於軍。遺表薦賢才。時年五十有四。及退軍。懿追之。軍反向。懿懼。退師。民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諸葛君真名士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而已。歛以時服。不須器物。諡曰忠武。初。亮自表後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創造損益連弩。木牛流馬。銅雀等器。推演兵法。作八陣圖。皆出人意料。其言教書奏遺稿具存。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何陽。秋。魏鍾會征蜀。至漢川。祭其廟。令軍士不得於墓之左右芻牧樵採。魏鄧艾問亮之長於蜀老。對曰。未見所長。惟其身後未見有及之者耳。晉史臣陳壽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



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時亮年二十有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魏武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鉅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率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

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思子產。無以遠譬也。亮言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黠。而過於丁甯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復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竊謂陳壽之論。可爲富矣。而儒者或以爲貶。誤也。明初設歷代帝王廟於京師。洪武二十一年。以亮從祀漢昭烈帝。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網先儒。乾隆年間。

高宗純皇帝稱亮曰。三代以下。一人而已。其逸事詳忠武誌。其子孫盡節見史書。通鑑綱目。茲不贅述。

述曰。漢儒以通經注經。從祀者。除罷黜外。今存九家。伏氏。高堂氏。董氏。孔氏。后氏。大小毛氏。杜氏。高第鄭氏。皆傳經有功。而自脩無忝者也。允矣。然如河間獻王。劉氏。德功在六經。亦無愆可議。而從祀缺焉。殆如孟懿子之因貴而畧。與可謂有遺賢矣。諸葛氏直接德行之踪。不以傳經重。而以出師表爲輔翼。聖經之文。所謂六經注我者也。此從祀中所以自成一家與。然漢去孔子未遠。遵躬行之訓者尚多。如轅固之對君。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石奮之脩身齊家。子孫感化。黃霸之虛言庸

行、諸儒悅服。申屠蟠之明哲保身、管甯之不降志、不辱身、非皆讀書有得者與。雖不以通經注經名、千載下尚論通儒、亦若諸葛氏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殊令人稱其名而景幽不覺云。

關里述聞卷之六

校記

①勉強：《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作「強勉」。

②器頑：右引作「器頑」。

③前上所對：據右引當作「前所上對」。



明史述聞卷七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范甯字武子，晉南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其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以譏清談之士，其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死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其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示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和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咎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海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廩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饑寒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非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

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不違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吏。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郵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其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亡，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械，以爲送故，米市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



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姓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生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補酒日永馳驚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篋。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舊制諸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傷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傷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晉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甯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磐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財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溺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

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云云。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甯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甯罷官後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有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集解其義精密爲世所重。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堂。永徽中改從祀廟廡。宋大中祥符時封新野伯。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我。

胡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始生父隆筮之。楊繇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因名之曰通。隋平江東羅欽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爲而一乎。通遂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世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茲憂皇綱不振生人勢於聚歛而天下將亂乎。時通始十歲隆異之。及通十有五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隋文帝。

帝坐太極殿召對。因陳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畧。文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遂歸。累徵不起。專以教授爲事。煬帝大業元年。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饔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慢素。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六年。門人自遠而至。往來受業者。益千餘人。河汾之教。號爲極盛。十年。尙書召通。署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辭。十四年。卒於家。門弟子私諡曰文中子。通子福郊。福時。時生勃。幼慧。工文詞。明嘉靖九年。以通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陸贄字敬輿。唐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辭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父四賦經貨財。六德保疲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

役薄厚。以稽廉貢。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聚斂。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閭閻以冀稅度。產以冀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建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贄策。贄言。勞心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恆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張勣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齟齬。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恐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寶。東寇則饒道阻。北虜則郡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凡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拒山東。則梁宋安矣。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



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勢承平、武備寢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控北虜。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版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芟還、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權、酒抽、賈貨商黠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弊之術不納。後涇師急變、計言皆效。從侍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情事、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贊沛然有餘。始德宗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贊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

乃羣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甯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與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撻、兆庶嗷然、而郡邑不甯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虛。又搜私牧以取馬、責將家以出兵。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渾體。方且稅王侯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鬱然、而關畿不甯矣。陛下又自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連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待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待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起、忿讎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門、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

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所矧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信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尙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然。洵洵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在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者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愼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策，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己以從眾，違欲以遵道，遠檢倭，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効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甯哉？德宗問事之切於今者，贊勸羣臣參曰：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德宗曰：朕豈不推誠？然頓上封事及奏對者，惟恐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檢人實

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弊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勸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愼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眾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庶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愼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述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

曰。褒姒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以賢臣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實於改過。較然甚明。益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尙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說辭。茲山此嶺。善由此阻。天子意由此惑。諛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子。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寡寡。侈言無驗。不必用。實言當理。不必違。過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眾者。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考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義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實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

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性。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角。勝人恥聞過。聘辯給。術聰明。厲威嚴。恣強懷。上之弊也。誣諛。願望。畏懼。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諛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聘辯而術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願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進矣。厲威而恣懷。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懼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嚮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觸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聽。況疏隔而猜忌乎。是時賊未平。德宗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乃議更益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慙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德宗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



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唐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爾與加虛號。以受實惠哉。德宗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遂以稟付資。資知帝執德不固。因則思治。秦則易驕。欲激之使強其意。卽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論。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紆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宏。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論。故宜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初。德宗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緒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曰。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給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以奉私求。蕩心侈欲。終以卽寇。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

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環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德宗悟。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雖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德宗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奉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德宗許晟移軍。又請遣李建徽。賜惠元與晟並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德宗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快快。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德宗曰。試官虛名耳。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褫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雙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耶。夫立國維義。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教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權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賤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



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取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鑑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德宗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是爭。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其間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願望兩端。乃是天誘其衷。通歸途。濟大業也。德宗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德宗欲以內外從官皆號定難功臣。贊曰。宮官具寮格。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雖則當之。何定之有。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乃止。京師已平。欲詔渾瑊訪求奉天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

曰。大難始平。疲瘵之毗。殘廢之卒。尙未拊循。而首訪內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益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丘。展禮享之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定反側。寬舊從。官失職。復舊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愛人。何必獨此。遂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偶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德宗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德宗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不取。惟韋泉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白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纏泣。德宗改容撫慰。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贊參愈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省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詔許之。

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復詔宰相自擇。賢
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
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
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
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自議爲不羣，趨小利，昧遠圖，效小
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今乃謂不
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材者，
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
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
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
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
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
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
輕者，重其事也。德宗嘉之，然仍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
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案牒叢滯，
僞冒衆真，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有至十年不被調者，缺
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
檢視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
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
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
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無以應敵。乃陳其弊曰：自祿
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甯內難。於是

此等乘機，同乾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
力蠶織，西輸賄賂，以償馬資，尙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
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人則驅器深入，則戒嚴，
於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畧所長，行之而
其要不精，圖之而其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
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
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
以犯繼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
有饑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啟戎心，挫國威也。以
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
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所長者，殆用所
長而乘所短者安。夫以水草爲居，射獵爲生，便於馳突，不
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所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犖角
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
而校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
功，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反物宜也。胡不
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
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
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
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
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修封疆，守要害，漸蹊隧，列屯營，謹
斥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

則得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慮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所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於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鎬校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何耶。病在謀無定用。寇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拘常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衛馭。可以法制。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摩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冠。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鄙。邀所不能。逼所不欲。廣其數。不考其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

狐爲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規。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甯居而狎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休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客。聆響奮勇。勝則懾駭。奪氣。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與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掩布路東。濟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蕩。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刼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取衆。譬觀輒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發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慄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詆譏於衆。債軍緩救者。畜養不畏。衰敗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己。不求諸人。則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



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有者不愆。取敗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眾。無施厥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間并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惟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取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之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熱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庸。取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尙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僞隸四鎮於安定。附隴右於扶風。所當二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入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汴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乃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

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者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最在均齊。故法無貴賤之差。饋無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漏墮。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色甲兵。某人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較其實。若材無足取。當退之於初。不宜詭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鉞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遠決。號令不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以分力。輕其任以弱心。由是分閭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

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鎔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膏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邀，敗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由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甯隴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遠東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治，六失可去矣。德宗愛重其言，而不能行。班宏判度支，卒官，贊騰李德宗用裴延齡，贊言延齡醉戾躁妄，不可用，不聽。

俄而延齡茲侯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德宗不擇，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德宗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章舉數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德宗不許。順宗立，召還，詔書未至，卒年五十有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史臣曰：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偏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舊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數難，功雖牙爪宜力，蓋贊有助焉。將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開，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訪，不著書，地苦瘴疫，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我



朝康熙六十一年增祀唐德宗於

京師歷代帝王廟以贊從祀道光六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書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甯節度使張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於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綯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綯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綯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綯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高才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

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敢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淺深若募以爲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錡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錡誘諸驍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士人奔走膜嘔愈惡之乃上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



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事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說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財。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

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憲宗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憲宗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陸東。過海口下。惡水濤龍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

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寇不剛、孽臣奸隸、竊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順從。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承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撓勢、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適爲皇甫鎛所沮、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諸水、而祝之曰：『昔先

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剔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罔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驕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怵怵視睨、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鰐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持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人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

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延湊，詔愈宣撫。旣行，寇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人。愈至，延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旣坐，延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兩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旣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延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延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也？」延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延湊不追。愈歸奏其語，穆宗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旋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有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忠。臣曰：愈性明銳，不諛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正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

視若交友，無後者。爲嫁其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期服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後儒謂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有正人心之功，與孟子七篇相表裏，皆非虛譽也。宋元豐七年，封昌黎伯，從祀孔子廟廡。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述曰：晉人能知清談爲非，而恪守庸言庸行者，卞壺、陶潛皆可錄，不獨范氏也。范氏所在，興學校，優禮孔、顏、曾、孟四氏子孫，加人一等。此其所以得從祀與。隋王氏有文中子之稱，其書人多談其夸，非庸言也。然河汾生濁亂之世，出處能不背於道，從祀可無愧矣。唐陸氏、韓氏皆工立言者，且實踐庸行焉，非通儒豈能如是乎？其從祀也固宜。

關里述聞卷之七



校記

①蠶織：《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作「以事」，當是。

②以：據右引，當作「北」。

③人：據右引，當作「人」。

④功：右引作「之」。

⑤李選：當作「李巽」，見《舊唐書》卷一三九、《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

⑥人：據《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當作「人」。

關里述聞卷之八

關里鄭曉如講

孔門後學入廟考

范仲淹字希文，宋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常曰：「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又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既長，知其家世，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寒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賢軍器直學士，表請還范姓，更名仲淹。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仲淹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為秘閣校理。仲淹兼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悉為執經講解，無倦。四方從遊者，眾皆推其傳以食之。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諫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踵之，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

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仁宗然之。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其事竟寢。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官械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仁宗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閉倉廩之，且禁民間淫祀，奏蠲虛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條上數條十事。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哭爭，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墾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謂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洛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宜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仁宗問夷簡對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仲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韓琦希宰相旨，請嘗仲淹朋黨，封之。



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既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書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誦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而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歲餘，徙澗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諫。仁宗諭仲淹宜釋夷簡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還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時塞上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稍俟。育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

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州，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舉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仁宗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保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遂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韓琦劾奏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宋庠請斬仲淹。仁宗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辭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不拜。慶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開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

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虜取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虜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由邠徑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仁宗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仁宗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意。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並請用龐籍。文彥博。滕宗諒。孫何等爲助。仁宗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洸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輕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詔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

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仁宗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仁宗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仁宗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取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講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請倣前代。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仁宗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詔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察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名日著。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仁宗以仲淹



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數千戶。蠲其稅。罷權酷。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頴州。未至而卒。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初。仲淹病。仁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史臣曰。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政尙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爲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母。齋三日而去。錢公輔義田記曰。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附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出納焉。族聚者九十口。歲給稻八百斛。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若范氏規。日與人米一升。歲與人織一匹。嫁女錢五十千。再嫁三十。娶婦三十。再娶十五。葬者三十。幼十千。善哉。我

明康熙五十四年。從祀孔子廟。釋先儒。韓琦字稚圭。宋相州安陽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士。琦年二十。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監左藏庫。禁中需金帛。皆內臣批旨取之。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漚。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徙開封府推官。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宰相器也。拜右司諫。劾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無所建白。四人同日罷。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有內降。不可不止。琦遇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見琦論事切直。有本末。謂曰。比來臺諫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矣。琦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當自官掖始。請令三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爲諫官三年。自序諫稿。謂諫主于理勝。而以至誠將之。益利路歲飢。爲體量安撫使。時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多不予直。琦爲緩調。給之。招募壯者。等第刺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賴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初明道中。簡州以災傷嘗募納粟。後雖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至是。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非官緡也。盡發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冗

役七百六十人。爲餽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趙元昊叛，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爲陝西安撫使。至則選練材武治戰守具，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爲不能，欲以趙振代。琦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爲可。乃命仲淹守延州。康定元年，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琦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琦曰：無約而講者，謀也。命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約曰：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又移檄戒之。福違節度，沒于好水川。琦自劾，及竦收散兵，得琦檄于褊衣帶間，乃言罪不在琦。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琦在秦州，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集屬戶，益市諸羌馬，討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琦去，秦賊不敢窺塞。未幾復陝西四路招討使。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乃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旣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習戰鬪，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又建邠、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耳目相通爲一，互出擣之。因以招橫山，規取河南，而元昊遂稱臣。召入爲樞密副使。琦自請捍邊，章五上不許。又與范仲淹決策上前，期覆元昊，朝廷不果用。元昊介契

丹爲援，邀索無厭。宰臣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退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琦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停放禁軍，不堪戰者萬餘人，遂討平羣盜，盡修邠、延、城、障、歸、陳西北四策，請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繕甲厲兵，營修洛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杜衍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勳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等相繼罷，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所損甚大。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拜丹、厭境，弼以正辨屈之，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爲樞副，辭避不受，及其居位，不顧毀譽，動思振綱紀綱，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國家之福。疏入不報。琦求補外，出知揚州。徙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悉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遂著爲法。徙鎮定州。守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騎不可使。琦用軍制勸習，



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賻賞其家，恤其孤，使繼衣。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銳三陣，日月教習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歲大飢，爲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路取以爲法，璽書褒美。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內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析代，開化大山之北，多廢墮。琦以此皆良田，棄不耕，適足資敵。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中書習舊弊，每事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惟意所去取。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糲，不可用者，爲綱領，類次之，封牒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其間。琦自爲相，卽與諸賢謀議制作，銓補天下士，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詔，事赦，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立樂氏後爲崇義公，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鄆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善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爲近于三代之仁義，多琦所論議施行。是時曾公亮爲亞相，趙鼎、歐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仁宗春秋高，自至和來常病，

不能御殿，中外惴恐，爭以立嗣爲言，依違未及行。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所係。陛下春秋高，何不擇宗室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姑待之，後官將有就館者。」已又生女，琦乃懷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太祖爲天下長慮，澤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會司馬光、呂誨皆以爲請，琦進讀二疏。帝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遂力贊之，議乃定。時英宗居濮王喪，命起知宗正。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違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猶豫不決，招議慝生變故，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及仁宗崩，英宗嗣。琦預大議，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琦性厚重，未嘗名其功，每燕坐，從容或語及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初，英宗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有他語。朱制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琦獨召允弼先入，言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何不立尊行？」琦曰：「先



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陞上。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次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卽位數日。于喪次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驚愕。不知所措。琦急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敢惱官家。且當服藥。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英宗疾久不平。面壁臥。不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或跪于榻上。者移時。或拜于牀下者數四。太后每勞之曰。相公亦不易勝矣。然他人勸之。不顧也。須琦強之而後服。時太后垂簾聽政。英宗方寢疾。琦慮官中有不測。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也。我日夜更盡心。琦曰。太后保護。則眾人自保護。同列皆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母乃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英宗疾甚。時有不遜語。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狀。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不能容之乎。歐陽修復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太后一日密札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但曰。領旨。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自此不

復言太后短矣。琦以山陵有事。乞晚臨。後上殿。既見。密奏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無可報。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帝曰。謹奉教。琦又曰。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官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琦潛察英宗疾良已。乃建議一出所兩使。天下人識官家。太后曰。帝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出矣。太后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今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願指卽辦。數日。素仗成。帝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人情大安。琦心欲太后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卽詣太后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求去。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官耳。琦卽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至時。琦卽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屏後見太后衣也。初。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英宗立。乘帝疾。語言錯謬。交構兩宮。時司馬光。呂誨交章請誅之。尙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修已簽書矣。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悉竄南方。中外快之。琦以帝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皆經國長算大策。補綴缺畧。編成十餘軸。以獻。英宗見之。不覺避御座。夏人寇大順。琦

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琦曰：「詐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諫祥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卿所料也。』夏使至。將以十事問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禧館伴。琦乃徐料十事以授禧。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辨某事。則以其辭折。』十得其八。夏人疎服。英宗疾革。琦入問起居。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早建太子。以安眾心。』帝領之。琦請親筆指揮。帝乃批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大王乃穎王也。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云：『大王穎王某。』琦曰：『請卽以今晚宣麻。』帝又領之。由是國本定矣。神宗卽位。中丞王陶彈琦不抑常朝。班爲跋扈。帝遣近臣以示琦。琦曰：『臣非跋扈。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矣。』帝爲之動。出陶知陳州。琦力求去位。帝不得已。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謝。帝泣。琦亦泣。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帝曰：『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庸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居相位。臨事喜愠不形于色。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能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時青澗守將种諤取夏綏州。夏主諱諤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邊費復敗。朝議欲棄綏。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初言綏

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乃卒存綏州。改判大名。充安撫使。王安石始行新法。百姓苦之。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人。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並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井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艱。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勵精求治。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遂稱疾不出。帝猶欲罷青苗法。而執政中有請須安石出。乃定議者。已而安石既出。持之益堅。且令曾布條析其說。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熙寧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齟齬。所以致疑其事者。有七。一、本臣屬北方。今誘之使來。一也。取吐蕃之地。以建

熙河二也。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騎三也。朔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頒弓矢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剛賦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擴斥強敵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厥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曠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饒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以一振威武恢復故疆。總累朝之宿憤矣。魯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櫬馬皆臨。帝哭之慟。發兩河卒爲治冢築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邱墓。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其績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關於者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遼使每過魏都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

闢之其見重于外國如此。琦天資樸忠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初新法下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見聽。曉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太宗真宗嘗徵于大名之郊有詩數十篇舊刻于石。琦留守日藏詩于琉璃殿之壁。嘗有勸摹本以進者琦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爲。後韓絳來遂進之。琦歎曰昔豈不知此耶。願上方銳意邊功不當更導之耳。琦在外其心常係社稷至老益篤。有時間更祀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三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儆。幸而不死皆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又曰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論議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其心主于事可行而已。琦性含蓄善惡白黑不大分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忌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琦獨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嘗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凡人于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又因論進退曰處進退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蓋事四朝元勳盛德間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凡薦人于上前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知之。



魏府時、僚屬路拯者就案呈事、狀尾忘書名、琦卽以袖覆狀、仰首與語、手卷以授之。有玉蓋一雙、絕寶也、吏觸碎之、恐伏罪。琦徐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卽定州時、夜作書、一卒持燭燃琦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同視、則已易其人。琦乃語主吏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吳璠素有節、琦嘗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以璠爲言。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愾敗如言。錢明逸出爲秦州、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于時望諸公、皆未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粗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有問公何以議安石、琦曰：嘗讀介甫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嘗曰：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又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于古人。或問程伊川、魏公可學否？伊川曰：魏公是間氣。我朝咸豐二年、從祀孔子廟、庶稱先儒。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文名遂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常。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正不勝邪、數爲仁宗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名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仁宗獨獎其敢言、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仁宗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並駐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折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耕、勿爲敵



有。議久乃行。歲果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仁宗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仁宗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殺之。自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曰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問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譏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善良。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取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以修豔詞爲指。其孤甥張氏獄。雖辯釋。猶左遷知制誥。知諒州。居二年。徙揚。徙穎。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喪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仁宗見其髮白。

問勞甚多。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表乞澄汰內侍者。其羣皆怒。怨請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河決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潰隸。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仁宗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請建儲宮。言甚切直。其後立英宗爲太子。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

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修平生與人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論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英宗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與眾不同。太后出手書。許英宗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取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宗孺有私憾。造帷薄不根之謗。以辱修。展轉達於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卽位。欲深譴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神宗使詰其所從來。言者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明年遷

兵部尙書。知青州。改宣學南院使。判太原府。力辭。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史臣曰。修始在贛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天姿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孤。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嘗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惜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金石遺文。一切搜拾。研精異同。立說於左。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

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識者以爲知言。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子廟。稱先儒。今因之。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未嘗求仕。仁宗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簣。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圓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移保甯節度推官。改湖州教授。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是時方尙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科條纖悉備具。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策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慶歷中。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繕太常鐘律。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

取旁舍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諸生與朝士祖饯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賻其家。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子廟。稱先儒。今因之。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二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數年。喟然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所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壺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宋大臣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



退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旦則焚香燕坐、哺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與至輒哦詩自遣。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喜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荅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初、仁宗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稱疾不之官。神宗熙甯十年卒、年七十六。贈祕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中、賜諡康節。史臣曰、雍、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

學也。雍知慮過人、遇事能前知。程頤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其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其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眾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宋咸道三年、從祀孔子廟廡。封新安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邵子、位七十子下。我朝以邵子裔孫世襲博士。周輔成、宋道州營道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歷官多善政。終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胡萬歷二十二年、以子敦頤顯揚、從祀啓聖祠、稱先儒。今因之。周敦頤字茂叔、宋周輔成之子、原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學士鄭向任爲分甯主簿。有獄久不能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辭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之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

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甯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賄吏惡少。憐憫焉。不獨以得罪於公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厯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諸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神宗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益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爲名。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有七。黃庭堅稱敦頤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勞瘁。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史臣曰。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

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著通書四十篇。發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頤。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啓發人多類此。宋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鴻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周子。位七十子下。我

朝以周子裔孫世襲博士。

程珦字伯溫。宋中山人。高祖羽爲太宗朝三司使。父通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葬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其臣後。以爲黃陂尉。遷潤州觀察支使。改大理丞。知虔州。與國縣事。虔素難治。珦以德化民。人咸信服。調知興州。時宜僚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常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興珦信詰之曰。比過潭。潭守以爲妖。持



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响使復役之、順流去、其妄乃息。改知徐州沛縣事。久雨、平原出水、穀不登。响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露。是年遂不艱食。遷虞部員外郎、知鳳州。又遷庫部、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响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新法行、守令奉命惟恐後。响獨抗議其未便。使者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封永年縣開國伯。元祐五年卒。年八十有五。响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穉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曰不察其饑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兒既適人、而喪其夫、响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爲難。尤善知人、嘗識周敦頤於屬僚之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頤、頤師事之、卒成大儒。晚與文彥博、席汝言、司馬旦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將卒、自爲墓誌。戒子孫勿求撰碑銘。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明嘉靖十年、以子頤、頤顯塲從祀啓聖祠、稱先儒、今因之。

程顥字伯醇、程响長子。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爲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問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使取十千視之、謂

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訟遂息。茅山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婢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儲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人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嫠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神宗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神宗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神宗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

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回辭。改食書鎮。帝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己所不如。程昉治河。取瀘卒八百而虐用之。眾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眾躍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直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河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眾。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闕。特遷太常丞。神宗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顥惡子無生理。顥舊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賈宿惡。分地處之。

分以挽維爲業。且察爲奸者。境遂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有四。史臣曰。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盡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之害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能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滿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



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宋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應元。至順元年。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程子。位七十子下。我

朝以大程子裔孫世襲博士。

程頤字正叔。程昞次子。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



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開哲宗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時。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請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門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復慰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徽宗卽位，徙陝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有五。史臣曰：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耨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蠢，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著易傳、春秋傳，傳於世。平生詩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

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宋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清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廡。元至順元年，封洛國公。明嘉靖九年，去公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程子，位七十子下。我

朝以程子裔孫世襲博士。

張迪，先世大梁人。父復，真宗朝仕至給事中，集賢學士。迪仕仁宗朝，為殿中丞，知涪州事。卒於官，有政聲。我

朝雍正二年，以子載顯揚，從祀崇聖祠，稱先儒。

張載字子厚，張迪子。以父卒於官，僑寓郿縣橫渠嶺之南，遂為郿縣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足取，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純如也。舉進士，為郿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

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猷起，往治之。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世儒曰：未知人而遽求知天，未爲賢；而遽曰予聖，學者大弊也。載則謂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終始，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畧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贈。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兩銘懸講堂。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于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年高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濁

喑聵，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予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顯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順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宋嘉定十二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郡伯。從祀孔子廟廡。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張子位七十子下。我

朝以張子裔孫世襲博士。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人。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破之，水迸，兒得活。京洛間，盡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麗，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假蘇州判官事，以便養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城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



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縷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縷、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龍籍、通判并州。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取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時判禮部、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仁宗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仁宗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

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貴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兩露之感乎。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董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習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卒、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章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

小人、以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賢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譏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英宗疾愈、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其手藁爲案。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以細故加矢刃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以金遺舅氏。太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太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太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論守忠大姦。陛下爲

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復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遂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畧、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驛問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用。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曰：臣不能爲四六。神宗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臣願俟宰相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



皆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初光思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穎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所役爲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光上疏極論以爲幸而勝之減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不聽遣將神諤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神宗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何朔早傷國用不足乞南郊無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貶近殆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其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神宗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會安石草詔仍引常袞事實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神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甯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東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諫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經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誑光。神宗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變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神宗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

米價戾今不糴米而糴錢乘其有餘取其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神宗曰：今天下洵窮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常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光素與安石善，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言曰：惠卿儉巧，非佳士。始與安石忤。神宗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譖光害政，不可在高位。會河北安撫使韓琦論青苗法，神宗曰：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遂稱疾不出。神宗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征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憂，方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輾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矣。抗章至七八，神

宗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罷光樞密之命。光進試館職策題，以安石三不足畏爲言。神宗問：專主此是何意？光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請判兩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元豐五年，忽得語澀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會官制行，神宗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神宗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極歌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非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

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請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繼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糶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

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九月卒。年六十有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哲宗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賜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人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之。史臣曰。光孝友忠信。恭敬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且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宋百官公卿表六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繫辭二卷。翰林詞草三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河外謠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十卷。續經話一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弗爲也。紹聖初。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斷棺。哲宗不許。乃令奪贈諡。仆所立碑。而悼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



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因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三年，從祀孔子廟。明嘉靖九年，稱先儒，今因之。我

朝康熙六十一年，兼從祀宋哲宗於京師歷代帝王廟。李綱字伯紀，宋邵武人也。自其始祖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徽宗惡其言，請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至，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桓爲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且語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果以綱論入奏。徽宗召綱議，綱刺臂血上疏言：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人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

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徽宗既禪位於欽宗，綱又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素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誅鋤內姦，使君子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欽宗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尙能誦之。李綱使金，請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幹離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請欽宗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望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又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欽宗問可將者，綱對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僞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宰執猶持避敵之議。乃以綱爲留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後且言：唐明皇開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幾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不能堅守。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欽宗頗悟，會內侍奏中官已行，欽宗色變，下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欽宗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



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振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諫曰。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欽宗悟。遂緩行。命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皆感泣。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金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眾千餘人。金兵退。請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弗許。欽宗遣李悅往。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悅怯懦。誤國事。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果不敢措一辭。還報。綱曰。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遺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留宿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若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相議不合。綱求去。欽宗慰留之。使綱出治兵。而誓書由內行。皆如約。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金人仍日肆屠掠。綱曰。金人貪婪無厭。兇悍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罪。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饗道。分

兵復畿北諸邑。而以眾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既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欽宗然之。約日舉事。姚平仲恃勇先期發。欲乘夜斫敵營。擒幹酋。而不奪康王歸。弗克。欽宗聞之。命綱往援。綱率諸將旦出。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金使責宋。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志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尙書右丞。充京畿四壁守禦使。先是。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懼。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遂退師。欽宗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靈州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金別帥攻高平。宰相咎綱急徵諸將還。諸將已迫及金人于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綱力爭復進。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旣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朝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國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

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欽宗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爲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疆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人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諭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卿輔助皇帝、并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

道太上意、率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諫曰、如此、是示之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拂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欽宗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欽宗賜詔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取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徽宗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昌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遣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宣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

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詔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闕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被斥，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議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欽宗書裝度傳賜之。綱書裝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既而趣召數四，綱統宣撫司兵萬二千啓行。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雖洛、望、拜陵，寢潛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綱，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賊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南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機，事皆專達，宜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又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

院進壽山、陳過庭、李同等。吳敏復請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矣。卽上奏，丐罷。乃命神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旋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被誹，金兵再至，欽宗曆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卽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詔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康王，高宗也。卽位之後，拜綱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趨赴闕中，丞頗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高宗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綱不爲動。高宗聞綱至，遣官迎勞，賜宴趣見于內殿。綱涕泗交集，高宗爲之動容。綱乞追寢成命，力辭者再。高宗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靖，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因以十事請施行。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



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汗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職。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日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遂極論僭逆張邦昌應誅。僞命臣寮宜問。黃潛善爲張邦昌回護。曰好問附之。綱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必用邦昌。第罷臣。高宗感動。汪伯彥因言。李綱氣直。臣所不及。乃詔請邦昌及吳玠、莫儔等。又准綱奏。賄恤死節李若水、霍安國。仍詔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高宗謂綱。昨卿諍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綱奏曰。

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滑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高宗問誰可任者。綱舉張所傳亮。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請兼及兩河與勤王之師。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



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巖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眾。有許高。許亢者。以陝河而通。請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通公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健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高宗然之。命轉一官。開封守關。綱舉宗澤為留守。澤果能挫敵。軍民賴之。綱自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家屬。時宋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傅雱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高宗嘗問靖康時。淵聖勤政。省覽章奏。至夜不寢。終至拂曉。何耶。綱對曰。

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高宗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川以英果斷大事。又屢諫勿幸東南。黃潛善。汪伯彥。隱嫉之。高宗遂疎綱。諫章多留中不報。已而還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旋以綱善。伯彥沮撓。招撫經制兩司。綱力爭。謂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非細事。又謂遷幸從潛善。伯彥議。則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因求去。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議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御史張浚劾綱。詔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由是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闕鞠。而中原盜賊繼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鼎澧。嶽。鄂。荆南一帶。皆當屯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

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翥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偽齊攻宋，綱具防禦三策，詔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急之方，綱引古證今，力諫高宗不可偏安，當修省以成中興之業。奏疏三千餘言，皆切中時務。高宗賜詔褒諭，而不能行。除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命赴行在所奏事。畢之官。六年春，綱至，引對內殿，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久，綱請出奇取勝，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已而宋將劉光世、張浚、楊沂中大破偽齊兵於淮肥之上。高宗進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堡，且以驍勝生怠爲戒。淮西鄭廣以全軍叛歸劉豫，綱又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論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以爲心有可矜，乞寬浚罪，以責來效。高宗將幸平江，綱以爲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八年，王倫使北還，金使偕至，宋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綱聞之上疏言甚激烈，與眾論不合。高宗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前拔界以帥權，昔漢文

帝問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願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黜，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乃允其請。次年薨，紹興十年也。年五十八。高宗聞之，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史臣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之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然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噉，噉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我朝咸豐年間，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述曰：宋儒入廟配食者，除罷黜王安石外，尚三十四人。

今以范氏、韓氏、歐陽氏、胡氏、邵子、周氏、周子、程氏、兩程子、長安張氏、張子、司馬氏、凡十三人爲一卷。皆趙宋汴都臣也。益之以邵武李氏一家。則北宋之所以終。而南宋之所以始矣。

關里述聞卷之八

魏府時僚屬路拯者就案呈事。狀尾忘書名。琦卽以爲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有人獻玉莖一雙。絕寶也。每召客。特設一席。置之一日。吏誤觸碎之。惶恐伏罪。琦徐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帥定州時。夜作書。卒持燭誤燃琦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琦恐主吏鞭之。亟呼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吳璘素有節槩。琦嘗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以璘爲言。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飾。當以此敗。不踰年。懷敗如言。錢明逸出爲秦州。常快快不事事。琦聞之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于時望諸公。皆未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大粗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有問公何以識安石。琦曰。嘗讀介甫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嘗曰。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又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因。勉之不力。是以不及于古人。觀書文。晝夜不倦。書毀。顏魯公道健端重。類其爲人。後有人問程伊川。魏公可學否。伊川曰。魏公是間氣。宋朝咸豐二年。從祀廟廡。稱先儒。

述曰。宋韓氏與范氏并稱。曰韓范。又與歐陽氏富弼共稱。曰韓范富歐。韓皆居范前也。然范先韓卒。故從祀之位。韓居范下。傳宜照位次編入。前偶遺之。今補於卷八。



關里述聞

卷八

校記

①塞上：《宋史》卷三二四《范仲淹傳》作「塞門」。

按，塞門、承平均爲砦名，作「塞門」是。

②並駐：《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作「駐並」，當是。

③十二年：《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作十一年。

④「蘇洵」前闕字，據右引當作「曾鞏王安石」。

⑤予：《張子全書》卷一、《宋史》卷四二七《道學傳》均作「子」，當是。

⑥施：據右引當作「弛」。

⑦變：據《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當作「樂」。

⑧續經話：當作「續詩話」。見《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按，是書尚存，各本均署作「續詩話」。

⑨一二：據《靖康傳信錄》卷下當作「一一」。

⑩張浚：《宋史》卷三五九《李綱傳》作「張俊」，當是。

⑪同⑩。

⑫本頁「魏府時僚」至「稱先儒」一段文字原爲《韓琦傳》文，已收入本卷。此處重出，當刪。

關里述聞卷之九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楊時字中立，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神宗朝，中進士第，值何南程顥與弟頤講學於熙寧元豐之際，名重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劉陽、懷州、蒲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者回以聞。徽宗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捐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

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又言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迺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



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逃、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蹙其後、尙可爲也。神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山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州、破大名、劫虜驛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雲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十三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用者代之。不報。李綱罷相、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神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

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案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改安石爲廟廡從祀。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詆時、罷時祭酒。時言元祐黨籍中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除給事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及徽欽失國、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卹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著書講學。卒、年八十有三。諡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凡紹興初崇尙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源委脈絡、皆出於時。明宏治八年、

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謝良佐字顯道。宋壽春上蔡人。始務記問爲該博。及見程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警之曰。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語。汗浹背。面發赤。明道乃曰。卽此是惻隱之心。一日復謂之曰。君輩相從。祇學顏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盡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良佐質雖少魯。然志學極篤。事有未徹。其類有泚。憤悱如此。旣成進士。又事程伊川。嘗別一年。復至伊川。問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適朱光庭來謁伊川。指謂光庭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及歸。尹焞送之。問曰。何以教我。良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人有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焞歸以告伊川。伊川曰。可謂益友矣。良佐之學。強力不倦。舊苦多懼。卽習于危階。日作課簿。記其言動視聽。得禮與非。禮者以自程督。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同在程門。號四先生。而良佐所見最爲超越。初授泰州教授。其帥呂大忠每枉車騎過之。良佐爲講論語。大忠必正襟肅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遷應城令。立信以示之。始至事煩。信旣立。其事頓簡。是時吳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士植立庭中如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徽宗時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初良佐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上。惟太子涕泣。及釋

褐。神宗晏駕。哲宗嗣立。每舉以告學者曰。萬事有命。非人力所計較。必能信命。方能養氣。不復挫折。故良佐平生未嘗干人。其後召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在西京時。朱震自太學往謁。坐定。震請益。良佐曰。當爲君講一部論語。震私念日晷幾何。何由得具講說。酒五行。良佐掀髯曰。聽講。乃舉子見齊衰及師。覩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皆以此意求。及覩職歸。謂學者曰。學旣透得名利關。尙當窮理。方可望入聖域。否則萬難見道。吾蚤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于世味若存若亡。迨經憂患。仕意益薄矣。良佐爲人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舊錄有論語說。及門人所記語錄。其以生意論仁。以實意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極精當。至其以大學一書爲人德之門。則尤得明道教人綱領。其語天德王道之要爲實賴是編以傳其趣。故嘗手爲釐訂云我。

朝道光二十九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胡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入太學。師事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哲宗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再命讀之。注



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躐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繪璋。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原官。徽宗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用。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將終身焉。宣和末。李綱大。吳敏譚世勛合薦除屯田郎。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講明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覲。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盡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數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

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久。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耿南仲倚勢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論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卽問議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南仲旣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爲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視大臣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官。職請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向爲京所引。當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若眾黨論何時而彌。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栗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



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拮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道。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眾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馮黼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屬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解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齊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栗從而擠之。詔與郡。栗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偏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尙未合宜。臣若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譚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命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

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郵民。立政。嚴賞。尙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掃平讎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擬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問議。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定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員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張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

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昔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賊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位苟容，辱遠君父。今肅敵愾，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保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令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為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為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夢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

人張翥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晉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陳公輔上疏，譏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曾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刊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人：公輔與周秘、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有五。詔贈四官，加贈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



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名利如蟻蝶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第。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真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廡。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宋洛陽人。少師事程頤。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釋同時。釋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欽宗卽位。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

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朝臣梅執禮呂好問邵溥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輯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議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聞明被害。焞死復駐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高宗紹興四年止於涪。關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解。范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輿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真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賢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請召安國。且上章薦焞言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遠過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

復以疾辭。高宗曰：「焯可謂情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起之。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高宗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講席，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輔臣入奏，高宗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高宗指奏牘曰：「震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賸，恐教兒費力耳。」除大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謠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賴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甯德皇后崩，問遷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病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曰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遠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譖，誣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戴天之讎與之和，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

虜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尙何和之爲務？又遣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怠，侵尋陵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才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莽，誤膺詔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決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奉

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焯諫和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帝命越制賻之。贈官四等。焯不欺暗室。專功主一。其於聖人六經耳順心得。嘗奉詔撰論語解。傳於世。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信然。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稱先儒。

羅從彥字仲素。宋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熱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驚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間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時於將樂溪上。吟詠而歸。恆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

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傷元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紹興中。卒。年四十有六。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清祐間。賜諡文質。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熹之父松。熹之師李侗。皆執弟子禮於仲素。故熹能知仲素。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稱先儒。今因之。李侗字愿中。宋劍浦人。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



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熇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心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偏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操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謂之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泊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而不察其分。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每誦誦之。願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道。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



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落處豈能無失耶。倘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侂爲同門友雅重侂遺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輩所及松以爲知言熹亦稱侂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遇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吾從侂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侂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侂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明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朱松字喬年宋徽州婺源人。生有俊才聞揚時傳河洛之學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用力於致知誠意自謂卞急害道取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徽宗政和八年進士授政和尉外艱服除調尤溪尉監泉州

石井鎮高宗紹興四年用薦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起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召爲屬松辭鼎再相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以薦除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兼史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成轉奉議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不報松力疏求去檜怒風御史論其懷異自賢陽爲辭遂出知饒州未上請開主管台州崇道觀病亟屬子熹曰緒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惟其言之聽三人者胡憲劉勉之劉子輩也熹奉命維謹松卒贈通議大夫明嘉靖十年以子熹顯揚從祀啓聖祠稱先儒今因之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朱松子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因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高宗紹興十八年進士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韓元吉同召熹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聖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意誠心正

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以和。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勵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孝宗隆興元年。復召入對。時湯思退方倡和議。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陳俊卿、劉珙、胡銓、梁克家、龔茂良先後薦力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閒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邪私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諱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壘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諫言。而安於私智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

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真清顯。所惡則密行善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嘉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其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多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其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準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入對。所奏凡七事。上爲動容。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嘉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幅輳。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懼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



經久之計。有短嘉者。謂其疏於爲政。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誠。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貢。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患。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朝臣鄭丙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白。訟仲友者紛紛。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者。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

也。時曾觀已死。王朴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搆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胡晉臣除侍御史。論林栗執拘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逾月。再召。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臣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介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問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僻。

之私恩遇過當。往者謂說、朴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得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朴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權、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僭竊、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官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

撤其私邪之蔽、而蕪私之好、便僻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以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在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臣、議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口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媚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衡者、排擠誅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聚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

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廢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儲。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籍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指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隨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衆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僨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殫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疲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具文。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惡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漳州經界竟報罷。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漳州。力辭。有旨。長沙巨屏得卿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遣人諭以禍福。降之。申勅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南宗卽位。有旨。赴行在奏事。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南宗開懷容納。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始。南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熾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



乃獨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還御筆，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嘉謨，爭留不可，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時紹熙五年閏月也。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嘉謨惕然以侂冑用事為慮，既歷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勢，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甯宗慶元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以十罪，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七十依所請。六年，卒。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得、黃幹、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嘉熙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箴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嘉去國，侂冑勢益張，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未幾，嘉有奪職之命。劉三傑論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辭。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高文虎草詔論天下於是攻偽學。

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嘉。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嘉日與後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勸侂冑勿為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甯宗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遺表恩澤，諡曰文。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嘉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嘉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皆行於世。大學語孟中庸立於學官。理宗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清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嘉從祀孔子廟廡。明崇禎十五年，將先

賢位七十子下。我

朝康熙五十一年升配大成殿位東序卜子之次爲十一哲創典也乾隆三年又以有子升配大成殿爲十二哲移朱子於西序顏孫子之次朱子之後世襲博士二人

述曰宋儒講學於南渡後者皆程明弟子楊氏其首也傳至朱子講學注經之功兼備矣故以楊氏崇安胡氏尹氏羅氏李氏朱氏朱子之傳爲一卷其淵源較然不欺也

關里述聞卷之九

校記

①東郡：疑當作「東都」，指北宋。此乃承《宋史》卷四二八《楊時傳》之誤。

②「其語」以下三句有誤。按此文實抄自清朱軾《史傳三編》卷五《謝良佐傳》，該書此數句作：「其《語錄》則朱子少時爲學，實賴是編以發其趣，故嘗手爲釐定云。」

③《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國傳》於「屯田郎」下有「辭」字。

④已久：右引作「已命」。此數句標點作「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

⑤恐：據胡寅《斐然集》卷二《先公行狀》作「怒」，當是。

⑥不決：據《宋史》卷四二八《尹焞傳》當作「不次」。

⑦參：當作「累奏」，見《和靖集》卷二《辭免除徽猷



需藏

閣待制第三劄。

⑧「七十」二字衍，見《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⑨范念得：據右引當作「范念德」。

⑩四十六日：右引作「四十日」。

關里述開卷之十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開後學入廟考

張栻字敬夫。宋廬州人。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應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開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隳。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盡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擇。湯思退用事。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非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清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珪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

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心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心中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詔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諫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譖。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孝宗默然。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亦甚矣。然臣竊勝其心意。或者亦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孝宗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推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



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忾亦諫，即詔罷之。除忾左司員外郎，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忾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忾復奏文武誠不可偏，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中寢，然宰相竇陰附說，明年出忾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諱譚，說終以謫死。忾在朝未期歲，而詔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諂，於是宰相益懼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居家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忾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繕諸州隸卒，仇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中嚴保伍法，論溪峒酋豪，明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忾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忾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

往縱釋，以病其民。忾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頻邊屯，主將與帥首，每不相下，忾以禮遇諸將，得其驍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忾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曲在我。」命斬盜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忾劾大辨詐僞，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忾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亟，猶手疏勸孝宗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當時傳誦之。忾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又嘗曰：「吾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忾所著有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嘉定八年，賜諡宣，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廡。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呂祖謙字伯恭，宋丞相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於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後得張栻、朱熹講說，益精。初應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

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當廣擡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造。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卿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慮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處。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脈絡。小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勢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

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作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遠。藏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法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微擢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備未振。名勝相繼。而餘畧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苻堅之挫。皆極一時之盛。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請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初。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畢。士周必大言。去取差謬。恐難傳後。遂奏館職銓釋。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尋主管神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有五。諡曰成。祖謙學宗關洛。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俊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請書。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



哀。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條、歐陽公本末，行於世。其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卽而祠之。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廡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陸九淵字子靜，宋撫州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質曰：天地何所窮際？賀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與止異凡兒。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亦無不然。後登乾道八年進士，主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者。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不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初調興隆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南崇安縣。少師史浩薦，不起。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勅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

智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體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召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答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善惡，習尚之醇澆，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衝，西當光化夷陵之衝，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諱

宗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實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九齡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諡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鵲湖、論辨所學、朱主道問學、陸主尊德性、語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辨無極而太極之非、則貽書往來、究不能強同也。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皆能恪守其傳者。明嘉靖九年、從祀孔子廟、無稱先儒、今因之。

蔡元定字季通、福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晚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

質正焉。朝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元定、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事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誅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軻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歎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率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眾。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拜謁。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閏三日卒。及侂胄誅、贈追功、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草。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



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指要、太元潛書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明嘉靖十年議入廟。以其子沈先從祀孔子廟。元定應從祀啓聖祠。稱先儒。今因之。

蔡沈字仲默。蔡元定子。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一奇。象成於二。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請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薦用之。沈不屑就。隱而卒。明正統二年。封建陽伯。從祀孔子廟。嘉靖九年。

改稱先儒。今因之。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幹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幹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卽日行。時大雪。既至。熹他山。幹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幹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問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幹。甯宗卽位。熹命奉表入謝恩。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歸。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熹作竹林精舍成。邀幹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彙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玠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任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善。不令而政行。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幹報以乞候。餘罷然後施行。

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緡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土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韓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皆官人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韓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溺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嗣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

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韓卽日解印。赴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殲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韓移書珣曰。今四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戰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魯肅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珣不能用。及至制府。珣往維揚。觀師與偕行。韓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惟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義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韓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擄家奔賊。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珣歸。自維揚。韓知不足與共事。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珣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國老幼。俘擄殺戮者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



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聽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共誅排之。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宏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閥。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顧依幹。及倖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倖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幹。僞儒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幹遂歸里。弟子曰盛。已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聲譽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嘉時。俄命知湖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數年。門人請謚。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賜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

於世。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陳淳字安卿。宋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子來守其鄉。請受教。淳曰。凡聞義理。必窮其源。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嘉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循。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陳。其所得。嘉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未幾。嘉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萬古之前。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曰其沖漠無朕。凡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之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

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又語學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功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地、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如天理人欲、分數盈於實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勝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鎖鑰、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也。痛性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梯、率賓屬延請、席清談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有五。其所著自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詩、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稱先儒。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字景希、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子。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德秀共諸子學、妻以女。甯宗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闕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發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災感螭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議、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無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人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益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



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勸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精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眾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大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所天永命爲心充全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長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勸以兵法不待櫛櫪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吏彌遠相欲以得祿靡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以祕閣修撰出爲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議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

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甯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荒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徵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劫貪墨守林炎張忠恕舉循良李道傳先是都司胡槻薛拯等請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聵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甯宗悟以德秀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多仁政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年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升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勸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贈給有差朝議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德秀諫止之江華縣賊亂德秀檄廣西共討平之武岡軍

變、德秀治之、而効其激變者。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餘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晉川之變、非齊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矣。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當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普、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又舉知袁州趙政夫爲廉吏、且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德秀曾侍經筵於清暑殿、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賈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闈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眾攻、未有不浸淫而竊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竊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牽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並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

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撓。畏公議、未敢發。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齊王贈典、繼而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梁成大請加貶、理宗不許。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常平使者史彌忠言於朝、遂起韓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擬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屢月不解一錢者、郡計亦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甯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於泉、公廩僅三百人、潛司與本州給之、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卒。理宗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珍之。未幾、開金城、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取進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



之廢壞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理宗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理宗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勅令經武要畧三乞祠祿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理宗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史臣曰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湧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宋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綱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禁絕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辭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集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理宗思之不置諡曰文忠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廡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今因之

魏了翁字華父宋蒲江人幼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南宗慶元五年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初召試學士院韓侂冑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惴惴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資蓋亦急於內修姑遣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眾大驚改祕書省正字御史徐枬劾其對策狂妄獨侂冑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冑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豫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教化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甯府武夷山沖佑觀未數月復原官知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



令持吏短長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耄。擢俊秀。期望諸學官。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發願墮集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最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留關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祿閣知潼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已裕民。願績大著。蜀名士多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瞞天位。並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甯宗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繼田及實錄關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祕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

共天命。導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甯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開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寧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進見。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諂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

不撓未嘗私調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來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甯府武夷山冲祐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甯府辭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創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卒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重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官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十曰復制誥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繁若黑白理宗讀之感動卽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初臣庶封章多乞召了翁及真德秀理宗因民望而並召之用了翁權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人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茲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皆切於上躬者

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書畫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尙書經幃進讀理宗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理宗悉嘉納且手詔褒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南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歷之令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儲闕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擬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罪賞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理宗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擠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異卒並以江淮附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理宗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畧進封臨江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喪死事之臣黜退儒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以疾辭不拜益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恩禮雖隆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遠

召還皆非理宗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
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
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
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
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
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
仕。遺表聞。理宗震悼。輟視朝。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
諡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奉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
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鈔。師
友雅言。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稱先儒。

何基字子泰。宋婺州金華人。父伯慧。臨川縣丞。黃幹知臨
川縣事。伯慧使二子師事之。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苦刻
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問淵源之懿。
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夢以己意
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
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
學者。皆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履行死而後
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
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
合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
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象象。蓋其確守

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栢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
道自尊。栢高明精誠。序正諸經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
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
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沈固
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愈出。
文集三十卷。而與栢問辨者十八卷。理宗景定五年。詔舉
賢。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
山長。力辭。度宗立。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
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
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
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稱先儒。

王栢字會之。宋婺州金華人。大父師愈。崇政殿說書。從
時受易。論語。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
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之
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
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
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
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卽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
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
語大學中庸孟子七篇。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
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嘗置閑閣靜坐。子弟白事。



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沒而家貧者，爲之歛且葬焉。求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其卓議獨見多類此。及柏將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論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閩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凝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大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義疏、周子發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陸秀夫字君實，宋楚州鹽城人。父徙鎮江。景定元年，秀夫成進士。李庭芝鎮淮南時，辟之幕中。秀夫性沉靜，每公私宴集，獨端坐如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三遷至土管機宜文字。及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而邊事急，僚屬多亡者。秀夫愈有任。庭芝上其名，累擢宗正少卿，權起居舍人。後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益王廣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等追從之。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秀夫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宜中初以秀夫熟知軍務，每事咨訪。後議不合，使臺諫官劾罷之。張世傑咎之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召秀夫還。時宋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妃垂簾，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井澳風，帝暴驚疾崩，諡端宗。眾相約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遂與眾共立衛王昺，年八齡矣。時陳宜中入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恩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以進講。及厓山破，秀夫趨帝舟，是時元兵四合，秀夫度不得脫，遂允驅妻子入海。自負帝赴海，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秀夫年四十四。我。

朝咸豐九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灼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證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寢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藝一揮而成。理宗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請遷都，人莫敢議其非。天祥時爲甯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董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端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度宗在位之六年，賈似道稱病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誥，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恭宗立，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浚洞蠻，使方與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以萬人事問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德祐元年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待宣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議郡王，欲頓以求好，師孟益假蹇自肆。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發奮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盡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蕪，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

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德祐元年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待宣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議郡王，欲頓以求好，師孟益假蹇自肆。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發奮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盡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蕪，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

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華以廣軍職五收，敗績。尹玉璽亦敗，爭渡水，挽全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王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謝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二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及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伯顏怒，拘之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詩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連衡。」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吾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高郵響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且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聞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亦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楊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門外。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楊，因鼓抵城下，問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眾相顧止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

堵中得免，然亦飢寒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糗，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篠叢中。兵入索之，執杜、金應而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許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資荷天祥至高郵，沿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制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詣諸將，趙孟榮將一軍取南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殊、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甯都，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嚴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端宗景炎二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榮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復會昌。六月，敗元軍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沐監軍，趙時賞、趙孟榮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贛諸縣兵擣於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夷、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南、武、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引兵



走卽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我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贊坐肩輿。後兵問爲誰。時贊曰。我姓文。眾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興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贊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箠罵官耳。執此何爲。由是脫者甚眾。臨刑。洙頗自辯。時贊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燕夫皆死焉。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三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四月。端宗崩。衛王昺繼立。六月。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起。兵死者數百人。天祥母病沒。詔起復之。長子亦死。九月。宋葬端宗于崖山。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勅興誅之。十二月。趙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懿乃潛遁。元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宏範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伏草莽。天祥會皇出走。于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鵝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戰死。汴許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遁。張唐陳桂英帝昺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天祥至潮陽。宏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索之。乃書所過零丁洋詩。末聯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一

笑而罷。宋主昺祥興二年。元滅宋。置酒大會於崖山。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據。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至兵馬司設卒守之。時元世祖命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爲官。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又何用。績翁欲如其請。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等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囚於燕。凡三年。元世祖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葦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元世祖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始命刑於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而天祥已死矣。時歲在壬子冬十二月也。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再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

如生年四十有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史臣曰。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居獄四年。忠義之氣著於詩歌。有義士畏之。死者負其柩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太夫人之柩。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云。我

朝道光二十三年。從祀孔子廟。稱先儒。

陳結字可大。宋都昌人。父大猷。號東壘。饒堯峯弟子也。著書傳會通。尤精於禮。仕宋爲黃州軍判官。滿承其家學。潛心戴記。宋亡。隱居教授。不仕元。年八十有二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歸先生。所著禮記集說。明洪武時列於學宮。正統中。以其說取士。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稱先儒。

述曰。宋儒以濂洛關閩稱。朱氏雖徽人。而生朱子於閩。故閩學尤著。蘇州張氏。呂氏。陸氏。蔡氏。朱子之友也。凡四家。小蔡氏。黃氏。漳州陳氏。朱子之弟子也。凡三家。此外則有真氏。魏氏。二家。講習於道學之時。何氏。王氏。二家。接跡於弛禁之後。陸氏。不辱。文氏。成仁。都昌陳氏。注經。皆死於元。而心於宋者。合之得十三家。共錄其傳爲一卷。而舊說則以都昌陳氏當列入元儒。可彼豈尙論之正哉。

關里述問卷之十

校記

- ①心：據《宋史》卷四二九《張栻傳》當作「吾」。
- ②師首：右引作「帥守」，當是。
- ③構說：《宋史》卷四三四《呂祖謙傳》作「構索」。
- ④召：據《宋史》卷四三四《陸九淵傳》當作「詔」。
- ⑤皆善：據《宋史》卷四三〇《黃榦傳》當作「皆喜」。
- ⑥湖海：右引作「胡海」。按胡海人名，作「湖海」非。
- ⑦字子泰：《宋史》卷四三八《何基傳》作「字子恭」。
- ⑧苦刻：右引作「刻苦」，當是。
- ⑨書經：《宋史》卷四三八《王柏傳》作「魯經」。
- ⑩語諷似道：《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作「語皆諷似道」。據此，「語」當作「語」。
- ⑪武軍：據《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九劉岳申《文丞相傳》作「武寧」，當是。
- ⑫遁：據《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當作「道」。

關里述聞卷之十一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趙復字仁甫，元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出帥師伐宋，德安以舊逆賊，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印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談，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旋，履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者從之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惟中問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

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淵心未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我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庶稱先儒。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金章宗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父家兒向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王輔嗣易說。時兵亂中，衡夜思盡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雖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輒留塊，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講習。凡經



傳子史、禮樂、各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徇其鄉人。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藜藿處之泰然。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之有遺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墜地，童子過之，亦不脫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幸來學。郡縣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不可得，遂送之臨潼而歸。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文統患之，且竊歎曰：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賜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欲囚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傳與太子位東面，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然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及世祖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上疏曰：臣性

謙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膺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丙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入被詔，自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曰：昔而奉德音，丁甯繼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至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朔漠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推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屢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

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賢、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誠以得其法、故也。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誦、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耶。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於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鈔數之便、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畀以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夫爲臣

之道、臣已告之安重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爲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耳、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曰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曰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疑惑驚眩、譏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甚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几席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累年、猶莫測其意。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分、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



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以成大智也。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假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干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置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則召之命之，汎如廡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

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天下哉？然此特論難進者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心，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誣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悍耶？自古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稷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設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計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折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時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讎而去者，何耶？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榮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



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况薄有功而厚有過、人得不怒於心耶。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變異、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時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怨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雩出西方、雩出東方、去年冬、雩出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拉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於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垂屣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

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愛民、用賢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反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熱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法法令之難行、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郡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至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民志定

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在上之人始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面，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書奏，世祖喜納之。衡進見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世祖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世祖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榷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否？」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世祖前。世祖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世祖曰：「卿慮其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薦衡宜中書，欲因事中之隙，除左丞。衡屢入辭。世祖命左右掖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耶？」世祖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世祖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職，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世祖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子弟王梓、韓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燦、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馳驛召之。促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輟，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

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康食或不繼，衡請還懷。世祖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世祖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寶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士，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世祖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有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踰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絳代管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六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朧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

無弊。自餘正譌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請於世祖，命衡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論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公安則道行，有時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甯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有三。遺命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碣。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墳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游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元成宗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廡。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齋者，衡居魏時所署室名也。明嘉靖間，脩正祀典，去封爵，稱先儒，今因之。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烈氏，後避吳越錢武



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幼而敏、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虜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蘭、則樊襄之師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瑄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晏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頗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從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而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

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書、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市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四卷。謙爲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歷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自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元成宗大德中卒。順帝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廡。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今因之。

吳澄字幼清、元撫州崇仁人。高祖煜、初居咸口里、當華蓋



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遜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日，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婦復夢有物蟬蛻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飾薪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世祖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鄉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樸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書、詩、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澄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武宗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及久，漸失其舊。澄至，旦然黜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曰：「是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仁宗皇慶元年，陞司業，用宋程純公顓學校奏疏，胡文定公瑗六學

教法，朱文公稟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以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謂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卽位，超遷翰林直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英宗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偶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帝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英宗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

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遷還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時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澄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廟廷勉留之意。寢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問之。遣官驛追不及。還言於泰定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賜金織文綺二寶鈔五千貫。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聲聲。使人渙然冰釋。以斯文自任。出登朝講。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踴躍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終身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鑿以發其蘊。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定老子莊子。大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明宗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有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明正統八年。從祀孔子廟。嘉靖九年罷。我朝乾隆二年。復祀。稱先儒。

許謙字益之。元金華人。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醬之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遺義。旁采遺摭。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善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有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及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



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第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於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仁宗延祐初謙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每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舊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服初成宗大德中熒惑入南斗旬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何忍獨飽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

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順帝至元三年卒年六十有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再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宮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述曰元儒入廟廡者五人趙氏爲北方講學之倡宗程朱者也河內許氏窮達合道本傳不言師承觀其奏疏是有志探源孔孟者也金氏親炙於何王二氏遠宗朱也吳氏辨朱陸異同雖以陸說爲優而其所得則邵學也金華許氏受業於金氏之門亦遠宗朱者也嗟乎宋哲宗以前儒盛於北而講學盛於程南渡以後儒盛於南而講學盛於朱元之始有七儒八丐之目是以儒相詬病矣幸趙許諸名儒出繼程朱講學元之君臣始重儒然元人卽知重儒其崇尚聖人之教尙未逮偏安之金又何論漢宋史臣曰元僅苟安天下數十年職是故也信夫

校記

①各：據《元史》卷一五八《許衡傳》當作「名」。

②僞本：右引作「爲本」，當是。

③踰：右引作「驗」，當是。

④六十六：右引作「三十六」。

⑤輸：據《元史》卷一七一《吳澄傳》當作「輪」。

關里述聞卷之十二

曲阜鄭曉如敬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南海人。父克勤，明太祖洪武中循吏。孝孺自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文宿胡翰、蘇伯衡皆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爲仇家所連，逮至京。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孫卽位，是謂建文帝。召孝孺爲翰林侍講，遷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建文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展前批荅。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命孝孺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邸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竄，上書請罷吳傑、平安、盛庸兵。帝以書示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援。我以大兵蹙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稍懈，解則厭離，我謀定勢合，進而

蹴之不難矣。建文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昂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昂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昂匿宣諭不敢出。歸京，孝孺私就問昂，燕王何言，兵勢若何。昂言：「王語直其上下如父子然，吾軍雖十倍於彼，氣驕而懈，且諸將不和，未見有必勝之道。」孝孺默然。昂入見，具以實奏。建文帝曰：「齊黃誤我。」孝孺奏言：「昂受燕賄，不足信也。」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奉書如前請。孝孺曰：「兵一散難復聚，彼長驅犯關，何以禦之？」願毋爲所惑。於是殺勝。燕聞之，遣兵掠沛縣，燒糧艘，以絕南軍餉道。孝孺言於朝曰：「今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又絕餉道，事勢可憂。向以罷兵之說誘之，既不能行，臣別有一策。」燕世子仁厚，得國人心，其弟高煦校誦素忌其寵。今但用計離間其世子，彼既疑世子必趣歸北平，則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則兵氣振，可圖進取也。於是孝孺草書貽世子，而令錦衣衛千戶張安齎往。世子得書，不啓封，並安送至軍前，問不得行。明年五月，燕王駐師江北，建文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稍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我據天塹之險，與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於是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孝孺乃令人燒江北船以阻北兵，而陳瑄早以戰艦降燕矣。燕兵遂渡江。時四年六月乙卯也。建文帝憂懼不知所出。孝孺曰：「今城



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爲守。然是時京師空虛。實無所爲勁兵也。孝孺又以前遣郡主未足濟事。於是遣李景隆輩請諸王以說燕王。卒不聽。或勸建文帝他幸。以圖興復。孝孺請堅守京城。待四方援兵。卽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開。燕兵入宮中。火鎖鑰。伍雲執孝孺以獻。燕王命繫獄。先是王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主領之。至是燕王稱帝。欲孝孺草詔。孝孺至悲慟。聲徹殿陛。降榻勞之。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利成王之弟。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曰。死卽死。詔不可草。遂磔於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時年四十有六。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族親友前後坐死者數百人。孝孺工爲文章。每一篇出。海內爭傳誦。永樂中。無敢藏孝孺文者。門人王徐濟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明成祖崩。仁宗卽位。論禮部。建文中諸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成邊者。畱一人成所。

餘放還。而孝孺絕無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洪武二十五年。嘗上書闕下。請減信國公湯和所加衛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獲免。至是。孝復子琬得釋爲民。方氏得不絕。世宗時。松江人俞斌自稱孝孺後。士大夫信之。爲纂歸宗錄。既而方氏察其僞。言於官。乃已。神宗初。有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於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福王時。贈孝孺太師。諡文正。妻鄭諡貞愍。孝友贈翰林待詔。我皇上同治二年。從祀廟廡。稱先儒。

曹端字正夫。涇池人。明成祖永樂六年。舉於鄉。端五歲時。見河圖洛書。卽畫地質父。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輒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釋氏。端爲夜行燭一書進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繼遭二親喪。五味不入口。既葬。廬墓六年。端初讀謝應芳辨惑編。篤好之。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上書邑宰。毀淫祠百餘。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賑。存活甚眾。爲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止爭訟。監司大吏過。必造謁。知府郭晟問爲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晟拜受教。遭艱。歸涇池。霍諸生多就墓次受學。服闋。改蒲州學正。霍蒲兩邑各上章爭之。霍奏先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宣德九年。卒。官年五

十九。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貧不能歸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墓側。後改葬池。端嘗言。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又曰。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又曰。孔顏之樂。仁也。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又曰。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卽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個虛空道理在。不知道卽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而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粲然具備。範圍之不出。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宗。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天地萬物盡欲屏去。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哉。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存疑錄。霍州李德與端同時。亦講學於其鄉。及見端。退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達事變。未學鮮或及之。古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諸生得人師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誼。命諸生延致之。講明三學。初。端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學者稱月川先生。及

端歿。門人私謚靜修。我

朝咸豐十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薛瑄字德溫。明河津人。父貞。洪武初舉人。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瑄幼由靜坐中增穎悟。日記千百言不忘。貞改任繁陽。瑄侍行。時年十二。監司見其所作詩賦。大奇之。高密魏希文。海南范汝舟。皆深於理學者。貞乃並禮爲瑄師。瑄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鄧陵。瑄補鄧陵學生。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次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宗宣德中。服除。擢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英宗正統初。尙書郭璉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稱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曰。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辭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樞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樞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誣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繫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



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聲下獄。忽悲泣。振問其故。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賈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察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實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人粟。火其居。陷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時。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請減一等。英宗數召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瑄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英宗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本。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朱子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英宗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宏治中。祀於鄉。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胡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

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鵜衣簞食。寔如也。已而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眾。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惟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驚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居仁性行篤實。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與羅倫。張元楨友善。數會於七陽龜峯。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昶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間言。居仁聞修白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有一。神宗萬曆十三年。追諡文敬。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陳獻章字公甫。明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屬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山由是名震京師。給事中黃欽聽其議論。即日抗



疏解官執弟子禮。獻章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吳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亭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鸞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視爲活孟子云。獻章儀榦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母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卽歸。孝宗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三。神宗萬曆十二年追謚文恭。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蔡清字介夫。明晉江人。少從侯官林批學易。盡得其肯綮。憲宗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乞假歸講學。選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勲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

卒。自是居家授徒。不出。武宗正德元年。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甯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誑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伴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有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彷彿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刊布。萬曆中。追謚文莊。贈禮部右侍郎。我

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指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關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喜射。孝宗宏治十二年。成進士。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武宗正德元年。劉瑾逮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尙書楊一清改之。驗封。

屢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洊頭、皆稱王、與大府隔。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託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質其罪、令詞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十二年正月、督副使楊璋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鑑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奏從其請。守仁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以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九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墩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執，日能以歸。遂討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甯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敦及守備郝文、汀州知府唐濟、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凱過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

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南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棄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定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賊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清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餘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徭。還至贛州，議討洊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洊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戒守備。詭言：珂志高謀也，將襲我，故爲降。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密進兵，畱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洲，斬賊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洲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先是，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剿。守仁



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荆頭，廣東尙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勸福建叛軍，行至興城，而甯王宸濠反。知縣顧必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騫、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鄧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恩、李忠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畱之紀功。因集眾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御史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趨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勸王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疑，十餘日，謂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已。七月壬辰朔，甯宜春王拱樞居守，而劫其眾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吉安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哲、萬安王冕、甯都王

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眾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緇登，縛拱樞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發犯令者十餘人，宵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逆黨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璉、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守仁斬先卻者，諸軍殊死戰，逆黨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逆黨方朝，宸濠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武宗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

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諸發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觀顰者非特一爾、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發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承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開道還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南征。武宗不許。至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慢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遺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甯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嘗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與朝臣祝續、張綸譏毀守仁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曰：「守仁必

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武宗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武宗規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發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譏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尙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紉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時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尙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敘討賊諸臣。世宗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阯、深山絕谷、悉瘠



僮盤據必仍設士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尙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世宗命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遺諸軍雷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甯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眾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世宗皆從之斷藤峽僞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畱南甯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賊賊盡平八寨始世宗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勵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聰勇薦募故不善守仁以聰強之後募長吏部聰入內閣積不相下募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

不能無移憾募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輅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猺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藹忘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羣載金帛當時大臣揚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輒聞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世宗報聞而已守仁已病具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有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縗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輿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世宗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

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羣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世宗乃下詔。停世襲。郵典俱不行。穆宗隆慶元年。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二年。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穆宗獨允。禮臣議以瑄配。神宗萬曆十二年。大學士申時行等奏。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頤。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從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眾論所歸。亦宜並祀。神宗從之。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今因之。

羅欽順字允升。明泰和人。宏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教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官。屢遷至吏部左侍郎。世宗卽位。命攝尙書事。上疏言。人任超遷。法當疏通。不報。大禮議起。欽順請慎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南京吏部尙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尙書。會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尙書。辭。又改吏部尙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士翕然師之。欽順致

守仁。略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反復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未及達。守仁已歿。欽順爲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爲著困知記。自號整庵。年八十有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我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別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明武宗正德三年。登進士第一。授修撰。劉瑾以柟同鄉。欲致之。謝不往。又因西夏事。疏請武宗入宮親政。事。潛消禍本。瑾怒。其直欲殺之。引疾去。瑾誅。以薦復官。上敬學疏。言。文王紂。熙敬止。誠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乾清宮災。復應詔陳六事。其言除義子。遣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是年秋。以病解職歸。世宗嗣位。召柟。上疏勸勤學。以爲新政之助。畧曰。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庶太平之業可致。大禮議興。與張桂忤。以十三事自陳。中以大禮未定。謫言日進。引爲已罪。上怒。下詔獄。謫解州判官。攝行州事。恤災獨減丁役。勸農桑。興水利。築堤護鹽池。行呂氏鄉

約及文公家禮求子夏後建司馬溫公祠。四方學者日至。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陞南京宗人府經歷。歷官尙寶司卿。吳楚閩越士從者百餘人。晉南京太僕少卿。太廟災。乞罷黜。不允。遷國子監祭酒。晉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吏部事。世宗將躬親顯陵。累疏勸止。不報。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年六十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開。帝輟朝一日。賜祭葬。卹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官南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講學者不歸守仁。則歸若水。專力程朱不變者。惟卹與羅欽順云。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我皇上同治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呂坤字叔簡。明甯陵人。萬歷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皆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事。皆撥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

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溫飽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偏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歷十一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業未完。流移日眾。棄地很多。甯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甯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兩菽兩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疏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牛羸敝。人牛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所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圖怨民。誰與合戰哉。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綢。蘇松之錦。縞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



器、西城回青、不急之需、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備遇阻礙、必成傷損。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荷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股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民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勅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遺、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斗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遺僕設肆、居民尙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勅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輪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囊、益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

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上、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兩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資、十兩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勲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關寢閉、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眾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逆耳犯顏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陸、近吾肘腋、平壤西隣、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聚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

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於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為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竄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并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遍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筆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禍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眾，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懷醜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卧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朴，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官輪於質明，

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獨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為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為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而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宇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謗愁嘆，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願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驚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毓澂殺不辜，坤頓不言，曲為附會，無大臣節。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神宗以坤既罷，悉置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閩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為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未幾，有妄人為閩範圖說跋，名曰憂危宏議，略言坤



撰國範獨取漢明德皇后。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州郡。如也。將以害坤。神宗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坤則介峭直。明意正學。居家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為吏部。屢推坤左。坤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韓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殺。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經郭正域。其一卽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不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諸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坤卒於家。熹宗天啟初。贈刑部尚書。我

朝道光五年。從祀孔子廟。廡先儒。

劉宗周字起東。明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姪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陷貧。攜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少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餼。伺息望顏。三年未嘗少懈。宗周少端穎稍長。卽志聖賢之學。然體孱甚。母嘗憂念之。不恐遂成疾。以貧故。忍而不治。神宗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爲望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還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坊旌表。時中朝有昆。宣。二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岱。姜士昌。劉元珍。輩皆賢人。

于五立。丁元薦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昆宣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關。豎乎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鶴。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爲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傑。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熹宗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且盡。宗周固辭。忠賢責以矯情。朕世削其籍。莊烈帝崇禎元年。召爲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甯。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東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畱心民瘼。惻然病瘼。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



講求者皆指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朴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指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職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未然也。今一切誅誅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墜，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竭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子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請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大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大苛，或因過而成悞，有動遭譴謫已耳。且陛下所望盡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諛諂者因而聞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塞。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陷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幾許正人，傷天下多

少元氣，今猶憂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此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莊烈帝以爲迂闊，然嘆其忠。未幾，都城被兵，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米價騰躍，請罷九門稅，修買區以處貧民，爲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已，興也勃焉。冀皇上以情而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監獄，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縉紳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官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闕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又勅

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莊烈帝意。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僞寢，激莊烈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體仁不能解，爲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最力。閩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極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賜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紆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趨。宗周固辭不許。明年入都，慎行已卒，與紆入朝。莊烈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宥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平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

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莊烈帝顧體仁迂其言，命紆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病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已已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厥衛司議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詬誶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眾。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察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迫，敲朴多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合并窮於督撫。朝廷勸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厲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已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罪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愆坐牢，使朝廷無吁咷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訓，以率祖而

不敢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儒術失律之誅。慎天機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莊烈帝怒其論開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傳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貨免覲。爲大辱。國莊烈帝雖不悅。然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謂不足。莊烈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不用。宗周得予告。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果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事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遐邇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餓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

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皆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遺。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巡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廢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成。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繼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鄭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



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此、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莊烈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莊烈帝臨朝而嘆、謂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遂以命之。再辭、不許、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明年、擢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趨。踰月、入見、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整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莊烈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劾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褒之。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從之。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虞象昇、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不能盡行。閏月晦、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燠、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眾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

爲火器所破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耶。因議督撫去留、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莊烈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對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興天下更始。又問、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對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賢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將士畏德、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辯論久之、莊烈帝色解曰、朕已悉。敕宗周起、於是宗周出奏曰、陛下下詔求賢、姜燠、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狂妄如臣宗周、請直如臣黃道周、尙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又言、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莊烈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有如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可不問乎。宗周曰、錦衣齊集子弟、何知禮義、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

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莊烈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應職？有開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處。翼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爲民。歸二年，京師陷，宗周慟哭，徒步荷女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鎮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闕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鎮靜作遷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謂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噫，此何時安所得哀詔？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謂甲仗未具。宗周知其不足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將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

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勳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傷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因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周圍之策，卸兵權於關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問遣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與九廟膺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詔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概用新恩，誅閭定案，前後詔書鴟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甚，欲殺宗周。



矣。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子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衛世應，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蒙臣，朝端譁然，而羣陰且翮翮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瞽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謫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汎地，而置若奕棋，洵為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為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虐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遷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廢之，書諸史冊，為宏光第一美政。福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額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

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潯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情容。客前後至者，皆不敢加害而去。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闔士英以統鎮言為信也，亦震恐。於是澤清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冕錯之，自為居守。司馬謫之，閉城拒君，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欲危君父，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蓋非宗周一人之謀。姜曰廣、吳性合謀也。姜曰廣心雄胆大，翊戴非其本懷，故陰結死黨，剪除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之別郡。如牲，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關，面討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傳論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士英嫉宗周欲去之，薦阮大鍼知兵，特授兵部右侍郎。宗周曰：大鍼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爾。疏入，不聽。宗周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監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議夫曰：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狎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日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



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未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寃。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尙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厥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以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讐釀內憂。前者淮陽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領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曰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而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讐而釀內憂也。優詔報問。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

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尙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尙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進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史臣曰。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書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閻夷齡。皆難於禪。夷齡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每謝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冠裳。學者稱念臺先生。手著人譜。傳於世。嘗墨畫象心圖。以空明中舊墨點者爲欲之萌。以積點成全墨者爲惡心。以全墨中見白者爲善念生。以去盡墨而無點者爲復完本之明。開發後學。最有功。我朝道光二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黃道周字幼平。明漳浦人。天啟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

之。未幾內艱歸。莊烈帝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避疾求去。頗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易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守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頓達而知務。一切磨勘而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張法。令摧折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微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誅陛下者。必不在拘繫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誅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快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臆。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短。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焚馳。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指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莊烈

帝不擇。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自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邊疆。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陳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捐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鮪魚。懸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象士。則所象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者必無恥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龍。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付懷。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莊烈帝益不悅。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齟齬。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幣兩尙書。未聞有人中一疏者。安望其助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輾轉於下。而諸臣

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疏曰、陛下寬仁宏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權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饒糴、則下樂饒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淵。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尚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園土壘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燦。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壈磊落、不如錢謙益。鄧鄂、方被杖母大訴、莊烈帝得疏駭異、責以顛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鄧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令方剛、不諳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鄧語爲口實。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憤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鄧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莊烈帝御經筵、刑部尙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未許。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濫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

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未可多得。莊烈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不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楊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猿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又謂陛下孝治天下、摺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則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卽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又言臣二十躬耕足手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屏履。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莊烈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摺紳、勃谿語欲爲鄧鄂脫罪。下吏部行譴。嗣昌因言、鄧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鄧、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莊烈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



乎。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又問：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更無當言之日。莊烈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旨，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辯其奏甚倭，且言：道周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鄤。莊烈帝謂：朕正擬問之，乃問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臣章見惡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鄤。莊烈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欺惡必察。又問：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軟美容貌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敢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莊烈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卽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莊烈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記讎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

一毫私。莊烈帝怒，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莊烈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諂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莊烈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方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奏對又不遜，莊烈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未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己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者。張若麒遂阿嗣昌意，上疏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不覆問，而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擬旨責學龍濫薦。莊烈帝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尚書李覺斯繼輕嚴首切責，再擬兩成煙瘴，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獄。撫司掠治者四，乃還刑部獄。逾年，尚書劉澤深等言：一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



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斥屬。烏觀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愆。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成廣西。十五年八月。道周戌己經年。一日。莊烈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莊烈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莊烈帝曰。亦不免偏。時周廷儒自以嗣昌既前死矣。而已方再入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卽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蔣德璟曰。道周蒙戍。極感上恩。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陳演曰。其事親亦極孝。吳姓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莊烈帝皆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稱解學龍。葉廷秀賢。既還。召見。道周泣曰。臣不意復得見陛下。臣故有大馬之疾。請假。許之。及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諸王耶。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識者知其將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漸行。陳進取策時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

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取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捷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侍恩。觀望。不肯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啟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十二月。至婺源。遇大清兵。道周被執。至江甯。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道周學貫古今。從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當享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也。我朝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容城縣人。明神宗萬曆庚子科舉人。晚年居河南輝縣。少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學相砥礪。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以倫常爲本。以慎獨爲宗。見義必爲。無所避就。弱冠。父母相繼亡。哀感中見。心性本原。喪葬一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學使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明熹宗天啟五年。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大興鉤黨之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雅善善繼。亦素重奇逢。及光斗。大中被逮。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伊投鹿氏。時高陽孫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善繼適贊軍事。其

父正暨張果中與奇逢同志。出身營救。先舍兩家子弟於鹿氏莊。奇逢作書求救於承宗。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此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冒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與歌黃鳥。昔歲大腹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謂王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憲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云云。承宗得書。輒具疏請入覲。面陳關門機事。忠賢聞之。達御床而泣。謂將清君側。熹宗詔止於途。坐光斗。大中以賊各累千萬。榜追之。奇逢與正。果中謀解金輪納。炎蒸跨一驢。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光斗。大中已先斃於杖。明年順昌又以檻車被逮。擬賊五千。奇逢復爲謀畫。得數百金。而順昌又杖斃矣。是時逆賊方張。光斗等素所交遊。皆搖手鍵戶。噤不敢發聲。獨奇逢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危之。而卒免於禍。光斗等遺骨藉以歸里。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奇逢與正。果中也。保母客氏與忠賢表裏爲奸。其弟光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招致奇逢不得。介所知饒名馬。固御不受。承宗將薦之於朝。其客茅元儀爲達其意。亦固辭而止。御史黃宗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咸薦奇逢可大用。俱不起。明莊烈帝崇禎九年。兵薄容城。奇逢兄若弟及族

黨俱入城。鄉邑相依者數十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守。奇逢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圯未築。而兵突至。隨禦隨築。鄉邑多陷。而容城巋然獨存。巡撫都御史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兵部尙書范景文亦以軍務馳聘。奇逢俱辭不起。時烽烟四警。城堡殘破。奇逢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依者愈眾。乃飭戎器。練鄉兵。厲人心。儲糧糧爲守禦計。暇則敦詩習禮。於干戈槍擡時。隱然有太平揖讓之風。我朝定鼎。屢徵不起。僑居於輝。募蘇門百泉之勝。馬光祿奉以夏峯田廬。遂家焉。率子弟躬耕自給。弟子日進。稱爲夏峯先生。奇逢講學以黜華崇實爲務。不立講學門戶。常曰。講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又樂易近人。不繩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及田畝野老。有以疑難質者。輒披衷相告。天性孝友。讀父書輒涕零。逢忌日。慘容蔬食。終身如一。故人子弟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其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力持風化。老而彌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取節錄。皆行世。卒年九十有二。史臣曰。奇逢之學。或以兼通陸王爲疑。然考其生平。隨時隨事。親認天理。而功歸慎獨。遊其門者。高明沈潛。成德達材。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蓋有非一曲所能測其涯涘者。至周旋左魏

之難一似氣節之爲而卒遠於禍觀其在白溝邂逅浮邱
辭色峻厲心氣和平雖經騎環伺莫能乘其隙毋亦見其
大則心泰而誠至則物自無忤焉者乎然則平日之學蓋
可知矣我

朝道光八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述曰明儒從祀廟廡者十有三人方氏曹氏薛氏胡氏
陳氏蔡氏王氏羅氏呂氏寧陵呂氏劉氏黃氏孫氏其
學皆能力行不欺然講學各是其是發明聖學竟不同
嗟乎世無孔子孰能合衆器而陶鎔於大冶之一鑪耶
此則漢宋以來古今同慨者矣

關里述問卷之十二

校記

①時：《明史》卷二八二《薛瑄傳》作「下」，當是。

②喜射：《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傳》作「善射」，

當是。

③象湖：右引作「象湖山」。

④承：右引作「乘」，當是。

⑤偏：據《明史》卷二二六《呂坤傳》當作「徧」。

⑥字中：右引作「官中」。

⑦此人心：《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作「正人

心」。

⑧文官：據右引當作「文武」。

⑨罵：據《明史》卷二五五《黃道周傳》當作「罷」。



藏書

關里述聞卷之十三

曲阜鄭曉如謹述

孔門後學入廟考

湯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契繼斌避兵流寓浙江衢州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江西斌隨其父還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

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應

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

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誇獎抗逆之人擬旨嚴飭

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移時是年

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祕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為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八員皆品行清端才猷瞻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於是斌為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至任流賊鄭成功犯江甯陰遣賊黨至贛州流言煽誘偽通海侯李玉庭踞寧都山寨詐約降實伺南安無備謀陷城斌廉得成功奸細白巡撫蘇宏祖斬之又請移兵守南安玉庭果來犯見有備卻

走遊擊洪起元追逐數月乃就擒斌以父老乞休歸里尋丁憂既服闋聞容城孫奇逢講學夏峯往受其業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尚書魏象樞薦斌學有淵源躬行實踐副御史金鉉薦斌文詞淹雅品行端醇

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同編修彭孫通等纂修明史二十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為明史總裁官並纂修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時江南巡撫余國柱內遷左都御史調湖廣巡撫王新命代之新命旋遷兩江總督九卿等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琳堪任江南巡撫

上諭內閣曰所貴道學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悖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頗有實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甯巡撫斌頓行

上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為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為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靡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

能潔已率屬、自然改觀。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

上南巡至蘇州

諭斌曰：向聞吳閶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畧尚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憊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頽風。朕欲同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借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奏。

駕至江南

諭斌回署治事

賜御書及狐腋蟒服。初，余國棟任巡撫，奏言：淮揚二府屬水淹，涸出者，令次年徵輸額賦。至是，斌以遺員履勘，仍然水淹，即涸出者亦未耕種。奏入，部議令再勘。斌仍以實奏，事乃寢。二十四年，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熙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知縣催科幾敲撲不輟。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無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蠲賑事宜以聞。

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給。又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饑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

卽至清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

上命戶部侍郎秦赫往助督賑，俾災民咸就撫輯。斌先後奏勅蘇州府知府趙祿星、揚州府知府張萬壽、句容知縣陳協潛、宜興知縣蔡司雷、如皋知縣盧挺、睢甯知縣葛之英、江都知縣劉濤、金壇知縣劉茂位等貪酷劣蹟，並覈革勘治。常州知府祖進朝以失察屬吏降調。斌奏畱之，部議不准得。

旨：祖進朝既經巡撫湯斌保奏清廉，可從所請，仍留原任，以勸廉吏。時吏部行取知縣爲御史斌疏言：行取定例，必錢糧胥完。而蘇州、松江二府賦重役繁，甲於天下，銓選得此輒謂遷擢難期，頽然自放，或竟罔顧官箴。臣受任巡撫，首以察吏安民爲念，徧告屬員：聖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苟能潔已愛民，決不至久沈下位。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操守廉潔，政績表著者，實不乏人。然錢糧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勢處其難，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勢必以僻壤小邑易於藏拙者塞責，未足以光鉅典。惟吳縣知縣劉滋、吳江知縣郭琇廉能最著，乞俯准行取，以勵循良。俾繁劇與兩邑相符者，亦知有登進階，相率奮勉。疏下部議，以二員俱有錢糧未完案，格於例。

旨：劉滋、郭琇既湯斌稱爲廉能最著，准其行取。二十五年，斌疏言：吳中風俗尚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一席之值，至數



百金。婦女有游冶之習，靚妝豔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學習拳勇，輕生好鬪，名為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寺院無婦女之遊，迎神罷會，盡曲絕聲，打降敘迹。惟妖邪巫覡，習為怪誕之說，愚民為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無時間歇。謠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砌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為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癡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為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焰，土偶投之深淵。儼行有司，類此者盡撤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為從前曾有官長銳意屏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為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巫覡最黠且悍，臣恐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笑傲貨財，更議興復，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嶺，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

旨：淫祠惑眾，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斌不可者，於是

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大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甯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

用，風示有位。特授為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斌至，論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尚，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與按察使于成龍論河工事，久未決。

命尚書薩穆哈、穆成額往會斌勘議。斌謂宜濬高郵，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開一尺有一尺之益，則一丈有一丈之益。薩穆哈等因靳輔欲於下河築堤，東流入海，還奏開濬無益。至是，

上詢斌斌以前議對。

上詰問薩穆哈、穆成額各語塞，遂罷其職。

時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

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與詹事尹泰、郭泰、少詹事舒叔中、允閣世繩、贊善黃與堅充之。斌疏薦候補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潛心經傳，學有淵源。雖年踰六旬，精力尚健，乞徵取引見，以備錄用。

上遂授介為少詹事。

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夏，不雨。

諭臣工直言得失。璽臺郎董漢臣以諭教亢良，慎簡宰執。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撻拾浮泛之事，誇大其詞，欺世盜名。請逮繫嚴鞠。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欲重罪漢臣者。尋奉特旨免議。而余國柱時為大學士，以斌當九卿會，時有漢

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爲言而臣忝長官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

諭旨一時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陳愆過致語多牽混罪何

可辭臣自念供奉以來並無正經善言足以仰助萬一而

臣動違典禮循省自慙年來衰病侵尋愆過叢積乞賜

嚴加處分以警勸職

上因其遮飾具奏仍不明晰降

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瑯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

劾斌奉

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飾文告沽

名干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秦少詹事舒淑開音布

翁淑元劾介僥倖求去實無痼疾並劾斌妄薦如尸之人

吏部尙書達哈塔疏言臣奉

命輔導東宮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不能當其任

況庸陋如臣乞准解退疏並下部察議斌介達哈塔俱應

革職

上命斌與達哈塔仍畱任九月改工部尙書未幾疾作遣太

醫診視十月卒年六十有一遺疏入遣大臣奠茶酒

諭曰湯斌任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遽逝深軫朕

懷

命由驛還樞下部議郎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奉

特旨仍如尙書例予祭葬後祀陝西江西江南名宦

世宗憲皇帝雍正十年

詔入賢良祠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

賜諡文正所著有洛學編潛庵語錄詩文諸集

宣宗成皇帝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廡稱先儒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縣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

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調

之法因言嘉定及崑山丹陽金壇等縣政務甚煩賦多遭

欠如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簡

之縣必勵其素守惠愛百姓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

既無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

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

後擬既而獲盜鞠實論如律總督阿席熙入奏部議隴其

初報不直指爲盜應照讎盜例革職隴其遂罷歸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純深文行無

愧得

旨詔試隴其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

樞應

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

官之日萬民遮道攀轅既去之後家家戶祝比於父母云



部議俟服滿日仍補知縣。

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知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縣，最稱煩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壽知縣。二十三年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已奉公，實心任事，革除火耗陋規，務農重穀，匪類斂跡，履任未久而教化已洽，輿情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時九卿奉

旨公舉清廉官，格爾古德以兗州知府張鵬鵬與隴其並舉。二十九年吏部以科道需人，奉

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得

旨行取，授隴其四川道監察御史。隴其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土瘠民貧，荒多熟少，自昔而然。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鵲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未也。上年荒旱，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不過差勝於被災者。初奉

諭，概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又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征，今雖秋收稍稔，所入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

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額乎？若非皇上曲加垂恤，恐有司惟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疏下部議尋

勅部遵前旨，盡行蠲免。湖廣總督丁思孔以偏沅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題請，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無藉於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丁憂皆將援此為例，其不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

上覽疏，即以順天府尹代于養志為偏沅巡撫。三十年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煩，奏行輪運糧草，準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準。隴其疏言：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方可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者：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卑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勅部通飭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九卿言：先用未準，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



者卽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議上。得旨。保舉一條。著會同陳善。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善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卽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持平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不保舉也。今若並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污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卽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爲榮多矣。若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勸誡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且卽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舉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靡雜。而吏治能清者。俱難無庸議者也。於是陳善與九卿等各爲一議。已指糾官員倘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案俸陞轉。督撫既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靡雜。至出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卽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八注之末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品。貴郎始自漢文。而文

章如司馬相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貴郎顯。故國家用人。不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徇迂見。邇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寸步難行。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因此遲悞。務虛名而償實事。莫此爲甚。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僭憤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命巡視北城。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

上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

上乃以前此與隴其同舉清康之直隸守道邵嗣堯爲江南學政。隴其尋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雍正二年。隴雍釋奠。

論九卿議增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詭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

旨。俞允稱先儒。乾隆元年。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諡。諸臣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

未居顯職而有諡。雖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文廟。應予諡。

上特賜諡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予諡立碑給價之例請

上裁定得

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隴其所著有四書大全、因勉錄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尙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衛濱日鈔、學術辨、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外集、行于世。

述曰：漢高帝初不好儒。然幸闕里以大牢祀孔子。封孔子之後爲奉祠君。獨能敬儒教之宗主。天豈聰明也。其後諸帝誦孔子。搜求遺經。設立博士。故漢多考據之儒。宋太祖知用讀書人。太宗重孔氏家世之遠。其後諸宗崇尚儒術。故宋多性理之儒。明太祖尊奉孔子之教。向往闕里。獎勵儒士。故明多氣節之儒。我大清入關定鼎以來。

列聖相承尊

師重道。比於前朝有加無已。作人之化深矣。故通經明理之儒疊出。見於阮氏元所記列傳者甚眾。然迄今二百餘年。入廟配食之典。特嚴。卽老臣宿學如胡氏煦數十年編輯周易函書。敬奉

高宗純皇帝特旨。收入四庫經部。猶未得與廟廡從祀之禮。與之至也。湯氏以理學名臣蒙

高宗純皇帝褒爲漢臣論德第一。至道光年間。

宣宗成皇帝始准其從祀。所謂久而彌光者與。陸氏恭逢

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當時

面諭廷臣准卽從祀。

龍光之運出於

天心獨歸者也。本傳原文二篇。謹錄於右。以爲闕里述聞之

第十三卷

闕里述聞卷之十三

關里述聞卷之十三補

曲阜鄭曉如敬述

孔門後學收祀罷祀未復考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漢楚元王交之四世孫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韋郎。既冠。行修飾。擢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儁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已而獻言神仙使鬼神爲金之術。令典尙方鑄作。費多不驗。乃下更生吏。繫當死。其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宣帝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復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卽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遺。領尙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以古制。多所欲匡正。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宦官宏恭、石顯弄權。議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元帝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沮之。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皆側目于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請退恭顯。進望之等。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請考辭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元帝惜之。乃擢堪爲光

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懼之。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又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念以骨肉備九卿。雖在囑。猶不忘君。乃上封事。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一條其所以。有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議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旱。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元帝內重堪。而患眾口。時長安令楊興常稱譽堪。乃見問興。興傾巧士。謂上疑堪。因毀之。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元帝免豐。亦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爲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食。於是召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大中大夫。給事中。是時尙書皆顯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病瘖。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謗。令自殺于公車。更生傷之。乃著嫉讒。拋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與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以故九卿召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元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適數有大



關里述聞

卷一三補

異而上方精于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連傳禍福、著有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成帝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詞旨極切、成帝感其言、而不能從、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屢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成帝不能用、而內嘉其言、常嗟嘆之。時成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先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至曰、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甥、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成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庶請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

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有曰、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于君、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于至誠。成帝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及權臣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壽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遂代漢。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聖廟、明嘉靖九年、以誦仙方術罷。朱文端公賦論曰、孝宣以甘露三年始立殷、梁博士是歲、向年三十、其鑄作黃金事前于此、則向未及壯也、且其失在于過信父書、考向之誠諫忠懇、庶幾社稷之臣、其學之篤、西漢儒者未之或先也。願以年少一書爲世戒。議夫仲舒窮經、頗難獲祥、橫渠早歲亦喜談兵、至若逃禪以歸儒、變質而求真者、往往有之、苟其能以晚益、則始術曾不足以相累、何獨于向而必過爲嚴論哉。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與戴德同受禮于后蒼。德號大戴、聖號小戴。漢興以來、迄于劉向、所校定禮傳凡二百五十篇。至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六篇。世傳六戴禮、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于八十一、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中又闕第七十二篇。意其闕者、卽聖所刪耶。德仕至信都王太傅、聖常以博士論石渠、仕至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爲刺史、行部錄



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聖廟。明嘉靖九年，以賊吏罷。朱文端公獻論曰：大學中庸先聖設教傳道之書也，而皆出于聖，則聖之爲功豈獨傳禮一家學已哉？史謂其行治多不法，意聖迂闊慕古，不盡循用漢法，故武所舉囚徒聖無所決，而惻悔之。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言所以治者，非武所知也。是卽行治不法之一事也。夫儒家者流，于法律刑名多牴牾棄之，鄭樵因此逆議聖爲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樵安從知武所廉得者爲賊罪耶？聖行事少所表見，獨見于何武傳者如此。因嘉其傳經之功，而疑于其罪跡，故錄之。若馬融爲梁冀草詔而殺李固，則情罪彰灼，君子不能爲之辯矣。

賈逵字景伯，漢扶風平陵人，諡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既悉傳其父業，復能兼通大夏侯尚書及五家穀梁之說。自兒童時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中爲左氏國語解詁凡五十一篇，上之。明帝重其書，藏祕館，拜爲郎，與班固竝校祕書，應對左右。章帝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甚善遠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遠摘尤著明者三十事，具條奏之。章帝嘉悅，令逵自選公羊

勝、蘇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母常有疾，賜錢二十萬，論頌陽侯馬防曰：逵無人事于外，履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矣。逵數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撰歐陽大小夏侯與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章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並作周官解故，遷爲衛士令。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逵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欣欣羨慕焉。和帝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尋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號爲通儒。十三年，壽七十二卒。初，鄭興明左氏，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及逵傳父業，自是左氏有鄭賈之學。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聖廟。明嘉靖九年，以附會圖讖罷。

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漢世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嫌帛聘眾曰：太子無外交之義，漢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風以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坐罪，眾不染于辭。明帝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八年，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遣眾報之。眾至單于，欲令拜，眾不爲屈。單于怒，圍守閉之，欲

以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將復遣使。眾諫曰。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又令西域歸化者局促狐疑。絕望中國耳。南單于居漢久。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有度遠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明帝不從。復遣眾。眾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徇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節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不聽。眾不得已遂行。仍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繫廷尉。會赦歸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為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匈奴不敢犯。召為左馮翊。章帝建初六年。拜大司農。是時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數被責劾。執議不移。章帝竟不從。其後受詔作春秋解十九篇。八年卒。官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配于鄉。朱文端公弼論曰。仗義死節之臣。必于犯顏敢諫中求之。誠哉是言也。眾之諍諫在廷。用能奮節北垂。不為國恥。唐殷侗使回鶻。韓愈序之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若眾者。其誠得于經者多耶。眾父與光武論郊祀。光武將斷以議。與曰。臣不為識。光武怒。與遂惶恐。遁辭以免。眾之抗直過于與矣。

陳籍。字幹。漢涿郡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娼歌舞于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既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及貴。武援立靈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規武。勸辭大賞。以全身名。且請依古禮。置諸子官。徵宗室賢才。訓導爵。用以強幹弱枝。武不能用。州郡數命。皆不就。靈帝徵為博士。乃起。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請立毛詩。周禮。左氏傳。士會南夷叛。以植在九江有恩信。拜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全大體。歲餘徵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靈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日有食之。植陳八事。一曰。用良。宜使州郡舉賢良。隨方委用。二曰。原禁。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三曰。御竊。宋后為王甫所構。憂死。家屬被誅。宜聽收葬。四曰。備寇。王侯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五曰。修禮。應徵有道之人。陳明洪範。禮服災咎。六曰。遵堯。郡守刺史。一日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載。七曰。御下。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八曰。散利。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略細微。靈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角走保廣宗植築圍擊之造雲梯攻之垂拔靈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賂豐植不可豐還譏之靈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黃巾盛稱植方畧嵩皆資之以濟成功乃復尙書靈帝崩何進謀誅中官召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進不從及進爲張讓段珪所害袁紹將兵入宮讓等劫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植執戈于閤道衛下仰數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紹又進兵排宮攻省內讓珪等遂將少帝與陳留王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植夜馳河上王允遣閹貢隨植後追之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董卓既至果陵虐朝廷大會百官議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卓怒罷會將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遂隱于山谷不交人事獻帝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土穴不用槨附體單帛而已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聖廟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于鄉後漢書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猶豫尋常者也

當植抽白刃嚴關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也朱文端公賦論曰進之召卓曹操亦笑其失謀卓之廢主袁紹亦折其逆志事計雖同而乃心實異惟植忠于帝室而智足察奸勇足厲氣其常懷濟世豈虛哉夫直養者剛之本也當植之在講筵目不轉盼所養固已剛矣讓珪逃死何敢濫加橫戮蔚宗論植大節乃舍抗卓而述其追帝不已末乎

何休字邵公漢任城樊人少府豹之子也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尤善公羊春秋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大傳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被害坐廢錮初公羊之學自齊胡毋子都作條例以授東平願公願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公羊遂有嚴顏二家博士至休乃習依胡毋生條例隱括使就繩墨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者十有七年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先是扶風李育亦治公羊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及論五經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闕遠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休既善公羊兼通歷算乃與師博士羊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廢疾又注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黨禁解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幄幄倖臣疾



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靈帝光和五年卒。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孔廟。明嘉靖九年，以注風角等書罷。朱文端公獻論曰：殘經之亡，實諸專家是賴。自休以來，幾二千年，其書列在學官，不可廢也。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漢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靈帝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孔廟。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于鄉。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于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猶可庶幾也。初，其父與晉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冀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續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墨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儲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注，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

理也。詔班于天下。晉武帝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滄棣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領爵祿。宏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瞻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于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于繁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直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約，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隆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亦取于風聲。六年，頗薦黜陟無賴，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猶能六進否？

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于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並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違御史檄車徵詣廷尉。以預尙主。在八議。以侯賔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于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關。俄拜度支尙書。預乃奏立緡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諱詘。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尙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卽吉。尙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晷度。上二元乾度歷。行于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歆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

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武帝甚嘉歎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馬。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駟馬。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募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預欲問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眾于皓。皓果詔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武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旬月不報。復上表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于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勢而定。武帝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



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自樂等伏兵樂鄉城外。敵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敵軍而入。敵不覺。直至帳下。虜敵而還。故軍中爲之請曰。以計代戰。一當萬。于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伍登陣。預攻剋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史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慮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遇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並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屢憚其智計。以狐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瘿。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頭。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勸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滄消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庶眾賴之。

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訊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則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泰而有禮。問無所隱。請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譜。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遺命葬于濟陽城東首陽之南。以儉自完。唐貞觀二十一年。從享孔廟。明嘉靖九年。以建短喪罷。

述曰、我

朝雍正二年、復祀先賢、董伯玉、林放、秦冉、顏何、牧皮、先儒鄭康成、范甯、共七人。乾隆二年、復祀先儒、吳澄一人。今考未復者、如公伯寮、荀况、揚雄、馬融、王肅、王弼、王安石、無可請復矣。至于戴聖、劉向、賈逵、鄭眾、盧植、服虔、何休、杜預八人、儒者多稱其有傳經之功。顧炎武有言、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桑之祭先蠶、學之祭先師、一也。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二十二人配享宣聖廟堂、誠以世用其書、垂於國胄、祀之乃以報其傳經之功也。有明嘉靖時、欲以制禮之功、掩其豐睨之失、逞私妄議、殊乖古人之旨。此論甚公。然則改祀之鄭氏、唐氏、服氏、范氏、劉氏、賈氏、何氏、杜氏、不可以不補述也。

校記

①行修飭：據《漢書》卷三六《劉向傳》當作「以行修飭」。

②著有占驗：右引作「著其占驗」，當是。

③先：右引作「三」，當是。

④日：據《後漢書》卷六四《盧植傳》當作「月」。

⑤三十：《晉書》卷三四《杜預傳》作「五十」。

⑥詔：右引作「召」，當是。

⑦史：右引作「吏」。



藏書

關里述開卷之十四

曲阜鄭曉如敬述

皇朝太學釋奠考

謹案

欽定大清會典凡釋奠於

先師之禮爲廟於城東北隅太學之東殿曰大成以四配十

二哲侑饗殿中以先賢先儒從祀東西兩廡。

通禮將祭先二日禮部尙書一人詣犧牲所視牲所牧豫

設香案於庭中南向一東西向各一遣官補服太常寺贊

禮郎二人前引詣香案前北面所牧立案右牧人牽牛羊

過案前導以旗仗所牧跪告於次東向既鹿西向既豕所

牧跪告如前儀畢引由北門退。

右賦牲

先三日昧爽太常寺進齋戒牌銅人設黃案於乾清門

中門之左太常寺卿率所屬咸補服恭奉齋戒牌在前銅

人在後導以御仗入自西長安門至午門徹仗太常寺

官十人前引由中道入進太和門中左門後左門

侍衛二人引至乾清門階下太常寺官恭設於案齋戒

牌南向銅人西向太常寺行一跪三叩禮退會典

皇帝於大內致齋三日王公百官均於私第致齋。

右致齋

通禮是日昧爽太常寺司祝恭送祝版於內閣授中書舍

人安放潔室敬書祝詞於版畢內閣典籍預設黃案於政

事堂中舍人奉祝版陳於案南向大學士請案前立北面展祝文敬書

御名畢舍人奉祝版仍安放潔室。

右書版

昧爽太常寺設黃案於

太和殿中

御座之南設香亭奉祝版亭於殿內左楹之東設奉玉帛香

亭於殿內右楹之西太常寺贊禮郎讀祝即各官具玉帛

於篚貯香於盤祇候

太和門外太常寺卿率屬贊事於殿內屆時太常寺卿率

欽天監博士二人至乾清門奏時

皇帝龍袍袞服乘輿出宮前引後扈如常儀至

太和殿北階降輿

御殿立右楹前西向記注官四人立殿右門外東面司祝自

內閣奉祝版入太和門中門玉帛香隨入前列提鑪二

太常寺贊禮郎十人導引升中階至丹陛上導引止司祝

奉祝版各官奉玉帛香進殿中門以次陳於黃案三叩退

太常卿展祝文贊禮郎布拜褥

皇帝詣案前次第恭閱畢行一跪三拜禮興復位立太常卿

緡祝版贊禮郎徹拜褥司祝各官進至案前三叩興恭奉

祝版玉帛香依次設亭內三叩退司香官就香亭奉香合

立於亭東司拜褥官布拜褥於香亭前退立司香之右太

常卿二人恭導

皇帝至香亭前立。司香跪進香。

皇帝上香。畢。行一跪三拜禮。興。復位。司拜褥官徹拜褥。司香奉香合置亭內。鑾儀衛率校尉昇亭。香亭在前。祝版亭。玉帛亭。以次由中道出。前引如儀。太常卿跪奏禮成。

皇帝乘輿還宮。太常卿隨亭送。大成殿及崇聖祠安奉。

右閣祝版玉帛香

先一日。宰人預鑿坎於宰牲亭之西。國子監官設香案一於宰牲亭外。光祿少卿一人朝服詣香案前上香。遂及御史禮部祠祭司官。國子監監丞朝服跪宰。宰人割牲以豆取毛血。瘞於坎。

右臚割牲

將事前夕。國子監祭酒率屬潔齋殿內外。藉以樓薦。拂拭神座。工部官張大次於

大成門外之左。夜分。太常卿。國子祭酒各率其屬入具器

陳

先師位前。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銅二。簋二。簋二。簋十。豆十。饔一。饔二。

四配位前。各羊一。豕一。銅二。簋二。簋二。簋八。豆八。饔一。饔二。

十二哲位前。銅一。簋一。簋一。簋四。豆四。東西各羊一。豕一。饔一。饔二。殿中設一案。少西北向。供祝版。其東南設一案。

西向。陳禮神制帛九色。白香盤四。尊三。爵二十。有七。西設一案。東向。陳禮神制帛八色。白香盤三。尊二。爵二十。有四。凡牲陳於俎。凡帛。正位。四配異饔。十二哲東西共饔。凡尊實酒。承以舟疏布。爵勺具。東西廡二位同案。每位爵一。實酒。每案簋一。簋一。簋四。豆四。

先賢案前。羊二。豕二。香案一。饔一。饔二。

先儒案前。羊一。豕一。香案一。饔一。饔二。設案一於南。北向。陳禮神制帛二色。白香盤二。尊三。虛爵六。俎簋。爵勺具。兩廡陳設同。

崇聖祠。正位前。各羊一。豕一。銅二。簋簋各二。簋豆各

八。饔一。饔二。配位前。簋一。簋一。簋四。豆四。東西羊豕各一。饔一。饔二。中設一案。少西。供祝版。東設一案。陳禮神制帛五色。白香盤五。尊四。爵十。有五。西設一案。陳禮神制帛四色。白香盤四。尊三。爵十。有二。兩廡。東一案。西一案。每位爵一。實酒。每案陳設簋簋簋豆羊豕簋。如配位之數。各南設一案。陳禮神制帛一色。白香盤一。尊一。虛爵三。俎簋。爵勺具。鑾儀衛設洗於大次之外。樂部率太常寺協律郎設中和韶樂於殿外兩階。金鑄鐘一。編鐘十。有六。在東。玉特磬一。編磬十。有六。在西。皆縣以虞業。東應鼓一。祝一。麾一。西敔一。東西分列琴六。瑟四。簫六。篴六。篳四。排簫二。塤二。笙六。搏拊二。旌二。羽箭三十。有六。太常官設洗於崇聖祠階下之東。如式。



右陳設。

陳設畢，大常寺博士引禮部侍郎一人入廟恭詣大成殿，周省齊盛及籩豆登劍之寶。次詣兩廡省畢，引詣崇聖祠正殿及兩廡，省畢如儀。

右省盥。

辨行禮位，殿內正中爲

皇帝拜位，北向。階下甬道左右爲分獻官拜位，正殿分獻官六人在前，兩廡分獻官四人在後，均北面。陪祭王公位階上，東西各二班。百官位階下，分獻官之南，東西各五班。重行異等，東位西上，西位東上，均北面。辨執事位，鑾儀衛司拜褥官二人立。

皇帝拜位之左，稍後，太常寺司祝一人立祝案西，東面。司香四人，司帛四人，司爵九人，立東案之東，西面。司香三人，司帛三人，司爵八人，立西案之西，東面。侍儀禮部尙書侍郎各一人，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各一人，樂部典樂一人，分立東西案之南，東西面。太常典儀一人立殿左門外西面。司樂協律郎樂工歌工文德之舞六伶於階上，樂縣東西序立，記注官四人於西階下序立。糾儀御史四人禮部祠祭司官四人引禮鴻臚官四人分立王公百官之次。掌燎官率燎人立於燎鑪之隅。兩廡國子生司香司爵東西序各二人序立兩案之南，均北面。承祭崇聖祠官拜位在東階下，分獻官四人拜位在承祭官後。酌祝官

拜位在殿中門檻內，均北面。太常司祝典儀掌燎各一人，正殿國子官司香九人，司帛九人，司爵九人。兩廡國子生司香司帛司爵每案各一人。

右辨位。

其日五鼓，步軍統領率所部清蹕除道，自東華門至廟門，御道左右塗巷皆設布障，鑾儀衛陳法駕兩轎，不陪祀。王公百官朝服威會，祇候送。

駕如儀。日出前六刻，司祝恭請祝版，設於祝案。太常卿赴乾清門奏時。

皇帝御祭服，乘禮輿出宮，前引後扈如常儀。

駕發警蹕，午門鳴鐘鼓。

駕出東華門，導迎樂前引不作，執鑪燈官左右導，如詣東郊之儀。

東郊之儀。

右鑾輿出宮。

駕將至太常寺贊禮郎豫引，四祀兩序兩廡分獻官十人於大成門西側門外序立。鴻臚寺官豫引陪祀王公於左右門外序立候。

駕至，隨入，引陪祀百官入大成門左右側門，豫於行禮位稍南東西序立祇候。

稍南東西序立祇候。

駕至廟門外，降輿，右贊引左對引太常卿二人恭導。

皇帝由中門入，就大次。少俟，太常卿奏請行禮。

皇帝出次，鑾儀衛官跪奉盥奉巾如儀。司拜褥官豫布拜

導於殿門內正中贊引對引官恭導

皇帝入大成門中門升階進殿中門至拜位前北向立前引內大臣止立殿檐下提鐘官執鐙官侍衛均於階下止立後扈大臣隨侍贊禮郎引分獻官東西各五人於甬道左右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升東西階引百官於庭中左右均就拜位北面序立典儀贊樂舞生登歌執事官各共通職文舞執羽籥進贊引奏就位

皇帝就位

右就次盥洗就位

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協

律郎舉麾工鼓祝樂作贊引奏就上香位及對引官恭導

皇帝詣

先師香案前對引官至祝案前止立司香跪進香贊引奏上香

皇帝上炷香三上瓣香畢奏復位及對引官恭導

皇帝復位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進至四配十二哲位

前兩廡分獻官各詣先賢先儒位前上香畢復位贊

引奏跪拜興

皇帝行二跪六拜禮興王公百官均隨行禮協律郎偃麾工更鼓樂止

右迎神

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禮司樂贊舉初獻樂奏宣平之章

樂作司樂舉節舞羽籥之舞有司揭尊罍勺抱酒寶爵司帛一人奉篚司爵一人奉爵以次詣

先師位前司帛跪獻篚奠於案三叩興司爵獻爵奠於塾中皆退左右司帛奉篚司爵奉爵進至四配十二哲位前兩廡司帛奉篚司爵由南案前奉爵各詣先賢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如儀畢皆退復位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樂暫止贊引奏跪

皇帝跪羣臣皆跪贊讀祝司祝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

皇帝御名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剛進六經垂憲萬世茲當仲春祇奉舊章謹以

牲帛酒菓致祭配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尚

饗讀畢興奉祝版跪安

先師位前篚內三叩興退樂作贊引奏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三拜禮興樂止

右初獻

典儀贊行亞獻禮司樂贊舉亞獻樂奏秩平之章樂作司



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左。四配、十二哲、兩廡隨分獻如初。樂止。

右亞獻。

典儀贊行終獻禮。司樂贊舉終獻樂。奏敘平之章。樂作。司爵奉爵詣。

先師位前恭獻於右。四配、十二哲、兩廡均隨分獻如亞獻。樂止。文德之舞退。

右終獻。

典儀贊徹饌。司樂贊舉徹饌樂。奏懿平之章。樂作。徹畢。樂止。

右徹饌。

典儀贊送。神司樂贊舉送。神樂奏德平之章。樂作。贊引奏。跪拜興。

皇帝率羣臣行二跪六拜禮。興。樂暫止。

右送神。

典儀贊奉祝帛。僕送燎。司祝司帛詣。

先師位前。咸跪三叩。司祝奉祝。司帛奉篚。司香跪奉香。司爵跪奉饌。興。以次由中道出。恭送燎所。

皇帝轉立拜位東旁。西向。司拜褥官徹拜褥。俟祝帛過。仍布拜褥。

先帝復位立。四配、十二哲、兩廡香帛饌均送燎燎。太常

寺贊禮郎引分獻官退。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百官退。立拜位東西。樂作。贊引奏禮成。暨對引官恭導。

皇帝仍由大成門中門出。升輿。樂止。

法駕由前導導迎。樂作。奏祐平之章。不陪祀王公百官仍朝服祇候。

駕至跪迎。午門鳴鐘。樂止。王公隨。

駕入至內金水橋恭候。

皇帝還宮各退。太常寺官徹。乾清門齋戒牌。銅人送寺。

右禮成回鑾。

崇聖祠同時遣官致祭。贊引太常寺贊禮郎引承祭官入祠垣左門。引分獻官隨入。承祭官詣階下。盥手。典儀贊執事官各司其事。贊禮郎贊就位。引承祭官分獻官就位立。

典儀贊迎。神司香奉香盤。就各香案前立。贊引官贊就上香位。引承祭官升東階。入殿左門。贊詣。肇聖王位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贊上香。司香跪奉香。承

祭官上炷香。三上鑪香。跪一叩禮。興。不贊詣左右。正位前。跪上香儀同。降階復位。贊禮郎引分獻官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分詣。配位前。跪上香如儀。降階復位。引兩

廡分獻官分詣兩廡。從位前。跪上香。復位均如前儀。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典儀贊

奠帛爵。行初獻禮。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中案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司帛跪奉篚。承祭官受篚。拱舉

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司帛跪奉篚。承祭官受篚。拱舉



奠於案。司爵跪奉爵。承祭官受爵。拱舉奠於壘中。跪行一叩禮。興。不贊。以次詣左右案前。跪奠帛。獻爵儀同。贊禮郎贊。就讀祝位。引承祭官詣拜位立。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贊跪。承祭官分獻官皆跪。贊讀祝。司祝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

肇聖王木金父公

裕聖王新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昌聖王伯夏公

啓聖王叔梁公曰。惟

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當仲秋。謹以庶品之儀。致祭。配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尚

饗。讀畢。興。奉祝版跪安。

肇聖王位前。篋內三叩。興。退。承祭官分獻官行三叩禮。興。贊復位。引承祭官出。降階復

位。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升市西階。入殿左右門。詣配

位前。引兩廡分獻官分詣兩。從位前跪。奠帛。獻爵。叩。興

復位。均如正獻儀。亞獻各獻。於左。終獻各獻。於右。均

如初儀。典儀贊。徹饌。有司徹饌。畢。贊送神。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行三跪九叩禮。興。典儀贊。奉祝帛。儀送燎司。祝司帛。司香。司爵。各奉祝帛香饌。以次恭送燎位。如儀。承祭官避立西旁。候過復位。贊禮郎引詣燎所。祇燎。贊禮畢。仍引由祠垣左門出。各退。

右 崇聖祠祭儀

每歲遣官釋奠禮儀考

通禮。每歲遣官釋奠於

先師。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致齋三日。豫期祇牲。祇制

牲皆如前儀。先一日。太常寺官具祝版送內閣。恭書

皇帝遣某官某致祭。餘辭同前。受而供諸殿內。祝案行禮如

儀。祭日。陳設牲帛器數如前儀。設福胙於殿內東案。尊爵之旁。加爵一。設洗於階下之東。禮部侍郎省盞如儀。承祭

官拜位。親王郡王在階上。大學士在階下。讀祝。受福胙拜

位在殿中門內。分獻官在甬道左右。陪祀官在庭內左

右。均北面。司香。司帛。司爵。

大成殿 正位 配位以國子監監丞。助教。學正。學錄

等官充。兩序兩廡暨 崇聖祠殿廡。均以國子生充。序位

如前儀。奉福胙。國子生二人立於東案之東。西面。接福胙

國子生二人立於西案之西。東面。雞初鳴。承祭官分獻官

豫集於持敬門內致齋所。太常寺贊禮郎十有四人俟於

持敬門內。均朝服。昧爽。贊禮郎二人引承祭官入門。又四

人分引兩序分獻官、又八人分引兩廡分獻官、由左側門入至階、東望手舉、詣拜位前立。鴻臚寺官引陪祀官成諸拜位序立。典儀贊樂舞生、登歌執事官各供通職。文舞六佾進。贊禮郎贊就位。引承祭官、分獻官就位立。典儀贊迎

神司樂贊舉迎

神樂奏昭平之章。樂作。贊禮郎

贊就上香位。引承祭官升東階、入殿左門。贊詣

先師香案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贊上香。司香跪奉香。承祭官上炷香。三上饌香。跪、行一叩禮。興。不贊。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上香。儀同。贊復位。引承祭官退、降階復位。

初迎 神時。贊禮郎分引東西序分獻官各一人。升東

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上香。退、降階復位。

引兩廡分獻官東西各二人。分詣 先賢、先儒位前。跪

上香。退復位。均如前儀。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

暨陪祀官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典儀贊奠帛爵。行初獻

禮。奏宣平之章。舞羽籥之舞。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

贊詣

先師位前。贊跪。承祭官跪、行一叩禮。興。司帛跪奉篚。承祭官

受篚。拱舉奠於案。司爵跪奉爵。承祭官受爵。拱舉奠於墊

中。跪、行一叩禮。興。不贊。贊禮郎贊就讀祝位。引承祭官至

殿中拜位立。贊跪。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皆跪。贊讀祝。

司祝跪讀祝如儀。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行三叩禮。

興。贊禮郎引承祭官以次詣 四配位前。跪奠帛。獻爵儀

同。退、降階復位。贊禮郎分引兩序分獻官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 十二哲位前。跪奠帛。獻爵。興。退、降階復位。均如儀。引兩廡分獻官分詣 先賢、先儒位前。奠帛。獻爵。復位。儀同。樂止。亞獻。奏秩平之章。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升階。贊詣

先師位前。贊 四配位前。奠爵於左如初。兩序兩廡隨分獻

畢。均復位。樂止。終獻。奏敘平之章。樂作。引承祭官升階。奠

爵於右。餘如亞獻儀。兩序兩廡隨分獻畢。均復位。樂止。文

德之舞退。典儀贊飲福受胙。贊禮郎贊詣受福胙位。引承

祭官至殿中拜位立。奉福胙二人自東案奉福胙至

先師位前。拱舉。退立於承祭官之右。接福胙二人自西案進

立於左。贊禮郎贊跪。承祭官跪。贊飲福酒。右一人跪遞福

酒。承祭官受爵。拱舉以授於左。接以興。次受胙。如飲福之

儀。贊叩、興。承祭官三叩、興。贊復位。引承祭官退、降階復位。

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官均行三跪九叩禮。興。

典儀贊徹饌。奏懿平之章。樂作。徹畢。樂止。贊送 神。奏

德平之章。樂作。贊禮郎贊跪、叩、興。承祭官分獻官暨陪祀

官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典儀贊奉祝帛。饌送燎。有司各

奉祝帛。香饌。恭送燎所如儀。承祭官避立拜位西旁。俟過

復位。樂作。贊禮郎引承祭官詣燎所。既燎畢。仍引出門。樂

止。陪祀各官退。

崇聖祠正殿及兩廡陳設。承祭官分獻官行禮儀節同前。

臨雍釋奠禮儀考

通禮

臨雍既取吉先二日

皇帝適齋王貝勒貝子公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翰林院詹事府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國子監官衍聖公及五經博士陪祀至京者咸致齋

右致齋

既牲及既割牲與上丁釋奠禮同

至日夜分太常寺卿國子監祭酒率其屬入具

大成殿及兩廡陳設不供祝版餘器數與上丁禮同

右陳設

省盥與上丁釋奠禮同

辨行禮位

皇帝拜位在殿門內正中北向分獻官位階下甬道左右陪祀王公位階上東西各二班自官位階下分獻官之南翰林詹事官七品以上暨國子監官均陪祭東西各七班翰林詹事官在東國子官在西衍聖公在東班之首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五人顏曾等氏族各二人與見官京師者在東班官之末均北面餘執事官京位與上丁禮同

右辨位

鑾輿出宮與上丁釋奠禮同

駕將至國子監祭酒司業率屬朝服國子生吉服序列於成

賢街道左跪迎

駕至廟門外降輿右贊引左對引太常寺卿二人恭導

皇帝由中門入就大次少候太常寺卿奏請行禮

皇帝出次盥畢入大成門中門升階入殿中門就位國子監官由西側門入暨陪祀王公百官就拜位序立如上丁

釋奠之儀

右就次盥洗就位

典儀贊迎神司樂贊舉迎神樂奏昭平之章協

律郎舉麾工鼓祝樂作贊引奏跪拜與

皇帝行二跪六拜禮王公百官均隨行禮協律郎偃麾工夏

鼓樂止典儀贊行釋奠禮司樂贊舉奠獻樂奏宣平之章

樂作有司揭尊彝勺挹酒實爵司帛奉饌司爵奉爵以次

恭就

皇帝之右司帛跪進饌

皇帝受饌拱舉授司帛接以興奉詣

先師位前跪獻於案退司爵跪進爵

皇帝受爵拱舉授司爵接以興奉詣

先師位前奠於正中退贊禮郎引正殿分獻官升東西階入

殿左右門詣四配十二哲位前奠帛獻爵如儀出降

階復位引兩廡分獻官詣先賢先儒位前奠帛獻爵

出復位均如儀樂止典儀贊送神司樂贊舉送

神樂奏德平之章樂作贊引奏跪拜與



皇帝率羣臣行二跪六拜禮。興。典儀贊奉帛送燎。司帛詣先師位前跪。三叩。奉饌。興。由中道出送燎。贊禮郎引分獻官鴻臚寺官引陪祀王公百官退立拜位兩旁。贊引奏禮成。暨對引官恭導。

皇帝出殿中門降中階。至大成門外。入大次更衣。樂止。皇帝出次。升輿。詣彝倫堂講書畢。還宮。

月朔釋菜。有興釋褐考解。

通禮。月朔釋菜之禮。正獻國子監祭酒兩序兩廡。以所屬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分獻。司香司爵引贊通贊。以肄業諸生執事。其日夙興。國子監典簿啓殿門及東西廡門。率廟戶潔掃內外。展神幃拂拭。神案。每案陳菜

棗栗各一豆。饌一饌。二設案一於殿內之東。陳香盤七。尊一。每位爵一。又設案於東西兩廡。各陳香盤三。尊一。凡尊寶酒。簪勺具。司香司爵立於案旁。設洗於階下之東。通贊四二人立於殿內東西廡。二人立於殿外東西階上。皆公服。贊明祭酒率屬朝服。諸生吉服。集於持敬門內。引贊引由大成門左側門入。及庭內。通贊贊就位。成就位。北面立。祭酒司業爲一班。師儒以位序。諸生以齒序。咸列於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以下行三跪九叩禮。興。贊行釋菜禮。引贊引祭酒詣階東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司香奉香盤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祭酒三上香。興。退詣尊案前。祇注酒。司爵舉尊

酌酒贊爵引贊引祭酒復詣

先師位前。司爵執爵從。引贊贊跪。祭酒跪。通贊贊獻爵。司爵跪奉爵。祭酒受爵。拱舉以授司爵。興。獻於正中。退。祭酒興。以次詣四配位前。跪上香。獻爵儀同。贊復位。引祭酒退。降階復位。初迎。神時。引贊引兩序分獻官二人盥手。升東西階。入殿左右門。詣十二哲位前。跪上香。獻爵畢。降階復位。均如儀。兩廡。引贊引分獻官二人盥手。詣先賢。先儒位前。跪上香。獻爵畢。復位儀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率屬及諸生均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

崇聖祠正獻國子監司業兩廡。以助教學正等官各一人分獻。執事以諸生行禮儀節同。

歲屆寅興。殿試禮傳後。諸進士改吉詣國學釋褐。迺釋菜於

先師。第一甲一名進士正獻。二名三名進士兩序分獻。二甲一名三甲一名進士兩廡分獻。執事以國子監肄業生。是日清晨。引贊引諸進士公服。咸入上香。行一獻禮。陳設及行禮儀節。均與月朔釋菜禮同。

右釋菜儀。

月望上香考。

通禮。望日上香之禮。國子監典簿拂神案。然燈。設香盤於殿內及兩廡各案。肄業生司香各一人立於案前。設洗於階東。贊明祭酒司業率屬朝服。諸生吉服入。大成



門左側門階下就位如釋菜儀。通贊贊行上香禮。引贊引司業盥手升東階入殿左門詣

先師位前引贊贊跪司業跪通贊贊上香司香跪奉香司業三上香與引詣四配位前以次跪上香畢贊復位引司業退降階復位引贊引助教二人盥手升階分詣兩序十二哲位前跪上香畢降階復位均如儀引學正二人盥手分詣兩廡先賢先儒位前跪上香畢復位儀同通贊贊跪叩興祭酒司業以下行三跪九叩禮畢各退崇聖祠正殿以助教一人上香兩廡以典簿典籍各一人上香儀同

右上升香儀

因事祇告

通禮因事祇告之禮遣官一人將事暨執事官均致齋一日豫期太常寺設案一於大成殿內正中少西北向翰林院具祝文禮部太常寺卿送內閣恭書受而供諸殿內案上行禮如儀至日

先師位前陳鹿脯鹿醢榛栗葡萄桃實蓮實蠃鉦具設案一於東陳禮神制帛一色白香盤一尊一爵三太常寺司祝一人立於案西東而司香一人司帛一人司爵一人立於案東西面設洗於階下之東雞初鳴承祭官豫候於持敬門內齋所贊引太常寺贊禮郎二人候於門內均朝服贊明引承祭官自大成門左側門入盥手就位上香讀祝

行三獻禮升降進退均與春秋上丁遣官禮同

關里釋奠考孔林釋奠考附

通禮

皇帝東巡詣關里

親釋奠

先師孔子之禮豫期

衍聖公率博士潔掃大成殿內外分獻官扈從王公文官郎中武官參領以上地方文官知府武官副將以上衍聖公暨十三氏五經博士咸與祭先一日

皇帝適廟與祭百官畢齋太常寺官具祝版送內閣中書舍人敬繕祝文於版翰林院隨大學士一人公服恭書

御名以授太常寺官禮部奉陳於殿內如儀

右具祝版

既割牲儀與祭帝王陵寢同

祭之前夕工部官張大次於奎文閣前鑾儀衛官設洗於次外夜分太常寺卿率屬入廟陳樂縣於殿階上陳文德之舞六佾於樂縣之次遂及守土官詣大成殿

崇聖祠暨前後兩廡供具陳設器數與太學釋奠禮同

辨行禮位

皇帝拜位在大成殿內正中北向武備院官司拜褥一人立於拜位之左分獻官位杏壇下陪祀王公位杏壇上文官位庭左直東階下武官位庭右直西階下地方官以其班列於朝官之次衍聖公位東朝官之首五經博士位東朝官之末均北面辨執事位記注官四人侍儀禮部尙書

一人或侍郎一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人、或副都御史一人、樂部典樂一人、糾儀御史、禮部祠祭司官各二人、引禮鴻臚寺官四人、太常寺典儀一人、司樂、協律郎、樂工、歌工、舞佾、殿內司祝、司香、司帛、司爵、太常寺官、兩廡執事生、各以其職爲位。掌燎官率燎人立燎爐前、均如太學之儀。承祭、崇聖祠官、王公位階上、大學士以下皆位階下、兩廡博士分獻位階下、執事生以職爲位、與太學禮同。

右供張陳設序位。

將事之日、守土大吏率屬治道清蹕、鑾儀衛陳騎駕

鹵簿詳前於行宮門外、領侍衛內大臣及內大臣勒所

部翊衛官、護軍統領、宗人府王公勅所部後管官、均采服

於行宮門外祇候、不陪祭。扈從官序列行宮門前、候

駕出送。屆時太常寺卿赴行宮奏請。

皇帝龍袍衣服乘輿出宮、前引後扈如常儀。

右鑾輿出行宮。

駕將至、衍聖公率十三氏五經博士及不陪祭之守土官、序

立廟門前道左跪迎。鴻臚寺官引陪祭王公序立於奎

文閣前、內外各官、文由東金聲門入、武由西玉振門入、序

立於庭內左右、均東西面。太常寺贊禮郎引分獻官序立

於玉振門外、執事官豫入殿庭就位、均采服。

駕至、由廟中門入、至同文門奎文閣前降輿、右贊引左對

引太常寺卿二人恭導。

皇帝入大次、少綏、太常寺卿奏請行禮。

皇帝出次、鑾儀衛官跪奉望奉巾如儀。司拜褥官豫布拜

褥於大成殿門內正中、贊引對引官恭導。

皇帝自奎文閣步入大成門中門、升中階、詣殿中拜位前、

北向立。內大臣侍衛止立階下、後扈大臣隨侍王公於侍

衛後隨入、由東西階升詣杏壇上、分獻官入玉振門、詣杏

壇下、衍聖公率五經博士入金聲門、及百官就拜位、均北

面。東西序立、東班西上、西班東上、典儀贊執事官各共迺

職贊引奏就位。

皇帝就位、上香、初獻讀祝、亞獻終獻、徹饌、送燎樂章、樂舞及

行禮儀節、與太學釋奠同。惟迎神送神、行三跪

九拜禮。

崇聖祠遣官同時致祭、並如太學之禮。

右致祭儀。

致祭禮成、贊引對引恭導。

皇帝出殿門、降中階、至奎文閣前乘輿、詣詩禮堂講書。儀詳

是日、工部官豫張大次於毓粹門內、光祿寺官設案一於

孔林露臺正中、設奠池於案上、武備院官設拜褥於奠案

之前。

皇帝講書畢、祇謁孔林、衍聖公率十三氏五經博士及不

陪祭之守土官於毓粹門外道左候

駕出、跪送。

皇帝由承聖門出詣大次更常服少埃步出毓粹門乘輿前導後扈如常儀扈從王公以下三品文武官以上豫往享堂垣門外序立衍聖公率孔氏子孫通仕籍者及不陪祭之守土官均常服豫往觀樓門道左候駕到跪迎

駕至孔林大門外內大臣侍衛咸下馬導從過洙水至享堂垣門前降輿禮部尚書侍郎恭導

皇帝由中門入升中階詣露臺拜位後扈大臣隨侍奉爵內大臣一人立於左內務府官司壺奉壺司爵奉爵立內大臣之下鴻臚寺官引王公百官隨自左右門入王公夾階下左右文武大臣侍衛於庭中左右立衍聖公及族人陪位如在廟之序

皇帝跪王公以下皆跪司壺舉壺酌酒司爵以爵承酒授內大臣內大臣自左奉爵跪恭進

皇帝興少退立

皇帝拱舉爵酒奠池中內大臣跪受虛爵興退

皇帝行一拜禮羣臣隨行禮再酌三爵酌酒進酒

皇帝率羣臣各行一拜禮均如初興內大臣及執壺爵者退鴻臚寺官豫引王公大臣侍衛於享堂垣門外之東序立衍聖公率其族暨不陪祭守土官仍於觀樓門道左祇候駕出跪送禮部尚書侍郎恭導

皇帝降中階出中門乘輿還行宮不陪祭扈從官跪迎如

來儀

右調 孔林

因事祭告考

慶典遣官致祭之禮豫期有司諏遣官吉日太常寺具禮神香祝院應奉製帛一送禮部封題授遣官商往詳列王慶遣官至闕里衍聖公飭官屬潔殿廡內外備執事人司祝司香司帛司爵以五經博士充通贊引贊以奉祀生充先一日遣官及執事官齋守土官戒辦牲牢器物其夕宰人割牲於廚守土官公服既宰瘞毛血如儀祭日昧爽守土官率祀生入廟陳設

先師位前牲帛簋簠豆尊爵鑪鐙器數與春秋丁祭同設案一於殿中少西供祝文設洗於東階之下引贊二人跪於大門賁明執事官豫入就位均朝服遣官朝服入廟引贊引自東側門入詣東階下盥手升階至階上正中北面立通贊贊就位遣官就拜位立迎神上香初獻讀祝亞獻終獻送神徹饌送燎儀節與春秋丁祭同祭畢引遣官仍降東階由東側門出執事官各退

皇帝時巡省方過魯遣官一人詣闕里祇告

先師孔子豫期太常寺官具祝文翰林院香帛授遣官齋往既至守土官潔備脯醢果實屆日陳設行禮與太學因事祇告禮同

右因事祭告



儒藏

直省釋奠釋菜考

通禮直省府州縣廟祀

先師孔子皆以歲春秋仲月上丁行釋奠禮。省會正獻以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兩序以道員各一人。兩廡以知府同知各一人。既割牲省臺盛以道員各一人。糾儀以教授訓導各一人。司祝司香司帛司爵司饌引贊通贊引班以學弟子員。廟禮儀者執事。在城文武官縣丞千總以上咸與祭。禮典外。致齋二日。祭前一日有司飭廟戶潔掃殿廡內外。既割牲官公服詣神廚。既割牲如儀。正獻官率執事人入學習儀。教官率樂舞諸生入學習舞。習吹祭之日。陳設省臺祀官偕執事人咸入就位行禮。儀節均與太學遣官釋奠同。

右直省 先師廟祭儀

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文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辟雍鐘鼓威格薦於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慈豆。茲當仲秋祇率舞章肅展儀忱率將祀典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向饗。

右祝詞

迎 神奏昭平之章。辭曰大哉

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祥徽麟皦酌蒼金絲。日月既揭乾坤清夷。

初獻奏宣平之章。辭曰予懷 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

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下。清酒既載其香始升。舞羽箭之舞。

亞獻奏秩平之章。辭曰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鼓鐘誠

半疊肅肅雍雍。登髦斯彥禮陶樂淑相觀而善。

終獻奏敘平之章。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

論思樂惟

大廟民惟

聖時若舞倫攸敘至今木鐸舞均如初。

徹饌奏懿平之章。辭曰

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贊宮。嘒敢不肅。禮成告徹毋疏毋瀆樂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 神奏德平之章。辭曰鳧釋異義洙泗洋洋。景行行

止流澤無疆。率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膠庠。

右樂章樂舞

崇聖祠同時致祭正獻以督學使者主之若按試他郡則

以布政使一人攝分獻以教諭訓導執事以學弟子員餘陳設行禮並如太學崇聖祠祭儀

右崇聖祠祭儀

祝辭曰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致祭於

肇聖王

裕聖王

詒聖王

昌聖王

啓聖王曰惟

王奕葉鍾祥光開聖緒盛德之後積久彌昌凡聲教所覃敷率循顯而溯本宜肅明禮之典用申守土之忱茲屆仲春

率修祀事配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尚

饗

右祝辭

監司分駐各府者主其地文廟之祭他府州縣以長官爲正獻其貳及所屬兩序分獻崇聖祠皆教諭正獻前後兩廡皆食餼學弟子員各一人分獻陳設器數行禮儀節與省會同

右直省府州縣釋奠儀

月朔釋菜望日上香教授教諭訓導等官分班行禮與太學同

右朔望釋菜上香儀

皇帝親詣太學釋奠各樂章補錄

迎神奏昭平之章辭曰大哉

至聖德盛道隆生民未有百王是崇典則昭垂式茲辟雍獻度重簋載嚴鼓鐘

初獻奏宣平之章辭曰覺我生民陶鑄賢聖巍巍泰山實

予景行禮備樂和豆邊嘉靜既述六經爰斟三正

亞獻奏秩平之章辭曰至哉

聖師克明明德木鐸萬年惟民之則清酒既醑言觀秉耜太和常流英材斯植

終獻奏敘平之章辭曰猗歟

素王示予物軌象之在前師表萬祀酌彼金罍我酒惟旨終獻雖終弗遐有喜

徹饌奏懿平之章辭曰璧水淵淵芹芳藻潔既歆

至聖亦儀前哲聲金振玉告茲將徹饌假有成日月昭揭

送神奏德平之章辭曰燿煌辟雍四方來宗甄陶衆

育多士景從如土斯植如金在鎔佐予敷治俗美時雍

法駕南轡前導導迎樂作奏祐平之章辭曰

先聖垂軌千載是祇虔奉師表景行行止奠兩楹



神降之啓後、人文在茲。

右各樂章。

皇朝經筵釋奠考

謹案

欽定大清會典、凡釋奠

傳心殿之禮、爲殿於

禁城內

文華殿之東、每歲春秋仲月、

皇帝御經筵、先遣官祇告

傳心殿

皇師伏羲氏、

皇師神農氏、

皇師軒轅氏、

帝師陶唐氏、

帝師有虞氏、

王師夏禹王、

王師商湯王、

王師周文王、

王師周武王、均正位南嚮。

先聖周公、東位西嚮。

先師孔子、西位東嚮。

皇師

帝師

王師位各一案、每案帛一、劍一、豆二、爵三、醢一、饌共二、饌共一。

先聖

先師位各一案、每案帛一、劍一、豆二、爵三、尊一、饌一、饌一。

二帛爵均陳設恭遇

皇帝親詣行禮、日出前三刻、太常卿詣

乾清門奏請行禮

皇帝御袞服、乘輿出宮、前引後扈如常儀。

皇帝入

文華門、降輿、贊引太常卿二人、自殿垣西門恭導

由景行門入

傳心殿中門、就拜位前、北嚮立、典儀官贊、執事官各共通

職、贊引官奏、就位。

皇帝就拜位立、司香官各奉香盤進、贊引官恭導

皇帝詣

皇師伏羲氏位前、司香官跪進香、贊引官跪上香、

皇帝立上柱香次、三上瓣香、以次詣各

神位前、上香畢復位、贊引官奏、跪、拜、興。

皇帝行二跪六拜禮、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

贊引官奏、跪。

皇帝跪、贊、讀祝、司祝讀祝畢、詣

皇師神位跪、安於案、三叩退。

皇帝行二跪六拜禮。典儀贊奉祝帛詣燎位。有司奉祝。次帛

次香。恭送燎所。皇帝轉立拜位旁。西嚮。候祝帛過。復位。祝帛燎半。奏禮成。恭

導。

皇帝出景行門詣

文華殿。

御經筵。禮成。陞輿還宮。

述曰。我

朝尊崇。

至聖先師。祀典遠邁前朝。其禮儀不可畧也。謹照

大清會典恭錄。以爲述聞第十四卷。至衍聖公祭祀禮儀。備

於闕里志。闕里文獻考。殿中侑饗兩廡從祀主式及祭

器形制。陳設祭品圖式。備於各省府州縣志。皆民間易

見之書。茲姑从畧云。

闕里述聞卷之十四

闕里述聞卷之十四補

曲阜鄭曉如敬述

聖廟殿廡位次考

大成殿正位

至聖先師孔子

東配位

復聖顏子

述聖子思子

西配位

宗聖曾子

亞聖孟子

東哲位

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先賢端木子

先賢仲子

先賢卜子

先賢有子

西哲位

先賢冉子

先賢宰子

先賢冉子

先賢言子

先賢顧孫子師

先賢朱子熹

東廡先賢位

先賢公孫衡

先賢林放

先賢原憲

先賢南宮适

先賢商瞿

先賢漆雕開

先賢司馬耕

先賢梁鱣

先賢冉孺

先賢伯虔

先賢冉季

先賢漆雕徒父

先賢漆雕哆

先賢公西赤

先賢任不齊

先賢公良綸

先賢公肩定

先賢鄒單

先賢罕父黑

先賢榮旂

先賢左人郢

先賢鄭國

先賢原亢

先賢廉潔

先賢叔仲會

先賢公西與如

先賢邾奚

先賢陳亢

先賢琴張

先賢步叔乘

先賢秦非

先賢顏喙

先賢顏何

先賢縣亶

先賢牧皮

先賢樂正克

先賢萬章

先賢周敦頤

先賢程顥

先賢邵雍

西廡先賢位

先賢遽瑗

先賢應臺城明

先賢宓不齊

先賢公冶長

先賢公哲哀

先賢高柴

先賢樊須

先賢商澤

先賢巫馬施

先賢顏辛

先賢曹邴

先賢公孫龍

先賢秦商

先賢顏高

先賢壤駟赤

先賢石作蜀

先賢公夏首

先賢后處

先賢奚容蒧

先賢顏祖

先賢句井疆

先賢秦祖

先賢縣成

先賢公祖句茲

先賢燕伋

先賢樂歆

先賢狄黑

先賢孔忠

先賢公西蔵

先賢顏之僕

先賢施之常

先賢申悋

先賢左邱明

先賢秦冉

先賢公明儀

先賢公都子

先賢公孫丑

先賢張穡

先賢程頤

東廡先儒位

先儒公羊高

先儒伏勝

先儒毛亨

先儒孔安國



先儒后蒼

先儒鄭康成

先儒范甯

先儒陸贄

先儒范仲淹

先儒歐陽修

先儒司馬光

先儒謝良佐

先儒羅從彥

先儒李綱

先儒張栻

先儒陸九淵

先儒陳宥

先儒真德秀

先儒何基

先儒文天祥

先儒趙復

先儒金履祥

先儒陳澧

先儒方孝儒

先儒薛道

先儒胡居仁

先儒羅欽順

先儒呂枋

先儒劉宗周

先儒孫奇逢

先儒陸隴其

西廡先儒位

先儒穀梁赤

先儒高堂生

先儒董仲舒

先儒毛萇

先儒杜子春

先儒諸葛亮

先儒王通

先儒韓愈

先儒胡瑗

先儒韓琦

先儒楊時

先儒尹焞

先儒胡安國

先儒李侗

先儒呂祖謙

先儒黃幹

先儒蔡沈

先儒魏了翁

先儒王柏

先儒陸秀夫

先儒許衡

先儒吳澄

先儒許謙

先儒曹端

先儒陳獻章

先儒蔡清

先儒王守仁

先儒呂坤

先儒黃道周

先儒湯斌

崇聖五代祠正位

肇聖王木金父公

裕聖王祈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昌聖王伯夏公

啓聖王叔梁公

東配位

先賢孔氏孟皮至聖之兄。

先賢顏氏復聖之父。

先賢孔氏達聖之父。

西配位

先賢曾氏宗聖之父。

先賢孟孫氏亞聖之父。

東廡先儒位

先儒周氏周子之父。

先儒程氏程子之父。

先儒蔡氏蔡氏沈之父。

西廡先儒位

先儒張氏張子之父。

先儒朱氏朱子之父。

述曰闕里廟配食之賢儒屢增故其位次亦屢遷就今時之位考之附於此卷之末時同治三年上元甲子也

闕里述聞卷之十四補



校記

①據下文所述，「帛」上闕文當爲「司」字。

②據上文所述，「兩」下闕文當爲「麻」字。

③守士官：當作「守土官」。

孔聖全書

明萬曆十二年刻本
明·蔡復賞輯

《孔聖全書》三十五卷，明蔡復賞輯，明萬曆十二年金陵書坊葉貴刻本。

復賞，巴陵（今湖南岳陽）人。卷端自題恩貢出身，南京戶部修職郎。

其書原缺卷三十一，又缺目錄第一至五葉。《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史部存目，云前有《自序》，稱是書始成，就正於兵部侍郎姜廷頤。廷頤乃次爲六卷，上卷曰《經書》，中卷曰《子史》，下卷曰《雜說》，首卷曰《帝王崇重盛典》，尾卷曰《經術經理世務》。六卷內復條分爲四十卷云云。案《序》稱上中下卷首尾卷凡僅五卷，不應稱六卷。又書三十五卷與四十卷之數亦不合。書前有凡例二十一條，以爲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蒙，遠如四夷，微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想見聖人之儀，故以孔廟舊藏孔聖遺像繡於卷首。又考《家語》、《史記》及孔子世譜載先聖世系頗詳，此亦不敢簡略，故卷首以世系次之。又係以林廟墓宇，俾學者覽之，則雖未盡至其地，而闕里奇觀亦大略可睹。又以歷代帝王，不能外吾孔子之道以致天下之順治，故有崇重之典，自當首加於孔子。此書首卷即係以崇重之盛典。又以衢州家廟及宋時封爵、世次之派附人在內，庶幾不二本。孔子言行見於四書五經，爲衆所共知者，亦悉加輯錄，以五經四書白文爲上卷，而不錄傳注。記禮子史載孔子之事，間有可疑，本書亦兼收並錄。又下卷內雜以緯書野史、談諧夢語、道經佛譚。蓋以世人多有性耽於雜說者，故道聽塗說，凡可以助詞鋒談柄者靡不畢紀，使日用不知之細民亦得識聖道之緒餘於萬一。

是書對文獻所載孔子一言一事，往往俱錄全文，不爲省約。孔子言行散見諸書，互有異同，也通常彼此並錄。書雖主爲孔子而作，其中或錄及弟子與國君、卿大夫及逸民之類。其他輿地、書學、琴譜、樂舞、蒙學、諸子百家等，凡與孔子相關者，無不備錄。此書之作，意在求全，其間鄙俚荒唐，龐雜割裂，鬼神怪誕之語，優伶褻譚之詞，無不載入，頗爲蕪蔓。其保存資料，匯集群籍，固不無功勞，但玉石俱採，薰蕕同器，亦貽人譏。讀者慎擇之可也。



儒藏

孔聖全書

卷首書目

五五七

郡國志 輿地志 地理志 荊州記

皇覽彙纂記 聖賢彙纂記 地道記

十道志

卷之三十三

國朝釋奠儀註 釋菜齒胄 衍聖公謁廟上任

視學儀注俱附南雁志 岳州府志俱採

卷之三十四

易緯乾鑿度 考靈曜 璇璣錄 易邀 詩緯含神霧

禮緯稽命徵 樂緯動聲儀 春秋辟緯孔圖

感精符 握誠圖 元命包 說題辭 孝經緯

鈞命决 援神契 中契 右契

論語緯摘象輔 北考識 撰考識 隱義

喪服要記 天祿閣外史 鶴林玉露

邵氏後錄 七修類彙 玉燭寶典

西樵野記 閒中錄 古事實 參同契

聽雨紀談 中洲野錄 可齋雜記 訓蒙

衝波論 抱朴子 錦綉萬花谷 小兒論

事林廣記 文林廣記 事文類聚 說郛

卷之三十五

路史餘論 高士傳并續 歷代要畧 辨正論

破邪論 風水辨 文昌化書 勸敬字紙文 楮記室

野語 野史 雜詠類編 曆法通書 五星書

五寶故事 伏生尚書 博物志并續 隨隱漫錄

墨娥錄 西征記 筆記 藏一語腴 義山雜纂

讀手隨識 雞肋編 韓嬰外傳 野客叢書

緯畧 捫虱新話 明道雜志 虜廷事實

吹劍錄 續事始 虞達志林 續幽怪錄 師曠禽經

雲林石譜 希通錄 愛日齋叢抄 負暄錄

碧雞漫志 亡懷錄 田家志 浩然齋意抄

西京雜記 讀書愚見 隋唐嘉話 談苑

三柳軒識 南楚新 江南錄 錄

東谷所見 師古隋遺錄 羅虬詩 護法論

蘇軾志林 瑣微論 羅璧識遺 桂亭暇錄

菊坡叢話 釋常談 嬾真亭 三吳因話

酉陽雜俎 韻府續編 三輔黃圖 朝野僉載

孔子三朝記 九朝野記 夢珍集

康齋日記 歷代名畫記 日記故事 綱目故事

文言故事 搜神記 搜神廣記 孔子繹筆

神仙傳 感遇集 述異記 列仙傳

目錄終

書目有全錄者
有採用者

易經	禮記	五經正義	周易程傳	詩經疏義	中庸	三墳書	墨子	尸子	孔叢子	齊丘子	慎子	孫尼子	鷦冠子	淮南子	鹿門子	公羊	新序	戰國策
經書	孝經	五經通義	尚書大傳	杜預春秋傳	孟子	孔子家語	莊子	楊子	呂氏春秋	賈誼新書	郭子	孫卿子	亢倉子	金樓子	公孫綽子	殺梁	越絕書	繩尺論
詩經	五經集傳	三經註疏	汲冢周書	論語	四書或問	曾子書	列子	文中子	春秋繁露	劉劭新論	鄒子	王孫子	韓非子	尹文子	公孫龍子	國語	鹽鐵論	十科策
春秋	五經大全	大戴禮	詩大小序	大學	四書大全	老子	荀子	顧子	韓詩外傳	桓譚新論	牟子	聶陽子	子華子	無能子	左傳	說苑	近思錄	晏子春秋

陸賈新語	蔡邕文集	白虎通	風俗通	徐幹中論	宋濂文集	王陽明文集	方正文集	王充論衡	文章正宗	東萊博議	周子通書	張子正象	皇極經世	伊洛淵源	朱子成書	朱子語錄	程子語錄	程氏遺書	伊川文集	太平御覽	文獻通考	山堂考索	韓文	柳文	歐文	蘇文	明文衡	漢文選	唐文粹	宋文鑑	元文類	鶴林玉露	白孔六帖	容齋隨筆	杜氏通典	邵氏後錄	性理大全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王符大論	晉書	宋書	朱子經濟集	薛文清公集	五代史	前漢書	孝子傳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	晏子類要	應劭漢官儀	黃憲天樞閣外史	集占錄	道學傳	劉歆物理論	陸德明釋文	王肅服要記	姚崇文集	典術	初學記	續宋元綱目	宋景文筆記	江表論表書	綱目發明	綱目集覽	文心雕龍	朱子綱目	古史	史記	資治綱目	隋書	唐書	綱目廣義	後漢書	三國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儒藏

樂稽耀嘉	先聖本記	釋名	王	海
禮斗威儀	古今事實	魯國先傳	琴	操
類聚古今韻府續編	帝王世紀	隋唐嘉話		
漢輿服志	西樵野記	論語辯惑	浩然齋意抄	
山海經	孝經命決	春秋命苞	逸論語	
盛弘之荆記	元稹樂府	尚書璇璣	論語撰考識	
漢書地理志	外國圖	易乾鑿度	詩含神霧	
殷本紀	戴延之征記	琴操	李度西賦	
帝王紀纂要	爾雅	輿地志	水經	
吳越春秋	關令內傳	廣雅	緝之後記	
大明官制	洪武正韻	韻府羣玉	歷聘紀年	
皇明政要	皇明一覽	明朝儀注	大明會典	
孔氏世譜	氏族大全	聖蹟圖贊	孔子圖譜	
孔庭纂要	祖庭廣記	孔聖古字	許氏說文	
魏志	續晉陽志	東觀漢記	鄭康成圖譜	
楚紀	崔鴻十國春秋	續漢書	儀志	
關里志	兗州志	南雍志	山東志	
三國典畧	皇明通紀	吾學編	憲章錄	晉乘
人物考	傳言錄	餘冬錄	一統志	構机
南北史	宋史	齊春秋	遼金元史	

陳隨隨隱漫錄	野語	野史	伏生尚書	張華博物志
續高士傳	歷代要畧	劉氏論斷	楷記室	
破邪論	風水辯	羅氏路史餘論		
玄真子	指記室	訓蒙書	辯正論	
千家姓	北征記	參同契	抱朴子	
高士傳	衝波傳	靈異記	夢珍書	
錦繡前谷	搜神記	子平五書	曆法通大全	
大音琴譜	孔子小論	神仙遇集	文昌化書	
事林廣記	文林廣記	合璧事類	七政類纂	
文言故事	書言故事	五賢故事	事文類聚	
葛洪神仙傳	列仙傳	史鑑故事	日記故事	
雜詠類編	菊坡叢話	皇覽塚墓記	鍾離意別傳	
可齋雜記	歷代要畧	賢關百詠	錄雪亭雜言	
李升天堂地獄偈	中州野錄	閑中今古		
楊公談苑	歷代名書記	瑞應圖	楚辭宋招魂	
朝野僉載	西陽雜俎	玉壺清話	魚豢典畧	
孝經機契	孝經中契	樂動聲儀	春秋擇成圖	
論語識	論語崇爵識	論語摘輔象	論語隱義	

孔子石祠刻像	小荀子申鑒	續博物志
藏一語腴	李義山雜纂	讀子隨識
雞肋編	野客叢書	高似孫續畧
捫蝨新話	張文潛道雜志	虜廷事實
吹劒錄	馮鑑續事始	三教嘲詼
處達志林	李後言詩怪錄	悅生隨抄
師曠禽經	雲林石譜	希通錄
愛日齋叢抄	碧雞漫志	沈括亡懷錄
孝經序語	陸詠和志	葛洪西京雜記
讀書思見	三柳軒識	南楚新聞
陶儀說郭	江南錄	龍城錄
東谷所見	顏思古附遺錄	羅虬紅兒詩
張商法論	蘇軾志林	欽欽璣微論
羅壁識遺	瑞桂亭暇錄	誠齋翻雲法
釋常談	嬾真子錄	曾三異因話錄
擊壤集	李杜詩	山堂考索
諸儒奧論	吳興弼縣日記	搜神廣記
述異記	李廌師友談記	李元綱德錄
桃林伐山山冊	總錄	歷代奏疏
百家文範	群書鈞玄玄群書	供
藝文類聚		

孔聖全書義例

一標題何以稱孔聖。按朱子綱目載唐懿宗咸通三年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素王之風仁義爲首。集覽曰。素王之風。孔聖之風化也。故以孔聖二字標題。

一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蒙。遠如四夷。微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欲想見聖人之儀容。故以孔廟舊藏遺像。繡於卷首。

一攷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載先聖世系頗詳。朱子序說畧之。蓋傳信也。噫。世系詳畧。雖於孔聖無所輕重。然神明有自。而盛德大業於是焉出。豈敢畧之而不錄哉。故卷首卽以世系次之。

一天下宗學孔子者。罔不欲親至闕里。升聖人之堂。而謁孔林之墓。然而有不可得者。則以封疆之遠。山谿之險。有所限域耳。故是書卷首卽繫以林墓廟宇。俾學者覽之。則雖未盡至其地。而闕里奇觀大畧亦可睹矣。

一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皆不能外吾孔子之道。以致天下之順治。則其崇重之典。自當首加於孔子矣。故瓊山丘氏濬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爲之起敬。蓋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故此書首卷卽繫以帝王崇重之盛典。衢州宋廟及宋時封爵世次之派。附入在內者。庶幾不二本也。

也。

一孔子言行見於五經四書。爲衆所共知。而亦必述錄者。何哉。嘗聞諸楊子云。捨舟航而濟乎流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嗜其識味也。置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嗜其識道也。昔程頤亦以大聖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故此書以五經四書皆爲上卷。豈敢以爲衆所共知。而甘爲常珍之棄邪。

一或謂錄五經四書。而無傳註。恐初學不能通曉其義。噫。班固有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義而已。是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故用力多而鮮成德也。何以傳註爲哉。若夫傳註史斷。與百家文集。凡足以表白聖人之心。辨論聖迹之誣。發明聖道之蘊者。則又未嘗不備錄焉。固不敢以煩厭也。

一記禮子史載孔子之事。間有可疑。迺兼收並錄者。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亦春秋之所許也。况此書之作。正欲以求全也。而何以刪焉。雖然。人心之靈。本有其知。凡事之可疑。可信者。自有不可得而揜昧者矣。

一此書皆先聖大訓。所以垂世立教者。雜說宜不與焉。今下卷內雜以緯書野史。詼謔夢語。道經佛語者。非敢侮聖人之言。



也。惟以世之愚夫野史，多有性耽於雜說者，故道聽塗說，凡可以助詞鋒資談柄者，靡不畢紀，使日用不知之民，亦得識聖道之緒餘於萬一焉。則井蛙可以窺天，而蠡蟲可以測海矣。況譌緯術數之書，宋儒嘗輯於太平御覽，而僧道技藝之言，我

國朝亦備載於永樂大典。是雜說既可以進呈，獨不可以訓凡民乎？故觀是輯者，當以傳載與人之誦詩美易堯之誦觀之。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此書併及之者，蓋以宇宙間有常必有怪，有陽必有陰，則怪異鬼神之事，容或有之，未可執一論也。

一此書有因孔子一言一事俱錄全文，不為省約者，所以備文章之大觀，便學者之覽閱，庶免無頭學問，掛一漏萬之訕也。一孔子言行散見諸書，互有異同者，則彼此並錄，如大同而僅有數字小異者，則云見於某書，所以省繁文也。

一此書主為孔子而作，其中或錄及弟子與國君卿大夫逸民之類者，以其事與孔子相涉，故併及之爾。

一輿地等志俱載於書內者，蓋欲知春秋時之列國在於今日之何郡何邑，因以見孔子之足跡通天下也。

一書學之用大矣，篆之獵碣則為石鼓，勅之鼎彝則為款識，華之範金則為印章。故孔子之古文體制俱載於書內者，庶幾

古人文字獲見於千百世之後也。

一孔子當時嘗以興詩立禮成樂為教，雖在患難中猶絃歌不已，所以弟子如子路曾皙雖侍父師之側，亦鼓瑟鼓琴焉。故是書內并載琴譜樂舞諸書及後人之題詠。學者於開卷誦讀之暇，信能歌詠而舞蹈之，則性情血脉庶乎有養，而亦可以無負於興詩成樂之教矣。

一蒙學未前句讀則覽不克篇，未諳反切則詩不叶韻。故全書加之圈點，而詩經又加音釋，所以便習讀也。

一除五經四書外，其餘諸子百家在先讀者則先錄之，在後讀者則後錄之，至末論人品高下與時世古今以為篇次也。

一孔門弟子記孔子之言行於論語，惟以八寸為尺者，欲其約省懷持之便也。今梓行聖言宜方策官樣，而乃小其規制者，亦當時弟子意耳。

一此書謄寫之人不一，其間未免有抄傳之誤。昔宋人為經筵侍講，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為立。夫以進講正本尚有錯誤，況於書肆中乎？覽者遇有誤處，幸改正之。



儒藏

孔聖全書

卷首聖蹟圖

孔聖小像 孔子母氏



述中庸讚 顏子小像



敬書卷端	文系子思	大德敦化	四時錯運	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	上律天時	祖述堯舜
以表聖蹟	極讚先德	小德川流	日月代明	持載無外	履幬不偏	下襲水土	憲章文武

校記

①此前原稿有脱頁。

②亡：當作「王」。

孔聖全書

歷代帝王崇重盛典首卷之一

魯司寇像 王紅色綠絳黃纁紫褐表



行像



孔聖異質

祖庭廣記云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
河目海口龍顏蚪唇昌頰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肝脇
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
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有
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時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
度字度或作玉望之如仆就之如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自有文
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何孟春明朝侍郎曰謹按先聖四十九表采於甚弘之所談姑布于
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者蓋云備矣然
緯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鈎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其
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復見而天下
學宮刻吳道子筆髯髯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髯髯也儀
像其可徵歟○何孟春餘冬序錄聖賢類目類載黃伯固曰偶
考聖像無髯惟宗廟小影為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髯髯而
天下王侯不以此少其敬予嘗讀其書又非此意而伯固之言
不知何在但孔譜中吾夫子四十二表形容盡矣髯多如此而
獨不言者得無疑乎或伯固之言有據云蔡氏子曰所謂孔子
無髯髯者豈抑少年時傳容邪

孔庭纂要與搜神記又云隆鼻其頂似唐堯其頰似虞舜其項



儒藏

頰卑陶其肩頰子庭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

孔庭纂要曰孔氏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者最真近世所傳乃以先聖執玉塵據曲几而坐或侍十哲而有持機蓋捧玉磬者或列七十二子而有操弓矢披卷軸者又有乘車而十哲從行者皆後人追寫非先聖本像。

闕里誌曰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即所傳小影也四十六代孫孔宗壽云家藏唐吳道子所畫先君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侍者世謂之行教行教已有石本小影但摹傳之多慮久而訛今亦刻之堅珉庶愈久不失其真也廣陵馬大年為夏縣令寄居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人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偻以傳考之當然昔莊子載老萊子出新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脩上而趨下末偻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云長上而促下末偻微曲也後世之客可其像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則非王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記聖人之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摩詰亦真能作也

齊子與適齊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曾觀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

○孔聖畫容

周敬王時孔子存日嘗寫小影。

東漢書曰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遇有封侯賜爵者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靈帝於此類而皆見拜擢宜乎當時士君子耻與為列矣然聖人之儀形工於畫者多肖之非如土木之雕塑美惡肥瘠各異其狀故不可以靈帝用人之失拜其畫聖像而非議之也梁元帝初在荊州起宣尼廟帝攻書善畫自圖孔子聖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以其善畫善書善贊也。

元武宗年間皇妹大長公主誦習經史命工繪聖人像金書懿諱於其左右居常瞻禮至於祝辭則用朱玉印以誌之其崇奉吾夫子勤懇類此至大元年冬閏月與魯王遣使致祭林廟皇妹乃魯國王之配也聖人之德容雖婦人女子亦知企慕若此况其他乎。

○孔聖聖像

東魏興和二年交州刺史李提始命工建塑容像。

按瓊山丘氏濟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何祀吾聖人而亦爲像云。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肥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唐玄宗開元八年司農李元瓘言孔子廟孔子像座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顏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諸據禮文合從侍坐。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伏膺儒術親承聖教雖曰列像廟堂實則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十二賢猶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弟子獨不露享乎。望請春秋釋其列享于二十二賢之上。又七十子之像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並望從享。詔從之。自是顏子等十哲皆爲坐像。又圖繪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悉令從祀。上以顏子亞聖觀爲製贊書刻于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俱用雅

言也。按此十哲皆參坐像及親製贊皆始於此。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之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孔子廟。欽容北面式瞻辟容。廟中塑像之時親製御贊刻石廟中。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幸太學謁先聖像恭親太祖太宗徽宗所製贊。因製文宣王贊又製七十二子贊併刻石于太學。宋理宗淳祐元年臨太學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大明聖朝

英宗廢皇帝天順元年置先聖孔子像一龕於文淵閣像乃銅範飾金。文淵閣午門內之東。又華殿之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自是闕老每晨入必先行四拜禮於先聖。



○孔聖木主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四年鼎建南京太學欲定文廟之制。殿上正座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木主長三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五尺二寸。闊七寸連左右雲共二尺一寸五分。自孔子以下四配十哲兩廡盡去塑像惟用木主。

世宗肅皇帝嘉靖九年庚寅詔兩京國學及天下府州縣衛宣諭司等儒學改稱孔子爲至聖先師并四配十哲兩廡俱革前代謚諡撤去塑像易以木主其舊像皆瘞於地中。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闊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

謹按天順六年先臣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夫觀丘文莊與林蘇州所議則文廟之在南京蘇州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而當時天下郡邑猶未改革至嘉靖中經其祖武始詔天下盡革之先臣之議殆若啓其機耶。

○歷代御製贊文

唐肅宗太極元年御製贊曰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建隆三年御製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御製贊序曰檢玉介丘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徽祠易俗化民既仰師於彝訓崇儒重道宜益峻於徽草薦贈崇名華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

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德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宋徽宗宣和四年御製贊曰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華崇。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曰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華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孔聖謚號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誅孔子為尼父。

謹按孔子沒哀公誅之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于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氏曰誅謚也尼父者因其字以為之謚也蔡氏子

曰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謚孔子為褒城宣尼父。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二月改孔子謚為文宣尼父。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三月丁未進封孔子為鄒國公詔曰大德

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

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次爰倫至於參贊

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作範百王垂憲萬葉朕欲永寶曆

服膺教義眷焉沐浴懷道滋深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

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為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

隋文帝贈孔子為先師尼父。

唐高祖武德中以孔子為先師周公為先聖。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先師配享從房玄

齡等建議也貞觀十一年尊孔子為宣父。

唐高宗永徽中復以孔子為先師周公為先聖顯慶二年詔以

孔子為先聖以周公配武王從無忌等之議也長孫無忌等

議曰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其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

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

玄注曰若周公孔子是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

孔師則備書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

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適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

降綸旨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臆說正夫子為先聖如衆

儒為先師求垂制於後昆章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

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且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

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此即姬旦鴻業

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衰周之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

教於六經開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

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封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其周公仍

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於是始為定制。

乾封元年正月二十日追贈孔子為太師詔曰朕聞德契幾

神盛德光於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於廢物魯大司寇宣尼

父孔丘實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已濟俗弘道佐時

應聘周流真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

素王之雅則正書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

朕嗣膺寶曆祗奉唐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



行大道於天下。遠得八表。又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塗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丘。願為師友。瞻茲崇基。思承格言。雖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微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嘆。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今圖。景業維新。儀刑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亦宜更政脩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張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免賦役。主者施行。尹起莘曰。過曲阜祠孔子。庶見尊師重道之意。然贈以三公之官。則是臣之也。禮安在哉。況至毫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姓李唐時以其姓同而尊之為祖故有是贈其輕重不倫若此故綱目於贈太師則削而不書蓋為先聖諱之耳雖然吾先聖豈以是為輕重哉

唐武氏聖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仍出王者祭鬼之服以衣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揚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於戲。楚王真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接連族人。固可知矣。年紀遠光。靈彰彰。雖代有褒稱。未

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請何。夫子改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今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為文宣公。昔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夫子西面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孔子坐。仍其舊制。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闕典。永侔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被王者服。釋其樂用。官懸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色夫。泉。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宜優其秩。於是贈顏子為兗國公。閔子至于夏為侯。共十哲。曾子至琴張為伯。共六十三人。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駕至兗州曲阜縣。謁先聖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降輿乘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今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言文宣王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詔加謚為玄聖文宣王。二年。加先聖冕服。相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先是以木為圭。至是始易以玉。制曰。王者順天道。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不變人文。方將迪於素風。思不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功侔乎簡易。景鍾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為億載之

師表肆朕寡昧、欽承命曆、曷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
祗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飭壇數仞之牆、躬謁遺
祠、緬懷遐颺、仰明靈之如在、肅其獻以惟寅、是用稽簡策之
文、昭聽敷之德、率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
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懷、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並按春秋及莊子皆稱玄聖素王之道之言加以玄聖也。

大中祥符五年、以玄聖祖諱、詔改爲至聖文宣王。

瓊山丘濬曰、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注、止肅揖帝
不從、特行再拜、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幘袍、其所加
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黔卒所言、妖妄之神
而聽其譚妄、皆非禮之禮、聖人在天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
子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
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爲聖人之輕重也。

謹按謚曰玄聖、於禮雖非矣、改稱至聖、則固百世不可易之
論也。豈當時諸臣久之而論定、論定而後改之歟。

宋神宗熙寧八年、詔孔子仍舊冕用九旒、服用九章、去用植圭
頽子以下各依公侯伯本爵、自至一品至正四品冠服。

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考正文宣
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袞服九章、畫圖鏤板、印
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歷代以先聖與門人

同服袞冕、至是始服王者冕旒。

政和元年、孔子改執鎮圭。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請、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
旒、服十二章、檢到唐郊祀錄、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
文宣王、仍內出王者袞冕以衣之。按周禮、王者之服袞冕十
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諸公之緹旒九就。今文宣王冠服皆
依故典。宋崇寧四年、冠冕十二旒、服猶九章、至金方纔十二旒、十二章也。

元武宗於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
王。制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朕纂承不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
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
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未唯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奚啻名言之妙、尚冀神化、梓我皇元、主者施行。

丘濬曰、孔子爲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經、
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詳者矣。孔子以身立
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
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澤、一皆吾聖人作經垂
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於盛德大業者、固皆崇重其道、則



雖冲幼之君如漢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夷狄之君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好德者初不問於智愚賢不肖與華夷也。矧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崇高富貴之位且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雖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執若尊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應褒濟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而偽作天書聖道如何。故曰與其崇聖人之虛名執若尊聖人以實理。

大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六月詔孔子封爵仍舊。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畧曰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謹按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姚燧謂預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觀此則知追封為王之爵文宣大成之謚誠不知其可也我

皇祖於陟位初年即作興斯文培植國本既躬祀孔子於太學復遣使致祭於曲阜其崇儒重道無以加矣。嗣是又以宋濂考祭孔子之禮稍有遲慢謫知安遠其留心聖學銳意禮文者何愧慙也使當革去天下神號之時諸臣有以封號之非

上聞者未必不從但開國之初百務輾轉議禮制度日不暇給故當時鉅儒元老之思慮一時有未及耳此孔子之封爵所以仍襲其舊也因革損益斟酌適宜賴有聖子神孫之善繼善述者。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 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辯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辯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為臣也何等樣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

加禮。宋徽宗爲十二重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箇人白是一箇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玉神意雕塑做箇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箇木土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事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嘉靖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曰。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也。非王者之位也。昨輔臣少傅張璁等請將廟爲少傅兼太子太傅。更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爲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耳。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爲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于淫祀。

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

聖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聖祖考化時。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畧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肯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事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孔子肯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類回魯參孔。假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類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隳。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先師宗譜

黃帝姓公孫玄囂已姓即少蟠極 帝嚳姓即契子姓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壬壬 主癸

商成湯即天 太丁 太甲 沃丁 太庚 太戊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祖丁 小乙 武丁 祖甲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微特 宋濤 丁翁 潛公共

帝紂 宋簡 世勝 堯父 孔嘉乃孔姓 木金父

析父 孔啟 伯夏 啓聖叔梁紇

至聖孔先師 司馬遷 述後 白 求 箕 穿

謙 鮒 忠 武 延平 霸 福 房

均 志 損 曜 完 羨 震 凝

撫 懿 鮮 乘 靈珍 文恭 渠 長孫

英越德倫 崇基 璉之 萱 齊卿 惟旺 策

振 昭儉 光嗣 仁玉 宜 延世 聖佑 若蒙

端操端友一支在宋曾封衍國公今不並載於世系者何也
此才愚聞之我朝楊文貞公曰鮮聖人之後當以守墓
祀者為大故世系唯載在魯一支
與後分宋金兩朝各封者不同

之全 治 思晦 克堅 希學 訥 公鑑 彥縉

承慶 弘緒 聞韶 貞幹 尚賢

右孔氏出自子姓自契至湯自湯至微子啓自啓至正考父
凡三十七世皆從子姓考父之子孔嘉父別為公族其子孫
遂以孔為氏故孔子嘗自謂曰丘魯人也當春秋之時臧孫
革亦稱之曰孔丘聖人之後至漢去周末遠考究必真又以
孔子之裔封為殷紹嘉公而奉湯之祀則孔子之為子姓為
湯後明矣

歷代追封孔子父母及配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三日追封文宣王父叔梁紇母
顏氏詔曰朕以祗祫岱宗親巡魯甸永懷先聖之德躬造闕
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唯降靈之所自亦錫羨之有初
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宜追封齊
國公顏氏宜追封魯國太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勵精虔祭
告。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追封伯魚母开官氏詔曰朕
時巡魯甸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澤眷惟令
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尚闕封崇之數屬茲歲秩特示
追崇垂厥方來式昭遺範开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
州遣官詣曲阜廟祭告。

元武宗至順二年九月加封啓聖王詔曰闕里有家系出神明
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事觀人文敷求往哲維孔氏
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
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
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
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眎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
而不謬達而不悖予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尊敬
其所親予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

紇可加封爲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爲啓聖王太夫
人主者施行。

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詔曰我國家博典禮以彌文本
闡門而成教乃瞻素王之廟尚虛元姬之封有其舉之斯爲
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开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遵豆
出房自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遠若於
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像稱其命呂之名噫秩
秩魯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
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大明

自洪武年間以後孔子父母封諡仍舊至嘉靖九年

世宗皇帝詔革前代追封改稱啓聖公孔氏嘉靖十年兩京國
子監即太學也天下府州衛縣等儒學俱建啓聖祠春秋二仲與
先師廟同時致祭先是

世宗皇帝用大學士張璁等議因先朝學士程敏政言別立一
祠中祀齊國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神位木主如四配之
制見前以類無繇音由孔鯉曾點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神位
木主如十哲之制見前元仁宗延祐三年七月追封孟子父
子父爲杞國文公今皆尊去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神
位木主如左丘明等位之制見前



○謹按洪邁曰：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簾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頌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我世宗肅皇帝握符御極之初，謂子先父食於義，為外彝倫所繫，祀不可廢也。即首舉而殯之，一如熊禾諸子所議。父而子，子尊尊而親親，經其正矣哉！二千年間始有此舉，車平其不可尚也已。

歷代勅封孔聖子孫

宋徽宗崇寧元年，勅封二代孔鯉為泗水侯。制曰：孔氏之道，萬世所資。鯉實嗣之親，聞詩禮，魯堂從享，厥有舊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可特封泗水侯。

勅封三代孫孔伋為沂水侯。制曰：聖人之後，孟氏之師。作為中庸，萬世宗仰。眷惟魯郡，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可特封沂水侯。

大觀二年，躋孔伋從祀孔子廟。

宋度宗咸淳三年，詔泗水侯以先聖為之父子，思為之子，而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著明如此。鄆城侯孔忠其昆也。家語作孔弗孔，子尤之子也。亦在從祀之列。伯魚可列於鄆城侯之次。

元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十一日，加封子思沂國公，為沂國述聖公。制曰：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為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留意焉。夫爵秩之崇，既隆於升配，景行之懿，可後於褒加。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儼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主者施行。

○謹按自子思而下，歷代制誥甚多，今不悉錄。姑述其槩以

見帝王崇重之意與國媲美也。

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過魯祀孔子會孔氏男女。

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過魯祀孔子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十九代孫蘭臺令史孔僂因自陳謝帝謂孔僂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降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僂郎中賜褒成侯詔僂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又賜孔氏男女束帛金錢。

漢安帝延光三年幸魯祀孔子會孔氏親屬男女諸生賜褒成侯以下帛有差。

○按章安二帝會孔氏男女其慈和徧服之恩真宛然如家人父子之相親矣自昔以來鮮有此舉。

魏文帝諱曹黃初元年正月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代孫奉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稟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景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至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命者世大聖億載之師名也者也。

宋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其繼闕里不聞誦誦之聲四時不睹齋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德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奉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

南齊武帝諱蕭永明七年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秋川竭谷虛陵崩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學校興立實與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繼紹。

梁敬帝太平二年詔曰夫子降靈體詰經仁緯義允克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烝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峻極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國圖屯阻祕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靈篲寂寥永言聲烈實難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聖之後并修繕廟堂祇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隋煬帝大業四年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斯素王而頽山之嘆忽喻於千祀至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孔子後為紹



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宗詔曰、宣尼以太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駁廢、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於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仰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為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嫡子德倫為嗣、主者施行。

唐玄宗二十七年、改封三十五代孫璵之為文宣公、制曰、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列、褒聖侯璵之纂承膚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教素憑於祖業、百代必祀、光寵祕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至德不朽、直傳於帶礪、可改封文宣公、隸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

開元十三年、幸孔子宅、詔每代長子一人承襲、兼賜一子官。唐肅宗上元二年、詔凡大祀、其褒聖侯在朝、位於文官二品之下。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舊典、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宜服勤有素、砥礪廉隅、歷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胃、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允懷先聖、實主斯文、矧尼山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猶存、將伸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仍付所司、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文宣王、內外量設黃麾仗、襲文宣公親伯叔兄弟並許陪位從之。又是日、帝立殿之西序、召孔氏子孫撫諭、周至孔延渥等、渥等、係孔子四十五代孫、真宗賜同舉、從出身、終背化令。面奉旨、造酒以供祭祀。

宋仁宗至道三年、孔延世襲封文宣公、制曰、叔教陰德、尚繼絕於楚邦、臧孫立言、猶有後於魯國、豈聖人之後、可獨遠於陔廟乎。許州長葛縣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任文理之朝、能敦素風、甚有政術、宜任桑梓之地、以奉蒸嘗之儀、可特授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賜經書、仍賜銀五十兩、帛五十疋。

至和二年、改封文宣公為衍聖公、制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襲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為褒成君、始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諡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諡孔子為文宣、而尊以王爵、其嗣褒聖侯為嗣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諡號、禮之失也、蓋由於此。比朕稽考前訓、博采群議、皆謂宜去漢之舊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為得、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

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幸朕纂臨繼奉先志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歟。宜改至聖文宣四十六代孫愿為衍聖公。

宋哲宗元祐元年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奏曰。襲封疏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及不在故郡朝廷既許在外何能更戀宗堂以至祠宇頽弊恬不為怪也。乞下有司議其所宜今後不許襲封之人別領他官終身使在鄉里則知其不可輕去必能嚴潔祀事厚睦親族實家門之幸。奉

聖旨依宗翰所奏。

孔宗翰字子也。孔子四十六代孫進士及第終刑部侍郎。是年勅白

身合襲封人與除承奉郎專主先聖祠事不預他職每三年為一任用本路及按察司官薦舉依吏部移關陞資如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公爵出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

宋徽宗宣和三年勅除四十八代孫孔端友直秘閣賜緋章服仍許就任開陞誥曰先聖古今之師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殆未有能違之者朕既法其言遵其道舉以為治猶以為未也。又錄其後裔以褒大之爾先聖之系官東魯者積有年矣通籍金閨陞華芸閣以示崇獎汝尚勉哉可特轉通直郎除直秘閣。

崇寧三年復封孔端友為衍聖公管勾祀事。誥曰自書契以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不絕者也。惟爾

宣王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并示寵渥往加恪慎務保厥榮。

宋高宗紹興二年四十九代孫孔玠襲封衍聖公於衢。誥曰夫子踰於堯舜澤及萬世靡有所窮欽崇願報邦有褒典肆予命爾紹於世封惟欽惟茲則無墜命。

紹興二十四年授五十一代孫孔樞為衍聖公於衢。誥曰仲尼之道垂休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襲封奉祀宜及後昆以爾重厚深醇世系可考選共乃事是遵典常命以京秩畀以公圭非特為爾身榮實所以尊聖也。往其懋哉可授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宋光宗紹熙四年授四十一代孫孔文遠襲封衍聖公於衢。誥曰孔子之後自漢以來世俾襲爵國家崇儒重道又過前代於是有所衍聖公之封爾於世次實當紹緒其務恪恭以承祭祀。

宋年授五十二代孫孔萬春襲封衍聖公於衢。誥曰朕聞盛德必百世祀况詩書仁義之澤涵浸生民炳然至今者乎。爾承休聖門端有傳序屬當次補仍緒世封恪共烝祭當勉家業東魯文獻於此有考焉不亦善乎。

金章宗明昌二年四月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誥曰聖謨之大儀範百王德祚所傳垂光千祀蓋立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



人文宣王五十代孫孔元措秀阜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
稟蔚為宗黨之英詩禮舊聞蚤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
已成賜疏世爵之封仍煥身章之數非獨增華於爾族固將
振耀於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又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
品封諡曰夫子既沒千八百年後人相承五十代自近古
已公其爵願階散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於仍舊是以興百
王之曠典峻五品之華資茲以爾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
當余定格會爾疏封噫廟貌存焉克謹歲時之祀家聲久矣
無余詩禮之傳學有餘師善將終譽

○謹按宋金之時孔子之裔南北封公者各一夫以孔氏子
孫而受金虜之封者何哉蓋孔氏子孫專以主先聖祠事為
職與有官守言責者不同故苟可以存祀雖夷封亦可受也
孔子不有言乎微子去之知微子之抱祭器而去殷則知孔
氏之受夷封非忍於背宋矣或曰果若此則孔端友之應宋
而南渡也非歟是不然從高宗而南渡者忠以事君之義也
受金封而存祀者孝以事親之仁也忠孝兩得非聖人之後
而能若是乎

元文宗至順二年藝文少監歐陽玄言先聖五十四世孫襲封
衍聖公爵居五等秩登三品而用四品銅印於爵秩不稱詔
鑄從三品銀印給之至元順帝至正八年又陞秩從二品定

子弟員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

大明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三月初四日親筆諭五十五代孫祭
衍聖公孔克堅曰吾聞爾有風疾在身未知實不爾彼孔氏非常
人也彼祖宗垂教於世歷經數十代每有賓職王家非胡君
運去獨為今日之寵異也吾率中上之士奉天逐胡以安
中夏雖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爾若無疾
稱疾以慢吾國不可也諭至思之

洪武元年十二月封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為襲封衍聖
公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金日月德
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
得其位會前聖之遠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
思又能傳述而明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
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
其祖武朕甚憐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其五十六代
孫孔希學大宗是詔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
恭儉以成德庶幾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
之至望豈不偉欤可封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宜令孔希學

准此。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書省內使林英奉勅即舊儀齋至勅符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至京朝觀爾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歡心勿使有缺故勅速行勿怠○是日勅孔希學卿家昭名歷代不朽當貴永張天地間乃由陰陽之重云何以明彝倫攸叙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一也故若如卿當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勅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歡心故茲勅諭○是日又勅下禮部深所在以安之毋怠如勅奉行。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勅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其功大哉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者莫不優禮今卿每歲來朝不避嚴凍可謂篤君臣之大義而不啻於祖之訓者矣已勅中書下禮部賜卿日用故諭。

洪武十四年歲次辛酉十一月壬午朔越十二日癸巳皇帝遣行人張濟民諭祭于故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之靈曰三綱五常之道始上古列聖相承率修明以育生民至於中古將欲隆焉非先師孔子孰能修明之今生民多福惟三綱五常之道備耳蓋世大德者天地不淪沒人民無怨聲所以為帝者師血食千萬世不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希學繼世

修承張斯教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云及長往嗚呼樂業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爾其享之。

洪武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勅孔子五十七代孫孔訥襲封衍聖公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叙大展彝倫協天地陰陽定民居者為此也至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隸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縱塗橫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睿知定真折偽以成詩書其脩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於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誠無間感通天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孔希學嬰疾長往嫡子訥服闋來朝令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勅無怠往欽哉。

永樂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封孔子孫孔彥緒襲封衍聖公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孔子之道配乎天地師表萬世咸在尊崇欽仰素王傳襲後裔今五十九代孫彥緒允為世嫡雅有令資俾紹顯榮用光儒胃可襲封衍聖公惟克懋勤服茲寵命勉脩聖學承藉家聲欽哉。



洪熙元年正月十三日封衍聖公彥縉妻夏氏爲夫人誥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致敬先師施及厥後至其家室亦有褒榮者所以廣崇儒重道之恩也先聖五十九代孫孔彥縉受命

先帝襲封衍聖公歲時來朝雍容進退朕用嘉之厚其禮遇其妻夏氏內助克賢而未有封命今從其夫之貴封爲夫人凡天下後世有事於脩齊治平者皆誦法孔子矧配孔子之孫可不慎哉可不敬哉益懋承續毋忝於家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追賜孔子孫孔公鑑誥命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孔子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綱五常之理示法萬世我國家遵用以安天下故推恩及其子孫者所以隆崇報之禮焉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乃宣聖五十八代孫早紹封爵而弗永年然克謹禮度不忝先世茲特推恩追錫誥命以著嘉念不忘之意九原有知庶其歆服○是日封公鑑妻胡氏制曰朕惟人子之賢雖本於父而資於母德亦深矣故國家之於羣臣皆有推恩之典焉爾胡氏乃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之配今彥縉之母婦道母則不忝於聖人之後茲特封爾爲太夫人益茂訓慈以裕爾嗣欽哉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也歲次壬午八月十有五日

文皇帝遣行人亢誠諭祭於故襲封衍聖公孔鑑即公之靈曰嗚呼唯卿生於神明之胃傳先聖之道天下之所具瞻朝廷之所崇敬奈何天不假年弗克永世朕聞訃驚悼唯飭乃子弟以守先聖之宗祀庶不墜前人之耿光爰以牲醴往奠卿如有知鑒茲諭祭

正統元年丙辰三月初四日庚午

皇帝遣行人李春諭祭襲封衍聖公故母太夫人胡氏曰爾爲婦於孔門有子襲封顯爵惟爾克盡母儀允資慈訓祇承宣聖之祀弗忝厥後嘗受襲封之命以享安榮今以壽終夫復何憾尚其有知服此諭祭

正統十四年歲次己巳六月辛未朔越十有三日庚申

皇帝遣行人邊永諭祭襲封衍聖公故祖母太夫人王氏曰爾克慎母儀楷範宗族佐君子而成內助之美撫子孫而有慈訓之勤宜其榮受襲封永享祿養茲以高年俟爾遐棄亦無憾於地下矣爾如不昧尚諦聽之

景泰元年正月初五日勅孔顏孟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等朕以今年二月初吉躬臨太學祀先聖先賢爾三氏子孫各以賢而長者三四人來限正月二十五日至京有司以禮應付口糧脚力毋或稽遲如勅奉行故勅

景泰六年十二月封孔子孫孔弘緒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帝王之道。待孔子而後明。尊崇之典。顯其世而後至。此有國者之常禮。而我祖宗以來之盛心也。先師孔子六十一代孫弘緒。既稟令資。而爲世嫡。宜膺顯爵。以紹儒宗。特命襲封衍聖公。惟德可以繩先。惟學可以希聖。往惟懋哉。光寵是承。欽哉。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封孔子孫孔弘泰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先師孔子之道。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而爲後世帝王之楷式者也。尊崇之典。既屢加於其躬。錫封之恩。宜移侈於其後。爾孔弘泰。乃孔子六十一代孫。生果清資。行遵禮度。宜膺顯爵。以資爾宗。特命襲封衍聖公。於戲。惟學可以希聖。惟德可以繩先。爾往懋哉。毋替朕命。

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封孔子六十二代孫孔聞韶爲衍

聖公。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稽古。右文建中。弘化實惟先師孔子之道。是憑是式。故錫爵啓封。俾奉世祀。崇德象賢之典。自

祖宗列聖。至於朕躬。有隆無替。爾聞韶。儒宗世嫡。嗣膺封命。而茂年美質。足紹前休。爾尚克勤進脩。永終令譽。以副四方之

觀禮。以光百代之宗祀。夫忠信乃可行。手州里。孝弟乃可通於神明。爾惟欽哉。學在溫故而知新。德貴擇善而固執。此先師之明訓。而家學所世守者也。爾其懋哉。毋忝朕命。故諭。

以上誥封追贈諡祭父母祖父母及妻各錄一篇。以昭我國朝崇重先聖之後之意。餘不復錄。



歷代以孔子之裔世職縣尹

宋仁宗卽位之初謂輔臣曰孔子廟自祖先以來皆以子孫世知縣事奉祠祭今乃不然非所以崇儒術尊先聖之意其詔自今仙源縣復選孔氏子弟爲之皇祐三年七月八日詔兗州府仙源縣曰自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遵先聖也自今宜復於孔氏子弟中充選

徽宗崇寧三年勅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注仙源縣官許最長承襲

○按先是四十代孔緒爲唐曲阜令四十六代孔宗禎爲宋仙源知縣孔宗壽又知仙源縣五十四代孔希凱五十五代孔克欽孔克昌俱爲元曲阜令至我

大明洪武七年衍聖公同族衆孔思矩等舉保五十五代孫孔克仲是年七月勅克仲爲從事郎知曲阜縣事即宋仙源縣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職非德功者弗登可見昔君慎名爵而重志能者朕值胡運天更布衣而起草萊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偃兵息民一華夏主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神人之分故天地位其位黔黎務其務其於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

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立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屢干國憲自蹈罪戾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孔克仲授從仕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勉哉

洪武十五年三月勅孔子五十五代孫孔克當字耕爲曲阜縣知縣

勅曰朕聞古人有必報不忘者先師也蓋明德傳道終身不禍患固報之朕與臣民同世於斯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爲襲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縣孔克仲卒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當爲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爾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爾克當爲賢特命爲曲阜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官而信以來庶民節用愛人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盛德於戲陰隲流芳萬世不泯英靈長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文字士是年十一月勅希文知曲阜縣事

勅曰朕惟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古今罕焉雖然始伏羲而至有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焉然如仲尼者無且秦焚之後聖賢之道在於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天下澤敷宇內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爲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代以闕里之邑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導民族以賢推惟孔希文最今特以希文授承事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爾更曹如勅奉行使往欽哉

洪武二十八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範字士治已公廉善於從政是年二月勅希範任曲阜知縣

勅曰古昔盛時仕者不出其國生於其鄉而治其同鄉之民故能察其好惡知其土俗極其疾苦政教行而民從之也易後世或私於其鄉於是此道不復也又矣惟爾孔氏以先師裔孫之故前代特俾治其鄉邑庶幾古昔之意焉茲命孔希範爲承事郎知曲阜縣事爾尚杜爾私望爾然無以勢陵下無以親撓公爾祖不云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務正身以宣政化使鄉邑之民蒙爾之惠謂聖者之子孫果異於衆人不亦善乎欽哉

永樂九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子孫孔克中爲曲阜知縣皇帝勅曰國家崇先聖之道既封孔子之嫡爲衍聖公承於世

世又簡其裔之良者爲令於鄉邑以治教其民著在今典皆所以褒隆先聖之道也爾孔克中乃孔子五十五代孫今特命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爾其懋勤忠孝承流宣化敬慎不渝以光膺寵命無忝於爾聖祖欽哉

宣德九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子五十八代孫孔公鑑字之任曲阜知縣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師法孔子既封其後爲衍聖公以奉先聖之祀復擇支裔之賢者爲邑令所以著褒崇之意爾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鑑蚤服家訓衆推爲賢用權是職茲特賜之勅命授承事郎服此隆恩懋修弗懈以無忝聖祖欽哉

景泰元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子五十七代孫孔讓字伯爲曲阜知縣後陞兗州府通判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以牧民之責寄於郡縣長貳必得其人方稱斯職爾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讓派宗闕里擢令本邦撫字勤勞充稱任使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以示褒嘉爾尚深體朝廷崇儒重道之意懋修厥職以惠愛斯民毋縱母刻歸於至中欽哉

天順五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孔公錫授曲阜知縣再陞兗



州府通判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尊崇宣聖既封其後爲衍聖公以奉闕里之祀復擇賢裔俾宰鄉邑者所以昭褒典之典也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乃孔子五十八代孫早擢鄉舉衆推曰賢爰擢令官以理厥事歷年滋久茂著聲猷是用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爾尚益壽乃心勵乃行懋修不懈無養爾祖欽哉

漢世封孔子之裔紹成湯後

西漢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子十四代孔吉爲殷紹嘉侯一千六百七十年後六月進爵爲公地滿百里吉之子何齊亦繼父襲公爵初詔求殷後推求其嫡不能得梅福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聖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聖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復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謂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孔父之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之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言列爲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臣衡曰王者存三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



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殷丘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按此表與孔子為成湯之後其子孫不列編戶之始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封殷後孔安為紹嘉公安十六代也建武十三

年以孔志襲封褒成侯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之周公為衛公以為漢賓位在三公上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按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之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襲爵如故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則志卒于損嗣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于曜嗣曜卒于完嗣相傳至獻帝初而國絕魏時再襲封遂世世不絕矣

孔氏三世祖子思子奉祀博士世以嫡次承襲

孔子六十二代孔閑禮字知節衍聖公弘緒次子授翰林院博士

孔子六十三代孔貞寧字致用衍聖公閑詔次子授翰林院博士

○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學錄

三氏子孫教授司係魏黃初三年襲封崇聖侯孔羨所立歷代因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禮官亦議立學於是賜國子監書六本置學官教授一員依本州學正之例優與供給以訓其子孫如鄉鄰願從學者聽其學官或於舉到學官人內差之或委本路監司保舉有行者充之

元世祖中統三年一云元憲宗四年差楊庸充廟學教授欽奉聖旨據

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為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庸教授孔氏顏孟子弟先生務

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宜合准此

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奉

高皇帝聖旨孔顏孟三氏子孫俱係先聖先賢之後歷代崇重事同一體其三氏儒學設教授一員師儒官內保陞學錄一員孔氏子孫內除授又設學司一員皆衍聖公舉保堪用人

數具呈都省以憑銓用。

○尼山洙泗書院學錄

尼山洙泗二處書院前代各設山長一員兼侍香火教授後生今改為學錄亦從衍聖公舉保。

國朝以來以孔子五十九代孫孔彥重六十一代孫孔弘繼

珍任尼山書院學錄以孔彥遠孔弘述任洙泗書學錄迄今

因之。我明累朝學錄名字不復盡錄舉一二以見其餘。

○附衢州世襲博士

國朝弘治六年命孔彥繩為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家廟祀彥繩宋時衍聖公孔端友嫡派裔孫也。孔子五十九代孫。端

友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為闕里子孫仍世襲

衍聖爵入元始廢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

○謹按南渡之後當時遂分南北宋人則祀孔子於衢州金

人則祀孔子於曲阜至我

朝混一天下既以上公之爵命襲於魯復以博士之職命襲於

衢。

天札一頒增輝兩地敬崇之典誠卓越於前古矣。

歷代給田免役

北魏時賜田以養孔氏子孫。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

宋哲宗元祐元年添賜田一百大頃。至八年三月奉勅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內撥二十頃廟學膳生員內撥二十頃充歲時祭祀。本年又添賜田一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且使其家依鄉原例自名人戶耕不用制祿之法。

金章宗明昌元年三月給官田一百二十三頃二畝一分五釐七毫。○五年續置地六十餘頃房屋四百間。

泰和元年再撥廟東南地六十四畝一分一釐助興釋費。

元英宗至治二年春正月勅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張時泰曰嗚呼爲往聖開來學爲生民立元命爲萬世開太平者吾夫子也不有夫子者出則人類絕之久矣雖有帝王之興將何以理天下哉其有功於國家有功於生民大矣獨忍使其子孫之有貧乏乎彼佛氏特西方之夷族耳駕一偏之說以壟賢愚騷引徒延蔓蟠居中原自世祖以來每朝靡費鉅萬畧不致惜至於吾夫子之子孫但卹其貧乏而未嘗見其有殊恩厚禮焉嗚呼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元人之謂也。

○愚嘗有言今之待孔氏之後者然則何如而後可亦曰自存卹之外如宋與我

朝之賜祭田以供其祀事如北魏之賜土田以養其子孫庶乎其無貧乏矣。

元順帝至正三年沛縣蔡家庄撥到膳學田十大頃曲阜縣撥到膳學田九頃五十畝。

大明

高皇帝洪武七年三月欽奉

聖旨賜衍聖公本戶祭田三十頃。

漢高祖十二年封孔子九代孫爲奉嗣君與漢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子十三代孫紹殷湯後之時詔孔氏子孫不列編戶。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唐高宗乾封元年正月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曲阜縣文宣王家歷代以聖人之後不與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抑同編戶今可特復免其家租稅。

租稅。

金熙宗皇統二年勅免孔氏子孫賦役。

金章宗明昌元年勅免孔氏子孫賦役。

元太宗九年廟戶奉上絲綿顏色稅石軍役大小差發並蠲免。



元成宗大德二年六月除免孔氏子孫合納稅粟三十三石四斗二升。

大明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欽奉

詔敕內一款孔子曲阜廟庭已嘗遣使致祭其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並如歷代舊制仍免孔氏差發欽此。

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崔尚書寶侍郎同宋學士濮指揮周指揮李指揮陸鎮撫等官於謹身殿西廊下欽奉

高皇帝御筆聖旨孔氏子孫皆免差發稅糧有司依例科徵欽此。

洪武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禮部劉尚書等官於

奉天門外奏奉

聖旨焦寫出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來我就定奪將去當月二十四日本部劉尚書等官於武英殿將漢唐宋待孔子子孫典故進奏欽奉

聖旨衍聖公與免本戶稅糧三十頃餘田起科族人田地依舊納糧免差。

○謹按前代及我

國朝賜給孔氏田地僅及七百餘頃世世相因自來無糧其曰族人田地依舊納糧者蓋指贖買民田而言非謂革其舊賜之多而止免新田三十頃之少也觀洪武二十年丈量起科

前項免數盡除額外不載冊內即可知矣嘉靖末年山東糧案議張鑑均田之時欲止除我

朝新免不准前代舊賜遂使孔氏糧差反重於編戶不識何所見也於乎世之忠臣烈士有一勞一善於國家者嘗欲復其子孫何獨於孔聖之後而顧靳其餘澤邪。

英宗皇帝正統元年詔凡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者俱優免差役。

○謹按張時泰綱目廣義曰周之亡也編大聖之後宋之興也則復之而又有襲封後昆之美夫編之復之固無加損於聖道然而尊奉之者非奉聖人也奉天也非奉天也奉乎理也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豈不信哉愚則曰宋之復也正於闕里而我

明之復也則及於流寓復崇先聖之後誠有過於宋矣。

憲宗純黃帝成化元年因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克昫奏稱養贍不敷溫飽無託欽蒙聖旨將孔氏名下贖買民間徵糧地一百一十六頃五十六畝四分編稅糧三分之二。

武宗皇帝正德元年六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聞韶奏稱臣叨世嫡獨享貴榮而一般宗族貧難者多切慮本本水源連枝同派臣祖視之均是子孫臣專主祭田止供祀事別無俸祿可以贍給同氣輿言及此竊不自安等因欽蒙



儒藏

聖旨孔氏稅糧盡行蠲免以示朕崇重先師之意。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詔內議定先賢稅糧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額酌量徵派其後年另加添者盡行革除欽此欽遵。

歷代衢州給田免役

宋高宗紹興八年六月詔衢州於係官田內撥五頃賜衍聖公孔玠以奉先聖祀事。

大明

英宗皇帝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因順天府推官徐郁奏言優崇道學事奉 旨優免衢州子孫差役。

正統十年給賜宋時賜浙西衢州子孫祭田五頃從彭貫言也。先是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臣彭貫謹 奏為尊崇道學事。畧曰臣仰惟 宣聖儀範百王標準萬世如天地之高厚如日月之昭明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崇祀之典載諸簡策昭昭可考迨至我朝

列聖相承褒崇之意祀事之儀益加於古比者

皇上親幸太學行釋奠禮此尤億萬載臣民罕見之盛事。魯天之下莫不有廟莫不有祀皆蒙 朝廷頒給官錢買辦祭物曲阜家廟亦蒙 欽賜祭田三十頃今孔克顯等告係曲阜嫡派每年自辦祭儀實切艱難。今得前由原係其家世守之業洪武年間偶被外姓冒籍遭犯刑憲彼時恐未招出孔氏祭田緣由有司又失於奏請分豁其田混作民田竟至入官。臣恐歷年久遠無田供祭子孫必至廢墜家廟必至淪沒玷儒風未便伏望

皇上憐憫念其宣聖嫡派仍將前田五頃賜之俾南北子孫均霑聖澤於無窮永主祀事於不已實為萬萬年斯文之慶幸也為此具本專差司吏徐宗傳親齎謹具聞伏候

勅旨。

○謹按 國朝洪武年間舊制孔氏子孫皆免差發顏孟子孫惟大宗免差餘枝不免是

太祖於先聖之後較之賢裔尤為加厚矣。及觀洪武三年五月初四日左丞相宣國公等官於正宮門西耳房欽奉

聖旨孔祭酒在前曾說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派都來曲阜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禮義相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襲封這一宗派休教他當差其餘不係聖派子孫分揀出來與百姓一體當差欽此。夫誦此

聖諭則孔氏子孫之賦役雖當免而亦不當混施以濫及也。

歷代給灑掃戶廟墓俱有

魯哀公十七年因立廟於舊宅置中陵廟百戶。

後漢桓帝元嘉三年三月詔孔夫子廟中置卒史一人掌領祭之禮器從魯相乙瑛之請也。

後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魏文帝黃初元年詔置吏卒百戶以守衛之。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可蠲襄側五戶課役以供掌灑掃。

後魏孝文帝延興三年給十戶以充灑掃。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先聖廟戶二十以供饗祀。

唐睿宗太極元年給兗州隆道公祠戶二十以供灑掃。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東封回幸孔子宅給復近墓五戶令天下

州縣立廟賜百戶以供灑掃。

開元二十七年詔賜百戶灑掃百縑充春秋饗奠。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掃五十戶灑。

唐懿宗咸通四年給灑掃陵廟五十戶。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幸林廟以廟側數十家為灑掃戶。

宋真宗景德四年詔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宜增置二十戶。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回幸林廟奉旨給近便十戶以奉塋域。

○是年十一月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

宋仁宗慶曆四年三月勅於本縣中等人戶內差廟戶五十以

充本廟灑掃諸般祇應。

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五日勅依舊法，至灑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大明洪武二年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林廟灑掃人戶依漢唐宋制，存設一百戶，據翰林國史院官會同太常博士陳世昌議得，女戶樂戶二十六戶，不見歷代載籍明文，別難定擬。

校記

①此處所引魯哀公諫為節文，《史記·孔子世家》所載

云：「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瑳

瑳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

②伏羲：誤，應作「伏羲」。

③此句紀日有誤，若「辛未朔」，則十三日當為「癸

未」，而非「庚申」。

④「公」下當脫「誥」字。

⑤蚤：當作「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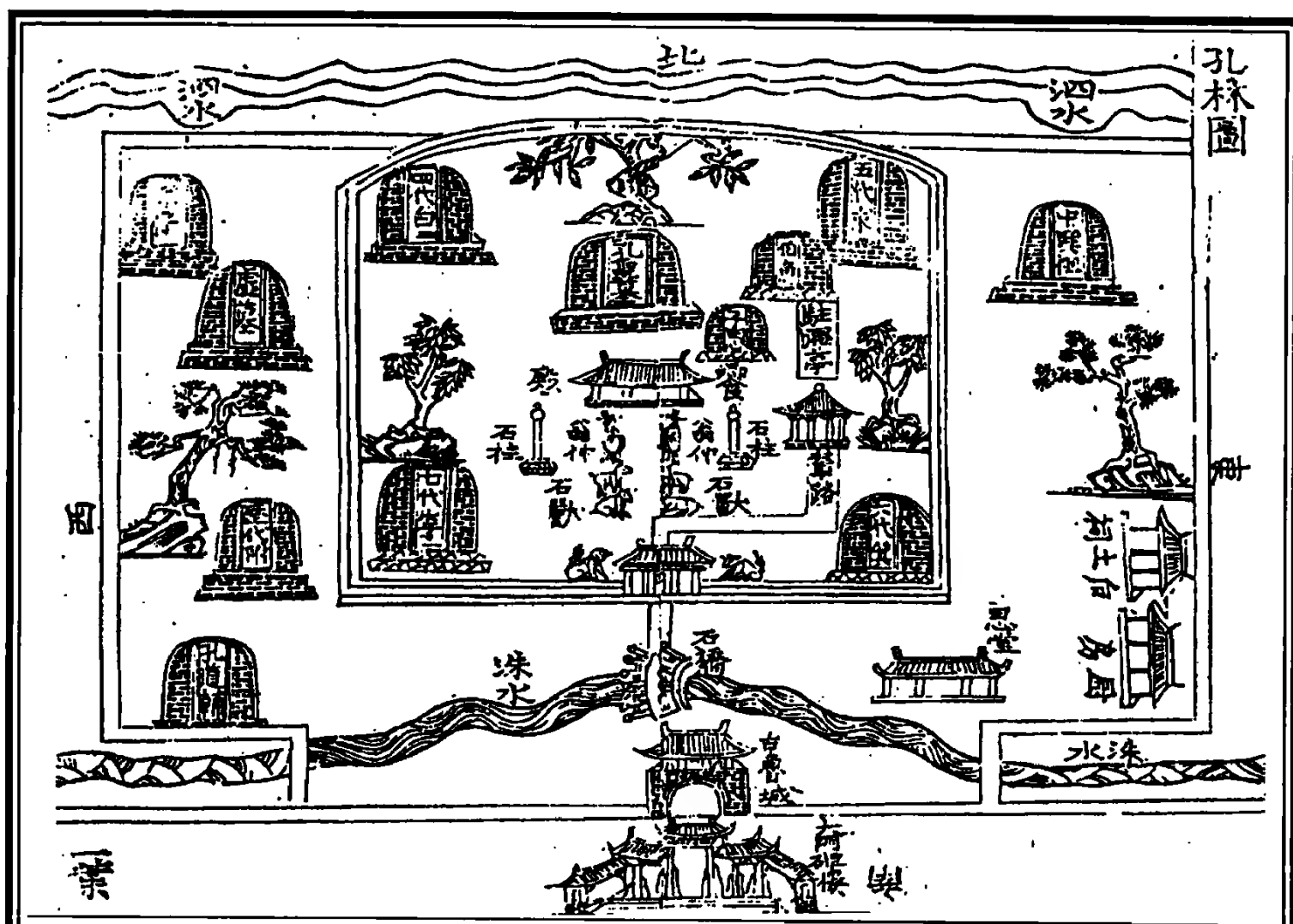
⑥殷丘人也：當作「丘殷人也」。

⑦黃帝：當作「皇帝」。憲宗純皇帝，見《明史》卷一

三《憲宗紀》。

⑧前由：當作「前田」，見下文所述。

⑨「灑」字當在前「掃」字上，作「灑掃」。



○孔聖林墓

先師墓在曲阜縣西北八里又云去魯城一里又云在今孔子廟東北三里許周圍潤十里世呼爲孔林樹木繁茂無鳥巢其中楷木縱橫有文爲世所貴○孔子墓居右伯魚墓居左在孔子墓東少南相去僅十步孔子商人蓋尚右也子思墓在先聖墓之南近東相去十數步而已若以三塚並觀則先聖居中伯魚左而子思右也○先聖塚塋先聖沒公西赤爲之識也及掌其殯塋亦以孔子告備於天所受黃王並塋於魯城北一里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其家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舊已增高一丈二尺後又增圍五十餘步高一丈五尺前夾路石柱二石獸四翁仲二○有祠壇在塚前○先聖既沒弟子於塚前以篋爲祠壇方六尺後漢末嘉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以石所謂墓前有石即此厚三尺許方亦如之其數四十有九至唐又以封禪石壇易之四面皆歷代題名○漢永嘉元年韓叔節造神門一間齋廳三間於墓東南春秋爲族衆饗神惠之所○駐蹕亭在先聖墓東伯魚子思二墓之間宋真宗東封回幸闕里顧問先聖墳寢何在子孫引導饗與躬至孔林釋奠再拜奠訖畢坐於此亭中宣兩府兩制之臣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拂辭辨認盤桓久之○輦路即宋真宗幸林之日左右奏以夾道林木有礙車輦乞行剪伐勅令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二

勿剪上特降輦乘馬而進奠於墳所故後世自林前至石橋直趨駐蹕亭有車輦之路皆斃以方石。○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樹有百種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所宜木來人植一本於墓而去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惟楮木為多間有因風摧折者人或得之以為手板及杖。楮木出廣東南海○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前以甌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椎離女貞五味幾種之樹。○唐墓五間在正墓西北皆石為之先聖沒時戒弟子為唐墓後秦始皇欲伐塚有白兔出於唐墓之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每年寒食日孔氏尊長率內外族人詣祖林自先聖墳而下徧詣諸墳祭享各獻楮錢禮畢會食於前廳次日詣防山上齊國公叔梁紇墓會食如上儀又次日長婦以下俱詣。

○禮按朱子上宋孝宗山陵議狀云以禮而言則記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朝又曰墓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則是古之墓者必坐北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墓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乎君子思之墓其祖門人之墓其師也可謂達於三代之禮矣。

○按續通鑑曰宋高宗時金人粘沒喝入襲慶州即今充衍聖公孔端友以避敵南去軍士欲伐孔子墓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夫金人夷虜也在戎馬之中猶知尊聖人而禁伐其墓如此彼欲發塚而追兇者獨何心哉。

○歷代脩墓

周敬王四十三年，堯夫子、群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居者，自餘室因名其居曰孔里。自是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塚。魏明帝太和十九年，帝幸魯城，命兗州起園，栽柏脩飾墳壝，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辰，詔曰：「冑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禮，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建，依舊給祠，宜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賢學殘毀，并下魯郡，復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土壠，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剪，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洒掃，并栽種松柏六百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四月，帝如魯城，命兗州爲起園，栽柏脩墓，更建碑銘。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還，駕幸孔子宅，致祭先聖，又遣使以太牢祭其墓。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營墓再拜，勅所屬葺祠宇，禁樵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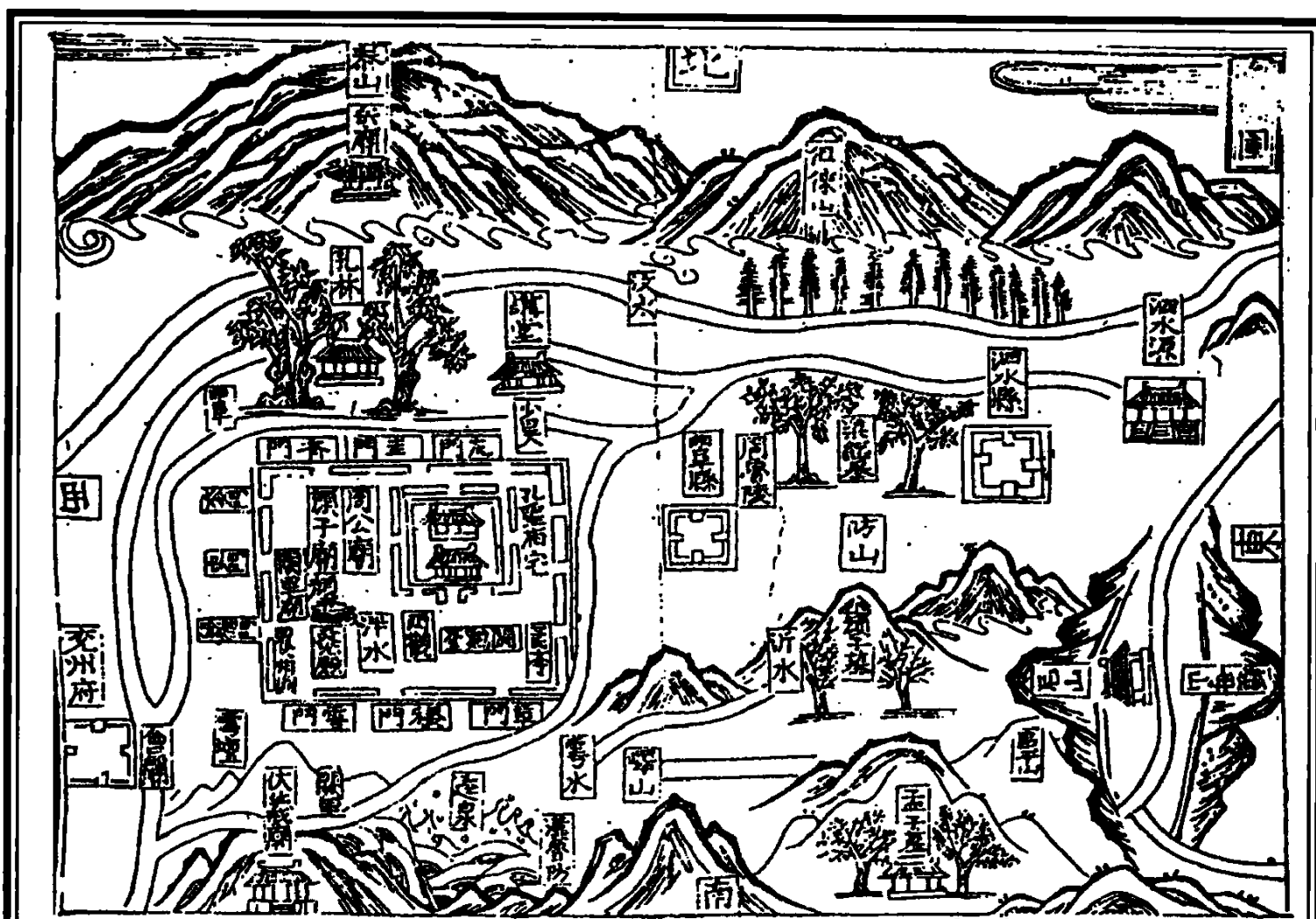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東封回，幸孔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至墓奠拜。

宋徽宗大觀元年十二月，立賞錢十貫，禁採折林木。許人告捉，宋高宗建炎二年十月，金人犯闕，里有喧言，發孔子墓者，粘罕問通事高麗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大聖人。」粘罕曰：「大聖人墓，焉可發？」皆殺之。

金廢宗天會七年，駐兗州，登杏壇，奠拜，復詣聖林。適軍士有發二代泗水侯孔鯉墓者，方深六尺餘，又發破四十六代孫刑部侍郎孔宗翰墓，命執縛，謁陵周覽，訖以伐墓十二人，至廟南十里外悉殺之，故聖墓迄今無恙。又續置廟戶，勅官爲應副食直。



儒藏



一若係

國朝廟宇規制

孔子廟在今曲阜縣西八里黑城內即孔子闕里之舊宅。括地志云。交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其中有孔子宅。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又云。先師宅在闕里。乃孔子先世祖孔金父自宋遷魯所居之地。昔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與後世帝王如魯拜謁祀奠之所。及索隱所云。孔子沒。弟子行禮於家。子家云。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家族氏。因以為齋。藏孔子衣冠。琴篋。又云。後代即孔子所居之室。藏孔子平生衣冠。琴書。車器。施于壽堂中。皆此地也。綱目集覽云。按孔子生在鄒邑昌平鄉之闕里。長徙曲阜。仍號闕里。素王紀事云。廟東南三里。一本作南十里。有二石闕。蓋里門也。因名闕里。闕里志云。孔子廟相傳即當時講道杏壇之地。創始於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金元以來。屢經修造。樓閣岩臺。宮宇壯麗。誠君子之攸宇也。昔金人陸梁。中國神像衣冠皆塗。獨夫子廟貌尊嚴。不易粘罕。兀木過此。聞是古聖人之廟。下馬羅拜而去。夫子之道德。雖夷虜亦知敬慕如此。况於華夏文明之域乎。

洪武永樂成化年間廟制

外為屏牆。屏牆街內櫺星門。門之東西有牌樓二。東扁曰德侔天地。西扁曰道冠古今。櫺星門內又有門焉。門內石橋三。石橋

東西二門東曰快觀西曰仰高。石橋後有大門門也。有左右二角門。門後大中門東西亦有二角門。大中門東爲成化碑亭。亭後爲洪武碑亭。又東爲衍聖公齋居。西爲弘治碑亭。亭後爲永樂碑亭。碑西爲縣學齋。居大中門後。有宋時所建御讀殿。殿後爲奎文閣。閣東左便門。門東爲元至正碑亭。碑亭又東爲宋金碑亭。又東爲毓粹門。閣西又便門。又西爲元大德碑亭。又西爲唐碑亭。又西爲觀德門。宋碑亭後一門曰燕申門。門內東爲廟庫門。後爲詩禮堂。堂後爲家廟。廟後爲神厨。唐碑亭後一門曰啓聖門。後爲金絲堂。堂後爲啓聖王殿。殿後爲寢殿。閣後爲大成門。門後爲杏壇。杏壇東爲東廡。杏壇西爲西廡。壇後爲孔聖大成殿。即正廟也。殿後爲開官氏夫人寢殿。寢殿東爲泗水侯伯魚殿。西向。與東廡連脊。寢殿西爲沂國述聖公子思殿。東向。與西廡連脊。又殿東爲后土祠。殿西爲焚帛所。○四直崇垣。四隅角樓四座。以備王官之制也。

弘治年間鼎新廟制迄今仍舊

大成殿九間。祀至聖先師孔子。正南面。四配顏子等分坐左右。十哲閔子等又分坐左右。在四配之下。退後重行。其制兩簷高七丈八尺。濶一十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前面石盤龍柱。兩山及後簷俱鑄花石柱。中俱楠木。檼柱圓圓一丈。梁檼枋欂俱楠木。龍頂天花板四百八十六片。俱渾金盤龍。葵花龜背。欄外泊

風板木柱。俱銀珠神龕七座。供卓七張。并香几俱水花硃油漆。及與內外枋檼斗拱俱用上等青綠間金粧繪。龕座七處俱須彌樣磨石。甃砌盡完。俱綠色琉璃鋪地。砌牆俱大號方甃。城甃露臺拜臺基兩層俱起花石須彌座。石闌干兩層俱磨光。係吻索四條。并馬黃拘子包福葉。壽山福海俱用銅。○寢殿七間。祀孔子夫人。開官氏。兩簷高六丈四尺。濶九丈五尺。深五丈。供卓香几各一張。其蓋甃鋪砌油漆粧畫等項。自寢殿以下大段同前。不復詳述。惟便門等處則用次等青綠。○泗水侯殿三間。述聖公殿三間。○東廡西廡。帶前後轉角共一百間。今東祀澹臺滅明等四十七位。今西祀宓不齊等四十五位。○杏壇亭一座。在正殿露臺前。上有金党懷英篆杏壇二字。○大成門五間。門北有宋真宗御贊殿基石碑一十有二。○左門四間。即東廡南轉角。爲門與大成門一直。右門四間。即西廡南轉角。與大成門一直。○唐宋金元并我國朝碑亭八座。俱在大成門之外。○居仁門三間。在碑亭之東。由義門三間。在碑亭之西。○毓粹門三間。在居仁門之外。廟正東。觀德門三間。在由義門之外。廟正西。○奎文閣五間。○左便門五間。在奎文閣東。與奎文閣一直。右便門五間。在奎文閣西。與奎文閣一直。此二門內有漢魏碑及宋勅。○宋修廟門五間。在奎文閣之前。○金修大中門三間。在宋時廟門之前。○三門三間。在大中門之前。○家廟五間。



在正廟之東南向祀孔聖及二世三世祖并中興祖俱依家禮。府君夫人共爲一櫨之制而昭穆序焉。○家廟前小便門三間。詩禮堂五間。○啓聖殿五間高三丈濶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祀孔父叔梁紇。○後寢殿三間高二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祀孔母顏氏。啓聖殿前小便門三間金絲堂五間專貯樂器。○東燕申門三間西啓聖門三間。○神厨二十四間高一丈六尺共面濶二十五丈六尺深各一丈六尺。○庫房九間高一丈六尺濶八丈五尺。○后土祠三間高一丈五尺濶二丈四尺深一丈七尺。○衍聖公齋居一十一間縣官學官等齋居一十一間乃春秋祭祀齋宿之所。○焚帛所一處。○井亭一座在宰牲房之西。○舊碑亭三座從新蓋寔新碑亭四座二簷各高三丈五尺。○石碑三統各長一丈三尺一寸濶一尺七寸厚一尺七寸。龍頂高六尺六寸濶七尺三寸龜趺高四尺五寸長一丈五尺濶七尺五寸。○櫺星門三間闊里牌坊仍舊從新修整。彩畫油漆俱臨街。○襲封衍聖公府在今家廟東外門與今廟外東便門相鄰。洪武十年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創造正廳五間後廳五間東西司房各十數間儀門三間弘治十六年重建稍移於東在今衍聖公宅居前。○衍聖公住宅在今襲封公府之後房舍頗多今不備錄。○家廟一所在今衍聖公住宅正寢之東。○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在今襲封府

正南與今廟東牆相鄰。魏黃初二年襲封崇聖侯孔羨立歷代因之。國朝洪武十年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重修明倫堂三間後堂三間啓蒙齋五間養正齋五間禮門三間教授住宅十八間學錄住宅十八間。

○以上闕里廟圖我。○國初正殿七間至弘治時爲九間寢殿五間至弘治時爲七間其餘俱皆增廣。又謹按以前聖廟皆以殿名至嘉靖年間改爲先師廟後殿改爲後寢大成門改爲廟門啓聖王殿改爲啓聖祠者以其輩前代所封之王號故不以殿名也。

○按孔廟兩廡之前直抵大成門內檜栢杏三等之木不知幾百株亦不知幾千年但見高聳盤鬱拂雲蔽日飛青落翠于階庭戶牖間四時一色所謂故國者有喬木之謂信不誣矣。天下廟宇勝槩豈復有踰於此者乎。

○附宋時廟宅規制

孔聖正殿開官夫人寢殿東西兩廡。○殿榜乃先聖正廟宋仁宗嘗御書飛白殿榜。○門榜本廟直外前三門門上皆有榜乃宋仁宗皇帝御篆。○御書樓在三門之後御路之前所以藏御賜書者。○御路在書樓後。○東西二亭東亭宋朝修廟碑西亭唐朝修廟碑。○儀門在碑亭後。○御筆殿在儀門內。杏壇在御筆殿後即先聖教授堂之遺址也。宋乾興四年四十

五代孫孔道輔監修祖廟增廣殿庭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毀拆因甃爲壇環植以杏魯人遂名曰杏壇漢明帝東巡視舊宅親御此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堂上後以爲殿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忻監修廟宇○齊國公殿在聖殿之右○齊國太夫人殿在齊國公殿後○五賢堂在太夫人殿○齋廳在正殿廊東門外宋真宗東封回視廟駐蹕真謁待次之所及回鑾次兗州復詔去鴟吻許爲廳族人與祭者致齋於此因以名焉○客館在廳廊東門外之南○客位在廳廊東門外之北○襲封視事堂在客位東一門之北○恩慶堂在視事廳後乃孔中丞典鄉郡者會孔氏內外親戚之所○宅廳乃孔氏接見賓客之所○家廟在恩慶堂之西○雙桂堂在恩慶堂東北隅孔舜亮孔宗翰嘗會學讀書於此宋皇祐元年兄弟同年賜第因以名之

附金時廟宅規制

金熙宗皇統大定間重建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鄆國夫人殿明年又建二世祖伯魚三世祖子思殿奎文閣尼山毓聖侯廟及廳堂費舍門庫庖厨凡四百餘楹歷四年成其制猶質素至金宣宗明昌二年勅曲阜修孔子廟差彼處官提控所用錢又降錢八萬三千貫有奇增後位狹殿殿廡皆以碧瓦爲緣外柱以石刻龍爲文其藻拱之飾塗以青碧每位皆有閣至於欄

檻簾櫳並硃漆之煥然一新與夫廳堂費舍門廡凡四百餘楹方之前此爲傳仍設廟學教授置下馬牌於廟門○其制先大中門次二門門之東西爲廡廊次至聖文宣王廟廟前東西二廳次奎文閣閣後曰大成門門內東西二賢廊門後魯國公殿殿後爲杏壇壇後爲大成殿大成殿西爲三代殿殿後爲鄆國殿奎文閣差後東西二碑樓碑樓後東西二門東曰居仁居仁之外又一門曰毓粹西曰由義由義之外又一門曰文德東碑樓後一小門曰歸曲歸曲內東一室曰官位歸曲後曰齋廳廳後曰金絲堂堂後爲家廟家廟後差西北爲土地廟西碑樓後一門門內之西曰三賢堂門內魯國公殿殿並而西曰毓聖侯殿魯國公殿後曰魯國太夫人殿殿後西位族人所居之處廟東別門曰廟宅外門門東爲家學學之東爲教授廳由外門直入之門曰廟宅廟宅東曰祭祀庫宅後曰裏門裏門之後曰視事廳廳之東曰襲封宅廳之後曰恩慶堂堂後東位族人所居之處

○歷代修闕里廟

周敬王時魯哀公十七年始立先聖廟在魯城西南隅二百步東至舊曲阜縣二里即先聖舊宅或傳云當時講道木壇之地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圯以粉塗庇以瓦木。

○按自魯哀公立廟之後至於蜀漢歷七百餘歲而修廟之典不見史記。豈當時廟制頗隘孔氏子孫封侯食邑自行完葺如宋末孔捨採木蒙山增廣林廟之事歟。及觀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重修又觀唐開元七年兗州牧京兆尹常元圭等重修豈當時少有損壞有司即行修理而不必請命於朝歟抑當時修廟之典著在令甲未為定式有司以時遵行而史不勝書歟。不然兩漢之時如高祖光武章帝安帝皆嘗過魯親祀使果廟貌傾頽則彼數君者皆英君蒞辟也豈無一人命修者乎。

魏文帝黃初二年令魯郡修起舊廟。

南宋世祖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因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瀕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悻永惟蕙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嘉壇厚給祭秩。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

○謹按劉友益曰脩廟脩兗州廟也。夫兗州夫子所生也自晉以來廟廢不脩至是脩之。

南齊世祖武帝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改築孔子宗枋。

北齊顯祖於東魏武定八年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脩葺先聖廟宇遣使致祭。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曰先聖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興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制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輿忘處鞠為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懷息。今雅道和熙由庚得所斷琴故瑟零落不追閱筭開書無因循復可詳之典禮改築舊廟約房棟棟咸使維新芳馨潔滌以時饗奠。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脩宣尼廟於兗州。

唐懿宗咸通十年鄭曹漢等州觀察使孔溫裕請脩從之。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勅兗州脩葺孔子祠廟。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用一品禮於文宣王廟門立戟十六枝。此戟之始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御便殿顧謂近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徧脩群祀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乃詔大將作恢敞儒宮。

宋真宗天禧五年詔以封禪行闕遺材橡楠樟梓之屬於轉運



司支係官錢脩葺益加洪麗。

景德三年王欽若奏諸道州府監軍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其巾脩葺完葺者被勾當軍官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爲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況傑出聖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責恭以睿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群望豈可泮官遺烈教父靈祠頗闕脩崇爰成廢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爲置對之司混華捷於絃歌孔桎梏於遵豆殊非尚德有類戲儒方大振於素風望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勅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推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內住居所貴時文載耀學校彌光克彰鼓篋之聲用洽舞雩之禮候勅旨奉 勅宜令逐路轉運使遍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勅孔廟石刻。

宋仁宗嘉祐六年賜飛白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碑差劉溫良押賜仍降御祭文上初寫碑一作時巾櫛而書其尊師重道如此時四十六代孫孔舜亮宰仙源因進詩百韻秘閣校理張師中亦進寶金耀文歌於上降詔獎諭。宋神宗元豐元年十月詔兗州以省錢脩葺宣聖祠廟先是州縣憚於申請廟久不脩至是始完葺。

元豐五年十一月奉旨下轉運使於絛絹錢內支錢二千貫文又賜度牒三十本給兗州重脩本廟及於本路差雜役兵士工匠等以四十七代孫孔若升監修。

宋哲宗紹聖三年勅轉運司於係省錢內支錢三千貫脩葺本廟其制外三門門皆有榜宋仁宗皇帝御篆。

宋徽宗政和元年奉聖旨文宣王廟門舊立十六戟今增立二十四戟又令運司於係省錢內應副修完本廟及於本路諸州軍差雜役兵士工匠和顧百姓修造委四十八代孫孔端友監脩又四年命後苑造牌御書曰大成殿頒降本廟。

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謁廟奠祭北面再拜因謂儒臣曰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以道可尊故萬世高仰乃於皇統二年於行臺撥錢一萬四千貫脩聖殿委四十九代孫曲阜主簿孔環監督并禁官司侵占聖廟地者若甲令爲不刊之典皇統四年再於行省撥錢一萬四千五百貫發南京八作司見材重葺殿廟。

正隆五年勅轉運司佐貳一員專一脩檢損壞。

元文宗頒楮幣三十一萬四千五百緡增脩闕里廟制命守土官董其事。

明朝

洪武十年我

太祖高皇帝詔重修宣聖廟。二十年後增脩飾。

永樂十四年又撤其舊而新之。我

太宗文皇帝御製孔子廟碑文曰。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地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無敢有異詞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為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莫與天地同其久遠也。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適大有為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治。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額。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為曲阜令。立學官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續

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存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墮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遠壯麗。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勅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界。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為高。惟道與參。惟地為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雖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敘有彝。遵乎聖模。仰惟

皇考。聖道寔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永賴。嶢嶢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鐘鼓煌煌。瓊聲慶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佐我大明。於萬斯年。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成化十八年。六十一代孫孔弘泰。因廟年久。請復脩建。廣正殿為九楹。展兩廡。家廟以及門牆樓閣。一皆從新。昂建。規制有加。我憲宗純皇帝御製重修孔子廟碑。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



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為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迫我

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

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為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脩廟宇而一新之亦為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脩之至是畢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

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為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又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為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為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游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所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高德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聖道易敢弗宗顧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恆用之為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事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于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

成化四年六月十一日。

弘治十二年六月孔廟災。

朝廷特出帑藏銀十五萬兩委布政司叅議程愈按察司僉事李宗泗黃繡獨任監督者餘二年十六年畢工巡撫都御史徐源奏聞勅遣內閣大學士李東陽落成祭告其廟之盛典禮之隆超絕前古矣。我

孝宗敬皇帝御製重建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不蓋有不能易者直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人不能自泯也我

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汎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敷之餘武功方戢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

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暨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爲八邁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盡無以加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材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

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頌末爲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繫之詩曰

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邈邈湯湯渾予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群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樞經旨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歷代闕里祀典

周敬王時魯哀公十七年仍孔子堂第始立先聖廟奉祀。

○按此乃後世建廟修祀之始。

西漢高祖十二年丙午十一月自淮南還過魯躬謁孔子以太牢祀之封九代孫孔騰為奉嗣君。

○按此乃後世躬謁及封建之始。丘墳山謂後世封孔子子孫始於漢元帝時誤也。

○謹按劉友益曰帝方破黥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

漢元帝初元年下詔令褒成君孔霸以所食邑八百戶致祀孔子。

○按此乃後世令其子孫以食邑奉祠之始。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帝破董憲還如魯使大司空以太牢祠孔子。

建武三十二年車駕東巡遣宗室詣孔氏宅賜酒肉。

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春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舊宅使司空以太牢祠之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祀及七十二弟子。

○謹按劉友益曰綱目書詣何不位加道也唯君臨其臣

則書華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已。

○尹起莘曰前史皆書幸孔子宅至綱目脩之始以詣孔子宅為文嗚呼聖人之道豈區區較此一字哉武廬表墓古帝王於一賢士猶敬之如彼孰謂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扶三綱垂世教天地賴之以有立人類賴之以不滅其故居宮室乃可以臨幸之禮加之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聖人與衆人等爾。

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守耕于定陶柴告岱宗宗祀明堂三月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露門咸池大詔大夏大漢大武六代之樂命儒者講論語。

○按此後世祀及七十二弟子皆由於明章二帝之始。漢安帝延光三年幸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謹按徐氏曰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雖在倥傯猶能脩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於學校而祀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宗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祀孔子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廟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

漢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杜預出王家穀，春秋行禮。

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致祀立碑。

魏明帝曹叡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帝如魯城，親祀孔子於廟。

西晉世祖武帝司馬炎泰始二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

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後魏世祖太武帝拓拔燾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幸宋，自東

平趣鄒山，十一月，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

○劉友益曰：漢章祠孔子，書至此書進至何嘉興也。魏主方

事干戈而知崇先聖，特為此行也。綱目書曰：進至且以太牢

書同於高帝，宜矣。尹起莘曰：拓拔夷虜在戎馬之中，猶知尊

聖人，典午氏也。晉中原正統，請脩孔子廟，乃寢而不報，何哉？綱

目皆明書子冊，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後魏高祖文成帝拓拔濬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薦享之禮。

元魏高祖孝文帝魏姓拓拔，至是更姓元，故云元魏，名元宏。

延興三年春二月，詔曰：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

盡性，道光四海。漢書：漢高祖未嘗廟，隔非所致。今祀典，頓廢禮章，殄

滅，遂使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娼優嫖狎，豈所以尊

神明，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

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

常犧牲染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

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省高允祀孔子以太牢。

泰和十九年夏四月，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

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

南齊高宗明帝蕭鸞建武元年三月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

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

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桃薦靡闕，

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

舉，豈所以克昭大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

使牢饌備禮，欽享蒸嘗。

永泰元年，詔增仲尼祭秩。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封泰山，禪社首，還京師，塗經曲阜，親幸孔

廟，以太牢致祭，追贈為太師。其遣官致祭，祝文曰：維乾封元

年歲次庚寅二月戊戌朔二日己亥，皇帝李治謹遣司稼正

卿扶餘隆以少牢之奠，致祭于

先師孔宣父之靈。惟神王鉤陳，覽靈開四肘之源，金甌流積，慶

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

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府乃生知，靈非外獎。於是考三古

衷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

爰親，君臣以穆，湯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

矣乎。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祗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尚



存悲素王之獨往。杼輶洙泗如挹清瀾。留遺舞雩似聞金素。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疑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己。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乃命脩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有而爲友。事陳菲莫用旌無朽。梅晴霞梁松春月。膺德音暢而無數。形神忽其將久。儻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尚鑒。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還車駕。如孔子宅。親設奠祭先聖先師。又遣使以太牢祀墓。先師廟子也。

開元二十七年。詔祀先聖樂用官縣舞用六佾。二十八年。詔以春秋二仲月上丁祭先聖先師。

五代時。後周太祖郭威廣順二年。親征慕容超。六月朔。如曲阜謁孔子祠。將致敬。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仲尼人臣也。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奠。無致敬之禮。

于祠前。又登墓再拜。詔留所奠銀酒器及爐於廟中。訪孔子顏淵之後。以孔子四十三代孫前曲阜令孔仁王復爲曲阜令。以顏淵之後嫡孫顏涉爲曲阜主簿。

○劉友益曰。綱目書祠孔子多矣。未有書日者。此其書朔何重子之也。卜朔而行禮。致拜以重道。可謂知所尊矣。尹起莘曰。周主起自行伍。尚能言孔子爲百世帝王之師。於是展敬行禮。而左右諛臣。乃有孔子陪臣之說。可謂謬之甚矣。此謬

祠拜墓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周王也。胡寅曰。人爲諛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奎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卒伍一旦爲帝王而臨天下之大聖。乃以不當拜之爲諛。豈特趨利而不顧義。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次。知淺俗之論。易入義禮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子學子。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還。十一月朔。幸曲阜縣謁孔子廟。初。有司定儀。肅揖而已。上特詣廟。服褙袍。酌獻再拜。欽容北面。式瞻辟容。請叔梁紇堂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奠拜。又詔以親奠祭器俱留廟中。又詔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復遣官以太牢致祭于闕里。祝文特進御名。其文曰。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皇帝趙恒謹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實食封八百戶。張齊賢致祭于

玄聖文宣王。朕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

素風躬謁奠於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充國公顏子等配。尚享。

大中祥符二年。御賜書并金幣。用等碑。勅曰。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源。眷惟鄒魯之邦。寔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登岱告成。迴鑒款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緼禮以有加。式次誨謙之方。更畫闡揚之旨。宜以所賜。

太宗皇帝御製。書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物等。並置于闕里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及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如有講說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污。此勅文。仍仰刊之于石。昭示無窮。

○按此以經史器物藏于書樓之始。

○周德恭曰。真宗得天書。議封禪。作玉清昭應宮。紛紛制作。無一盡善。獨此過曲阜。謁孔子之事。頗協輿情。而帝胸中之涇渭亦明矣。蓋由其天理萌動之機。自有不可得而汨沒者也。聖人遺範。取重於萬世。豈不於斯而可見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耳。

○謹按唐代宗時。歸崇敬謂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為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嗟呼。韓愈有言。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石敏若曰。崇敬以孔子人臣。王

者不當北面。雖師資道立。而君臣義廢。殊不知王者亦北面於孔子。然後天下明道之所在。而王者愈尊矣。崇敬俗儒。安知禮哉。嘗時公卿無韓石二子之賢。無有辯其妄者。遂施行其言。而下拜之儀。至周太祖始復之。宋真仁二帝又從而行之。祝文特署御名。可謂度越俗儒之常見者矣。

宋仁宗嘉祐六年。賜飛帛書殿榜。遣官致祭。其文曰。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三月甲申朔。越十九日壬寅。皇帝趙顥謹遣兗州通判田洵致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真。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遐時牆仞。逖迎門扉。奮予飛染之蹤。新茲標榜之制。命工花事。推策涓辰。敢議形容。盡申崇奉。仰惟降格。遠冀鑒觀。尚饗。宋徽宗政和四年。從四十七代孫孔若谷之請。御書大成殿三字殿額。頒降闕里本廟。又從襲封衍聖公之請。差若合押賜堂上正聲大樂禮器各一副。

宋寧宗慶元年間。定祀令。文宣王為中祀。

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廟。次年廟成。躬謁。

金章宗皇統元年。帝謁文宣王廟。北面再拜。明昌四年。親祀先聖諭旨。宣徽院曰。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祠。朕將拜焉。明昌六年。又遣官致祭。其文曰。維明昌六



年八月二十七日皇帝

謹遣朝列大夫恭寧軍節度使

孫即康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國家禮崇儒術道宗聖師闕里廟貌予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施庶幾鑒格永集繁禧尚饗

○按遼金皆夷狄也亦予之乎周德恭曰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金主親祀孔子則專崇先聖之道至矣是乃夷狄而中國者也豈不以中國之例待之哉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以高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元武宗海山於成宗鐵木耳大德十一年差官齋聖旨加封孔子作大成至聖文宣王依例致祭牲加太牢其文曰維至大元年七月丁巳朔越十一日丁卯皇帝奇渥溫海山謹遣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謹以銀幣牲牢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之後莫能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僚往祀林廟以究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至大四年詔遣官以銀幣詣闕里致祀其文曰維至大四年歲次辛亥十月戊辰朔四月辛未皇帝奇渥溫海山謹遣資政大夫國子祭酒劉膺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維新若稽舊典肇脩禮樂徧於群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爾欽崇爰命儒臣恭詣闕里俯茲儀物牲用太牢昭薦厥誠尚祈鑒格以究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文係翰林侍講張上綱奉命撰

元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遣官詣魯以太牢祀孔子上手香加額以授之其文曰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五月丁亥皇帝愛育黎拔力八達謹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嗣服伊始迷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以究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元順帝至元元年夏四月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至元五年因曲阜廟繕脩完訖命遣宣聖五十四代孫致祭其文曰維至元五年歲次乙卯八月丁亥朔越二十三日己酉皇帝

受權帖睦爾謹遣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孔思立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伏以列聖石文官廟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著辭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祚無疆謹以香酒太牢案盛制幣式陳明薦尚饗

文係翰林直學士謝端奉勅撰

大明聖朝闕里祀典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稽古右文。洪武元年二月親祀孔子于國學。仍詔孔子曲阜廟庭並遣使致祭。於是遣祭酒孔克堅等使行。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脩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于國學。仍遣爾脩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謹按先臣尹起莘發明資治通鑑綱目有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廢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夫孔子之功其大如此。贊之於人心。揆之於天理。宜其報德報功之無盡矣。是故古昔人君。或於太平無事之時。或於干戈倥傯之日。或於巡守臨幸之餘。或於即位視學之初。即首謁孔子而尊奉之者。非奉聖人也。奉天也。非奉天也。奉乎理也。然自漢以後。非無祀事之修。崇尚之意也。而致治終於不古者。何哉。蓋徒知尊聖人之名。而不能行聖人之道耳。仰惟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祀孔子。推明教化。振起斯文。其於聖人之道。非惟尊之。而實能行之。此士習不變。人才彙興。而聖人綏來動和之化。帝王時雍。迓衡之治。所以復見於天下也。億萬年靈長之祚。其精神命脉端在於此矣。

洪武舊制。於京師立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其餘忠臣

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祀於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天下不脩祀也。徧祀之者。惟孔廟。初洪武二年。上欲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而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其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尚書程徐亦上疏。其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爲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愈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崇本始報功施也。疏入。

上從二人之議。通祀之典永爲世守。不止行於曲阜。

○謹按我

國家推行孔子之道。使家誦其詩。而戶習其禮。則雖通天下之士民。家嘗而戶烝。隨分以致敬。無不可者。而况於天下之



學官乎。我

太祖之不欲通祀於天下者。亦西漢以前孔廟之祀止行於闕里之初意爾。卒從廷臣之議。而使通祀之典。世世引之而勿替。其睿斷宸謨。誠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以祀孔子。舞用六佾。樂用登歌。○謹按宋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陳陽曰。宋朝設登歌之樂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仰惟我

聖祖洪武年間舊制。釋奠孔子。舞用六佾。樂用登歌。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則習舞合樂之意。惟我 明始復古矣。

永樂十四年。

太宗文皇帝遣官祭闕里。因闕里之孔廟成也。

宣德元年。

宣宗章皇帝遣官詣闕里祭告先師。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以初登極也。嗣是遂為故典。其祭文曰。維宣德元年歲次丙午二月乙丑朔。越十一日乙亥。

皇帝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不墜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成。為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冀我治平尚饗。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遣官詣闕里祭告。因嗣位致元也。

景皇帝景泰元年。遣官詣闕里祭告。其文曰。維景泰元年歲次庚午閏七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

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具餘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萬世功德高厚。與天地同。予嗣承大統。祗嚴祀事。用祈神化。佑我治平尚饗。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遣官詣闕里祭告。以後辟也。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視學後遣官詣闕里祭告。其文曰。維成化元年歲次乙酉三月庚辰朔初三日壬午。

皇帝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先師以天縱之聖。為文教之宗。萬世而後。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茲予嗣位之初。景仰惟深。時申祭告。永資聖化。翊我 皇猷尚饗。

成化十二年冬。詔增孔廟六佾舞為八佾。加蓮豆各為十二。仍遣官詣闕里祭告。其文曰。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己亥朔十九日丁巳。

皇帝謹遣翰林院學士 臣 王獻敬昭告於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於二儀。教法昭於萬世。綢繆功烈。宜極褒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

享之儀物弗稱。爰考彝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意也。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申祭告。王其鑒知。謹告。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三月。視學祀孔子。仍遣官詣闕里祭告。其文曰。維弘治元年三月某日。

皇帝謹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求實聖化。翼我治平。尚饗。

弘治十二年。以闕里廟災。遣官祭告。其文曰。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九月戊午朔越十三日庚申。

皇帝謹遣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敢昭告于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嚴。古今崇奉。比遭回祿。煨燼靡遺。斯文在茲。胡天不弔。肆維統緒。承傳在予。修復舊規。所不敢後。特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在天。尚其歆鑒。謹告。

○謹按天順四年庚辰。京師春闈火。是年孔林亦災。至弘治己未。相距甫四十年耳。孔廟又災。豈亦適然之厄邪。我孝宗乃遣重臣祭告。以妥先聖在天之靈。以示天下更新之意。然則文運大亨。教化浹洽。國祚昌熾。而如燎之孔揚也。夫豈

偶爾之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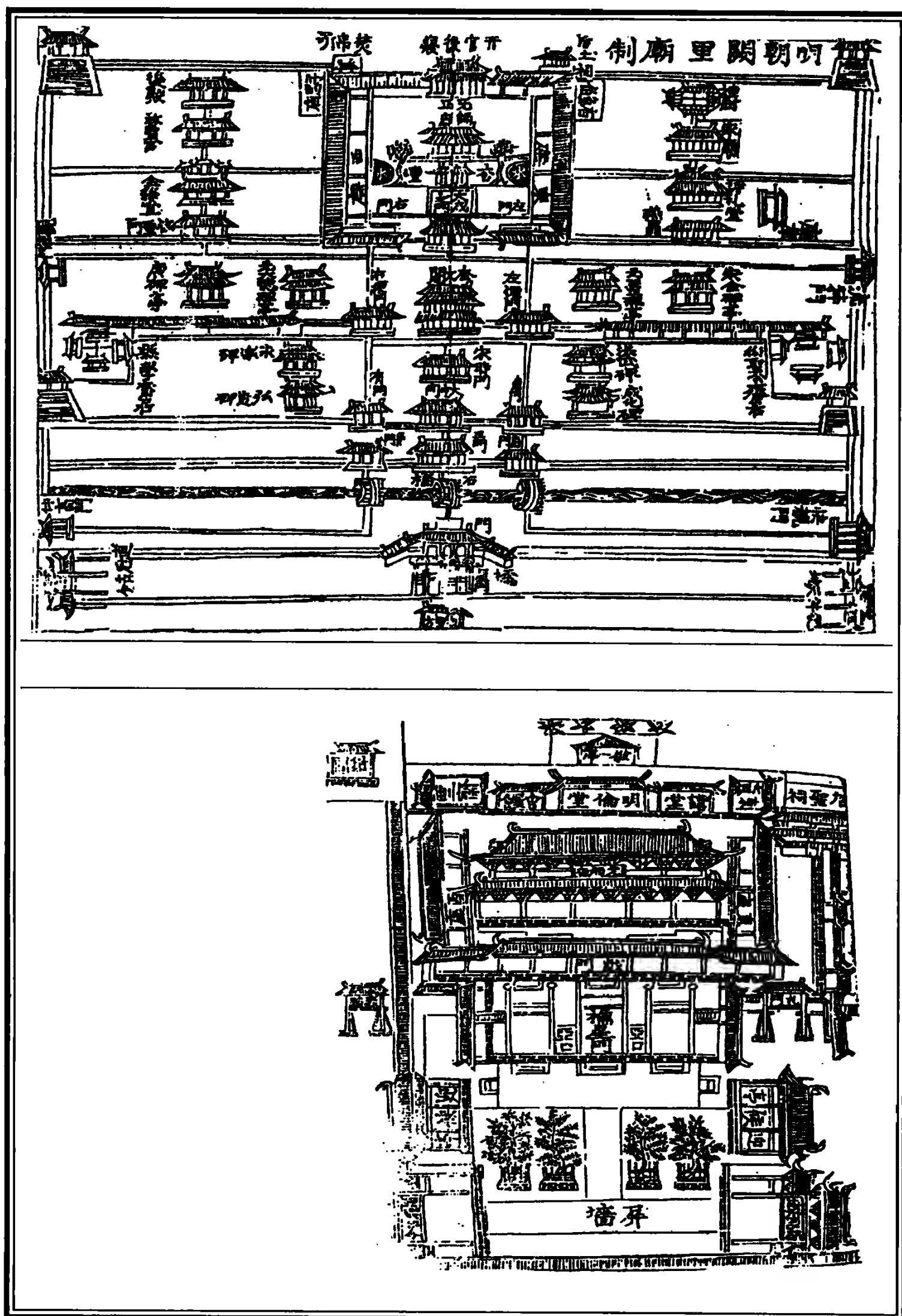
弘治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遣官以香帛并

御製碑文祭告。其文曰。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閏四月辛酉朔。越二十七日丁亥。

皇帝謹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致祭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仰同。燦降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營營于衷。爰勅有司。命工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成。棟宇畢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謹告。





謹按我

朝

太祖設立國子監之制左廟以祀聖賢右學以育賢俊亭廡廳廡廡庫泡湏以至肄業之所即六堂內號與待疏球會饌之國官生之光哲堂也堂皆在其內官廨外號射圃蔬園以至曬麥之場水磨醬醋之房旋繞於外及

太宗時乃增倉園以食妻子乃拓號舍以息疾病迄今四周延袤十里燈火相輝規制之備人文之盛自有成均未之嘗聞也及

世宗時又以啓聖祠夾立於廟學後左右之中敬一亭並立於藝倫堂六堂之後盡倫盡制度以加矣若夫天下府州縣衛儒學之制或倣監制而爲之或以明倫堂東西齊建於聖廟之後或以啓聖祠敬一亭立於聖廟之左不能盡如國子監之規制者則因地勢之廣狹而爲之然大約亦相類也

歷代太學祀典附府州縣衛學

西漢世宗武帝建元元年以後自古帝王未有建太學置博士使天下知尊孔氏從董仲舒之言也

○謹按乃起莘曰漢世開基再傳而有文景武帝繼之傑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廷又得一代大儒爲之舉首於是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及如魯而還音親視太學

漢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祀周公孔子之名三五者象三辰五星也往以大是年詔郡縣皆致祀聖師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

魏主曹芳正始二年初通論語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顏淵配正始五年講尚書通尚與上通謂書經乃上古之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

顏淵配正始七年講禮記通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西晉世祖武帝司馬炎泰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於太學如正始禮

東晉中宗元帝司馬睿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先聖於太學廟

東晉顯宗成帝司馬衍咸康元年帝以講經親釋奠



東晉孝宗穆帝司馬珣升平元年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權以中堂爲大學。

東晉烈宗孝武帝司馬曜寧泰三年帝釋奠于中堂以顏子配享。

秦符堅祀先聖孔子其太子及公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

南宋太祖文帝劉義隆元嘉二十二年採晉故事裴松之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也之樂祭畢上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在。

○謹按文獻通考曰官架天子之制四面皆縣鐘磬傳六律六呂如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官架也軒架諸侯之制三面懸去仲呂蕤賓林鐘缺其一面如軒車之有藩故謂之軒架也判架只東西兩面懸而已南北皆缺又去黃鍾大呂應鍾也南宋北齊用軒架唐時用官架宋時用判架。

後魏太祖道武帝拓拔珪天興四年二月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于先聖先師。

元魏高祖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三年立先師廟於京師泰和十六年脩堯舜禹周孔之祀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壽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唯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親行拜祭。

元魏肅宗孝明帝元詡正光二年幸國子學親祀講孝經以顏子配。

南齊世祖武帝蕭順永明三年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公禮梁武帝蕭衍天監四年六月以淮南皆爲魏境孔廟隔絕謂門絕也初立孔子廟於江左。

○劉友益曰綱目書初立何記始也宋嘗脩魯孔子廟矣至梁主始創立於江左可謂知所尊矣書曰初立深嘉之也發明曰立孔子廟是也然書初立見前此未嘗立也。

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請太子著絳紗襪音博衣領也樂用軒縣合昇殿者皆服朱衣。

北齊顯祖文宣帝高洋代東魏即位北齊之制天子講書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於孔顏。

陳高祖宣帝陳頊太建三年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祭酒以下齋帛有差。

陳後主陳叔寶至德三年釋奠于先聖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周靜帝宇文闡大象二年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隋高祖文帝楊堅代陳而有天下隋制國子學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每歲以春秋二仲月上丁釋。



○按隋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別祀周公。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詔曰大德必祀義在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啓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粵若宣尼天姿獻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流風無斁。惟茲二聖道濟生人尊禮不脩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其廟周公南面坐孔子西面坐。

○按自曹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言廟然不知創立辟雍孔廟始於何君。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孔各自為廟非共一廟也。

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親釋奠於先聖周公先師孔子詔王公子第各就學。

○尹起莘曰國子學乃諸生講肄之所前史皆書曰幸綱目何為以詣書之蓋國子學雖有諸生而先聖先師皆在其中此其為禮固非他臨幸之比是以書詣也。况幸學之說出於漢唐而不出於三代。今唐之高祖開創之先首能舉行是禮亦足以見崇尚之意其視隋人廢黜學校者殆不可同年而語。君子安得不喜誠而樂道之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大學

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座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周公并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貞觀四年詔天下州縣學皆作孔子廟。

○按前此雖有廟不過立於闕里與國學耳。至此始有今天下州縣立廟之文。

○按文獻通考曰古者入學則釋奠於先聖先師明聖賢當祀之於學也。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然考之前賢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廟碑與歐陽氏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及劉公是新息縣鹽城縣夫子廟記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頽圯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長吏之有識者以興學立教其事重而費鉅故姑葺文廟俾不廢夫子之祀所謂猶賢乎已然聖賢在天之靈固非如釋老二氏與真祀百神之以驚動禍福炫耀愚俗為神而欲崇大其祠宇也。廟祀雖設而學校不脩果何益哉。若唐之貞觀間則學與廟而俱興可謂盛矣。

貞觀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帝詣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發是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孔子先師顏子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胤為亞獻光州刺史趙弘

智權司業爲終獻。既而就講，弘智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國子學釋奠，令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某官，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仍脩附於禮令爲永式。

○按此後世國天子遣官釋奠之始。前此釋奠學官自爲祭主，直書姓名也。至是始有皇帝謹遣之文。

○按太宗在位二十三年，而褒崇先聖之典不一而足。可謂拳拳然加意吾道者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傳祚之遠，幾於三百，夫豈偶爾之故哉。

唐高宗永徽三年，詔宣父廟祭用宣和之樂，樂章國子博士范頤撰也。

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釋奠于太學。永隆二年，皇太子親行釋奠。開耀元年，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唐中宗景隆二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國學。

唐肅宗太極元年二月，皇太子親釋奠，開講筵。

唐玄宗開元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禮。太常擇日謁孔子。太子瑛獻訖，褚無量講孝經并禮記文王世子篇，群臣諸生以差賜帛。

開元年間，皇太子釋奠于孔宣父，祭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國學春秋釋奠則云開元神武皇帝謹遣祭酒某姓名。敢昭告于

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仰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座尚享。此文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又祭文○太師持版進於先師顏子此面跪讀太子亦跪。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脩釋奠于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聖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牲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開元七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醴。

○按唐憲宗時，劉禹錫謂凡學宮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音雍，類音官，非及天下。今春秋成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正觀中，詔脩孔子廟，交州後許敬宗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元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相，不學，使王敬宗以明衣牲牢者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舉天下州縣歲費四十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裝飽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藉其資俾增學校。

夫禹錫此奏請罷獻官之衣幣是矣其曰請罷天下州縣之牲牢則非也。蓋立廟於天下者所以使天下之知有孔子也。使天下之知有孔子者所以使天下之知有吾道也。吾道明則天下治矣。天下治則國家之費中有經而財用自裕矣。昔者唐之太宗有見於此所以天下咸有事於孔廟而不惜乎一祭之費也。禹錫之見何獨不及此乎。矧唐憲之時天下之冗費其不節者亦多矣何獨於祀孔子之禮而欲儉之哉。開元十三年令天下州縣立廟祀孔子。至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為文宣王之時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開元二十八年又詔以春秋二仲月上丁祭先聖先師。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仲秋上戊祭之祭典與文宣比。

○按此後世稱孔子為文廟太公為武廟之始。

○按謹唐德宗貞元四年李紱言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官縣獻以太尉尊師崇道也。太公述作止六韜勳著一代請祝辭不進署收昭告為敬祭。嚴浚千內等議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宗之法施於人矣。貞觀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今舊盤溪立廟上元之際執事者有意於兵遂封王爵號擬文宣彼於聖人非倫也請有去武成王號復為太公廟降尊

尊曰武成王殷臣也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尊道者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安所奮乎。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替伊尹殆謂此也。武成之名與文宣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謂罷上元追封立廟復磻溪祠有司以時享斯得矣。夫此群議其協輿情故至今從之。

唐代宗永泰二年八月脩國學祠堂成行釋奠禮宰相及參軍官六軍將軍皆就觀焉。自肅宗以來初復二京之後文武二舞宮縣之樂皆不能具至是乃奏宮縣於論堂。

代宗大曆元年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子弟皆服朱紫。

唐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國學學官升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後於每年春秋釋奠祝板書御名訖北面而揖。

貞元九年太常奏以十一月貢舉人謁先師若上丁釋奠與親舉太廟大祠同日即用仲丁其貢舉人謁先師請別擇日帝從之。

○按此今貢舉人謁孔廟之始。

唐宣宗置右官城承慶門其內曰承慶殿百福殿之內有孔子內殿。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臨國子監詔增葺祠宇塑聖賢像自為



孔頴齋書于座端。二月又臨學。四年四月又臨學。

○周德恭曰。宋主視學。見於得國之初。其增葺祠宇。塑繪聖像。綱目分注傳載。美之。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迨至開闢濂洛之間。文運大亨矣。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宋主也。

宋太宗淳化元年。幸國子監。奠謁先聖。端拱元年。臨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臨國子監。行禮。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宋真宗咸平二年。幸國學。奠謁先聖。

大中祥符七年。用王旦言。先天節禮畢。詣孔廟行禮。

天禧元年。詔以釋奠儀注及祭器圖。令崇文館雕印。頒行諸路。

宋仁宗即位。首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奠謁先聖。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禮器。

天聖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孔子廟。慶曆四年夏四月。以錫慶院作太學。講殿既備。五月。帝謁孔子。有司言。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

景祐元。詔釋奠用登歌。

○按陳旒樂書曰。成周之制。大胥春入學舍。釋菜。合舞。秋頒

學合舞。故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尼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老終之。遂發味焉。登歌。清朝。下管象舞。大武而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之於天下。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爲王。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天子講畢。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文宣王。始用官架之樂。然孔子人臣也。用軒架足以爲禮。用官架則過矣。聖宋春秋上丁。釋奠于東序。上戊。釋奠于西序。並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抑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是有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釐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教於天下。實聖朝急務也。

宋哲宗元祐六年冬十月。帝臨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端化殿。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乃還。

○丘濬曰。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焉。金帛之賞。後日何可繼也。政恐惜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論。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彙所以必親臨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師。作興人材。以爲世道之故。非

但以為觀美而已。而或者乃欲盡爵祿之賞金帛之賜何所見之小哉。蓋君子之所重者道義也。小人之所嗜者則在於祿利焉。荷君之恩付我以師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稱爲懼。賴主上之寵臨以光賁我學官。崇重乎斯道。而吾之所感荷者。雖九錫之榮。萬鎰之富。不足以彷彿之矣。一階半級匹帛銖金。焉能爲有無哉。萬一君恩以吾教訓之有方。講論之有功。而有錫焉。受之可也。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學。車駕屢臨幸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有衣幣之賜。錫以圖書。以勉厲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往往勉以聖人爲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錁于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

宋徽宗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言。考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從之。

大觀二年十二月。詔躋孔伋從祀孔子廟。

○按此子思從祀之始。

宣和四年三月初二日。車駕幸太學。奠飭。

政和二年。太學辟雍先聖殿皆御書。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閔表請帝親學。十四年三月。幸太學。抵謁先聖上駕於大成門外。步趨而入。升。

自東階跪足上香。執爵三祭。再拜而退。退御敦化堂。三公奉輔以下。坐講賜茶。命高閔講易泰卦。頒詔示樂育之意。宰養正持志二齋。覽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始命駕言還。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舉。賜帛有差。上旣奠拜。注視貌像翼翼欽慕。恭覽唐明皇及太祖太宗徽宗所製贊文。因製文宣王贊。又製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廡。併刻石于太學。

紹興十一年二月。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先是十年十一月。金主立孔子廟于上京。

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如紹興之儀。又命刻幸學詔書。

宋光宗紹熙四年八月。金主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

宋理宗淳祐元年。幸太學。躬謁先聖。御崇化堂。命祭酒曹感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景定二年正月。手詔皇太子曰。虎闕南宮。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敦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孔子。

宋度宗咸淳三年。行釋奠禮于孔廟。



元世祖奇渥溫氏忽必烈於中統二年六月乃宋廢宗廟定二年也。詔罷廟國家歲時致祭諸儒月朔釋奠宜令洒掃脩潔今後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無得於廟宇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及褻瀆飲宴管工匠並不得於其中營造凡有書院亦不得令諸人搔擾使臣安下違者治罪。

至元十年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蕭頌侍儀司呈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常坐天子供祠其為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及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享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儼孔子猶朝服而立於阼階。今祭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乎。自今以往擬令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著公服陪位諸儒亦合衣欄衫戴唐巾行釋菜之禮。

至元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元世宗大定十四年詔依禮官議釋奠先聖依唐開元禮合行祭器禮料羊三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樂。

元成宗大德四年六月建文宣王廟於京師。至大德十年正月營國子學於文宣之廟西偏。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子寓於他署至是始建立之從左丞相哈剌哈孫之請也。是年八月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

元武宗至大二年正月集賢院奉旨頒釋奠孔子之儀三獻樂章於天下定制春秋二丁用太牢。

元順帝至正七年三月臨國子學。

○按周德恭曰順帝每事驕奢不恤國政而獨於臨大學之事差近人情此由其人欲雖多而天理間有萌動之機爾。

大明聖朝大學祀典

太相高皇帝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太牢親祀孔子于國子學。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

天子親祀國子學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中三皇孔子等祀則天子遣官致祭。故是年令仲春秋上丁傳制遣官祭先師于國學丞相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

洪武二年冬十月詔天下郡縣立學每學皆有孔廟。

洪武三年十一月令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洪武四年禮成太學正位則犧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一簋豆各十簋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尚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為高案其簋豆簠簋悉代以薨醴又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謹按先臣丘濟大學衍義補曰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故簋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饒以巍然於上而列器血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事之則是俯伏匍匐而

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至元末之有敗至我

聖祖始正之云。

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于國學孔廟。

洪武五年，作文廟成。此文廟基址在今南京應天府儒學及貢院處。遣官以大牢饗

上遂視學釋菜。

洪武五年八月，始詔天下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衛學通祀

孔子，欽頒釋奠儀與祀孔子樂章祭文。樂章祭文詳見儀注。禮三獻樂

三奏，舞用六佾。

○謹按古者釋奠之禮，所以報有功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憲

萬世，故後世學校通祀之，所以報其垂教之功耳。唐玄宗開

元十九年，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廟，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

孔子禮鳴呼，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雖堯舜文武，猶不

得而賢之也。况於太公乎。洪惟我

朝於歷代帝王，當時功臣皆不徧祀之，而通天下以祀之者，惟

吾孔子。其隆師尊道，可謂至矣。信乎。

太聖人之所作爲，氣象自是其迥異也。豈唐宋宗諸君之所能

及哉。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一日丁未。

○謹按上丁致祭於夫子者，常禮也。然日食天變之大者，夫

子於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示人君之克謹天戒也。我

聖祖於上丁日食，即詔更釋奠之期，可謂敬天之至，而得聖人

春秋之意矣。此所以協氣靈蒸於宇宙，雖有災沴之象，而無

其應也歟。

洪武十四年五月，改建南京國子監成。今監在鷗鳴山，帝先

祀孔子以太牢，而後視學，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先是四月，

詔監學通祀孔子。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

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

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

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

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

用古之器數，不乖戾而不和，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

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

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收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

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國子監祭酒以下行釋菜禮。先期太

常寺遠近諸等物，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之府學。令州縣學有司



如府學式制遺以祀孔子。

洪武舊制循唐開元二十七年以來之禮尊孔子於南面顏曾思孟之配享十哲及兩廡之從祀俱左右分列而東西相向。

○謹按宋元以顏曾思孟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皆左右列而姚燮謂顏曾四子並南面者則金人之制也夫金人北方廟像之制以四子與孔子並列則師弟子之禮泯滅無存矣熊禾又謂宋時以前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未分左右今制則以四子與十哲兩廡皆左右分列東西相向獨吾夫子巍巍在上宛然當時顏淵子路閔子侍側之氣象其示人以師弟之分禮讓之節者何昭明矣哉。

洪武舊制凡登真聖廟用簪香秉炬。

建文皇帝建文元年三月丁巳祀先師視太學。

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八月即位之初遣官釋奠先師。

永樂四年三月朔日辛卯親視太學服皮弁會衆行四拜禮先是將視太學二月朔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華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

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黻袍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寧過厚必服皮弁釋菜行四拜禮遂先謁先師後視太學授經祭酒胡儼及司業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講畢賜茗飲降玉音難問勉飭園大學而觀者以億萬計○又勅群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

○謹按後世尊君大甚於是有以孔子爲周之陪臣而天子不當拜之者嗚呼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爲萬世帝王之師何與於周也况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乎雖以宋之賢君亦止於再拜耳猶未聞以四拜之拜君親者而拜其師也專師重道實絕前古其唯我明矣哉。

○謹按學記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我

太宗皮弁之服真能復古禮矣
英宗睿皇帝正統九年春新建北京太學成三月上臨幸謁



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大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後入上

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甚于大學。彥創新者莫

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僻矣。若重脩大學。雖極壯麗。不過

一佛寺之費。論及時循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先是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官。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景皇帝景泰二年。上幸大學。特召孔頴孟三氏子孫觀禮。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三月。視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謹按朱熹曰。弟子見師。其擊東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其

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饗。不列饌。不作樂。不授器。我

太宗躬謁先師。行釋菜禮。至

憲宗則行釋奠。何若是其不同乎。伏觀

太祖因禮部定奏。天子親祀。與遣官致祭之儀。曾諭之曰。凡祭

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

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也

力所致耳。由是言之。則釋奠釋菜。惟在於致力之何如。而不

在於物之詳與畧也。我

祖宗之承祀也。尊醑俎饌。皆供之於耕籍。而頒之於太常。其交

於神明者。信得其道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斯之謂

與。

成化十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自十三年春起。贈六佾舞。

為八佾。加籩豆各為十二。先是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

文宣王為神聖廣運帝。加服袞冕十二。籩豆舞八佾。又言古

者。子羽舞于兩階。今子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

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

英宗不久。籩豆佾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輕議。惟佾數居

下。宜令太常考正。

上從之。洪謨又請。

上曰。尊崇孔子。朝廷盛典。籩豆佾舞。從洪謨言。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三月。視學。釋奠先師。用太牢。加幣。改分

獻為分奠。從吏部尚書王恕之請也。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視學。遣官詣闕里。取襲封衍聖公孔開

韶等三氏子孫赴京觀禮。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謁孔子廟。遂視太學。至嘉靖九年十一

月。從輔臣張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

至聖先師孔子。四配乃元人所稱。為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

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

公侯伯等封爵。又從璁引程敏政之說。別立祠以祀叔梁紇。

至嘉靖十年。以改稱先師之故。乃服皮弁。謁廟。用特牲。奠幣。

行釋奠禮。迎神送神。各再拜三。樂三奏。文舞六佾。配從祀賢

儒及后聖祠。分奠用酒脯。車駕遂重幸京師太學。仍行南京

與闕里遣祭焉。其文曰：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某月朔某日，皇帝致祭于

至聖先師孔子曰：自昔混沌之初，天命黻黼軒聖，創世開物，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及先師，列聖相繼，奉

天行道，立教誨人，肆我

聖祖，再造區宇，化行天下。我聖祖崇禮於先師者，御製有

文典冊具在，予惟寡昧之人，近仰遵祖憲，去胡元褻慢之

偶像，如祖制崇禮之聖謨，號稱核實，俎豆究本，以遵

祖典，兼體先師至意，予實不聰穎，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

贊之也。爰擇令辰，南京則云特令南奉安

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位於此。惟先師鑒知，求依陟降，大

運神化，教我君民，俾予性理蚤開，而無負皇天付託之

眷命，暨士庶學業咸正，而無負先師傳道之至情。予實有

望焉。先師鑒之，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

子配尚饗。

○謹按：禮王制曰：王親視學。夫學謂之視者，古制也。蓋古之

帝王自爲世子時，則齒讓於學，及爲天子時，則樂育於學。故

靈臺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有聲之詩曰：鑄京辟雍，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文王武王之視學也。自漢以

來，則天子之蒞學，或即位而一舉，或繼世而僅見，未有常期，

不謂之視，而謂之幸矣。洪惟我

世宗肅皇帝膺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重臨太學，祗謁先師，不數年間，而兩親視焉，誠所謂曠古之盛典也。天下臣民何幸於今日，而復觀乎文武成周之古制與。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歲，月，謁奠先師，遂視太學，命儒臣進講經書。

○謹按：洪武元年春正月，將告祀南郊，

太祖戒勅百官執事曰：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

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

隱，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

少忽矣。夫天與孔子之道一也，事天即所以事孔子，事孔子

即所以事天也。對越在天者，惟在於一誠，則謁奠孔子者，其

可以不誠乎。自漢以來，如唐玄宗，非不謁孔子也，因泰山之

封而始幸其宅。宋真宗，非不謁孔子也，因泰山之

於廟，故先臣張時泰曰：聖賢因封禪而得享斯禮者，是亦道

之不幸也。噫，二宗之矯誣上天，不必論矣。宋之孝宗，中興守

文之主也，淳熙四年，即位已十五年矣，始謁孔子而臨太學，

其出於誠邪。我國朝

列聖以來，暨我

穆宗皇帝，皆於改元之初，即首謁孔子焉。是一念之誠敬，有以

勳天地而格聖賢。脗合於

皇祖之遺訓矣。視彼前代之人。主粟孰得而孰失哉。

崇上萬曆四年丙子歲八月初二日。謁真先師。視學以雨。甚撤講。命孔頴孟三氏子孫至太學。觀禮賞賚優渥。

仁聖皇太后曰。自今風調雨順矣。一時士庶咸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天施地生。均沾化雨矣。

歷代表章聖經

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書法云。予之也。子其除秦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董仲舒因上親策問。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丞相衛綰奏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之。上可其奏。

○丘濬曰。武帝即位之初。即得董仲舒之真儒。仲舒首以是為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為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道大明於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嗚呼。其有功於世道。亦豈細哉。

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

○書法云。書置博士。何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始此。

漢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上親稱制臨決。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二

○書法云嘉統一也。書講五經始此。終綱目書講五經二年與建初四年。

漢成帝綏和二年詔劉歆又名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於是總

群書而奏其七畧曰：「經畧曰六藝畧曰諸子畧曰詩賦畧曰

兵書畧曰術數畧曰方技畧。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

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仲尼有

言禮失而求諸野。補師古曰言辭邑失禮則方今去聖久遠

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脩六藝

六經也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

矣。

○胡氏曰：法家膠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

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脩也。今列儒於

九家則脩六藝者爲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

河平三年八月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

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漢章帝建初四年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名

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廣平王劉歆皆與焉。

○劉歆益曰：宣帝之篇書會石渠講五經矣於是再見其

再見何嘉尊經也。

漢宣帝甘露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續五經於石經

即蔡邕以經籍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奏正定

六經文字帝許之命邕爲古文孔子壁經篆書有八家隸書

徒隸從三體書之刻石立於洛陽城之南堂前太學門外石

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於是後儒咸收正焉及碑始立觀視摹寫者填

塞街陌。

○書法云嘉尊經也。自是補遺還成綱目必書之。

魏主髦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

晉武帝泰始三年秋九月禁星氣讖緯之學。

○書法云星氣讖緯曲學也。自光武宣布圖讖而東漢圖讖

之習盛至是禁之晉武可謂知所取舍矣書予之也。

秦符堅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尚書郎王佩

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書法云自晉初書禁星氣讖緯之學於是復書禁老莊圖

讖符氏可謂知所尚矣然終以讖誤何哉。

終綱目書禁圖讖四禁老莊則一而已。

晉安帝時魏拓拔珪元興二年分尚書諸書置五經博士珪問

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遂命郡縣

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發明云魏於是乎漸進矣晉爲衣冠文物之主而罷遣生

徒不脩孔廟拓拔何人乃能置五經博士綱目書以予之宜

矣。春秋之法，美在夷狄，則責在中國。

南北朝時，魏主宏太和九年春正月，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二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太和十九年，禁胡語，求遺書。

○書法云：求遺書，自漢成河平三年一書之，至是五百餘年，然後復見書焉之也。

○發明云：魏本胡人，而能改其胡俗，後世乃有中國之人胡語胡服，若欲效其武勇者，可謂不知愧耻之甚矣。綱目前書魏禁胡服，此書魏禁胡語，予之之辭也。嗚呼！用夏變夷，臣於魏文見之。

梁武帝蕭衍天監四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梁主雅好儒術，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固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廩餼，其射策通明，即除爲吏。

○書法云：自晉之篇書魏置博士，歷宋齊未有書員，至是復書嘉尊經也。梁政於是益有可書者，終綱目書置五經博士三。

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撰樂社義尚書大義，毛詩春秋問答周易中庸孝經正言。

南北朝時，周主齊建德三年甲午夏五月，廢佛道教，毀淫祠，又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書法云：嘉統一也。周主可謂知所宗矣。然不數年後，而自稱天元之帝，興道佛之像，豈立國之時，彷彿聖教，以要一時之衆哉。

隋開皇三年三月，詔求遺書，從秘書監牛弘請也。詔獻書一卷，資繼一匹。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即位置弘文館於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蔡允恭等以本官兼學士，更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後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魏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胡氏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詔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一千餘間，增廣生員三千餘人。自也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



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并講選者至八千餘人。上又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議定五經之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書法云綱目下有先聖之文則上書誥高祖七年書誥國子監重釋其也。此不書釋其則其書誥何談也。於是釋其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特書曰誥而無釋其之文所以志其簡也筆削之意微而顯矣。

唐玄宗開元五年詔訪逸書選吏繕寫凡四萬八千卷。

開元十九年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曰吐蕃國之冠誓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以詩書賜吐蕃。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五代唐明宗長興三年二月初刻九經版印賣之從胡廣之言也。

○書法云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故特書初。

○丘濬曰後世雕印書籍始於此夫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抄寫傳錄而得以誦習考閱誠莫大之功也。

○石林葉氏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已有之矣。

○致堂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哉。

周太祖郭威廣順三年夏六月周九經板成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而九經傳布甚廣矣。是時蜀母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管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書法云成者何蒙成也。先是明宗始命刻板至是而成綱目於唐書初於周書成錄實也。石經經板經目傳書之。

顯德四年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書法云周設諸科善之也。五季之君僅有此耳故書予之。宋太祖建隆二年屢臨幸國子監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乾德四年夏閏五月宋求遺書。

○周德恭發明云興王之君其謨謀舉措迥出人表蓋由其

志在天下志在斯民而非鼠竊狗偷以輸目前之安于女玉帛之是樂聲彩色之是耽也宋主之求遺書見於兵亂僉德之日垂情古典尤為所難綱目所書千數百年僅克一見不亦美乎。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初立三館賜名崇文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至端拱元年夏五月作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帝謂侍郎李至曰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李至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甄錄勳獎餘第卷帙之數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宋真宗咸平四年六月頒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習之所○發明云是年六月既汰冗吏是月又頒九經蓋冗吏既汰則所以省浮費而絕姦欺九經既頒則所以明聖道而敦實學為國之政莫善於此使真宗慎終如始而不為他岐所惑則豈不為令德之主邪。

宋仁宗嘉祐二年詔開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按仁宗置明經科可謂敦尚經術矣致使契丹聞風亦新置國學頒五經傳疏以養士則其澤之所被豈不遠哉。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講讀經史謂曾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義墨義應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進士是年八月帝命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

○張時泰廣義云安石定科之法最為得之觀其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其識見高於人遠矣但曰士各占治一經而春秋獨不與焉此所以為千古叛經之罪人也宋哲宗元祐元年置春秋博士元祐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王安石經義字說又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列子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

○置春秋博士固哲宗之盛典高太后之賢明而亦呂公著之所請議也若呂公者可謂有功於聖門矣。

宋高宗紹興八年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實文閣直



學士自王安石以春秋爲斷爛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始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先是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左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

紹興十三年秋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

宋孝宗淳熙十年金澤經史子書成命頒行之。譚易書論孟老子楊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也。金主曰朕所以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

○金明昌 年講求遺書。

宋理宗淳祐元年八月求遺書。

○發明云此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亦庶幾知務本之學焉故通鑑不書而綱目特書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八月賜諸王孝經。元主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唐義云賜諸王孝經者歷代未嘗見諸史冊也。元人此舉深得以孝治天下之旨特書于冊美可知矣。

大明聖朝表章聖經

太祖高皇帝初建國號曰吳。吳三年丙午夏五月求遺書。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大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周德恭曰求遺書帝王之盛事也。當衰亂之世人不知學爲君者但知闢土開疆是榮爲臣者但知富國強兵是務而所謂求遺書崇文學者漠然未之聞也。我

太祖之求遺書獨見於兵亂倥傯之日則其敦本抑末而洪謨偉畧迥出前古三皇五帝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

太祖垂情古典之心豈不極其盛哉。臣故表而出之以爲萬世法。又曰我

太祖皇帝初起義兵而即求遺書於天下謂宰臣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言精義所萃爲難得耳。大哉王言乎此所以膺五百年之昌期而傾否爲泰乎。

○丘濬曰人君爲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蓋以前人所以敷遺乎後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我今日不有以脩輯而

整比之使其至我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其咎於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王所以繼天而子民者任萬世世道之責於已莫不以是為先務焉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而首先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嗚呼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他帝王不同其所以為

聖子神孫之詒謀者至矣踐其祚而承其統者可不思所以體其心而繼述其事乎

太祖洪武年間舊制翰林院專設官一員以司國家所有之古今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以司太學所有之經籍及板本之屬

○謹按丘濬曰宋朝以文為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歷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文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

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省皆不復置官惟於翰林太學置官二員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與籍固有所職掌幾於虛設竊聞永樂中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藏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其人家所有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存於此萬一有所疎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國家無事正

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為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而泯盡豈不遺千古之永歎哉臣請勅內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於兩京兩監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勅祭酒司業行取監生抄錄給與人匠紙筆責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之本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未無疎失之虞矣

洪武三年五月詔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丑未春會試殿試教人取士以五經四書為主士各專一經兼治四書學庸主朱氏章句論孟主朱氏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傳古詩主朱註古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五傳禮記主古註疏

○謹按丘濬曰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為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



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爲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舛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已。仰惟我

太祖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灋洛關閩之說即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者也。故自

祖宗以來所恃以爲求賢輔治之具建功立業之本者舉不外此則其所以明六經之文正六經之義而行六經之道者於斯爲至矣。

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晝夜直商確古今評論文學殆無虛日。

太宗文皇帝永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四書如舊惟易經專宗朱子本義書專宗蔡氏詩專宗朱子集傳春秋則專宗胡傳禮記則專宗陳澹集說焉。

太宗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且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若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虛文也。先是

永樂十二年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自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至是書成故頒行中外。

○丘濬曰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撰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道德雖具於人心出於天命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安知其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哉。是以自古帝王有志於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風俗爲務。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爲先。一道德者苟不質正於聖賢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行之則而施行之哉。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聖賢之言具載經傳不有以表章而發明之上之人何以爲據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於經籍命諸儒考正而會萃之用以頒布天下使家傳而人誦之於是人皆知如是則爲道德不如是則非咸爲道德之歸而風俗醇正無此疆彼界之殊矣。我

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

取士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

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陳澧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戶牖而殊軌轍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識緯。至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於世而我

列聖又表章之遂爲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永樂五年十一月大典成先是

上諭翰林臣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自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於是以姚廣孝解縉總其事以胡儼楊溥等及儒士陳濟爲總裁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儒老成有文學者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凡四歷寒暑至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後以卷帙太繁未及刊布。

○謹按宋之史臣有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世道

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爲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防範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曰秦漢而下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三百餘年崇文之書爲部至於六千七百爲卷至於七萬四千自南渡之後雖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故宋之不兢或以爲文盛之弊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仰惟

文皇之時其君汲汲於道藝其臣孳孳於經術是以輯書之多有非前代之所能及者雖其卷帙浩繁然譬之萬派歸海而四瀆可分繁星麗天而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惜乎當時之因其繁而未及刊布也刊布之方曷若命下禮部散於善梓之處一省之中各分千有餘本刻成之後各印數百餘冊而獻之於

朝俟總會類齊之日然後布之於兩京而分貯於各省焉則古今之全書於是乎可睹而我

文皇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初意亦庶乎其不孤矣天下多士何幸如之。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三月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每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



以上見二十一史、宋高宗綱目、續通鑑綱目、丘濬續大學衍義補、樓緩皇明政要、陳建皇明通紀、鄭曉吾學編、薛應旂憲章錄。

校記

- ①「林」上當脫一「孔」字。
- ②睿宗：當作「太宗」。按，天會爲金太宗年號。
- ③慕：當作「墓」。
- ④乾興：誤。宋乾興無四年。
- ⑤「大定」爲金世宗年號，作「金熙宗」誤。
- ⑥御製製：當衍一「製」字，或後一「製」字誤。
- ⑦皇統：誤。「皇統」爲金熙宗年號，而非「章宗」。下文「明昌」方爲章宗年號。
- ⑧四月：當作「四日」。
- ⑨十三日：此句紀日有誤。「戊午朔」，則「庚申」應爲初三日，若云「十三日」，則應爲「庚午」，而非「庚申」。
- ⑩按謹：當作「謹案」。
- ⑪太尉：當作「太宰」。
- ⑫有去：當作「削去」。

⑬「元」下當脫「年」字。

⑭元世宗：當作「金世宗」。按，「大定」爲金世宗年號。世宗朝議孔廟釋奠禮，見《金史》卷三五《禮志》。又，本條當移前併入金代君主內，不應歸入元代諸帝條。

⑮不乖戾：「不」字疑衍。

⑯也：當作「己」。

⑰贈：當作「增」。

⑱若：當作「苦」。



儒藏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三

後學蔡復實 編述

五經題辭

或謂秦人滅學恐古之六籍親經孔子之所刪定者鮮有存焉。蓋未詳考耳。漢武帝時曾其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於壁中。則此四經者無一字不存也。出孔安國尚書序秦人焚書時以易爲卜筮之書而不禁。出班固詩爲諷誦之書而不滅出微子則此二經者在秦固無恙也。唯禮書惡其妨害已之所爲而爲秦頗滅。至漢初興幸有石經出於淹中。密之儀禮五十六篇禮記一百三十一篇孔安國既得之於孔壁而河間王又獻之於漢廷劉定之曰禮記全經凡百三十一篇皆出於孔壁漢藝文志所謂孔氏學七十篇即安國所得壁中之禮也。漢初去周未遠傳授必真是禮經亦未盡亡也。但其篇章間有錯亂者耳。然則謂孔氏之所刪定後世鮮有存者誤矣。蔡復賞題。

○昔人又云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以今攷之易與春秋首末俱存。隋書謂秦人焚書唯失易能記憶而傳之禮經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出朱詩亡其六篇於漢經未必然禮經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出朱詩亡其六篇者蓋爲生詩元無其辭也或謂書有百篇亡其四十餘篇者蓋以書皆蝌蚪古文也古文廢之已久人不能知所知者安國悉已校定所不知者安國上之官府然則所亡之四十餘篇其藏

於官府者乎。是書亦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廢而金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昌黎公曰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觀於此言則知孔子六籍之所以傳遠矣。出馬端臨文獻通考蔡復賞題

易經題辭

昔伏羲始畫八卦，因重之為六十四卦，而卜筮之法行於天下。初無文字也。重卦，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十四，是伏羲已自畫了，不是文王重也。又曰：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義伏羲之易未嘗有辭，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理無不具，故曰先天。文王之易始有辭，辭以推演其義，故曰後天。如孔子十翼十篇，程子謂孔子為文王之易而作傳，皆是後天也。歷代因之，畧有損益。夏易首艮，謂之連山；商易首坤，謂之歸藏；文王作彖卦，周公作文象，謂之周易。三易始有文字。孔子刪述六經時，以連山歸藏考之於杞宋，而文獻無徵，校之於周易，而理不能過，乃裁而正之。是三易為孔子之所脩正明矣。孰謂夏商二易未嘗正於夫子，而劉光伯等乃得連山於晉，長孫無忌乃得歸藏於唐，而校正之邪？出劉三易既正八索以祛於是，乃作十翼，曰上彖下象曰大象小象曰上繫下繫曰文言說卦曰序卦雜卦，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出易經大全述旨。吾天子之所以輔翼易道者，無餘蘊矣。孰謂汲冢竹書別有陰陽二篇之說邪？晉武帝時汲冢人掘魏襄王塚，得竹簡有周易之上篇，與今不同。又有陰陽說而無孔子彖象文言。夫易雖更四聖也，至孔子十翼之作，而後其說始盡。世雖歷三古也，至孔子中古之末，而後其理大明。然則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蔡復實題。

易經衍義

夫天地不能作易而有易，有易者其是理也。作易者盡是理也。河圖不出，義卦必畫。周易不作，孔易必成。蓋天地之精不能不洩，而為圖聖人之極不能不發，而為言其道一而已矣。是故乾坎艮巽震離坤兌者，伏羲始畫之八卦也。十三卦中已有制器尚象六十四卦，已有橫圖圓圖伏羲所因之重卦也。文王為上彖下象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孔子從而釋其義焉，故通謂之彖也。周公為大象小象之辭，以明六爻之得失。孔子從而解其象焉，故通謂之象也。繫辭以統論全經之本體，文言以發揮乾坤之大義，序卦以定六十四卦之次序，雜卦以明六十四卦之大道，說卦又以廣八卦之德業，十翼之義蓋如此。是故繫辭必出於孔子無疑也。而歐陽永叔之徒，以為非者，特疑其子曰二字耳。殊不知孟子作七篇而有孟子曰，周子作易通而有周子曰，蓋立文之通例也。而謂孔子未嘗繫辭可乎？十翼各自為卷，聖人之完經也。王弼以彖象而分附於卦爻之下，鄭玄以文言而增入於乾坤之中，於是學者始不見完經，而文辭貫穿之意何其闕然不屬乎？若夫篇分上下者，蓋以卦有乾者則居上篇也，卦有坤者則居下篇也。上經以乾坤為首，而終於坎離者，蓋乾坤乃天地之道，而坎離成陰陽之質，有父母而後有男女，此上經之始終也。下經以咸恒為首，而終於既濟者，蓋咸恒乃夫



儒藏

婦之道而既濟則坎離之交男女合而後有生育此下經之始終也是始終之卦雖不同而理則無不同矣。按上下篇文王孔子時已分。孔子以乾健爲馬而周公取象於龍者以其均爲純陽之物也。孔子以坤順爲牛而文王取象於馬者以其均爲行地之物也是卦象之說雖不同而理則無不同矣。至若伏羲之畫文王之辭若專於卜筮而孔子之贊教人之法若專於言理者蓋象數者固理之所由以寓也卜筮者固理之所由以用也理之與數本無二致而又豈可以差殊觀哉。蔡後嘗著。

周易程子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慮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益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時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于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朱子周易序

易之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愛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因，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

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知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書易傳後曰：易之為書，更三聖人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唯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八卦若一爻者，就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孔聖全書古本周易上卷卷之三

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要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拜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三三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三三 坤上 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用六利永貞。

三三 震上 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連張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幾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三三 艮上 艮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反。活桎梏以往吝。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反。具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三三 乾上 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人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三三 坎上 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九五訟元吉。上九或錫鞶褱終朝三褫反。之。

三三 坤上 坤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

執言无咎。長丁丈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蒙。小人勿用。

三三坤下

比

反

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初六。有孚比之。

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上六。比之無首。凶。

三三乾上

小畜

反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

吉。九三。與說輻。說叶。夫婦反目。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有孚攣。攣。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三三乾上

履

反

虎尾不咥。直結。人亨。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

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山車。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三三坤上

泰

反

小往大來。吉亨。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

河不渡。遺朋。朋。得尚於中行。九三。无平不陂。陂。陂。无往不復。復。

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三三坤下

否

反

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

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嚙離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九。傾否。先否。後。

三三乾上

同人

反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初九。同人於門。无咎。六二。同。

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三三乾上

大有

反

元亨。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

无咎。九三。公用亨。程傳。如字。本。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步。无咎。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三三坤下

謙

反

亨。君子有終。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

二。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无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三三 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初六鳴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六三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六五貞疾恒不死。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三三 震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五九孚于嘉吉。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音見大有卦升卦同于西山。

三三 震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反先。反息。甲三日後。反胡。甲三日。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三三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微臨大君之宜吉。上六敦臨吉无咎。

三三 坤上

觀官。變。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

觀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三三 震上

噬嗑。利用獄。初九履校音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臍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乾音肺音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

三三

賁。反。亨。小利有攸往。初九賁其趾舍音輿而徒。六二賁其須。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音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音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

三三 坤上

剝不利有攸往。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三三 震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音芳福音又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三三 震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初九无妄往咎六二不耕獲不菑其畲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九四可貞无咎九五无妄之災勿藥有喜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 乾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初九有厲利已反止九二輿說吐活輿音服又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牯反元吉六五豮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衢亨

䷙ 震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初九舍音恰爾靈龜觀我朵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 巽上

大過棟橈乃教反利有攸往亨初六藉在夜反用白茅无咎九二枯楊生稊徒結反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徒坎反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其甚反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二用正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其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 離上

離利貞亨畜許六反牝牛吉初九履錯七各反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徒河反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下經

䷥ 艮上

咸亨利貞取七具反女吉初六咸其拇後反六二咸其腓房非反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音容反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武杯反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

䷧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田无禽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

䷟ 艮上

遯亨小利貞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



莫之勝。音說。傳如字。本九三。繫遇有疾。屬吉。反。六臣妾吉。九四好。呼。報。遇。君子吉。小人否。傳音。鄙本。九五。嘉遇貞吉。上九。肥遇。

无不利。

䷀ 乾上

大壯利貞。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剛。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 坤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 坤上

明夷利艱貞。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 離上

家人利女貞。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

家人嗃嗃。婦子嘻嘻。夫長。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更白。反。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 兌上

睽。小畜。初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九五大蹇朋來。上六往蹇來碩。利見大人。

䷦ 坎上

解。音。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初六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維有解。而拇。朋至斯孚。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 兌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初九已事遄反。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征因。弗損益之。六三三人



震下
巽上

乾
上

利卽戎利

有愠无咎。

有凶。

反古豆女

三、臂无膚

兌卦 上

攸往初六

利往无咎。


 艮
 上下

階上六冥。

困窮貞大

无咎六三

爬上六困

并改邑不改

•

反附音東散漏。九三井澤。息列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六四井甃。反無咎。九五井冽。音寒泉食。上六井收。反勿幕有孚元吉。

三三離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凶。初九鞶九。勇用黃牛之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利。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凶。有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三三巽上

鼎。元吉亨。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行下孟反。九四鼎折之。足覆公餗。送鹿其形一作。渥。一作剗。凶。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反許逆笑言啞啞。反鳥客震驚百里。不喪。息浪反。七鬯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九四震遂泥。反計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上六震索索。反桑落視矍矍。反俱傳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三三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反厲薰心。六四艮其脢。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凶。上九敦艮吉。

三三艮上

漸。女歸吉。利貞。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反苦旦九二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三三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三三震上

豐亨。王假。反庚白之勿憂。宜日中。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反作昧。凶折其右肱。无咎。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

無人聞苦三歲不覿凶。

三三 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九三。旅焚其次。喪息浪反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六五。射食亦反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三三 艮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三。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西薦反庚三日。後胡旦反庚三日。吉。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三三 兌下

兌亨。利貞。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亡。六三。來兌凶。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上六。引兌。

三三 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初六。用拯馬壯。吉。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六三。渙其躬。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起呂反逖。出无咎。

三三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二。甘節吉。往有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三三 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反。胡臥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池反。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三三 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三三 離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九二。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三。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

三三 坎上



未濟亨。小狐汔傳魚說反本義許訖反濟。濡其尾。无攸利。初六濡其尾吝。九三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曰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孔聖易象

古本以上象為一卷下象為一卷今合為一卷云。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太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育出庶物萬國咸寧。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彖曰剛柔始交而難去声六二象同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吉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不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往况反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志又何咎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元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彖曰頤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丁丈小人道消也。

彖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時反。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神誨人道惡反盈而好反報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法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下動而說音隨。大亨貞元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彖曰臨剛侵而長丁丈說音悅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如字下觀天大衆觀民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時掌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丁丈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外反復其



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長丁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彖曰：習坎。重直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直龍重直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音男下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

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丁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乃旦反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彖曰：蹇。難也。難乃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音智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反下，上遇嫁反，下如字。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施始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悅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反，乃終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悅剛中而應，故萃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非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彖曰：巽乎木而上，反，時掌。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反，音。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反，音。當去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反，音。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反，音。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正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



平鬼神乎。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兌說下同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西蕃反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乃且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如字又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

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於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孔聖易象

古本以大象為一卷小象為一卷今人為一卷云。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下孟反六育德。○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困蒙之吝獨遠于萬實也。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象曰雲上時掌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音○需于郊不犯難去行也。利用貞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

都漢反位未大失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許六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去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于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音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婦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攬如不獨富也。既語既處積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象曰上天下澤頤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困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子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夫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儒藏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反天地之宜，以左右音音民。○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富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音音難，去音音不可榮以祿。○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墮，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反以疏反而無備也。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音音多，益寡，稱反尺，謹物，平施。反始，誠反○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國邑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生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初六鳴謙，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肝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舍音音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言，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去音音无窮，容保民无疆。○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音音井反，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闕觀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省察也。觀其生，志未平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履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利貞无咎，得當也。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象曰：上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富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不遠之復，以脩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育萬物。○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災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如字又音志。前言往行，下孟反以畜其德。○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輶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象曰：山上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始或反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藉用白茅，柔

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象曰：水洊在虜反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下孟反習教事。○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二，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履錯之敬，以辟音咎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離音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大光也。咸其脢，志未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音萬反小人，不惡而嚴。○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黄牛，固志也。擊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决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賁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齋谷淅淅，未安上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終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器，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_反民勸相_反。○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_{音捨}也。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鼎黃耳，中以為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象曰：游_反在_在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_反力智。羣醜也。孕婦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_反之_舌獄致刑。○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大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之吉，順也。渙其其機，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夫，遠害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絕類上也。也有孚，繫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險。○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弗遇過之，已亢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以中行正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征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繫辭上傳

雙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凡兩出。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于包羲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于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搜抉无隱，若徒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于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言无不利。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象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以說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右第三章。○雙湖胡氏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卦而有聖于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武周繫辭而有聖于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泛示夫衆人之用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微顯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雲峰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所以循環而不已者。道也。繼者。靜之終動之始。最可見一陰又一陽之妙。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上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上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本義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出乎迩。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鳴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自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節齋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為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



同心其利斷反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楊誠齋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壽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丘建安曰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身失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誠齋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孔子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

右第八章

節齋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為三百

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窮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子之辭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

雲峰胡氏曰夫子于乾坤皆有文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其餘彖傳蓋亦有之如履與豫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數卦即象傳之文言也善學易者可以觸類而通其餘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紀宜于扚反得反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扚皆是本文以象

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象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謂分三揲一揲四，歸奇也。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右手，揲之奇也。切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下孟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本義：變化之道，卽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詳前反。古。文。響。字。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音。預。於。此。參。七。南。伍。以。變。錯。七。各。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

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音。智。下。知。以。六。爻。之。義。易。亦。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預。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符。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賢。通。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順。索。色。白。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盛。衰。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

凶所以斷反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
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
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
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
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
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
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
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下孟反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直龍反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
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
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七樹反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

也。天地之道貞觀官與反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
夫快音一一者也。夫乾確苦伯反然示人易以政反矣。夫坤隤大反然示
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見賢反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
禁民爲非曰義。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干况反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音古以佃音田以漁
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斷陟角反木爲耜音音以揉木爲耒對反
耒耨之利音如反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
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宜之。易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蓋取諸乾坤。剡口姑反木爲舟剡以丹反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
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隨。重直龍反門擊柝他洛反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下緩反木
爲杵音呂反掘音具反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
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



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殯之於土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反。孟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柴氏中行曰言天地萬物皆本于天理之自然人當棄私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信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下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未知也。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入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易曰公用射隼反。食亦隼也。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反。括古估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何滅耳。反。何可校滅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反。仙善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速其形渥反。角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反。賢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治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反。扶又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網音綱，反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

動，易反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

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右第五章。○雙湖胡氏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

以發明易道。今於此章，復舉九卦十爻之辭，以論之。看來亦

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遂及各自有意義，皆足

為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反，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于精，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反，當作

闢幽，開而反，有誤當去名，辨物正言，斷反，辭則備矣。其稱名

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反其事肆而

隱，因貳以濟民行，反以明失得之報。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

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

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反益長反，裕

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反，而隱，履以和行，反

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反，害益以興利，困

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反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時掌反，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

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

揆，反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反，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其初難知，其上易反，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

扶反，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

居可知矣。知反，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

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反，

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反邪。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

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反故吉凶生焉。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有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誠齋楊氏曰嗟夫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遇于紂而有遇于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為末世褒周為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盛與大哉仲尼之公與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_{下孟}恒易_反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_反能說_{音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_{之侯}二字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_反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叛中心疑者其辭疑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雙湖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于神明而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其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為夫子只是櫟括前聖所取之象求之于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傳會而不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于經不盡合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_{音參}參_反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_音八卦相錯數_主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_音之艮以止之兌以說_音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也。爲科上槁。良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力大爲闢
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其廉反。况廢反。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
力杜反。爲妾爲羊。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信乎。朱子曰。此沙隨程子之說也。先
儒以爲非聖人之蘊。其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
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正是易之蘊。事
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事事夾雜。有在
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以至于无窮。便是精。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
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
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
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
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

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
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
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去声。條可觀而
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
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安矣。故受之
以无妄。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
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
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
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
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乃且反。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
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
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

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反丁丈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音悅下同。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賢通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賢通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反乃旦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起反。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時掌而坎下也。小畜寡

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反丁丈小人道憂也。



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和處便是利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雙湖胡氏曰朱子謂孔子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竊意彖象繫辭說卦雜卦專言象數乃用易之括例唯乾坤文言純以義理發之其次則序卦只用卦名發其次序之義而不及象數也○陸氏德明曰周易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孔子所作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爲一兩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

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行下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薄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進齋徐氏曰爻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去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直吏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九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臨川吳氏曰夫子于文言傳釋一彖六爻已竟又申釋彖傳

至再。以見彖爻之辭。義理无窮。總與難盡。然獨於乾卦如此者。蓋以六十四卦之首卦。故特致詳。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音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下。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本義。古字順。當作慎。言當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道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陰疑于陽。必戰。爲于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節。衛蔡氏曰。十月爲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生之理。无頃刻而息。一陽雖生于子。而實始于亥。十月之陽。特未成文耳。聖人爲其純陰。而或嫌于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月爲陽月者。蓋出於此。



附程傳朱子本義易經大全於後

乾蛟峰方氏曰元亨利貞在乾爲四德者蓋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无所不利不用戒辭非他卦之比也故孔子變例以四德釋之○雙湖胡氏曰彖傳乃孔子贊文王卦辭然多發明已意以解伏羲卦不盡同于文王如乾卦辭文王只作占辭孔子自作四德又其間多說卦變此卦自其卦來皆孔子所自發文王間亦有之而不如孔氏之多又曰文王于乾无所取象蓋以乾卦畫即象而元亨利貞直占辭耳周公始象六爻以六龍至孔子大象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爲首爲君爲父爲金爲王之類始大備後之象學者各據三聖而論庶无惑于紛紜之多端也大抵易莫難明于象象明則占煥而辭變亦有不難通者矣○傳曰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雙湖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朱子曰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是告占者之辭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爲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測自分明○雲峰胡氏曰夫子

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傳曰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

卦註云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陰中大亨利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朱子曰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元君故須立君終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爲不安寧方可蓋方動而遇險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爲戒也

東萊呂氏曰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責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議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

所謂實象也。

卦進齊徐氏曰：聖人於初三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善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本義曰：繫帶命服之飾，統率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卦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卦傳曰：五居君位，處得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

卦厚齊馮氏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包犧文王命卦之本意也。又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彖多言卦材，此亦孔子之例也。上九之雨，豈非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之意，而文王之志隱矣。○雙湖胡氏曰：朱子嘗說四聖之易不同，因論大畜卦辭而曰：文王說只是占得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涉大川，至於

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卦義各有所主。今厚齊可謂得朱子之心者。若能如此灼見解經，則非但文王之指不晦，而夫子翼易又自發胸中所蘊，不盡同于先聖之意，亦昭然可見矣。

卦厚齊馮氏曰：孔子贊易五陽一陰卦，則以一陰為主。明卦名義自是孔子之例，非經之本旨也。至序卦乃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則經之本旨，孔子非不知之。○建安丘氏曰：周公於爻以不異於人者喜之，故言其无悔。孔子于象以不能同于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

卦臨川吳氏曰：六十四卦，惟謙之占辭最美。夫子傳彖亦惟謙之贊辭最盛。內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悉萃於能謙者之身。他卦之贊未有若是其盛者。此謙之所以為至德也。

卦建安丘氏曰：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爾，晦入宴息之義哉？曰：嚮晦入宴息者，君子隨時之義，待旦不寢者，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

卦雲峰胡氏曰：東帛多文尚實也。陰性吝嗇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也。聖人謂貴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為吉。○雙湖胡氏曰：聖人既于觀四別取觀國之光義，而于剝五又



取聖聖陰以受制於陽為利焉。至上九直象之以不食之碩果其扶陽抑陽之義每如此夫。

朱子曰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程子曰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于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唯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于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

疑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以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于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動則妄矣。○中溪張氏曰无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為妄而起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

西山真氏曰願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何哉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宮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

大童溪王氏曰當大過之時獨立不懼避世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是已。

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哀艱彼之進圖其旋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避世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又或速其義皆大也。

大隆山李氏曰大而利貞乃天地之情也。孔子贊象非獨大壯如咸恒萃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豈非因諸卦利貞之象而論天地之至情者乎。中溪張氏曰復雷在地中則天地生物之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則天地生物之心已達于外聖人有以見其情也。

雙湖胡氏曰合兩體成一卦大象夫子論體象君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于不言蓋有不必要論兩體者即此亦可以推他卦矣。○君子之于進退或遲或速惟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家馮氏去非曰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推明一家之人皆利于正

有補世教爲多。程傳曰：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又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卦誠齋楊氏曰：禹稷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盟而異行，未足爲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觀異辭受此同而異也。○陸山李氏曰：孔子于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于同，而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共議和同天人之事也哉？○誠齋楊氏曰：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子見南子，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無事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貨是也。○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疑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強。○雙湖胡氏曰：夫子讀易象已了然于未濟之先，及其贊易只以一二字點撥過，雖不說象而義理自著，然其爲象固已備具于說卦中矣。卦誠齋楊氏曰：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齊難，何邪？蓋捐驅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

卦程傳：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而一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實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于過甚，則非也。

卦中溪張氏曰：見善則遷之，必如風之速；有過則改之，必如雷之迅。則有疾之義，此則遷則改，所以貴乎疾也。得善服膺，且不貳過，唯顏子得之。而聞善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者，夫子所以深憂之也。

卦朱子曰：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個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那裏去。又雖无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文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

卦雲峰胡氏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人之爲善，亦既誠意，忽有一念之自欺，潛萌



于中、眾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于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謹之。

中溪張氏曰：處險而說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厄窮而不憫，夫子厄于陳、畏于匡、孟子毀於臧倉、身陷困而道彌亨，唯君子能之。

旅吳氏應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崔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槩哉。

渙雲峰胡氏曰：萃言假廟，是言萃已之精神，以享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象言假廟，夫子于大象曰立廟，象言涉川，夫子于十三卦舟楫之象取此。蓋以本卦自有廟與涉川之象也。故其占宜祭祀，宜涉險，必曰利貞者，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徼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徼幸，故深戒之。

中進齋徐氏曰：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為艮矣。蓋明貴无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于中孚，則全體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于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文王惟于噬嗑取象，夫子即噬嗑。

賁、旅中孚以盡其義。

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初吉終亂之云，不過如泰極則否之類。既濟極則反為未濟耳，非有他也。夫子釋之則曰終止則亂，所止之一字，即雜卦所謂既濟定也之義。蓋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於伏而不動，履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為，則亂之所由起矣。此又夫子之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剛柔雖正位，雖當而氣機之運不可使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火既降，腎水既升，可謂一身之既濟矣。然善於康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循環无端焉，而後可耳。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校記

- ①拜：疑誤。
- ②主人：王弼注本作「丈人」，《子夏傳》作「大人」。
- ③五九：當作「九五」。
- ④冥：當作「真」。
- ⑤夷夷：當衍一「夷」字。
- ⑥弧：當作「壺」。
- ⑦因：當作「凶」。
- ⑧无：當作「元」。
- ⑨利：當作「厲」。
- ⑩青：當作「甞」。
- ⑪午：當作「于」。
- ⑫曰：當作「四」。
- ⑬吉：當作「告」。
- ⑭志：當作「吉」。
- ⑮比：當作「否」。

- ⑯神講：當作「福謙」。
- ⑰「天文也」上脫「剛柔交錯」四字。
- ⑱正：當作「止」。
- ⑲外：當作「咎」。
- ⑳非：當作「以」。
- ㉑木：當作「水」。
- ㉒於：當作「終」。
- ㉓「道」上脫「地」字。
- ㉔貞：當作「恒」。
- ㉕富：當作「實」。
- ㉖國邑：當作「邑國」。
- ㉗生：當作「王」。
- ㉘利貞：當作「貞厲」，此乃《噬嗑》六五之爻辭。
- ㉙析：當作「折」。
- ㉚「對」下脫「時」字。
- ㉛災：當作「貞」。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三

③②大光：當作「光大」。

③③大：當作「其」。

③④「快」下脫「也」字。

③⑤夫：當作「血」。

③⑥險：當作「儉」。

③⑦「觀」下脫「象」字。

③⑧下「未」字當作「或」。

③⑨治：當作「殆」。

④①「成」下脫「德」字。

④②利：當作「貞」。

④③扶陽抑陽：當作「扶陽抑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三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80

SS号=12315541

出版日期=2005. 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7- 5614- 3051- 5

SSLIB-JPG=<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 d=n21&pi d=325C68CE50822CF8D8F7722A8DAD9EB43FEC389C43DA673FD77CBD4B9395DD0EBC69AE95B063901F1B92A32E13AFC9A0E7CD6162271B6333839AE6A91CFD56C70A0559C7FE9A6EFA611326FDA63A7727CEA6771A60DE1527BE4F57A1&jid=/>

PDG=